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四八冊目次

歐虞部集十五種七十二卷附四卷(二)

〔明〕歐大任撰
清刻本

一

隱秀軒集三十三卷

〔明〕鍾惺撰
明天啓二年沈春澤刻本

一三三

白蘇齋類集二十二卷

〔明〕袁宗道撰
明刻本

五二三

歐虞部集十五種七十二卷附四卷
(二)

〔明〕歐大任撰

清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蘧園集序

蘧園集者歐楨伯致水部政歸田而作也楨伯有官遊諸稿王元美諸公序之詳矣而以此詩寄之海上屬不佞序焉不佞讀而嘆曰此真詩也此楨伯之所以

蘧園集

序

為楨伯也書中言卜居赤花洲上選勝一區鑿池開閣若臨滄洲引衡霍老松松筠杞菊之間以蘧名園以園名集也有旨哉今士大夫孰不為園乎而鐘鳴漏盡夜行不便捷終南之怪致

此山之移有垂老未及一窺者又孰不為詩乎而牽羈婆娑困於煩黷語烟霞而鞅掌間之詠花鳥而機務纏之情不適而思未必工也思不工而詩未必真也楨伯起家博士歷官水衡郎校勅以歸徜徉于羅浮四百峰頭宇內名山杖履所經悉圖于壁而比宗少文之臥遊今讀茲編大都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鍊辭真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

蘧園集

序

照之匠闢意象而運斤鎔而
體裁而不穢洋洋乎斯可謂之
詩矣昔陶靖節在彭澤當束帶
見督郵自嘆不能折腰五斗耻
見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歸
而自適于日涉之園飲酒賦詩
其詞益工日暮天無雲心遠地
自偏千載誦之膾炙人口迺知
詩言志此真也若楨伯者其聞
淵明之風而興起者乎余故以
楨伯為高士題數語弁焉又知
詩之真以人而不以官也

萬曆庚寅夏日五嶽山人陽
受弟陳文燭玉封撰



遼園集

爲園四首

嶺南歐大任楨伯

小園秋興頗脩脩七十歸來荷 聖朝自愛蘭芝
同雨露可因鵬鷄論逍遙看花出有青藜杖行藥
時過白板橋歲晚山人生計薄不妨蹤跡老漁樵
屏居萬事已皆備開徑盤桓只撫松池上浮雲瑤
是水窻中飛瀑雪爲峰行歌豈用聞哀鳳隱几惟
能問老龍家出金陵初地近半山猶似定林鐘

歐虞部集

遼園卷之一

一

二丘亦自足烟霞不以蕭條負歲華草市縱非江
總宅橘洲何論李衡家中山但可求醇酒小隊誰
期過浣花海鴈南飛新朔氣夜來霜已滿蒹葭
赤花洲曲入滄溟屋裏山移碣石青江草坐持菩
薩戒揚雄歸守太玄經三千水擊猶搏羽四百峰
疏好勒銘筋力儻能從父老荷鋤吾欲斷松苓
家弟經季初度日予適還山酌酒爲壽

吾弟知非歲已添藏真事事總能兼太醫脂粉
中敵高士華陀本孝廉碧海爲瀛通曲階如

岱滿前簷歸來壽汝梅花下玉照茅家二

羅懷仁隱居

華蓋山前候小車向予惟指海邊霞已知到漚曾
移石不羨東陵舊種瓜晉室銅鞮公子貴荊州茅
屋隱人家由來尺五歸時論更看城南樹樹花
答左司馬汪伯玉見寄

抽簪豈論七宜休千里偏勞問隱侯書去何能酬
縞帶人歸空自老菟裘東山秀色占君起南岳幽
居待我游他日靡蕪還可寄楚雲飛度歛江秋

歐虞部集

遼園卷之一

二

靈洲山寺送戚少保還東牟

納節東歸興自超旂常勳業在 三朝黃金鑄印
頻成鵠白馬鳴鞭慣射鵬去問精廬書帶草釣從
滄海木蘭橈浣花我亦投簪客獨向江村老寂寥
樓船鬱水路初分鵝鵲春洲詎可聞細柳舊逢周
太尉武陵今送馬將軍江南鼓吹歌黃鶴嶺外旌
旗曩白雲一代登壇誰得似中原向日不思君

寄帝斯宗侯

豫章千歲冠洪都忽向西堂湧坐隅漢廷能種

祭酒周家猶得拜司徒鶴來緞氏青絲轡
東白玉壺我上羅浮爲君壽官將鴻寶寄滄海

夜犬鈴羊峽口

詩朝爲立秋

端溪泊舟處今夕待秋風落葉江波上啼猿峽雨
中曙將催榜柁涼已到梧桐不用津人識藤蓑自
釣翁

入峽

一峽東江水千峰不可攀廬皆佳氏宅壁似謝公
山有跡游方外何心出世間倘逢乘鯉客明月權
歌還

廬廬都集

遠圖卷之一

三

仙花寺逢竺僧堅公

浮海南來已幾年問師何者是單傳法門不二無
文字豈必西天更有天

王憲副宗魯見邀松臺政席閣上

閣道逶迤百級來名山况是古松臺江中鵝鷺低
憑檻峽裏魚龍對舉杯兵偃尚談司馬法賦成誰
似大夫才與君細數長安日極北風烟首重

大司馬督府吳公召飲端州行臺

幕府邀賓綺席光分庭人出浣花堂鏡吹清江
頭月帳飲秋飛嶠外霜奏曲已逢劉越石注
似杜當陽不緣折節相留意誰遣宵闌更進觴

贈大司馬中丞連江吳公

四首

上台星與法星齊尺一親勞聖主題爲賦建業
江左右竭來賜履粵東西開尊詞客猶漳滏吹笛
門生似武溪可及千金稱壽日中朝還待錫玄圭
竹使當年洛下看吳公治行甲長安七閭閭關書
盟府五嶺風雲護將壇扶木津連南海徼老人星

廬廬都集

遠圖卷之一

四

照惠文冠滄波欲酌爲春酒持向松臺介壽歡
嚴城晴靄畫氣氤茲矢彤弓見策勳海截東南秦
一尉關通吳楚漢諸軍蒼茫斗下雙鉤氣咫尺天
邊五色雲盛代疏封推季重豈惟名擅建安文
開府誰如百粵雄遠勞司馬出臨戎詔從淝水徵
安石恩下平與拜晉公清嘯每逢江月上新詩多
在射堂中芝苓正有延年祝握管何人解勒功
鄭朱二郡侯邀飲澄江閣

二公皆越人吳以家讓吳

卜夕邀懽就客居使君連騎與何如行廚有吳

興酒秘簡探來越絕書月出遙津波浩渺
閣竹蕭疎東南明牧雄邊微豈但山城得孟

梅菴 有六祖井

西來浮海後獨猿起南邦悟得心爲印經行法是
幢拈花看幾葉現月散千江獨有唐年鑿寒泉下
石宗

石室山

雲淡南斗爐朱草半凋疎洞長三花樹山藏二酉
書良常曾不遠宛委更何如縱檢殘編在惟堪老

隱處詩集

遠園卷之一

五

荷鋤

瀝湖

杖從紫竹洞津口問湖船零箸收涼雨腳跌向晚
煙隱無邨上宅耕少汶陽田便可移家去漁歌共
歲年

遊七星巖

積金削壁引噴岬洞府誰知日月寬三竺烟光當
曉出九華江色入秋寒天愈漸豁山猶屋地猶
通谷亦盤我欲巖栖星是客不妨人作客

泛舟過流霞島遂登閭風巖

洞類穹窿一島開權歌曲曲共沿洞風帆上
蓬苑露掌東西嶺南臺汎鯨乍從丹浦落飛霞半
自赤城來游人豈解金聲句知有梁園賦客才

辛兒侍游三洲巖

神仙窟宅在海湧一坡陀獅象銀爲闕魚鳧雪作
波山將通句曲江可上祥炯玉斧從吾後昇真路
若何

南江口至木瓜營李裕德蘇文甫章弟辛兒

隱處詩集

遠園卷之一

六

舟飲

望中瀧水郡道是古蠻城篁竹淺猶避薪蒸摧未
平筭殖供客食花布襪兒耕野酌煙嵐裏郵籤問
去程

連灘砦訊羅定風土寄王兵憲索平蠻碑

與盡非關道路難兩山烽息久平安游人茉莉簪
藤帽上客檳榔薦竹盤疆理更開周日月井閭今
有漢衣冠西行不索圖經去願借韓陵石
經羅旁山下

烽火樓前十萬山蓬婆滴博在雲間凱南
征曲猶記將軍破寨還

王兵憲邀泛渥湖登石洞再至七星巖

勝游寧但晉東嘉星渚南來又一槎天際雲爲江
上樹烟中山似洛陽花何年飛石猶存洞幾處開
林不帶霞袞繡亦知難久駐耕樵堪自寄吾家

從海上至香山涂明府汝光置酒

百里神君一見難會稽父老肅衣冠船從錦海洲
前人琴聽仁山院裏彈對酒已飲良夜醉種花偏
感虞尚集

遼園卷之一

七

得滿城看歸人漁弋今懷惠何限煙霞隱謝安

題朱履方青藜閣

小侯今秀穎開閣更何如夢已持鑲管名寧臧濯
疏校文中疊後給札尚方餘太乙來然火應能問
著書

送潘子素游太學

書劍乘春去潘郎正少年賓鴻新起粵圖駿盡歸
燕玉消波猶雪金隄柳欲綿舊游俱在眼
絲鞭

侯大叅東郊別業

掛冠神武是何年岳伯歸來樂事偏未少山
歲侶共知林下一人賢黃花濁酒秋開運紫綺
洲月滿船舒嘯東泉還倚杖青冥鴻鶴去翩翩
尤日過唐寅仲青門隱居同梁彥國鄧君肅
賦得高字

種秫歸來客是陶隱居君亦掩蓬蒿山中此日開
荒徑門外何人載濁醪并里東臨滄海近風煙西
望漢臺高過從愛有潯陽侶白首籃輿未憚勞

陸虞尚集

遼園卷之一

八

寄張希周明府

西望湟谿欲汭源壽星光燭太微垣賦歸蚤去稱
彭澤投老遺安似鹿門靜福山開藏劍石昌黎臺
傍讀書園伏生經學會同校黃髮麗胥道更尊

天尺樓爲陳方伯玉叔賦

丹霞縹緲起觚稜賜有絲綸在上層常杜家聲天
最近崔盧門第日方升秘文萬卷題宛委遺草千
秋出茂陵湖海未論豪氣在祗憑繩武佐
送楊黃門江庫部奉命校文還朝

聞閣晴開五色雲，勅符南校粵中文。

九

觀樂一奏薰絃管，聖君

青瑣夕郎司馬公，雙旌遙度嶠雲紅。南中桂樹誰

稱賦，江總楊脩是國工。

天球翠釜並輝光，大貝文犀入越裝。遣詣公車隨

計吏，漢家今待奏長楊。

黃金高築古臺名，蹀躞霜蹄萬里行。剪拂勞君增

價去，一時飛騎滿神京。

陸賈何年自粵迴，至今漢使館重開。鮫魚孔雀寧

厭處，都集

遠圖卷之一

九

堪獻似有明珠照，乘來

日射扶桑海色秋。西風初起尉陀樓，飄飄使節凌

寒入萬國冠裳會，帝州

劍懸明月照芙蓉。尊酒離亭思萬重，看爾趨朝乘

駟馬，不堪南斗望雙龍。

碣石談天雪欲寒，部中星使向長安。儻思五嶺經

行地，驛寄梅花歲歲看。

後九日小園登閣志感 并引

嘉靖丁未閏九月九日侍先大人 吾鄉

山水之可游者，今乞骸歸，復值此。昔不勝愴然，時萬曆乙酉大任亦七

以四十字

閉雙重把菊三十九年來，籬下酒不至江頭。鴈獨
哀身曾隨几杖，蹟已落莽苔。惟有河山在，依稀戲
馬臺。

王後同侯李諸公浮丘遲汪侍御

朔吹聯鑣度曲陂，入山寧忽得歸遲。二雲淩護朱
明館，諸水潛通阿耨池。井漬石苔留鹿蹟，亭空巖

陳處都集

遠圖卷之一

一

菊照鴟夷客來，豈但霜威促黃髮。堪從謝傅期

冬夜同陳大參鄭先二別駕陳明府陳都護

集陳少參明佐西第

銀燭銅槃起絳煙，寒威不到玉缸前。周旋忽共銜
杯，夕慷慨何如攬轡年。綠綬可能寒薜荔，青山猶
得奉櫟隄。即看蔣詡開三徑，豈乏風流二仲賢。

同陳大參道襄梁會憲思立陳少參明佐夜

飲陳都護忠甫宅

將軍獵後灞亭寒，磬折邀賓興倍歡。桂

昨隱梅花偏愛月中看割鮮僅每持銅
能進玉盤沉醉不知霜嚴過篋猶向夜

元夕集朱氏兄弟山下草堂得歌字

寶馬驟驛十里過九枝燈裏麗人多城臨花月春
江曲風兒生簫子夜歌坐密羽鴈行未已醉漢玉
漏問如何社中諸少忘吾老猶自牽情洽薛蘿

寄潯州陳郡丞

君求勾漏幾年游關內何如萬戶侯黔北路猶通
郡郭粵南入自憶江樓舊惟乍出湘灘月羽扇曾

歐虞詩集

遺圖卷之一

士

揮駘越秋信美亦知溪戀闕賦成寧但勝荊州

送王侍御唯吾謫判興國州

千里周防廣上林漢家詞客幾虞箴麒麟未引朱
門獻獬豸猶馳白簡心下堆路偏臣職遠族焚書
在主恩淺賈生不是長沙日莫向沅湘作楚吟

答朱廉憲書蜀中見寄

書來聞已入長安馬首西山雪未殘詞賦三
推握管風雲一日起彈冠君歌滄海郡中
峨嵋夢裏看縱有入行那可去衡陽南

得周使君國雍書却寄

使者巴西雨雪中猶題尺素付歸鴻即看
光近何似驅車峻坂雄童子自能迎郭伋諸生
不待文翁他時若問扁舟各秋色江頭萬樹楓

寄吳明卿

別矣金陵歲兩徂懷人落日在江湖游曾太室周
封史賦似湘潭楚大夫滄蕩容余閑美釣崢嶸知
爾老操觚尺書遠寄衡陽鴈不道天南是海隅
午日泛舟登海上臺觀競渡得峰字

歐虞詩集

遺圖卷之一

士

西望湘靈上小舸涉江因得采芙蓉橈前潯白將
千里瑟裏雲青第幾峰蕭颯羽飛猶似鶴參差鱗
起半成龍滄洲不是昆明日徒倚何妨聽暮鐘

寄鄭武緣

白下一相別俄更五歲華廣文會學士高密故名
家聞躡王喬舄知求葛令砂山應藏鬱石江自合
橫槎遠浦三湘竹清齋八桂花題詩如問我秋
在兼葭

陳貳府及鄉舊司理吾郡自潯州

五羊送別

載得西來石似冰，送君吾亦出支藤。
法曹官署蠻部人，歌太守丞竹馬縱難期。
郭伋尊鱗何事老，張鷹泉南知有求羊待。
九日山頭第幾層。

費郡丞民益思恩書主

蠻府迢迢折寸心，姬隅誰得寄西音。
雲霄紫閣頻相憶，烟水青谿不可尋。
坐綰銀章千里隔，書來銅柱萬山深。
愛君寥廓矜情遠，何必金門是陸沉。

九日龜山宴集得身字

歐虞部集

遠園卷之一

三

家園重九物華新，濟勝猶扶病後身。
杖屨偶隨探菊客，烟霞閑作佩萸人。
開林十笏青蓮社，臨海千帆白馬津。
一醉藍田還此日，不妨魚鳥更相親。

趙郭八景爲郭學憲舜舉賦

紅杏春風

種得匡山片片霞，蓬萊使者問君家。
至今九煉丹砂熟，猶似溪頭萬樹花。

新橋夜月

華表何年鶴更迴，仙人樓倚鬱藍開。
絳金

斐然曾向溪橋半夜來

大樹團陰

祭天黛色忽于尋，揜映房櫺十里陰。
挂崦不知曲遠花源將入武陵深。

楊灣漾碧

烟籠楊柳夾隄生，渺渺汀洲碧浪平。
何必山陰道中過，蘭橈堪放酒船行。

語水漁舟

禦兒溪汭越來溪，舟子鳴榔水鳥啼。
沽酒夕陽歌

歐虞部集

遠園卷之一

古

欸乃鳴榔何事五湖西

斜林牧笛

曾稽人去謝浮名，曾着貂裘采藥行。
醉後騎牛吹短笛，西林今聽雨三聲。

淨寺曉鐘

曙色鳴鐘曲檻凭，隔林經梵聽山僧。
宰官身亦稱居士，爲問西來第幾燈。

邱涇暮雪

洛塘風急玉虹飛，涇上柴門客到稀。
春

正早馬頭新折一枝歸

題唐子畏二美圖

隄上風柔楊柳斜
歌中何處浪淘沙
芙蓉采得看顏色
猶似江南姊妹花

秋日粵秀山寺禮毘盧遮那佛

地肺引炎燠
天池溢重溟
靈丘鎮吾粵
上應朱鳥星
惚恍聚雲狀
吸磔疎峰形
何年起祇苑
磴道懸紫冥
古佛湧地來
驚嶺倏所經
石從波斯現
珠以摩尼焚
白龍表瑞年
題有乾和銘
孰言梵志遺
示

歐虞詩集

遠圖卷之一

五

法者聞聽瑟居一頂禮商秋旃檀馨悠然慧吹入
忽已甘露零初心本不二至理歸大寧給圖匪云
遠鏡玉茲山庭

綠綺堂聽劉季德琴

調軫拂金徽
誰云古道非商飈
一以發懸水驟能
飛四壁鳴璫急
千山木葉稀
廣陵遺散在
自可偃巖扉

秋夕同梁祠部先京兆陪顧徐二使
少參浮丘別墅得時字

冷月清霜鴈鷺池
相逢斗酒自難期
人山日客及參軍
奉使時坐上可能留
北海似在東籬吳飲歌
管溪陶寫莫遣紅顏笑
鬢絲

寄朱宗良

貞松絕巘垂黃鶴
青冥徒丘中
一士臥四顧
莽荆枳巖杳青霞飛
蕭穆白雲起
林巖振木葉
窓牖蒙葛藟
幽栖斷來逕
居自遠
塵軌饑逢石髓餐
散映時隱几
流坎任吾生
磨廳隨所止
昔日青門侯
今見於陵子
思君同隱懷
川途渺千里
羅浮望佳處

歐虞詩集

遠圖卷之一

六

候借王生履因往證菩提悠然共秋水

客用晦見寄

芙蓉園裏幾秋風
迢遞封書寄嶺鴻
欲問歸來瓢笠客
白頭猶望楚江楓

七十一初度鄧君肅潘子朋李裕德潘仲良

舟過村居爲壽

住樾溪頭曙色開
蕭條門逕剪蒿萊
正逢松菊榮權日
況有琳瑯善頌才
皇象體操供客醉
嬾待賓來交親欲問長生訣
更煮胡麻

王兵憲宗魯採水沽萬人功在學
之以

詩

泉臺西擁漢旌旗滄水兼持使者麾
急峽翻江雨過盤渦激石海雲垂河
經酸棗今何日堰定離堆似此時
聖主玄圭應更錫卽看持節拜台司
送謝訓先生以貢入京

江門傳業謝家風經術斌斌漢日同
博士自應尊董相明堂能不召申公
封轡走送漁陽騎戍角驚飛碣石
鴻別後相思持社酒問君誰共醉新豐

虞尚集

遠圖卷之一

古

冬日園居

江村寥寂閱年華靜掩柴門小
逕斜斜斗記封茅氏篋赫蹄書
簡僧家霜彫紫菊殘留朶臘盡紅
蕉盛放花扶杖抵堪供一笑尚餘
彤管老天涯

岡州友人致北到山藥諸種行園視植

藝竹成援一畝居於陵隱矣更何如
欲投白社難忘酒只對青山不著書
溪灌諸蔬爲老圃門垂五柳自吾廬
玉延莫報來禽帖日可霜林出

送陶將軍伯玉防海

長沙世業軍以六州名雪色臨江戍
營桃花飛探騎梅萼照行旌文苑登壇久
外兵

寄張羽王

千里一尺素西來烹鯉魚誰云始安郡
不似茂陵居天地閒欹枕烟霞老著書
相思何以報吾已學真如

寄梁計部孔適比以崇安令召入

幔亭仙吏人班司十載重來覩漢儀
官鵲尚隨玄

虞尚集

遠圖卷之一

二八

武仗江雲長護定昆池青谿把酒游
偏冷畫省裁詩出每遲君見白門千樹
柳風烟何處寄相思

元夕同陳明佐顧明卿梁少嘉諸子看燈得

花字

試燈頻醉酒人家更有明粧出絳霞
池上停看烽火樹烟中飛散鉢羅花
扇開屏曲歌猶掩簾捲樓頭月未斜
歸騎喧闐驚曙色滿城金吹動啼鴉

垂老

金園一出幾經春垂老惟知嬾是真
但

盛世豈難揮手謝時人門多翠藪何妨有青
精未厭貧笑殺柴桑歸去客僅能完得義

酬鄒學憲彥吉見寄

港游吾已謝歸耕何意君先解印行鞭弭十年懷
舊侶靡蕪千里寄同聲江淹閒就閩南賦鄒湛寧
知峴首名聞道青箱家學盛七經還出授諸生

海上津亭逢張孺覺赴高州

一送廣陵去書從白下開五羊停轍待雙鹿夾車
來挺勁風雲色崢嶸岳牧才高涼君到日能憶越

歐處邵集

遠圖卷之一

九

王臺

上巳同社中諸公粵江上修禊

風光駘蕩屬芳晨羽爵臨流引玉津粵社豈殊伊
洛飲晉賢只數會稽人泥烟林竹偏宜曉濯雨江
蘭正及春況是鶯聲供客醉太平欣賞野情新

同社諸公出郊看花至東山寺

報我江頭花已開披榛墟曲與偏催橋從飲馬橋
邊過策向呼鷺道上來春草先傳康樂句雲誰
似惠休才芳尊不是攢眉客記取東林

同區用孺飲黎惟仁南樓

滿目山川得共游詞人卜築有菟裘林間
侵席風引江聲半入樓筆底誰能酬趙壁尊前
自撥吳鉤不妨白首頻相過時繫籬門紫玉駟

答京口陳從訓見寄

一辭神武掛冠歸誰謂田園計未非蘆筍欲肥魚
漸上荔枝初熟鳥頻飛隱從海畔漁樵遠夢去江
頭甲楯稀惟有曲阿詞賦客尺書時肯到柴扉

豫章信去寄朱貞吉

歐處邵集

遠圖卷之一

十

百錢掛杖佩吳鉤海湧山前別幾秋君縱能懷南
嶠客書來何處訪滄洲

答朱孔陽見寄

嶺外梅會寄一枝正逢彭蠡鴈飛時儻問丹成何
日去朱明洞口最相思

答李孝廉惟實見寄

風流何減晉潘安綠玉堂中紫籜冠游息時時
薛荔棧題字字寄琅玕海壇晴望千山色
生五月寒半幅練裙誰解寫欲扶殘醉

張伯鄰集同社適夏木轉黃鸝時

黃鳥飛飛晝景遲曲江家自有林池烟中

新弄風裏餘音入豔詞臺倚阮公長嘯夕暮殘

傳醉聽時朋游何限嚶鳴意桐帽棕鞵更可隨

飲故丁藕花居

蕩槳酒如泉風亭爲擊鮮小池吾每過曲笠爾猶

賢林近佳山社溪通鏡水船新荷魚自戲何似在

東田

劉子脩爲李裕德作小景偶避暑園中題之

歐陽子集

避暑園卷之一

三

汲泉煮茗大巖隈虬起長松蔭綠苔六月林間無

暑氣白牛西磡客能來

鄒明府鄧山人約游三仙遺跡亭

百尺梯懸異境開嶠南仙室在崔嵬星看朱鳥巖

頭出雲逐青螺海上來珠簾夢會馳紫闥玉函名

已列丹臺佳山社裏今誰主爲報游人亦姓雷

丙戌丁亥連舉兩會孫志喜

七十二翁洲上村兩年喜得兩會孫可傳

書帙且醉田家老瓦盆下溪耕惟雙犢

以一經存庭階未論多蘭玉長養淡知

寄區隱君

星高南極斗牛墟中有鮑洲大隱廬賜爵會

序禮藏家半似西陽書鶴栖海樹三花下松偃山

憲五粒餘我亦漢庭貧曼倩西游瑤水約何如

送金計部持甫守臨安

算緡東省才名久此日詞人出牧多地盡中原雄

越樹江分南徹下牂牁樓前雪照雙鉤色郡裏風

移五袴歌禁闌超還會不次衙恩西上未蹉跎

歐陽子集

避暑園卷之一

三

追送陸元量憲使華節亭不及

青山病後出柴門羸馬遲遲條別魂清嘯尚思劉

越石交情敢負趙平原九峰歸臥馴林虎六月哀

歌斷嶺猿獨有吳淞千里雪夢尋堪到陸家園

朱明洞鶴

我豈浮丘伯誰令丁令威引吭鳴欲舞鍛翮會將

飛玉局雲會宿銅盤露未晞上昇如可按縱

時歸

浮丘懷趙太史

學士承恩已賜祿十年曾向此食霞
生桂種登東陵五色瓜海上至今留玉
自貯丹砂懷君欲折江梅寄春在羅浮萬樹
奇王元美

弁山把袂忽三秋自向滄江伴白鷗
謝傅故應憐小草張融猶得住扁舟
砂求勾漏今非令瓜種青門舊是侯
縹緲樓高飛夢遠爲君支策上羅浮
送督府吳公轉工部尚書赴留都

仗鉞如霜節制雄軍中新拜大司空
卽看宅榜三
虞虞齋集

遠園卷之一 三

台位曾勒元戎百粵功幕府風雲懸海上鼎門星
斗護江東 主恩重有安危寄何限蒼生望謝公
華玉館並蒂蘭花

文藻羅含楚國華青雲今見阮成家叢蘭縱有江
湘色爭似溪亭比玉花

答子朋公益子遷季美開社見寄

社事初成勗是冠招邀何以到魚竿可因明
玄度尚有殘書伴幼安玉履并將綸簡寄盤桓
向竹林看洛中若待福丹客欲繫龍

進艇

南甌昨夕至進艇曉來難濯木秋聲急
寒客猶思舊雨書不寄長安聞道鱸魚上惟
釣竿

答華幼園見寄

江南詞苑見君難五色揮毫氣似蘭瑤
裏授白紵新向卷中看春申澗下泉香近
泰伯城邊雪片殘千里歸鴻學寄問沉冥
滄海有魚竿
刈稻

虞虞齋集

遠園卷之一

詩

舍穫在茲日旧家水旱憂東臯猶借雨北
畝稍宜秋杭林收堪積雞豚飽易游老夫
思食力貸不向河侯

送陳孔信讀書羅浮

蒙書兼梵筴往寄佛龕開能挾沙門去還
同穎叔來青霞封石白朱草積香臺欲策
枕椰杖雞鳴看日廻

蔡方伯用卿讀余詩輒編成目錄
是作

巴歌勞向郢人聽作者千秋大雅亭
是草中郎書解石爲經緘珠每喜浮波
看疊嶂青國有太師今在粵已從江海慰

還舊園洲郭學憲舜舉萊洲見懷

介居溪上一柴門荒徑蕭蕭落葉繁松銀僅成摩
詰聖竹溪何有辟疆園銅魚使至勞相贈金馬歸
來學避喧持報萊洲譚枕客縱能吹劍不堪論

題會孝廉醉隱樓

避世君溪隱高樓頌酒星浮名逃白墮長嘯落青
歎虞部集

還園卷之一

冥大宛蒲萄熟烏程竹葉冷癡螯持竿共魚膾就
船停痛飲差爲適酣歌不願醒陸應沈曼倩關可
閉劉伶馬孔誰需賜鴟夷每繫瓶竟留千石釀會
上九江舲夜月簾猶捲秋風戶尚扁黃公舊壚在
迴轡敢重經

風木辭

并引

會君鑑哀母夫人之棄養廬居有樓焉
詹題曰風木余傷夫會君之心之似
故爲之辭

嗟海日兮嗟峨江西下兮牂牁龍蟠雲施九
派流兮增波商秋蕭寥兮噫氣愁墜
羅君有母兮奄逝祿不逮兮奈何吟黃竹兮
靈柩下兮山阿揚翠旗兮孔蓋倏騷螭兮高駝木
驚颺兮旦且夕吾誠不能解君心之苦兮而使其
涕之不泫滯而洶茫悠悠兮終古爲君
安歌

莆田吳元翰見訪

竹下蕭條徑未成君能千里問柴荆衣裘殘臘風

歎虞部集

還園卷之一

三

猶急鴻鴈空江浪欲平舟載剡溪招隱與書慚句
曲下樓情中原鞭弭吾今老莫更逢人道姓名
答林叔度見寄兼懷邦介

歷落乾坤一病身爾時誰解念桓倫簪裾隱傷麻
蘿密簡牘交從辟荔新結客紆衣勞遠使名家玉
樹見斯人只今東望風雲氣猶有雙龍在劍津

李惟實枉過既去詒詩索韻作答

扁舟如屋學張融泊棹清言暫肯同詩
小國賦成君不問司空翠音壇下吟

中已自雄一斗槽林寧少住但能雙目飛鴻

送葉明府赴召

朝漢臺前載酒頻出郊芳草送征輪何因得
良吏此去應爲獻納臣花鳥長安晴自媚衣冠魏
闕氣偏新會稽父老如今日豈必青錢可贈人

郭學憲邀集藥洲

夾隄脩竹對花開改席洲前數舉杯九曜煙光浮
檻出二雲山色入簾來綵毫敢並詞人賦繡斧令
遠使者才海月夜淩留客醉驂驛歸騎未須催

藥洲詩集

遠園卷之一

七

送李惟實

二首

繫蟲東田瓜葛藹相纏牽自非同根株那能久不
遷愛子莫逆好婉戀尊酒前胡爲互分合復此當
離筵出門忽千里念遠繁憂煎臨岐一揮手踟躕
顧囊韉古交氣誼固松柏保歲寒亮君秉高哲抱
衆申贈言

行行西虹橋將送所歡客去矣還鄉園嗟予異鄉
域攜手聆征途須臾已離隔江介多風雷濤濤溢
川津飛蓬離哉飄浮萍爾何適持觴不復留離鳴

恨行役遠道慨以懷片言重金石遲爾蓬山期願
奮雙鸞翼

送陳給舍懋脩量移紹興郡丞

十年瑣闥伏青蒲封事何如買大夫一出雲霄容
折檻却令名姓佐分符行探禹穴金爲簡坐嘯積
山鏡作湖咫尺更逢前席召帝城春似漢西都

送郭大參篤周赴楚

中令銜恩久飭戎新勞屏翰過湘東三巴人識諸
儒長十載文稱大國工樓更庾公延落月臺曾宋

藥洲詩集

遠園卷之一

七

王賦雄風騷鸞此去朝方岳紫蓋高臨赤帝宮

春日

淡春惟有夢茅屋不妨貧合浦沈珠盡衡陽過鴈
新虞翻猶在粵王粲欲歸秦日暮風偏急江蘋奇
遠人

小閣

金膏鍊藥後几榻半殘經石藓侵階碧窻筠卷幔
青雲停春渺渺江湖雨冥冥載有何人酒自慙問
字亭

潘仲良馬南草堂

溪上柴門似溱沮
桔槔澹圃小林居
隱隱客南
馬野讀可荆人左
書萬壑烟霞雙蠟屐
地一遶廬遺安此日
龐公宅且看兒童駟馬車

春日郭舜舉學憲枉過洲上草堂

井逕何來身繡衣
兒童旋爲掃荆扉
一江練似吳
驂過三月花猶刺
雪飛首荷佐歡聊
野飲薛蘿深
賞及晨暉滄洲日日
綸竿至誰解星槎訪釣磯

鄧君肅六十一初度

歐虞部集

蓮園卷之一

五

仙人鄧郁宴家園
絛服春花五色繁
詩自盛名標
海岳隱堪華髮老
乾坤朱霞半入浮
丘宅紫氣先
開柱下門我有如瓜
盤裏棗昌蒲欄上共
清尊

潘魚臺稅詞

久辭薄祿興脩然
魯國人思令尹賢
人仗但飛雙
玉鳥還家惟守一
青瑣會從白傅香山
社耕少圃
公下溪田十載南
陽岡畔路斷蓬疎木
悵風

同郭學憲舜舉葉刺史化甫游羅

名山遠在鳥雲邊
使者能來訪洞天
海蓋飛流衝

礪石寒帷高樹入
巖煙錢唐客是姚
翁中關內侯
今鳥稚川絕嶠縱
非函谷路已看真
氣滿雙

白水簾洞入黃龍洞

洞口嵌空石作閭
珠簾千尺更何如
樓看建武將軍節
山待瑯琊處士居
空裏鐵橋還躡屐
雲邊玉笥可藏書
不須此日歌招隱
叢桂青青映草廬

梅花村

路入羅山下春淺
啼鳥繁飛花餘古
樹流水自柴門桂
父家何在梅仙市
尚存金砂如可學
吾欲訪

歐虞部集

蓮園卷之一

五

軒轅

朱明觀承郭學憲
胡計部葉刺史雨
中過集
得來字

雨過萬山雷雲淡
半未開游仙時一
到望氣客能來上
代朱明館中天白
玉臺榴花春釀熟
倘肯對
銜杯

由青霞至石洞訪葉化甫得青字

谷口軒車過尋君
路始經星曾窺太
白雲自上空
青書著虞卿日玄
留蜀客亭似聞羔
幣起未許久

沉冥

同子朋仲良由大小石樓至泉源
二石樓高畫不局天門咫尺是殊庭丹光五色浮
林靄雲術千盤合海靈飛步珮環仙共引新官日
月客能銘風前幾度嫩筇過只許緱山白鶴聽

登飛雲頂

壁削雲浮萬丈梯清都近夏尚淒淒滄溟日浴扶
桑外衡石花開建木西望入樓臺知海蜃坐聞風
雨報天雞安期倘有東來約四百峰頭遍可栖

歐虞部集

遺圖卷之一

圭

同郭學憲葉刺史譙朱明館十二韻

海上標名勝東南一壯觀諸峰滄島合二曜洞天
寬展許畸人約輅來野老懽青牛周柱史金馬漢
祠官松子迎瑤節芝童候玉鞍鐵橋千丈過珠瀑
幾回看苔蘚封巖磴風雷繞石壇客栖猶有館仙
去尚遺丹淩樹春偏豔清潭夏更寒茅柴盈潤槥
薇蕨佐山盤彘葉符常在銘煙字未殘雲中雜
散此日聚星冠

郭學憲出羅浮有寄用韻和答

登高作賦羨君侯遠爲仙山引絳騶正值通明句

曲隱幸陪康樂永嘉游龍葱草樹廻巖磴兀風

雲滿石樓去矣天南吾自老已期猿鶴人千載

閨夜

縹緲飛樓夜色澄惺惺猶在白雲層自知木鴈同
莊叟不爲尊鱸學李鷹隱几風前江客笛卷簾天
畔海漁燈重溟已息圖南翼九萬扶搖尚未能

灌園

溪頭園小水爲磯行汲時局白板扉百畝縱營金

歐虞部集

遺圖卷之一

圭

谷勝幾人能向玉門歸荔枝可飽瓜先熟橘子將
成筭尚肥莫笑野夫猶抱甕半生吾已息吾機
聞邵長孺計

別來吾自憶侯芭豈意華年日易斜馬策只聞從
橋李牛衣寧及理秦瓜雲霄歲遠青門路風雨秋
殘白岳花獨有千年遺札在莫傳奇字似楊家

答馬參軍用昭金陵見寄

名都握管可能同一札誰將寄海鴻留府參軍推
鮑照甘泉作賦待揚雄樓前夜傍胡牀用酒後秋

生越鏐風回首舊游心更遠相思猶在汭江東

聞潘司寇以右都御史起治河

蒲輪後起五湖西金印重勞使相攜不待臨航沉
白馬卽看畫壤錫玄圭功存疏鑿身曾歷書勒河
渠手自題嶺表遙占安石出明年促召入彤闈

感秋

青女霜飛醉倚樓得歸偏喜故園秋滿湘江上孤
舟客木落猿啼併是愁

白雲池上

歐虞都集

蓬園卷之一

垂

水滿江鄉菰米肥秋風新灑薜蘿衣摩訶池畔鵝
羣散無數蜻蜒上下飛

閒游效邵堯夫體

竹冠藤杖雨櫻鞋老去閒游學打乖一飯至今仍
首宿三杯寧得厭茅柴敢期短髮身長健已許名
山骨可埋千載幾如彭澤令儵然吾自委吾懷

題梁伯遐臨漪亭

孫登百泉隱長嘯似君閒白鳥池頭水青簾屋上
山攤書霞滿席洗殘月臨關客有逍遙論唯應數

往還

送梁祠部持伯還朝

近臣肅穆謁明光冠佩行隨鵲鷺行花發掖垣催
視草日趨輔展待含香石渠早下諸儒詔寶鼎同
稱萬歲觴知爾不徒工染翰應逢停筆答君王

答孫齊之吳下見寄

閭閻城頭白鴈聲書來千里見平生我從海嶠游
方適君已天台賦早成馬隊不妨猶講肆蟻陂何
必但藏名三年欲報相思字惟有梅花驛使行

歐虞都集

蓬園卷之一

語

淇園山房爲潘子遷賦

選勝新開淇上園宛然洛涘似潘安宿煙葱蒨青
千畝夾水檀欒綠萬竿游處鳴弦春自媚閒來散
帙夏偏寒題詩更過辛夷館爲有叢篁許客看

和答朱駕部可大登鎮海樓見寄

朔雪燕霜是舊游南來今已及深秋正看浴日通
鯨浦忽漫飛鴻過鬱洲奉使不勞司馬檄題詩多
在尉陀樓相逢頂恐離羣易江水蘼蕪別愁
送陸給諫朱駕部校士還朝

炎州萬里漢衣冠六傳飛馳夾路看自昔越裳收
翡翠只今滄海貢琅玕旌旗度嶺關雲散瘴癘趨
朝朔雪寒兩省近臣新薦士盡隨春色入長安

送陳忠甫游南嶽

遠心先寄五游蹤望入衡雲幾萬重已羨向平今
獨往尚憐禽慶未能從星冠夜禮朱陵洞烟策秋
登紫蓋峰去去便應周四岳賦成還及漢家封

答程無過見懷

尺素何來度嶺船征鴻南下朔風驕所思歛浦年

歐虞詩集

蓮園卷之一

五

頻改一別胥湖路已遙牆潤半荒殘筆札江山無
恙老漁樵愧君猶奉河西篋隱几時時慰寂寥

哭王敬美

二首

閭閻天高鴻鴈疎修文君去重欷歔珊瑚滄海千
言裏驥裏中原萬里餘病賦歸來佳阜社秋留消
渴茂陵書寄將一掬南州淚還憶楓林策素車
風起蕭蕭古白楊七哀何處不心傷虛疑難似主
中散寧復齊如老奉常綠綺無絃歌已背山有
劍路空長可堪絮酒天涯去匹練東門更渺茫

同鄧山人君肅飲梁太守挺豫園池
杜陵初解郡二仲可能來似向花源入竹徑
開檻前魚戲近海上鶴飛迴玉樹偏相傍謝
氏才

同叔祥季美李德道子過花竹清居

門徑權相過荀陳誼自淡芝蘭偏滿室薜荔已成
陰濁酒全生理佳牀出世心非君能愛客誰許數
來尋

冬日同惟仁叔祥季美君璽季德君美道子

歐虞詩集

蓮園卷之一

五

虹山賞梅花得園字

館近梅花大樹村葛洪去後幾株存香聞半嶺空
驚霜月掛高枝有鶴翻歲暮莫吹江客笛山寒猶
在汝陰園醉來欲寄游仙夢一過朱明古洞門
同陳少原鄧君肅梁丙孺陳于岡潘子遷蘇
叔大僧繼真集詞林淨社

淨土精修白業長入山猶得問支郎閣懸繪像
尼色塢湧炎州舍利光滿坐異香分蒼翠林祇
樹遍桃榔人天可是蓮華社嗜酒偏容處士狂

浮丘山中鄭祖碑黃用礪入社

風流二客幸同時几杖煙霞晚更移
共社會稽林竹舊相期丹丘不隔珊瑚井明月猶
通玉液池扶醉清秋疑望處西來山色碧參差

雪

萬曆庚子十一月十四日

朔雪憑陵族鴈哀閨寒今見六花開所思瓊樹移
江苑忽淪瑤華送粵臺梁客應推能賦入郢人還
更和歌來此時蓁杖臨丹壑豈少梅花水部才

劉少脩姚繼昭陳鳴翊三千入社

歐虞邵集

蓮園卷之一

三

衣冠洛社日追攀三益能來竹徑閒覽許客游從
北海不妨朝寄在東山谷溪縱遣鳴騶入林密惟
知倦鳥還咫尺朱明心並遠與君攜手白雲間
伯玉少璋虞卿少功啟明上元夜過

白頭方朔奉恩回田燭村燈社事開花月春江人
盡樂草堂煙逗客能來觴行解把銀缸照巾舞
知玉漏催記得祠膏會侍從愧君猶道漢廷才

浮丘八景

紫煙樓

冥冥洞壑青漠漠山煙紫仙人翳蒼髯忽向神霄
起

晚沐堂

賜沐有金錢載酒西園暮豈但沈隱侯郊居白門
賦

珊瑚井

漲海珊瑚洲潮來通石井汲之鍊藥成丹光二雲
頂

大雅堂

歐虞邵集

蓮園卷之一

三

桂樹淹淮客椒丘寄楚辭風流滄海上何美習家
池

留鳥亭

飛僊辭阜鄉玉鳥留斯亭所餐蒲九節欄上至今
青

朱明館

浮石白雲麓西開朱明戶丹梯曾未遙標影月眞
路

挹袖軒

珠浦三千里，瑤房一萬年。河車功已畢，來此學游仙。

聽笙亭

吹笙伊洛來，鳳鸞猶可遇。儻得浮丘公，接上崧高去。

春日和答姚繼如都下見懷 二首

別來京輦客，天末悵離居。南國經春夢，西臺隔歲書。雪深勞獨騎，江遠報雙魚。筆札吾猶懶，何能賦

遂初

歐虞部集

蓮園卷之一

元

一從辭禁省，頗得事幽尋。山屐更爲齒，林冠屢不簪。學耕滄海曲，投老白雲深。豈必歸來是，金門且

陸沈

社會賦得送歸鴻

嗚嗚鳴處，荻芽肥，客歲霜前下。磯候暖，鰲解滄海去。春淺，鰲向玉門飛，可能戢羽羣栖泊。忽漫揮絃一送歸，爲爾臨風凝望久。上林從此信音稀。

和大司馬總制劉公端州見五雲

崧臺東去過嚴城，虎旅遙看十萬行。山帶星光開

曉色，日高雲彩炫春情。崑崙關外，東方星浪泊沙邊。漢將營平越，誰如今制勝。由來神武，是光聲。

再和劉公聞鵲志喜

海色瞳矓，鴈翅城軍前。授律六師行，建牙簷鵲頻。催曉飛艦橋，鳥正喜晴。即觀鯨鯢，新築觀不勞。貔虎更分營，南征最是波平日。笳鼓旋聽，凱樂聲。

和答王太古見寄

江南雙鯉入春潮，客寄梁谿隱更招。都講每從支遁坐，賃春猶在伯通橋。檣來白雪歌難和，夢去青

歐虞部集

蓮園卷之一

早

山路已遙，強欲報君無尺素。橘洲空自老漁樵。

王伯堅以壻東小隱自署，答其來韻，因成題

篇

家出瑯琊六代餘，壻東避世偶成居。秦川少作中郎客，楚相能題孺仲書。自有蓬蒿淺息鷗，一從濠濮久知魚地偏。可是心會遠鑿，開林好結廬。

送郭學憲舜舉參藩山西 三首

嶺表儒宗漢使同，璽書授節過河東。推給餉蕭丞相人識，軍車郭令公少章。微茫驅伏兔，關城

迢遞送飛鴻。鴈門馬邑。曾非遠咫。斥京臺正鬱葱。
周邦方岳冠諸侯。賜履今看據上游。九嶷榆關
朔漠五原白草出。并州樂非金石和戎日。時以旌
旗校獵秋汾晉。征絲聞轉急。富民終賴借前籌。
行操筆橐事橐。韃西使聲華六傳前。飛輓獨懸秦
障塞。封疆猶畫晉山川。迎營句注能千里。忽厭承
明已幾年。嚴助召還堪計日。侍臣如雨在甘泉。

陳大參道襄七十一初度

朱衣白簡侍彤庭。名姓三朝在御屏。方伯部中

歐虞部集

遠圖卷之一

聖

尊賜履曲臺門下。老傳經筵開五月。昌蒲碧海鴻

三山苗裔青八十。汾陽公尚少壽星。光傍太微星

答尹崑潤登海上洲見寄

誰期朱紱客書札。問抽簪雲夢田。非賜王官谷自
溪隱。招青桂長禪。悅白煙沈君儻還京闕。知予寄
定林

寄題帝斯宗侯逸園

天已佚君老園開。湖水頭戲魚搏浪日。竹夾池
秋煙際。鶯爲谷霜前。鴈是洲梁王賓客在。作賦幾

時游

劉評事少修浮丘別業社集

乘京出郭命中車。燕客西池膾有魚。閣倚近溪
鑿翠。鴈行流水曲通渠。樓間羅幃紫猶上。戶外烟
霞繡不如。更向塘陰窺筆硯。知君新著茂陵書。

輓朱貞吉

帝家仙鳥自迦陵。豈但稱詩起中興。經在共知劉
子政。書成誰似李陽冰。天邊客夢爲胡蝶。海上神
游學大鵬。哭汝不堪還雪涕。匡山猶憶十年燈。

歐虞部集

遠圖卷之一

聖

初夏社集張轉運伯鄰園中得雨

辟疆園傍粵城隅。河朔羣游興不孤。乍起夏雲團
遠樹。卽看涼雨散平蕪。碧筒杯送池邊石。白玉盤
行竹下廚。誰道炎天愁赤日。浴兒飛鷺在江湖。

答朱履方雪後見懷

白雪何來寄楚音。石頭渡口未浮沉。江橫墨嶂孤
城角。嶺隔飛鴻萬戶砧。投老地偏猶小隱。懷人天
遠獨長吟。他時縱有停雲賦。東去名山更莫深。

答宗侯文季

憶君朱邸傷湖東甲秀西堂萬卷中郡下游從多

好客夷門車騎每趨風誰能小友逢王公敢以通

家視孔融勞寄清詩不成寐夜渡涼月上梧桐

送家姪葆會武試入都二首

爾去西京都肄時厥張超距滿前麾築壇儻遇蕭

何薦萬一能塞大將旗

秋鷹側目正愁胡賭墅還持丈二爰白首主恩

吾未報家兒得似謝玄無

看奕棋

歐虞部集

建國卷之一

四

楸枰對奕向江滌珍簾朱簾夏亦寒自笑旁觀松

樹下可能猶作謝公看

楊民部肖韓入浮丘社得成字

勝侶集柴荆名山不入城飛栖惟樂志喧寂自浮

生豪上游方待河東賦已成谷鶯啼近客牛似和

歌聲

贈吉州李王華山人

白鶴青松下巖栖未定居琴彈梅清曲作戴山

書巾屢游秦徵風烟過楚墟看君西笑日乘輿復

何如

適西粵江上逢陳梧州

昔別燕臺月重逢桂水波酒船吾自櫂租舫似聞

歌玉帳提封遠銅符出牧多濟江君早去星漢夜

如何

秋日李家莊同黃大參酌亭子上

繫纜沙邊久行觴及早秋地猶盤象郡江自引龍

洲藤峯獼猴飲蘭溪翡翠游不知三弄笛肯爲野

人留

歐虞部集

建國卷之一

四

繫龍洲雨泊

江雨亂如麻冥濛滾白沙秋涼不損稼夕澗亦滋

花茶竈何妨涇蒲帆故自斜湘清應漸長吾欲進

浮槎

大司馬制府劉公遜飲仙花觀同李方伯何

轉運陳觀察黃大參登朗吟樓

建業海上擁旌游宴喜軍中百尺樓酒氣薰松

石曉星光猶帶洞庭秋予吹小隊多營柳舞清

歌半白鳩不淺庾公夕典風流何似在荊州

賀江口阻雨

鷓鴣啼處下鴉鵲驟雨江喧仄枕聽聲
廢秋搖
草木柁樓終夜割雷霆津連隔賀長合碧
疑不斷青禽尚遠游堪遣興候晴西上一揚舲

蒼梧

城開軍府鬱嵯峨瑣甲雕戈耀日多山引衡雲通
浪泊江分黔水下牂柯釣天樂奏今應遠左氏傳
經近若何自昔嶠南冠帶國碧油幢外聽夷歌

藤州送姚太守繼如之慶遠

歐陽修集

遠圖卷之一

聖

西向宜州五馬行乍辭天北鳳凰城臺郎暫借分
符寄騎省先推作賦名遂使農田常積貯不勞征

成遠勤兵藤江揮手頻凝睇經術還徵入漢京

發藤州同黃大叅士弘將往勾漏先寄邕州

舍弟

蒼梧猶在夜郎東棟蓼空歌不可同解纜鐔津朱
鳥外飛書豈甕白雲中詎無石髓逢王烈亦有丹
砂待葛洪千里西陵詩早寄片帆何處秋風

經滴水寄張羽王

史祿渠通上舳艫極天秋色入平蕪憑尊不見張

公千頃橋誰如屈大夫烟札迢迢憑海國旗幟

楊傍江鳥滴波千里懷入夢一夜蒼梧片月孤

勾漏

千年仙令與悠哉鄂嶽留人竟不來我向玉田圭
洞去絳雲中鎖會靈臺

中秋夕德慶舟中翫月飲黃大叅橘酒

康州津口聽鳴榔月色江聲夜渺茫西去九疑猶
未遠尊前沉醉洞庭霜

歐陽修集

遠圖卷之一

吳

羅定陳兵憲惟平邀同黃大叅士弘飲團練

營之南堂

憲府高臨粵微隅新披戎莽握兵符風雲西引湘

山出樓櫓南看漢柱孤夾帳三千猶組練畫田百

萬盡璫毬軍麾最是衣冠地更向尊前挽繡弧

蘇叔大龍門精舍

瑣闥高風劍履餘城頭山色照枰欄入龍宮裏新
門第駟馬與懸舊隱居江左諸家虞氏周南百
代史公書問君講德今何似青簡依然滿石渠

送潘子遷游太學

一時清豔美潘郎西學長安詣太常此金華冷
露下爭看玉樹紫微旁青雲冠蓋猶子騎鶴烟
花更萬行最是榮陽才獨步絲毫應待奏明光

送南海段明府赴內台

畫舫臨江振旆雄使君萬里謁重瞳尚方賜易
見今人司隸飛章馬正工去聽禁鐘秋色裡行隨
御柳曉烟中願將民瘼從容奏咫尺青蒲在漢宮

題寧波龍郡丞勾甬紀年

海國頻荒早廢會鄞州使者政何如諸村賑貸家
猶粒五井榮零野盡鋤汲濡可條河內奏董生新
著廣川書卽看鱗鬣東南雨霈作商巖力有餘

陳明佐錦涵春色圖歌

岷山西來江萬里錦官城高珥江水曉日臨湍竹
箭流東風吹浪花起秦牛漢石兩崔嵬青羊宮
倚金銀臺丞相古祠未寂寞浣溪草堂歸人說浴
鳬飛鷺迎津筏買人漁子歌行鱗樹葉棧過繩
橋江霞九鎖雲千墨使君何年建節遊虎頭寸管

寫滄洲石室尚留文蜀郡峨眉不訪周益州登君
堂爲君賦解衣盤礴開絹素碧油幢記新路至
今春色錦江來四壁溟濛起煙霧

瑤林引并序

潘子朋家有瑤林傲羅浮之瑤室崑丘之主
山也謂余曰豫之斯林殆眇眇小爾余案
欲觀之爰成斯作

槐汀迢遞玄圃丘槐君勒銘三千秋觴宴西池一
托乘茗華四照清瑤流瑤流南出開林麓崑墟小

似東賜谷其前光氣發玄礪其下凝膏灌丹木自

昔梅花萬樹曾名村塔房七十歷歷今猶存河宗
獻寶貝宮上象罔求珠赤水源仙嶠未易攀仙籙
未易言君爲白鶴道人幾代孫瓜山之後爲清門
藏室萬卷殆鍾陽之瑜瑾者錄子家盡燼次之嬰
垣亭中瓊醴日應薦階前玉樹春更繁君乎遊哉
其樂不可說望瑤林兮明霞寄瑤林兮疎雨我居
不遠瑤瑤洞爲我一采琅玕花

公車待詔行送陳任夫北上

漢家禮樂中興日南海斌城盛稱戴太丘華胄尚
書公 帝曰司空朕良弼君爲司空之 子奕代
風雲應時出縱橫綺綺擅才華參錯璣衡 經術
西行待詔金馬門五色紛綸彩毫筆况逢 天子
生明堂延引豪英攬八荒千言射策趨蓬觀七字
能詩和栢梁雨露當春重霑酒驂驪得路偏騰驤
豈惟台人游梁客君今文學稱賢良此時送君向
京闕一尊且醉寒江月長途楊柳漸成絲到日梅
花尚含雪躊躇珠浦別跌宕金門謁一朝安世誦
歐虞部集 遠園卷之一 晃

亡書看給相如尚方札

園中行藥過秋楓橋作 三首

楓樹橋前行藥時學得休糧脚自支三夫敢借官
家力日理芒屨去莫疑

瘦軀如鶴已身輕欲試看山蠟屐行栗里藍輿亦
多事醉勞二子一門生

龐公不解人州城媿客扶鋤問姓名莫笑 從大
夫後賜歸猶是老田更

齋後嘗酒

蓮花社客寫巾行橫得攢眉嗜酒名彌勒若容餐
米汁不妨蘇晉共持觥

寄張高州

詔賜黃金出 帝州使君名在御屏留篋書曾問
張安世竹馬重迎郭細侯百粵山川勞北望五陵
冠蓋尚南遊袖中簡奉高梁去不是江淮臥治秋

遠園集卷一

歐虞部集

遠園卷之一

三

遠園集

嶺南歐大任

五懷詩并引

孫賁王佐黃哲李德趙介嶺南五先生也國
初結社南園去今二百年矣社已廢而園故
在荒竹漉池半掩蓬蘽其行誼風流猶可想
見俯仰異日爰懷五章

仲衍起南海滄波湧明月盪蕩魏晉風草昧人文
揭猷敬懷靈聖侍從久未達鵬鵠一逍遙丘園竟

歎懷部集

遠園卷之二

一

漸沐沈冥古先生詞源在揚粵

河東有寓公王生仲翔伍洞鑒蘊九玄澹心託千
古辭笏拜夕年縣車抗風侶輔蔽屬興運一時穆
修矩隱璞縱摩離自不淪幽土

哲也荔灣君結茅蒲澗下薦入侍書閣扈蹕鍾山
駕雪逢回終邁世已微法袿郢斤亡聖質成風幾
悲咤惟有南浦篇湘蘭逐雕謝

楚楚李仲德南威服猶論都開洛洛教江湘
轉鳴皇望雲夢拜豈及瓜衍鸞喈遙孫蚤牛晉習

黃善終古蒿廬中禺陽炳雕篆

伯貞遜世士淩樓向西樵潛虬豈不嬉謝弓旌
招清溪撫疎松心遠趣自超柴桑臨流潔身曲聽
風遙邈哉二陶後勤銘奇山椒

夏日同社集鄭別駕祖暉宅

二仲來遊處新開竹徑潑家會移谷口園自接訶
林門外叢蒿長階前積蘚侵社堪巖桂結席愛沼
荷臨酌醴蒲猶泛斟泉李尚沉琴囊開石上碁局
就花陰清世能偕隱芳晨不廢吟商顏非此日寧

歎懷部集

遠園卷之二

二

負紫之心

楊計部肖韓草玄亭

華陽誰許隱居真邨上亭看結構新客詔堪成怡
白句解嘲猶有守玄人竹陰沾几時揮翰花氣浮
觴日飲醇聞道會心曾不遠頻來魚鳥更相親

贈李山人在班

沙頭宇綠篆猶青臥向龍山養性靈嗜酒客從佳
阜社著書家自太玄經頌因祖德開林屋名以儒
風表郡庭欲訪戴顒樓遞處幾回南望少微星

閩中程憲父書問再枉并寄西粵見寄之作
輒報此章

湘臯風雪信來難兩度
檝書歲欲殘
大令自執會在卷中
郎黃絹幾回看
鹿門美上家
雖遠馬牧沂山老
自安千里未能離
綰帶胡鴻猶滯粵
江干

初冬集黃明府用勵日新堂

柳市南頭第幾家
羣來車騎訪烟霞
小山已結叢生桂
荒徑猶存舊種花
共愛初衣攀薜荔
爲留歸櫂泛蒹葭
美君不以東陵貴
自有青門五色瓜

飲虞邵集

遺園卷之二

三

庚寅元日立春次庚申舊韻

慶從天上履端辰
嵩祝聲中廣樂陳
五夜青旂先拂曙
千門綵仗已迎春
晴光俯檻梅寒照
淑氣垂軒柳色新
椒醕辛盤仍此日
杖藜空自老江濱

西館元夕諸公見過月下觀燈得看字

華館燈方豔新年月
正圓綵粧雙樹密
花綴九枝寒虬漏
春猶淺鸞簫夜未殘
莫教車騎散留客醉
中看

十五夜同潘千朋梁丙孺朱季美集蘇叔大

宅雨中觀燈得陵字

蘇端今愛客促騎興堪乘
海國三城雨春筵百子
燈錦攢花似洛觴
急酒如灑誰信清平曲
歡過五陵

莆田程憲父自始安道南海訪余洲上不值

詎得傾程蓋空馳訪戴心
鑿坏紆徑遠移權入村
溪鬱水通珠浦灘
江下桂林知君興難盡
寧必似山陰

海上

飲虞邵集

遺園卷之二

四

汗漫將何適冥心海上鷗
滄波猶洗屐落日獨乘
舟蜃氣陰偏結暈更夜不
收金銀望宮闕吾得片
帆遊

春日浮丘游眺臨酌西池上

獻歲郊坰出悠悠野興饒
山通明月峽溪入彩虹
橋覽古遶夷陸憑高望遠
霄列隱湘浦岫漲浴海
門湖觴愛臨清泛棋堪賭
墅邀揮絃逢去獨藉草
長新苗委運游方適具真
路未遙仙人如接引好
爲待王喬

環漪亭爲姚太守繼昭賦

麟符辭郡蚤自昔按章才池沼憐幽勝金緋獨解
題章堤環浦過竹簾傍林開亭水滄江入移山積
石來津通乘月舫波繞釣魚臺何限清纓意鳴騶
莫謫催

陳太守于喬草堂一石曰滄池玉女爲詠六
韻

星精何處西來白一片瑤光列戶庭修竹暮煙憐
窈窕落梅江雪惜娉婷九秋不學嫦娥怨二水空
風虞部集

連園卷之二

五

歌帝女靈脉脉此時環自響寥寥明月瑟堪聽洗
頭盆照芙蓉色戴勝冠搖綵鳳形奏得環璈還幾
曲遶池飛下鳥雙青

送黃汝綸游都下

長安西笑出風塵慷慨尊前獨往身去以扁舟亡
履貴游惟一劍蒯緱新金莖露色重城曉珠樹長
光九陌春君有凌雲司馬賦公車元只待詞人

雙井濂源作

春陵天遠桂陽溪井記濂泉曲遶隈席帽山青迴

鶴鶴芝蘭湖碧泛鳬鷺幽隱積草溢江色明月連
城太史題更上漢臺臨百粵白雲何處道州西

伏老堂社集

鏡瀾池上白蓮香代有懸車在草堂星象每占荀
氏里雲霞猶識鄭公鄉粵裝寶劍留家素漢詔黃
金佐客觴朋壽也堪陪几杖年年飛蓋滿睢陽
青蘿山中張方伯國楨垂問有答

甲秀天南粵會樓甘棠春色滿炎洲三山湧海風
雲合五筦雄邊劍履游太乙然藜猶在漢赤松辟
風虞部集

連園卷之二

六

殺更封留已占衮繡公歸日咫尺驂鸞入帝州

寄林廉州

大廉山擁閭嵯峨銅虎家傳九牧多郡裏千旌朱
李頌田間舉錡白渠歌珠還合浦皆明月柱畫分
茅更伏波曾是十年榮侍從春秋趨對近如何

園夕

高林纖月落曲沼暝煙平竹密衣裳懶倚枕簟
清樂天知有命出世學無生豈但持竿漁蕭然濮
上情

驟雨江漲

漲水風俱挾彌天雨半陰鷓鴣遊渚鷓鴣宿枝
橫銅柱波猶動金門陸豈沉江邊搔白首乘杖一
長吟

張仲實書稿小幅爲謝啟東題

秋水官鵝浴雨寒黃庭臨寫墨初乾山陰不換瑯
琊去留向芙蓉漏上看

夢人問著書

十二經緯藏室日五千言著出關年老夫白首無

歐震邵集

蓬園卷之二

七

文字不是西來第幾傳

聞大司寇王公元美得請還吳中

介州朱草白雲寒西省尚書早掛冠嶺外不知春
已到梅花還可寄君看

題離江護祝圖爲張博士端孟母夫人壽

灘上護花錦石榮承懽君侍玉麟亭觴行太姥曾
孫酒篋野夫人大洞經曉日正看鵲五彩祥風還
下鳥雙青長沙燕喜家方慶八翼天門望帝庭

初秋爾雅堂社集

停字

高徑逶迤過草堂雨餘林色入新涼溪通番畫雙
流玉岸匝芙蓉半帶霜近席羣鷗窺染翰諸山明
月照飛觴雅游不少沉冥客誰信郊園似平疆
秋日黎繼薦攜酒同關伯玉諸子過蓬園得

少司馬省吾林公廉州祠堂十二韻

歐震邵集

蓬園卷之二

八

亞相周圻父征南事業雄建旄江左右開府粵西
東詔自天邊下公憐嶺外窮珠官因罷採舶使再
章攻郡免貽璫虐人知身角忠百城雲雨露萬戶
荷旂幘合浦銘恩切經祠報祀崇衣冠嚴俎豆伏
臘走村翁澤比桐鄉大壤思畏壘同登歌松桂裏
紀美鼎彙中鵬勦清羣盜魚麗戒五戎至今秋調
在併得頌膚功

送蘇明府解官還江東

一邑官雖左千秋業竟全何妨彭澤日不是惠州

至幕府飛林雪江關入海烟君歸還解擯誰奏
聖明前

送劉季德游武夷

朱明忽翫別東訪武夷君溪曲聽後嘯壇陰下鶴
羣琴彈滄海月帽入幔亭雲倘問臥游客宗家有
少文

石塘篇壽周先生九十

少微夜燭牛斗旁南極老人歌壽昌黃木之灣扶
臂口三江東滙盤石塘石塘浩茫千百頃銀濤遂
歲歲部集

蓮園卷之二

九

入滄溟長先生鴻冥石塘上家秉操尚摘文章五
經玉笥開淦曲九姓銅駝推洛陽長翁卦筮易彭
祖胡毋春秋禮后蒼伏生韓同卷傳業今有先生
九袞強漢尊經術周尚齒帝賜爵級儒林光是
時鸞鵠塘上舞冠簪獻壽咸趨踰賜弦鶴笛歌奏
合瑤枝玉樹階庭芳入筵自足江鱸膾有子將補
山龍裳辟塵乞言更憲老期頤從此彌安康我來
敬爲先生祝星暉波色年年照映金英燭

酬吳叔承欽硯歌

竹西尺素使者還錦囊什襲欵我關忽割紫雲落
書几已看青玉臨屏山欵西龍尾溪溪石輔形數
理秋空碧曾是嵐蒸露沍來尚澄波蕩星出絕記
得銘題汴宋時玉堂學士臣蘇軾君今此硯羅紋
光拂拭猶似風字長洄瀟浮碧詎儔輩藍田尺璧
差等量青州紅線銅雀瓦吾家端巖蓋雁行金昆
得此視翁子陶泓毛穎權一堂故人清班扈丹陛
入千里外懷追遶磨鉛謂可箋蟲魚浣壁未能成
篆隸何以報之永綢繆茅齋四顧惟蘿薜迂我已
歲歲部集

蓮園卷之二

一

謝子墨卿寄君欲寫華嚴偈

酬朱孔陽寄余蓮園之作

丘樊小築俯江湍豈有花溪引藥欄几間閑披多
梵筌離門醉語半田冠楊家酒但客人載班氏書
能借客看愧謝君談園綺日恩深終許老魚竿

黃明府七十又一社中爲壽

江水雙流海石斜城南夾穀太丘家尚方矚日鳬
爲鳥三徑歸時菊正花游向函關開紫氣隱從勾
漏覓丹砂尊前歌勸長生酒更有安期棗似瓜

聞邊報貢虜有變

河西烽急羽書馳豈謂昆彌負聖義馬市久窺秦障塞屬關新擁漢旌旗銅符遺將還今日金印封王詎異時萬里護羌先絕幕胡兒應自哭燕支

答林邦介見懷

霜白日黃江水淺萬家寒色送清砧歲殘不見梅花使人遠空歌桂樹林飛蓋但能懷鄴下扁舟何自過山陰木蘭千里春將至折盡天涯一寸心

雷雨經冬有感

鳳皇齋集

建國卷之二 七

蒼寒猶號號竹溼更颼颼冬稍行春令臣應代主憂泥芻憐病驥漂粒念饑鵠況是連陰熱何人間喘牛

臘月楊計部草玄堂泛菊

黃花留臘色酒熟興偏新把待宅邊客餐分籬下人壺觴移欄曲雪霰過江濱滿泛頻須漉陶家有葛巾

玉沙草堂陳廷尉玉叔所築命余題句

鄂西煙草古城留疎豁林堂日似秋到漉石移分

撒色劉乳沙起入江流門前載酒黃蓬館歌裏飛花白雪樓佩玉只今朝奇重祇應吾道在滄洲

李太史本寧書至時祭知汴省也代余却寄

閨門別後恨離居領外梅花歲七除鵲起尚馳雲杜夢鴈來忽寄汴梁書馬遷奉使留非滯曹相嚴裝召不虛白首故人還拭目鳳凰池上意何如

程慧父浣花館十二韻

浣溪在何處君以字亭皋鳥石鬱葱起靈巖斐疊高星文標斗極海色入滄濤鶴兆今成館魚觀更

鳳皇齋集

建國卷之二 三

有濠臨池花並濯植援竹周遭客舍堂猶草漁津水是桃銀堪楊柳樹泛可木蘭舸掃石鵲新頌行觴引濁醪坐惟管幼榻汲豈漢陰樺學雅山叢桂緒經戶半蒿史尊牛馬走世及鳳凰毛不待江淹夢千秋羨綵毫

黎文學惟仁初度

三山海色送扶光宴坐天中羽景堂新奏瓊瑤千歲曲頻行玉醴九霞觴紫微郎貴會飛蓋太極卿尊已佩璫方朔從來非漢吏朱明元是列仙鄉

讀魯仲連傳

俠夫決性命說客馳縱橫紛其稷下士談折但丘
生齊有魯仲連爵職非所榮幼小諷田田飛塊蚤
已驚畫皆個儻業高節每獨行何者魏將軍帝秦
講連衛時已羈韓魏力能腸齊荆燕趙旦夕下睥
睨輦洛平先生氣激昂新垣拜千旌從容以唇舌
遂却關西兵死欲蹈東海千金詎辭名咄嗟聊城
書逃隱志竟成輕世一布衣滄瀛貌冠纓

辛卯元日夢中作

歐陽修集

遠聞卷之二

十三

元會衣冠歲又逢夢回猶聽景陽鐘形樓日影三
千丈紫禁烟花一萬重謁者催班趨北闕詞臣握
管頌東封西都漢道今方盛尚有辭榮郗曼容

枝字

度索花偏早先春爲客移月中重碧酒燈下豔紅
枝津晚無勞問園晴不待窺鳩然堪一笑沈醉更
何辭

聽新鶯

嶠外初春到商庚應律時嬌首新出谷豔曲半棲
枝洛浦朱絲奏秦臺紫玉吹臨風聽不絕猶自寄
相思

寄袁舍人

紫微供奉幾經春麟趾書成奏御頻待曙禁鶯千
轉近拂烟宮柳萬條新詔留句曲陶居士詩讓樊
川杜舍人乞得鑑湖遊未倦白鴈何事便相親

送徐廉訪赴蜀右轄

總憲霜臺荷主恩諸生矜佩日趨門擁騶南出

歐陽修集

遠聞卷之二

十四

逢新命賜履西行奉大藩益部早占星使人蜀都
今更講堂存偉長中論容臺禮二府名推四岳尊
詠蘭

光風乍汎露華香洲曲雙葦綠葉長咫尺雲中君
欲下好將紉佩寄瀟湘

水僊花

竟業卷悵月中開羅襪凌波水上來湘江妃從
廣宴瑤池西畔玉華臺

花朝陳憲副錦侍堂社集

山帶當應柳映門堂成書錦正春暄高陽宅表荀
公里洛下賓游白傳園百鳥新聲頻和曲萬花晴
色待開尊扶攜尚可陪巾舄丘壑能忘隱

答游太初草冲舟中望陳村見懷

屏居匪云遠氛祲稍已疲庶幾存樸年敢謂潛虬
姿藝蘭陞洲曲植柳樊園垂蓄烟及慈幄兼濯聊
蕨蕤赤花西枝村悠悠隔山陂鷁舟從何來弭櫂
荒江渚武陵渺無津葦間隱鳬鷺引矚高霞林一
寄兼葭詩顧我繫帶殘蕙正遙能遺懷袖豈不馨
廣虞邵集 遠園卷之二 三

薄陋羞容儀溯波托綢繆明瑤報相思

李觀察君哲輓詞

大茂甲千峰冲融秀氣鐘一官秦執法五禮漢司
農經學傳韋相才名表李邕陵今稱下馬人拜若
堂封

怡雲閣

波鱗片片起怡悅此中間弘景良常隱
閒風霆時出岫霖雨且栖山西礪曾非遠扶藜幾
往還

送黃參知化之赴滇中

千山楚徼渡蘭津星斗西瞻屏翰臣使登玉鱗銅
虎日游逢金馬碧雞春已占璽綬微黃
遑借寇恂粵客送君何以贈東風江上柳條新

哭王司寇元美

四首

騎箕何日拚烟霞九地精靈上國華筆札漢庭兩
司馬永冠江左一鄧邠學窮丘索三千載氣奪曹
劉幾萬家欲放大招遙哭汝白頭猶自采蘋花
入座崇班侍紫垣菟裘秋冷弇州園經繡石室芳

廣虞邵集

遠園卷之二

三

編積留聽山陽竹樹存簪履三朝心獨苦荆榛
千古道彌尊傳家公比韋賢盛世有玄成在相門
舊德誰如東海生文章何但起西京使求封禪千
年草才冠中原七子名永夜楓杉摧岳色大江雷
雨咽濤聲可堪一代風流盡第五新陪驃騎登
書郵度領下梅關問我朱明日駐顏司寇忽辭玄
武署丈人終隱洞庭山大鵬南徙將何生
歸不可還世締未忘琴已絕三號吾亦淚潸潸

游大夫朝天歌

粵江流水春波暖，粵城官柳鳴蟬遠。陸賈輕裘漢使年，華節猶題舊時館。書函金鑑緒餘孤，冠冕多趨朝游大夫前。驅負弩迎行德祖，帳開筵設各隨園。廣嚴程不能駐，淮徐北指燕州路。銅街烟雨淅淅花，紫禁雲霄薊門樹。甘泉五柞鬱崔嵬，鈞陳太乙象昭回。簪裾萬里驟驪合，玉帛諸侯湯沐來。聖主袞衣御皇極，嵩呼喜動千官色。東方上壽宮醴紅，西母奏械海桃碧。大夫被召宴金鑾，一日恩霑既醉懽。湛露載逢周禮樂，弁星重覩漢衣冠。鈔賜

歐虞部集

建國卷之二

七

尚方儼班列鐘鳴，長樂辭京闕。傳舍吹狐啼夕鳥，關河總轡懸秋月。游梁入洛盛光輝，作賦西征和者稀。梅花驛望長安騎，正待江風鴻鴈飛。

胡馬游獵行

胡天黯慘胡雲黑，朔風萬里飛沙礫。旄頭昨夜北庭高，蒼茫不辨祈連色。單于大獵初合圍，諸部引弓半鳴鏑。倏而義帳徙漠南，雪片吹來寒如席。嚴寒乍聳筋竿勁，小隊中分羽旂直。大宛之種五花聰，合沓羣驅雷雷通。晚促蹄高路鐵青，獵張駿福

連錢赤貂帽，猪靴大耳兒。蕭梢射鹿名無敵，跑空一箭忽向天。海東青游落雙翼，此時此馬甲胡中。趙家承旨傳真蹟，俞公愛馬兼愛書。恍然血從西極君不見，水晶宮前日揮灑。神駿不在江都下，中原何限葉公龍。誰如匹練吳門馬。

俞參藩士立邀同楊肖韓梁孔適二計部讌

拱北樓

方岳今看賜履遙，高樓攜客宴清宵。梅銅嶺合交州部，趙尉臺臨漲海潮。關月近能窺卷幔，江風涼

歐虞部集

建國卷之二

八

更送鳴簫辭來直，北頻凝望一奏南音入聖朝。

送楊計部肖韓還京

雙旌北指路悠哉，立馬離亭更一杯。萬里別時中宿過，千山盡處太行開。花邊劍佩趨燕闕，仗外風雲遶薊臺。聖主恩深前席近，漢庭今美洛陽才。

夏日園南樓成有述

巾屨歸來學遂初，林中吾自愛吾廬。橋邊解蓮花，藏握管閒窺蓮葉書。桑落日能供社酒，尊香時亦釣溪魚。蒙莊正待扶搖翼，可是天池六月餘。

立秋荷花滿池時江水泛漲

涼風嫋嫋水浪浪鏡裏花開照草堂
三千黃蜨蝶池臨七十紫鴛鴦
越人湖月秋看盡客相
烟晚作裳吹得糸差遙
騁望涉江猶欲寄明璫

讀大司徒靈璧劉公思成先德狀感題百四十字

荷惟神明明曹陶唐喬爲劉綿邈
蒙龍氏酒亭已千秋
定陵豐沛來平岡啟耕疇
明廷薦球玉衣冠

表潭洲隱君與贈公競爽傳箕裘
贈公早無祿不

飲虞部集 卷之二 九

絕如綬旒隱君撫遺孤視姪同兒儔
和氣所盤礴

世德爰作求姪生大司徒申甫翼
姬周沐恩及父

祖撫孤報何由緇衣主邦教
帝眷方綢繆丹陛

控臆陳先志儼或酬高密紹支胤
玄成護封侯棠

棣歌孔懷佇瞻貴崇丘

秋日偕同社朝漢臺游眺

輦路呼鷺上翠微千年霸氣尚依稀
蒲桃錦自秦

關下孔雀禽隨漢使歸嶺外河山驕
左蘇臺前冠

冕拜垂衣至今極目長安日線繞
官雲五色飛

賦得新涼入郊墟

虛星殷凜色商律發初涼
野曠繁樹欽林幽海暑
藏時方催節變景已見山蒼
一夕新疑千城忽
散霜芙蓉彫玉渚楊柳落金塘
墟曲披榛淨巖壑
擊桂香驚颺搖蕙帳爽氣入荷裳
解帙移燈照囊
琴掃石張鷟雞猶曉警鴻鴈欲宵翔
客有清秋賦
郊居似沈郎

答朱孔陽

露色秋偏晚孤蘆十里溪書來橫浦北
夢去大江

飲虞部集 卷之二 十

西陽夏君猶謝譙中我似嵇衰遲
仍簡懶解報八

行題

輓同伯宗侯

天家詔老表朱扉大雅如君一代稀
苑秘不勞傳

玉枕巷歌惟有領緇衣西池夜雨美
蓉落南浦秋

風鴈驚飛十載佳山修淨土白蓮花
下幾知歸

送張方伯入覲

朝正玉帛會羣方遙領諸侯入
帝鄉青瑣曉趨

雙闕漏紫宸春上萬年觴烟開錦樹
鶯爲曲日滿

彤輝鸞作行聞道虞廷咨四岳郎看端笏侍明光

三節篇并引

左司徒靈壁公傳其祖姑劉氏外祖母徐氏

中表妹黃氏之節劉徐已奉詔旌表黃則

待有司奏上也三節并禱婦耳從一而終炳

炳烺烺可以風世余爲之歌以俟太史氏采

焉

明月不西升海流不東回吁嗟貞烈一寸心青山

可崩城可頽劉也喪夫年二十夜夜青燈抱兒泣

鳳凰部集

遠圖卷之二

主

盡折金鉤寶鏡捐雙啼玉筋麻衣溼秋灰教兒兒

作儒機絲四壁鳴螢惡湯溪王傳是兒官恐奴報

夫在書笈九十餘齡稱未亡恩光綽楔當門立

徐嫁王家處士時倭遭流賊破城池紅顏被虜罵

不絕七箭三鎗或最悲天乎白壁潔不涅那能復

顧投井兒兒生夫在歟已矣國典旌門更勒碑黃

姐早得朱臬婿朱生殞沒兒三歲翁姑嫁車及

門入室理粧剪盤髻房湛之女昔割耳文叔之妻

曾自剗千秋貞烈事相同辛苦青兒保宗系緒枕

羅衾蟲網絲淒淒風惟有終天淚吁嗟三節並哀酸
松栢冰霜歲共寒何事銅臺漳水西陵烟草總
惟看

御史大夫吳興潘公治河功成恩授誥命

司水今尊總憲權負新綬竹向風烟勞多禹績隨

山日恩似堯封錫壤年飛輓軍儲盈百萬河渠奏

績紀三千召歸正協台衡望虎拜行瞻袞冕前

題文壽承書蘇武傳後

行持漢節向胡天淚盡邊沙更黯然繫鴈回風曾

歐陽部集

遠圖卷之二

三

有帛牧羝殘雪已無纏上林豈但三千里異城俄

驚十九年麟閣姓名雖典屬幾人歸傷茂陵烟

侯大叅梁大理鄧山人陳少叅姚侍御同登

朝漢臺

蘿磴松梯百尺迴秋風還上粵王臺星濤海湧二

江入篁竹開通五嶺開白雉今看重譯奏碧油河

限請纓才子虛賦似尊前各不數之罍檄來

送薛行人侯宣奉使還朝

津亭抗手別躊躇直北長安萬里餘風急畫鵬陰

嶺旆雪濺策駟度河車馬卿西去曾持詔汲黯南
行幾上書憑軾咨詢 明主意殿前歸奏更何如

夜泊江門

嘉會樓西楚客臺小廬岡路似天台可堪四十年
前約猶向江門夢裏來

白沙先生祠

喬木千尋江木濱祠堂崛起冠嶙峋道爲先覺當
吾世身與斯文更幾人太史舊承金馬詔古岡終
老玉臺巾馨香蘋藻崇明薦長表儒林一萬春

盧虞部集

蓮園卷之二

三

泛厓門望海

甫里先生汎一船纜浮山父與儵然落星石倚綺
裘坐青草湖通翠被眠紫筍茶新行汲雪胡麻飯
熟欲餐烟簪管重子頻持釣欸乃漁翁共扣舷便
有魚龍丹浦上已驚蛟蜃楮霞邊風來稍引帆檣
去濤起眞看島嶼連若木西臨津渺渺扶桑東望
氣翻翻屯雲澳口無栖影漾日麗門正當天滄水
樓臺時作市蓬萊清淺或成田霞花瑞草三千界
銀闕珠宮幾萬年鵬徙空中生羽翼蟾浮桂裏見

嬋娟遠游此是圖南路誰遣人疑海上僊

全節廟

閭闔扶宇宙力竭保孤心山似摩笄盡從酒淚
殘簷惟花迸落環珮竹將陰已矣翔龍日啼鵬竟
自沉

三忠祠

乾坤何黷黷閭廣日凄迷填海惟精衛啼山有子
規三臣肝膽裂二曜震驚低一自哀歌後滄波恨
不西

盧虞部集

蓮園卷之二

四

宿大麻田舍

柴門日方夕弛擔白牛溪林密時防虎山溪少聽
雞村春曙戶左漁鼓石礁西覩似麗居士襄陽老
一犁

晉船渡再至浮丘田舍

歸渡石西崦田家候火頻犬知迎舊客馬自戀行
人斗酒秋杭熟盤餐野飯新何因來信明月滿
荆榛

新寧飲張明府縣齋

遠游何處寄行蹤越絕天南幾百峰官暇彈琴逢
單父客來停騎似臨邛清香燕寢秋懸榻明月嚴
城夜聽鐘爲政風流誰可比尊前山更勝芙蓉

百峰山晴望

霜天晴色散蒼茫虹起西飛架二梁海上諸星朝
太乙雲中雙岳引扶桑安期玉舄今何在黃石丹
書尚可藏大藥相將成晚歲羽衣吾欲事東皇

元夕同林太史諸公飲蘇叔大玄暢堂

華燈光照綠窓紗聚竹焚焚一徑斜南陌驂驪雲

東風集

遠園卷之二

室

似錦東風欲灑玉爲花留人羨茗分雙井愛客觴
醪醉九霞誰料西堂今夜月共來青瑣舊臣家

送郭廉憲薦周赴山東

青春千騎出東方憲府高臨列桁長賜履地仍齊
尚父賦游才冠魯靈光岱宗半入彤帷月滄海應
飛繡斧霜計日蓋公堂上客召歸端笏侍巖廊

春日同倫化叔大東始憲周稚恭永泰寺

四十年來講石存沙彌今已宿稱尊文公幾解道
遙論摩詰會留不二門壇下雨花春樹長庭前積

霰夕禽喧誰知白首修心日猶指東山作給園

送李參知伯英入賀

海邦玉帛向燕州曾是中朝第一流花鵲鳴趨
紫闥露寒飛鵲遶彤樓銅龍刻漏星光曉金爵解
稜月色秋既醉君惟承曲燕也應西拜富民侯

方伯費公卜葬先太夫人有日適自閩還粵
過里襄事蓋孝感也賦詩志之

過家上冢 主恩濃龍耳新肝瑞氣鍾豐碣鏤金
巖最巖空山窈玉聳芙蓉雲霞五色鸞書詒日月

東風集

遠園卷之二

室

千秋馬鬣封從此長沙勲業盛天門八翼傍廬峰
費公熙之嘉靖間從丈人魏方伯受室廣藩
署中讀書於此今來藩粵忽已三十五年矣
爲紀其事

卜婚千里鳳凰飛玉潤人如衛玠稀日暖渡江持
案至春溪險嶺迂輪歸重來鈴閣臨朱鳥新佩銀
章嚮紫薇誰似世臣今四岳 君王咨正番衣
十四夜同鄧都閫集費左使省中樓

南開大府控滄流愛客能同此獻酬飛蓋譙游今

鄰下登樓賓從似荊州
京生賦采孤城夕露滿
葭二木秋明月漸圓
人漸醉尊前還欲拂吳鉤

遊蒲澗寺謁蘇文忠崔清獻二公

學士來從海上樓
師臣家在嶺南州
白麻不起搖雙佩
孔蓋高懸望九旒
巖寺泉通蒲澗月
山庭雲落菊坡秋
橘丹橘綠椒漿碧
吹得茶差奉燕游

答溫郡丞永叔閩中見懷二首

南中五換越羅衣
疆事勞多已賜耕
地盡會稽雲縹緲
波連滄海日罪微
喜君游載青翰出
念我械

虞虞集

遠國卷之二

七

題白鴈飛閣道
聖書徵欲去風流
誰似謝玄暉小結茅
齋橙樹陰故人書札
問中林醉醒臥有陶
公石礪壑游無疏傳
金壁削過雲猶止觀
溪喧流水自澄心
報君投老幽棲事
瑤室瑤房日漸淡

太保臨淮李公寄冠從諸詩軌和一篇

周南一滯夢遊稀
聞道貂冠侍羽旂
鯨吼昆池秋浪起
鴈啼汾水白雲飛
千官上雍釐會萬騎
誇刳獵未歸却是流
黃明月在夜溪猶舞
紫羅衣

秋夜獨坐

蓮花山漏盡隱几過殘更
林密蟬娟出牆陰
蟋蟀鳴青箱猶自檢
白業儻能成禮樂
非吾事參寥漢兩生

海虞瞿元化文懿公仲子也故自儒家夙精內學過余海上論合輒贈短句

君自瞿曇氏南宗七葉昌
論猶持白馬業自擅青箱
禪藻右丞富儒家太史長
無生吾欲學莫惜示津梁

南康蔡文卿見過

虞虞集

遠國卷之二

六

通家三楚客荒逕問吾廬
世禪虎頭學才兼蠆尾書
涉江詞更麗度嶺興何如
尺素他時及青溪寄鯉魚

答王百穀吳下見寄

江左卜行藏東山五十強
難馴龍自性吾讓鴈爲行
薛荔新裁服旃檀不斷香
嶺頭梅似雪持此報金閨

秋日飲蘇叔大逍遙樓

吾土一登樓憑高豁四愁
鴈曾開岳色鴈自湧滄

流岸靄兼霞散江星睥睨浮縱罔搖落感賦不似
荊州

新開龍池雅社李裕德邀集

東田社稷是情廬石上龍池一鏡虛洗屐滄波曾
亦足杖藜名岳更何如赤岡路引茅茨遠紅板橋
通橘柚疎自可雙林修淨土爲楫蓮藏貝多書

別盛泰甫

射工何事起含沙逐客天南餐已華駢脫幾儻齊
越父門藏猶見魯朱家中洲北渚能筆莽末路東
歐陽修集 蓮園卷之二 无

陵亦種瓜握手尉陀城下別不堪惆悵折梅花

寄鄒學憲彥吉王山人

太白山高表晉陵一時壇坫已同登近來海內爲
長句誰似江東有中興驕旅知從吳下客驛提何
異鴈門僧相思欲寄雙魚去十月梁溪尚未水

聞邊報

折衝倭虜廟謨成飛輓猶勞萬里行東望高麗朝
遣使西臨大夏塞屯兵魚龍海上遼陽戍花馬池
遲驛騎管絕暮伏波俱此日漢家樞筦在秦京

送黃明府謫判奉議州

握節恩偏重監州念遠黎江通黔部左山擁石門
西民賦收桐布公庭下竹雞殊方看薜蘿何但冉
家谿

田舍視穫夕歸

明農及茲日谷口出荆扉夜析傳餐去秋場穫稻
歸黃雞啼月早紫髯受霜肥最是村碓急天寒木
葉飛

答黎惟仁

歐陽修集

蓮園卷之二

辛

嘉會良不易千秋在俛仰綢繆五十年豈謂一日
長雙龍翼會乖孤鴻日流響勁風吹浮雲攜手諧
忻賞門庭宛疇昔賜筆淡酣暢念當與子游古歡
况吾黨久喪義彌敦會生神逾王松栢夙同心臭
合芝蘭唱明珠解相貽何以報珍貺漸老晨星稀
忽復弦與望保茲黃髮期時候青藜杖

王百穀錦帆涇新營所居高丘喬名南有
堂

姓隱吳市門嚴耕鄭家谷賞心適淹留衡廬謝枋

宿眷言寄皋橋詎睎梁鴻躅終焉人境墮西涇卜
新梁南榮清樾來亭亭千秋木扶疎綠葉播森疎
修柯矗高丘帶明霞茂林蔭初旭鮮殿北牕婆
娑散炎煥吹萬肆所養寥一與吾鵬蘊眞理琴書
觀生執桑竹幽貞介于石有斐德如玉緬懷古烟
客山阿賁邁軸

答王司理霖佐高州見寄

高梁鞭弭未能勝臺上行春不共登白雪風流知
鄧下青雲車騎憶平陵聲聞豈但西皋鶴搏起還
看北海鵬君自長安難久客封書回鴈且先憑

東真部集

蓬園卷之二

三

贈倪節推考績

雲散春城見法星書勞奏最上虞庭萬家雨露官
爲理三尺風霜獄引經何遜梅花開署白任棠薤
葉照門青主恩正遣鋒車召瑣闥行看拜夕扃

上元夕同劉季德岑克名劉道子集蘇叔大

小雅齋是日叔大舉長于彌月

去年燈謎蘇端宅又見西堂火樹春丹穴歲能飛
儂鸞黃門家更送麒麟筵開湯餅叨爲客笥貯詩

書代有人漸長兒童堪置郵頻來應笑白頭新

人日伯玉少璋虞卿孔章啓薦元光啓明構
酒過園南樓

載酒何期草閣開江風東過釣魚臺王春未逐青
幡出人日還將綵勝來游似斜川班共坐飲能金
谷緩行杯霞殘餞管藤蘿裏客有椒花作頌才

送游憲副太初參藩楚中

熊繹封疆雲夢間青春車騎去難攀客歌蜀倡游
時雪帝時今看賦裏山行部銅鞮臨漢水蒐田
珠纛出荆關別君更待衡陽雁一札秋風海上還

陳虞部集

蓬園卷之二

圭

聞司馬葉公蕩平寧夏奏捷

牙璋玉節氣雄哉十月河西露布來歸馬欲騰渾
脫渡射鵬不過赫連臺降如冒頓先聲服縛有中
行靖虜回誰道燕然竇車騎賀蘭山更勒崔嵬
定安四景爲宗伯王公賦

文筆晴峰

海上山高已挿天孤峰嶺出更凌烟玉堂學士曾
持橐奏對行趨御陛前

金雞春曉

曙色龍愁萬丈梯數聲啼醒到金闕君看聖主賢臣日何似王褒祀碧雞

橋頭碧水

汾海烟深碧浪遙魚龍奔起上雲霄至今司馬雙題筆猶在天涯萬里橋

石龍馬鞍

龍首烟雲接海壇日邊金馬玉爲鞍屹然瓊島開奇句常作擎天八柱看

歐陽修集

遺聞卷之二

七

覽古二首

六國割裂日天下惟縱橫秦未出函谷駟鐵脇齊荆揣摩韓魏伏睥睨燕趙平新垣欲帝秦計畫業已成慷慨魯仲連片言折鋒稜從來偶儻策竟卻十萬兵功成不受賞布衣但蜚征玉馬謝萬乘後石安期生東海非二子誰哉乘騎行子房擊博浪俠氣不可束芒碭雲始飛中原方逐鹿石受書來廐將天所卜龍定內幄謀四海鼎足扶漢漢已帝警秦秦已覆尺書召商皓囊就歌鴻鵠游堪

尋赤松辭封竟辟殺身隱全始終功高遠榮辱跡古無兩炳幾世誠獨賢哉疏大夫能踐西京躡

詠懷四首

明星照河漢北斗方闌干疎燈耿清夜琴瑟起自彈天末有所思縉帷古壇前冷冷欲成曲幽意托以宣高駝杳莫從何繇寄中悃綢繆握彤管陳說平生言

三更海日出坐吸沆瀣清夜氣湛虛室披衣徙前楹曰余慕遠遊咫尺在戶庭濯足滄海水振策白

歐陽修集

遺聞卷之二

詩

玉京覽物悟時變撫化觀吾生年從世運委道以天德凝玄扃仰一叩牝壑忽已盈定性始敦復至理歸大寧適吾中獨往孤鴻竟冥冥

阮公一長嘯還顧望大河牧馬問童子具茨鬱嵯峨我登越臺上興衰古來多零露塗脩阪淒風振曾柯昨晷下崦嵫朝曦升陽赫四時代終始萬象更森羅鵬起九萬搏溟濛閭滄波逍遙且游毋庸勞商歌

余生百代下騁志百代前馳驅雖暫留嘉木難長朽

壯夫悔雕篆殺士奮莫年自知非松喬且得一日延
尼衰懷夢周聃老始出關百里半九十儻勵金石堅
朝聞不慮夕夕惕仍思愆箴警毋棄毫釐真成山
寶非祕藏虛無求真詮幾先見天則庶以明自然

擬古贈林太史二首

浮雲西北來黃鵠東南飛由來是匹儔羽翼何當
乖豈不膠與膝謔言變歡諧揚蛾日以親掩鼻日
以疑良會不可久萬里今在茲出門視顏色風波
更何期

歐虞部集

蓮園卷之二 三

少小冠椒房被服惟綺縞宮中謠詠多棄捐焉不
早濯濯芙蓉花盈盈菴蔬草盼盼羞相憐娉婷自
難好妾不悔娥眉君恩儻終保

碣石急悲風榆柳日已疎凌晨首往路征鴻並南
徂嘹唳朔雲中感之心鬱紆叅商徒可望弦筓當
何如延首官闕遠願愛千金軀雙環鏡江月淚下
盈方諸

焦南碩隱篇

梅銷嶺外秦時關西樵以南皆僊山碩人過軸可

望不可到千巖萬壑溪潺湲似宴會孫處龍
湫卽是東甌路台岳飛來一片霞天聰散作晴空
霧樹樹五柳絲山山菴桂枝何期招隱但詠歸
來辭白雲洞口杳無極考槃在澗差堪適豈爲山
公高陽池不知丞相平泉石五色清波映鳳毛雙
棲丹穴齊鵲翼於陵可灌伯成可耕碩人且蠟樵
中殷君不見汝南袁夏甫身却公車步後人襲漢
三公府君不見襄陽龐德公深居鹿門中有子仕
魏諸士宗碩人隱矣多壽祉夏甫德公亦如此

歐虞部集

蓮園卷之二 三

西游歌寄張羽王

五年之前曾遠遊看山直過東西州布帆無恙經
兩月欲擎八桂尋張侯張侯是時理粵乘山川草
木傳風詠駟虬何限靈鑠懷采蘭不少滄洲興吾
行舍向頗爲群清秋瓢笠不逢君二江水珥鬱林
石九疑峰入蒼梧雲蒼梧太守迎謝屐鑿山一遇
永嘉客外臺大吏擁簪晨開府詩書奏奏夕因過
勾漏問丹砂亦揖阜鄉留玉鳥豐曉流霞未盡鏡
紫芝黃鶴從吾適沅湘以南離江津張侯世是樵

山人昭潭遠遊始安郡洮陽汎汎零陵春營家洲
前山岑寧羅帶瑋參良不惡丹谿寧數柳公記廣
信但尊陳氏學洞庭大嶽禮祝融五領一星繫朱
雀扁舟昨夜夢蘋花素韃風與張侯約以此翩然
更拂衣寄聲先爲掃荆扉老夫大笑向宗炳八十
四游玉杖飛

從軍行

漢家斥候漠東西邊塵萬里暗鼓聲青海凍天胡
雁斷陰山敕勒代馬嘶夕烽忽照甘泉殿苦霧妖

康虞集

邊關卷之二

七

氛沉不見官家乘鉞賜康侯將軍受律出燕旬賀
蘭塞擊嘉峪關朔方扼險雲中縣右地周祛更合
營左賢設伏仍邀戰旄頭直北奪祁連五道分塵
度磧烟三令五申嚴後勁九門八陣集中堅軍中
吹角鳴鼙急十萬長驅誰不前黃沙一夜邊風起
別部昆彌渡遼水卷甲遙窅豹尾旗搜兵蕩掃邊
沙壘憑怒投鞭滄海頭鑿空縱獵之罟小堪驚
鼓骨都血擲以膏原余吾隨東師奏凱西未平詔
移玉帳征不庭尺組便能繫老上丈矛頻走收先

零劍揮蓮萼行間照笛散梅花戍後聽枕戈夜夜
交河月列陣朝朝太白星左搏忘歸右繁弱尚餘
三箭報朝廷誓欲亡胡胡已盡封侯催餉黃金印
從軍行行樂何如振旅歸來入里關匈奴自昔無
長策願上君王實塞書

橫梅行

濤門六月不堪聞魚鱗洶湧屯黑雲雞豬渙起龍
蛇陣烽火秦驚豺虎羣琉球急病書憤懣高麗盡
蕩邦崩分一時薄遣橫海將中原遙出伏波軍倭

康虞集

邊關卷之二

七

居海中閩浙近五畿七道五百七十三之夷郡薩
摩攝摩竺前竺後彈丸耳號令各出不可問包茅
誰得責荆蠻枯矢那能動肅慎東南風便憑陵來
箕子周封良可哀蜃氣氣風失城闕驚波駭舌翻
樓臺惡氛雖迫扶桑側玄菟樂浪三韓殘猶猶雄
哉遼左兵符下九天將軍橫海擁樓船田橫島霧
迷傳燧徐市城雲落控絃秦時明月卿那過漢日
飛虹碣石縣旄頭星已中宵滅何可于將空浴鐵
藏蠻首飲蠻血倭奴醜類濤前絕夜夜梅花玉笛

寒雙吹鴨綠江頭雪

平胡曲

強胡自謂天驕子單于王庭在邊鄙自從麟二
千年呼揭薪犁三萬里狼烟忽起照秦雲詔使三
十六將軍蓬萊殿頒雙豹蕭驢驕厥賜五花文此
日嫖姚奉旄節此時驃騎持鐵鉞風隨代馬蹴長
城星逐吳鉤下高闕漠南漠北盡胡沙萬丈天山
虜尚遮屬國將降猶轉戰匈奴未滅敢言家闕頻
城下蘆笳月浦類海邊刁斗雪飲器爭棒月支頭

歐陽修集

遠園卷之二

元

卷旗半帶關氏血揮羽飛書夾道歡鳴饒歸奏殘
胡滅拜爵應歌吉甫詩銘功不用燕然碣洗兵瀚
海且平胡侯騎蕭關塞草枯無復秋風歸林會不
勞夷郎築西都

猛虎歎

虎囓不避人賢豪虎囓不避人賢豪汝巢往蔽石
巖菽汝食往嗜獸腥臊何來白額今咆哮橫行不
在南山坳吾民膏血恣汝餐克汝窟蓋潤汝庖鳴
呼嚙人誰不畏白額爭獐頭面蒙冠幘行行或遇

游獵人汝防夜半藍田客

惡風歎

邊海入夏多惡風今年十日五日同閭萬竈蕭
條後城郭千門黯淡中揪林古柳吹欲盡刮地枯
桑折已空雞犬晨號擁敗壁鳥雀晝啄微僵蟲白
波溟濛絕津渡家人斗粟營無路先生晏眠被如
鐵起窺牕牖半開戶村西老翁匍匐來硬咽憂時
貧不想四方水旱風飽開五嶺歲時似堪度東南
民力陰自竭西北軍輸久難措往年豫徵今年糧

歐陽修集

遠園卷之二

早

斗斛取盈例非故春農布種望雨澤十日惡風勢
猶怒丁男溝壑卽未免老朽骨骸寧復顧獨饑願
賜一國食獨寒願賜千家布惡風惡風日不已那
得帝恩廣膏露先生聽此重悄然獨立三歎風
益顛租絲煎迫禾稼死老翁何處呼皇天吁嗟老
翁莫哽咽村東寡婦哭賣田官家白繁償珠錢
與梁少仲陳孔信蘇叔大遊石虹湖
几席臨清晚平湖水檻開峽從明月折溪自鬱洲
來雞犬迷秦路荆榛入漢臺高陽雖已醉騎馬尚

能迴

送虞卿游西粵

炎天芳草生一櫂桂林行客似顏光祿
維杭始平津郵晴鷁路江嶂夜獨聲下瀨
零陵過秋風幾賦成

午日石岐海觀競渡

衡波急漿賦蕪蕪誰似懷沙屈左徒續命舊頒朱
絲縷辟兵猶佩赤靈符天中節序時方豫海上風
煙興不孤楚舞巴歌紛屢進浮湘西憶洞庭湖

陳康部集

蓬園卷之二

望

答喻民部少極金陵見懷

紫陌鳴珂渺會期十年吾已謝班司借籌省裏開
文苑督餉江頭領度支鍾阜梅花春雪過臺城柳
色曉煙垂愧君不忘投簪客猶記淮西鼓篋時

馬平莫憲副允升八十

豸冠風節重南州綠野歸時未白頭丹詔新頒重
壽杖金門曾賜吉光裘謝家玉樹森相向王氏烏
衣樂並遊三逕黃花千石酒年年陽月柳江秋

黃明府公補六十一初度

憂

天邊十五漢星郎綬綰桃花佩水蒼陶令隱從三
逕裏葛侯歸向二樓旁丹砂幾轉藏勾漏玉舄何
年出尚方客有紫芝歌勸酒不妨絲竹小登觴

復憂

老夫憂不細藿食地偏邊鱗介悲青海鸞凰因赤
鳳晨集

蓬園卷之二

望

晉餉窮農亦病邊急盜仍驕誰爲調元氣夔龍滿
聖朝

題仇英山水二首

千山流水入平溪古木雲深鳥亂啼馬上行行何
處去人家猶在瀨東西

華子岡連竹嶺盤纒家瀨下石灘寒丹青不見王
摩詰且向烟霞輞口看

聞周符卿元孚謫尉澄海

東南一尉古關斜遷客何來已及瓜曾謫鴈門猶

塞下未論潮海卽天涯韓山月上青楓樹揚嶺烟
深白鶴花君自楚臣蘭作佩賜環寧待賦懷沙

答李博士瑞岐用其來韻

白髮林間老簪冠勞君千里寄琅玕南宮採藻循
行卷西學持經待講壇刺史已延鄉校久邑人豈
薦子虛難遙知賦就公車去賜有金莖玉露寒

鎮海樓寓日有感二首

千羽皇威在九天晏然揚越萬家烟魚龍傲海三
千砦樓櫓防倭二百年鐵市關非通米艦珠官池

虞虞徵集

東園卷之二

星

不入兵船一從內澳邀夷餉更有何人論守邊

星羅萬國漢興圖銅柱秋深草不枯異日尺書收
贊普幾人長戟破林胡蛟螭湧滄波轉豺虎縱
橫殺氣孤回首龍驤猶玉節戈船何事會番禺

金門歌送蘇叔大入京

君不見金門門交疏結構拱朱軒雲裏天垂丹鳳
關星前霞映紫微垣宮堦三殿當空起日華東照
明光裏雙莖露掌直南山片石虹橋臨渭水門開
宦署只罌恩搖佩鳴璫待詔時日虎持經夾同異

相梁受簡連歌詩蘇生珊瑚枝少小芙蓉鐔刀布

不肯齋自詣太常學蛾習春弦擁燭帷藏窺冬簡

扁芒閭千金狐裘五絲鞭一朝大笑長安樂于今

西北是長安驛樓官樹向桑乾驛驢蹢躅風鬚動

鵬鷺憑凌雪羽搏三千奏牘金門入深山高廬更

簪徽大官梁肉頻被賜尚方筆札行賞給建章驕

牙重櫟新混邪十萬將來臣漢庭莫晒酣歌客也

有東方諫獵人

漁家

虞虞徵集

東園卷之二

星

鷗鷺漁梁日晒翅漁翁喚婦煮江鰕忽見江頭酒

船至

寄遠曲答魏甫佳甫

君家兄弟名翩翩三張二陸相後先武邑華亭今
可繼一蹴已度驛驪前君在章曲江我在粵海邊
風萍一別二十年中間消息憑尺素魚腹鴈足時
不傳昨者書郵自大庾豫章急檣上橫嶺開緘贈
我雙琅玕寫寄離懷幾寒暑百花洲上始相逢憶
別湖烟更湖雨解歸曾過灌嬰城咫尺龍沙未停

嬋把臂無由一共君從此相思夢中語我歲垂八十若未及五旬我不可來君且住佳處秋月羅浮春會時權別時怨風萍何日重相見君莫似東飛伯勞西飛燕

山櫟篇贈子朋

谿通錦海流山珥黃岡麓壽櫟千春來鬱葱一嘉木樹且全天年豐灌蒼郊牧積霽遠嘯連茂樾脩林盡熙陽一以照扶疎布晨旭哲人志高蹈介居遂幽築松石帶屈蟠芝蘭互芬馥巖阿偃貞遯亭

陳虞部集

蓬園卷之二

望

青赤松遯前謁

議郎楊孚宅種洛陽松栢冬雪盈樹對客作涼風十二月蟪蛄鳴且悲中林折枯桑桐摧無留枝松栢在庭前昔從洛陽移蜚雪倏盈尺松栢流水漸南北風土殊動植各有宜淮水變江橋淚中無蜀葛羅浮瑋瑁絕燕地汶篁萎淪鎮集叢少况我南海湄君謂通神明誰奪造化司眴眴且適意

偶然君何疑

許靖於交州贈士燮

飛蓬落南秋飄飄從風移浮萍無定根微士寄清池伊余少艱窘馬磨匪足資遭逢預謀議衆覺股台司肘腋亂無象鴟欽盈路逵切怛慮苟寧揚豫紛流離吳人睨分鼎江左東舉旗屯險五七奔羅尉性命危漢地不可見風波渺何之行遺士府君交南挺雄姿佐命才不乏吳實占前綏吳芮率百粵實融保西陲秉節二霸上經學人倫師五嶺韓

陳虞部集

蓬園卷之二

吳

疆場百室存旅羈慶雲垂末景朝陽被光儀遊將濯蘭汜戢羽栖瑀枝薄隨扶搖征圖南以爲期

冬遊浮丘遲戴儀周李芳卿袁茂文三子

落葉蒼苔滿翠陀高樓爽氣晚來多蕭條方外唯丘壑酣暢尊前一嘯歌西昆鵬何處至東來車騎幾時過小山不用頻招隱知有幽情在薜蘿

芙蓉溪別業

開堂臨水裔一舫亦吾家岡隱疑華子溪迴似若邪榜人青柳樹權女碧蓮花莫問欽湖遊西風更

折麻

黃元生大西山房

藏室青冥裏雲霞縹緲間名高文苑傳書似道家
山泠水澄爲錦疎峰曲作環芝蘭庭下滿猶待謝
公還

送陳孔信遊燕趙

十載栖真七洞天出山裘馬忽翩翩客卿雙壁先
歸趙國士千金更入燕月照參差官樹合雲浮縹
渺宛城連秋風羽獵長楊館君去應誇盛漢年

歐虞部集

遠國卷之一

七

贈制府應城陳公

漢家授鉞詔封泥南極星高執法齊歌裏扶風劉
越石軍中盤馬虜征西千山臨徵將銘柱九命酬
勳待錫主嶺表衣冠前介壽兕觥萸菊爲公攜

送陳仲憲兄弟入京

漢京茂異滿容臺金馬門仍待詔開幾兄過都驪
駟色誰如入洛鴈行才二龍宛有千輿出雙壁新
從大趙來代有傳經今奏對知君家世冠中台

題離山圖寄張京兆

神武歸曾詔給苓離山真自遠冥冥衣冠世表高
陽里羔鴈人來大楚庭游處每占關氣紫書成猶
向嶽雲青金芝玉樹君家慶從此天南識歲星

蘇經佐南霍草堂

濂源曾過溢江曲瀟霍今移嶺海間月滿洞臺看
白雪雲開天柱賦青山鹿麋引子供游翫鷗鷺爲
家伴往還錦水花溪簾竹路柴門雖設不須關

懷胡元瑞

十載披榛共雅遊君詩正始見風流蘭陰山下船
船雨激水城邊歲歲秋知有諸編藏宛委自堪一
褐老滄洲兼葭不盡懷人意獨送飛鴻萬里樓

歐虞部集

遠國卷之二

宋

寄答區太史用孺

玉署追趨星佩垂看君綵筆冠當時校讎天祿然
藜近侍從甘泉聽漏運書去五年題璞滿夢隨雙
闕望平恩憑高縹緲風雲氣白髮青萍未可期

馬仲高鄭康明陳寅衷乘舟見訪

倒屣相看見面稀棹詩三度寄林扉卽中酒爲揚
雄載鏡裏船逢賀監歸津樹不堪頻欲別江鷗何

事忽羣飛殷勤縞帶君猶贈淺薄那能報紵衣

閨夕

踵息吾何有萬慮似陸沉雙溪流水定一榻白雲
深法縛寧言法心空不住心東應仍曉日容易散
層陰

春朝積雨小泊石壁渡口

泊宅春陰早蓬牕望轉遙溪蓀烟濯葉泥荻雨肥
苗蠅窺崖蜜鷄鵲候海潮夷猶吾進艇且緩木
蘭橈

歐虞部集

遠園卷之二

吳

雨夜紀夢作

二首

長安騎馬候晨雞風雪催班更早啼高枕十年容
倦客五更聽雨海樓西

細雨樓頭夜色寒天涯一夢似邯鄲醒來不問黃

梁熟起向梅花萬樹看

蔣明府父母受封

牛斗星光直北遙蓬萊宮闕鬱岵嶢竹冠賜爵來
丹陛石筍疏封下碧霄門自諸儒尊几杖家仍七
葉珥金貂已占卓令今方起何限忠勳答 聖朝

社會飲陳太守于喬宅賞海棠

海國花開錦石欄星橋火樹並畱歡紅霞夜向朱
簾落赤瑄春停翠袖看定惠院邊邇未醒沈香亭
上睡初殘使君絳帳如南郡不畏東風料峭寒
答梁彥國懷西樵見寄

天峯七十峙南禺尚憶清秋佩紫萸苔蘚石門窺
碑籀藤蘿烟壁上虛無曾攜居士青藜杖幾醉仙
人白玉壺君向名山懷舊隱可能高枕著潛夫
梁封君六十初度

歐虞部集

遠園卷之二

王

拜老初逢漢詔優正歡六袞海添籌管寧皂帽雖
深隱葛令丹砂不待求鍾鼎素封千樹橘江湖清
夢一沙鷗九苞今已飛雛鳳紫誥榮光在 帝州
鄧都運六十初度

簾卷朱霞拂翠蕤九如堂曉映祥曦山中桂樹初
歸客海上桃花正熟時十載鷓鴣朱紱貴千峰鸞
鶴白雲期琅璫一曲長生酒不羨商顏賦采芝
答朱孔陽早春見懷因寄胡孟弢王永叔

春草淒淒寄遠辭報械猶及雁歸時不堪顏范離

羣久儻見羊何共和之書去江陽看咫尺劒分斗
下憶雄雌重逢擬進溪頭艇滄海浮雲渺本期

胡元瑞朱孔陽同日書至聞吳參知明卿汪

司馬伯玉朱中丞秉器朱中尉用晦俱逝

把看尺素一霑衣朋舊中原日漸稀鄂郡雲愁黃
鶴去歛亭星暗白雞飛書藏郁木人何在丹熟笑
客客不歸一代風流今頓盡瑤琴何處寄音徽

答莆田陳秀才季狂

招隱高歌便一遊豈期乘興遠相求湖波尺鯉頻

鳳虞部集

蓮園卷之二

季

勞寄遵渚歸鴻不可留綿邘烟霞印竹杖滄江風
雨木蘭舟雙鉤已識交龍氣正及東南萬里秋

送賈太僕熙之赴留都

廣關北去望旌旂卿月遙看滿帝畿瑤水方明
周贄御昆池九逕漢驂駢玉花曉色三千入雲錦
秋風百萬飛白鼎門高天最近栢梁臺上待朱衣

都下贈言錄

同邑盧師孔達

贈李少芝

蛟門沈一貫

大學士

兔絲雖不屬托根仙苓場柔藤蜿蜒舉附喬亦自
長老松虬龍古小松鸞鳳翔龍鳳人九霄蜿蜒有
輝光短褐袖風塵之子懷珪璋但令藝九畹幽谷
豈不芳

五峰文伯仁

山人

贈言錄

靈芝本瑞草所生不擇地儲秀忽長成何曾有根
蒂嶺南李生稱少芝給役傭書善詩句恂恂渾似
不能言蹟沉驚鷺別無異聞人贊嘆亦不喜默默
低頭領其意吾聞古之避世者季布申徒無乃是
觀詩貌重惋惜心動神馳締深契牛衣人子亦
何人青萍結緣須品評要知異物非虛生芝平芝
乎寶連城

荆溪朱永年

知縣

禾黍秋風動天寒日暮村有客時乘月清風飆霜

言雄飛常抱屈失意向誰論恒爾終憔悴憐余久
避諠

其二

高才常不偶混迹久沈淪羽翼嗟摧屈昂藏悲莫
論龍蛇遭世路鴻伏傷朱門自附青雲香能酬白
璧恩

印正魁

園子生

之子嶺南俊風流世所稀多才憐白面混俗有青
衣詩卷乾坤在浮生歲月遠長吟懷古調爲我播

贈言錄

二

音徽

湯池吳邦治

山人

李生年復少眉宇照人清白托梅花主常懷芝草
盟臨池翻帖古學劍報恩輕邂逅多吟咏平原養
士名

蔣啟賢

江都庠生

南國詞章世所宗君今何幸亦登龍崑岡有玉皆
爲寶粵嶺無山不作峰宇宙何人知我輩風塵未
必老書傭少年正好開千卷莫學歌魚怨未逢

古邗許昌言寶應庠生

棲遜時稱屈才名已大家兩都驚麗藻五嶺毓英
華解劍分雷煥攜琴向伯牙淮南堪卜隱知爾愛
烟霞

讀李生集作此最之

天目徐中行江西左布政使

朱家何處得青衣廣柳車中似爾稀縱是傭書稱
下走終當斷席化雄飛能詩況在方回上戀主寧
言類士非萬一地餘名姓變蒼梧千騎自東歸

贈高錫

三

乙丑四月九日同諸君夜集省樓賞牡丹贈

李生作

郢中曾省吾大司空

不是平章宅丹葩接紫雲扶疎渾異態葳蕤自成
文色作金華似根從上苑分明珠出南海當夜共
氛氲

席上和李生賦明月

黎惟敬

草入高樓闕涼生翠袖寒清光將欲滿還共三人

看

吳約卿諱守御史

光搖越女扇涼入楚臣衣對酒不成醉誰能騎馬
歸

曾以三

茂陵消渴日狂客幾嘶杯佳句憐文史何當夜夜
來

李英

光分驄馬色彩散侍臣衣飛蓋還高曾西園客未
歸

贈高錫

四

初冬日吳侍御約卿黎秘書惟敬見過賞菊
因與李生聯句

曾省吾

花開逢上客李酒伴發清音吳剡水堪乘興黎高
齋共賞心曾

都下贈李少芝

西樵陸本仁山人

學劍嗟余晚傭書奈爾貧尊中燕市酒夢裏日南

春旅食從爲客長途莫問津不知滄海潤時復有窮鱗

崑崙王叔承 山人

百粵有靈異李生還好唵騷情余故劇離思爾何
深海樹嶺雲夕梅花明月心逢人乞詩句應是魂
黃金

始安張鳴鳳 順天府通判

吾觀古窮士不惜以身傭俯仰真無策名賢信可
從苦唵窺韻和將命向人恭且莫白頭慮春山今

贈言錄

五

正濃

吳門姚從周 醫官

李生年少好長吟都下賢豪意氣深燁燁紫芝凝
秀色蕭蕭修竹弄清音丰標漫擬誇南粵羈羽還
期振上林宇宙窮通應有自佇聆金石見初心

五嶽張仲華 山人

歲暮游燕市相逢盡旅中憐余雙髩白愛爾一囊
空對月霜初落談詩句亦工忘年諾知已不必計
窮通

沮吳管稗主 序班

偶向長安識李生探囊猶喜得陽春懸知闕下承
冠美短褐蕭蕭嶺外人

白鹿洪孝先 山人

矯矯憐風雛錦心著文縟儒林擅清芬詩壇騁珠
玉相逢燕市塵遐思洞庭曲公輔與同游終焉得
山告

見源黃一正 國子生

嶺表多才彥李生能好奇廚藏顧愷畫快有少陵
贈言錄

六

詩春雲分意氣秋月共容姿畱滯風塵早愁心空
自知

四明毛曾 山人

嶺南淹俊逸相與盡時髦筆底龍蛇古胸中議論
高新詩傳帝里舊酒憶江臯雅會知何日春風
醉碧桃

繼塘陳庠 山人

李子初荆識清修頗不羣坐中烟霧色筆下走龍
文燕市唯孤劍南山幾夕熏丈夫知大數一笑大

江濱

太一張 嘿山人

南海有逸士飄零真可悲直憐投暗壁何異處囊
雄夢裏梅花嶺愁中金屈卮嗟余未相識展冊寄
遐思

題芝林園送李生南歸

海方張 昂山人

鸞彼芝林秀丰姿獨羨君備書甘晦跡得句自超
群旅思燕臺月鄉心粵嶺雲別離無所贈蘭佩已

贈言錄

七

清芬

清涼書院逢李少芝

仲交盛時泰 應天府人

喜從江左挹清芬知是前身鸛鶴群繡句久因賁
客見玉霏今向竹堂聞樵青抵解看丹火便了空
能望白雲誰似海鷗多勝事只將牌板勒新文

長橋餞送李少芝還維揚即席對月聯句爲

別

曰門姚之喬 山人

明月滿長橋 姚 春風酒一瓢喜逢高士集 李 況有

美人邀歸思瓊花色 姚 離心玉柳條白雲回首處

李 芳草路迢迢 姚

廣陵酬別少芝

海方張 昂山人

送別煩高調憐君無限情蕪城秋夜月還聽紫簫
聲

秋日贈少芝還維揚

樵湖歐大章 山人

贈言錄

人

驅車重到廣陵城莫道江南尚請兵遙想隋堤楊
柳色微風披拂似相迎

送李生往維揚歐楨伯所

瑤石黎民表 秘書兼參

千里音書寄塞鴻挂帆明日是江東莫言執扇恩
情斷衰柳長堤入夢中

重到維揚逢李少芝

卮正魁

青山何處可容身總是天涯落魄人莫漫相逢怨

遲暮世途元自有風塵

廣陵送李少芝之光州

陸 昂 山人

長安一相見詩律爾能精
斷席寧同借傭書總匿
名雪消桐柏水花發洛陽城
白髮風塵異飄零念
陸生

五游郭 第 山人

君看馬首白雲生
嵩岳峰高夢裏情
欲采西來貝
多子他年與爾共吹笙

贈言錄

尤

其二

風流李善復能詩
東閣梅花酒一卮
無限別離君
解否陳蕃門客最相知

江東王叔承 山人

君不見衛青起自廝養卒
衆中獨有封侯骨
一朝
拜將尚公主功名回首驕平勃
賤賤反覆那可知
男兒但使風格奇
卽如文章爾難測
歐家童子能
新詩昔與歐生談
俠時此兒把酒垂青衣
詩成已
滿籍紳口見余旂旄猶含輝
東京李善豈汝祖不

然戀主何依依
一鞭又渡黃河去
珍重泥塗莫勿
遠君不見乾坤
巖嶽時不遭孔公
尚欲爲人御從
來幽隱名常易
又恐傭書聊自匿
俠心有日竟飛
飄歸向崑崙是磨勒

雲麓君弼 貢主

結束去翩翩
新詩復妙年
獨逢劉尹賞
轉見邨公
賢
孤騎漳河雪
雙鴻庚嶺天
西園賓客在
應得與
周旋

浮光除夕李少芝見過賦贈一律

贈言錄

江東吳守淮 山人

青山看歲暮
爾過重含情
劍藏雙龍氣
裝俱萬里
行杯盤還異
地鼓角滿荒
城莫漫窮途
哭堪憐對
發生

庚午秋日少芝捧崙山先生書自光州至京
口存問因作此送之

京口茅 濤 鎮江府庠生

天書珍重到江關
又逐風塵疋馬還
回首中原懸
落日一川秋色萬重山

讀少芝集賦贈一律

張儒心 光州廩生

詩仙江左著聲聞何事疎狂得御君南嶺香之侵
坐客百篇應句漫行雲逃名似爾應難比適趣還
誰更出群幾日花開春酒熟一尊重與細論文

李少芝英歐植伯青衣也馴雅能詩爲徐子
與猶賞予見而悅之賦此爲贈

汝南張九一 湖廣參議

擊筑人間有大名酒酣燕市不勝情漸離自抱陽

贈言錄

二

春曲流洛聊依宋子城

九州送少芝還嶺南

吳守淮

少年摘筆解論文竄跡儲書爾不群長路風塵誰
左席大河秋色劇中分詩題嶺嶠天邊鴈帆挂將
荆樹杪雲歸去梅花應有待可能尺牘一相聞

於貞吉王孫竹在亭同孔陽夜坐寄懷李生

少芝分得閑字體得七言律

陸 昌

竹裏幽亭一徑開每勞下榻卽遲迴風期況是初

寒夜星聚頻逢濁酒杯南國家家砧杵切中天處

處鴈聲哀談詩爲問傭書者佳句能追白雪才

分得燈字體得五言絕句

朱多炘 江藩

何來成聚首相與對寒燈說著吟詩使英才自李
陵

分得花字體得五言律

瀑泉朱多炘 江藩

贈言錄

三

亭竹暝樓鴉寒燈半吐花一尊還信宿明日各天

涯斷袖思如此青衣賦自嘉薄言如往恕不愧鄭

玄家

秋夜同詣子雅集城南樓因與少芝翫月分

韻得東字

歐大章

月曉樓頭起暮鐘何來今夕五城東酣歌擊筑心
俱切倚劍談天氣並雄砧杵萬家愁旅夢鬢毛一
夜感秋風青衫十載懸吾拙蹤跡空憐過鴈鴻

訪少芝溪上居題贈一首

吳郡陸 蜀山人

獨木橋邊白板扉，荔枝林遠近緣陰肥。
數椽斗室堪容膝，書罷何妨更採薇。

贈李生北上

歐大章

征帆朝發越江邊，離袂銷魂倍黯然。
後夜家鄉明月裏，不堪翹首白雲天。

讀李生集賦贈一絕

歐言錄

圭

匡南采拱榑 江藩

李生新句已翩翩，不比方回也自傳。
猶伴青衣供筆札，詞壇更見主人賢。

贈李生

貞漸朱多損 江藩

佳句翩翩指掌論，也知脫穎自平原。
窮來一灑鮫人泣，顆顆明珠爲報恩。

原柏吳 淮

白傳南游紀采真，玲瓏歌曲奏陽春。
丰神怪得瀟

如水元是梅花國裏人

別李少芝

朱多斯 江藩

落日還南浦，扁舟自五羊。
離情那可遣，岸岸是垂楊。

其二

飄零湖海日，俠氣汝何豪。
一自靈均後，誰人續楚騷。

賦得古劍贈李少芝 有房

歐言錄

古

少芝嶺南歐君典記室史也，善稱詩，鵲曆乙亥春，歐君起官博士，取道謁白岳，訪二三舊知，余因歐君得觀焉。異其服義，恂恂雅有士風，故以古劍擬之。賦詩爲贈，嗟夫世之貞夫逸士，砥行遵道，名湮沒而不稱者，可勝計哉！今少芝顧得馳聲譽薦紳名士間，夫非歐君之故歟。

二岳金 薦山人

攜來古劍，稟相看。錯鑲龍文土，尚癡向使鑄，非歐

冶子何能光逼斗牛寒

贈李少芝

東麓李

敏 山人

不學狂游諸少年蚤從歐冶鑄龍泉李君既得親
爲御孔氏當先願執鞭自信平生重然諾相應勛
業在祁連錦囊亦有新詩句正派旁流好並傳

南岳鄭應奎

山人

珠履何殊托孟嘗絕憐漢月傷文昌衿袷擊筑聲
堪壯短褐揮毫氣自揚賴有才華高庾嶺不妨落

贈言錄

二五

魄在臯耶祇今多少誇威鳳未必毛衣五色光

程太中

國子生

何物曾朱家能容廣柳車十年詩句老一見故人
賒禮數諸公借風塵壯士誇江流餘潤在朽是
生涯

新安逢李少芝

句餘王元象

山人

浮光分手五春秋忽漫相過憶舊游我自他鄉淹
歲月君今華藻擅神州家貧匱乏雙珠報知已安

能十日雷折柳慙慙聊把贈故人別思總悠悠

再入都下贈李少芝

卽正魁

相逢祇短褐何事入長安世難謀生拙恩深欲報
難東山閒蠟屐南海遲漁竿未了風塵債無須問
考槃

淡齋譚景伯

國子生

解題金井葡萄句會賦朱門竹馬章永矢此心隨
穎士時將片錦觀詩囊

贈言錄

二六

過繡佛齋贈李少芝

品畧田藝蘅

博士

何處訪幽棲禪關復向西花前曾把臂李下自成
蹊眉帶山人色詩分俠客題風塵空念爾馳馬五
河隄

問李生病

鄒佐卿

貢士

落葉初聞鴈薊門天氣清禪心逢惠遠秋色臥長
卿病起思鄉劇名緣問字成廣文官尚冷瘦得爾

房輕

酬李生病中只各

禪房此棲息寂寞傷青蓮一鴈時獨叫孤燈自可
憐空門親藥餌故國阻山川婉乏枚生賦令君起
霍然

問李少芝病于繡佛齋六韻

中州李

蔭 別和郎中

念爾經年病羈懷竟若何青春虛作伴白石漫興
詞詩草扶筇廢空華伏枕過乾坤同寄泊寤寐豈

贈言錄

七

滄沱短髮當顛擾屏顏攬鏡多文殊承佛旨曾否
問維摩

都下重陽前二日遇李少芝

吳興孫

榮 山人

翳滯無知已風塵有此傭千秋憐附驥五字解彫
龍白鴈將心遠黃花作意濃主人郎署老幾爲客
先容

寄贈少芝大雅

桐柏朱子厚

南陽府宗室

飛書迢遞薊門途雨雪黃河尺鯉徂一自崑崙客
汝傲遂令燕市重吾徒匣中龍劍堪爲寶海上蛟
人獨泣珠屈指冠軍麾下士一時旌鼓似君無
寄李少芝

湯谷方永叔

南陽府庠生

未識李生面相知獨姓名千秋詞賦客幾載林陵
城黑髮雪霜改青萍風雨生聞君重然諾應念薛
蘿情

早春得少芝詩卻寄

贈言錄

六

朱子厚

孤城初寄落梅春愁啟商歌讀更新絲筆鄒枚無
白雪布衣京洛有緇塵名從李泌稱居士恩許如
姬報主人鄴水風流應待汝何年握手對情親
都下送別少芝先生

蒲阪張循占

大名府通判

隱君蹤跡半堪疑似恐風塵上鹿皮客裏漸看雙
鬢老人間應許片名垂芳洲綠樹聊相送流水閒
雲不可思南去若過小史港須教李白更題詩

金陵送別少芝李君從歐處部還嶺南

華亭沈紹文 國子生

海門天濶片帆高，秋湧西風八月濤。
我向霜前心半折，爾歸菊下興偏豪。
劍餘俠氣干歐冶，囊有離歌傷楚騷。
千載聲名應自振，莫將蹤跡老江皋。

葉幹 山人

滿天難思海雲愁，把袂離情不可留。
鄉誼有懷勞絲筆，關門無計共青牛。
牙樯影浸江城月，杜若香傳水國秋。
莫向船頭歌浩蕩，有人長倚仲宣樓。

贈言錄

元

俞策 山人

浮沉聊溷世蹤跡，任披裘食豈隨鷄鶩。
名甘托馬牛，翻身歸舊谷。
舉手接浮丘，憑取烟霞具。
何山不可游。

謝陞 山人

家本長庚後，藏身不近名。
才堪懷穎宿，詩實受康成。
去去梅花興，勞勞草草情。
那堪翹首處，嶺上月初明。

楨伯先生舟中賦贈李生一首

蘭亭陶允宜 刑部郎中

歐公騷雅獨專門，任爾相隨細討論。
遂托家聲宗太白，不憑劍術擬崑崙。
崑崙官辭水部人，俱遠書在金陵語。
自溫一路江山堪載筆，重來名金王人尊。
李生自白下歸，隱賦贈一首。

白泉黎民襄 貢士

之子推英特，論才天寶餘。
豐蘭應有賦，禱机可無書。
世事悲塵劫，玄牘薄太虛。
昔人傳道處，明月滿精廬。

贈言錄

三

訪李少芝

良常黃應宸 庠生

蜀客遊梁返故廬，黃金詞買又當爐。
狂來白社詩千首，飲逐高陽酒百壺。
霜落鴈聲飛蕩漾，潮平寒色下繁蕪。
相看竟作羣羊侶，曾憶當年蔣大夫。
贈李少芝三首

伯輿黃積中 太學生

十年京洛重英雄，今日依然隱越東。
生計漁樵俱莫問，高情只在酒杯中。

奇才久慕李青蓮近得新詩喜共傳我亦海西會
授簡慙無一字和瑤篇

酒肆由來可避名醉鄉何處不陶情時人共道當
壚客文藻風流似長卿

中秋後三日少芝夜集小樓

黃應宸

待月南樓思不勝闌干倚遍海雲平光來不滅中
元色缺後還能分外明三徑悲秋惟宋玉四愁今
夜得張衡酒闌何處吹羌笛風送關山戶外橫

言錄

主

贈李少芝歷游歸隱

彥家吳伯禎

序生

海上仙翁鬢似銀生涯消索舊居貧遨遊南北衣
冠重隱遯烟巖歲月新入社可知詩罕敵延年只
與酒爲隣好期金谷催驗興占斷風流萬斛春

寄李少芝書

成安正家瑞

戊辰進士

前承佳章誦讀一過真親見七子之風而與之頡
頏者帶至惠陽覓刻苦無繕書及雕鏤精技坐此

不敢輕易同省數日卽束裝北上匆冗之甚不獲

走使邀足下話別嶺雲海樹至今悵然將往歷下

此中有邢公子愿近日詩壇名將當求序之于臨

清覽刊匠親督其工須俟便人寄覽耳足下倦游

久樂泉石量無四方之想儻一二年間便風吹過

齊中多買佳釀共醉于鱗白雪樓懸切懸切方今

海內知音如足下者果無幾人願惟愛重區區不

盡馳念丁未冬日家瑞手勒

言錄

主

敘李英詩

南海歐先生以詩名海內李生者李英也故以青衣給事先生又能學先生爲詩於是與歐先生游者識李生又稱李生詩自是李生有名藝林予亦從歐先生游識李生愛其詩故敘

而傳之李生字少芝亦南海人隆慶己巳夏六月望大岳山人卽正題



讀李生詩作此易之

朱家何處得青衣廣柳車中似爾稀縱是傭書稱下走終當斷席化雄飛能詩況在方回上戀主寧言穎士非萬一地餘名姓變蒼梧千騎自東歸蓋指昔人也若今日主翁又高出方回萬仞矣詎可便上之耶一笑一笑嘉靖乙丑九日天目山人題于嶠然堂中

集中七言律如九霄日暖山雲碧萬國春回海樹青可堪時序愁中過嶺外歸鴻只自聽暗數郵亭損客顏楓葉共飛遊子夢梅花不見故人

書萬里河山遊子夢中原涕淚故人心一片鄉心對落暉五言律如世事看年長生涯作客貧松偃苔能上山高日易沉猿聲千澗落雁字五峰過浮生海岳前烟散牕中樹涼生雨後天席上明月一首咄咄逼唐人矣卽此便當刮目可稱吳下阿蒙耶集中佳句殊多此特專車一骨耳豹見一斑粧窺半面殆謂此耶一笑一笑

天目山人湯書



李英詩

初去故園留別諸友

風煙一以別，把酒戀同遊。
人去江樓晚，帆飛海國秋。
青山馳遠夢，黃菊動離愁。
曾是滄洲客，能無念白鷗。

曉發五羊驛

舟發五羊城，西風無限情。
海雲開曙色，江鴈渡秋聲。
目極秦山遠，天低楚樹平。
柁樓回首處，萬里是王程。

李英詩

臨江趨陸過瑞州馬上晴望

合舟蕭水驛，程催過望西。
筠霽色開，一片鄉心幾
行淚。楚天無數鴈飛來。

過廬山宿東林寺

投策前朝寺，空門積雪多。
猿聲千澗落，雁字五峰過。
白社誰同醉，青山只自歌。
遠師能愛客，禪講夜如何。

登汝南城樓

漢江東去渺，烟波鷺鴨城。
邊思若何萬里崧，高不

堪望西來山色白雲多

初至燕京宿報國寺英上人禪房

驅馳萬里至燕關，下馬投居野寺間。
上界清都連北闕，中天禪院近西山。
仁聽齋磬逢僧話，暗數郵程損客顏。
此夜思鄉人更遠，天涯何處問刀環。

登樓懷友

故人何事各西東，萬里登高恨不同。
絕嶂浮雲連碣石，諸天佳氣滿華嵩。
長城驛路遙看處，故國蒼苔恨望中。
獨有歸心南海去，不堪斜日送征鴻。

李英詩

十月京師紀事

蕭關風急馬頻嘶，四塞河山動鼓鼙。
獨立高臺望烽火，胡笳多在薊門西。

送陳子南還

故人天上別相送，出雲間海樹藏官舍。
江帆過楚山，遠程隨雁去。
生計伴鷗閒，若到家庭日，對書顏早還。

寒夜懷羅岐

客舍清寒處，悠悠動所思。
故人經歲別，尺牘隔年

斯杯酒誰同醉梅花獨賦詩寥天鴻雁盡霜月夜
眠遲

夜過張氏諸子館

天涯同作客良晤每難期星聚逢今夕風流自一
時禁烟籠樹密海月到牕遲對酒吟芳景還憐碧
柳絲

席上賦得明月

光分驄馬色彩散侍臣衣飛蓋還高會西園客未
歸

長安早秋

清宵玉露下金溝草色淒淒倦倚樓鵲雲中雙
闕曉芙蓉天外萬山秋文園獨抱經年病杜曲誰
憐遠客愁此際不堪勞極目大江南北路悠悠

都下逢王宰三黃廷翰

憶昔肝江話別時天涯此會更何期夢歸滄海青
萍在書寄關河白雁遲萬里浮雲聊獨望三秋明
月正相思燕歌喜得懽今夕搔筆還堪一賦詩

王黃二子將有行期過訪客會

風塵倦客不勝悲把袂三秋問去期枕上不堪子

里夢尊前又賦四愁詩西風雁過華陽館北極霜

飄太液池金谷黃花還共賞天涯誰許便分離

中秋周氏園中沈氏諸子登臺玩月因話西

湖風景有作

清光搖動暮雲收竹下幽期此復留濁酒共看燕
市月新詩曾記洞庭秋江鄉只有餐霞興世路空
慚把劍遊回首錢唐心獨遠却令飛夢到滄州

歲暮旅懷

李夢詩

四

天涯留滯歲將除短髮蕭條嘆客居楓葉共飛遊
子夢梅花不見故人書雲浮關樹千山盡夕照江
烽萬里餘回首旗亭心更遠每看征馬一躊躇
雪後過訪林氏諸子因留飲

歲晏憐羈旅尋君過竹林梅花殘雪夜杯酒故人
心雅興迷宮樹雲愁斷塞砧相看能一醉誰復問
黃金

乙丑元日闕門瞻望

宮殿雪初消祥光滿聖朝千官駕鸞集百樂鳳

皇朝曉鵲樓珠櫺水花散玉橋中天回首處御輦
駕雲霄

送鄉友南還

翩翩旋旆去如飛獨立河梁對落暉皂帽不堪爲
客久青門頻送故人歸看雲經歲鄉書絕臨水傷
春樂事稀燕粵迢迢萬餘里塞鴻聽盡思依依
楊柳弄柔條綠陰蘼蘼城春盡落花深翠尊美爾能
雲臥書劍憐予尚陸沉萬里河山遊子夢中原涕
淚故人心別來握手知應早預想秋期在竹林

答黃悅可見寄

故人久別益淒其誰遣嗟卑慰所思丹鳳城頭不
堪望五陵春草滯歸期

夏日集毛山人館

消渴憐羈旅相逢意若何交情唯筆札歸計在烟
波桂玉慚書劍衣裳憶菱荷非才猶自愧難報鄧
人歌

送馬邦立南還

一片鄉心對落暉風塵去住兩相違自憐燕市長

爲客又向河梁送爾歸

贈管生

天涯誰骨肉歲月爾相親執手仍談藝交情不厭
貧倦遊三輔日長醉五陵春更擬滄洲隱持竿共
釣鱗

送畢國美之吉州

章江秋色早君去意如何二水青螺出千山紫氣
多登樓窺竹月把酒聽漁歌遠客題書尺還能念
詩蘿

詩蘿

詩蘿

秋夜同葉文信步月過劉汝賢高齋因望西

山作

秋風吹白露寒色滿皇都海樹浮雲盡江天明月
孤疎碁連北塞群鴈過西湖愛此滿涼夜黃金
醉無

中秋夜同陳張二子集篆子館中玩月

西山落葉滿長安把袂蕭條一倚闌霄漢月明雙
闕迴胡天風急九關寒望中邊塞烟塵淨笛裏梅
花道路難此夕尊前君且醉明年秋色共誰看

同李時芳遊六慧寺

幽期出郭不辭勞野寺雲邊共爾曹
白日西飛秦樹杳清秋南望楚天高
故國愁烽火客久中原有佩刀
莫動鄉心且醉風流誰道五陵豪

秋夜

秋風一夜度江干月滿西樓十二闌
金馬門前霜氣早白狼城北角聲殘
簫聲偏引江鄉夢裘帽翻憐客舍寒
萬里家山雲樹裏鴻書誰復念長安

秋思

曾是滄洲舊釣徒西風落魄寄江都
望中故國千山阻別後經年一字無
庾嶺烟霞秋思遠楚天風雨暮帆孤
誰憐飄泊他鄉客不爲江蓴滯五湖

九日旅懷寄舍弟

蕪城搖冶雁南飛陶令花開客未歸
荆樹堂前離別久芙蓉溪上信音稀
鄉關迢遞風烟異衣衾馳生事非
終日此心思問寢相得負米向庭闈

李英詩終

餐霞集序

明興以來嶺南之談詩執者首稱五先生嗣是隆世不乏人而不知其見逮梁北都公實私書惟敬歐虞部楨伯出與中原諸子並駕齊驅始得鳴于盛而嶺南之詩藉藉多時李英字少芝者歐先生同鄉產也穎悟夙成怡寄墳典家貧世以自資乃以青衣給多歐先生於是學先生為詩以先生宦遊北入燕登黃金之臺亦窺齊魯南浮江淮而詩名日盛

賢豪爭後先至前所出李英詩已增洛陽紙價及歸海上結廬賣酒有臨叩之風著當爐集第家愈貧而詩愈工益放浪水石笑傲煙蓑或紀興茲酬贈漫得成編名曰餐霞夫少芝之始也歐先生所是即為人庸保匿作而明月一詠嗟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則至所遊盡賢豪長者相結而風晨月夕對酒酣歌則旁若無人且沉深摶紆義不苟合陸空室蓬戶褐衣蔬食將終

至身而不辱即業論之待之可以
跨嶺表較中原追大曆上繼三百
篇而多為人又當自古人中求
之矣是為序

萬曆辛亥九日趙山人良仍幼

雲父題



聚霞霞集前序

士多藉雲輝霞錦以置身棘槐楓
柳間希借栖金樹次者乞步兵以圖
暢懷居終南而要捷徑屈指五之
二三別有特達磊砢之夫又抗志
埃塵之表朝呼夕吸有雲顥氣以

為龍虎牝牡長生藥視軒冕若舟
於朶顏剛者之儼無為愛之誠見
清廟犧牲何如無用樗櫟焚林齒象
孰與拔尾函禽其材具乎年存而
名終亦藉于世也吾鄉李君少
芝稽古積學負該雲器於困世

具莫不備竟以筆石倩歐虞郭
傭書附追風過都遍遊區宇既
得詩文雲蒸霞布輝炳燦燦金
人仰觀而駭觀者大都毀岳續之
精華飲陰陽之滌景乘氣化以
樂之暢舞雩歸詠晚歲成歌
名以餐霞志所步也間過華山
居幽卷帙示曰清為吾引之余
嘗師虞郭先生得至言少以之
子習其行事而察其所安因歎言
小可以喻大觀區斯知仁矣徐方伯
嘗諷之對席交姓望其千騎

東伯而李不肯為子與雲龍者
跡其心口所吞吐五內所韞藉固知
至情埃溼之氣終然多用至襟
衷彌子衛娘樊榭之耳李之豐
其天幸老於文錦犧牲齒象孰
軒輊是君侈之金樹奚益大倉
一米禁鼎一穢也茲所以論少之哉
能論少之則可與論餐霞集矣
皆

萬曆辛亥仲穉邑人何體性書



餐霞集

南海李英火芝若

丁未元旦

人世生如寄遨遊孰有神
火從天下土幾醉洛陽
春大壑今爲隱青霞適養真
朝元開鳳曆何以報
楓宸

人日遇鄭宗先晚酌賦別

桂林幽隱處十里過龍津
首聚星爲客萍逢日是
人行雲流水渺疎柳淡烟
新別去情難盡蒼茫雨
地春

訪蘇茂才文初

才華蘇仲子一見慰生平
雅洽尊常滿絃揮調轉
清蓮花方結社白雪幾同聲
念我貧猶老懸懸萬
古情

社日

燕自南來鴻北飛
田家社飲醉扶歸
月明水閣橫
吹笛風送梅花入翠微

酬陳子見

嶺海傳經客酬余招隱篇
剛冠初識面倒屣一談
玄萬目春山外探幽水竹邊
絲桐爲君奏明月滿
江天

花朝

深徑孩童鬪草忙
老人閒坐小茅堂
花紅柳綠芬
芳處蜂舞蜂狂過粉牆

訪何隱君其春

小阮高蹤幸識荆
龍吟劍合紋幽情春分海
燕從南至日暖江鴻盡北征
傲倪青山堪作賦相依白
社好齊盟尊前意氣求千古
難忝交期念李生

春江曲

持竿垂釣頂笠披簑
蘭舟桂櫂滄海烟波得魚沽
酒邀月謳歌蘆林深處食宿婆娑

西字韻

上巳追遊賞登臺望海
西粵山鍾秀氣才子集雲
霓修禊懷終古風先卽會稽
不禁飛興劇回首夕陽低

臺上卽事

春深花卉闌芳非日暖烟濃鏤翠微結伴流鶯鳴
舴艋逐羣游俠試羅衣沽來美酒尊同倒佩負蒼
龍劍欲飛萬里東風潮火漲滄浪逼漫釣魚磯

寒食訪潘茂才子科昆季書館夜坐同賦家
字韻

寒食楊花似雪花分題賡詠惠連家呼童好整匡
山石新火敲烹雨後茶

對雨

集

風雨蕭蕭江水寒釣魚不餌懶持竿朱絃古調焚
香奏滄海丹霞着興餐臺榭經春多秀氣人情處
世若波瀾光陰迅速難爲論天地山河快一觀
春日旅寓霍成章羊城酒館馬春元諸君見
過小酌因題鹽頭漫賦 二首

醉鄉深處柳如煙花落花開春可憐只爲風騷耽
市隱相逢都是酒中仙

飛來黃鶴舞蹁躚蹁躚鹽頭酒似泉憶我太公爲
飲者謫仙風雅至今傳

對妓

百歲光陰不久看人生幾度十分驪琵琶一曲顏
如玉月下花前勸酒乾

生日

虛度六十五春曾游燕趙咸秦所觀後史前史偏
憶今人古人

泛舟

滄洲浮小艇獨載我之身頭白心何老囊空道未
貧漁師隨日唱鷓鴣好逐時親不爲文王幸披裘把

釣綸

集

訪黃隱君元襄兄弟新居值雨晚宿

對雨論心夜聯牀荆樹堂耽玄投大隱取醉卽高
陽俠士顏如玉狂夫鸞似霜不妨同信宿蝶夢五
更長

訪李茂才瑞玉兄弟 二首

日出扶桑四望寬提筐跣足躡雲端山中採藥歸
當午又踏芒鞋訪二難

瓦窰橋下一茅堂函有鹽珠照乘光閉戶讀書無

俗慮蓬蒿三尺坐清涼

暮春遇盧達章諸君

武陵春暮返照西臺風搖蒼翠花落深堆羣儕取
會擊筑傳杯玄交道合不厭蒿萊

訪黃茂才伯守留飲偕迺兄弟同賦體得三

五七言

白鶴身白綸巾偶訪雲霄客偏憐 并人西池聚

首情何洽北海芳尊醉是真

李山人裕偉游金陵初歸趨訪留

李山人

五

浮江一葦秣陵歸萬里輕裝似 機下楊龍池開
舊社趨庭萊綵拜慈闈朱絃奏調知音少白雪揮
毫和者稀握手談交頻進酒沉酣猶自愧青衣

訪陳山人性偉 二首

三山山下碧江橫枉策丘 覓友生草榻芳尊驛
聚首浮雲疎雨不勝情

沙堤楊柳綠陰涼傾蓋華堂盪幾觴潮漲浮槎歸
路渺滿天離思度滄浪

留別周氏諸君子

津亭折贈柳條新挂席東風度海濱別後滄波遙
引望雙魚須寄鶴樓人

黃 舍伯輿將游太學 過小集偕迺兄弟

同賦林子韻

盟諾無論抵萬金楊花似雪 同吟百年會合依
蓮社一代風流在竹林白鹿賸翺霞作佩青萍共
舞酒頻斟知君欲奏甘泉賦 漢遙馳魏闕心

夏日園亭獨坐

簾捲憑闌夏日晴薜蘿深徑海雲平七絃奏罷扣

書

音火燕語鶯啼似友聲

書臥

婆娑小洞一漁翁竹院尋苔謝客對臥對三山并
五岳依然顧愷畫圖中

吳茂才彥家生日召飲偕談何胡諸君雅集

北園詩社

清溪流水平繞城邊夾岸垂楊繫客船初度喜逢河
朔飲高歌都是竹林賢交期雜黍輕千里玄契烟
霄重百年盛世羣才誇賦賦青春綵筆奏甘泉

初秋訪黎繼騰書館得天字

西林有勝緣行樂荷蒼天社會憐今日霞栖愧老年
芳尊余自醉白雪爾名傳况值新秋候高齋益
爽然

方隱君紹一招游芙蓉別業喜食菠羅蜜偕

何李諸君同賦玄字韻

高人修社會洞堅有良緣盆薦瓜如蜜尊開酒似
泉披襟仍索句揮塵談玄返照尋歸路滄潮一

泛船

舊集

七夕立秋曾良明見過

聖水烹山茗玄談啓石亭井梧飄一葉橋鵲度雙
星骨立肝心赤衣披爾戎節期驪聚首絲管夜
同聽

聞方長公入粵因承存念賦此寄懷

辭祿榮歸老夫閑居不但鏡爲湖問津乍別東
山隱入粵非貪合浦珠眼底滄波飄逆旅匣中寶
劍是昆吾江關紫氣勞瞻望獨倚闌干海月孤
早秋東趙山人幼雲兄弟

四面山光思有餘芙蓉江上世情疎坐揮絃韻驚
林鳥行把綸竿釣海魚散帙每看高士傳朱門肯
曳野人裾仙蹤鶴駕徒勞夢一夜西風吹草廬

壽歐季公

詩仙放逸曠青鸞伯季同登赤嶺壇如此身穿荷
葉服不妨頭戴竹皮冠餐霞別業長爲主繡佛幽
齋只佩蘭鵲髮蕭然偏樂道家徒四壁有琅玕

夢中游天台作

裹藥囊琴度嶺來乍辭滄海訪天台雲連邛杖能

舊集

人

扶我石引名山豈用媒古洞酒禪初下榻玉壺仙
女共登臺游魂彷彿漾茫茫起月浸桃花一櫂迴

送顧別駕整還姑蘇

佐郡承欽命炎荒有政聲祗因驚歲序難阻憶
鱸情地僻游偏倦官清裝自輕東山須早出國
計借長城

中秋翫月扁舟小集

叢桂花當發良宵月正圓旋沽卮店酒勝賞木蘭
船老志爲漁長鷗羣以我先秋江頻下釣盟好鄉

忘年

用韻酬慈山人君寵

水石橋邊隱逸人四時頭戴白綸巾修成竹徑方
爲社尋得桃源登避秦爾伴青霞偏愛僻我羣黃
鶴幸相親由來粵海多靈異老蚌遺珠席上珍

對劍

劍氣光芒射斗牛少年曾佩上幽州人龍去住八
千里猿鶴睽違二十秋拙計只今憑馬磨垂綸依
舊着羊裘西隱昨夜耽高枕夢斬樓關羯虜頭

集

九

山居

風餐水宿傲雲烟煉藥茅茨大壑邊羽客山僧爲
社好日中說法夜談玄

九日

老大登高陪火壯芒鞋荒徑步行遲酒闌人醉風
吹倒好似參軍落帽時

重陽後一日梁懷琮見過

搖落粵江東蒼茫夕照中黃花開令節白髮怯秋
風萬事吾何有一尊客與同青山勞極目高閣送

飛鴻

四會程三尹虞仲奉藩司委解料北上偶遇
羊城賦贈一首

薊北分攜三十年何期此會粵臺邊藏真洞壑
余拙爲政風流美爾賢萬仞峰頭占紫氣五層樓
上嘯青天飄搖旌旆難爲別嶺海寒威送使船

寄程光祿無過

光祿燕京舊有名銜恩逸出豫章城才華佐郡多
清灑指點西山放逸情飛夢終宵依劍舄登龍何

集

十

日慰生平楚天極首相思劇變鯉江遠寄聲

立冬客館病坐

羈旅立冬時淒風擗面吹病多絲髮短愁怯雪霜
欺人事煩如幻縱橫一似寒暄何足問天地總
無私

苦雨二首

旬日嚴冬雨行人各斷魂朔風吹粵嶠猶自掩柴
門

商祈千日晴農望四時雨要得萬姓矐天公猶難

處

小雪爐頭口占

蚤起茅簷挂酒旗生涯蕭瑟竟誰知當爐愧乏驚
人句游俠胡來索我詩幾口食貧猶色笑一身飽
繫謝桐絲籬花雪下閒將盡乍看江梅又發枝

雪夜賦酬周山人益泮諸弟姪見懷

小小茅亭住海邊朔風蕭颯水連天獨看瑞雪愁
難賦相對寒燈夜懶眠度嶺紛飛沙漠屬臨流欲
發剡溪船所思羣從幽栖僻日有霞餐不費錢

訪趙隱君裘卿

逸客閑居勝寒溪九曲深苦吟雙髻白傾益百年
心行樂堪杯酒清修在竹林釣竿隨所適烟艇五
湖陰

訪劉公子孟羽

濁世佳公子同餐粵嶠霞朔風吹木葉雪色點梅
花飄泊羊城客淹留剡曲槎放懷忘逆旅長醉不
思家

訪趙山人爾真

望之不盡滄江水餐得無窮絕嶠霞短褐逍遙長
獨往桃源深處訪君家

梁繼先召飲

夕陽停櫂錦崑隈新好招攜酌我杯叢菊花殘觀
賞罷登樓初賦雪中梅

冬日閒步龜山晚過虛白齋遇慧上人

尋幽扶竹杖徐步白雲端蠻語沉吟處山花帶笑
看逢僧披大衲拉我坐蒲團仰面觀天象青霞許
共餐

冬至夜坐

丈夫失志爲黃金採葦歸來返照臨食息苟存憑
短劍貧居如洗有孤琴篝燈永夜渾忘寐抱鄰疎
牕只謾吟長至寒梅花正發雪中清賞慰愁心

小除夕懷康茂才思衛

寂寞小年夜人龍不可羣堆牕多落葉繞徑有飛
雲鴈色江關起猿聲洞壑聞憐余貧病冗消渴獨
懷君

歲暮山中哭子

父存兒已死，有誰能不念身無後？堪憐死是歸西山時，日短而極夢魂飛大壑，餐霞處哀號坐翠微。

李商隱

二三

餐霞集題後

夫河納之際，滂濤之玄，幕而餐霞，羅騰大矯，建供高幽，數波其掾，石漱涼別香一段，東神楚靈鳳味，故或渡之，殷諄皆充，籍盲鳴過，昧並調山心，李英晚半咲，傲深得於此，故諸集亦外以餐霞名，曼編焉，余謂世味之可餐者，豈尋何獨於霞而取之？其濠濮間之想耶？其羲皇上之思邪？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矣。

龍江釣客康叔流書



龍江釣客

應游集序

余嘗中有歐虞部之李仁室英
者以青衣侍虞部游垂二十餘稔
邇江淮之會稽登泰岱俯黃河走
燕趙歷鄱陽彭越過梁楚以歸隨
所至每將景春心即事喜興訪古
登臨輒寵以詩凡若干首因名其稿應
游云李仁室者少儻志事好弄柔翰
尤工五七言近體詩獨喜酣暢俊逸自
拓洛陽所歷度其所自愉快者詩耳
其始有李英集序以賦明月傾長安
中諸貴人無不極口嘆賞繇是得名

日稿甚多洛間比之復有今集成者
言律或絕句或五言或七言或八言
或今丁未孟陬李仁室髮落種之乃
展其曩所游歷侍過余艸堂命觴半
酣因暖而前曰此嚮者侍游虞部主之
時所為者英坐平私自愉快者也李稿
二言并俯首聊以志英之游志游之詩
以此若昔之江淮會稽燕趙梁楚之墟
回首京洛寤寐河山不覺精神爽耶或
謂李仁室非蠅附虞部之烏能致子
累余謂非仁室之才又烏能榮門且
是以彼宏於稿甚之聲則以侍其所自愉

快則以詩若李記室之詩真可以償
其游鴈云

省

萬曆丁未仲夏蘊庵岳經佐父撰

潘王啓書

歷代集序

五

歷游集卷上

南海李英少芝君

三水晚泊

西風吹不息朔氣共蕭蕭樹暝投歸鳥溪深促去
橈漸聞鄉語異轉覺客程遙且飭漁燈宿寒江夜
聽潮

登飛來古寺山頂

峽山古寺倚青天殿閣嵒嵒紫翠連日暮薜蘿千
嶂合猿聲多在白雲邊

卷上

過韶州宿芙蓉驛

雙宿滄洲上離鄉已幾宵海風秋颭颭江月夜寥
寥歸夢青山遠城書白鳥遙誰知羈旅客終是戀
漁樵

吉州夜行

西風鳴櫓動輕鷗章水蕭條送客舟何處江南望
江北楚天明月夜悠悠

吉水道中

雨霽雨霽開河鴈影稀鄉書何處達歸夢逐雲

飛

壬戌除夕寓九江官舍

臘盡長途客官齋度此宵思鄉千里外歸夢九江
遙海樹春將到溪梅雪未消問程心更遠惆悵路
迢迢

江州元日

獻歲天涯賦獨醒東風旌旆滿津亭九霄日煖山
雲碧萬國春迴海樹青匡岳有懷頻倚劍江湖作
客卽浮萍可堪時序愁中過嶺外歸鴻只自聽

卷上

麻城大雪超光山

匹馬衝寒客未歸飄飄片雪滿山飛荒村古驛知
何處回首雲深鑠翠微

登真定城樓

高閣嵒嵒倚碧空漢關北望幾千重翩翩歸鴈西
山外又過春雲萬丈峰

初至燕京寓報國寺登思盧閣

寶殿凌霄錦繡中倚闌南望楚天空思鄉淚滿傷
春目鴉鵲飛飛路不窮

送胡了南還

江南春盡杏花殘，送客長亭欲別難。
握手分岐君萬里，帝城明月共誰看。

夏日漫興

炎天獨坐晝偏長，游子燕臺憶故鄉。
寂寞齋中誰共語，愁看雙燕話雕梁。

游鄭園

挾彈章臺路，開尊鄭谷邊。
看花隨曲澗，倚樹聽鳴蟬。
濁酒雲林下，浮生海岳前。
影纓何處客，猶詠

歷詩集

卷上

三

帝京篇

中秋對月

白露滴梧桐，秋聲滿太空。
賓朋金谷裏，歌舞玉樓中。
明月千家色，清尊幾處同。
那堪滄海客，猶自歎

飄蓬

秋曉漫興

長天萬里曉煙分，塞馬南飛度朔雲。
落葉淒淒寒色早，城頭悲角不堪聞。

送何少積還秦中

秋草正萋萋，秋雲逐馬蹄。
鄉心頻對酒，驛舍怕聞雞。
路隔千山遠，雲浮萬樹低。
題詩相憶處，回首玉門西。

九日登宣武門樓

九日周南客，千山薊北樓。
高雲扶殿出，紫氣抱城流。
海樹含斜日，關門送晚秋。
不堪風景異，吟望思悠悠。

十月京師紀事

朔氣蕭蕭落木聲，邊庭飛檄到秦京。
將軍轉戰天

歷詩集

卷二

四

山北萬里胡塵一掃平

客至

旅館初春夕，天涯上客杯。
梅花開欲盡，騎馬幾時來。

雪夜懷黎國輝

空齋飛雪夜，愁思共紛紛。
魯酒那堪醉，邊笳不可聞。
雲寒迷月色，風急斷鴻羣。
寂寞同爲客，裁詩二寄君。

甲子元日曉望

長空耿耿斷鴻聲曉日春風滿 帝城沙漠浮雲
千樹欽薊門積雪萬家明他鄉客舍南歸夢故園
親庭北望情自笑誰如班定遠備書猶得就功名
上元日遊西苑有作

冉冉春聲度綺羅相隨行樂意如何花開上苑東
風早日落中原北鴈多煙煖晴光浮碣石雪消漸
水下潯沱建章燈火誰能賦惟與都人擊壤歌
立春夜對月懷李時芳

門掩琴書靜懷君對月明煙雲開暝色鴻雁落春

聲獨夜多愁思清尊少客情燕歌吟望處空復旅

魂驚

十六夜同黎國輝過集李時芳館得開字

長安明月綵雲堆絲管東風幾度來燕旬雪晴三
輔曉薊門春動百花開胡姬市酒連宵醉蠻語聯
詩豈論才交在一時豪俠地貂裘忘却在天臺

送陳子問之汴梁

薊北論交日相看意氣深驅車千里別把袂百年
心草色連長道鶯聲滿上林憐君睢水去明月共

誰吟

送黃世達還潭城

濟南君又去分手 帝城邊東海秦雲盡西山薊
雪連玉鞍馳驛路金柳拂江煙一別成千里芳春
思黯然

春日卧病有作

芳春將已半猶自掩山房雨過流塵淨燈懸暗壁
光苦吟雙客髯久病一禪床明日新晴好尋花向
草堂

遊西山經玉泉池望西湖

卷上

六

野外塵氛絕諸天望不迷溪深春日淡煙重綠楊
低石壁僧同賦山園鳥自啼扁舟乘興地誰共泛
湖西

香山寺

古寺名山上長歌且漫游夕崑迴照入春壑斷冰
流遠鴈翩翩過殘霞片片浮五雲回首處佳氣滿

皇州

碧雲寺

古刹何年啓禪堂倚碧霄烟深千樹密雲斷衆峰遙客過聞山磬僧來候石橋何當塵世隔丹臺路迢迢

宿金山寺

高齋何寂寂梵落半空聲蘿月窺禪榻松膠慰客情冰霜千澗合鐘磬一溪清勝賞渾忘寐長廊只獨行

游弘法寺

久客滯燕州時尋寶地遊幽棲隨鳥入徙倚聽泉流

唐詩集

卷上

中

流林樹籠禪閣煙霞繞佛樓高僧同一笑何異虎溪頭

送陳子之閩中

都門頻送別此別更躊躇閩海諸天盡燕山萬里餘鶯聲情不斷春色意何如後夜能相憶殷勤一寄書

旅館初度書懷

三月今將半韶光轉眼頻飄零悲短劍意氣竟何入世事看年長生涯作客貧鶯花會幾醉又過一

帝城春

送黎悅勤之嘉興

結束向南州江城暑氣收山連吳會郡溪送越來舟烟柳藏官道江鴨伴客遊西湖知有賦應寄勸門秋

同吳子福訪黃山人不遇

步屨城隅路相期一訪君竹迷深徑轉鳥向隔溪聞石磴連蒼蘚柴門掩白雲亦知非避世何事去人羣

唐詩集

卷上

人

夏日游永光寺

石徑經行處禪堂愛客吟殘花含雨落新竹入園深松偃苔能上山高日易沉僧來同把袂半偈去塵心

夏夜對月懷吳子福

山房虛慮絕寂寞亦堪憐明月高樓笛青燭獨夜眠砧聲連漢苑竹色淡江烟竟夕難成賦懷君益潏然

喜雨

忽聞雷雨至蕭索暗飛聲風急搖秦樹雲深護漢
京樓前千嶂合天際百泉鳴願慙漁樵計滄浪無
限情

伏日臥病書事

伏枕天涯病未消鄉心千里夢迢迢一簾疎雨春
花盡深鎖柴門臥寂寥

送蒙士賢游泰山

三首

病裏憶行蹤征車不可從知君回首處天上二茅

龍

歷漢集

卷上

九

日觀聞山鐘風煙幾萬重飛僊如可覓眞躡白雲
蹤
爾去歸何日烟霞意氣同爲余談勝事秋色萬山
中

寄黃國鉞

津亭一別阻雲霄萬里關河白鴈遙世事紛然無
可道江鄉祇自憶漁樵

送蒙士湛之繁昌

匹馬蕭蕭度漢關孤城獨眺謝公山蒨門秋色期

君賦客路風烟早策還

鷺峰寺避暑晚過水塘菴

珠林行樂地乘興一追攀曲水通諸沼浮雲斷九
關銜杯吟白雪說法問青山莫向風塵客影纓看
往還

游周園

垂楊一徑轉徐步到城邊煙散窓中樹涼生雨後
天筆牀封積蘚石磴瀉鳴泉回首高臺上秋山更
可憐

歷漢集

卷上

十

客舍秋懷

天涯長作客搖落又逢秋寶劍丹心苦朱顏玉鏡
愁片雲飛大澤尺牘阻滄洲書角邊聲急西風獨
倚樓

九日時芳櫺酒邀集國輝館賞菊

憐君一尊酒把袂故人家況是他鄉客同看九日
花輕煙迷遠樹孤鴈度殘霞回首千山外長城起
暮笳

重陽後一日庭前對菊因寄舍弟

重陽又一日客子尚天涯
大被連年別東籬幾度
花浮雲飛大漠征鴈去
長沙欲寄江南信何時可
到家

重陽後二日出游善果寺因寄鄉友

梵宇何寥聞西風野客遊青山
當落日黃菊過深秋
把酒曾開徑思卿獨上樓懷君心更遠落葉送離愁

宿歸義寺

明月滿珠林僧談夜已深
雖云車馬地獨有薜蘿

卷上

心客枕能高卧禪房寄短吟
風流蓮社在陶令許招尋

金門瞻望

幽燕直北是皇州寶殿遙瞻御氣浮
五色雲中秦樹暝九重天上漢宮秋
霜清象列金門裏日出鴉翻紫閣頭
歌頌太平慙草莽不知何以奏宸旒

送客之江南

江南千里道君去驛途勞山通關樹暗雲盡楚天

高秋風吹客騎朔雪滿征袍
自憐經歲月何處望亭阜

晚登昆盧閣

上方高閣倚青天閣闔雲中紫氣連
萬里關河吹角裏幾家砧杵亂鴻邊
庭前祇樹飛秋葉竹外寒山起夕烟
把酒不堪人已遠粵南燕北思綿綿
久至日游天壇李道士館

香煙縹緲絕塵氛仙院欣逢羽客羣
雪色乍迷三徑轉鶯聲多傍九霄聞
書迴玉殿傳青雀齋罷松

卷上

卷上

卷上

曉掩白雲此日南郊紛侍從長楊誰奏馬卿文

送姚子才還金陵

匹馬出皇州燕歌不可留相攜憐楚壁贈別惜
吳鉤旅食三秋夢鄉書萬里愁看君衝雪去獨自
下西樓

贈張文學汝成

爾本雲霄客余慙草莽人風塵悲短劍意氣惜芳
春綠髮新詩早青燈舊業貧甘泉誇獻賦應繼漢
詞臣

雪中過靈濟宮訪黃山人因留酌齋中賦此
幽棲堪避俗步履好追攀雪裏開孤徑城中見五
山鳥聲迷竹浦寒色掩松關共賞新豐酒陶然一
醉還

贈李少成

薊城風土異冰雪又將春旅食鄉同遠泥塗客共
貧交游誰意氣兄弟爾情親白璧輕相贈何能報
主人

寓西長客舍對雪有懷

唐詩集

卷上

七

江城一望雪漫漫楊柳蕭疎萬戶寒玉樹祥雲飛
太液金莖佳氣滿長安飄零三徑今虛遠流落孤
懷強自驩却憶舊游溪上客此時開閣正憑闌
送張汝成歸省 三首

邊城雪後歲將殘張翰思歸不可攀此去驛樓今
夜月相思空望太行山

東歸美爾去承顏送別長亭忍獨還到日故園多
樂事應憐王粲滯江關

題詩吟眺白雲間昔日緇塵憔悴顏上苑鶯聲期

爾賦乘春須早入燕關

除夕同龐景元過飲李時芳館時景元將歸
竹林行樂且相親雪滿河山莫問津邸裏共驩除
夕酒燈前俱是異鄉人世情曲折交游在客况蕭
條歲月新却羨梅花千萬樹天涯明日又逢春

人日

風塵悲獨客飄泊忽三年多病逢人日歸心度楚
天暝雲千樹失殘雪萬峰連極目長安道春江思
渺然

唐詩集

卷上

七

春日道院詠雪

臘盡梅初發春光鬱未開六花飛漢苑三白滿蓬
萊天濶銀成海山高玉作臺蹇驢猶索句孤眺思
悠哉

送龐景元南還

九陌晴明積雪光郵亭南望路偏長謾將書札投
征騎愁把梅花憶故鄉燕甸浮雲垂碣石楚天歸
鴈度衡陽那堪芳草三春別握手何時慰斷腸
元夜旅懷東園輝時芳

客中憐此夕燈火自相親
梅柳故鄉夢風煙上國
春年深容易老道在豈言貧
爲問青山約相將寄此身

寄倫惟伯黃悅可

江樓一以別書札若爲傳
滄海空相憶細塵只自憐
鄉愁三徑月歸計五湖天
把釣烟村晚漁歌取醉眠

張汝成白東魯至過訪邸中 二首

下馬長安道相逢慰所思
可憐雞黍約不負竹林

歷漢集

卷上

五

期世態看今日春光正此時
子雲方寂寞三徑莫來遲

隣君東岳至把袂值三春
上苑鶯聲動千門柳色新
江關題紫氣邊塞淨烽塵
斗酒那辭醉論交有故人

春日訪客隆福寺

萬里春迴漢苑西禪林獨步訪幽棲
雪消石磴流漸急雲盡柴門落日低
歸鴈每從南浦見新鶯多在
上林啼清尊且約尋芳去匹馬西山路不迷

送黎國輝南還

燕市浮沉日論交獨有君此時
一爲別何日復同羣
嫩柳已堪折新鶯不可聞
天涯歸去好敢怨路岐分

送鄒子南還 二首

燕山晴色照千門朔塞春鴻度
禁垣此際送君江上路
翻教芳草怨王孫

郊門餞別一尊殘萬里春山馬上看
憶爾音書兩行淚莫因歸鴈寄長安

歷漢集

卷上

六

次韻酬倫惟伯見懷

多年萍迹自浮沉江海空馳萬里心
九陌繁花春夢裏五湖青草暮天陰
懷君寂寞難成賦撫景蕭條漫抱琴
欲寄尺書緘別恨新鶯偏似故園音

答黃悅可見寄

日南天盡粵王臺猶得飛書遠寄來
何事關山八千里暮雲春樹思悠哉

暮春有懷 二首

九關北望淨風塵碧草萋萋柳色新
却愧文園猶

卧病落花飛雨怨殘春

天南天北暮春時徙倚空憐御柳絲雲掩碧苔人
寂寂數聲啼鳥在高枝

廣德寺觀牡丹

徑轉西園窈窕通尋芳步履到禪宮池邊風卷千
絲密檻外煙籠萬片紅上界香飄雙樹側曲江春
在一亭中松門不厭緇塵客騎馬攜壺興未窮

雨後過集徐氏諸子館

海內論心少塵中孰愛才可堪風雨後能過竹林
來去住憐孤劍飄零且一杯長安留滯客懷抱待
君開

懷區邦教

客裏悲生事蕭條獨倚闌片霞垂碣石斜日下桑
乾紫塞檄書少青樓歌舞殘懷君不可見空向白
雲看

泣秋

千山當落日一葉又驚秋未解相如病猶增宋玉
愁行藏羞短髮漁釣憶滄洲何事長爲客西風獨

倚樓

送友人南歸

登樓萬里望鄉關倦翼江南不可攀易水寒波飄
木葉楚天秋色滿河山城邊征鴈千群起驛外歸
人一騎還獨客此心君不見風塵何以慰愁顏

出京路河別吳子福

東風吹曉日春水下江湖潞渚勞君送燕山別夢
孤輕煙籠翠柳細雨灑平蕪解纜飄然去前期萬
里途

登岱

岱宗猶有漢雲封瑤草金芝事事空萬樹蒼蒼丹
壑裏諸峰迢遞碧霞中雙龍尚見秦關氣足馬頻
嘶越觀峰自笑登高不能賦古松蒼栢思何窮

日觀峰

巔屹萬里岳雲長日觀峰前接大荒獨立丹崖勞
極目不知何處是扶桑

過曲阜關里謁孔廟

關里振衣地中天紫氣舒白麟草莽客幸禮聖

人居道在千秋日功成六籍書金絲猶可聽俯仰
意何如

立春日渡江過濠梁

落日滿濠梁中原路已長
暝雲通泗水歸雁度瀟湘
柳色爭春發梅花滿路香
南行家漸近登閣見江鄉

春日登五羊城樓眺望因寄溪上友人

翩翩歸鴈過扶胥獨客登樓俯大虛
漲海波聲天外盡平原烟色柳中疎
浮雲越雋千峰迴霸氣秦

唐詩集

卷上

本

開萬里餘却憶故人南海上相將騎鹿訪茅廬

丙寅二月新婚有作

却喜佳期至東風柳色新
深杯銀燭夜明月洞房春
夢寐千秋事驅馳百感身
起看天地裏問寢在茲辰

題醉姝圖

玉壺春酒映顏紅翠黛青鬟柳色中
何事有人扶不起醉來無力倚東風

端午同友人泛舟游太通寺

中夏值端陽來游曲水旁
落霞侵殿閣芳草過林塘
競渡歌聲亂開尊客思長
陶然同一醉明月在滄浪

七夕

月殿桂香飄雙星渡鵲橋
佳期憐此夕分手恨明朝
機杼丹心苦烟波涕淚遙
百年悵靈匹懷抱幾時消

月夜同歐黃諸詞客集城南樓得涼字

江城明月夜幽賞思偏長
笛弄梅花落尊開竹葉香
淡雲籠樹色荒徑散秋涼
好覓漁樵去扁舟賦水鄉

唐詩集

卷上

辛

中秋江村卽事

水鄉

中秋江村卽事

鴻鴈南來急秋高萬木殘
一輪明月滿況在故園
看滄海驚烽燧烟霞失釣竿
終宵把長劍江色不勝寒

秋日山中寄懷燕京諸友

關河遙望五雲長巾舄翩翩劍氣光
萬里青天飛紫霧幾家紅樹散秋霜
霜餘蘭茝垂丹壑憶商風

塵在異鄉此際南來燕塞鴈可無書札寄山房

月夜同歐黃閣諸詞客雅集

蕭蕭朔氣滿江津明月西園集上賓白眼相看雙
劍合清尊潦倒片心真望中海樹飄紅葉江上秋
霜莽白蘋却羨芙蓉煙水色可堪攜手共垂綸

初冬至凌江旅寓同何尚錫鄭建弘何尚禎

丘朝仰黃汝良月夜宴集

短褐西風愧旅遊高歌一曲斂淹留異鄉尊酒論
心夜明月天涯作客秋驛路凌江雙水合望中庾

嶺片

卷上

主

嶺片雲浮明朝又是梅關別匹馬斜陽處處愁

橫浦驛別梁景懷何尚賢歐允亮

萍梗飄零笑此身十年羈思不堪陳誰知南北章
江水又向河橋別故人

臨江道中遇鄉友

孤蓬千里外淦上喜逢君傾蓋憐羈旅開尊醉白
雲心馳章水遠路入楚江分共是飄零客秋聲不
可聞

冬夜旅泊南星

撫劍悲行役看山計去程鴈飛滄海月客問豫章
城樹色蒼烟出秋聲畫角生關河不可望千里若
爲情

發南康時陽湖阻風

西風湖口歎零獨倚篷牕思渺冥一望秋濤千
里色青山何處是宮亭

過留都訪何尚爵客館

萬里飄蓬歎異鄉故人握手慰愁腸登樓共醉金
陵酒擊楫還衝楚澤霜目斷江城秋樹迴心馳淮

海暮

卷上

主

海暮天長別來勿謂關山阻待爾鴻書遠寄將

金陵旅夜

青山何處可堪留雙屐重來白下游蕭瑟西風吹
客髩娑娑明月滿江樓玉簫斷續秦淮曲画角淒
清漢苑秋湖海萍蹤人又遠尺書誰更問刀頭

送羅汝續南還

把袂離杯惜共傳君家白髮最堪憐漫游湖海三
千里旅食風霜二十年明月心期滄浦上白雲家
在粵江邊淒淒又向維揚別落木寒波送客船

送傅應秋南歸

洪湖還家我獨留，覽時尊酒共登樓。舟行南國江暮帆，桂西風萬里秋。歲序飄零憐越鳥，天涯去住惜吳鉤。可堪相見仍相別，水遠山長寄我愁。

雪夜寄懷溪上友人

二首

高閣寒江獨眺長，天征鴈孤飛故人千里難見客。千三冬未歸。

一見樓前雪色因，思溪上梅花滄海憐。余作客何時共爾餐霞。

卷上

雪上

圭

雪中送別黃氏諸子北上

二首

送君北上黃金臺，淮水征航曉日開。今夜飄零何處泊，竹西亭畔笛聲哀。

江淮飛雪滿河東，爾去長安賦漢宮。到日西山春正好，高樓明月醉東風。

揚州丙寅除夕

歲月催雙鬢，浮生又一年。鄉關渺何處，書劍益淒然。雪積千山暝，雲深萬樹連。憑高仍引望，離思滿江天。

春日游上方寺訪竹塘上人禪房

四首

步屨尋江路，隨緣到上方。日高丹鷲嶺，心遠白雲鄉。草樹含芳潤，風煙接混茫。隋家堤畔柳，春浪汴渠長。

披雲游古剎，開偈欲棲禪。共倚梅花閣，因翻貝葉篇。青霞吾道在，丹壑此心懸。何事勞形役，塵蹤只自憐。

春草正芳菲，禪關隱翠微。古堂僧定後，荒徑客來稀。煙散千山遠，江空一鳥飛。坐聽鐘磬晚，雙樹思依依。

依依

卷上

詩

徙倚蜀岡邊，探奇思激然。看碑尋古井，揮麈賦新篇。野寺多逢客，山家有勝緣。倘成蓮社約，何異虎溪前。

泰州光孝寺留別法輪上人

十年萍迹歎浮沉，此際因憐靜者心。明月獨堪裁薜荔，白雲猶自戀衣簪。簾鐘隱隱千峰碧，高閣重重萬樹深。別去江淮清夢遠，他時書札復相尋。友人何干參自嶺南北，上過廣陵訪余客邸。

共宿十夕而別因賦此爲贈

廣陵驛下大江干誰遣西來十日驪落魄憐余羈
楚甸連翩送爾入長安分鑣自覺酣歌少仗劍休
嗟行路難到日快遊多樂事上林秋色月中看

中秋

千家疎柳送鳴蟬秋霽長空月正圓山勢北連平
楚外海門東望片帆前坐聞戍角臨城起愁聽鄰
砧閉閣眠借問淮南叢桂樹何人還賦小山篇

秋興二首

卷一

重

邗江秋色對躊躇五嶽年來憶著書多病已拋滄
海釣窮愁惟問白雲居掩牕有夢頻成蝶彈劍高
歌不爲魚強欲解嘲君莫笑寂寥半似草玄廬

兵戈世路感離憂

有外時
有兵變

江國誰憐遠客愁談笑

便能投筆去功名寧負抱書游疎砧城郭家家月
落葉籬門樹樹秋莫向淮陰吊韓信漢庭元不吝

對侯

尋逖樓遂登平山堂

隋家東郭汴渠流錦纜牙樯向北游玉殿淒涼舊

火夕丹楓搖落石鯨秋塞鴻南度經吳苑淮水西
來下楚州莫向池邊歌九曲暮鴉啼處使人愁

游大明寺

平山堂在蜀岡邊松下清冷第五泉梵宇鐘聲千
嶺落江門秋色片帆懸題詩舊社人何處揮塵高
齋客共禪更欲與君期出世歸心多在白雲天

送余沈二春元赴進士舉

四明才子最風流雙壁開函萬里秋落日悲歌辭
易水青春獻賦上瀛洲雲浮五色聽臚唱花簇千

卷一

美

門策馬游正及聖朝新氣象追趨東觀侍宸
旒

贈許秀才

之子江淮彥高歌俠氣雄孤燈懸雪屋雙翮待秋
風木食慙余拙荷衣得爾同邗溝一長嘯離合感
飄蓬

金陵春日雨後同盛姚諸君子出游城南諸

寺遂登雨花臺

梅岡新霽後猶似雨花年說法空山頂齋心繡佛

前江邊六代寺城上五雲天欲賦長干柳蒼茫起夕煙

過姚洪鹽市隱園

中林一歸客行樂在茅茨水石今爲主烟蘿舊有期草玄芸滿徑舉白月臨池莫與公榮飲春山爽氣時

訪無着上人因題青蓮宇

東林池水淨何許種青蓮精舍開三徑幽期駐七賢經行明月下跌坐薜蘿前我亦尋支遁樞衣一

訪禪

戊辰二月自金陵過京口遇雪有作

飄飄何處客乍別鳳凰臺爲憶三山勝寧辭百里來夕帆過海樹春雪點江梅卽此堪乘興猶如訪戴逵

游金山寺

久憶名山勝春風泛艇游巨濤吞寶刹朗月湧江流啼鳥窺禪誦飛花過石樓上方鐘磬晚天樂起峰頭

游甘露寺

甘露何年降儼然古佛堂老僧不說法童子自焚香大地慈雲合諸天慧日長一庵藏海岳空憶米家在

游焦山因謁漢隱君祠

冥心歸淨域幽賞且高歌泉石留人處煙霞奈爾何諸天開福地落日滿滄波爲訪焦君隱春深長薜蘿

初秋登迷樓

迷樓集

卷上

天

倦客開山萬里通清尊頻爲故人招因憐芳歲留蓬髻又見秋風到柳條淮水北來天渺渺岷岡西上雨瀟瀟隋堤舊是官河路莫向高樓怨玉簫

思家曲

四首

鄉關迢遞樹重重尚隔巫山十二峰夢去不知江上路滿天秋色散芙蓉

愁來雙髻似潘郎尺素無由寄孟光獨向高樓看破鏡夜寒猶自照西廊
飄零何處問刀環回首羅浮霄漢間莫似寶家頻

織錦秋風西寄望夫山

關于十二月如霜玉笛淒清客斷腸莫把彩毫寫
新恨只愁無鴈到衡陽

酬姑蘇張太學見贈

江湖落魄獨憐予鐵硯生涯自索居入洛幸逢張
太史游邛今見馬相如清秋淮海看停轡舊隱吳
門憶著書良晤不堪仍賦別白雲東望一躊躇

暮秋廣陵驛下送別王氏兄弟南歸

關河此別思依依淮甸秋高落木稀南國驚看魚
雁集

書上

走

鴈杳西風愁送鵲鴿飛千行衰柳籠寒色一片征
帆向夕暉知是故園花滿徑應憐客子未同歸

遊集卷下

南海李英少芝著

泗水驛樓晚眺

策馬淮西路飄飄作遠游關山頻擊柝疲病獨登樓
河繞龜峰出天連泗水流不堪羈客思吹角送殘秋

小除夕寓濠梁官舍對雪

奔走過殘臘辭家似管寧淮淝天共遠風雪路重經
萬國會王會中原一客星此時無斗酒何以慰飄零

卷下

暮春泛舟游玄湖二首

郭外玄湖勝風光欲暮春扁舟聊寄興泉石偶相親
萬柳飄絲密千營轉曲頻滄浪還指點烟景與游人

暮春泛舟游玄湖二首

郭外玄湖勝風光欲暮春扁舟聊寄興泉石偶相親
萬柳飄絲密千營轉曲頻滄浪還指點烟景與游人

行行三徑曲采秀繞湖濱山鳥能迎客潭魚不避人
綠蘋依水淨紅蕖裊烟新半醉淮西酒浮沉又

一春

贈新蔡張山人賦得書字

贈新蔡張山人賦得書字

汝南天下士龍卧意何如玉樹春偏長金尊夜不虛
持竿桐柏水問字竹林居狂客思瓊玖君能一報書

伏日同吳虎臣諸君避暑玄湖

海燕飛飛西復東幾人釣艇石湖中天邊珠樹三峰白
鏡裏荷花六月紅落羽獨憐游洛客問奇時傍濯園翁煙霞處處堪招隱誰道淮南有桂叢

濱上釣魚得四十九枚戲成小詩

偶結西河叟朝朝駐水濱誰知麋鹿性還與白鷗親
草伏情偏劇風餐歲更貧因思游北固曾作釣鱸人

卷下

寄鄒山人長孺

昨見淮南使知君近著書隱同稽叔夜游似馬相如
芳歲銜杯過浮名與世疎堪憐留滯客汝水憶烹魚

寄鄒山人長孺

昨見淮南使知君近著書隱同稽叔夜游似馬相如
芳歲銜杯過浮名與世疎堪憐留滯客汝水憶烹魚

聞陸秀才無從游武夷山賦寄二首

南征聞爾武夷游藥裏琴囊一葉舟此去曾孫迎太姥
幔亭車馬莫淹留

吳鉤萬里英雄飛海內才名自陸機大隱屏前攬
秋色七閩詞賦益光輝

寄蔣秀才子夏

負劍西行入汝來別君當日臘梅開陸沉自笑泥
塗客清夢時時傍弩臺

早秋郊園

蹉跎猶作客爲愛辟疆園漁浦亭臨水人家艇到
門白雲屯大澤秋色滿中原欲賦思歸引江離傷
酒尊

歷陽集

卷下

五

渡淮

西風淮右過客子意如何夕照長隄曲秋生平楚
多衰楊連古驛落葉下滄波挂席飄然去誰知鼓
柁歌

寄郭山人次甫

三茅雲氣海門浮貞白年來不下樓客自己叩供
一杖人從天地寄扁舟月懸方丈娟娟夜風起滄
溟颯颯秋淮上桂叢子樹發幾時招隱到山幽

贈朱明府仲開 二首

何年彭澤賦歸來未少柴桑酒百盃藍輿諸生今

又至不知西去幾時回

文詞高已媲美墳海內風流爾不羣多少侯芭來
問字柴門何但似楊雲

過京口訪茅秀才平仲

整繫江邊艇尋君薜荔居白雲三徑菊落葉滿牀
書縱酒疑元亮傳經似仲舒慙慙還握手別去憶
雙魚

贈吳山人虎臣

歷陽集

卷下

四

千里翩翩獨往情應知嵩少有幽盟由來任俠如
長孺不但才華似士衡入社每懷匡岳約還山嘗
擬鹿門耕嗟余落魄風塵色笑解吳鉤贈爾行
春日出郊游郭莊 二首

馬上垂鞭問竹扉東風吹我薜蘿衣郢中誰道陽
春曲此地楊花似雪飛

載酒春山路不迷平原千里草萋萋看花深入花
源去無數黃鸝倚客啼

寄劉仲光

隋家隄畔柳如煙玉勒金羈俠少年
聞道劉生能結客春光應在酒壚前

留別吳山人虎臣

雪色雙龍劍誰知又解攜余歸思問寢爾去尚羈
棲涕淚天俱遠河山日易低依依今夜夢猶自戀
淮西

普惠寺飲餞卽席留別王雲卿

中原馬首白雲開雙樹林邊盡此杯明日過淮還
憶汝西風搖落景東臺

卷下

五

重過虎溪因憶胡氏諸子

遠遊曾共此棲禪蓮社題詩已十年舊客重來僧
易老相思殘雪滿山川

清遠客舍春值對月感懷

十口家何在驅馳度此生
衣江鴈信孤米海鷗情
迢遞通川空迴徘徊月自明
山城春草綠愁殺杜鵑聲

陸山人華甫見過山房二首

迢遞梅花國憐君向此游
征航能一葉行李祇雙

釣白髮滄江夕青山鐵笛秋稚川今度嶺真不負
羅浮

汝水分攜後余歸又二年停雲勞夢寐茲夕共周
旋梅萼沾山雪芝棹引石泉釣竿吾欲荷一泛五
湖船

重赴京師留別山中親友

結束事行役扁舟欲問津
祗因游俠去不爲佳山
貧飄泊憑孤劍驅馳愧此身
別君多慷慨相憶白
綸巾

卷下

五

夷臺詩應教

大江江畔是平臺猶有西山一片來爽氣乍從千
里至白雲曾傍五城開人推大雅標詞苑春遂清
歌進酒杯幸得追游逢賦雪侍臣誰敢並鄒枚
浮梁大雪過祁門

鴻鴈盡南飛山花落木稀鄉關何處望鞭弭幾時
歸雪色雖征騎梅花點客衣新安江上水莫遣送
斜暉

過休寧訪邵長孺

河上三春別鄴山千里來長途初解轡獻歲一銜
杯我自緇塵客君稱白雪才莫教分手易相憶在
燕臺

雪後遊齊雲巖

棲真十載夢天都一入名山似玉壺上帝宮庭雙
鳳下羣仙樓閣五龍趨雪飛白岳紛零亂雲過玄
洲仁有無欲向關門瞻紫氣流沙西去此身孤

游吳舍人園

禁闥辭歸日青霞道自尊翛然叢桂隱何異辟疆

屢濟集

卷下

七

園大壑今逃俗高林已避諠飄飄南海客短褐一

登門

過長源訪程子虛

識面雖相得勞勞念傲裘天涯余浪迹海內爾名
流鄴郡稱詩客甘泉獻賦秋他時還把袂策馬入
皇州

過溪南訪吳虎臣

汝南分手各淒其屬字何由慰所思嶺嶠驅車等
失隱煙霞披褐赴幽期孤征欲賦懷空壯五嶽志

逢髯已絲飄泊風塵那可道報君惟有白駒詩
贈程生

蘇器臨邛客千秋事可同釀成新白酒種得嫩青
松濕倫壺中叟尋師河上公應知深寄迹巾舄復
西東

過滁州游瑯琊寺

滁陽尋福地江上早春時談塵僧開閣揮毫客賦
詩諸天殘雪暝雙樹白雲垂欲學無生法皈依開
遠師

屢濟集

卷下

八

再至京邸春日書事

五陵游俠地春曉獨徘徊御柳層烟散金隄一騎
迴晴雲飛碣石殘雪照燕臺十載周南客公車此
復來

寄顧使君

錫山家慶日賓客滿華堂五柳當門色雙珠照乘
光兩簪憐白髮持釣愛滄浪世業青箱貴承恩在
建章

周文堂見過

爲客依僧舍西來爾獨臨徑開黃葉積曉掩白雲
深落魄隣生事悞遲見素心朱絃能一奏豈是爲
知音

都下遇邵文學長孺有贈和答一首

傲倪薊門下重逢感慨多奏書君未遇彈鋏我能
歌龍關頻車轂江鄉有薜蘿爐頭堪醉否容易隔
山河

丙子早春送方元素還歙

郭生臺畔柳折贈正逢春去矣江南客淒其薊北

卷下

九

人東風吹大陸細雨溼征塵未許辭楓陛黃山作
外臣

送羅范陽山人游嵩山

長安送客處把袂思悠哉馬

盡關前岳色

開飛鴻過大澤積雪滿平臺爾采三花樹何由遠
寄來

答田博士

風流田國士江左自翩翩似是居騶客今逢入洛
年甘泉秋獻賦碣石夜談天愧我雙釣色蹉跎傍

日邊

丙子除夕

窮愁一歲過何事滯燕臺栢葉觴仍舉梅花使不
來銀燈寒影照玉漏夜聲催明日南樓望江鴻漸
欲迴

贈別郭太學建初還閩中

君今天下士更有古人風俠自留燕重才因入洛
雄星辰憐聚首江海歎飄蓬別去傷春夜閩山在
夢中

卷下

十

送王體仁之豫章

上林春似海君去莫能留御柳千絲密黃鸝一
啀山青迴夕照雲白度江流到日燕鴻過題書及

秋日臥病顯恩僧舍承鄔文學汝翼貽詩枉

問賦此答之

寂寂掩松蘿秋聲蕭寺多勞君傳七發爲我起沉
疴書似文園病貧能杜甫歌京江他日夢迴通阻
滄波

時文學將歸
末二句故云

送潘上舍子朋南歸

臥病難爲別，君今問寢還。秋風吹路渚，幾日過秦關。
照乘滄池月，藏書白鶴山。重關方健飯，須早入朝班。

送陸山人華甫還吳中

抱病憐君去，銷魂不可言。飄然歸茂苑，念我臥祗園。
水國尊羹美，秋陰桂樹繁。扁舟還有約，江上訪柴門。

齋中對菊懷靜修上人

陸集

卷下

士

病起逢搖落，黃花開幾枝。獨憐居士屨，曾誦遠公詩。
斗酒難成醉，檄書有所思。翛然雙樹下，明月與君期。

歲暮

薊北歲欲暮，躊躇步不勝。天涯雙白髮，客舍一青燈。
浪迹已如此，崑樓尚未能。梅花千樹發，心寄嶺雲層。

自述

鐵硯生涯老，鵬冠煙波三載負。魚竿梅開薊北孤。

曉冷鴈去江南，一字看醉哭窮途。非阮籍高歌長，
缺愧馮驩自憐。落莫風塵際，多少關山道路難。

丁丑除夕

爆竹京臺夕，浮生客似星。風塵憐馬走，天地寄鴻冥。
易水迎春白，燕山送晚青。所思千萬里，飛夢下煙汀。

送李上舍南歸

少年游上國，名冠魯諸生。惜此三春別，飄然萬里行。
承驪懷綵服，奏賦望金莖。歲晚吾將去，山田欲課耕。

陸集

卷一

五

送邵太學使江南因歸省親

一軺南去日，銜命出西京。山驛占星候，江帆帶月行。
聞居潘賦樂，奉使陸裝輕。綵服來須早，金門待長卿。

答李明府械遺葛履兼貺六韻問病二首

詞人能解贈，黃帽與青鞋。抱是煙霞疾，淒其土木骸。
短藜扶蹇步，芳草動歸懷。誰道緇衣館，偏憐破

亂齋

白馬長安令投余大隱篇封城遺側陋懷袖奉周
旋嶺嶺青霞上關門紫氣前流沙他日去稽首著
書年

贈姚太醫

吳下醫名大人推鮑太玄家聲千卷任儒業一經
傳寶藥能供酒持筇不挂錢相如獨消渴願乞上
池泉

送蒼雲上人還金陵

上人善畫竹

滄波秋色遠一葦渡江東別路風沙外還山幻住

卷下

七

中碧雲詩欲擬蒼雪筆偏工去矣成千里城書寄
塞鴻

送王鴻臚歸養

詔許潘郎去秋風畫錦歸楓江辭魏闕菽水奉慈
闈采秀太湖石棲霞白板扉長安西笑日莫遣滯
漁磯

都下逢孫伯遠時有嶺南之行賦此爲贈
多才憐小阮不但語驚人偶作并州客悲歌易水
濱雙釣狂自舞十日醉爲真別我羅浮去梅花萬

樹春

送靜淵上人南還

折柳仍南渡拈花自北歸紫不看獨往白社又相
違江練春題句山礪夜掩扉思君何處夢遙傷楚
天飛

送程太學無過歸自新安

二首

談經名冠魯諸生俠氣翩翩寶劍橫何事今朝成
去住五陵芳草不勝情

承顏歸去意如何白岳黃山隱薜蘿此日江淹猶

賦別

卷下

七

賦別太行城生夕陽多

送程上舍虞仲歸省新安

春鴻飛欲盡何處望新安送爾揚鞭去還家戲綠
驪山霞裁作佩陂竹選成竿吾亦將歸客滄洲老
鵬冠

朱博士以禮上人畫竹索題

二首

南來長干僧解寫江陵竹有斐德不孤爲君誦淇
澳

高閣日盤桓來從雪裏看誰知廣文館偏有翠琅

并

訪何元貞不值馬上口占

萬木凋零夕照間蕭蕭朔氣下邊關雪中騎馬咸陽客猶似山陰訪戴還

題張光祿紀游畫卷 六首

瓊樓觀海

遼陽使者日臨關公子趨庭望海山倚馬揮毫銘已勒恰如張載劍門還

曲江游眺

卷下

卷下

主

漢家官殿曲江頭更向慈恩寺裏游應是金錢曾詔賜玉笙瑤管醉高秋

阜蘭觀獵

白草黃沙羽獵齊將軍盛戰馬頻嘶籌邊已斷句奴臂百萬蒐田大夏西

金陵懷古

誰似南游美少年扁舟桃葉渡頭煙鳥衣朱雀今何在惟有長千古寺禪

虎丘訪僧

吳王宮裏樹啼烏伍子祠前草亦蕪頭白山僧忘說法劍池西畔梵堂孤

仙宮祝壽

稽首清都寶殿前五雲晴日麗中天三呼猶似嵩山下長爲君王祝萬年

送王運使赴長蘆

冠蓋蕭蕭驛仙郎賦遠游玉珂辭帝里朱戟過滄洲海色千門曙春煙萬樹浮早成鹽鐵論固計

借良籌

卷下

卷下

主

歲暮訪楊茂才客館

星霜老却一荷衣回首窮途萬事非旅食逢君憐歲序羈棲久客待春歸孤琴短劍寒相傍白石清泉夢自飛豈但吳門容市卒江南還有釣魚磯

庚辰人日書懷

虬潛懷舊隱鴈字久沉冥又值人爲日堪憐客是星窮愁雙眼白下走一衣青木榻誰相問遠京愧

管寧

酬楊茂才見訪

上苑春初暖重逢話故山
傭書君自匿投袂我將還
馬磨頻資客牛車待出關
飛雲高絕處他日憶躋攀

答傅生

昨得南來札開械字字愁
蒼茫開樹盡迢遞漢江流
朔雲家何處秋風客買舟
輒思雲卧好焉敢負羅浮

酬容彥存見訪

乘興誰知是子飲過存意氣忽
千秋邊歌雪後空

歷游集

卷下

七

蘆管客計春深尚蒯維何事乾坤多感慨自堪問
里共沉浮酒泉不似傭書日莫向班生論拜侯

贈聶丈人二首

何來長嘯躡雲煙囊似韓康賣藥年自昔瀾陵無
二價相逢誰解識神仙

山中大藥幾時成黃帽青鞋入漢京休怪兒童驚
異貌共傳三耳是先生

七夕

風塵六載客京師寥落丹帛桂樹枝七夕每逢長

臥病雙星何事怨將離多愁宋玉難成賦短髯潘
郎漸有絲江漢蒼蒼秋色裏閨門猶自滯歸期

秋懷

荒齋客已六年逋故國山川夢寐俱雙膝每勤參
大士一編寧解著潛夫誰憐久病癰如沈獨有交
游俠似朱却望秋江南去路烟霞堪自老頭顱
酌別友生

新豐市上少年場握別爐頭憶故鄉莫謂李生貧
徹骨贈君惟有劍如霜

歷游集

卷下

六

秋風

故國檣書絕塞鴻關山何地不秋風軍符南入兵
戈裏虜騎東來涕淚中
時詔勦南賊鮑時秀
土蠻窺山海關頗急拙計
烟霞思束楚浮生滄海歎飄蓬登樓頗似荊州日
王粲淹留賦獨雄

酬朱子厚方永叔二公子見寄

公子翩翩氣自豪梅花雙使念綈袍何來樂府傳
魚素並向詞林識鳳毛家出南陽連知郤名標北
斗起風騷樞衣一望三千里嵩少峻增月色高

與黃表兄夜話

高樓玉笛朔風驚落魄長安弟與兄中夜飯牛蓬
甯子幾年投筆學班生天涯已倦驅車走海上將
歸把釣行搔首鄉書遙阻絕漁樵何日罷談兵
辛巳元日對酒作

鳳曆初開日春風寬客懷浮生元草莽縱飲自茅
柴落羽八千里行歌十二街飄然吾欲去丘壑躡
芒鞋

再酬朱子厚方永叔二公子見寄

摩薛集

卷下

七

青雲桐栢臥烟蘿二妙芳名謝氏多南陌看花應
並駕西園飛蓋共高歌聽鶯尚待華陽館械鯉頻
傳易水波以我俠游消歲月江湖偏自憶漁蓑

訪曾參軍留酌遇馮朱二山人同集

參軍高興劇醉客酒如澠意氣論千古風流冠五
陵朱家名自俠馮衍賦偏能不厭貂裘敝恒陽共
一登

哭芳弟二首

荆樹庭前別北來音信稀無論生是寄只道死如

歸鶴髮家何在鵲原事已非關山燕粵隔意汝但

柴扉

骨肉傷獨謝泉臺杳奈何逢時仍夢寐葬地且烟
蘿明月三江水扁舟一釣蓑淒其憐大被夜夜淚
痕多

出京留別諸君子

一出關門誦五噫山川迢遞欲何之不堪獨客牛
車送祇爲雙親鶴髮垂白社解攜行復戀青春作
伴去無疑別來尙念羅浮隱須托鱗鴻慰所思

摩薛集

卷下

辛

德州晚酌

岳色晴堪望平原夕照長沉冥思曼倩縱飲問稽
康何處緇塵客還山薜荔裳河船魚鳥近搖筆賦
滄浪

徐州覽眺

汴泗千秋地飛艘向此行河更春漲起山隱暮雲
平疎柳南歸夢征鴻北望情天涯勞尺素迢遞隔
神京

淮陰夜泊

河水日悠悠南征達楚州荒涼何代郡飄泊此時
舟漂絮曾施食持竿亦拜侯孤城欹枕臥一夜聽
東流

唐陵贈陸秀才無從

憐君偃蹇老諸生海內論才有大名白雪一時稱
寡和綈袍終古見交情山居覩世穢中散道路還
家阮步兵十載舊游重把袂竹西亭畔楚雲平

渡江

長江那可渡白浪激秋烟歌後猶持櫂愁來一扣
船飛帆晴樹外歸鳥夕陽邊飄泊知何處漁燈傍

卷二

卷二

三

客眠

金陵客館秋日寫懷

西風颭颭白雲秋病後飄零感敝裘一騎乍從燕
市下十年仍作秣陵遊移舟多酌壚頭酒問月頻
登江上樓喜得南來家漸近不堪歸夢過羅浮

九日陸山人華甫見過夜集得歌字

雙劍頻能合羈栖思若何佩英酬令節酌酒一掃
歌馬字秦關遠牛衣洛下多燈前君且醉行樂在

煙蘿

訪無着上人

吳市吹簫客閑來伴衲衣似因玄理妙益覺俗塵
非落日停滄海寒雲擁翠微竹爐煨芋栗談笑坐
忘歸

答方永叔見寄

齋署青燈下飛書見遠情登樓瞻岳色隱几聽江
聲明月雙鴻過西風孤劍橫憶君多慷慨千里結
幽盟

卷二

卷二

三

得朱子厚書却寄

迢遞南陽使慇懃報尺書仙山君駕鶴賓館我歌
魚風雨青萍氣烟霄白水居西園高譙日飛蓋更
何如

白下逢張太學幼子

淮南一別不相聞茂苑深棲最憶君龍臥劍池藏
紫氣鸞飛鍾阜嘯青雲乍驚蓬鬢飄霜色共向菱
齋坐夕曛自昔才名稱綺歲風流何但漢終軍
昔德寺尋悅上人不遇

此中懷淨」猶隔幾塵沙金界風烟色珠林日月
華悟來雲是影講後雨爲花何事支郎去疎梅一
樹斜

游報恩寺訪恩上人

蹻蹻登金地逢師一語同此生元似幻無色不成
空慧日開靈境慈雲護法宮未須談六代禪藻在
江東

夏日卽事

無家吾已慣豈但似山僧延客不沽酒呼童或煮

香

卷下

五

冰茅齋空四壁剡劍照孤燈獨有羅浮夢依然在
曲肱

懷靜修上人二首

支郎詞賦不羣才雙樹林中白社開匹馬解攜江
左去相思多在鳳凰臺

溪頭三笑別時情薊北江南萬里程獨有八行憑
塞鴈心隨明月過西京

贈萬山人未夫

海內論騷賦君如楚大夫馳驅稱上乘名姓冠西

都夢與湘江遠身隨漢月孤袖中雙劍在人識是
昆吾

將發金陵逢盧部掾達成飲別

世情何必論炎涼卮酒君能典鷓鴣久向粵南懷
陸賈偶來江左得周郎功名尺寸烟霄外桑梓交
游水石傍磊落泥塗唯我拙歸心今在白雲鄉

度嶺

舍舟橫浦度梅關匹馬驅馳萬仞山却憶鹿門妻
子在犁鋤簑笠待人還

度嶺集

卷下

五

溪上

溪上西風吹鷗冠家貧歸計強承驩誰知闕下儻
書者又向滄浪理釣竿

游浮丘

一叩朱明戶天南此地孤白雲開薜荔秋色散
蕪蒲礪誰名漢詞林不屬吳賜歸榮秘監何但鏡
爲湖

中秋德慶舟中同歐黃蘇諸君子翫月

滿江水南上海甸月東升野客坐仍立林猿牽欲

騰園圖愛光景萍梗戀良朋念此綢繆夕柁樓沉
醉凭

入南江口至羅定值病途東下

西游忽兩月何事滯津途牛馬身空老烟霞病未
蘇朝餐足野蕨晚酌覓江鱸值此西風發扁舟過
五湖

泊厓門吊古

宋家飄泊到厓門終古令人一愴魂此際征帆不
可渡滿天風雨下黃昏

塵海集

卷一

圭

初至大麻山中呈歐黃陳趙諸樵長

褐衣猶愧老明時翫憐何人念髻絲滄浦釣竿今
雙舍麻山樵斧復相隨入林猿鶴迎新侶到處烟
霞似故知躡屨憑高一長嘯蒼茫秋色海天垂
戊子春日督學郭公招遊羅浮值患足瘡不
及往悵望賦此

敢云禽尚婚嫁畢五嶽以下擬游從虛度一萬六
千日

時英四十
五歲也

無緣四百三十峰只今浮江望綵

鷗憶昔登岱佩蒼龍值此春光未能往悵然海水

心朝宗

得王使君裕參書却寄三首

使君風雅世間稀薇省芳尊醉布衣綵筆題詩辭
粵嶠至今山色有光輝

陸賈裝輕亦漢臣五羊人吏送江濱量移
趨東郡司理扶風第一人

塞鴻南下過秦關萬里檄書慰老顏欹枕松牕明
月夜夢雲飛繞太行山

塵海集

卷下

圭

歷游集後跋

大父與虞部居同官又相得也余髮未燥耳虞部
名想聞其風采無何虞部化爲異物大父相繼喪
逝中郎之籍誰付玉樹之埋已灰高山景行情何
能已尤將愛延千屋烏敬觸於虎賁李英其舊記
室也有清才能附驥起舉從虞部終身北走燕趙
吊烈士之踪西過淮梁感夷門之恩東歷三齊起
彈鋏之思名山則岱宗會稽靈川則黃河睢洛往
還吞吐遊亦勝矣英實有濟勝之具若歷游集能

歷游集

後跋

出入唐名家工五七言近體長安諸貴人多與遊
虞部倦遊歸英益貧簞席門繩樞無以御風雨沾
販無以具饘粥英已二毛種種使有鷄借一枝寧
至滌器當壚詩律亦應細也余過李英英道少年
事雲泥虎鼠蒼白頃刻變耳因泣下浪浪沾襟嗟
夫自龍沒延平鶴歸華表更無有以國上待英者
使英詩技止此青衣混俗將終其身才人折挫置
其然乎英幾與虞部不朽余謂英固囊錐以割席
而益顯虞部固詩祖得傳法沙門不益張吾三軍

哉書之集後不特志英能讀書壓倒流輩一以志
夙世通家爲懸劍空壙恨也
萬曆庚戌嘉平南海周光祖叔譽跋

歷游集

後跋

出壚集序

吾鄉自歐虞部公與從伯元史輩結
社海而而龍津詩學亦幟嶺南矣
李英以青衣執御虞部公學虞部公
為侍向所吟詠已膾炙都人士口一時
名公鉅卿多不重李英詩再重李
英及虞部公賦歸來李英亦隱居
小洞結酒肆以藏名焉日與四方文雅之
士縱酒長吟或贈答衆思登臨遊適
寄託遊緒發舒懽豫多不辭之長歌
短句以展其徜徉自得之趣其于詩
可謂老而不厭窮而益工者雖然

讀李英之詩曰以懷李英之才而猶
李英遇也之士固有皓首工詩而不遇
孫陽終困伏櫪李英一旦奔走青雲
之末而貴倨賢豪咸顧把臂久懽此
不名德一坐之遭際矣即浮沉緇泥而
長者車轍酒人篇什猶時不絕於李英

出壚集序

二

酒壚流必有李英猶越之雪罵之日耳
若其情興所觸飲輒醉之輒歌旁若無
人則庶幾有俠者風焉愛其詩之足以
成其俠名愛壽諸梓以布同好
萬曆甲辰閏九月黃積中伯與甫撰
覺吾山人潘之騷書

當鐺集詩引

此李英謬謫報御光伯兄致水詈政
歸南潞以後所爲也詩幾二百篇乃
取拔吳可與艷廉成家人蕭穎士僕
役與夫肅青盲爲僕臣同轂客得
一百五十省名之曰當鐺集吳志於詩

當鐺集詩引

夾管吳李英報御伯兄宜二十餘載
伯兄翰觴夕詠一詞落橐輒命就書
嵌校讎案牘常二夏膏火少寐且興
入詩金馬門李英率僕隸老凡韻人
士文歡光楨伯亦顯文歡李英吳詩
選在都人士口所輿輒贈長篇短

當鐺集詩引

高屏綰幅一潞內鉅卿名公俠客
酒人篇什今諸詩具在潞巨漉冷人
間臺榭自船之中衆不誦牛童馬走
之口繇不遁不有託根吳能滋蘭李
英未爲不遇也秣陵王典客彥詒選
李英韻下詩二卷潞陽詈吳孺太原
王堅閭潞鄭性之序吳槩且也李英
詩得之伯兄漸漬篇輩寢淫譎雅開
元大曆風氣橫流不又當鐺集而可
傳吳夫當鐺集者迺吳家于小洞水
口幔張酒肆官謂卯驛等長卿消渴
等長卿傭保雜住等長卿第不知當

鍾人等若不故異詩韻墨蒼謳噓
樵問會是李英龍鍾語是亦足鳴李
英酒鍾得意管之燕趙收慨添荒追
遊剛又一時也楊太史用脩謂韓退
之詩若文力量采和魏晉魏晉采和
光秦前漢明矣若以曩所謂卿相名
流集贈王鳳雅頌之音爲鍾鼎鑄寶
必此爲可異可以名當鍾冠異可將
與詞人雅士政之侶卿髭髯之言爲
采謬也

甲辰五月朔後卯日樵人歐大軍識



當爐集

南海李 英少芝著

同社盧師孔達成編

初開酒館承歐黃蘇李諸詞客過辱篇什酬答

一首

堪憐六十烟巖老憶昔西游舊故知入社久從詞
客賦談天曾有尚書期敝貂歸臥貧無似滌器當
爐胡所爲但有羣才題下走風流不減五陵時

元夕旅泊石灣楊明壯攜酒見過舟中

當爐集

江鄉晚泊歎蓬飄載酒勞君慰寂寥總爲生涯羈
逆旅共看燈月慶良宵笙歌到處人同樂春色盈
津柳獨騎草莽山林當盛世清泉白石老漁樵

春日游永泰寺

東山開寶地方外有良緣偶與許詢輩來叅支遁
禪晴光分翠岱春色滿諸天不盡貪幽興松林鏤
夕煙

清明日謁先考妣墓

獨抱終天恨思親淚未乾墳塋一沾灑風木

殘日落猿聲急雲愁山色寒泉臺封閉後形影
中看

題青白菜圖贈鍾生

傳家青白菜寒冰種得畦蔬積雪層聞道三公貧
不肖灌園何但似於陵

題崇恩茂異卷

逸士名偏重風流似鹿門一時推碩隱萬里拜
皇恩白髮家多慶青霞道自尊高堂榮綵服頌客

滿前軒

當爐集

送盛泰甫還無錫

浪迹大江湖長安舊酒徒散金交態盡抱劍客情
孤張翰思歸切虞翻感滯無明朝關外騎飛夢到
三吳

送李上舍謁選入京

翩翩公子謁金門元是忠貞太僕孫自昔西京功
業盛赤心知爾報君恩

酬關歐諸君子見訪爐頭

王謝多佳士冷然調絕奇無懷能遣俗有酒

知市隱身何在盤餐老不疑獨憐生計拙雙影
如絲

贈黎道士文登

祇壇深處集大法未空傳世界看成幻沉冥卽是
仙河山千古夢星月一壺天老醜承玄賞論交不
記年

黃山人元良見過敘瀾苒韻有作

爐頭一見病懷蘇猿鶴相依謾喚呼轉眼韶光容
易老三山清夢未嘗無

當爐集

三

端陽日同歐黃諸君子集海西詩社得情字
詞人雅會酬佳節酒泛菖蒲及我情落魄無論形
似鶴放懷真得飲如鯉綠荷荏苒憐霜髣綠筆縱
橫負友生何限風光看世態江鄉惟有白鷗盟

夏日承何梁歐七君子過集得煙字

翠竹蒼松舊有緣尋芳載酒一陶然龍津流水通
三徑仙洞幽期駐七賢市隱憐余裁薛荔海門
目靖烽煙相逢總是忘機侶欲唱菱歌上釣船
伏日承歐梁黃關何諸君子過集得蓬字

字二前

何意旗亭會高人不易逢藏身非大隱生事似
邱白雪難爲和青霞好奇蹤羅浮堪寓目將去
諸峰

水邊堪避暑對酒一狂歌高適應酬李羊生屬和
何亭開荒徑遠客過竹林多竟日從驢賞幽盟在
薜蘿

訪歐隱君少玄留飲偕何梁二文學同賦廬
字韻

當爐集

四

十年憐此會搔首二毛餘酌酒頻彈鋏高歌不爲
魚參天深徑柳捲幔滿牀書客過多羊仲風流在
草廬

早秋述懷

海上秋風不斷吹依然爽氣入茅茨滄波有約鷗
同適古道無人劍獨知老我力貧何借託撫兒閑
懶恣愚痴噴吮丘壑容雲臥不似咸陽作客時
關黃歐三文學枉過持陳二山人所寄贈
率爾酬答因訂中秋之約

秋色蕭蕭楓葉丹每聽砧杵輒憑闌頭頭滿
三益嶺表高才美二難風雨何時龍劍合相與
夜鴈聲寒臨流欲發山陰棹明月滄浪把釣竿

黃氏諸君子過酒肆

謝家兄弟好傾益酒杯中今雨情偏洽罡風氣更
雄海天飄白露秋水接長空不異桃花路歸舟趁
晚風

中秋後二日承李少思蘇仲輅歐仲岳蘇四

郎林覺蒼李少似李少修蘇虛白梁小鸞李

當壚集

五

伯玉李李玉十一君子攜壺榼泛舟見過酒

館遂登海西臺得杯字文字

滄水堪乘興移舟問下才幽期秋爽散散步竹林
東慷慨看雙鸞慙慙飲百杯壺頭情此會宸詠思
悠哉

南海稱多士驕懷竟不羣登臺同覽勝揮塵一論

文絕獄生秋色滄江下夕曛陶然河朔飲彩筆賦

如雲

答蘇秀才履周愚公一首

七

蕭瑟西風嘆敗裘蒼林搖落片雲浮海天夢斷
山暮江國書傳白鴈秋却憶孫生今閉戶可堪
榮獨登樓芙蓉碧水頻搔首欲上龍門一泛舟
寂寞荒齋沒抱琴焚香兀坐憶知音倦游垂老滄
洲隱消渴將期白社吟巖桂芬芳秋氣早海波迢
遞暮雲深水村十里人難見清夢時時到竹林

霜降日承盧達章鄭宗先盧啓祥見過得尊
字

十載歸來隱故園交游頗得話寒暄披襟漫爾情

當壚集

六

何極往事淒其舌尚存竹杖隨緣丘壑勝貂裘無
那雪霜繁明朝白社粉榆會好向高臺更一尊

壽儀部冠帶歐元澹五十一初度

閑閑慢亭霞鋪筵作玉華極南星入部初度壽名
家從事尊餘酒陶公徑滿花未論真出處鶴望表
烏紗

李山人裕尹見過得橋字

巖岫桂香飄逢君渴病消似憐雞黍約不惜馬
過采秀懷丹訣尋真度鐵橋滄洲吾道在誰自

漁樵

答吳門王百穀 并引

百穀詩哭王公虞部書中詢虞部兒男兄弟若而人皆克紹箕裘否後及李生消息

故云

荷衣鶴髮老滄波尺牘遙傳念釣簑目斷天涯秋月滿夢飛江左暮雲多新詩古調難爲和叢菊丹巖只自歌海內才名珍重意若書終日掩藤蘿

百穀集

七

高臺令節一躋攀未敢題糕大醉還白社羣才驤興劇堪憐落帽似龍山

重陽後一日過訪蘇惟奕書館黃崇賦攜酒榼復登海西臺因步惟奕九日韻

幽人把臂海雲間十日重登賦小山臺上且有離菊綻酒中那計杖錢慳扁舟遠水仍同泛白鳥聯翩頃過開樵采舊游酬酹夕陽西下躡雲還

同盧達章訪蘇惟卿留飲得居字

遁跡思何如琴尊樂有餘論交難忝約愛爾鹿

居樞外千絲柳牀頭幾卷書青霞長作伴吟

枰欄

送潘光祿子朋使汴還 朝

仙郎封事奏彤闕策馬開門去似飛不但前驅負弩還 朝侍從有光輝

同盧達章訪霍衍榮酒館步黃山人韻題一首

黃鶴樓中暫寄身躬耕何異鹿門人交游不厭頻來往縱飲狂歌醉是真

諸壘集

八

題南霍草堂贈蘇文學經佐

日南珠不現東閣未招賢卜隱青霞谷長吟白雲篇登臺標岳色捲幔散秋烟拂拭凌雲起行看獻賦年

訪梁蘇二文學館中留飲得秋字

二妙青雲客勞勞念傲裘開尊情繾綣撫景覽施留水國魚龍夜山齋桂樹秋無論生事薄吾道且滄洲

游小金山菴峰寺

空門幽絕處，繫艇一登臨。壁削江浮玉，雲垂地斷金。斷碑穿竹徑，揮麈坐松陰。千載峨嵋客，回看世世心。

送歐春元入京赴進士舉

平陽葉葉擅名流，白璧黃金萬里酬。雄劍龍吟過易水，青鸞翼發靈洲殿。前五色聽臚，唱花下千門策馬游。邊海窮荒疲困久，爲疏時務奏宸旒。

送歐四公子例入儀部并從廼兄北上禮闈

少年游上國，名冠部儒紳。惜此三冬別，依然萬里人。

富慶集

天涯同大被，終古見情親。總是班行侶，明時獻

納臣

初冬日梁歐黃馬諸君子過集得詩字

客似高陽會，茅柴醉不辭。黃花堪縱賞，綠筆更題詩。海甸當搖落，田園亦暫期。相隨猿鶴侶，采秀欲何之。

歐雷二子往游西粵見過宿別賦贈二首

罷釣歸時獨掩門，客來肯對濁醪尊。夜深首宿堪衰，自昔田家老瓦盆。

月照牂牁江水長，扁舟明月度端陽。遠途無數征鴻好，寄西來字八行。

訪陳隱君如初

隱居君有古人風，傲世煙霞俗不同。自愧登堂非孺子，誰知下榻得陳公。高歌斗酒情何劇，起舞雙鉤氣並雄。念我資身猶可笑，持竿日向海門東。

訪關山人少璋

只今文學老栗里，是淵明菊植東籬下。尊深北海情披襟，惟意氣彈劍薄功名。不厭過從數縛袍，念

富慶集

李生

寸茂修見過

故人憐久別，握手慰生平。短劍三江約，扁舟萬古情。牕前飄木葉，沙際落鴻聲。且醉壚頭酒，何如阮步兵。

余茂祥見過

廿年如一日，戀戀見君情。削劍驪相合，松醪且傾解。衣無范叔把釣有，韓生不用悲淪落。惟知姓名

步韻酬答吳秀才彥家

一瓶高挂白如銀，司馬當爐祇爲貧。
巖下拂雲丹桂發，籬邊傲雪菊花新。
青山憶爾能招隱，猿鶴情余偶結鄰。
折葦渡江將入社，平原十日飲爲真。

步韻酬答鄭秀才肖筠

何事披書臥竹園，新詩贈我古玄言。
相思兩地孤琴在，徙倚高齋四壁存。
剡曲浮槎吾欲發，隴頭飛雪興猶繁。
插心聞落梅花弄，能使爐頭倒玉尊。

順瀾詩賦贈曾良明

當爐集

十一

披簑頂笠粵江干，沽買炎涼道轉難。
汝爲生涯羈大邑，每從仙舫泛洪瀾。
茅柴招飲多酬酢，蘗菊幽期幾度看。
追憶齊王當日事，淮陰曾把釣漁竿。

冬日酒館卽事

朔氣蕭蕭遍海濱，寒梅瑞雪隴頭新。
五花騎至高陽侶，一葉乘來剡水賓。
雞黍無忘中散約，交游不厭長卿貧。
荒涼四壁琅玕密，所得詩人共酒人。

酬梁文學義年

日落寒江罷釣回，食貧懷抱若爲開。
相思黃鶴樓前月，獨對丹丘雪裏梅。

舊業聞君當絕唱，新詩我見高才誰。
知昨夜燈花焰尺素，勞傳使竹米來。

來鶴洞中訪雲卓道人

老却滄江一敝裘，同聲奉引醉鄉游。
霞樓每憶山陰客，雲嶺移剡曲舟。
傲世洞中歐似阮，問奇門下李如侯。
誰知法海多靈氣，風整應難下雪鷗。

寒日過伏龍洞草堂歐隱君少玄席上賦贈

梁文學義年歸省

水村市上臘陽天，長傍花邊共酒邊。
漁艇棹歸辭

當爐集

十二

釣侶龍池星聚遇，詩禪高歌北海尊。
同倒遙望西枝月，照圓方外雅游憐。
去住竹林社會又明年。

癸卯除夕

窮愁憐此夕，秉燭坐更闌。
歲月催人老，生涯濁世難。
枯腸甘淡薄，霜鬢易摧殘。
風木親何在，牛衣只自寒。

甲辰元旦

余生於甲辰時
行年六十有一

曆書初啓日，花甲又重逢。
文字參詞客，青山伴老農。
東風吹薜荔，春水浸芙蓉。
夢寐飄然去，羅浮四百峰。

言峰

六日承關歐黃諸君過李英飲栢葉酒

何處春山不可游
雲消漸水下滄洲
野人垂老戴丹壑
詞客高懷念敝裘
栢葉杯傳知已飲
魚腸劍合拙機投
夕陽西下趨歸路
乍看梅梢月似鉤

人日承歐山人仰德同題即長君見過雅集

因懷梁山人啓元

玉勒金羈探早春
何勞喬梓訪荆榛
初開社會尊如海
漫賦風光是人無
恙柳條當眼嫩
蕭然白髮滿頭新

五噫歌在懷之子共擬乘橈一問津

元夕觀壇燈

紛紛冠履護星辰
魏紫姚黃樹樹勻
五夜昇平驪醉月
一方饒樂逐行塵
香煙近海羣靈集
淑氣回春萬戶新

風土年年還此會燈花紅照俠游人

春日過黃文士伯輿爽然堂聽倫文叔鼓琴

午玉蘭花下

短褐逍遙問仲宣
山齋習靜坐談玄
廣陵詞絕誰傳散
茂苑香移自爽然
萬壑松風吟膝上
一枝蘭

玉撲尊前同懷借得同幽賞勝事能無記往年

訪歐文士子敬說劍齋

芙蓉溪上絕塵埃
烟水蒼茫一徑開
大曆工詩猶善酒
高齋說劍識雄才
少年氣色冲星漢
上駟桃花笑駑駘
海闊天晴沙鳥過
不張弓箭許重來

過韋涌再訪方山人際明不遇

方山人素雅厚前歲臘月專訪不遇因逢

莫文士深酌而回今春再訪又不遇偶逢

張道士醉飲乃歸歎會晤之難悵然賦此

當壘集

春早憑高望大洲
棕鞋桐帽過江頭
問津何處尋安道
挂席東風送子猷
幾度關門占紫氣
再來巖壑覓青牛
白雲深鎖人難見
興盡空回剡曲舟

對酒

飲者之名歷代傳
劉伶李白酒中仙
六旬花甲須史事
人世幾何享百年

何奕猷洗千覺二子閑過

老人生事只隨緣
交得詩禪更酒禪
雖是出家猶握髮
何如不笑虎溪前

歐廬二社長見過得雲字

二子情何洽風騷與我羣
盟交傾濁酒世事若浮雲
鶴唳樓前舞鶯啼徑裏聞
酣酣歌一曲海岳駐斜暉

訪張子覺留飲賦此贈之

獨憐張仲蔚遁跡掩蓬蒿
絃索餘流水杯傳醉濁醪
貧存司馬壁佩有呂虔刀
且莫悲生事春江共釣鰲

李茂顯見過

當爐集

五

烟水寄浮萍琴尊幾聚星
二毛憐爾白雙眼爲誰青
高誼非陳重論交得管寧
霞樓良可適海上老傳經

仲春日承歐才伯仰德仲瞻過飲李英璫頭

得人字

縱飲狂歌六十春風流諸阮
幸相親舊游闕下備書客
老作爐頭滌器人雲臥霞
餐懷古誼鷗盟漁伴絕
巖塵清泉白石頻來往
到處爲花照眼新
譚從事少明往游中宿見過話別索贈賦此

峽山鍾秀氣合浦現明珠
誰知一俠客佩有雙昆吾
君今安遠游戀別高陽徒
深杯壯此行出關棄繻無

酬黃山人元光

仙洞橋東寄病身花溪多憶武陵人
富春曾不辭漁長中散何如嗜酒真
旅伴烟霞貧樂道懶依塵鹿好爲鄰
寸心何以酬知已慷慨餘余白髮新

甲辰三月初度自述

蕭騷老矣菱荷裳日日持竿釣水鄉
翠竹蒼松爲伴黨清泉丹壑度星霜
不辭美酒百千斗已醉韶

當爐集

五六

光二萬場一子愚痴無所望只憑猿鶴慰愁腸
贈光于覺

之子稱騷雅芳年道自華
潛虛憐白業作伴有青霞
不盡山陰興頻移剡水槎
尋游偏戀我將去訪丹砂

夏日同歐廬先諸社長訪杜四隱居賦贈

海西臺上結幽盟聯步溪陰訪杜生
閒道火陵爲汝祖風騷終古有家聲

清泉懸起老工詩自釀松醪熟幾時掃徑側迎文
學士登樓問月醉歸遲

黎梁何諸君見過得歌字

新知感良晤酌酒一高歌念我棲巖壑生涯總釣
簑花開仙洞景客泛佛溪舸難黍能無厭仍期結
薜蘿

贈別雲卓道人方外游

佩刀憐獨往鼓櫂別溪陰每吐驚人語長虛出世
心浮生懷五岳結客散千金策馬咸陽道能無念

香齋集

卷

竹林

歐武士紹思見過索贈

一時任俠道旁名邊塞他年往請纓馬上青山聊
傲脫匣中寶劍有悲鳴杯行訊急巡兵合觴令深
嚴斬將成姓字莫通俱酩酊衛青行陣是君兄

訪方台卿黃玄通李廷叔三友留酌

歲修眺闌寂淹賁有羣才欲結蓮花社追躡竹葉
杯因知如管鮑相見即陳雷況此高陽會焉能不
醉回

卧病紀事

吉也無終始通財負我恩兒曹痴不學老病總銷
魂計拙囊羞澁愁多淚暗吞冥冥將永去三島有
乾坤

初秋承黃伯安召李英飲偕蘇黃諸文士即席同賦先字韻

新秋爽氣粵南先逸士披襟水石邊白晝飛來雲
滿徑清陰坐看竹叅天分題立馬慙枚叟作賦冥
鴻美仲宣豈爲知音情故劇邀歡不盡酒如泉

香齋集

太

酬黃文士元玉伯安

憶昨長安護劍歸開河回首駐斜暉久從王父持
鞭弭已有公卿譽布衣月下彈碁尊似海霜前校
獵馬如飛閩南竟作漁樵侶鐵笛橫吹坐釣磯

中秋後三日訪黃茂才君甫留飲元玉伯安偕李英同賦

偕赤楓林久鑄顏桂葉招隱幾同攀酒酣起舞雌
雄劍賦就凌風大小山當窗曹劉推海內異時王
謝大名間等真一問朱明館江月天風吹佩環

九月三日承黃茂才君甫元玉伯安攜李英

登海西臺

社會追歡逸興頻飲如河朔醉爲真預酬令節登
臺客先笑王風落帽人竹杖扶行荒徑遠菊花採
種滿頭新鴉飛夕照歸舟促月似銀鈎度海濱

訪黃山人元性蓬蒿別業留飲

多才翫世隱江臯遠步尋君不憚勞揮麈高齋吟
古調奏絃終日掩蓬蒿丹心飢麟麟霜鬢玄草虛
閒醉濁醪老醜亦知無可道不禁飛興浴波濤

青蓮集

紀興二首

元

每日頻開竹徑清修獨愛談玄交游方外驢雅都
是詩禪酒禪

所爲三教弟子長吟社結蓮花繡佛尊前領酒不
妨在家出家

梁季參見訪詩以贈之兼憶黃惟讓

梁鴻稱碩士俠骨有清奇濁酒論交晚黃花輒賦
詩每隨猿鶴侶深戀竹林期擬會公榮飲樞衣慰
所思

秋日歐盧二社長見過同讀鍾茂才秀貞詩

集賦此寄懷

千年清夢憶高踪明月瑤臺不可逢自昔袁宏元
倚馬只今御李亦登龍雄心每對二三千丹檢常
懷四百峰霜後授衣憂歲晚秋江一泛採芙蓉

贈林祥雲爲書當爐集

君擅鳥跡書爲余表酒壚筆精牋素外目遍錦文
餘仰視先天象旁窺歷代墟袖中字不減此意等
璠璣

青蓮集

霜降日同馮歐諸君子登西臺

辛

海蕪回塞鴻來千山藥桂發三徑菊花開逸客招
攜頻載酒聯鑣乘興共登臺

杪秋黃茂才君甫偕元性元玉元佩伯守伯
祥伯安伯任諸文士同賦菊花天分韻得花

字

滄江寒色落蒹葭謝客羣游感歲華無那霜風吹
白髮不妨尊酒對黃花揮絃流水期鍾子滿坐知
音是伯牙松韻宜人情最愜淹留日暮醉還家

贈別馮文士緝倩

文星昨夜駐江濱一日禱期卽故人惆悵孤舟容
易別桃花潭水送汪倫

閏九月八日承茂才元生偕廼兄弟姪諸文
士攜酒見過因訂九日之會

陋巷聯蒸侵臨風一賦詩羣才俱上客高會卽西
池意氣看蘭玉盤餐有栗梨百年同幾醉九日又
相期

閏九日同歐黃倫蘇十六詞客雅集伯輿嘉

會集

主

樹園賦得並蒂芙蓉兼贈蘇文士廷魁得亭
字

溪上芙蓉並蒂開酒入採折贈多才一羣總是高
陽客閨九重登舊社臺蘭佩笑談方外事菊英滿
泛掌中杯半輪新月兼霜白無數征鴻度嶺來

十日過黃茂才君甫宅留酌偕梁歐黃諸文
學同賦黃字韻

探幽扶竹杖徐步訪山房塞鴈衝寒色籬花傲雪
黃初冬明日立涼夜五更長滿坐青雲客分題共

舉鵬

十一日同梁何倫黃諸君子集爽然堂蔬香

賞菊

日逐少年場相依麋鹿芻朱絃揮古調流水滿華
堂几席花如錦杯盤橘正黃淹留歸路晚踏月又
衝霜

十二日遇歐四君子飲壚頭

忼慨稱諸俠沉酣倒接離偶逢非所約不醉是何
爲理釣常浮葦披雲欲採芝漁樵容我拙烟水有

會集

主

幽期

十三日歐隱君元章見過黃茂才君甫偶至

同集

知己相投道誼真茅齋促膝慰吾貧笑看籬下千
枝菊快食盤中一味專說劍多年雄是玉隱居高
士髯如銀杖錢沽酒須酬醉百歲光陰見幾人

十四日立冬雨夜過宿黃茂才君甫書館

一夜初冬雨蕭蕭枕上鳴故人同大被信宿見高
情翺蝶三更夢烟霞百歲盟天明曉釣艇別向海

門行

十五日過黃文士元庸宅訪吳茂才子贊留宿

老大忘貧賤扶筇欲問奇追尋侯子輩趨訪董生
惟石磴窺霜月瑤琴奏竹枝匡牀同一宿枕上夜
聯詩

訪盧紹倫隱居

過訪樵山老高樓兩鬢絲陰同酌酒菊徑一敲
碁問賸承憐日投簪戲綵時藏真深洞裏蘭桂滿

庭墀

贈張醫士君恒

雅愛通玄子多才又善醫沉吟陶令菊長醉習家
池市隱多方異真心對故知驛懷誰得似丹煉是
吾師

壽羅叔可七十一初度

七十僊踪尋未瞻百花深處一高歌兒孫繞膝稱
觴日戲綵班欄樂事多

過歐隱君君佩宅遇陳山人懋節因憶迺兄

惟彩光昭二公

石室徵君宅陳蕃偶再逢幽盟追舊社念我處臨
邛綵筆題詩句籬花泛酒濃寸心懷二妙卽欲一
登龍

題大酉山房贈黃茂才元生

工詩忘宿食朝夕閉柴關抱道青雲士藏書大酉
山鹿羣期出俗鸞囀隔塵寰若待公車詔吾將執
轡問

介休四尹盧達成解官歸養過訪留飲賦贈

一首

佐縣無論祿米微介休萬里獨驅馳承催正好辭
官日抱道寧須課子時杖策西樵盟舊社尊開北
海賦新詩弟兄三四忘形役海岳優游百歲期

初冬日承黃四茂才君甫元生元禮伯守黃

蘇歐八文士元昌元玉元佩元庸伯起伯安

廷魁裔能見攜李英偕赴吳茂才子贊之約

卽席同賦輕字韻

陶徑憐高會群才誼不輕同傾桑落醕一泛傲霜

英剌劍時相合絲桐調轉清沉酣忘爾我深快社
中盟

同黃茂才君甫登海西臺沽飲霍演榮爐頭
之酒偕迺兄姪潛甫元聘諸君子同集

登臺縱目望羅浮臺下飛來二鶴樓君自解囊邀
我醉踏歌歸去卧丹丘

訪才隱君裕培宅留飲偕大魁王甫良甫諸
茂才同集

潮平罷釣過西池登訪玄亭爲問奇捲幔共看疑
當蘿集

雪菊揮毫同賦侑觴詩山人澤豹潛高隱國士雕
龍冠一時連社交游行樂地放懷沉醉步歸遲

梁稅課用修自白下轉官柳州巡司寄懷一
首

聞君江左再移家擊柝微官署種花斲寄柳州供
柳史堪從丹府覓丹砂浪游憶昔登東岱樵採胡
爲飯小麻司馬生涯歸故里鶴樓風月夢京華

節孝微音卷爲李隱君裕培賦
鳳去煙銷路渺茫孤鸞貞守覺淒涼依然松柏看

人老愁對粧臺滿鬢霜伴讀一經爲教子夢飛三
島不逢郎旌門拜 詔承恩日蘭桂芬芳繞画堂

過黃文士伯輿爽然堂閑坐遇吳業伯洗華
甫羅載相三山人攜琴偶至雅集

南州榻始下三益抱琴來席上娛流水花前笑舉
杯知音憐絕調終古見高才幸遇同驩賞夷猶半
日回

過江頭李宅拉月野山人再訪菴朴隱君因
慰廷甫茂才喪內之憾留飲鳳藻軒偕重甫

當蘿集
良甫諸君子同集至夜宿此

只尺江頭路不賒追尋詞客共餐霞詩題黃菊開
三徑社結青蓮是一家笛咽絃崩情自遣山移水

恨恨無涯遲迴日暮忘歸去卧對銀燈數落花
過黃宅書館吳子贊黃君甫二茂才黃元庸

歐喬能黃叔和雅集同賦之字韻

白頭游不倦曉起獨垂絲小艇無拘礙滄江任所
之役閒陪雅士博笑赴圍棋消灑東籬下飛觴侑
俚詞

吳茂才子贊偕黃歐六文士櫺酒見過雅集
攜琴仍載酒命駕枉蒨萊木榻千秋誼陽春七步
才霜飄籬下菊夕照海西臺不盡登臨興旗亭一
醉回

同林紹進夜坐因憶倫耀南

羞貧長閉戶木榻坐將穿楓葉兼霜落銀燈照劍
懸孤懷愁不斷四壁苦蕭然獨憶傳經客難酬白
雪篇

訪黃山人希旦留飲得杯字

當道集

毛

十月尊醺美盤餐許我陪當門聊繫艇密坐一銜
杯夕照歸鴉促天寒過鴈哀敝貂無所適閑傍竹
林隈

贈歐文士元蘭

雄才方弱冠拂拭雙吳鈎大笑當天舞長懷出塞
游階除搖玉樹龍洞鎖書樓好學淮陰子垂綸得
拜侯

懷蘇隱君文甫

所思勞夢寐夜夜碧江飛只爲雲山阻能令鴈字

稀炊餐惟苜蓿避席掩柴扉聞道耽幽僻行歌對
落暉

訪黃隱君亮伯

白下論交昔有君今朝溪上挹清芬銜杯欲共羅
浮月四百峰頭躡白雲

酬陳山人出潛

何來投轄見陳遵搖筆題詩郢調新大雪扁舟猶
戀別梅花消息寄江濱

雪日歐山人仰德拉訪盧介休達成廼弟達

當道集

天

章留飲達和酒館偕達賢諸君同集

三萬六千無幾許頻來酒肆逐荆高放懷竹下狂
如阮笑酌離邊飲似陶風雪丹旂依鹿豕潮寒滄
海躍鯨鰲梅花滿徑芬芳色白髮萍逢愧我曹

長至日偶遇歐隱君于貞見邀李英飲燼頭

之酒

長至逢高士篇詩飲幾甌寒梅花照眼老叟雪蒙
頭散步登山屐頻移訪戴舟呼盧村市上深戀酒
爲僇

居貽再贊黃文士伯輿婚配之喜席上賦

合卺杯傳夜未央洞房銀燭照紅粧佳人才子鴛鴦匹好似梁鴻配孟光

黃山人元光侍養廣城寓館趨訪一首

潛幽城市掩柴關菽水承歡慰母顏身著綵衣長繞膝緣耽大隱不歸山牀頭雪色橫雙劍眼底風煙盡百蠻別汝十年追一面陽春酬贈鄙生還

對鏡

廬下生涯老負春五噫歌亦繼前蹤人群處世猶

當壚集

圭

如蟻子性羸愚不似蜂社好無論青白眼鏡光秋看病衰容六旬之上胡稱壽公道超然雪髯蓬

與黎紹聰話舊

齡齡聽下共寒燈看面催教似老僧得意紫霞堪作伴神馳五岳最峻嶒

步韻寄答何山人敬熙

燕市歸來構酒樓溪橋流水武陵秋尊前適興羣黃鶴海上忘機伴白鷗投贈華楫題古調何勞遠使問貂裘木桃酬報非心事長至梅花寄隴頭

雪中同李二山人裕詔良甫過集歐公子櫺吉禺南草堂得詩字

將軍新主第擁褐聚星時鐵笛風前弄梅花雪下吹野夫惟嗜酒才子輒談詩又訂龜山約扁舟泛海湄

訪李茂才

南國稱才彥高酒狂呼童沽白墮開徑坐華堂劇劍雄星令璧月光館品多秀色結綺興飛揚

當壚集

辛

小除夕訪黃隱君言甫留飲

臘盡梅如雪尋君一杖藜憑闌滄海近繞徑暮雲低白飯稱江左青蓮愧隴西新春仍結社花月好招攜

羅象先談萬字見過留宿

歲殘雞黍會二仲鳳山來剗剗黃中調子爲余梓拙集故騷娛燭下杯看踪驚令序偃蹇臥蒿萊風雪明朝別滄江一櫂回

酬歐文士嘉潛解衣相贈

綠髻妙才郎高風古鴈行
綈袍襟范叔交誼見種
康別業烟霄外幽棲水石旁
讀書長閉戶結客少年場

乙巳元日訪歐文士宜麗

小阮芳聲重谿山逸興同
雨前金柳嫩歲首杏花
紅劇飲忘余老虛心見古風
柳絮襟襟此會春色滿簾櫳

獻歲六日歐開黃諸詞客初開海西社會午
後見過李英酒館雅談賦此

富壚集

主

龍津百舟競繁華風日清明淑氣餘
北海芳尊盡竹葉西臺深處碧桃花
騷人獻歲初開社白雲陽春幾大家
司馬壚頭消渴久何勞長者一停車

元夕過黃隱君言甫宅訪康茂才思魏賞燈

醉飲留宿

燈花酬令節載酒過玄亭社好元無約
萍逢偶聚星相看龍劍合不放羽觴停
潦倒聯牀宿春霖夜共聽

春日同元章隱君過集伯鱗伯羽二文學結

綠齋賞菊得生字二首

驚蟄雨無晴追驪泛菊英淹留酬酌不必論浮
生

謝客憐高會西池春草生誰知深洞裏還共聽新
鶯

富壚集

主

當壚集後序

夫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
遇阨而名益顯身窮而技愈工其李英
之謂乎李英字少芝少侍歐虞部公若
季布之為朱家然虞部公見其天資俊
穎啓口成文奇愛如子置之左右追隨數
十年養成其才夫虞部公以詩起嶺表
接軫何李鴈行七子宦遊荆吳沉吟燕
岱一時詞壇宗匠相與主盟中夏李英

當壚集後序

附驥以故躡海內交遊日增聲價前出
李英集國雅集贈炙人口乃館閣名臣
東筆國史彙大明詩選示

宸章鼎彝鳴國家之盛當斯時即老
於章句唇腐齒落言不當採而李英
登三製焉取其有補於世道云見史不以
人廢言也自是李英客倦歸結桑梓隱
居龍津選勝佛滢仙洞口笑傲煙霞附
西臺詩社不忘故步行李蕭然安貧樂

當壚集後序

道若歸去來詞風標築一酒肆效司馬
相如生涯故事交遊一時之彥是壚頭也
前仰西樵戶俯清溪白水以示言臨青
流而賦詩亦足以藏名矣夫相如奏大人作
長門諭巴蜀李英振藻詞林同工異曲流
連觴詠怡然適也翰墨之士莫不慕其高
致近則載酒問奇遠亦扁舟乘興所著
有當壚集皆與吾同社相唱和者間或
燕中舊遊寄贈與手騷人席上韻次援
其尤者附一二以侈壯遊是集也方軼薛嵩
之內記而信康成之教為不誣李英之名
將與虞部公同不朽矣

昔

萬曆甲辰長至日同社黃山人應宸謨



隱秀軒集三十三卷

〔明〕鍾惺撰

明天啓二年沈春澤刻本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刻隱秀軒集序



伯敬先生旣以視閩學政
出褒其新舊所撰著詩文
若干卷合而名之曰隱秀
軒集自先生之以詩若文

隱秀軒集

序

一

名世也海內無不知有隱
秀軒者而隱秀軒之有集
也鍾先生之所撰著不止
于集之中亦不盡出於集
之外也鍾先生旣已自定

其集而手以授余曰是亦
可以傳矣夫不可傳而求
爲可傳者世方不佞是藉
焉不佞何藉此也故夫序
之可以已也鍾先生旣不

隱秀軒集

序

二

欲世有序隱秀軒集者世
實亦無有能序隱秀軒集
者抑澤也支離憔悴人也
於梓是集也竊有志焉無
名之名不文之文以糠粃

爲珠玉導可乎蓋自先生
之以詩若文名世也後進
多有學爲鍾先生語者大
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
貌遺其神情以寂寥言精

隱秀齋集

序

三

鍊以寡約蓄清遠以俚淺
言冲澹以生澁言新裁篇
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
下六二助語輒以號於人
曰吾詩空靈也極余以爲

空則有之靈則未也使嘉
隆之作者幸而裙襦獲全
含珠無恙而使今日之作
者不幸而刻畫眉目摩肖
冠帶波流風靡此倡彼和

隱秀齋集

序

四

有識者微反脣于開先創
始者焉則何不取隱秀軒
集而讀之也其中片語隻
字有不本之經叅之子輔
之史集根理道原性情者

乎有不暢之以氣琢之以
辭約之以格無促絃無窮
幅人情物理事在耳目之
前而想不窮天地之幻者
乎人累篇所不能了者而

陸務軒集

序

五

一二語能了之人累語所
不能摹者而一二字能摹
之披文相質真所稱日新
富有變化無方者也故不
聽鈞天之奏不知擊缶之

爲細響也不視銖衣之彩
不知被褐之爲粗陋也唐
齊已好慕韋蘇州效其語
以贊一再讀輒棄去不省
覽後乃徐出其故草以進

陸務軒集

序

六

大加賞識曰子柰何舍故
吾而學我人之針芥相投
臭味相合大抵在風神清
濁志氣通塞必不在章句
聲韻間今世之爲齊已者

政復不少先生其何以待
之余之梓是集而序之也
非序先生之集而序世之
學爲先生集者也先生爲
人落落穆穆涉世自深出
世自遠意不可一世而獨
屈節好余卽其好余也其
爲落落穆穆如故也如先
生者微獨其詩若文卽其
人亦真能爲空靈者也昔

有人精持內典常以手指
畫空中書寫文字人去而
經書處自然嚴淨雨不能
濕古德猶惜其中滿字化
爲半字嘻斯可爲空靈之
極矣知此義者乃可以序
隱秀軒集也哉

天啓壬戌六

望虞山

沈春澤撰

隱秀軒

隱秀軒詩天集目錄

四言一

維東有阜十章

有序

憫溺五章章六句

并序

水簾題石聯句

遊太山作

隱秀軒詩天集

一

隱秀軒詩天集

竟陵

海虞沈春澤雨若閏

四言一

維東有阜十章

有序

壬子閏十有一月予與商子之燕譚子
送之以詩子作此答別譚子也

維東有阜維南有湖阜則我宅湖則我居子

隱秀軒詩天集

四言一

一

無所往我無所徂我室子室子廬我廬

其二

子歸自官子南斯行子歸自客子北斯征聚
散無言舟車有聲維此舟車爾獨何情

其三

白南爾歸有懷不一子三適我我不子即子
之適矣如子之即矣

其四

自南爾歸有言不同子三逢我我不子從子之逢矣如子之從矣

其五

駕我四牡肅我衣裳彼其之子不與我偕行惠我良朋共此雪霜維子心則臧

其六

肅我衣裳駕我四騶彼其之子不與我偕作惠我良朋共此饑渴維子心則若

四言一

其七

我之云邁念子無儔亦莫我留昔子之南其敢曰無儔挽子之舟

其八

我之云邁念子無依亦莫我追昔子之南其敢曰無依反子之綏

其九

自南自北莫同匪天各處其末中有山川

川何有蒼蒼淵淵瞻言共之心目其聞

其十

勿曰我出勿曰子處各有朋友各有言語及彼威儀爰各有所庶幾夙夜惟子與女

閼溺五章章六句并序

甲寅正月二十七日舟泊濡須口大風

江中小舟渡者覆焉可二十人皆南岸

宴人過江僦作舟子以風故索加錢人

四言一

四言一

三

一文不可得因守至多人時又舟重風益張而致溺也急揮官舟救之從者數舟得十四人而還餘莫及矣予與林子見之憫焉各作詩

山鳴江怒渡于何所我食焉取彼君子今我阻亦莫我予今斯豆斯簠

其二

招招舟子取盈則那從其匪盈精則我多精

不我多舟中人今崇我何

其三

維其多矣烝沒于波矣沒匪不出伊誰何矣
立而聽之家滂沱矣

其四

索糈沒之犯死出之同茲舟人孰罪福之孰
罪福之暇之卒之

其五

隱秀軒詩集

四言一

四

有邏者舟泄泄偃仰溺者已歸救者徐往敢

告津吏厥有刑賞

水簾題石聯句

遊太山作

晴雨所覆

催

白雲之上

吳惟

冬愛其原

度

林古

厥流斯養

催

石穹其中

明惟

俟時而響

古

度

爲之

催

勸登弘獎

明

隱秀軒詩天集

隱秀軒詩地集目錄

五言古一

乙巳臥病作 二首

邸報

遊齊山

五月七日吳伯霖要集泰源水榭

再過燕子磯作

秋日舟中題胡彭舉秋江卷 冊一

隱秀軒詩地集

目錄

舟中看邯鄲夢傳奇偶題左方

六月初五夜月

夜閨杜詩

六月十五夜

七夕雨次夕復雨

經觀音巖

九灣

雨發九灣至歸州

詠古玉刻螭字得峰

始晴

秦淮晤別詩

于胤先北上過白門持同年夏祠部正

甫書相訪策遼事賦此贈行

梁無他水部自潘景升處投詩見贈賦

答

王文肅公專祠詩

隱秀軒詩地集

目錄

二

錢時將自吳過訪因謁梁水部於蕪湖

反再見予送之歸吳

病中買得一侍兒名曰靈光因憶唐人

有新姬侍疾之作戲和其意

五看雪詩 有引

水木亭看烟雪 雞鳴寺塔下看後湖雪

靈谷看梅

賦得陶士行母贈姚孟長母文太孺人

廬江訪章甫親家感贈

題茂之所書劉春虛詩冊

并序

兩宿會聖巖

宵步石廊燭觀於巖壁

總巖

子有古鼎茂之賞而賦焉和之

省鶴

潯陽經曹能始廬下懷寄兼貽梅子庾

陸秀軒詩集

目錄

三

到家

二首

與弟叔靜過友夏兄弟寒河居

寒河詩爲友夏賦

將入城示別友夏

竹月

二首

伏日頗熱友夏寄近詩有雨甚寒甚不

敢快幸語異而作此

隱秀軒詩地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聞

五言古一

乙巳臥病作

沈疴忘故吾情形日幾變有時如嬰兒饑寒
仰母便有時如老人奄奄息如綫過去未來
身一日遊屢遍真身宛如如光明時隱見

隱秀軒詩地集

五言古一

一

又

周公班爵祿孔聖立文字終古英雄人老死
遭磨勵進退類抵觸前後終狼毫窮交思掇
汴妻子望沾漑天生七尺軀豈爲爾曹地性
命徇他人勞勞成底事舍我衣中珠苦伺驪
龍睡安得同臭人親踈走相避達哉周太常
不齋時一醉

邸報

曰余生也晚前事未睹記矧乃處下流朝章
非所識三十餘年中局面往往異水山往崔
嵬誰肯施蝦臂片字犯鱗甲萬里禦魑魅目
前禍堪怵身後名難計邇者增諫員韜鐸略
已備褒誅兩不聞人人爭慕義請劔等尋常
折檻何容易撩鬚料不啻探領何須睡衆響
忽如一辭申數四已酉王正月郵書前後
至數十萬餘言兩月中事野人得寓目吐

隱秀軒詩地集

去言五

二

舌嘆且悸耳目化齒牙世界成罵詈曉曉自
曉曉憤憤終憤憤雄主妙伸縮寬容寓裁
制並廢或兩存喧墨無二視下亦復何名上
亦復何利議異反爲同途開恐成閉機殼有
倚伏此患或不細違茲不諱朝杞人彌憂畏

遊齊山

百里叩九華齊山未寓目歲暮懷冥遊積陰
忽晴煥十步識山面二里躡崖足裁形准石

隙避就費紆曲戚施忽遽條支離頂踵蹙蹙
虛慮危墮踐實防呈觸步疲手倦扶日中至
朝旭不知行幾里賓綠窮往復出洞睇故徑
相去曾幾躡隧中靈威行峰頂長房縮總此
一齊山中外異延促

五月七日吳伯霖要集秦淮水榭是日
雨

五日棹秦淮水閣曾未歷頗值風日晴雨意

隱秀軒詩地集

去言五

三

殊未悉我友越宿招明朝宜小集晨枕引檐
聲微茫承雷滴快茲烟雨趣遠山蕩如滌畫
舫如晨星簫鼓非前日鷁首晚偃倚鴛鴦舫
其翼人情自寂器景物胡欣感四座三方言
音殊旨或一想昔舟行時樓榭烟外積遠近
閣中人拈視坐行立輕舟疾於鳥過眼雲烟
失今茲坐綺閣閒閱舟遲疾從舟視閣中延
望當如昔

再過燕子磯作

夏五戒舟游清夜以爲期豈悟適維揚停舟
踐前辭矧乃值清晝不復睹夕霏霽景媚澄
瀛夜光鑑廣陟光明應如是蒼涼乃遜之一
峰一珊瑚千波千琉璃雜樹綠層壁點染若
苔衣巖紆雲度艱墮地力已微及茲毘陵還
已復流火時石意本孤峭不秋森已威蒼翠
與紺碧綢繆以參差往還閱涼燠江山變穠

隱秀軒詩集

五言古

四

淒感茲燕子去再歷燕子磯登頓快還矚節
物翻令悲

秋日舟中題胡彭舉秋江卷并序

已酉秋子將由金陵還楚胡彭舉爲予
寫秋江卷爲別衰柳寒汀遠山細浦而
孤舟片帆汎汎其景於空青遙碧之間
隱見滅沒初不見水覺紙上筆墨所不
到處無非水者使人常作水想越數日

舟過三浦天末橫來殘嶼如煙水精寒

濛遠淨者示弟快曰是非彭舉卷中所

餘一片閒紙乎卷首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爲焦弱侯太史書彭

舉自書七言一律於後彭舉名宗仁金

陵人八月晦日秦淮歸人鍾惺書於采

石舟中仍繫以古詩八句其詩曰

澹遠寫秋江秋意無起止何曾見寸波竟紙

隱秀軒詩集

五言古

五

皆秋水煙中過寒山江淨翻如紙空色有無
閒身在秋江裏

舟中看邯鄲夢傳奇偶題左方

局中片時間世上幾代傳爨下片時間夢中
幾十年仙齡亦已促夢境亦已延誰明修短
故疇司伸縮權

六月初五夜舟中賦之

長夏不肯晚既晚亦蒼涼涼色已堪悅

纖月光初生如新水清淺半東牆尋常如生
見悲喜觸中腸對月本佳況鄉思亦無方且
復共明月無爲念故鄉

夜閱杜詩

東髮誦少陵抄記百相續開中一流覽忽忽
如未讀向所覲面過今焉警心目雙眸燈燭
下炯炯向我矚雲波變其前後先相委屬淺
深在所會新舊各有觸一語落終古縱橫散

陸秀軒詩集

五言古一

六

屢止

六月十五夜

明月眷幽人夜久光不減良夜妮佳月月殘
漏愈緩未秋已高寒秋至更清遠逝將齋幽
魄照此夢魂淺

七夕雨次夕復雨

秋來一夜雨耽却一夜月午喜滯煩蒸火乃
成淒絕前期有宜雨胡爲值令節矧乃過此

夕連綿猶未歇秋月亦易悲吾意實高潔儻
能破晦慘子寧耐殘熱

經觀音巖

洞巖但如此今來較不同泉石稍差次遽覺
心目通峰氣值殘霽往往變蒼紅曲屈失故
徑層深翻得窮向者攀援處乃在頽視中安
知所蹈歷其下非散空何心覓前源徑盡忽
以逢水木發秋籟而非谷中風憫默觀因應

陸秀軒詩集

五言古二

七

恍焉如發蒙

九灣

若非蹈今塗昨日險亦足果然備層峻蛇鬼
猶躑躅兩崖窮登頓相對不去矚稍焉歷其
巔許身已平陸俯仰前後視乃知多岸谷足
跡信延袤目境自慶縈鴻飛已青冥背翻猶
遭觸深薄警營魄幽幻豁心目

雨發九灣至歸州

龍山無清曉雲水但稱濁累日行重嵐叢密
何由豁安知茲壁外不有朝暾躍顏雲初離
洞流止將焉託嶺半一人家如鳥巢阿閭人
語響空濛煙火出宜漠隔江望秭歸殘陽見
井郭胡爲旣濟後昏暮猶墟落

雨行巫山

我行近巫山欲識巫山面此峰名十二一峰
了不見白雲如積水懷山浩以翰雲滿谷皆
隱秀齋詩刻集 五言古二

波兩崖繞若岸

朝

蓐食初戒徒新賜淡寒岫光薄始著林映帶
自先後日盛宿煙避遠見山水候我行久出
峽始得覩清晝

瞿唐

至此始稱峽岸束江齟齬江勢有往還前山
幾茹吐兩崖何所爭終古常相拒水石日夜

憂無所觸而怒灑瀕根孤危得流不能去立
石如堵牆中劈才一縷岸迴不見江船行無
乃連舟過其隙中乃知此其戶還顧始自失
憮然警徒旅

巫峽

瞿唐隘已甚而匪三峽列不知三峽者當何
如峻迫舟經巫山下川谷信軋崱仰眺已恍
然矧敢言登躡巫山峰十二歷歷在眉睫猿
隱秀齋詩地集 五言古二 九

鳥向人言雲煙影已滅急岸辭迅流如矢離
弦決異哉江如壁灘下已數折視前歷歷峰
忽復逢巖缺

歸州峽

茲峽乃名歸歸期諒非遠誰知下峽途自茲
始云險蜀江不愁風颶立水亦卷石逼撈觸
實湍及舟過淺向歷虎鬚危虎鬚崖名在夔州未覺
精魂斂張年至茲戒心手目俱勉水舟細意

嘗稍肆依焉舛曲巷夾我舟戈鋌立刻劍怒
濤跳曰中倒石日夜碾努力過新灘前期自
可展

新灘

三峽險阻今茲灘成近世所以名新灘舟楫
往往躋伏石激橫流以待舟相值天意非人
力工亦有鈍利者每批際審擇而趨避其
間不容髮失非惟恐泥三峽歸峽劇三灘茲

陸秀軒詩集

五言古

十

灘厲巍巍神禹後鑿山有望帝連亘七百里
疏決成既濟片石距通津智勇莫能計吁嗟
平陂理真辛難思議

西陵峽

過此卽大江峽亦終於此前途豈不夷未達
一聞耳辟入大都城而門不容軌虎方錯其
牙黃牛喘未已舟進却湍中如狼覓其尾虎牙
常其險夷交跳伏正相踣回首黃陵沒

此身才出縣不知何心魂禁此七百里夢者
入鐵圍醒猶忘在几賴茲歷奇奧得悟垂堂
理

出郊

閉戶成窮冬出郊知有春耳目久不接熟境
亦覺新芳草如欲暮桃花忽以晨偏何多氣
侯物色紛然陳春雖深未闌動植方怡神

識譚友夏所寄書語

陸秀軒詩集

五言古

十一

遠遊接新知新者難遽陳乍歸逢故識故者
番然新耳目善自易庸人亦異人嵇公通此
術可不厭羈塵有何七不堪而爲時所囑

贈羅童子國香

流水無巨細所貴者清深羅郎互鄉產眉宇
乃蕭森賴無師與友宿物未入心發語自空
靈時時出妙音辟彼湜湜汙安流石澗陰對
之悅心且其源不必尋東西在所決最哉須

酌斟

蔡敬夫自澧州以詩見寄和之

每一接君詩知君愧不盡往往定慧心見之
賦比興比云苦吏牘俗與勞相併何以塵務
中穆如清風詠乃知寄託殊形神本淵淨以
茲暇整情何紛不可定

又

俗本非一情復何關吏牘俗亦不必逃君情

隱秀新詩地集

五言古

十二

豈易俗盤錯鍊神明往來彌幽獨出茲慧寂
心恤此一路哭朝廷與四方標本相離屬急
則治其標標潤本亦沃民矧邦之本易動患
遲速厝火積薪下徙之賴良牧素食長安中
手口皆拘束豈如當一面猶可舒臂足賤子
本薄劣斟酌才與福調燮力不勝樞衡年已
促矢心在一麾犬馬猶堪服君才難如此矧
乃予樸樸涼柔翼翼心如臨淵集本

夜坐

閨門月自遠未見神先清况復已秋盡寒意
不我驚微風交庭影偃仰以逢迎忘與二三
子共坐至深更錯鑑靜夜語悄然作秋聲

讀豫約

李老未忘骸死前管夜壑自謂出家兒身世
了無縛灌灌身後謀一塔申豫約色身委園
扉子神竟焉託世無知我者能殺亦云樂偏

隱秀新詩地集

五言古

十二

逢高趣人焚琴而煮鶴

山月

山于月何與靜觀忽焉通孤烟出其外相與
成寒空清輝所積處餘寒一以窮萬情盡歸
夜動息此光中

送鄒臣虎年丈南歸

天淵亂魚鳥不待虞羅施四牡雖蹙蹙不來
不驅馳何必求其故世久欲君歸寂寞嘗才

士恬躁自茲時周防亦已晚矜忿非所宜辭
榮蹈刀易中庸不可幾天人方未定君子敬
其儀

送馬仲良權吳關

時孟和別下從行

燕地信風塵俱留反成趣吳門自清華獨往
意反悟以茲分素交征途共朝暮維夏發春
明舟車何時駐荷蕩千人觀楓橋六月路同
游景事佳徘徊中反顧兩度居燕中君皆先
應泰軒詩地集 卷十四

我去此行別兩人悄然生百慮

廬江訪章甫親家翁感贈

已酉秋還楚是君之官期甲寅春還楚是君
政成時別君戊申歲七載迄于斯人生幾七
載運事不密移計茲官始終聚散時可知兩
過君土地何有不相思昔苦客路晚今幸王
程遲不忍見君面其如久別離抑情回我舟
行行繡谿涯相遠朋友戀相見兒女悲人更

觀歡宴寧知心所悽冠蓋日趨榮鬚髮日趨
衰迨茲皆未老乘暇視光儀久聚歡怨多吞
聲似欲辭予非不慰留意滿拙言詞天人多
舛迭盟好空爾爲林泉取無禁區區當愁遺
少同筆硯苦老共丘壑怡恐子懷遠略白首
忘所歸

題茂之所書劉春虛詩冊

并序

每見古人終身於詩究其所存不過一

應泰軒詩地集

卷十五

十五

快或至數章則心甚畏之貴裁也精於
裁必審於作慎於示人乃其高於自處
此予所謂選而後作勿作而聽人選者
也甲寅早春舟中閱唐人全詩畏杜審
言之少而春虛止十四首其嚴冷之義
尤肅如不可犯篋中有高麗妙蘭人紙
將索茂之小楷偶閱此遂以授之其紙
不浮於字意似皆有所裁紀之以詩

只茲十四章鍊氣已成液如何平生勤三璧
勿苟益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不受人去
取孤意自先立何以莊嚴之妙藹與良筆何
以展對之新柳及初日所貴如其詩意皆存
簡寂

雨宿會聖巖 游浮渡山作

燈光入幽薄金碧照石土夜雨間流泉風竹
連晨鼓意象了不關相與無相與空山獸臥

隱秀軒詩集

五言古一

十六

人虛懷而聽視

宵步石廊燭觀於巖壁

遊浮渡山作

古人負奇情題巖必幽猷豈以山水心取供
人耳目衆遊或失之冥討須執燭天風醉花
鳥 雷鯉句 此語無以讀

總巖

方廣計數天縣孔甚多每孔刻巖
各一按浮山之數

須彌無邊際有時藏芥子所以一卷石具三
十六體內至天秦後官關彈丸裏孔以寫真

形刻以著經紀思古山始終圖經備於此景
請易其名其名曰石史

予有古鼎茂之賞而賦焉和之

十花歷火少誰辨鼎湖液雖已滅鑑鍾隱然
見心力情文無所苟彌想入心質神理驚幽
昧臆魅不能立今人耳目玩古人充飲食意
惟不近人于益與之習

省鶴 示茂之和

隱秀軒詩集

五言古一

十七

物生既孤遠乘尚必落落意不可食飲肯輕
訴饑渴雙鶴亦何期忽焉于我託暫籠置舟
中羈爾良自作耻受世人寬寧爲曠士縛終
知得所歸形拘神或豁性情泰威知倉卒不
可奪魚匪不在水有口不苟攫水匪不近舟
有羽不苟濯釜庚全志士多寡須斟酌夫苟
傷其心居食徒爲虐辭受視其人臧獲手難
着吻沐近小仁思爲此物憐所以躬撫視也

暮仍審度

潯陽經曹能始廬下懷寄兼貽梅子庾
我北鴈南來我南鴈北歸有似所期者後先
與我違築室匡廬側舟往返由之入室見茲
山其人則遠而山水存乎人匡廬空爾爲匡
廬邇不至而非心所悲梅生從子處六載今
乖睽寄書有無聞鴈途矧參差且更作一想
以豁今所思如我在燕楚曾未至於斯如子
在閩蜀尚未卜居時

陸參野詩集

五言古

十

到家二首

舟行起秋末到家維夏初雖未遂林壑暫喜
見里閭嚴親暮遠適入門悵焉如弟姪守園
徑猶未甚荒蕪場鹿識故主籠鶴欣新廬開
篋檢故帙如獲未讀書故人驚顏面不與新
知殊攜幼慰幽獨尊酒適有餘

其二

所親自去年已望行子反今雖期逝歸情言
亦款款既皆惠然來報之寧可緩始歸慈聞
出雖近意亦嫌骨肉易遭延不覺爲日遠不
自責其疎煩望恕我簡反訝我審交偏何來
甚晚

與弟叔靜過友夏兄弟寒河居

盧非教
王明甫

至

我遊凡兩歸訪子不能再徒記子門前與

陸參野詩集

五言古

十九

寒河對今遂幻其涂河流不在外欲知來往
生但覩門向背久憑尋初跡心目猶映帶鳥
聲在殘雨烟物發其霽兄弟友朋并來如風
雨會語嘿如一人悠然了無礙

寒河詩爲友夏賦

子居在河干河水寒其聲而我來五月颯然
形慮清乃悟秋冬意不從霜雪生動植沁洄
之欣欣無不榮肅然高寒內貴具天淵情

將入城示別友夏

累日皆言笑兀然無所思妙想始觸物乃爲
動者機水泉春初引端委甚希夷雖然寂無
構紛如中威蕤明旦別子去厥緒復惟微吁
嗟動靜理匪以寂喧爲非無萌蘖生朋從中
斷之憧憧往來內是予機息時

竹月

涼月白夏夜意本貴孤疎何爲竹影之反益

隱秀軒詩集

五言古

二十

其靈虛物有時貴多顧相得何如

又

竹日處庭中月偶影其外反云此奇光微爲
影所礙物論每如斯二君則不怪

伏日頗熱友夏寄近詩有雨甚寒甚不

敢快幸語異而作此

共茲三伏內百里殊涼熱我聞高則寒子居
卑以滯六月秋在水河上意先洩瞿瞿豫

人寒早實難結此時山中士引領望涼節
峨眉五臺巔盛夏積古雪在地自爲夏高卑有
燕粵頗疑元化隘氣候近而別寒暄有倉卒
時地焉可絜

糴穀

我官已五載田無數口餘於爵古中士食愧
上農夫豈惟廉所致治生術亦疎則知不經
濟理人將焉如今年春不雨有田尚可虞金

隱秀軒詩集

五言古

二十一

錢今雖涇敢不爲豫圖八月已涌貴復如三
月初富兒利秋旱氣驕色踟躕富者盜所寄
此輩豈何愚俯仰猶缺然賓僕尚我需無僕
身不逸無賓心不娛吾寧捨口腹黽勉充爾
虛爲備不服遠明春多在都餘祿儻可接舉
家半就餽三黨猶嗷嗷臨食獨何吁

隱秀軒詩集

隱秀軒詩地集目錄

五言古一

秋晚荆門道中抵泉寺宿

再過夷陵爲諸同門祝雷先生後事題其閣上

輿夢

蔡敬夫仲冬書至云辰州十月已見梅

花寄詩三首予未之答及茲再遣書使

隱秀軒詩地集

已是獻歲三川此地梅放未匝輒書所

見以報前詩

飛雲巖

黔還至辰溪懷蔡敬夫既見贈詩二首

欽山漁仙洞尋龍君御所住觀其刊鑿

之迹

贈別朱無易郡侯計事畢暫還成都并

答前見贈之作

四月三日楊脩齡侍御遊宴海淀園

七月十五夜月同茂之賦

南歸京別劉貞一侍御獄中

觀朱叔熙所藏唐榻雲麾二碑顏柳白

傳諸帖及米書

入舟

舟月三首

贈徐象一年文并索其畫

隱秀軒詩地集

目錄

登岱

無字碑

尋西天門

宿頂候日出

降自孔子崖循黃華洞止焉

傲來山

再憩朝陽洞泉上

岱草既定讀友夏南嶽記及詩

隱秀軒詩地集

一雨法師徐元嘆陳磐生往訪詩紀冥

游兼勸募復

遼陽陷後友人張任甫先赴叅謀之召

得書詢之尚未出關欣慨交心勉其後

圖

游茅山

觀魯顏公所書茅山玄靜先生李君斷

隱秀軒詩地集

目錄

三

碑

隱秀軒詩地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五言古二

秋晚荆門道中抵泉寺宿

向晚秋如何與馬行鴻濛動植猶在野未落

氣先空平楚遠難靜秋聲當在中鳥歸赴殘

霧千山紅未終洞巖寂寂後威蕤生衆容戒

隱秀軒詩地集

五言古二

徒息泉寺喜與泉徑通水木爲秋天至夜同

一風二水無靈昧焉分惠與蒙此時無聽觀

孤磬發深衷

再過夷陵爲諸同門視雷先生後事題

其閣上

夫子意豁如細故不肯著後事聽其徒彌見

子落落山水翰墨事一過情自若矧乃前與

後足嬰子寥廓獨念子純孝拜母五情鏤百

足仗羣力是予心所作哀肅動門生子神所
磅礴祭養答衆心營營子所薄存亡聊復爾
意或別有託志曰神歆類類豈必同膜與子
兼師友形氣久已略三年訪精神夫子在斯
閣

輿夢

衾枕寡寧寐與殷何翹翹微息寄肩項數動
魂亦勞平陂在其趾神與之低高因想失次

陸秀軒詩地集

五言古二

二

第耿耿隨所遭艸樹拂油衣耳根行風濤頗
記常舟卧鄉夢多招搖

蔡敬夫仲冬書至云辰州十月已見梅

花寄詩三首予未之答及茲再遣書使

已是獻歲三日此地梅放未匝輒書所

見以報前詩

君使發冬仲已寄早梅詩此地未見花以何

發清思低徊不成報待此花之期再辱辱

玉獻歲春前時是時閨闥梅珍重不數枝何
爲共歲寒寒花獨參差君言辰酉暖花亦有
所私天疎地則親花時聽土宜有似我與爾
同枝而早遲計予花榮榮是子葉紛披花葉
不相及又若同心睽以此早春秀答君晚歲
遺凡物貴相代豈在同榮衰與君爲久要共
此寶壘

飛雲巖

陸秀軒詩地集

五言古二

三

吾聞山出雲巖則雲之室茲巖雲所爲雲與
山爲一山雲老亦堅浮者化而實初至怯空
遊梯磴乃歷歷下上於其間步步可遊息石
以雲爲神雲以石爲質石飛雲或住動定理
難詰草樹過泉聲尋之莫可說

點還至辰溪懷蔡敬夫旣見贈詩

去子不百里我懷彌鬱紆川陸莫適從顛倒
問舟車五載別何易一日苦難需不知此五

載爲心賞何如祇役過子部心迹多所拘此時不悵然明知有歸途歸途未卽見離緒劇於初萬慮閒乃生情事方崎嶇

又

去冬予家食寄我早梅篇今來屬秋殘乃在梅花前沉江多芙蓉遲暮非其年芙蓉不官後梅花不官先今予欲贈我何枝可折焉每得君所寄思理如雲泉及茲獲言面意滿俱

隱秀軒詩集

五言古二

四

默然吾寧相對默不願頻寄宣

欽山漁仙洞尋龍君御所住觀其刊鑿之迹

楚人事黔役能無山水情所得乃在楚特以黔爲名如彼蜀三峽其險半於荆陸行問桃源靈奧寄水程所以起辰州三日聊舟行穿石望而足水心恨未停晚泊欽山下獲與幽願并靜者領斯山意匠妙經營搜扶畢智勇

虎穴不得寧頗負康樂才要與陵谷爭靈怪爲之遜吏民迺不驚停舟山雨內舟停山亦晴棖楠與巖巒左右煙中生屈曲行螺中子所謂甕城往往意所息輒值隙之平數折聖珠洞獸跡所縱橫如何有宋刻筆體老而清可見虎穴先禪者之戶庭古來幽奇地人獸居相更冥心觀去住鳩鵲開其明

贈別朱無易郡侯計事畢暫還成都并

隱秀軒詩集

五言古二

五

答前見贈之作

與公同北首雁行略參差公不廢餞送贈以孔碩詩不自恤霜雪念我行冰澌執爰備前驅我先公則隨王帛太平色車開馬旣馳藹藹王吉士胡不呼載之指友夏之不時哉有難言與公同腹悲先至卽居者主人焉復疑佳山與佳士用爲餉客資往往無意近能豁風所思感公好士意輒敢舉所知諒公慎交

心雜客爲公辭王郎與馬子文其不在茲輪蹄酒食場良晤稀復稀胡公獨無冗宴詠頻相追唯公不泛愛所以多暇時甚媿主人禮猶愆西山斯今遂出都去暫取棧道歸棧道勝峽中見聞多所怡青山無冬春非以竹柏爲矧茲二三月鶯花方離離送者二三人不似諸侯儀所送則朱公二三人亦宜

四月三日楊脩齡侍御遊宴海澱園

應秀軒詩地集

五古

六

燕地三四月江南二月時物色淹春寒此時方妍淒豈曰桃李後遂無鶯花期所以臨眺事首夏正攸宜郭外自多勝城居豈得知泉石雖云借盡日君有茲一座四方人趣不甚參差能使孤衷士酬對亦不疲則知不草草於物有調劑流時周結構爲君娛客資物力苟據勝山水亦聽之舟席軟則代苔石凡屢移清泛隨孤光動植沐晨羲吁嗟綺麗地情

理生幽奇

七月十五夜月同茂之賦

首秋夜十五是爲月之時暑退猶有存頗與風露宜置身此光上不能添我衣廣庭化爲月何者中間之衰枝作庭影影反妍於枝虛懷待清光魂夢亦相隨

南歸東別劉貞一侍御獄中

古無三十年地天成扇鑰神龍寄高深聲臭

應秀軒詩地集

五古

七

不可度理數俱無權莫能使鳴躍天其垂異象皇心喻而作都哉御慈寧外斷中斟酌天日既已觀巷牖非不諮妄意諸小臣聖衷疑且薄其於所尊威體貌自溫恪苟能中機宜匡順固綽綽吁嗟失斯時何由更納約侍御班雖後於義忝韜鐸四顧既無望直前安敢却微官易得罪倉卒風震落致君有今日實以盈庭詰謂宜面引咎後言胡救藥

匪唯語默乖已夫後先著終始揆斯事誰其
司斗杓於君獨嚴譴猶知君謬差賢於汎
汎誅褒兩寂若君曰是何言徒增中懼忤有
言恨未申何取身囚縛看君負茲意空名耻
爲博吾聞古直臣退居皆閑閑頃來鳴立仗
夫豈不嶽嶽中情既難言末路別有泊或使
忠諫途反爲世所託區區抱幽憤待君一灑
濯

廖秀軒詩集

五言古三

八

觀朱叔熙所藏唐榻雲塵二碑顏柳白
傳諸帖及米書

人情固貴遠魏晉猶下風紙墨出三唐已與
金石同借觀廢寢食心目行鴻濛物苟詰其
至中古具義農一字一氣運道從而汚墮節
義與風雅顏面見數公

入舟

八月廿五日

勞勞人我際歸路卽休期所畏更車馬風雨

以驅馳川途閒屈曲行止安能知周身天與
水物役不我隨而我此心目又能閒四維秋
深氣苦肅太暄亦失時涼雨未至寒適與動
息宜夫既利其暇焉敢復憚遲楓橋與煙霜
所至非有差努力及前路齋意欲何施矧茲
歲月內不能無所爲此中苟有獲卽我性情
資

舟月

廖秀軒詩集

五言古三

九

秋深夜苦多月與之終始萬情俱願息流光
獨不已夜亦有盡時波間方屢起

又

水月非不接煙乃在其間非惟無所累孤光
如更閒共此一秋色以類相往還

又

水夜獨有月○秋亦難爲清○光輝積而盛○泉有
莫能爭夜亦自有色○非皆因月生

贈徐象一年文并索其畫

吾友徐水部文心本塞淵比來於畫理自言
心力專文事子處後孰能爲之先乃知文章
道世多草草焉精神久寂寞盤薄見其天以
此悟爲文瞻之已在前能使今文士內省思
其愆許我作數筆鄭重至經年知子不宿諾
以待神之全古之耽畫人宿生山水綠胸中
有高深子筆我則絃卧遊在爪指意各不能

陳秀斯詩地集

五古二

十

傳有時四壁響我喪決決然

登岱

茫茫何所祖先物而稱宗衆靈果奔赴如水
無不東似已見太始猶疑不鴻濛形氣錯人
鬼結構未免工日月生沒際金火光熊熊是
諸種種象熅然銘其中暫時觀混沌上下歸
一風天非但蒼蒼無故生衆容我處元氣上
玄黃反莫窮

無字碑

如何季世事反近結繩初民不可使知垂
欲其愚隱然示來者此意卽焚書

尋西天門

石何時起立中闕爲雙闌人力所不與因而
曰天門石勢如風雨內外相崩奔虛無纔倚
巖煙日以爲根吁嗟不自必落落幸而存吾
欲鑿越觀以達龍谿源夫惟或隔之所以紅
塵秀斯詩地集

五古二

十一

心魂

宿頂候日出

朝旭不待朝來宜先於旭去地四十里曜靈
異所燭不應此天海如是近而促一嶽隔元
化日月有淹速至此已無山此物冀先矚託
宿最高寒神魄始曠豁風霆搖夜夜下方人
事聞吾聞登岱人奇光有時縮根或有靈鈍
志氣各感觸居處敢不變亦以告虔篤

降自孔子崖循黃華洞止焉

山有挾而勝不專在高寒粲粲黃華洞聲光
夕陽間萬松舉泉石往復多其端泉石壁而
瀑松不風而濤層巒或淅之偃仰生微瀾巖
壁不自主煙日靜而安蘿石相磴棧屈曲自
糾蟠雖無人上下其勢若牽攀以其處山半
末力厭維艱遊者曰登岱遂不復降觀

傲來山

隱秀軒詩地集

五言古二

十二

望者遠而略然得山之全近郭岱已具人馬
欣雲煙牒牒達天門天門非一天向所指爲
岱岱曾不與焉乃知是傲來相顧而爽然察
所由起止與岱相周旋扶持效媚茲詭激而
便媚雖爲岱疏附其它不苟連升降殊所親
去來情屢遷於維岱曰宗理氣資神宜
再憩朝陽洞泉上

吾觀岱前後泉石相循環聲情畜幽阻人所

不往還茲得再眺聽以處嶽路間昨登後石
屋視此遠而寬低徊欲居之惜茲衆妙殘其
實不甚隔揆勢皆半山木木風同響孰先發
其端

岱草既定讀友夏南嶽記及詩

曰共作泰遊諾諾歲月內予之南嶽心猶我
視東岱真遊良有關焉保無拘礙我岱子則
衡豈云非意外文章山運數天人有愛自
隱秀軒詩地集

五言古二

十三

予記南嶽嶽不自靈昧我未登岱時讀之神
內戒今自省所爲視子猶未憊妙言生興願
深淺機緣會勿各矜所獲且用交慰快同遊
古不無未聞由預待

三月三日新晴與客步看所在桃花

所寓在郭外出入難一城意但取居止頗爲
花鳥管花辰多在雨春亦莫能爭恒恐桃與
李汶汶過此生何意留住佳霽上已連清明數

步卽花事聲香中外行始悟居近郊有遊人
我輕花開無先後貴與遊事并出門花未落
今日看花情

牛首道中看人家桃花

桃花沒入事青山又周之花能紅幾日春山
青無時恒暫雖異數幽艷理相宜亭檻聽林
水高下不難施繁花裏心目形神無以爲感
彼榮落候同茲風日期竹栢風前後謾謾晨

隱秀新詩地集

五言古二

十四

夕吹

月過郭聖僕范漫翁二居士

輕舟隨風日吾意有所尋眺聽在其內林水
方蔚森公洞凡屢變所至爲霽陰新流局我
舫不必廣且深伊人寄靜外奇尚而素心衡
宇異郊郭雲煙接一林

宿烏龍潭

淵靜息羣存孤月無聲入冥漠抱天光吾見

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潤飛
潛中宵萬象濕損益難致思徒然動風日吁
嗟靈昧前欽哉久行立

七月十五夜登雞鳴寺觀餞度

地高秋不測悠悠但一光不須借風露自然
生微涼陰物乍離瞻視明猶彷彿戒僧登座
謾此是日月鄉皎然聲影下悲歡如迴嘗潮
山一以去天野何荒唐

隱秀新詩地集

五言古二

十五

歸至雪浪菴看紅樹

是恩公故居

年貌已云晚起止亦有涯有情念其盡何異
惜春華客言此中勝一歲在桃花寒紅破浪
出三月秦人家不作榮衰想春夏何以加登
涉誠有際棲息則幽趣歸途有如此所得非
不奢僧寂留生具我見不吝嗟學徒幾人是
威儀疏與茶何年霜露裏紅影不橫斜

贈魯伯陽母

歷觀真佛子，誰非慈孝人。悲哉爲法故，乃以
憂其親所賴。母有志明信，同宿因斷臂。獲法
寶，此真不失身。何況戀甘脆，區區菽水仁多
生。固眷屬斯須，作天倫婆羅。有此母三途免
苦辛。

正月初五日冶城看殘雪作

積雪何所似，白地一明光。於何見剪繪，落落
綻微陽。存者去者半，鱗次表低昂。存者反作

陸參新詩地集

五言五十二

十七

質去者錯爲章，質文難思議。高處辨其方，是
時尚冬序。春物猶蓋藏，人意有所向。岸草與
隄楊，已覺耳目際。先有一青黃，白寒在林壑。
不以爲冰霜。

採雨詩

雨連日夕忽忽無，春採之瀟茗色香可
奪。惠泉其法用白布，坊五六尺繫其四
角，漸石壓其中央，以收四至之米而置。

甕中庭受之，避甕者惡其不潔也。終夕
總總焉，慮水之不至，則亦不復知有甕
之苦矣。以欣代厭，亦居心轉境之一道
也。作採雨詩。

連雨無一可，不獨梅柳厄。可助茶神理，此事
差有益。置甕必中庭，義不傍檐隙。豈不速且
多，汗濫亦堪擲。志士羞捷取，先難而後獲。網
羅仗匹素，承藉敢言窄。取盈亦人情，反喜涸

陸參新詩地集

五言五十二

十七

聲積遣婢數持燈，驗其所受跡。用蠟苦雨情
聽之，遂終夕。

丙辰江西大水，故憲副太和臨臯楊公
在殯。其弟貞叔負其棺與水出入，得免。
于友楊武部邦隆憲副公之子也。泣道
其事，鄒爾瞻先生作風木樓紀述其事。
親始末，鍾子讀而歎曰：貞叔之爲此有
本也。紀之以詩。

肥姑思父母來乃及於兒固知至性以孝友
同一情古有伏棺者入火神不驚彼子君則
弟易地無重輕吁嗟志之壹乃與水火爭竟
亦獲既濟智勇根於誠備觀君本末純孝通
神明存沒急難誼一一由此生世皆誦奇烈
君視實平平移此於君友豈曰非艱貞再拜
書於策人倫若紀經

歲暮送姪昭夏還家兼示弟性等

隱秀軒詩集

卷之二

十八

汝父齋志曰汝生四月餘今見汝作父子身
爲獨夫嗣衰視子姪敢復問賢愚况汝能念
我至性輕長途久倚忽言別情劇未來初此
時吾念汝不獨爲孤癯問于此二載何以處
南都憫默不能視中懷各焚如亦知汝有無
不敢言倚問恐傷遠人意于懷彌崎嶇官無
九里潤子焉猶機餉親見我近狀不嘆薄且
迂共茲秋冬肉愛掩瞽課疎廣汝以山水靈

汝以圖書此事勝誦讀有所開悟無以此爲
實歸此來亦不虛汝叔近落羽文章又失圖
榮利鑿忠厚宦路與鬼俱但令各有子耕學
親可娛豫營人外計饑寒不暇虞兄弟息俱
晚家督則在渠富貴不敢覬要爲幼者模爾
勿恃周親悠悠忘爾孤

隱秀軒詩集

卷之三

十九

隱秀軒詩地集目錄

五言古三

補和楊文弱年丈書德山讀元碑見寄

之作

并序

已未白門喜周伯孔至讀其詩記前會

在已酉歲

得韓求仲書并所選文二編感而有寄

題徐生山居圖

隱秀軒詩地集

目錄

冬日登虎丘

將訪若雪許中祕迎於金閨導往先過

其甫里所住有皮陸遺跡

遊梅花墅

將至吳興訪韓求仲年丈雨中舟進暮

泊城外言懷

訪趙凡夫寒山所居其先墓在焉賦贈

二詩表其山志

二首

兩行巫山

朝

瞿塘

巫峽

歸州峽

新灘

西陵峽

出郊

隱秀軒詩地集

目錄

二

識譚交夏所寄書語

贈羅童子國香

蔡敬夫自澧州以詩見寄和之

二首

夜坐

讀豫約

山月

送鄒臣虎年丈南歸

送馬仲良惟吳關

三月三日新晴與客步看所在桃花

牛背道中看人家桃花

舟過郭聖僕范漫翁二居士

宿烏龍潭

七月十五夜登鷄鳴寺觀懺度

歸至雪浪庵看紅樹

贈曾伯陽母

正月初五日冶城看殘雪作

隱秀軒詩集

目錄

三

採雨詩

有序

丙辰江西大水故憲副太和臨臯楊公

在殯其弟貞叔負其棺與水出入得免

予友楊武部邦隆憲副公之予也泣道

其事鄒爾瞻先生作風木樓記述其事

親始朱鍾子讀而嘆曰貞叔之爲此有

本也紀之以詩

歲暮送姪昭復還家兼示弟恮等

隱秀軒詩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閔

五言古三

補和楊文弱年丈書德山讀元碑見寄

之作

并序

萬曆乙卯閏八月予以典黜試竣還過

武陵候年伯楊侍御脩齡先生與文弱

隱秀軒詩集

五言古三

道子遊德山登覽之次觀莽中一碑闕

然如礪有文可按迹之爲元丞相姚雪

齋送僧歸楚詩詩甚雅草書有右軍筆

體因輟遊事各竭其心目之力由偏傍

得字由字得句由句得篇思者退聽得

者競發脩齡先生命于紀其事未果久

之文弱爲詩寄于深妙渾成已獲其珠

子耻於鱗爪譚而未作今茲寄于全憤

再觀此詩因追和之在己未正月十日
杵渚猶脩竹清湘多古烟坦步輟思詠靜得
文字緣精神超礫莽文質中塞淵心形忽而
止遭異同所處作者標勝固未窮金石年剝
蝕增時代曠如遠古前虛懷候其至踰踰如
恐遷當其泮渙際意滿莫能先思理蘊殘斷
不爲鈍者傳離合不可強以待慧與專誤書
思卽快不必得其全一靈散羣慮半者有時
力亦云堅

陸秀斯詩集

五言卷三

二

己未白門喜周伯孔至讀其詩記前會
在己酉歲

一士才德成天人幾交驤勿曰兼人資後遂
不可量閱人久且多本末自殊狀風日損不
知驕客美已喪能使好德人十語九成妄見
君白門日弱冠神內曠如彼岸未登意也先

人上敢自負人倫秉藝不能忘人多惡其狂
利于終易阿予雖不謂然口譽心兼創今茲
後我來再見君已壯安保十年外前途副遠
望交相勞苦言不暇道無恙舟近察其人豫
覩清實相拜手誦清風穆如表靜尚曩言庶
有試今懷始獲放感予不相負非因來破淚
默思昔搖搖爲予肩疑謫愧予當子年事事
遠相讓雖云根器殊亦緣心目障倘有他山
石如我於君嚮何至老大時衰劣猶悵悵乃
知賢愚分運會默相仗

陸秀斯詩集

五言卷三

三

得韓求仲書并所選文二編感而有寄
十年明一寃人生年幾十可見始禍人爲謀
亦不失左官無明條聊取前事畢素心如諸
生寵辱安能及諸生如之何吃吃事經術繙
校非苟然血誠散卷帙可以有感通匪惟存
矜式笑向冥理游淵淵神內實各思看花時

少壯意難戢今來是再見木雞應可抱

題徐生山居圖

古之歷落人人不可衣食又況可得居一枝
如鳥息愚公庇天下不苟德所識徐生雖相
依雅亦能自立有於汎愛中求分萬間一愚
公獨重之幸舍與棲集既貴長且賢下交無
倦色生亦安廡下以明愚公德張公畫隱人
長者年七十高愚公古誼圖之以特筆

廖孝廉書此

五言古三

四

冬日登虎丘

一丘但清妙霸氣如暫銷層層不覺上心目
隨所起吳天多在水澹澹不能高歌吹石留
響精靈澗次寥奈艷輟秋冬溪山多後凋以
茲嚴枯內彌想其天喬暮煙看羣動去人抑
何遙

將訪茗雪許中祕迎於金闕導往先過

其甫里所任有皮陸遺迹

鴻漸生竟陵茶隱老茗雪襲美亦竟陵甫里
有遺轍予忝竟陵人懷古情內挾十載吳越
心風煙未遑接誰知若上路可用甫里樞迎
送并俗情山水分夙業吳淞始有江天遠流
漸熟未揖桑苧翁皮陸迹先躡苟可添佳遊
取途何必捷二公居遊地一身逝將涉

遊梅花墅

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動止入戶分傾迤

廖孝廉詩集

五言古

五

有妙理脩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從來看園
居冬日難爲美能不廢暄姜春夏復何似何
以見君閒一亭一橋裏閒亦有才識位置非
偶爾

將至吳興訪韓求仲年丈雨中舟進暮

泊城外言懷

出門武林心中間若雪艷移帆暫先之初懷
有時變豈知湖山外別有深緣願伊人本一

方屢盟圖再見山光十里來澹爽如君面自
許今夕言從昏至於旦風雨示其難進止斯
須亂揖酒拜柳人龜勉幸勿倦舟泊雨晴初
月生更未半微照接離緒烟霜亦婉嬖

訪趙凡夫寒山所居其先墓在焉賦贈
二詩表其山志

不謂入戶久身始行山中水石凡幾里坦步
得始終此山廿載前無人山月空居士開山

隱者詩書九卷

五言古

六

意一以孝思充人所美丘壑君作桑梓恭高
下奉先志疏鑿敢不躬吁嗟志氣壹思理爲
之通天人有幽贊靈昧無不從積歲殫頂踵
既成仍鴻濛久住觀剝蝕巧力亦既融大哉
風霜權能滅斤斧蹤心力示來許豈曰非天
工

又

天哀至性人酬之慧與福慧亦有聖托福亦

有榮辱君秉清淨根餘因及眷屬與博友龜
妻閉門一佛族共資津逮思雙脩報鞠育昏
嫁累不多有子兼式穀空山焚誦時聲聲在
風木誰令丙舍飭豫爲置澗谷地既煩表章
人亦遂過輒嶺誰名涅槃應待君卜築何哉
一朴心經營妙伸縮

詠古玉刻蟾子得蜂

刻玉作二蛭子母願何堅有絲不忍縛厥意

隱者詩書九卷

五言古

七

在纏絲有辛不忍螫含飴相愛憐吉夢乃生
男朱芾萬斯年漢臯豈無珮徒結燕婉緣
始晴二月二十一日

入春已五旬春從今日始冉冉梅花年奄忽
接桃李常年新柳來淮流不濡軌今年新木
來依依黃幾里相值亦偶然彌覺風烟美
月城南遊輟入淮流裏仍作閉門人清興未
遲起

秦淮晤別詩

聊徐元數別吳去塵

子來望之夕桐月照新涼是時子見我空綠
猶霑裳今春約過子梅花不可忘蹉跎遂首
夏各道梅子黃子心自水雲如携鄧尉香曰
子往不易子來焉可常所寓近淮流可以日
舟航如何四月望忽忽欲端陽有美得吳子
况皆婉清揚復有何異同良晤猶相商淮流
三十夕夕明月光今雖屬晦夜積暉如清

陳孝廉詩集

五言古

八

湘吾弟共斯弊我舟弟則牀可見佳情事意
外多所妨子雖來十日但如始至觴吳子諱
言別引衣已欲裝子又云此後別子隱石梁
此夕暫復暫前後一何長汨汨百念至未暇
及文章

于胤先北上過白門持同年夏祠部正
甫書相訪策遼事賦此贈行

承平一事起百千功名人建言無禍福疏賤

亦得申兩載井遼事出語遂無因口耳通出
入茫然孰爲真聲盡鳴亦止不必中苦辛雖
無出位罪未聞用其身于公懷表餌往往言
中倫致身別有術匪用十要津迂憲謂今患
不獨在虜塵假使遼遂伏標本難具論豈云
焦爛後遂無可從薪君地文武彥矯矯多力
臣我友夏祠部况君之周親君有作狂腐冒
昧先叩陳

陳孝廉詩集

五言古

九

梁無他水部自潘景升處投詩見贈賦
答

性雖不適時索處亦何獲况復木寡昧能無
藉三益數載見人情日暮有今昔平時曰知
慕過門馳短策亦有下問者不招造我宅未
忍相誑誤古道共尋繹面從久不堪及膚見
罪適加以嚴冷各初心彌踧踖以茲每自安
客居半屏迹區區好德心幽明庶可格同心

在四海開門原不隔婉變梁水部虛懷忘我
僻賦詩不通書疑猜猶未釋必也笑相視乃
各覩肝鬲我友一片心慙慙爲騎驛

王文肅公專祠詩

君臣共元化宰相尤樞軸今之師保傳於古
曰三獨以親則心膂以尊則伯叔豈曰猶夫
人無故叨簡錄矧乃不世君豈能覩庸熟聖
主責愚相不待其覆餗以茲輕且疑積而成

懷素詩集

五言古

十

踟躕三四十十年中吾見王文肅 御札藏公
家惶也曾跪讀每於點畫內尊禮意堪樹致
此非苟然才誠妙伸縮嫌惡盤錯間微茫爭
倚伏業已忘非譽豈惟輕寵辱 九廟實臨
之貞心照霜旭外人寧得知 聖主獨鑒燬
所以越庭推金甌然有屬險人與腐儒大奸
之臂足誑啄不自由犬吠驢鳴續於赫哉明
綸竟以此曹東邇者舌耳敝強半爲枚卜

宸聽歎天淵幾成道傷榮那知 恭默中痛
憤於此鄉庚寅歲召對巷闔公被沃此後多
靜攝臨軒勞補牘正使日三接羣情彌窘促
乙卯庚申事可以見碌碌安得公其人 清
問堪反覆乃悟再召公宸斷超流俗年來悞
國人巧於逃大戮不居權奸名猥以庸自贖
大臣係安危庸卽同凶族醫以庸殺人參苓
等鴆毒安得公其人默定紛紜局國未竟其

懷素詩集

五言古

十一

用身後家尸祝吁嗟蹇蹇心此事非所欲庶
以風來者頑懦有私淑

錢時將自吳過訪因謁梁水部於蕪湖
反再見予送之歸吳

士能荷讀書無文亦自可循章日日傳吾知
腹未果錢生學道人著述不妨夥案之皆精
陳孔釋如觀火別予謁梁公反不忘見我離
久如初逢去鶴空中墮歸吳卧水霜經籍以

白裏

病中買得一侍兒名曰靈光因憶唐人
有新姬侍疾之作戲和其意

置婢亦偶然何嘗因病臥女子稱薄命低回
向父母雜香照火臺幃燈孤未吐中有枕衾
人叨作羣艷主未及辨時地傍列人三五何
暇自言新默然入儔伍錫余以佳名傳呼別
衆女觀賓明日來推排避無所君言蒲柳姿

五言古

五言古

十二

吾衰良負女自有生平顏來晚未及覩敗容
傷君心隨例成眉嫵察君雙眸光炯炯能識
取儼勉待君健精神照意戶只作初相見飲
食重歌舞况非既嫁身良時猶可稱

五看雪詩

有引

雪無暘於庚辛之冬春者看雪無博於
庚辛冬春鍾子之在白門者由今想之
於木末亭於雞鳴寺塔下於烏龍潭於

孝陵於秦淮之舟大要木末之雪秀秀

於木於烟雞鳴寺眺後湖後湖之雪曠
曠於湖烏龍潭之雪幽幽於潭亦於木
於烟孝陵之雪雄雄於陵秦淮雪舟前
此未有也雪則蔣山蔣山之雪活活於
從水看山退尋追賞作五看雪詩
木末亭看烟雪

羣動無漸次同時被萬光平楚出其端烟香

五言古

五言古

十三

生下方若非寒悄悄已是春蒼蒼始知原野
秀或不藉青黃亭臺不足言當觀於大荒
雞鳴寺塔下看後湖雪

日日玄武湖今朝曙暉廣波不在湖中白非
生雪上明明忽如月堪作清夜想奇光不可
各茫茫從此往

烏龍潭看雪

天淵但一深初無陰翳殊身處孤光內乃知

積雪餘寒照無通情動蠻難爲居此時同一
覺靈者獲其珠

孝陵看雪

王氣養晨寒積厚光亦融松楸自森蕭陵谷
乃鬱蔥一白難思議萬象無始終鞠躬向山
爽六龍在其中

秦淮權雪

淮流與蔣山雪期苦難共臘雪忽過春意外

陸孝詩九卷

五言五

十四

流漸送山中所消水還爲看山用寒影本卓
然隨舟或蠢動從舟見諸山舟輕山則重

靈谷看梅

一雪達冬春萬花生巷陌嘉祥久且多物情
反成數霽後速我遊春物宜甲拆空濛烟靄
中郊原胡以自得非消未盡餘霞猶狼籍何
知是寒梅遙香未韵格澗松暫輟聲留風吹
素魄氣如可承攬尤真難採摘孤蹕有木性

花煩終不積感君開較遲來晚及芳澤折枝
愧區區聊志私所惜相延歸索笑勿謂瓶中
窄

賦得陶士行母贈姚孟常母文太孺人

截髮一何苦結友如不足所求在宦達未能
超寵辱不應如是母教子以干祿三讀陶公
傳悔此論未篤晉室何等時首足已翻覆亂
頭養望人何關於剝復區區陶長沙大厦之

陸孝詩集

五言五

十五

一木其母知是子才誠堪補浴猶慮祖近圖
有負於鼎軸一片截髮心感勵等勸哭所以
惜寸陰孝哉守母勗如彼仗劍人劉項運已
卜死生雖不同各具興亡目非無匪他志足
以樹儀鵠別有尊懷懷自隱於音沐尋常栢
舟言難爲此母讀

城南古華嚴寺半就傾頽奇爲清崎同
一雨法師徐元歎陳磐生往訪詩紀冥

遊兼勸募復

六載秣陵人自許遊栖熟所愧城南寺前此
未寓卧懷新快初至詢仰得前躡數里聲香
中人我在空綠金碧感廢興林岫增幽獨佛
事寄花果僧意安水竹微雨灑新陽羣有俱
膏沐淨地不必言亦可備登矚先往勸同心
靜者來相續庶借奔悅情共爲信施勗

遼陽陷後聞友人張任甫先赴叅謀之

隱義事許見美

五言古三

十六

召得書詢知尚未出關欣慨交心勉其

後圖

君有吞胡志時無御衆才無故驅出關委敵
亦足哀頻年壯士去君見幾人回犁庭名洵
美誰實受其災爲兔而忌狝別自有覆培騎
劫代樂殺賊喜士氣頽預知有今日不待敗
音來城亡義軍死寧止四萬哉聞君方被檄
引衣就行校非不欽壯志集卯恐同摧捐軀

屬無名爲君中徘徊智勇生有限疆土猶可
恢書來知遼陷君猶在燕臺從此宜審擇努
力收餘灰

遊茅山

山以人得名去未開陸晉犯兩訪句曲諒亦
有冥契依夕忽如朝興步踏殘霽天寒百靈
肅山空衆響厲嶺上自白雲真人已天際始
悟洞壑迹祇是真仙貌按圖窮物隱歲晚水

隱義事許見美

五言古三

十七

霜閑

親顏魯公所書茅山玄靜先生李君斷
碑

世人覩神物不賞亦不忌一落名山中衆靈
必驚異所以金石文往往半完毀運數雖不
同珍惜理無二吁嗟唐以前此山無一字崎
嶇平原筆摧折亦數四殘光照灌莽去留不
無意逸安寄典刑妙情超勁氣如彼寒寒巨

反見爲嫉媚此在顏書中固覺最滿志中分
幸兩存延津合亦易不然或收之斷者曷能
覲

隱秀軒詩地集

隱秀軒詩地集

卷之三

十八

隱秀軒詩玄集目錄

七言古一

題林茂之畫壁

題張金銘紙帳

送鄭季卿之金陵兼寄書南中所知

將移居題別畫壁

八月十四夜集別張金銘年丈暫假歸

沐

隱秀軒詩玄集

目錄

一

上白帝城望杜少陵東屯居止遂有此

歌

暫駐夔州詹郡伯黃楊二司李招集白

帝城戲柬

壬子四月六日送春于野

吉祥寺松下夜歌和友夏

玉泉寺鐵塔歌

隋大業十一年鑿歌

鄴中歌

贈李長蘅

寄題友夏紅溫亭

章甫贈雙鶴歌

登浮渡妙高峯歌

舟屋茂之所居改以巢鶴歌

觀日歌

插戴詞

隱秀軒詩玄集

目錄

二

見姬入臨粧看鏡中臘梅花

二首

新姬手植盆蘭引

元旦臘雪歌和蘇弘家符卿時

廷尉

董公光祿周公合以朝正

孝陵有詩

紀之

自題畫贈商孟和

桃花澗古藤歌

禮牛首畫祖像贊

并序

隔雨聽鼓吹歌

范漫翁畫山水歌

咏畫蘭停筆

祝周令滋米趙二石歌

贈錢丈

咏古玉刻螭子得蜂

并引

沈雨若以朱白民竹卷贄子畫戲作此

歌

隱秀軒詩集

目錄

三

五色湖卷歌

有序

隱秀軒詩玄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七言古一

題林茂之畫壁

胸中既有真山水壁上何知非絹紙約畧山雲膚寸間汨汨俄焉潤圖史意所纔見筆輒追不然過眼將失之有時伸紙乞君筆未必

隱秀軒詩集

七言古

風神能若斯

題張金銘紙帳

搗繭成帷古香裊入秋須此獨何急君言審理勝輕容容易秋聲不得入果爾不入秋聲悲幽夢應無闌出時

送鄭季和之金陵兼寄書南中所知

昨者看君無去意朝來忽定南行計遠別應作數日惡君今發口何容易金陵故人無親

蹙一日二日難作書書札有無意恐殊欲作
不作中躊躇君言傳語終泛泛隨筆數行自
有餘君欲買宅秦淮老爲君卜鄰難草草左
方幸雇一舟地遲我數年移家至

將移居題別畫壁

屢欲遷居向他處念此數回不能去山水無
人秋作聲一室烟嵐白朝暮畫壁本圖當臥
遊誰知終亦不能留此中清景消不得況乃

隱秀齋詩集

七言五

二

置身林與丘

八月十四夜集別張金銘年丈暫假歸

沐

今夕與君同杯酌君言不如歸家樂歸家各
有索居時晤言今夕成今昨長安忍作終年
遊苦死難爲明日留明日不留吾不強途中
豈可值中秋滿口留君意半闌自慚今夕滯
長安思歸轉挽將歸客但覺臨岐置語難

上白帝城望杜少陵東屯居止遂有此
歌

白帝山水何參差欹側升降相蔽虧拳石勺
水細已甚無有不歷落嶽嶠杜陵野老雖間
關不肯卜居不經奇胸中眼底足相發其人
其詩皆似之天生夔州此山水不住此老欲
住誰

暫駐夔州詹郡伯黃楊二司李招集白

隱秀齋詩集

七言五

三

帝城戲東

三君皆楚人

人生客遊何者美其一友朋一山水山水難
逢白帝城友朋況值皆同里四牡雖羸忝使
臣昨朝過此坐生塵今者舟輿太供頓何可
游山無故人三君肯分置三處客中快度三
朝暮

壬子四月六日送春于野

百日春光亦已倦來時不迎去却饒前者寒

食一月前郊行才識春風面鶯花就人人避
之遠于將之空戀戀送春不必送花鳥首夏
鶯花正繚遶二月花時空復名風雨如秋寒
悄悄從茲不作開門人青山無日無春曉
彼黃花說重陽重陽曾見幾花黃

吉祥寺松下夜歌和友夏

報國松勝靈谷松權奇屈曲如巫峯物神往
往失本形蓋影濤聲皆已磨苟不貴形直取

陸秀軒詩集

七五五

四

意今見此松貌亦恭是時宜月特不月有意
幻昧其聲容一枝每具一丘壑風泉畜泄如
未落以此彷彿報國松辟置盆石當五嶽

玉泉寺鐵塔歌

五金惟鐵最愚劣化為浮圖萬象列立山水
中精神子瘦幹高節疎其節日星散氣水霜
結佛數恒沙萬生滅蛟人出波鱗介別商周
墨玉漢凹凸似非鑑冶出鐫錐臥吞盤壙不

瑣屑元氣淋漓取精瑤阿育之鉢藏敢泄鬼
物司之莫能竊其中出入風雷截流出我眉
神僧掣關係運數汗隆閣匿光送景大地臯
摩娑情文耳目悅如几案間可擺撤巨細靈
頑理難絜勿云巧力傷樸拙請循其本仍古
鐵

隋大業十一年獲歌

大哉形神相亭毒全鐵斯壽衆形促若將神

陸秀軒詩集

七五五

五

氣視金鐵金鐵猶爲有形屬大業之獲到於
今水火退盡存者金以置佛前配古塔後人
不信爲釜鬻天道三十年一變後人前薪不
相見一鐵萬古此聲色宛對鑄者刻者面自
唐以後諸不朽有此獲時皆未有吁嗟形反
能不化不以精粗爲近久

鄴中歌

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

事與文心君臣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習
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
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
爲華樞流築臺拒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
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爲霸大不王霸王降作
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中非有益
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
箕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

六

六

書生氣

贈李長蘅

題君三絕君未領看君意色何淵永若登絕
境已無餘自茲以往復焉如興來興止性情
真有意無意如其人子家畜子寒林圖秋冬
之慘子精神乞君再作無所拂子意其當無
苦物

寄題友夏紅濕亭

落日在湖沈紅濕日日湖中見未及于亭其
上朝夕之朝見日來夕日入日光水光相原
委紅者非日濕非水偶然過眼或失之不及
要人時自起予任寒河未有亭寒河水日何
嘗停日升水光欲示予予登亭時恐不如

章甫贈雙鶴歌

至人耳目即霄漢鳴舞庭中豈近玩支公放
鶴鶴肯去意者孤棲求其伴若使雙雙如友

七

七

書李長蘅

生在庭在野同其情所以君今同損致不使
異處分飛鳴予家隻鹿不我遠予有一鹿放之不去豈
有雙禽苟爾飛此物求友亦擇主惟我與爾
終其依垂老期君共丘壑養成頂翼待君歸

登浮渡妙高峯歌

茂之題名

浮渡無峯亦自可有巖三十六左右左妙高峯
妙殊不高三十六巖已在我大通巖瀑出天
門振衣忽向天門坐向者首楞高云阻才坐

石獅皆可頰石獅口吐石鸚鵡上者吼今下
者語樹苔純駁藻一山雲日寒妍煙衆數居
高臨深領其要洞巖礫礫誰能數笑我蠅頭
二十字君但大書三十五

舟屋茂之所居改以巢鶴歌

勿逝我梁發我笱物情往往恤其後鵲巢寧
保鵲終之但慮來者非吾偶子去子居何忍
收維鶴與子終其儔後有斯物前斯人猶勝

應交甫詩三美

七言古

八

爲巢讓與鳩鶴處籠中鞠其躬蔡子形神爲
之愁我欲客爾鶴亦樂爲我與爾思拘縛留
君君去君不居維君亦念鶴無廬君無所恤
鶴不辭代蕭者曹何遜爲月明江空時一鳴
是君中夜長嘯聲

觀日歌

濛濛萬象未勾萌居天海間發其英殷勤照
我三萬日何惜一朝觀其生已非昨夜特未

帆去天趨親海趨遙一碧以上冠萬光以
內外星搖搖此時星如不欲浴氣之所至星
光踰人指萬光作日光良久日從碧中躍新
出於浴未暇圓水風厚今日猶薄踏踏拍浮
光無主火金與水相子母遵養時脈諸氣中
赤黃去盡白始吐目中空華誰所爲問日不
知日當知元化中邊無定理人各言其所見
爾不然此光以往天尚多此時東西影如何

應交甫詩三美

七言古

九

挿戴詞

昨日見人初不怪他家女郎皆出拜俄聞挿
戴在今晨得無昨事遂爲真風俗重此勝花
燭此番喚出始怯人猜頭簾內集聲影唧唧
如聞未露身掌中嬌雅乍悲羞徘徊約指與
搔頭約指搔頭錢金粟欲近髮膚未忍觸要
知禮義女兒身非惟細意拭香玉無處驗郎
百歲情手着儂時指爪輕

見姬人臨妝看鏡中臘梅花

有花非梅目以梅蘭蕙雪霜共體裁色香自
殊花同時稱名稍以臘別之此花雖負梅之
名覺比梅花又深情寒素能不廢棄豔不與
同苦同其清呼儂梅花儂不應笑指此花是
我生朝夕與之共言笑安得鏡中不同照今
晨邀與共爲妝照色照香誰最妙花在枝頭
不感人有時憐影勝於真將身入鏡伴花影

陸秀軒詩集

七言古

十

忘却外邊花與身

又

同向冬春爲色香以臘爲名名獨彰何意邂逅
承嘉運歲寒同薦君子房邂逅同房非偶然
君有玉臺不敢專人道入宮易爲妬儂言
臭味易相憐相憐一向同雪霜今晨才共明
月光人與花枝共明月聲香欲盡清輝發清
輝非神亦非虜花影反憐人影疎寒花有情

向人語我見猶憐况老奴此意不但在君前
看君出門然不然

新姬手植盆蘭引

平生憐花如自憐未必花花儂盡然國香本
自房中物歲植牀邊獨浣排今歲人情始學
分但看入手孰芳芬物生有命在時地亦關
心力勤不勤難惜纖纖暫同溼情知手與花
終潔郎言此花名宜男郎今且莫向儂說此

陸秀軒詩集

七言古

十一

事應亦有人知儂去女兒今幾時

元旦臘雪歌和蘇弘家符卿

時廷尉董公光祿周公各以朝正

孝陵有詩紀之

冬春寒甚同一雪人事天時休咎別氣能壓
蝗春則否去年南北事尤切年來邊腹不可
言事事默恃歲無孽人亦有言重民危標本
之動始於饑饉卽其病食卽藥病者安穀亦

過期猶記楚中歲戊子斗米二百錢未已爾
時糴貸反能支未見確然肯餓死後一紀餘
斗百錢滿眼郊原骨柱天可見公私錢漸空
有年難於昔無年況今又過一紀半事可憂
者非目前且看卒歲野無白二公矧負陰陽
貴天爲今年特展期十日以內猶爲澤是歲正月十一日立春何如一雪達冬春屈指元旦自元夕
未離冬氣易爲水一夜陵園堅幾尺各採晨

陳夢軒詩集

七言五

十二

寒佳氣傷首將歲事薦 高皇歲內旱蝗臣
盡瘁萬一微誠補天地尺寸無多運數寬議
蠲議折非長計京兆親民嘗服勤救過不暇
敢言勲今得移將別補奏精神免爲捕蝗分
自題畫贈商孟和

計君別我六年矣予之學畫今年始嬾衰事
事減於前却有開心到畫理久近工拙不必
言別來新事添驚喜七隔三日當刮目意外

他長竄止此授我蜀箋誠自忤恐負佳紙筆
未落交情雖復意欣然心手從違亦斟酌數
撇枝柯不敢多蕭疎乃反得婆娑中年服官
始作畫勢亦不能復求苛君言貴具文人氣
正於離處察其意熟後求生穉求老再晤君
時方許議

桃花澗古藤歌

吾聞藤以蔓得名身無所依不生成看君偃

陳夢軒詩集

七言五

十三

卧如起立雅負節目不自輕昂藏詰屈自爲
樹傍有長松義不附春來影落澗水中不與
桃花同其去

禮牛首畫 祖像歌 并序

牛首舊有畫各祖及諸禪師像凡百軸
今存者八十餘軸其他皆不可問東祖
達磨比地法融亦與焉歲久絹墨非故
惺爲疏募裝之仍自書各尊者出處於

首好事者補之滿百偶與福清林高度
同邑譚元春湘潭周楷同遊於此瞻禮
之遂作歌并記其存亡新舊之數以付
守者時萬曆己未六月望日

畫家身手佛心腸妙總異同變無方爲示各
祖次羣宿鉢緣欲盡燈始張邀歸練墨無先
後要使諸燈共一光嫌墨壽匪金石匹筆端
願力與之一早知像教劫殘時便是賢愚典

隱秀軒詩集

七言古

十四

感曰悲喜敢云惺也始佛化世人先頑鄙一
念或爲動者機衆力衆情同起止衣履須眉
隨所提敢以語言自添入直書其事待信心
爲佛爲世標性習東祖菩提牛頭融何可山
中無此翕僉謀補之或曰否二祖神明各祖
中

隔雨聽鼓吹歌譙俞仲茅駕部水榭作
池水澹澹秋颼颼夜中聽視寒相周主人哀

樂本異人喧靜不同同其幽有聲落葉哀蟬
內難向葉聲蟬聲求池月倦來憺雨代燈光
欲去去不收始知雨外有繁響化爲寒雨鳴
中流一雨秋薄中難障鼓音人語出兩頭此
時地天人一嶺悲哉隔雨不隔秋

范漫翁畫山水歌

山水不言示以天每聽詩家畫家傳性習所
至筆或後筆亦時過性習先點染何嘗不求

隱秀軒詩集

七言古

十五

似似者有時不必然迂作精神漫作形虎頭
半處卽其全四十以後始盤礴身世之外自
起落自許波瀾已老成視之反似學人作吾
聞老子能嬰兒恰是至人神化時

詠畫蘭停筆

畫蘭先畫其勁姿意定須以膽行之亦有深
情如恐竟欲開不開使人思要知香色勾萌
處多在筆墨踟躕時心手相商扶意態眼光

雙影立離離間待朝來重補足今朝同夢神
先續

觀周令滋米趙二石歌

有米元章趙千里勒字茂之榻

爲同觀者周安期安仁問公亮

山水千秋照冥莫影結爲形成片石高深墜
倚各似之寫其精神與膚澤杖笠遍尋限時
地圖史臥遊終格格此石縮之作具體以待
山水倦遊客形色以外添清響煙霜相侵寒

隱冬書青

七言古

十六

泔泔米趙好遊始寄此爲與山水中無隔拜
手勒銘敢言玩敬告來者幸無教君愛二石
并其人摩挲之間成莫逆模榻自是登臨心
豈但鑑藏珍妙蹟是時主客凡六人已未仲
冬十之夕

贈錢丈

子瞻釀酒亦蓄藥身無所與樂人樂意廣雖
無人我殊主人本領亦覺疎君負高懷術復

毒一身二長兼有之使世不病復不醒而我
能飲又能醫疾者在門客在席憫悲歡喜顏
常集飲酒長教歌舞佐施藥仍將衣食給問
君何利乃爲爾自適其志追他及賢吏造請
時一報偃室澹然如未入

詠古玉刻蟬子得蜂

并引

六朝子夜讀曲歌吾曰梧思曰絲憐曰
蓮蓋當時委巷自有此口語采入作詩

隱冬書青

七言古

十七

今繪刻器物借聲雙關爲吉祥善事之
兆如燕喜爵祿之類事近不經實始諸
此則其來亦久矣萬曆己未臘月初三
日偶步吳門購得古玉刻一小蛛撲得
一蛛蛛大於豆蛛小於葉俯仰遊就奇
有情理翼肢須目欲動取喜子得封之
意適內人有以此月八日生者舉此爲
壽作新體侑之以代徵蘭之賜

運卽憐絲卽思借字吾聞讀曲詞吳市偶得
漢遺佩古人製器已先之世云蚌者珠之母
今知玉以蚌爲兒觀物含義但取聲爾公爾
侯徵在茲

沈雨若以朱白民竹卷贊予畫戲作此
歌

顧源山水朱鷺竹吾愛二公皆不尠見筆墨
身而說法豈以一石一枝相逐逐吁嗟顧公

朱子畫

上言古

十八

吾未見去年曾識朱髯面問他行徑曾不言
袖出朱墨竹一卷孑然一身萬里足五嶽贊
櫛惟筆硯其時悔未助山資此君交臂遂失
之歸觀顧公煙雨圖朱畫一竹竹可思沈郎
愛竹何其篤買出琅玕歸一束墨氣到紙無
後先一雲所雨同時綠應以如來藥草喻而
爲臂中之成竹竹在朱君猶可致已入君手
安敢覬忽取贊予畫山水知予好此特相昇

顧子作官兼賣文以畫博畫誠自娛

五色蘭卷歌

有片

萬曆己未十月初六夜毘陵舟中夢與
內人吳孟子同種五色蘭以爲男子之
祥許爲子圖之以畫蘭施色不韵珍重
未成天啟元年秋忽作墨蘭至八本正
側委曲意態不一持告子曰向所謂五
色應是五種也此八本中豈不具五種

隱香軒詩集

七言古

十九

相乎予是其說紀之以詩

蘭譜前無五色名應是同時因想生吉夢胡
爲久未踐遲阿待翕墨花成國香階秀是何
物肯以青黃輕點拂忽然意到得數株偃仰
風月意各殊從傍觀者試擇之就中五色亦
非無吾聞五帝不盈瓦恰逢劉季公然稱故
將五種缺其一有意待子閒與數畫蘭人本
解語花吾將添作幽香王

許玄集

隱秀軒詩黃集目錄

五言律一

懸軍

贈熊生

春日課僮編籬訖成句

哭魏太易 二首

三月三日雨中登雨花臺

烏龍潭吳太學林亭

隱秀軒詩黃集

目錄

五月三日秦淮卽事 二首

早夏集米仲詔園

西山 三首

喜林茂之至燕 二首

集淨業寺水次再過十方庵看荷花因

宿其中 二首

夜歸聯句

八月初二夜雨

補七月二十七日生日詩

八月初六夜小集聯句

白衣庵水閣

微雨

送韓孟郁孝廉還嶺南

送茂之南歸 二首

庚戌除夕

玉泉謁關祠

隱秀軒詩黃集

目錄

夷陵道中

巴東道中示弟恮 二首

暫霽

月

次巴縣傅仲綸年丈招飲江樓賦贈

十五夜月

哭雷何思先生十首 并序

松滋泊風

懷譚友夏時在金陵昨夜夢寄伊書談

使事及詩兼徵其近作

吳彥先自金陵過訪兼致諸友人書感

賦

新涼東彥先

二首

寄吳康虞

寄吳昌昱元振

寒月同友夏叔靜作

隱秀軒詩集

目錄

三

佛燈

初陰

讀林茂之所藏陳白雲五言律七百首

追贈

之燕留別茂之時孟和偕予往茂之南

歸

二首

新樂始雪

雪夜同孟和作

慶都早發望晴雪

雪後保定飲同年夏正甫司理

十七夜到京看月所寓因題其軒曰饒

月

題孟和蘭石畫扇贈魏士爲年丈

喜吳伯霖至兼逢馮宗之

春日集韋氏郊園

二首

別孟和從仲良之吳門

隱秀軒詩集

目錄

四

饒月軒後竹

寄友夏書

二首

代愛妾換馬

隱秀軒詩黃集

兌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五言律一

贈年

聞道邢司馬懸軍駐島夷聖人寬外懼小國
望王師休戚關何事恩威在此時爾邦全仗
漢供億莫言疲

隱秀軒詩黃集

五言律一

一

贈熊生

家破猶存舌身餘幾剩膚解驄慚越石彈雀
慎附珠鴻豈能因熱鳥今且集枯少年多畏
路就宿好躊躇

春日課僮編籬訖成句

事到山中減春偏雨後濃縛柴成虎落澆竹
汰龍鍾新旭山山意遙煙岸岸容植援功不
細減米餉諸僮

哭魏太易

降謫矜同籍孤虛怨共辰不然于哭子豈合
爾殲身後事煩知已高文棟替人志成焚告
女商校夢中親太易與余同生卒之年
余喪長男肆夏歲也

又

爾已先知我文能取稱情素交言懇痛才鬼
鑒分明世所悲奇數君翻就盛名太易罷諫
生後作六
等吟二十章 慕辭心已許鄭重敢寒盟

隱秀軒詩黃集

五言律一

二

又

卓識驅先入新裁臨舊聞如君寧得老而我
孰爲羣心慙神辭去才多鬼欲分終當尊治
命墓道署遺文君自題墓曰明
遺文魏長公碑

三月三日雨中登雨花臺

去年常上已記集寇家亭今昔分陰霽悲歡
異醉醒可憐三月草和了六朝青花作殘春
再春歸不肯停

烏龍潭吳太學林亭

城午亭先晚園春水欲秋蜂狂花約束鶯過柳遮留雲氣能香石湖陰半壓舟良辰多下鏡閒殺此林丘

五月三日秦淮卽事

躡貫絲兼肉爭先步與輪半簾虧蔽面一舫去來身密葦驚翹袖飛花到葛巾含情相日處橋外閣中人

隱香軒詩集

五言律

三

又

歲減峯文細潮生水步鬆薄陰停障面新暑試輕容煙閣晴背綢山船晚似縫火城波上下屏渚影重垂

早夏集米仲詔園

閒肯當三月遊能共幾人盆山青欲暮池草碧猶春入戶翻成野穿林似有津歸來逢我友半日慶閒身

西山三首 同馬仲良湯去枕

往往聞名勝遊踪到始知茲焉隨覽涉蒼處得幽奇花鳥春難晚林泉夏每遲最憐纔出郭曲曲見淪漪

又

屢有看山約臨時半去留大都隨意往翻得盡情遊曲折無三里層深已數丘石苔非一致潭水各能幽

隱香軒詩集

五言律

四

又

過橋微徑暝稍不辨峰文月散將殘雪煙迎欲墮雲洞巖窺氣候水木悟聲聞喧寂皆何往空山方夜分

喜林茂之至燕

白門還故山無意入燕關以我到難必況君來更艱偶然今夕話是否別時顏客計兼歸緒于焉且暫刪

又

相違曾幾月，心口欲千端。見爾遊能遠，知今病稍闌。喜開朋舊韻，兼悉母兄安。問答尋常事，翻同意外看。

集淨業寺水次再過十方菴看荷花因

宿其中 韓求仲初

如此匆匆際，禪樓肯再來。曾無三日隔，又見數花開。童負桃笙至，僧籠菜甲回。出門拚一

應夢軒詩集

五律

五

宿無復候人催

又

每憶經行處，重遊勝昔遊。往來能漸熟，耳目自多幽。水氣窮昏旦，林聲閱夏秋。晚花不無意，客散獨相留。

夜歸聯句

落月下山徑，草堂人未歸。

林古度

惻蟲泣涼露。

羅大吠殘輝。

惺

霜靜戶逾皎，煙生墟更微。

古度

入秋知幾日，鄰并數聲稀。

惺

八月初二夜雨

示金銘茂之

茲宵非月夕，卽雨亦何妨。但覺秋聲劇，能令遊子傷。衣裳蟬背葉，書信鴈頭霜。共作長安客，東西各故鄉。

補七月二十七日生日詩

憶前初度日，含意不能題。入耳歡相勉，驚心感自悽。聞人怨弧矢，宦子倦輪蹄。媿殺陶居

應夢軒詩集

五律

六

士茲辰返故棲

元鎮歸田詩有陶公三十七結殺出都門句元時亦三十

七

八月初六夜小集聯句

睡起理殘夢

張慎言

須臾故國身，好秋難作客。

醒新月易辭人

言

露咽蛩聲斷

韓上桂

天低鴈

影觀

醒

空將無奈意，砧急任西鄰。

古度

白衣菴水閣

同茂之金銘

入燕欣見冰，況復是城中。鴈帶他村印，蘋生

別苑風暝兼沙草碧秋借渚花紅肯待空潭
月移時已在東

微雨

定欲重陽雨方成此歲秋雖疎終助冷非久
亦生愁出戶纔能見經枝似不留少焉如昨
夜片月已墻頭

送韓孟郁孝廉還嶺南

送客歲將盡別情能勿窮題詩何所道對語

隱秀齋詩集

五言律一

十

不堪終嶺樹冬難雪河橋晚易風同來君景
久亦已返山中

送茂之南歸

不謂還家決題詩送子遲言歸雖累日賦別
必臨期明夜成今昨他鄉屢合離遙思初去
後當似未來時

又

客程容易改遲日意何如無那親相待兼之

歲聿除朋尊須夜半子舍及春初欲寄雨中
訊含情畏作書

庚戌除夕

除歲他鄉夕今年屈指三關心存與沒閭俗
比兼南燈火看相似杯盤對不堪自憐疎野
骨此日候朝參

玉泉謁關祠

義勇歸何處凄然向此中始知眞佛子卽是

隱秀齋詩集

五言律一

八

大英雄丘徑延神理機鋒豁怨衷厭聞懷古
者祠下說孤忠

夷陵道中

曾聞巴蜀道至此稍稱夷茲路險如此前途
難可知巖巒當雨閉水木到秋悲況值懷諸
感州西扣策時哭雷何思先生

巴東道中示弟恮二首

山中木必雨雲起已生愁峽窄天多嶺江闊

地易秋連朝皆陟嶽茲路獨臨流欲盡聖唐
勝歸途定覓舟

又

一帶高深處明朝次第行且從人指點未必
客心驚此去皆山水同遊況弟兄爲誰忘遠
道所賴共幽情

暫霽

重陽無雨不雨況作蜀山行已歷諸峯險剛逢

原李詩重九

五言律一

九

半日晴峽寒偏著色江晚自多聲雖復終陰
曉心魂亦暫清

月

蜀月清如此誠宜數見難尋常秋易沒十六
夜初看岸迥銜江淺山紆出峽殘今宵同宿
處記取在雲安

次巴縣傅仲綸年丈招飲江樓賦贈

縱無樓可上此地已高寒夜爲今宵永秋憐

數日殘淹留隨處有簡易故人難漸喜成都
近王程亦暫寬

十五夜月

妙夜何曾月巴東偶爾圓向來經驛路那似
宿江天霜落寒流外煙生遠映邊消宵亦何
意獨值未歸前

哭雷何思先生十首

并序

鍾子以先生卒之第三日入蜀道夷陵

原李詩重九

五言律二

十

欲爲位哭焉不能且不忍至自蜀始書
千五百餘言以告先生所可讀也言之
長也乃復爲五言韻語十章使讀者易
終聽者不倦付其家嗣仍語曰鬼不必
時至家必時時誦之或令侍子知書嘗
司筆研者誦於所嘗遊息處以達其至
鍾子歸亦且爲位祀先生朝夕誦此招
之記曰其神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

是以誦於家以冀先生之一至焉

人言師與友吾直惜其人世事有今日我生
何不辰他時思柱石後進失陶甄豈意登堂
約翻成築室身

又

卜役亦王事迂途意爲誰茲來覺無謂獨反
欲安之曠士友爲命奇人世所司感恩知己
外別自有吾私

應考新書

五言律

十一

又

斯人天遽奪似欲重羣疑弟敢稱師美其人
謂我私十年官幾日半面友同悲朝野思如
此平生品可知

又

忽忽悠悠體惓惓亟亟心橫肩別有念抱膝
豈徒吟局外觀之審閒中得者深感知忘自
量還欲效砭鍼

又

必有真豪傑斯無偽聖賢

二句蒙先生語

茲言猶

在耳自待豈徒然瞻識曾相證機鋒果孰圓

會當須見定密坐義重宜

先生曾問子瞻議

解到非能生議先生計恐當是議到處方

先生思之良久首肯

又

側聽平時語恒稱趙大洲及于窺迹作似不

應考新書

五言律

十二

異源流各負匡時氣同懷出世謀惜哉殊秀
實易地道相侔

又

乘化忽焉去遺書不一存分香非所屑易簣
可無言忍遽隔生死時猶共笑喧往還三月
路半信始招魂

又

每於偶爾處言下察其微一往多寒色將無

近殺機真人皆氣骨道韻豈脂韋理數尋常
語難參意外幾

又

惺也燕中病諄諄寄子聲有書言後事無字
及私情豈若盡忘語尤爲真達生聞茲應問
我來去孰分明

又

早知八月至猶得暫周旋子獨靳三日人皆

隱秀軒詩集

五言律

十三

忝百年半生興盡矣一晤數存焉始悟長松
下微言不偶然庚戌六月先生坐報國松下與二三子譚有爲之數出世

松滋泊風

舟經諸峽盡水宿四旬終葉落千村月松滋
一夜秋寒江從此關冬野自能空憶昨頻經
險何如滯此中

懷評友夏時在金陵昨夜夢寄伊書談

使事及詩兼徵其近作

寄書與對面已自不相同况以數行許託之
殘夢中新文知各異密意或能迥別緒兼遊
蹟諄諄語未終

賦
吳彥先自金陵過訪兼致諸友人書感

索居敢厭客況有故人臨檐鵲非無識江魚
果致音清華衣履氣淳古鼎彝心各道經時

隱秀軒詩集

五言律

十四

事關情自淺深

新涼東彥先

氣變中宵後秋驚二日餘新涼聊取適殘暑
不遑除雲澹河逾淺風輕木未疎問君視前
夕旅况較何如

又

秋亦非無暑涼從此漸生天清何必夜林靜
偶然聲好雨能先月輕寒不礙曉共茲流火

夕誰動授衣情

寄吳康虞

舊識南中半公還自古人意於林壑近詩取
性情真譚子多幽鑑稱君有遠神友朋山水
理言下特津津

寄胡昌昱元振

兩代傳山水形神各自工從來真有識未肯
苟爲同惟不看家譜方稱有父風請觀君伯

陳夢聲書

五言律

十五

仲丘壑寫胸中

寒月同友夏叔靜作

清切山中月依稀水際看入霜惟覺澹過雨
自然寒夕淨來無累意深到已殘添衣須一
出此後對逾難

佛燈

寒照星星內能通靜者機幽明歸一點情理
任餘輝欲續何曾盡將殘似有依此中如悟

得膏火已皆非

初陰

入冬時夜夜薄晦却從今霜下暮寒半鵝翻
山氣深惜哉不能雪聊復暫爲陰耳目一燈
際殘更人外音

讀林茂之所藏陳白雲五言律七百首

追贈

翁諱昂字雲仲莆田人避亂楚蜀
窮死金陵國人誦其詩輒從傍哭

落落含毫際煢煢纖履翁一生窮老裏五字

陳夢聲書

五言律

十六

陰夷中眇矣置心眼淵然具化工似聞君痛
哭屢讀不能終

之燕留別茂之時孟和偕予往茂之南

歸

南北路皆寒之情非一端同來有聚散此別
最悲歡主反先賓去君今送我難叮寧弟與
姪看爾發江干

又

別家兼別客之北且之南此後知何似斯時
已不堪往歸情正等辭送事相叅感爾分良
友征途共夜談

新樂始雪

臘殘才有雪此事北來稀氣結原無漸寒添
幸亦微土沾行欲動塵嬾不能飛明歲重過
處必途二麥肥

雪夜同孟和作

陽春新詩集

五言律

十七

屈指王程盡驚心歲事終三冬無日別一雪
此宵同食息思南土衣裘試北風朝行能霏
否片月晚寒中

慶都早發望晴雪

親朋曾慮我栗烈薊門行豈意今朝雪先從
昨夜晴半林初日上幾樹白雲生曉看征衣
色輕寒亦有情

雪後保定飲同年夏正甫司理

往往經河北奇寒早着人嚴冬行數次今歲
似三春雪罷能爲月宵中欲向晨因君風韻
勝池閣亦清真

十七夜到京看月所寓因題其軒曰儼
月

不見長安月那知近二年卜居惟問此對影
已欣然光在更深後圖當我到先清寒真可
饒絕勝買隣錢

陽春新詩集

五言律

十八

題孟和蘭石畫扇贈魏士爲年丈

片石何其介叢蘭但有幽自然能臭味不復
異堅柔並立原無附相憐不待求同心誰證
取疎竹數枝秋

喜吳伯霖至兼逢馮宗之

伊我南來楚當君北到燕幾三年不老每一
見相憐理數俱無說文章合有權以何酬未
足奇事定須傳

春日集韋氏郊園

同吳伯霖方孟旋
紹和李長蘅商孟和

將聞子

城中諸所見到此已皆非時至花難後煙深
柳青綠禽魚太無事水石自爲機遊興今方
起殘春未可歸

又

閒時誠不易抑亦在其人地有何常主花非
無故春翠尊皆勝友山水況佳辰物候參差

摩秀身詩集

五言律

十九

好重來想更新

別孟和從仲良之吳門

臨期寬一宿猶勝即時行不覺已明日居然
是遠程稍能爲北計豈至又南征莫謂官貧
妬今朝媿友生

傲月軒後竹

傲月還兼竹深知所取饒月明無夜夜竹好
得朝朝以爾爲朋友何曾有寂寞誰能風雨

後聲影共蕭蕭

寄友夏書

人海歟離索之情子信予欲聞別來事難盡
卽時書手已非心口言遑及起枯封題送使
後重憶不無疎

又

作客居家趣俱從朋友生知君遠遊念卽我
欲歸情玄嶽須相待金陵莫便行文章山水

摩秀身詩集

五言律

二十

事去住不宜輕

代愛妾換馬

功名仗驥足志節略蛾眉不貴此時意難於
無後思疆場方有事閨閣亦何爲忍向時平
日明珠買侍兒

隱秀軒詩黃集目錄

五言律二

入舟同姚君佐

泊潞河九月二十四日逢立冬示君佐

舟曉

舟晚

欲泊

泊天津

隱秀軒詩黃集

目錄

一

天津早發

舟雨

雨泊
二首

舟雪

舟月

靜海縣

見月得起句因而成篇

晝泊

風止

滄州發夕

暖

德州戲題

夜

十月十六夜

有所示

深夜舟進

隱秀軒詩黃集

目錄

二

月暖

將之青州由東昌登陸呈馮羽明年丈

經聊城魯連射書處

金嶺驛與王帶如年丈夜談

沂水道中風

沂州王右軍故宅今爲普照寺有洗研

池

彭城入舟後候淺
三首

過淺

舟泊龍山下

彭城開船

舟至呂梁洪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

有片

射陽湖

入江

登金山同石佐

郭景純墓

北固夜歸

至金陵過林茂之宅

雪集茂之館

過胡彭舉

立春日同商孟和弟居易集于丘茂之

宅

除夕守歲于丘茂之宅時子丘與孟和

居易至自吳門

元日集鷓鴣寺塔下亭

攝山道中

白鹿泉

疊浪巖尋繖山和尚不值遂登山頂

天開巖

攝山頂

贈凡公

贈蒼楚老僧

攝山歸過靈谷

舟發金陵留別諸友

須濡口阻茂之別

賦得不貪夜識金銀氣

途中新月

紅葉

夜觀蒙惠二泉

羣山萬壑赴荆門

贈劉玄度孝廉爲雷太史同年好友

磁州雨

選蔡敬夫詩訖寄示三律

丙辰初春寄張金銘 二首

十二月十九日雪是立春次日 二首

秋夜與茂之閑坐

贈陳荆生

泊

目錄

五

風阻蔡村念吳康虞候于前路

汨沅河驛

九月十一日喜康虞入舟

自仙人橋觀于捨身崖

岱歸後示泰安州守侯君

十一月初二日雨

十一月晦夜初雪過潘雅恭江閣

總秀軒詩黃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五言律二

入舟同姚君佐

昔來冰未泮今去露初殘往反非前路舟車

共此寒圖書開處得侶伴衆中難一水秋冬

色同君累月看

應秀軒詩集

五言律二

泊潞河九月二十四日逢立冬示君佐

水行亦云逸野泊乃生愁北土寒無樹南人

孤似舟一身猶共子九月已非秋安得移茲

日前途佳處留

舟曉

久泊非無曉今朝如此天鴉鳴半樹日蠟亂

一汀煙物役疎星後孤情寒水邊客舟離故

處不遠亦欣然

舟晚 九月二十七夜

水天夜無色，所有者蒼蒼。細火沾林露，遙鐘過浦霜。離秋猶未遠，向晚只微涼。此外還堪着，清寒月一方。

欲泊

所見平平岸，舟移未覺非。汙萊何以別，井竈大都稀。是物皆冬氣，羣情似夕暉。今宵家尚遠，有夢不遑歸。

泊天津

流向南初豁，舟將晚始多。魚鹽商異路，湮渭水分波。同流異色孔道行裝雜，虛名應接苛。北途車馬客，未信此洪河。

天津早發

蠕蠕羣動起，冉冉五更窮。去岸何由記，歸帆不約同。舟行星影下，人夢水聲中。計日從流上，朝朝仗順風。

舟雨

昨宵猶自霽，今雨似非宜。積雨來無候，高雲動未知。渚花昏岸岸，煙鳥白時時。頗訝添衣驟，冷寒水所爲。

雨泊二首

水程元有准，舟雨若爲增。去市猶三里，依村只一燈。屠沽崖戶少，豆麥野人矜。靜海客刀路，經旬到未能。

其二

既雨兼之晚，孤帆莫適從。閉門煙際寺，篝火水邊春。稻蠡舟人夜，風濤客子冬。暫將鄉思放，動息亦從容。

舟雪

稍厭終宵雨，今辰雪反奇。晚寒聊一變，朝爽遂如斯。洲白沙相似，烟青鳥不知。十帆同此泊，片笠去何之。

舟月 十月初五夜

每旬無不見，每見輒云新耳。目何曾異形神，但覺真入舟如好友。在水更宜人，別我更初半。孤燈又一身。

靜海縣

此縣已名海，我行將近齊。兩旬三百里，入口一舟棲。積水天同側，晴冬野亦迷。前途正歲暮，霜雪莫凄凄。

唐詩集卷五

五言律一

四

見月得起句因而成篇

寒月照歡筵，清川流盛衰。衆形各自取，真宰亦何知。鍾應山摧後，渠成水到時。此中機發，未易使人思。

晝泊

岸曲風難順，沙寒日易昏。樹無黃一葉，雲有白孤村。酒脯遠趨市，漁樵閒閉門。晴天有如雨，雪不須論。

風止

如此風猶定，披衣驚所聞。霜村晴一半，煙水曉平分。天遠鴈無字，波閒鷗不羣。江湖陰霽事，行止屬紛紜。

滄州發夕

掛帆猶不息，天水去安窮。寒月歸鴉外，生煙閉戶中。孤情前路惑，羣力此時同。可補經句，洎其功比快風。

唐詩集卷五

五

暖月十一日

今朝寒似止，昨夜月先明。風霜千夫力，舟兼兩日程。地晴生物色，冬暖見人情。但覺同聲處，征帆一路輕。

德州戲題

地曰平原嶺，行愁十日淹。主人出有故，驛路進能兼。庖廩隨前例，魚蔬存小廉。雖云聊復爾，童僕不無沾。

夜

十月十五夜詩已過德州和翰林作

天寒無不深不獨夜沈沈難道潮非水何因
風過林戲枯生滅候靜聞寂喧音到眼沙邊
月幽人忽會心

十月十六夜

離都三十日行路未千餘從此夜難永如今
冬匪初韓婆風幸免是日風楚俗謂之韓婆風楚客水能
居已是還家候斯時止得書

陳秀卿詩集

有所示

僅僅知文字時時自晦沈全身羣婢口事主
五湖心筆札師予便簪裘託爾深肅征安厥
命且莫怨稠食

深夜舟進

可以維舟處舟人不宜安今宵晴景好數日
上流難寸進賢於已羣心勇亦寬月明無睡
埋乘此盡情看

月暖

霜天非不晴晴亦自凄清茲夕維舟罷猶堪
出戶行水明如夜氣月暖是冬情似覺頻頻
曉關鷄凡屢鳴

將之青州由東昌登陸呈馮羽明年丈
既水復之陸多寒惟少暇山川此生事舟馬
數年魂清世王人簡窮途地主尊從君借風
力六轡始周爰

經聊城魯連射書處

七

經聊城魯連射書處

火牛難再出嵎虎已垂窮危矣強弓未欲戔
一矢中城亡終去殺將死亦成忠所以爲排
難非他策士同

余嶺驛與王帶如午文夜談

久思今夜話斯意想同然屏騎子宜往攜尊
子宜先見間生一別師友異三年促膝驚心
事茫茫秉燭前

沂水道中風

北野樹無枝風過處不知衣裳前日盡舟楫
異途疑八口水霜外三冬水陸殊宿遷雖有
約未易遠如期

沂州王右軍故宅今爲普照寺有洗硯

池其地無右軍書

江左君家巷瑯琊復有廬不聞天下士定認
此中居舍宅翻留蹟臨池未見書古人少年

筆晚節自刪除

彭城入舟後候淺三首

自十一月初七
日至二十三日

河水未生處煙帆仍泊身斷籬冬聲築方響
夜聽賓計晚尤官吏情危聽鬼神巫言明日
濟聊欲慰吾人

又

水腹寒猶解河身下反高所爭惟尺水厥利
在千艘委壑金錢易篝燈舂鉦勢舟航今日

慮未暇及風濤

又

瓠子偏難決桑田恐易成道傍朝暮議舟外
喜憂情有盡薪兼土無靈壁與牲運輶猶未
過官船莫先行

過淺十一月二十三日

寂然舟共水中夜忽同聲里鼓不遑報岸壓
無故生半旬羣衆屈一間萬夫爭前後終當

濟先人自物情

舟泊雲龍山下

羣情仍一寂舟與水俱寧兩岸冬惟野千帆
夜共星鍾聲收廣莫人語響空冥喜就佳山
泊重來放鶴亭

彭城開船二十五日

泊久舟重發翻如始入舟後時偏過望前路
不遑憂鴈喜人南去鷗從我下流低回獨何

繫末易別黃樓

舟至呂梁洪 二十六日

半月徐州住今朝下此灘初暘波一分積氣
野無端人涉何其便魚遊似不難變遷川谷
理天險亦安瀾

經下邳圯上受書處 有序

未託素交先呼孺子以僕役而加國士
若子弟之應父兄亦倨亦親非真非戲

卷之三

七

十

蓋語盡於投書之後者淺意藏於受履
之先者深行徑頓殊機鋒相返業已道
存於目擊豈惟氣折而心開乃云強忍
相從初尚愕然欲歐夫乃以市中年少
之腹面窺圯上英雄之心乎淺哉太史
之言未免文人之見經途感事懷人賦
詩用抒斯衷兼訂昔感云爾

警蹕秦皇帝漢橋老禿翁奮椎羣力外進履

眾人中智勇皆何往大人有所通英雄關鎖
數授受不相同

射陽湖

清深流數日俱是射陽湖潮響亂如一漁燈
遠不無寒逾知水月天漸入菰蘆此去邗溝
後東南舊日途

入江 十二月初九日

所歷皆河海今朝乃見江天淵同積氣風日

卷之三

五

十一

變寒瀧魚影真堪數鷗羣不易雙三山雖伯
仲意總未相降 金焦北固

登金山同君佐

兩度遊皆略猶賢於未看見聞江四面行坐
石更端薄晚風煙亂深冬水府寒妙高臺上
月共待亦非難

郭景純墓

在金山江中

奇人萬古宅不肯不暖嚙以此江中月爲君

地下燐山川因爪髮神鬼守緘滕危石憑何
力飛流未敢崩

北固夜歸

遊近畏晚天晚際反凄嫻好月下山路順風
歸浦船雲濤孤棹外市場半燈遙回首蒼蒼
處金焦在亂煙

至金陵過林茂之宅

畜意在相見既來無所爲風波登岸處雨雪

同胡彭舉

到門時地自一茅宇門多數柳枝細觀此情

事昔別若先知

壬子茂之別予楚中有明處
重銜命江南僑路中之句

雪集茂之館

同胡彭舉失康虞
王相如黃九各

白門三度雪皆以待幽人閒理閉門事堪遲

見客身澹然相語默別自有宵晨竹石殘冬

裏清寒見遠神

過胡彭舉

五載未曾刊庭中如昔閒所添惟一石何異

在深山懷值秋冬際人來冰雪間自然幽
意永夜不能還

立春日同商孟和弟居易集于丘茂之

宅十二月二
十七日

良辰復佳晤皆值此寒天雪與冬終始春居
雨後先新詩茶酒內密意燭燈前共待梅花
霽歸舟又隔年

除夕守歲于丘茂之宅時于丘與孟和

同胡彭舉

壬子

十三

居易至自吳門

好住雖君宅終爲客子身所欣來遠道各自
有周親盡室廡邊夕明年江上人秣陵才到
曉便已歷冬春

元日集鷄鳴寺塔下亭

發春雖一日萬象不能扁汨汨風煙動冥冥
草樹雪餘寒一以素欲齊自然肯百步城中
地湖山積此亭

攝山道中

甲寅正月二日同吳康虞商孟和林茂之

出郭心誠暇，俄焉應接分。湖山春格韻，草木畫情文。半壁深留雪，千林遠共雲。齋鐘不知處，隨意示聲聞。

白鹿泉

半嶺尋源上，寒泉閉戶中。餘飛難作雨，輕吹不關風。梅影過橋立，苔文與石同。早春流尚細，澗脉未能通。

陸秀軒詩集

五言律二

十四

疊浪巖尋徽山和尚不值遂登山頂

山僧下山去，終亦不離山。客到縣巖半，身如亂水間。輕裾雲氣共，孤杖澗聲還。歸路君當在，愁君閉竹關。

天開巖

初不容思議，中天忽削成。寒松通石魄，幽竹覆泉聲。蘿蘚多無緒，冰霜別有情。高深巖洞理，潛玩長靈明。

攝山頂

卽論茲山絕，登茲者亦稀。定須尋磴遍，育不見江歸。遠色何由正，羣形妙在微。下看巖塔處，來路似皆非。

贈凡公

公年五十六出家宋三年

猶是新披剃，頭顱已颯然。悲歡興願日，五十拜師年。地若曾來後，機懸未到先。遊棲關志氣，相待不無緣。

贈蒼麓老僧

逢君亦不遲，已是再來期。復鶴曾無怪，巾裾有所疑。人天中國老，鬚髮外真師。好記今年夕，空山初月時。

攝山歸過靈谷

歸途卽靈谷，同日往非難。客在梅前到，春當雪後看。澗迴流水遠，野淨夕陽寬。物色晴爭起，深松不肯寒。

舟發金陵留別詩友

四年中北邙一月內長干再見如初至新知
及故歡無能煩几席未免爲嘆息又聞春江
棹垂楊不可看

須濡口阻茂之別二首

題詩似別我我且未之看莫道同行樂卽今
相送殘家無好山水友有風交歡以爾閉門
日往還殊不難

王言修三

十六

又

舉家聞欲去數日不能言知我獨還里無君
難杜門豈茲僅存骨尚有可銷魂暫省斯時
別形神且勿煩

賦得不食夜識金銀氣

少陵此語蓋聞道之言讀者以爲不可解辭則失之而實有至理識者有不必辭而至理存者此題是也

乃可與言詩千既賦此以通其意并示友夏及弟叔靜同作焉

奇光深夜中志氣若爲通不覺川原秘森然

星月洞居心無欲惡觸物自清空山鬼窺幽獨欽茲靜者衷

途中新月

馬上路殘處山中月出初方將行未至豈可照無餘光作長宵始消惟新水如家居人不覺寒火半扉虛

紅葉

蕭蕭猶未落在樹幸能紅薄暮初霜進近山

十七

寒燒同光輝翻寓殺幽豔屬成功秋色兼春事含情并此中

夜觀蒙惠二泉

水從天一生到地二泉并深夜積秋氣初寒流月明幽靈如不隔聲影敢相輕燈燭散空迥中含風雨情

羣山萬壑赴荆門

空爲楚蜀門喉舌古今存陵谷於焉始肯低

相向奔衆靈難自住三峽爾何尊也學江流
下滔滔歸一源

贈劉玄度孝廉爲雷太史同年好友

精神堪警俗耳目不知喧就此機鋒裏窺君
靜慧根敏皆從好學中豈厭多言益見交非
泛吾師卓識存

磁州雨

長路惟愁此暑行殊不然濕光崖草動涼信

長路惟愁此暑行

長路惟愁此暑行

長路惟愁此暑行

笥衣傳蟲亂水烟上畦喧風雨先北方農候
晚物土幸無愆

選蔡敬夫詩訖寄示三律

君庸不自知必待我商之要以古人眼深看
今日詩直期於見道汗豈至阿私亦自關吾
識安容苟爾爲

又

自處不能恕於君敢二焉卽今予所舍猶使

世堪傳甲乙何關俗春秋頗責賢細觀新舊
作損益有由然

又

去取了無忌惟君知我誠匪徒文字理要自
友朋情藏亦何妨出多當不易精留茲嚴於
意事事與相成

丙辰初春寄張金銘

椒盤壬子歲寒煥四回新別後無除久筵中
少此人雪霜頻犯暖梅柳不知春負爾非他
事縹衣京洛塵

又

自君今不至予罷水邊行花月何顏色禽鳥
寡性情乘閑猶有日選勝頗無名軟草垂楊
路重來恐漸生

丙辰正月廿九日雪是立春次日

臘去人思臘如臘亦快哉臘爲春事始喜作

歲光來累日無遺憾空齋行幾回不知花五
六一月內誰裁

又

又雪敢言寒今年有此難何知天意在要取
物情安野潤全非濕煙新只似殘若無沿路
候也好出門看

秋夜與茂之閒坐

同君閱搖落今又在燕山月與秋俱淺雪當

同君閱搖落

二十

晚亦閒蟲鳴惡可已鶴警復何賜已是聽觀
外猶然庭戶閒

贈陳荆生

吾子自稱詩人皆曰畫師此中深有寄其意
莫能知筆墨非徒爾親朋隨所之古來負絕
技隱德類如斯

泊九明塔日

動止姑從衆安處未敢言居人歸有處旅泊

近何門寒日能紅樹寒風欲白村野稀舟辛
接擊析共相存

風阻蔡村念吳康虞候於前路

九月四日

致子久於微因予先有期陰晴非在我川陸
不相知未視舟同阻應嘆到獨遲若過重九
後更是月明時

汨流河驛

葉減秋無幾流深月不難沙星疎欲活霜火
濕氣殘天水羣情定禽魚積氣安病身多閒
石懸負此光寒

九月十一日喜康虞入舟

雖有事前約堪同意外逢友朋相聚食舟楫
最從容途既經齊句遊當了岱宗生年來幾
度如此一秋冬

自仙人橋觀於舍身崖

不獨高深理河山之所盤爾時諸嶺木如在

二流端日月來常早煙霜上亦難片光誰蓄

泄元氣此中看

岱歸後示泰安州守侯君

岱宗固常在主者待其人覩爾神情異證予
聞見真歸堪言所獲傳不患無因一片古今
意相煩致獄神

十一月初二日雨

冬連秋只霽霜力不能寒一晦非無謂新霽

五言律

二十二

反似殘河聲胡損益雪事轉艱難且愛蒼蒼
外煙林相與寬

十一月晦夜初雪過潘稚恭江閣

入江初見雪近臘乃知寒以我爲情久過君
及夜關曉才依水白力不待風殘值此交之
晦聊同片月看

隱秀軒詩黃集

隱秀軒詩黃集目錄

一五言律三

正月初二日大雪同王永啓林茂之集

雨花臺

靈谷寺看梅

看梅送何玉長入楚

有引

長生館詩

十月十三夜步月

四言古詩

目錄

十月二十日往花山兩宿途中

二一

寓白門寄朱叔熙比部

夜過胡彭舉

范漫翁復自東郊移至城居故處

二一

臘月二十三日伯倫招集木末亭

除夕喜雪

元日雪過康虞彭舉茂之不值

雨後靈谷看梅花

二月二十四日雪後宗伯招集高座

寺

夏梅

秋海棠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二首并序

送商孟和秋試後歸閩

杪秋宿牛首大日歷祖堂獻花巖二首

早冬游礪山二首

二

臘月十五葛震甫要集齊王孫山居

春事

仲春程仲秩要汎赤石磯

雨中東茂之病

問茂之病

又代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在白門喜譚友夏至相見有詩感答其

意

出通濟門訪郭聖僕與友夏同往

過王永啓小閣同友夏時永啓病後

和友夏拜客觸暑就茂之舍休焉忽伯

敬亦至之作

月夜王太古要汎秦淮同友夏

送五弟快還楚迎家尊赴吳中教職

歸舟月上

送王永啓歸省兼示董崇相

目錄

三

沈雨若自常熟過訪九月七日要集敵

止有虞山看紅葉之約

至昆陵訪鄒臣虎年丈

贈鄒太公臣虎尊人

譚友夏自越歸晤別于錫山

訪王德操居士

汎吳興碧浪湖夾山草蕩漾三首

舟泊吳江步尋周安期安仁

婁東訪某惺麓先生

三首

介園憶贈王元美先生

四首

贈徐元晦

題畫蘭

贈程彥之

過文文起孝廉葑園賦贈

虎丘贈別徐元歎

昆陵雪夜別茂之還金陵

隱秀軒詩黃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五言律三

正月初二日大雪同王永啟林茂之集

雨花臺

是歲元日立春

雪既負花名非時諒不榮恰逢春次日用紀

歲王正期過偏能暢光深如欲晴誤驚梅放

隱秀軒詩黃集

五言律三

過先往近郊行

靈谷寺看梅

正月二十八日同王永啟林茂之

好春無一日花事有難言至此始成采從前

宜閉門雪霜非在地香色欲爲林不盡開新

霽精神寒亦存

看梅送何玉長入楚

今年梅後期君去及花時鄉信正煩寄行舟

莫又遲春風柔有待江水馳相宜計聽樓邊

宿還當存幾枝

長生館詩 有引

佛家戒殺厥念惟悲儒者好生其原在
樂然不引之樂處於以預達其生機卽
徒發乎悲心何能逆折其殺趣長生館
者湖惟玄武山則蔣陵焦漪園先生倡
衆置館於其中焉每於月之八日與客
遊棲聽僧禮誦漁獵何曾厲禁不過寄

五言律

二

意於湖山天淵共觸慈心業已移情於
魚鳥聞荷香而斷舌蔭樹影以投弓事
不相榮緣有交瘳惺幸與茲會喜而爲
詩

湖山於此積魚鳥欲成圍是物皆生趣何心
無善機來惟言眺詠久乃共歸依頗悟困緣
事其中導引微

十月十五夜步月

同胡彭舉許無公休
于丘茂之

別自爲清夜非惟晴使然與秋同一靜未望
欲先圓積氣歸孤月深先作遠天此時無不
息聞者及遲眠

十月二十日往花山雨宿途中 同吳康
虞林茂

有約愧頻止猶賢竟不行冬方云久霽月計
到深更風雨臨時事江山一歲情從來遊者
理貴勿預期程

陸養新詩集

五言律

三

又

屢失清和日因言雨亦佳良辰猶可待靜侶
最難值有此秋冬感爾深遊止懷安知山澤
候妙不在陰霜

寓白門寄朱叔熙比部

此地去君近爾今消息難始知思往日却悔
別長安與步情辭接圖書職務寃天涯良友
聚未免藉爲官

夜過彭彭舉

良夜卽相遇况本將盡年冬晴非可必月好
莫憊然杖履人眠後琴尊客到先看君安性
命一石癩如前

范漫翁復自東郊移至城居故處

殘客誠爲累離羣亦寡歡寂喧無可出去住
已更端豈必謀皆是姑從意所安琴書能戀
主不道屢遷難

隱秀軒詩集

五言律三

四

又

總不離郊郭回環得故棲隣皆無改井樹未
暇成蹊盡每私良友齊常聽逸妻存茲人外
意動定理應齊

臘月二十三日伯倫招集木末亭

是時能共到可不謂閒人候雪翻愁齊探梅
鉢實春煙盡却欲動風遠初勾遊事年別
始亭臺識此身

除夕喜雪

雪期爭一夕要以臘爲功幸不過春後非專
報歲終新茶泉脉至宿麥土膏通無限天人
事災祥在此中

元日雪過康虞彭舉茂之不值

誰不憐新雪能無各往看以予到門早知爾
在家難天地何共近風煙但一寬晤時矜所
得肯道向來寒

隱秀軒詩集

五言律三

五

雨後靈谷看梅花

同康虞漫翁于丘茂
之袁公寥在二月初

月八

花時同所惜各有看花情念我三年客於茲
兩度行孤心多在雨泉意但言晴水雪成香
國知從何樹生

又

曰爲梅花玉松陰先看此懷難以喻其事
自相關共在香光內分行潤壑間却思人散

後寒月守潺湲

二月二十四日雪後沈宗伯招集高座

寺到詩伯倫胡仲簡

一雪送寒梅梅殘無可摧似將花五出移向
樹重開風物均調事江山眺詠才新晴春欲
始日日好亭臺

夏梅和車崇相

花葉不相見代爲終歲榮誰能將素質還以

陳少章詩集卷五

五言律三

六

敵朱明坐臥已無暑色香如尚清始知幽豔
物不獨雪霜情

秋海棠

墻壁固吾分煙霜亦是恩光輕偏到蒂命薄
幸餘根笑泣誰能喻榮衰不敢論年年秋色
下幽獨自相存

喜鄒彥吉先生至白門惺以八月十五
夜要同李本寧先生及諸詞人集俞園

并序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芙蓉
荷衣上歌童舞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
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雖禮無往
敦在先生之乘興何妨以賓主而易師
生懷斯盡矣由合離而成壯老感亦因
之眩焉興念勉爾爲歡里寡新聲入耳
就絳紗名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

陳少章詩集卷五

五言律三

七

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
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三五豈
作尋常履替雜選高人自領孤情絲肉
喧闐靜者能通妙壤各稱詩以言志用
體物而書時

講席兼陳樂年年此願慳自携供帳遠暫寄
客辛聞月靜星辰內秋深烟水間從公無小
大皆不自言還

又

中秋時地有今夕主賓稀歌舞原非借林亭
只似歸浮涼池鳥醉空影砌蟲依頗悟歡場
裏高人有靜機

又

夜與水相得秋惟月最親留都洵絕地祭酒
老成人道廣周旋恕情深領察真典刑欽在
上游謔荷陶甄

五言律三

五言律三

八

送商孟和秋試後歸閩

數千里就試却向榜前歸率爾爲來去看君
無是非江花揖酒近隄柳泊舟稀不敢便言
別回帆紅葉飛

杪秋宿牛首次日歷祖堂獻花嚴

閒隨新霽出風日到生頭松作山中夜月留
泉上秋心魂凡屢止人我幸同幽引客栖尋
熱子今是後遊

又

山光領其一又復及他岑回見雲煙變彌增
丘壑深昨宵有明月必照此疎林一片融公
石弘慈古佛心

早冬遊攝山

每來生節物又值早冬時澗石峯巒具岩花
冰雪爲空林行有得靜夜坐方知一宿聽晴
雨皆於遊事宜

五言律三

五言律三

九

又

地非難一往客未易同遊每以須良友因之
失好秋山寒晴不重林氣月彌幽慙負歸常
早頻來當久留

臘月十五葛震父要集齊王孫山居

聖僕林子
丘茂之

頗怪知幽徑今年到已三竹寒猶可借梅早
不須探雪月時皆是冬春情未堪半窺人事

從燈火照深談

春事

春事盡於雨遊期多在天聲香能幾日花柳
已今年塵務况居半勝情寧得全我生將五
十所感有由然

仲春程仲秩要汎赤石磯

同王承威王太古參倫林

子丘茂之

城中今可汎君愛出城閒春物沁酒外煙光

月三首一五十一

五言律

十

動止間逢花頻步岸返棹亦看山共計陰晴
日各憐遊事艱

雨中東茂之病

不出畏佳日却云風雨宜君雖私藥物衆亦
負花時臥只如高士愁偏及靜思留春應有
待清霄故遲遲

問茂之病

君病年年事尋常漸不夏神明安可恃朋友

代相謀藥價貧偏貴花時好未酬因思南郭
外不易是同遊

又代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是君臨命日不敢賦牢愁緩舞迎神保新聲
託寒脩淮流何澹澹湘水共悠悠似見來酬
答風生杜若洲

在白門喜譚友夏至相見有詩感答其

意

月三首一五十二

五言律

十一

勿曰生同地相離卽異鄉六年人倏忽千里
意尋常述作交爲慰聲華不敢當清淮明月
下暇豫荷恩光

出通濟門訪郭聖僕與友夏同往

不啻君幽處到來心始還未離城以外相導
水之涯僕妾道人侶敦桑貧士家清齋微識
却坐久進茶瓜

過王永啟小閣同友夏時永啟病後

亦自登斯閣今朝廣共開鶯花當病起風日
有朋來如入城中涼兼臨江上臺佳情原未
廢戶內可徘徊

和友夏拜客觸暑就茂之舍休焉忽伯

敬亦至之作

君能嘲熱客自出果何心難免逢迎事彌慙
剝啄吟望廬圖一憇解屨見同尋况得主人
靜閒言生夕陰

唐才子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月夜王太古要泛秦淮同友夏

盛饌煩高士幽懷就好天舟移山色內燈起
浦歌先月冷因三夏河深在衆煙各無言路
晚賓主一橋邊

送五弟快還楚迎家尊赴吳中教職

數往慙吾弟微官累老親公私言浩濊俯仰
事酸辛壯齒輕諸役全家就一食孤舟兼孝
友勉矣服勞人

歸舟月上

欲雨偏生月熊熊日出初秋移三夏裏涼借
一光餘待爾歸常晚驚人見似疎捨舟情事
始竟夕有盈虛

送王永啟歸省兼示董崇相

已俱忘是客先別我還闔直倘能存道貧今
可_見親非無逢世術難作負心人有友知君
孝全歸不失身

唐才子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三

沈雨若自常熟過訪九月七日要集敝
止有虞山看紅葉之約

時喜得錢受之書

見君疑舊識不必故人書所念久離別欣聞
近起居朋來鴻鴈後雨止菊花初得問虞山
樹寒紅三月如

至毘陵訪解臣虎年丈

此行雖定省過訪約先賤門徑欽孤性闔書
寄獨知親能安善養友不至阿私抗疏言方

中彌深感事悲

贈鄒太公臣虎尊人

以子識其父於翁殊不然在家羞教調去國
幸歸全一命心忘却三牲世有焉未知忠孝
事論定果誰賢

譚友夏自越歸晤別於錫山

衣邊秋未去霜氣自湖陰凡子吟能及皆予
夢所尋分風來往路計日聚離心各指梁溪

陳子年詩集

五言三

十四

水寒煙共一涔

訪王德操居士曾晤於鄒彥吉先生莊

居

以爾知音者猶存人外踪溪聲當薄暮門徑
似深冬雙檜自今識孤舟非乍逢讓鄉前夜
語有約許相從

沈吳興碧浪湖來山草蕩漾

韓求仲
舟同林茂

之夏長卿
歸子賦

衆妙從流去層巒著處生入天湖有渺泮地
漾何輕蘆渚如秋夜桑村在晚晴一舟空曲
後寒火落分明

又

湖山深更深導引主人心以爾能無倦同予
得再尋煙寬鷗失侶天靜鴈留音往返虛靈
內形神有所欽

又

陳子年詩集

五言三

十五

林巒同作水風日不離煙清照難留物寒遊
頗用天飛潛終日竟心目一隅全返棹憐閒
石水霜影默然

舟泊吳江步尋周安期安仁

停舟非夙約信步即君家沿岸携初月登庭
及暮鴉燭燈如有待蔬茗自無加也說明朝
去晨星在戶斜

要東訪尹惺麓先生

進退稱維谷人皆惟一官機緣無此妙遊訪
得相寬建業天初霽婁江月未寒三冬來往
路風日最爲難

又

卽論金陵別于今歲又除苦無多聚散銷得
幾居諸約在歸衙後來富退食初一燈師友
話壯老十年餘

又

陸參軍詩集

至德三

十六

無友無家者因官寄白門時情多可慮客意
自難言文武公爲憲安危國有藩放情圖史
外樂事拜餘恩

弁園憶贈王元美先生四首

道廣無邊幅爲園亦復然一壟千里近萬卷
百城專稍冷簪裾地彌高木石年徘徊尋履
迹緩步惜寒煙

又

天生人與地用貴稱其宜文獻非俱乏刪脩
或可爲有詩滋異議無史答明時賴此千秋
後猶存未竟思

又

文章始無論交道達神明至性能風世餘因
不愧名死生千里路七十兩番行竹徑留遺
迹堪思命駕情

吳明卿兩過此園

又

陸參軍詩集

至德二

十七

承響誠無怪飯心亦有因吾聞公長者衆謂
世文人大度推揚急虛懷吐握真茲園如散
處四海少孤貧

贈徐元晦

雖復未相見十年知有君端居偏致客任俠
况能文難與令人道嘗聞我友云昨逢賢訪
使首問爾殷殷

又題畫蘭

日日弄香色靈明爪指生近來添竹石益以
助幽貞熟後翻新譜間中換妙情讀書諸務
輟筆墨亦輸卿

贈程彥之

歲歲君如此相憐何日休跼身時地少失職
友朋羞窮豈皆詩罪饑仍爲醉謀贈錢聊儉
用前路不堪遊

過文文起孝廉葯圖賦贈君與敬美爲
微仲先生曾

孫

五作三

十八

賢者後如此何如親炙情況非資祖德自不
愧時名一語足文獻二圖難弟兄扁舟吳越
路似復爲君生

虎丘贈別徐元歎

出城不言送猶只作閒行寒月虎丘路孤燈
明夜情真文開世運幽賞略時名吾子尚良
食前途勿自輕

昆陵雪夜別茂之還金陵

出在三秋未歸當再雪餘一寒分去住明日
念舟車此別時無幾相逢歲又初中途清事
異聯步有離居

隱秀軒詩黃集

隱秀軒詩黃集

五言三

十九

隱秀軒詩黃集目錄

五言律四

毘陵家慶畢還白門道中作

瓶中梅影映壁上畫梅影

上巳過牛首山莊看雲池王翁桃花

月夜過胡彭舉

月下新桐喜徐元歎至

白門病中送親還毘陵

隱秀軒詩黃集

目錄

病間贈錢振河

感歸詩

十首

春日過沈雨若問病并訪唐宜之

夏日游攝山同王惟士徐元歎胡元振

題畫送沈朗雁入廬山兼寄愍公

隱秀軒詩黃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五言律四

毘陵家慶畢還白門道中作

正月五日

秣陵雖久住吾土是邪非新歲此初出征途

亦曰歸有親仍告別留弟與相依節物家家

設郊原人事稀

隱秀軒詩黃集

五言律四

瓶中梅影映壁上畫梅影

和葛震甫作

一花分合處形與影邪神雪月來誰識香光

借亦親暫依俱幻相別立是真身此際難爲

喻羅浮夢裏人

上巳過牛首山莊看雲池王翁桃花翁

先約往四年中凡三至此矣

今日是脩禊山中尋爾家何嘗不臨水況又

得看花積雨晴朝貴新煙春事加

次日清明笑他

武陵棹再往失津涯

又

高年重光景隔日約遊人

翁時年八十有八

歲作桃

花主天留竹栢身紅多成世界香久結精神
好待山生月同時照暮春

月夜過胡彭舉

一春多雨夜見月好懷生未及先相約遙知
亦此情素心朝夕近僻徑往來清恰值君無

張子華詩集

五律四

二

事閒屏如出迎

月下新桐喜徐元歎至

四月十五夜

是物多妨月桐陰殊不然長如晨露引不隔
晚涼天綠滿清虛內先生幽獨邊懷新君亦
爾到在夕陽先

白門病中送親還毘陵

客子病猶爾老親還豈安祇堪添一別却似
未來看有手不能執於心難更酸我生非小

可天命足相寬

又

去住不由已難將骨肉牽一官天性隔萬處
旅書連遇難思先德防身悟宿愆何時筋力
健歸養學耕田

病間贈錢振河

雖復情相係呼君君豈知無心身到日有幸
我生時榮衛因人付恒奇不自爲敢云輕性

張子華詩集

五律四

三

命小愈忽良規

感歸詩十首

微官今日至萬病一朝來罪福誰司計乘除
已致災性情良自審命相久相猜不死多時
地行藏聽所裁

又

弱骨當歸疾安危不自知客中憂老父意外
賜名醫得步庭階日堪成止足時如茲猶過

望幽譴或相隨

又

居官頻道去此語未爲新事小皆由我情真
豈告人暗中營退步久後信閒身猶以貧而
仕無辭對老親

又

五載白門客歸心漸不生江山皆識面童婢
亦知名住久愈難免交深怨或輕故鄉雖朴

月之書言其美
五言律四

四

略事少稱孤情

又

才入儀曹署於中處處遠因之生一悟過此
可成歸羅雀心方息熱魚累始稱世人添感
慨翻似悔忘機

又

疎僻居鄉井招尤亦有時不因官自護終免
世相持催謫豈無已親別皆我知遠交多復

久思怨暗中移

又

曾作終年想圖爲遍地遊豈徒新識樂欲寡
久居尤此自快心語而非若脚謔頻來惟一
弟破浪亦堪憂

五弟又來看

又

窮鬼歸依路愁予但口談
寵辱用死勝嗔貪情晚終無退心堅在一慙

月之書言其美
五言律四

五

鈍根磨正原愛我者相參

又

謬云名與實官不益微躬三月一眠後諸緣
皆夢中除醫無切脚學道有宗風捨宅聞吾
友歸慙尚築宮

元歎近事

又

文人而學佛愚哲或相兼自有孤軍入非將
結習寒暄須飲水夷險在臨巖何夜寒河

月金對面語拈

諱友夏作書謂予以聰明妨禪語多影響

春日過沈雨若問病并訪唐宜之

人事亦云遠春光非不知孤懷如有告一病
豈能爲梅又待明歲柳方垂此時柔條莫違
長吾意愛絲絲

又

病非難習靜何以着身心幸有友相警況爲
予所欽讀書願花鳥閉戶富登臨已愧見時

隱秀軒詩集

五言律四

六

少幽居莫更深

夏日遊攝山同王惟士徐元歎胡元振
徂夏成茲往入春同此心鶯花相待滿林壑
至今深宿處逢山雨歸時記澗音連朝陰霽
裏有意便栖尋

題畫送沈朗癯入廬山兼寄慈公

猶未除鬚髮先能斷肉裘晨星驚老宿秋色
引遐懷瀑過層層樹橋藏曲曲溪杳然雲樹

裏奔悅漫成迷

又

泉石冥遊跡幽明默護身出家超將相度世
寒甘親水觀神三界山行影一人遠公迎汝
處寒月石門新

隱秀軒詩黃集

隱秀軒詩集

五言律四

七

愚秀軒詩宇集目錄

七言律一

送人游匡廬九華

丹陽夜泊時將過訪張楊二年丈

江行俳體十二首并序

碧雲寺早起

夜坐

辛亥元日早朝

愚秀軒詩宇集
目錄

白沙驛

合江舟中早發

忠州霧泊

還至歸州

寄荅尤時純

寄譚友夏復招之

復雨和友夏仍留之

山夜聞鴉同諸子分韵卽成

友夏再至晤商林三丈與予兄弟山居

旬餘將歸

孟和茂之將過友夏河上

至興定

暫駐涿州抵良鄉再宿

丘長孺宅看暖室梅花

早秋

秋曉

愚秀軒詩宇集
目錄

汎江尋三游洞隆觀于峽

雨發裕州

丙辰 聖節前 東宮出講蓋八月初

四日也恭譔二律

十五夜同林茂之過俞仲茅步月

九月五日天津舟泊和茂之見岸女簪

菊之作

泊頭逢虞伯醇孝廉同康虞茂之過飲

常充符孝廉水樓留贈

岱游告成示康虞茂之

贈焦弱疾太史

宿浦口周茂才池館

訪陳眉公于月因共集俞園

九月七日蘇弘家符卿宴集靈應觀

秋夜集俞伯彭園池

花山禮銅殿

隱秀軒詩字集

目錄

三

歲暮喜董崇相大理至白門

夜咏彭舉燈下水仙花

臘月十五夜携酒資約茂之過集彭舉

董

春登所構遂有亭

隱秀軒詩字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七言律一

送人遊匡廬九華

晚遊匡岳亦非遲晷有真形畫有詩

詩畫

我一丘差不惡憐君三絕獨無癡心諳勝蹟

如曾到山喜清人似故知叩罷彭郎逢九子

隱秀軒詩字集

七言律

寄言余欲往從之

丹陽夜泊時將過訪張楊二年丈

城裏溪橋曲曲源依稀桃葉渡邊村一汀雲

影流虛響半岸蘆花覆夢魂江月林風隨去

作蛙聲鳥語自寒濕故人儻作臨邛卒旅况

猶愁與暫論

江行例體

并序

友人譚友夏作竹枝詞近百首余曾賞

之皆舟行詩也其體則七言絕其所採
民謠土風自江陵至吾邑上下二三百
里耳乃遂能至百首矧余舟發鄂渚迄
於金陵歷吳門荆吳俗遷冬春序改縱
其目覽口傳足涉手書所得寧當止百
首哉於是難其事廣以七言限以四韻
拘以俳比聲偶要使體譚而響切事雜
而詞整氣詠而法嚴令才有不必盡而

陸文忠公詩集

七言律一

二

意有不得逞亦蟻封盤馬意也范蔚宗
有言吾於音樂恨不精雅聲至於一絕
處亦復何異此難爲拘儒俗子道也夫
今之樂猶古之樂千古聲詩秘諱子輿
氏一語拈破妙達此解可度脫千萬劫
詩文苦趣偶因一端而併及之

五載前曾說此遊問程結伴幾春秋艱難不
陸千餘里大小關梁六易舟畏路刺船頻裸

體乘流開柁緩梳頭順風一日行三日莫待
依難怨石尤

又

虛船也復戒偷關枉殺西風盡日濤舟臥夢
歸醺見水江行泊汝看山弘羊半自儒生
出餒虎空傳稅使還近道計臣心轉細官錢
曾未漏漁蟹

又

陸文忠公詩集

七言律一

三

巴舷吳榜簇江干市僧邨媚半倚灘繫籍慣
振鄉閭閱投單例辦散本冠女兒編竹成長
纔乞子施竿覓剩盤小釜羣炊如候代奚奴
亭午未朝餐

又

江鄉漲後指荒郊木杪魚醫俯雀巢處處封
田儘種麥家家竹瓦代諫茅岸容霜老菰蒲
秋水氣晴黏草樹交快舫輕波緩寸許急湍

底復怨舟膠

又

日日移家處處隣吳頭楚尾半波臣
吾師嗜米餐烏鬼舟僕偷錢買白鷺
鴉食肉能譚底事懶銜魚欲祭何神
黃頭見我詢潮步笑是潯陽始過人

又

羞從狐鼠叙行踪隨例輸錢買印封
半月員

李太白集

七言律

四

程過一月杪冬孤艇發初冬持符官卒尊於吏
附船儒生賤似傭估客孝廉陽不問胡林
柏顧太從容

又

邨煙城樹遠依依解指青溪與翠微
風送白魚爭入市江過黃鶴漸多磯
家從久念方驚別地喜初來也似歸
近日江南新滂後稻蝦難比往年肥

又

小聚星晨屢斷連山椒一縷露人煙
土音偏不侈雞犬市暨通行雜鈔錢
澤國火耕兼水搯霜林棗地接楓天
時艱夜禁明書檠擦刺更更響鈞船

又

土風何異竟陵城水代平田網代耕
放去醫鳧偏認主教成馴獺聽呼名
狂書鳥過沙留

李太白集

七言律

五

諸噤語烏眠夜作聲奴子入吳學
細啞僕音

又

千門市火亂漁燈銜尾官艘也繫
醫崖屋乍隨春漲徙灘舟專候早潮
升清時閒左衣形緩儉歲江東米價
增從客諱言新入洛自稱前度到金
陵

又

潮褪金焦岸稍峻斷虹嵌壁劒雙城巖堆積
深藏怒雨隔殘紅半露巖近海蜃晴朝列
市乘風魚背畫張帆新荷香遍吳江水思製
滿湘隱十彩

又

鳴榔打鼓暮乘潮借得官舟勝客船奴子暫
時聊意氣朋從此日也逍遙公然鷁首橫銀
榜無數漁罾避畫橈睡醒却詢瓜步岸長年

陳香齋詩集

七言律一

六

前指廣陵橋

碧雲寺早起

人語翠微聞啓門離離殘露濕初暎行經絕
澗數花落坐見半山孤鳥翻月去寒潭林影
恍雲依閒砌草頭溫與君莫厭頻移榻晨爽
秋陰非一杜

夜坐

典茂之同用起句

愁裏不知秋夜深高城幾處密清砧悲論未

敢開鄉信榮落徒能感客心永夜鐘聲非遠
寺空天霜氣沈衰林砌蛩籬竹皆情性咽露
搖風各自吟

辛亥元日早朝

火城漸簇大明宮隨例高呼歲歲同殘雪在
簾如落月輕烟半樹信柔風金支縹緲春陰
外碧落參差夜氣中却憶庚寅元日事廿年
天語不曾通

陳香齋詩集

七言律一

七

白沙驛

鳥墮猿迴半楚關却云蜀道古來艱高源頗
盡仍逢水絕壁攀窮始見山天缺似多青嶂
點巖空長待白雲還盤旋恐亦無過此不信
前途更九灣

合江舟中早發

寒流次第明開聽剛見半江晴迎舟亂
渚如還往隔水羣峰互避爭不覺鳴榔先午

夜怪無聲析續殘更披衣驚失舟棲處百五
飛端夢裏行

忠州霧泊

漁艇官舟曉泊同蜀江愁霧不愁風煙生野
聚汀寒外雲滿山城水氣中曲岸川迴翻似
盡遙天峰沒却如空依稀往日丹楓路稍見
霜前遠近紅

還至歸州

唐多景

七律

八

最喜茲州喚秭歸舟聞此各依依不辭過
峽三聲苦且與征途九折違問答漸聽鄉語
近逢迎寧計主人非獨餘一副酬知淚忍向
西陵道上揮

寄答尤時純

宦邸家居數見貽三年千里夢相隨高情恕
我嗣音少畏路憂君作事奇滿腹精神堪獨
往半生氣俠諱人知行藏亦自超流俗士所

當爲未止斯

寄譚友夏復招之

也知物論乍難平素負高懷諒不驚如子自
無煩富貴旁人未免重科名暫因意外升沈
事默證胸中靜躁情遙想扁舟當此際出門
無累往還輕

復雨和友夏仍留之

冬雨連宵亦不時當茲欲別却相宜留經幾
度辭彌拙聽過三更意漸移夕吹聲中殘葉
快山寒來處客衣知看君原不勞維繫又借
愁霖自吹期

廖夢軒詩集

七律

九

山夜聞鴉同諸子分韻卽成

得明字

亂處高飛每易驚出林誰是最初鳴幾千萬
點孤村遠過兩三聲片月明山晚後棲須好
佔天寒羣影見慈情聞聞亦復關何事能使
空齋客思生

友夏再至晤商林二丈與予兄弟山居

旬餘將歸

計爾南歸三月餘十之五六住吾廬此回良
晤尤非偶前度奇談亦不虛賓主豈能同世
法眠餐直欲作家居頻來久聚渾忘却只記
明朝又別予

孟和茂之將過友夏湖上

與共經句住小園何須更往扣渠門義宜拜

陸秀軒詩集

七言律一

十

毋兼兄弟趣必由山及水林縱去猶當寬信
宿卽留寧得幾朝昏行行予欲之官矣此際
情辭不可言

至真定

偶隨計吏北之官一月嚴程七日殘文物清
時王事易風霜遠道客身難每來幽薊多逢
臘此度渾沱獨不寒朔氣最高冬未雪豈宜
春近土猶乾

暫駐涿州抵良鄉再宿

長安近在舉頭邊何以逡巡屢不前百里情
多難九卡半冬途未了三千憐茲驛路寬朝
夕幸我程期可後先京邑故人相待滿轉於
將至意紛然

丘長孺宅看暖室梅花

同馬時良仲
良商五和

臘盡寒花未可尋見花偏不必寒林移當窗
坐人同邇開值他鄉意獨深一室冬春俱在

陸秀軒詩集

七言律一

十一

取數枝遲速頗經心冰霜祇隔軒窗外似惜
幽貞不忍侵

早秋

次第高城生遠音離離清露報疎林微涼不
待晚先至積雨能令秋易深數軒微雨惟布
夜加邊氣半爲陰悲哉觸目多情事漫道
徒驚楚客心

秋曉

清秋但覺曉尤清，起越空明速砌行。在仲
光沾星下影，出林柳帶夜來聲。烟隨歷亂
和人語，稀微衆動生。高枕倒衣皆此際，紛
然喧靜各爲情。

汎江尋三遊洞降觀於峽

漸上西陵江不開，棹隨高急去疑回。灘聲過
洞杳無見，峽影銜天皆欲來。古壁蒼沈非草
樹寒，巖秘密或風雷。潦收石出才如袂，看作

陸少卿詩三集

七言律一

十二

瞿唐五月堆

雨發裕州

歇馬驅車每夜分，開雞曾未夢中聞。雨餘殘
月去塵久，露下寒星照客勤。蟲自亂鳴非屬
和，鷗於相值偶爲羣。生來澤國安卑濕，連日
南行皆水雲。

丙辰聖節前，東宮出講，蓋八月初

四日也恭譔二律

儲幄處封十四年，人入測海與窺天。嚴慈要
使羣情豁，講讀須教盛事傳。意定宮庭宣
諭後，禮逢中外祝。龍前竟從攀檻紫，臣語
難道皇心不曠然。乙卯五月，上御慈寧
殿，對青御以奏對失次下

又

師儒圖史立森森，可但三餘自討尋。溫室晨
昏知有寄，廣庭耳目貴常臨。皇家絳帳書生

陸少卿詩三集

七言律一

十三

事父道斑衣赤子心，無數孝慈難出此。前王
作法意高深。

十五夜同林茂之過俞仲茅步月

每有佳期共亦艱，屢邀真自見。君閒孤光多
在煙，霜後積氣如行天水間。是夜於秋偏易
好，何人與月最相關。殘砧步步不知處，能帶
寒聲隨我還。

九月五日天津舟泊和茂之見片女簪

菊之作

常時九月上旬前未必寒花在酒邊插鬢想
他開已久驚心美爾見能先數枝紅似雲霜
氣一路香應照水天買置舟中伴蠻素欲成
三婦各嫖然

泊頭逢虞伯醇孝廉同康虞茂之過飲

常充符孝廉水樓留贈

偶爾停舟道姓名迺栖事若先成主賓妙

恩齋新詩集

十三卷

十四

在無因合歌舞初非有意生月與水煙秋一
風花添樓榭夜多情知君別後思今夕愁見
他帆煙外行

岱遊告成示康虞茂之

岱於五嶽領圖經雍雅無言具典刑灝氣自
然歸一朴虛懷隨處見羣靈衆中耳目尋常
過理外情文咫尺肩萍感同來俱靜慧能將
願力答真形

贈焦弱侯太史

始見圖書鐘鼎人後來典則古精神惟予敢
謂尋常事在爾行將八十身學禮於周兼祀
垂文自魯建關闕不須更問蒼生意要使
清時有鳳麟

宿浦口周茂才池館

江邊事事作山家復有山齋著水涯一壑陰
晴生草樹六時喧寂在鶯花潮尋故步沙頻

恩齋新詩集

七言律

十五

失煙臺新痕嶺若加信宿也知酬對淺暫將
心迹借幽遊

訪陳眉公於舟因共集俞園

相逢各不愧聞聲一揖舟中見一生名士去
來關耳目高人語默遠機情禽魚於我心無
隔筆墨窺君道甚平自是出山時最少閒遊
未免致將迎

九月七日蘇弘家符卿要集靈應觀

節物催人昨夜霜先來高處待重陽深秋欲
盡偏能好積水無他但有涼草樹層層生晚
霽亭臺步步上清光歸途不定風煙外初菊
殘荷共一香

秋夜集俞伯彭園池

閒園無意作衰天水氣花陰事事然霜後芙
蓉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爲煙魚龍夜惜殘秋
去烏鵲寒驚片月遷四序棲尋吾欲遍愛君

陳東齋集

十五律

十六

不獨在林泉

花山禮銅殿 是借妙峯造

一路陰晴屢不分山中風候易紛紜村過數
日無紅葉江近幾峰似白雲蛇虎夜深求獵
度鼓鐘人定示聲聞可憐世外僧經濟金火
須臾歷劫勳

歲暮喜董崇相大理至白門

舟車多故敢爲期相見雖遲勝遠思蓄意欲

浮成塞默作書未寄恐參差對君又在佳山
木幸我兼當暇歲時可謂此番非望外幾人
有約尚天涯

夜詠彭舉燈下水仙花

紙窻花石自層層香色團圓共一燈不欲上
大聊在水 水經注方丈在海中羣仙不欲升天者處之 只愁經雪
乍爲冰先春似避寒梅妬入夜如嫌素月增
道是洛川神未信火邊波影有誰能

陳東齋集

十五律

十七

臘月十五夜攜酒資約茂之過集彭舉齋中

斗酒家中自不無就君但覺主賓殊歲過此
夜誰能再月比常時欲更孤燈火半憊年事
在圖書一室古人俱出門看共閒行地盡是
明朝車馬途

董崇相要過金陵寺登所構遂有亭

俞倫林
吏之

金陵面面蔣山靈偶鶴孤峯直北亭數笏軒
楹廉所積一窻林水靜堪停稍離耳目曾經
處但覺煙霜亦異形歸路却尋殘照下回看
鯉梵在青青

隱秀軒詩字集

隱秀軒詩字集

上卷一

十八

隱秀軒詩字集目錄

七言律二

戊午元日

夢山中題壁有石引長松天一笑之句
起而足之

春暮看桃花宿王氏山莊作

白門逢范長倩學憲賦贈

正月二十四日始見人家瓶中粉紅梅

隱秀軒詩字集

目錄

一

再登浦口王茂才山樓望石武庫澹寧
所造新城

九日携侄昭夏登雨花臺

三月三日再汎赤石磯勒詩于石

六月十二夜吳康虞宴汎秦淮同諸子

分賦得舟字

夜出安德門往牛首道中作

六月十七日汎溪就青海宗侯水榭看

蔣山令弟渤海具舟相邀

七月十二日宋獻孺招集茅止生烏龍

潭新居

白門逢周明卿大司農誕辰賦贈

再過錫山訪尤時純

夜步長橋

訪王聞修年丈

過文啓美香草垞

隱居詩集

目錄

二

虎丘訪章眉生看殘雪作

讀元歎詩不覺有作

贈丹泉周翁

還至無錫再晤鄒彥吉先生

二月三日重過靈谷看梅

陳中丞正甫自晉貽書白門極爲相念

感答時將以南少司農蒞任于此

題小東山贈王翁

題葛澹淵廷評著中巢居

喜湯嘉賓司成至白門晤宿燕磯舟中

白門病中送尹子求先生解蘇松兵備

任歸里

章章甫自中州至白門過訪行及一月

聞有言予死者

二月初五日重看靈谷梅花

冬夜集吳體中中丞西園觀劇

隱居詩集

目錄

三

隱秀軒詩字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七言律二

戊午元旦

時萬曆四十有六年也過嘉靖曆一載

矣惺生於萬曆二年甲戌感而賦詩

尺寸 今皇教養身叨爲四十五年人地間

隱秀軒詩字集

七言律二

拜手書時日官缺違心守俸薪于時擬部猶支原官俸

一夜雪分花五六茲辰歲界節冬春敬推

祖曆周常始靜聽天淵 聖慮新

夢山中題壁有石引長松天一笑之句

起而足之往索彭舉畫

空山雞犬夜無驚靜者深深獨往憐石引長

松天一笑極迴寒瀑月三更雲林轉覺幽懷

上冰雪能令慧業生說向高人資畫理比來

漸喜夢魂清

春暮看桃花宿王氏山庄作

春過郊原恐易終人情爭向數朝紅曾經詠

賞心尤戀未接香光魂早通山月一更風雨

後臥花半日霽陰中忍看歸路飛飛處較昨

來時已不同

白門逢范長倩學憲賦贈

浮家汎宅偶逢君各有清機副所聞身是今

隱秀軒詩字集

七言律二

人疑已古妻能偕隱不妨文墨花舊灑炎方

雨囊草新霑震澤雲愛爾山中雖欲到携來

煙水暫相分

正月二十四日始見人家瓶中粉紅梅

塢邊梅信友遲遲珍重瓶中始數枝爲負紅

顏成異種故超素質得先期愁詞桃李春相

見幸託冰霜晚自持一段神寒能立俗豈因

微艷損幽姿

再登浦口王茂才山樓望石武庫澹寧

所造新城

水上樓居忽有城，重來翻覺類新成。鶯花每
次逢長夏，風日無端屬乍晴。山對層樓還自
若，江添睥睨倍多情。亂帆屢向煙邊沒，去遠
參差却漸生。

九日携姪昭夏登雨花臺

節物登高雨未成，閉門聊復愛其名。客邊難

已才書

七言律二

三

見重陽好郭外，剛傳此日晴。子姪漸親知老
五，江山無故覺情生。悲秋欲問秋何處，綠肉
叢中一雁聲。

三月三日再汎赤石磯勒詩於石

又乘佳日汎餘清，昨夜猶聞風雨聲。一水恰
周城內外，三春半付節陰晴。舟經花鳥兼山
趣，岸寡亭臺稱野情。珍重磯頭千古石，今年
上已始題名。

六月十二夜吳康虞要汎秦淮同諸子

分賦得舟字

不獨今宵可共遊，偶因清暇念淮流。殘陽漸
去方知水美，蔭非多却在舟。風露半更天盡
月，樓臺三伏夜爲秋。一涼以外全無待，朋侶
溪山得自由。

夜出安德門往牛首道中作

出郭千門半欲關，往遊多用此時還。月離樓

應手新詩字

七言律二

四

樹翻能滿夜，在郊原始覺閒。草際螢光如曉
露，葉邊蟲響作秋山。一泓清淺滄然去，昨夕
身行煙水間。

六月十七日汎溪就青海宗侯水榭看

蔣山令弟渤海具舟要往

城中却得蔣山全，始愧從前十數年。不信遠
峯平地是有如，登閣出郊然隔烟。柳色先秋
事待雨，荷香欲暮天。取次高情生一朴，兄家

園館弟家題

七月十二日宋獻孺招集茅止生烏龍

潭新居

別潘景升林丘茂之譚友夏

別有寒流四序深清光片片化為陰天淵一
氣何時已風日同香不可尋幽片秋堪添短
棧斜陽月久待高林賓朋亭閣俱無故情事
頻生靜者心

白門逢周明卿大司農誕辰賦贈

陸秀軒詩集

七言律二

五

進履今年北斗邊國稱元老里推賢人欣私
願尊親合天篤公家理數專魚菽他鄉三黨
會桑蓬夙昔四方絲蒼松莫道風霜肅處處
垂陰歲歲然

再過錫山

勅尤時純

愧近君家到未能塔燈南郭見層層十年驚
換姊妹女再別鄰知重友朋風味漸親朝慧
水夢魂先報夜毘陵時危各作山中計此願

從茲豈易乘

夜步長橋

去愛長橋似大隄歸途猶未甚嚴寒月過晦
朔方能好日見賓朋以次齊豫惜晴大即信
宿果逢清夜水東西寒城內外斯須遍一棹
光中意反迷

訪王開脩年丈

一棹茗煙返自如淞澗數息得幽居新携登

陸秀軒詩集

七言律二

六

汎情無已追味溪山話有餘別後欲覩人外
意到來先覩案頭書問君婚嫁垂終日可許
當于作父初

過文啓美香草地

入戶幽芳小徑藏身疑歸去見沅湘一廳以
後能留水四壁之中別有香木石漸看成舊
業圖書久亦結奇光君家本自衡山出楚澤
風煙不可忘

虎丘訪章眉北看殘雪作

婁門雪未達明朝到此冷然尚動搖竹半夕
陽隨客上巖前積氣待人消餘寒入臘留相
護遠色兼晴坐可邀想爾昨曾登望處紛紛
親見下層霄

讀元歎詩不覺有作

詩亡豈遂絕真詩喜得其人一實之怒罵笑
嬉良有以興觀羣怨想如斯禽魚鳴躍叢淵

隱秀新詩集

七

七

下草木勾萌雷雨時巧力非天亦非我後先
機候可能思

贈丹泉周翁

時年八十二

聞名久不信同時敢謂今朝真見之萬石轉
丸如未動羣賢落筆即相知兒皆白首身無
恙意在青山夢亦隨豫指餘年後晤勞勞
翻慮我愆期

還至無錫再晤鄭之珍吉先生

歸帆猶帶別時霜道路無多計日長遊盡未
殘山雪影到遲堪待澗梅香念子寒夜舟何
處對此良朋水一方但記去來皆見月中間
陰霽亦相忘

二月三日重過靈谷看梅

王觀宗招同
方孟旋諸子

常年花事不曾難今歲重來始得看風雨半
春留好日香光二月出深寒叨陪索笑遲何
憾共念羣芳滿欲殘幽賞先教聞見靜澗邊

隱秀新詩集

七

八

步步踏松湍

陳中丞正甫自晉貽書白門極爲相念
感答時將以南少司農蒞任於此

十年遶漸陸沈間屢見時情國步艱如某一
官何足道惟公千里亦相聞屬書頗愧封疆
苦化鳥微露歲月閒重地安危元老在暫容
流寓不須還

題小東山贈王翁

翁新買此山其子構
亭其

三十年前解綬還今朝才有小東山四時花
月寒暄裏百里耕桑坐立間微祿買山言未
易佳兒扶老命維艱所期杖履長無恙歲得
從君一度閒

題葛澹淵廷評署中巢居

古查覆水卽巢居流影交加若藻如魚鳥不
爭人事外天淵無禁吏情初聞看早燕來猶
賀拙引春鳩與共廬俯罷鼓音何所寄釣磯
仍借一枝餘

隱香齋詩集

七言律二

九

喜湯嘉賓司成至白門晤宿燕磯舟中

同潘景升

默然對揖已無窮何似音書日日通十載形
魂凡屢定一舟情事不堪終別經覆雨驚濤
後見在清風朗月中幾欲過從托心口君來
予往亦相同

白門病中送尹子求先生解蘇松兵備

任歸里

舊帆又汨石城津出處殊途隔歲身師友剛
誰逢病比邦家多故美歸人白來薄俗生文
物難以孤情久世塵一貫未成聽君去東南
後慮不遑論

章章甫自中州至白門過訪行及一月

聞有言子死者

意外崎嶇命駕身幾爲白馬素車人雪霜跡

隱香齋詩集

七言律二

十

不登千里生死情先亂一旬尊酒由今思往
日篋詩自臆到新春重逢豈必論他故一別
如茲已愴神

二月初五日重看靈谷梅花

依然松外澗邊梅十日之中兩度來晴雨莊
嚴孤格韻水霜呵護萬條枝客子無事頻頻
看咨爾多情緩緩開猶恐幽香尋未遍翻因
迷路得沿澗

冬夜集吳體中中丞西園觀劇

同郡士
爲清景

升

歲寒園古自蕭森
隨意烟霜水木深
城裏慣看山四面
冬來初見月千林
佳人文士皆幽侶
歌板禪燈各道心
六載白門將去客
後庭密賞却從今

隱秀軒詩字集

隱秀軒詩字集

七言律二

十一

隱秀軒詩字集

隱秀軒詩宙集目錄

五言排律一

觀象臺銅渾天儀刻漏

送湯去執從程時鳴明府之章縣應其

館聘兼束時鳴

北郭十方庵有荷數陂列樹垂蔭口中

移坐月出始歸

溪晚

隱秀軒詩宙集 目錄

送龍君御觀察再之湟中

晴

舟晚

夔門卽事十韻

入邑往還宿徐乾之北菴皆不值

夜汎

課除後園草屋客孟和茂之

二首

臨穎署中和商孟和看舍胎壯丹之作

宿固城店同孟和作

癸丑春晤別同門諸年丈感贈

五月十六日集十方菴水邊

秋後五日迺東長安諸友

檣山

小孤山

九日至玉泉與友夏居易登覽宿千寺

友夏見過與子檢校詩歸訖還家

隱秀軒詩宙集 目錄

黔關事竣示同事者

贈楊太公

十二月十一日雪

二月十五日出郭集慈壽寺

夏冰

戲題燕姬新入舟

舟次喜康虞先寄載酒醺諸口物到戲

爲六韻

恭謁闕里

吉祥寺有梅一株次日往看

墜蟬

再至棲霞寺

姬人剝朱橘作燈懸臘梅花下咏以新

句二首

章晦叔至白門題其行卷

拜林初文先生墓

有序

隱居詩集

目錄

三

郭聖僕五十詩

秦淮隔舟

送董崇相予告還閩兼柬曹能始

秦淮五日賦得投詩贈汨羅

訪友夏不值自朝坐至暮始歸

送雷實先以京兆司李遷滇中郡丞還

楚

送南大司馬黃公移督戎政時有遼警

訪鄒彥吉先生于惠山園

詠求仲家紅鸚鵡兼有所贈

游天平山范長倩園居

喜錢受之就晤婁江

吳門悼王亦房

訪元歎浪齋

梁溪寄井陘兵備朱無易託友人真定

守朱叔熙郵致

隱居詩集

目錄

四

讀馬冲然民部詩喜贈

題吳孟子念佛圖

自題畫贈陳子素考功

得魏士爲書却寄

張金銘有幽居在虎谷問胡昌昱言其意

影畧寫之詩寄所懷

寄賀周明卿太宰加宮保蔭孫

隱秀軒詩宙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 春澤雨若聞

五言排律一

觀象臺銅渾天儀刻漏

製出何人手年標異代君篆存科斗跡班上
鵲鵲紋古瓦樓朝露孤檣抱宿雲九金來禹
牧七政準堯文候較吹葭審躔從累黍分當

隱秀軒詩宙集

卷一

時甘石草心目太精勤

送湯去執從程時鳴明府之肇縣應其

館聘兼柬時鳴

不忍舍君去胡爲復勸行暫緣俯仰計強割
別離情所賴賢明府伊予舊友生依人占識
鑒食力見幽貞明發卽千里今宵坐幾更不
知書記外暇日亦何營

北郭十方菴有荷數陂列樹垂蔭日中

移坐月出始歸

稍入清冷國身心濯衆香野穠魂欲醉池靜
影堪涼葉際窺千佛花前對六郎好風微報
月空水薄如霜湖晚收殘著林秋戀夕陽淨
居非郭外歸路不深防

溪晚

浩渺秋難望平林但遠烟山楓紅隔寺谿水
碧迎船寒犬喧疎店驚雅亂晚天僧歸殘雨

隱秀軒詩宙集

卷一

外笛散夕陽邊幽思宜孤往高情多所得不

知吟眺後何事亦凄然

送龍君御觀察再之湟中

戎馬湟中地如君往詎宜從來要害處特用
老成爲大欲優文士途方喙屬夷輕車原熟
路緩帶且荒陲簡練屯田議悲涼出塞詩朝
廷倚充國枕席過王師

晴

積陰時亦豁敢作喜晴詩秋雨愁人慣朝暾
恐我欺嵐收皆有漸山霽或無疑稍聽雲安
近尤宜日出遲埤暄行蟻逸江暖浴鳧知半
月成都路從茲諒可期

舟晚

舟栖頻易處水宿偶依岑岸遠江逾遠天寒
谷自深隔墟烟似曉近峽氣先陰初月難離
露疎燈稍著林漁樵昏後語山水靜中音莫
隱秀詩集

五律

三

數歸鴉翼徒驚倦客心

夔門卽事十韻

井邑經夔府川途盡蜀徼山容皆鐵石民事
止漁樵竹柏巖喧寂雲烟壁晦昭江流天欲
去舟過峽相招岸遠猿投磔枝危鳥構橋
畚穿石際籬含繁峯腰積積居難定頻沙土
易曉冬衣資野葛晚費就山條燒圃蔬爲果
烹泉茗雜椒惜哉形勝地風物亦蕭蕭

入邑往還宿徐乾之北庵皆不值

此地經來去空庭廢送迎三人猶共宿

詩興
劉又

二生一月再經行主客皆無意眠餐較有情

蛙喧終不俗鶴病自然清感寂幽入性中邊

靜夜聲向時初吐月重見或殘更

前宿以五
月初七夜

今爲二
十六夜

夜汎

始來驚晦謫久乃快森沈月迴頻生浦霜輕

隱秀詩集

五律

四

未滿林孤光澹何止萬象竄然深烟水開人

意秋冬警我心滅明波異狀喧寂夜同音但

見扁舟入無由識所尋

課除後園卅屋客孟和茂之二首

園荒吾且廢君曰可幽居愛此山川意兼爲
朋友處纔因稱賞後稍事掃除初竹樹行將
乞憐無以次暇繁宜先去甚淨亦自成虎到
處有衝沁游棲常晏如

其二

爲此已云晚從今漸亦清重編離有法頗去
草無各居僻交宜恕明來趣共生牀移庭最
淨杖就樹初瞻疎密因時取縱橫各意成閉
門幽豁處山月不難明

臨穎署中和尚孟和看合胎牡丹之作
商閩人閩鮮此極

國色多珍重尋常不入閩洛中生長慣炎服

歷事新詩集

五

五

見聞新忍艷過寒月留香與晚春避藏合意
處矜慎待年身幸爾相逢日當他未嫁辰韶
華雖少小倩貌已清真有似南君子驚看北
婦人等閑離壁物易作魏姚論

宿園城店同孟和作

可緩今宵發無多二日程一眠安苟且有友
不妻清雪曙先於月霜繁後必晴餘寒淨欲
出債氣靜初平僕馬勞堪息典居簡自輕縱

非前路暮意詰朝行

癸丑春晤別同門諸年丈感贈時在都

不遇鄰亞光葉讓卿與子人計者爲何

龍溪師友別二十一人全列職俄中外浮踪

輕後先逢飄不必論不折獨凄然重晤非今

夕難同是此筵昔遊無半與相去祇三年又

復紛紛往天涯若箇邊

五月十六日集十方菴水邊同尹孔昭

歷事新詩集

五

六

耳伯繆當時羅王

檢陸君啓王貞舍

一回來憇此景事一回加園果開中子池蓮

意外花茶瓜僧地主烟火寺人家蕭草風皆

去鷗鳬浪與斜坐頻過好鳥歸定准昏鴉山

雨殘陽後幽香發水涯

秋後五日題東長安諸友

立秋在六月是以不知秋似見木微脫才驚
火欲流辭家爲客幾半載四時周一鶴唳幽

獨亂蟬鳴旅愁良朋偏易別薄宦亦何求積
雨涼無漸空階潦未收高寒燕地改卑濕楚
人憂故園方鵲杳胡爲各滯留

檣山

在浮渡山前如舟之檣一曰天柱峯

一柱何其幻分形應衆巖身經千正剝峯只
此巉岩但自離金谷皆能覩石函居中人笏
立忽斷鬼斤剗山以浮而渡檣如動欲攙挽
蜺龍作纜山有石龍峯瞻顧屢回帆

陳本縣詩集卷

五言雜

七

小孤山

是峯廻而特名曰小孤宜石笋何曾帶盆蓮
抵一枝禽魚殊所視彤影共爲疑水與之周
始烟無可蔽虧登焉堪四面過者不多時流
峙相持處舟航未敢逢

九日至玉泉與友夏居易登覽宿於寺

人生重九日幾度集高深下馬登臨事出門
山水心再來同節物善息就森沈積缺存文

質寒鐘臥古今月遲終一照源幻異初尋澗
晚多精感林秋寡近音遊人皆此賞靜者自
然欽幽聽虛無盡巖星響碧陰

友夏見過與于檢校詩歸訖還家

子有子當務安能禁子歸茲來真不苟所得
頗皆微孤意相今古虎懷卽是非周之東可
反檜以下無譏刪贊心如此風騷事庶幾一
辭才許共衆慮始知依暫別尤交勉新閒幸
勿違何如日相對心月發天機

陳本縣詩集卷

五言雜

八

黔闈事竣示同事者

勿云黔士少相士者何如寡昧叨衡鑑公勤
荅簡書百靈燈燭後一字腎腸餘心力猶堪
共恩私不自居每千經目處各念致身初挂
漏吾知免諸公遠勝于

贈楊太公

父子孫三世文章富貴仙唯其無物累乃可

謂天年理數俱逢獨神人特與全落花隨所
值修竹至今然濟勝寧須杖尋幽屢捨船翻
嫌天上苦長乞住桃川

十二月十一日雪

長安雪無候昨夜月方明所見倏而異終然
同此清沾沾動植喜汨汨水泉生天地別爲
色冬春才有情尚期能累日莫遽報新晴
上橋邊事難言不出城

陽春軒詩集

五言古詩

九

二月十五日出郭集慈壽寺

若是南方地鶯花事欲闌今年暄晫晚只作
早春看新水分冰半孤烟出樹難堤楊黃可
必池草碧無端務寡客談永道高僧步安遊
期從此數節物爲人寬

夏冰

清冷不必論所貴在虛明大火同時事重陰
隔歲情啓藏王政備愆伏帝心平冬夏中何

物風霜外有精水應無此靜雪固讓其貞祭
非誠爲重浮爪祇益輕一寒誰所護六月儼
初成似與暑相得翻嫌秋早生

戲題燕姬新入舟

蘭舫攜初入堪憐未解驚依然形性習漸爾
見聞生侶伴曾無改房櫳似宿成間人沙外
影觸類夜中聲慙豈知津妬嬉偏厭水平所
矜非有異相假謬推誠岸已移今處村仍持

陽春軒詩集

五言古詩

十

舊名乍聽鄰鼓動始悟共川行以此爲閒緒
因之緩旅情蕩舟舟自若私亦羨身輕

舟次喜康虞先寄載酒醺諸口物到戲

爲六韻

行行望意氣果以庶珍從許我分三月知君
計一冬倉曹方步送驛使有舟容製蓄功非
易緘題禮必恭望旌親檢校染鼎快遭逢朝
飽誰能待今宵試佐餐

恭謁闕里

聖道求斯在人情敬所居瞻依專有屬登覽
又其餘夷夏爭相效賢愚耻自疎而顏開嶽
瀛衣履示圖書檜楫知何已風霜想厥初山
顏韶更壽宅壞竟難墟帝力司呵護神工職
掃除威儀王備物請問素焉如

吉祥寺有梅一株次日往看

同焦弱侯黃貞父

秣陵梅畝著雲谷近千株物以多爲貴神雖

隱秀軒詩集

李維仕

士

清不孤我聞生也異所處自無徒松檜高嚴
骨冰霜綽約膚寒偏開向暖艷不累其耀各
作花思理初無繁簡殊

墜蟬

有草蟻共持之茂之解焉

神潔誠難辱居高未免危又非逢臂怒遂致
折肱悲吟囁能無廢隄防似亦遲幸災羣小
急感遇一身知命已看如蛻心猶惜此綏結
纓懷鄙志捎網荷弘慈弓何煩相警環珠耻

見遺寒宵深抱葉賤子報恩時

再至棲霞寺

前遊在甲寅正月二日

却記曾遊處于今又四年經行才及半聲跡
已如前存沒僧皆去登臨伴不全水風諸感
集巖澗六時然青人無窮內紅爭未落先昔
來看物淺翻讓早冬天

姬人刲朱橘作燈懸臘梅花下詠以新

句

隱秀軒詩集

李維仕

士

以意爲重饒多情照一香夜生溟海日寒帶
洞庭霜何惜燒微質食持暖薄妝精神無可
譬形影暫相當素欲成酖醺丹原具熱勝不
離花實外別自作奇光

又

霜質生寒火圓明見寸靈中遶歸了了香色
藉星星花有神相感珠當夢乍醒於茲垂末
照知子惜微聲薄命非因熱幽懷耻向冥過

淮終勿改遲暮鑒姆娉

章晦叔至白門題其行卷

衣帶金陵水君行豈易哉精神隨處始願力
有生來以此縱心往不然中路回度人諸祖
事入世列仙才師友交由命山川去藉財雪
中貧杖屨幾見近郊梅

拜林初文先生墓

先生諱章閩之福清人詩文有異骨不

愚者新詩集

五言律

十三

爲嘉隆人聲習讀之知爲豪傑亦耻作
文士好個儻之畫策竟以奇爲異已者
所中齋憤而沒墓金陵牛首山之高村
有子二人曰楸曰古度皆以詩世其業
楸卽子丘古度卽茂之蓋先生沒十年
而惺獲交其子又十年爲萬曆戊午三
月十一日乃拜其墓贈以詩今墓道稱
林初文孝廉者以先生曾舉萬曆癸酉

鄉試也

亦是閩中窄終難有此人異鄉三尺土在日
四方身羸博從吾好要離不苟鄰文爲生性
命俠作死精神直以聲相友非緣于拜親骨
埋良有故膝屈豈無因炯炯今堪古存夜
向晨眼光猶未落屍視最爲真

郭聖僕五十詩

在五月五日

世多同面且子獨具精神癖貴居心淨癡多

愚者新詩集

五言律

十四

舉體真每觀三代物用養百年身長豈嫌齊
戶孤難在下鄰無生方是壽與我自相親法
界留君住寥寥予數人

秦淮隔舟

情事良非一層眉向此生重陰蔽晤語亂火
照歌聲傍願波常定窺嫌月太明香光成密
感心耳效微誠人以遙斯貴時因暫不輕訟
迴雖易遇歡情反難平投佩申他夕留衫到

五更寄言同坐者漫道意相傾

送董崇相子告還閩兼東曹能始

見君來歲暮今又道歸閩終始須明旨行
藏匪小臣一腔憂國念半載杜門人自有施
干政非無著此身閒尋巖洞舊靜閱奕棋新
寄問東山伴沈冥意果真

秦淮五日賦得技詩贈汨羅

湘纍千古去意氣久當平所以懷沙賦無煩

陳子厚詩集

晉書

十五

激楚聲佳時神易下幽感目先成舊俗猶歌
舞新詩卽杜蘅思君心窮窅臨水聽分明欲
共滄浪語休爲澤畔行形魂常夢寐酬對若
平生因想岷山事悲歡亦此情

訪友夏不值自朝坐至暮始歸

名士身難靜幽居事漸稀約曾煩折柬到尚
喜留扉敢以借來衆而疑先去非階庭如有
待筆墨得相依熱客尋聲返寒吟抱影微勞

生分暇日舉體在清機乍雨波塘氣浮涼草
樹暉此時堅坐意不爲遲君歸

送雷實先以京兆司李遷滇中郡丞還

楚

一身三作令十載兩爲丞直以校荒去猶將
晉秩稱留錢諸叟記載石後人懲盜止輕張
敵感伸忌李膺孤舟辭建業初服在江陵時
論何須定君心本不競

陳子厚詩集

晉書

十六

送南大司馬黃公移督戎政時有遼警
治極思軍旅才難見老成王憂臣子辱師吉
丈人貞著在前籌近軍從熟路輕據鞍令壯
志橫槊舊間情堪豈仍言讓聞宜卽戒行臨
秋方肅殺會日可清明戎以何爲政京徒尚
有管守攻須早計調募忍相爭體國寧推命
安邊耻得名勇謀疆吏事廟筭仗精誠

訪鄒彥吉先生於惠山園

青衿稱弟子白首拜吾師
隔歲雖相見登庭亦太遲
煙霞身羽翼松菊地威儀
鶴引舟尋勝花因客展期
選聲窮靜理結構換清思
泉響寒無著山情月所私
遊栖非偶爾緣願或先之
福德衡門在頻來自有時

詠求仲家紅鸚鵡兼有所贈

毛羽自成族聰明且勿論
氣堪銷朔雪光久沐朝暉
照水常愁指離鄉况斷魂
朱衣官幾

應雲衛集

卷五

十七

命紅粒王深恩因熱心無著
藏身古尚存歸依惟念佛
清淨火中言

遊天平山范長倩園居

始吾來此地祇作范家園
是日登臨半茲山本未存
天將全物與人許夙懷敦
徑借鄒分合巖隨樹吐吞
會心頻拜石尋響或逢源
倚立月照登閣千峯生
閉門高深如一氣墜倚
立爲根自幸遊皆靜
秋冬事不煩

喜錢受之就昭婁江先待于吳門不值

不敢要君至旣來彌解顏
友朋相見意形迹亦何關
兩度來迎候孤舟費往還
可知心過望正以事多艱
學道身初健憂時神頗孱
浮沈十載內毀譽衆人間
試看子流寓何殊子入山
機緣如互湊述作有餘閒

吳門悼王亦房

三度吳門路而猶不在茲地
曾煩屢約主反

應雲衛集

卷五

十八

問新知未及交其父

君伯谷先生第五子

云胡奪此兒

匪子來太晚是子去先期
漸近詩方始無前意所之
驢鳴聞與否麟死復何爲
賤天仍艱嗣圖書又付誰
遣文人汎惜衰戶婦難持
酒色藏孤憤英雄受衆疑
傷心湯氏餒謂湯因歸骨
范生悲謂范敢問辰安在
同遭數太奇愁索頻欲和
今乃悔遲遲君遺燕詩有雨中見東之作欲追和未及

訪元歎浪齋

讀詩交已定相訪庶無猜室與人俱遠君携
我共來庭空常肅穆樹古自低徊積學誠關
福居心亦見才棲尋欽舊物坐臥出新裁寒
事幽堪媚冬懷孤更開烏聲園所始燈影漏
先催靜者方成悅冰霜照夜杯

梁溪寄井陘兵備朱無易託友人真定
守朱叔熙郵致

相晤書書及言歸歲歲空可堪魚鴈地漸作

馬牛風前後思良友榮枯底我公

謂友夏叔熙

愁三輔隔與戴二天同本李儀曾報梅花使

未通高流羞薦牘遠道藉郵筒昔荷君民畧

茲欣上下融况皆存體國豈各愛輸衷離合

情伊始寒溫語詎終井陘今夜月亦照錫山

中

讀馬仲然民部詩喜贈

本以意開物豈惟才絕羣每慚師薄德翻幸

友多聞一日知殊淺千秋誼共發富寧甘作
宰書且欲歸君識力權今古聲情具質文借
名心未屑請益禮何勤鞭影俱非矣樺香舉
似云不須窮所至言下已欣欣

題吳孟子念佛圖

女子難於感斯言始雪之看他與願日先我
餐心時佛不輕新學君當作導師欲令常自
見未許老夫窺面目真開示巾裾儼受持寔

羞稱小婦久誓觀弘慈水月楊枝證清涼藥

草知林泉間步立三七內思惟但以因緣事

仍祈福慧兒不然癡眷屬長此亦笑爲

自題畫贈陳子素考功

時復自揮染天機疑未深感知生喜悅命意

到森沈以我雲烟筆傳君丘壑心無人山路

遠不夜水亭陰妙借空齋氣君有妙氣齋清添四

壁音可言幽曠內未有客栖尋

得魏士爲書却寄

誼合分功罪浮沈愧暫殊滔滔今若此咄咄
豈能無性不堪同濁身寧免集枯圖書親往
哲義命豁前途交久當由寡情多不礙孤靜
觀山鬼窘瘁借道心腴時居內謬矣窺君子淡
之爲丈夫白門間有約翻使意崎嶇

張金銘有幽居在虎谷問胡昌昱言其
意影畧寫之詩寄所懷

吾蘇樓

三十一

別來忘歲月未暇念升沈千里夢魂路兩人
泉石心買山兼不貴取徑大都深何處可藏
屋此中堪入林雲流先有響木落尚存陰問
罷曾遊客重將筆墨尋

寄賀周明卿太宰加官保蔭孫

稠疊看新寵殷勤畀舊人欽哉三獨坐谷爾
五朝身譬雨方滋旱如星欲向晨豈惟優報
輒仰亦望調均虎拜承天語禪聯作世臣文

鮑光蔭胄賈玉續絲綸大禮難謙讓孤懷倍

苦辛時危兼主幼俯仰自遑巡

隱秀軒詩甫集

陸秀軒詩甫集

季朝律

三十二

陸秀軒詩甫集

隱秀軒詩洪集目錄

七言排律一

徐元歎再至金陵過訪將歸吳門送之

隱秀軒詩洪集

目錄

隱秀軒詩洪集

竟陵鐘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七言排律一

徐元歎再至金陵過訪將歸吳門送之

已非碌碌舊吳蒙神宇今番又不同愛我門
庭仍似水看君衫袖欲從風爲期珍重冬春
後相晤蹉跎花鳥終每夜坐皆邀好月兩年

隱秀軒詩洪集

七言排律

來必值新桐主賓疏若高人福語默水霜靜
者衰生死到時思善友倡酬忘處見名通觀
顏翻作難遭想刮目常生屢別中但使重逢
各精進莫悲岐路暫西東

隱秀軒詩荒集目錄

五言絕句一

友夏齋中看折枝海棠

癩石 二首

題范素容所作孟和蘭竹畫扇

至巫山

茶詩 三首

前懊曲 三首

隱秀軒詩荒集

目錄

後懊曲 二首

自題桐陰圖贈莊若侯明府

隱秀軒詩荒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五言絕句一

友夏齋中看折枝海棠

連睡辭新壘含顰憶故枝一番濃頓意絕似

馬嵬時

癩石 爲胡彭舉賦

隱秀軒詩荒集

五言絕句

片石能飛來舉體似不情飛來不肯去名癩

亦自可

又

舞蹈理袍笏端坐不答拜爾顛予亦癩同病

了不怪

題范素容所作孟和蘭竹畫扇

南國多蘭竹風煙寫未真沉湘魂一跌消付

管夫人

• 至巫山

不歷巫山曲焉知楚塞長已東行二日纔到

古高唐

茶詩

水爲茶之神飲水意良足但問品泉人茶是水何物

其二

飲罷意爽然香色味焉往不知初啜時從何

處秀軒詩集

香齋詩

二

寄遐賞

其三

室香生爐中爐寒香未已當其離合間可以得茶理

前懷曲

錦衣亦有寒肉食亦有饑安知怨曠中不在合歡時

又

畏君知儂心復畏知君意兩不關情人無復

傷心事

又

所願謂儂疑所願謂儂薄剪刀斷君情歡怨無由作

後懷曲

女子惟一身丈夫百爾思星中露中事來問

儂底爲

慶秀軒詩集

香齋詩

三

又

郎自志心人不用頻銀臂儂命郎所爲好醜作儂計

又

竊玉移花事臥薪嘗膽情保郎無得失天知

郎至誠

自題桐陰圖贈莊若侯明府其尊人鶴

坡子同年

高低不作林烟雨自深深託庇名高士濃陰
兩世心

隱秀軒詩集

卷之四

四

隱秀軒詩日集目錄

六言絕句一

諸詎那尊者巖偈 二首

目錄

隱秀軒詩日集

隱秀軒詩日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閔

六言絕句一

諸詎那尊者巖偈

有僧人牛頭寺寺僧禮之臨去遺一鐺曰

持此至中巖扣石爭卽見我矣久之低頭佛失珠僧追乃憶前語持鐺扣爭爭

問爲三得盜珠還

偶爾喪珠復反急時扣鐺相求未免勞勢多

隱秀軒詩日集

六言絕句

一

事世尊不合低頭

其二

未必衣珠與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游

戲不管山僧往來

隱秀軒詩月集目錄

七言絕句一

秣陵桃葉歌 七首并序

有贈

僧至自五臺得座師雷太史書 二首

蜀道九日

早發成都出西郊 二首

喚魚潭

隱秀軒詩月集

目錄

七夕

次夜

答彥先雨夜見柬 二首

題李長蘅寒林圖

丘長孺將赴遼陽留詩別友意欲勿生

壯惋之餘和以送之 五首

答友夏問伯敬南遊生子消息 二首

歸經玉泉

歸經蒙惠二泉

至京山與友夏別

桃源洞 二首

沅州見芙蓉

畫蘭詩 四首

題尤時純農服小像

冬夜茗溪看雨後初月兼有懷贈 二首

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 二首

隱秀軒詩月集

目錄

題畫 有引

桃花下見盆中水仙花開獨妙贈以四

絕 四首

新月要彭舉試茶辭以睡有詩自嘲和

之

戲題畫

隱秀軒詩月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七言絕句一

秣陵桃葉歌 非序

予初適金陵遊止不過兩三月抹俗觀

風十不得五就聞見記憶雜錄成歌此

地故有桃葉渡借以命名取夫俚而真

隱秀軒詩月集

古體

質而諧猶云柳枝竹枝之類聊資鼓掌

云爾

覆舟春半望雞籠玄武青靑隔雨紅古寺如

陽流如外遊人不信是城中

又

女兒十五未知羞市上門前作伴遊今日相

邀伴不出郎家昨送玉搔頭

又

朱樓畫舫隔垂楊各住兒郎各女娘不知河
房看船上不知船上河房

又

麥苗春淺互高低滿目青黃望未齊春土挑
來錢四十丁公募挖上河堤

又

四月鰱魚不論錢千錢券得一時先河邊挑
向城中去走到城中減半千

隱秀軒詩月集

古體

又

千金舊院傳嬌歌車馬輸他狗洞多阿母私
噴門冷落埋名偷住上新河

又

小合輕囊貯甲煎自溫舊火試新煙休論爐
底名香價一碗爐灰買百錢

有贈

閱盡朱門與狹斜綠珠弟子舊名娃縱懷玉

達他家去忍聽尋詩說石家

僧至自五臺得座師雷太史書

悔從暇日負名山接待涼雲片片閒向肯相
隨拚一月此時應共此僧還

又

渴筆摩崖幾處拈山僧去後解莊嚴歐公自
寫遊山記不必銀鈎借子瞻

蜀道九日

隱齋詩集

古詩

三

累日登山不記重峽中九日客中逢只今與
馬平平處何止家園上上峯

早發成都出西郊

萬里橋頭稍稍西雞棲虎落信高低沿城一
派青青路昨日從茲問浣溪

又

細水平橋著處宜薄煙疎竹曉離離野人置
屋溪流上身住仙源知不知

喚魚潭

澄潭釣餌自來無慣聽沙彌拍手呼亦是遊
魚耳根鈍千年長被俗僧愚

七夕

一局殘棋運幾終仙凡甲子不相同安知河
漢經年別不似人間一夕中

次夜

秋盡山寒尚不生月明尤自益秋清不知昨

隱齋詩集

古詩

四

夜游非偶請聽今宵暮雨聲

答彥先雨夜見東

蕭然形影自爲雙旅况鄉心久客降歷盡嚴
霜如落葉聽多寒雨只疎窓

其二

漸無存沒鄉中夢慣歷寒溫客裏身一片猪
肝稱地主去留如此易依人

題李長蘅寒林圖

蒼然一片深寒裏，纔著蕭疎四五株。但作千
林風雪看，妻聲遙影不曾無。

丘長孺將赴遼陽留詩別友意欲勿生
壯惋之餘和以送之

曲突何曾勸徒薪，烽烟悻鼓重邊臣。全遼三
五年中事，爛額焦頭半楚人。

其二

近來宜大報，粗安封欵羈縻似不難。火食屋

隱秀詩月集

五

居非一日，此中難作卜會看。

其三

自顧平生稍稍酬，不須更論及封侯。只茲拚
死輕生意，酒盡膏梁筆墨羞。

其四

一着戎衣事事輕，君恩除却卽交情。看君
已斷身家想，猶記留詩別友生。

其五

借箸前籌戰守和，較君當局意如何。豈應但
作匆匆觀者預，擬錢歌與挽歌。長孺有諸君難
筆懸相待不足
詩之句

答友夏問伯敬南姬生子消息

親捧明珠早付郎，置身何異在君旁。却教天
上徐徐送，暫緩人前喚阿孀。

其二

照水桃花不肯寒，貪看結子畏花殘。那知今

隱秀詩月集

六

日景景後仍作春花二月看。

歸經玉泉

猶是山中九月秋，來時流水夜中幽。泉聲不
在有泉處，曾向林蟬嶺月求。

歸經家惠二泉

始見山前光滿林，泉流秋氣月邊深。依然寒
照此流水，再踏孤光何所尋。

至京山與友夏別

八月出門冬已臨別時未滿共遊心憐秋不
欲言秋去但持山山秋色深

桃源洞

商山海上半秦民何獨桃源是避秦滿洞仙
人一漁子翻疑漁子是仙人

又

桃花一水出何期一日驚聞所未知歸問漁
郎洞中事桑麻雞犬甚無奇

隱香齋詩集

古詩

七

沅州見芙蓉

來日初秋秋已周依然殘燒在汀洲南荒寒
晚霜應煖肯讓芙蓉紅一秋

畫蘭詩

丘壑胷中又筆端每從捧研得相觀縱然寫
就疑郎代別出心情學畫蘭

又

大然何肯不求工風日陰晴阿堵中香色各

隨人所近有情難與衆花同

又

曹賜宜男草自裁國香夜夜夢中來精誠再
託閒揮染應結今生筆墨胎

又

幽心無改貌推移歲月寒溫不可知今日微
芳難記取自傳粉本待他時

題尤時純農服小像

隱香齋詩集

古詩

八

發疎祁寒暑雨身別將憂樂寄精神記從何
處曾相識七月幽風內一人

冬夜茗溪看雨後初月兼有懷贈

茗溪夜夜可言秋雨止晴初但一幽一樓遠
山中有幾半爲光艷半爲愁

又

悄寒喜霽一痕移早出嫋嫋反似遲君自乍
看兼後至惟人藏露不多時

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

獨絲抽半瑣灰過四坐冥冥但有歌一縷風
中香欲去燭燈影裏占無多

又

乍見聲聞好女身寒空一葉下無因可知今
夜登場者却是前生顚曲人

題畫

向寄友夏寒河圖多其位置竹樹陂岸

隱齋詩月集

主蘇切

九

不寒河不已病起偶得佳紙作一古樹
不覺高出於紙茅齋之外不益一物空
處忽露半舟曰此寒河也戲題而寄之
作文之法亦如此

孤樹何曾近寸波偶添舟影即寒河高人宛
在茅堂裏却悔從前點染多

桃花下見盆中水仙花開獨妙贈以四

絕句
予曾詠水仙有先春似避寒梅妬之
絕句夫避妬誠有之能保春時不與梅

荷花哉花在梅後仙乎仙乎
知免矣前二首梅了衍之跡也

偶向殘冬遇洛神孤情只道立先春今從九
月過三月疑是前身與後身

又

物值同時妬亦宜梅花今見子離離相逢洞
口千紅裏素影當前君不知

又

萬花如穠柳如煙常恐水綃畏不前曾在水

隱齋詩月集

主蘇切

十

邊衣不濕可知入火不能然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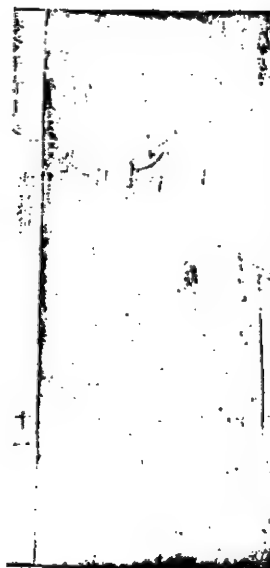
每笑梅花太畏喧一身自許歷寒溫春風特
念冰霜後邀與春花共慰存

新月要彭舉試茶辭以睡有詩自嘲和
之

春色封題爭好春濤聲來處月痕新高人祇
當前宵雨猶作幽窓臥聽人

戲題畫

紙墨初乾米酒隨此生醉飽不須疑雙荷葉
竟先收去共待添丁惜忍饑



隱秀軒文盈集目錄

賦一

燈花賦

有引

鵲巢賦

并引

秦淮燈船賦

有序

隱秀軒文盈集

目錄

隱秀軒文盈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賦一

燈花賦

有引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
花燼爲限時庚戌九月廿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暈兮乃從寒焰而擢跼

隱秀軒文盈集

賦一

惟青蓮之寄生於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
舒託銀缸以爲盜兮瀉蘭膏而作渠輸寸莖
之柔心兮儼碧筒之從夫紅美於是初苞蕾
以笑英稍吐澣之簇族巨輪困以象華萃細
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
而新浴雖藥珠之流耀兮或結繁而翳乎太
清乃忍微霜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
佳人之誤挑兮恩誓條而落英背檻隙之商

噫今慮乍定而忽驚俄魄馳而哉生兮終然
華燦燦以敷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寒芳兮
收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殃殘氛匪青匪綠中
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濯夫若枝散幽
而結孤秀兮宛翠珉與金支綴春花於火
樹今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於杖頭兮焉
見夫夕秀之垂垂解語以猷笑兮怪大燭
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飲臺以樓今寸宵
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縣兮曰有遠
期晤言適兮

鵲巢賦 并引

繁丹西梁山下有垂楊數樹童然而其
一鵲巢其上者柔條獨起春發其色土
人云以鵲巢之故得免剪伐感鳥能庇
木而氓之出虫並育之意憫然著於動

陰平事之書

賦一

二

植充類識端可以見天心焉爰作斯賦
維鳥與木之偶然初何心而相附雖靈鵲之
擇木乃枯楊兮其焉慕方夫屬之綢繆飛鳴
拮据倦形聲之相啞恐桑上之我汙爾其冬
餘春初燒荒刊路衆林童然偏何獨茂蓋已
烟日之向新胡止條枚之如汝彼樵者之出
豈今何秉心之獨恕曰觀巢卵之相爲命兮
鬼更意而懷顧曰子曰室匪木曷據曰葉曰
伎匪鵲焉護此風雨蛇鼠之無虞彼斧斤樵
薪之不慮辟彼伯鸞之借枝於廡下兮暴客
過而反步匪伊門庭之有光兮亦外侮之克
禦夫既或惠我以美陰兮胡不報之以雨露
乃人心之動於物類兮獨並存而同豫重曰
有柳依依有鵲棲棲嚙導善氣嚙遏殺機生
殺感應唯危唯微充類循本靈蠢同歸人天
沙界佛土王畿永無戕和探毀折枝

陰平事之書

賦二

三

秦淮燈船賦 有序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幙。
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
中人也。懸羊角燈於兩傍，畧如舫中人。
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銜尾，有若。
一舫。火舉，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
鳬雁，縈跚波間，望之皆出於火，直得一。

賦耳

隱秀軒文集

賦一

四

集衆舫而爲水，今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
爲舟，今縱水嬉之更端，波內外之化爲火，今。
水欲熱而火欲寒，聯則虬龍之蠢動，今首尾。
腹之無故而交臂，散則鵝鴨之作陳，今羗左。
右下上於其間，觀其蜿蜒與喋啞，今載萬光。
而往還，俄蕭鼓怒生於鱗羽之內，今樓臺沸。
而蟲魚歡彼舟中之惻怛，而不知今乃居。
高者之悉其迴環，嗟景光之流而不居，今聲。

動去而一水自安，重曰火水沓，今生星月，今。
聲光雜，今晴瀾歷，今照幽沈，今潛怪怛，今梅。
明達，今作津筏，今彼楚鬼，今冤滯，今。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賦一

五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一 書籍一

語石齋私印譜序

貴州鄉試錄後序

詩歸序

三注鈔序

兩淮鹽法綱冊序

東坡文選序

隱秀軒文集

目錄

詞林海錯序

蜀中名勝記序

二十一史撮奇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序一 書籍一

語石齋私印譜序

古人藏圖書皆有私印記曰圖書印不知今何以徑稱圖書也法書名畫扇卷行冊無此則無微無微不至不信不傳厥用大矣其法

隱秀軒文集

序一

辟則作古文時義以古玉精銅奇石爲紙以良鋏爲利穎柔翰其設色以丹砂和蠟脂諸料爲仲將之墨以說文爲語孟六經以韻會諸書爲注疏以石鼓禹碑前後石經及鍾鼎諸文爲子史引據以印數諸書爲歷代文章正宗雅俗關識妍醜關趣健弱關力偏該關學正傍關派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吾友盧貝乘篤好此其好事收藏賞鑑慮無不放古

之好書畫者余語貝乘古書畫皆有專名印獨無有然古印之工何減書畫嘗聞顏魯公趙文敏每有碑刻手自勒石古人事事不苟苟可自作不委俗工以故有工技而無專名想於印章亦然貝乘曰善於明則有之始文三橋嗣則何雪漁所得才一二枚晚交新安劉生得何法程生同時與劉稱能品朱文乃推劉前劉爲朱文者爲李弄丸所作小玉章如豆粒腕力扛鼎容燕時解一貂帽及篋中善衣購之其地用玉亦其長技而玉章則程立伯獨著蓋平生精神物力半此總之所得者一二枚青鳳一毛不爲少多至數十枚則白狐千腋不厭多貴則寶馬鹿珠之購蘭亭不以爲難而賤則五斗豆買蘇公醉翁草書不以爲易要以佳者期於遇遇者期於得是盧君之志也君懼其久而散軼失次乃裝池

成一精冊一一印識其上某凹某凸某凹凸半某石某玉某銅出其所某爲何人所人作而屬余題其所以昔米襄陽好古玩而耽書及石專愚成癖夫印之文半取諸書而質半取諸石其二家之體而徵者其惟印章乎貝乘好古精六法雅負石癖名其齋曰語石可謂善撮老顛之勝矣題成復戲語貝乘子具好事收藏賞鑑三長力不能盡得法書名畫而姑寄之識書畫者余又識其識書畫者夫書畫之有印記辟通侯之有章身無封爵卽多得古通侯章安所施用貝乘笑曰余姑取通侯章佩之肘後以待異日九錫之至若何且古侯王之後化爲氓隸而金石之章萬一流離人間爲傳器卽其章不復存而印識於紙者寒皴或得而睹之是爵土之壽不如金石而金石之壽不如紙也夫印在金石石辟之墨

蹟在紙則鄉榻粉本耳君其亟取所最賞者
印數十百本傳之人間可也

貴州鄉試錄後序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
之廣狹頗以官爲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
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爲差
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愛邊
事日非請稍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

隱齋先生文集

序一

四

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爲三日試事帖帖從
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釋有彈
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
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工
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明
欽首爲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
士舉於鄉者始得名爲孝廉孝廉之名做於
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

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
所稱斯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
稱士之爲諸生者其於明經則以稱諸生之
處於岸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
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
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怠甚
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
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奈何不

隱齋先生文集

序一

五

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
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
失身之罪莫大於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
安能孝上不爲士計而使士自爲計士亦安
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祿上皆使得致
於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祿之報而所施於士
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
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爲之計

而預爲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爲全自爲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衰於得君之專祿用以訓廉而廉或變於聚祿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跖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馬足以事君况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通

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

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與慮無不代求其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千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

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
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
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
則又向之極庸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
古人矣怪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
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
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
緼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

隱秀軒文集

序一

八

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
遙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
謂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
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書成
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曰古詩歸初唐五卷
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凡三十六
卷曰唐詩歸取而覆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
若今人新作詩見已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

詠倉卒中古今人我心目爲之一易而茫無
所止者其故何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
前後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有所止者也

三注鈔序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
新語注鄒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
不作注者述之一端也雖曾子之於大學文
王周孔之於易以至左氏公穀之於春秋皆

隱秀軒文集

序一

九

注也凡注之爲言依於其所注者也故離乎
其所注者而不能爲書離乎其注者而猶
能爲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於所注者
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
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爲注而後人不能以
注之力爲書則以古人重於視其述而後人
輕於視其作也故予鈔三注而重有感於述
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說

說也書宜首經次史次說子於三子世焉何
居曰已離乎其所注者而直爲注矣直爲注
則其次視諸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兩淮鹽法綱冊序

國家之法當極敵大壞之後見謂必不可爲
矣有一人焉欲起而爲之已而卒無不爲爲
之而又不勞餘力者是其於所以爲之之道
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爲智者之所不

陸秀軒文集卷六

序一

十

及謀及其思而得之見諸行事也必有一極
簡極明爲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
而後黠者不能變法之所以可久也國家塞
下粟強半仰於兩淮鹽課乃奎搭之苦中於
兩淮十餘年矣奎搭即積引淤積引淤則
見引復積見引積而邊商之新鈔無所售新
鈔無所售而後舉商與國之用全以爲奸民
利吾楚滄海孺袁君佐計大農爲疏理十議大

要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期十年奎搭
復鹽法之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
疏理兩淮鹽法卽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
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矣如沈疴積歲醫
者持藥囊進雖口頭帝上鑒鑒必可經驗有
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黍不相應則國手與
庸醫其效無異彼奸民爲利者亦樂有是說
庶幾中撓之君不爲奪曰銷積引之說無所

陸秀軒文集卷六

序一

十一

事疑也惟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於趨而或
苦其多於是予之以所樂而不強其所苦畫
爲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
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以四十八萬有奇新
引聚責於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於
二百餘萬起軋之商不始於害之中開之以
利始於利之中察其害而分合權之輕重布
之令而和羣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引

數月而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萬補司庫
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希楊呼暴不聞於
庭兩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利如
水走下非民之樂於輪利在輪不在通則令
通而向輪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向謂其
不可爲者見其爲之不勞餘力反以其太易
而疑有他端焉夫課醫之法以病者起賺爲
程今貴人而抱沈疴亦嘗費歲月糜金錢卒
無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彈指而復
起爲人易則易耳當其訪師拜藥投軀破產
及診切之時精神與病者通此豈可談笑而
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
久費之不吝而不以國醫酬之也豈有是哉
大抵人見謂不可爲之曰自有難而易者而
人第懼其難及爲之不勞餘力之曰又自有
易而難者而人第疑其易天下事其故豈能

一一告人哉夫法之極簡明未有不出於極
深密者也人見夫綱冊之行爲愚者之所共
知而不見夫所以有此綱冊者非苟而已也
所見者易之所不易者又未必見獨鹽法乎
哉抑聞之庖丁之解牛也視爲止行爲遲四
顧躊躇乃在遊刃餘地之後從古老成謀國
其設心難易之序先與後有絕不與人同者
今日鹽法至此是亦君遊刃餘地之後也難
易兩者君何擇焉嗚呼獨鹽法乎哉

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
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
則名法於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
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
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於天地之間也使戰
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

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祟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於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於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敵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

陸秀軒文集

序一

十四

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卧及其小牘小文則稍寢食徇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況其下此者乎夫文之於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

於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真學問真文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謬然於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以已所欲言

陸秀軒文集

序一

十五

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病戰國之文無當於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于音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殺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卽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之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國策爲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老泉好孟

予此蘇家文出戰國之原也

詞林海錯序

今天饗客者爲可繼也爲可達也則其具不過曰穀曰畜曰鮮曰果蔬而已穀微諸田畜微諸牢鮮微諸陂果與蔬微諸圃何其近也至錯之爲言以珍異得名則將問之海何則其爲質異則其產必遠所產遠則取之也艱所產遠而取之艱則其勢必不能以多得友

陸秀軒文集

序一

上八

人夏茂卿著詞林海錯快心悅口乃遂至十卷不可謂得之不多者矣嘗聞秦晉之人得蠐之枯甲懸之戶以驅鬼斷瘡不經見故也而洞庭白小風俗以當園蔬闔之饗人噉江瑤柱礪黃與魚蝦無異也茂卿舉孝廉不仕養志讀書其人文行君子也胷中暇整出其餘地益有小四海焉茂卿之取錯於海猶之田之殺牢之畜陂之鮮而圃之果蔬也世人

讀茂卿書不識甘苦漫然以博之一字題之

夫廣貯迂搜橫陳奇集此博者事也引義觸類宜滯化腐通彼我之懷聯述作之交非博者事也蓋有通識慧心焉三家村中暴富兒見貴客至傾筐倒庋剪砌何釘几案陳陳而寒窘之氣常見於卒遽之中高明之家座客常滿妻妾僮僕若不知有客出一蔬以餉客而門以內常覺无然客不敢逆其中之無有

陸秀軒文集

序一

十七

此暇整之說其所由來深矣豈可爲博者道哉持此以讀茂卿書十卷可也數句數字可也

蜀中名勝記序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煙朝暮竹栢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

爲山者皆可以高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
高深可以爲山水而山水反不能自爲勝一
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
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
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吾友曹能始
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通釋
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
苑爲宦游爲邊防爲名勝諸種予獨愛其名

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水
其中借山水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擇其
柔嘉賴其深秀成一家言林茂之貪士也好
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辟之矣郡邑其局也
山水局中之道也事與詩文道上予也能使
縱橫取予極穿插出沒之變則下子之人也
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取能
始之慧心不難于作其博識亦不難于述雖

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跡寄
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
由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於是乎古人
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
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
作者地理者相生權實相駁是爲難耳要以
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
水文字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人無所

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
心真有出乎述作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
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乎蜀可也

二十一史撮奇序

二十一史皆正史也正之爲言貴信也奇則
傳疑故無取焉聽其散見於旁史稗官之屬
而已然而有關於妖祥之數爲國家興亡之
徵君臣勸警之資者千百中亦或錄其一二

非好奇也勢也惟其藏一二於千百之中非
心目之靈而細筆舌之警而裁時日之閒而
寬者常過而失焉余同年李心石左官無事
大與人俱若私之以讀書之日而出其心目
佐以筆舌縱觀二十一史節取其事辭之可
喜可愕者選言簡章命其書曰撮奇人見以
爲二十一史中之事與辭而不知一經心石
棄取則李氏之書而非諸史氏之書也夫采
緝之難於自運也久矣未可爲俗學讀書作
文者道也自運者局勢機格吾得自主之若
夫采緝古人之辭事勒成一書要使覽者忘
其事辭之出於古若我所自著之書而原文
又無所刪潤尋常口耳忽成異觀此合述作
爲一心聯古今爲一人者也今所謂采緝者
餽餉而已烏能成書乎士大夫居世運之江
河當人情之風雨無論身不必居要津卽倖

而躡取之雖賢者決不能行其志况竊位苟
祿驕人肥己者乎惟讀古人書於其正者則
觀其所以居身入世進退出處之跡夷險昭
晦之故真著述猶愈於僞經濟此非空言正
爲實事而於其奇者若事關妖祥爲國家興
亡之徵君臣勸警之資者錄之成書傳之其
人此亦有深心大用焉非旁史稗官之屬而
已余比多暇嘗歎士大夫處君臣朋友之間
多不得其道者半由不讀書又覩古之小人
無不讀書而今之所號爲君子有不識正史
時代者以此不敢自虛歲月流覽二十一史
欲節錄其正文附注已意作諸史詳略一書
心力未遑約之爲史懷若干卷僅標已意而
已其於史家之正處旣未能窺其大意而一
切奇處可喜可愕如心石所撮若從來未經
予目者以此媿予之暇整精該萬不及心石

之一而撮之時義未易言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片一

二十二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二 詩文集一

簡遠堂近詩序

韻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周伯孔詩序

問山亭詩序

章章甫詩序

隱秀軒文集

目錄

種雪園詩選序

章晦叔詩序

玄覽集序

隱秀軒集自序

舟楫集自序

西陵草序

放言小引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序二 詩文集一

簡遠堂近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諱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

隱秀軒文集

序二

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肯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遜予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僻則否其味宜澹澹則不其遊止貴曠物則不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體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樓通集之夫必不於市

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束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澹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子而習晚則造心愈僻而貌就則設世初俗而中疎則終素性親而跡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

隱秀軒文集

序二

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嫌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嫌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泥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勑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

所指御荷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韻詩序

四聲定於沈休文，爲沈韻近體尊之。古則否，唐以後尊之前，此則否。夫沈韻不通於唐以

隱秀軒文集

序二

三

前況四言乎？以沈韻串四言，以四言遍四聲，名曰韻詩。辟則右軍之筆集爲聖教章帝之書，寫成千文事不相蒙，義例甚合其體。則白下胡彭舉創之以寓其游戲棲託之意者也。夫世不難創此體，而難於彭舉之才之情之識之。詣無彭舉之才，情識詣百七章中，必不能無斷缺補奏。雖創胡取焉？彭舉古澹閒遠，周覽冥搜，孤往高寄，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

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是不失爲彭舉。夫風雅

後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

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曹公壯去三百篇

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

諸體詩輕重古今，出沒正變，有王孟之致，居

白下爲衣冠翰墨之場，而人或不知其詩，知

之或以其畫。余亦知彭舉畫而最後乃知其

詩。余以此益賞其隱德。昔魏陽元爲鍾毓長

隱秀軒文集

序二

四

史工射而毓不知，夫畫與射俱通，人所以自

晦也。余亦自托於知彭舉畫，以爲差勝於阿

毓而已。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權，自命

爲知彭舉詩也。彭舉名宗仁，有知載齊集，顧

太史太初序之，而余題其韻詩百七章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

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

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

隱秀軒文集

序二

五

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韵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著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予丘忽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揮得鈔詩一帙清便有

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偶才奇情孤習其於詩不甚劇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絕不挂於目與口其爲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與習獨時時偶說袁石公卽不甚劇心然亦

隱秀軒文集

序二

六

鬢髮平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夷門博浪之椎椎今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往意不可一世者苟其人真有慧性俊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之輕其少者旣不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往之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倔強跳蕩之氣一無所出而時或發於夷門博浪之椎其

無足怪世遂目爲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歎也伯孔爲秦淮絕句百首不必論其所失處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爲伯孔而予間戲指一二語曰此爲石公語則此類汗顏曰噫固宜有小子不爲明詩何以遂有是子曰然此固所謂駸駸乎入之者實予不

可一世於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夷門傳浪之椎能奮於嘆喑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之以子弟臣隸之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矜日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明將不媿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予將以折東招譚郎視子言何若抑予又將有問也伯孔意每欲自爲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爲明人而口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子曰子誠楚人也夫不爲明人而爲楚人乎予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爲石公鍾子者

則不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已作詩有識者
不異人意願于廣之伯孔笑不答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
隆間不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
論駁之者自袁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
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者則人宜步趨之後
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于鱗哉勢有

隱芳軒文集

序二

九

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
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
氏功臣就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
化而爲石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
奇情孤詣所爲詩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
者乃讀其全集飛翥縕藉頓挫沈着出沒幻
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
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

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
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
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
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于與石公皆楚人石
公駁于鱗而于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
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
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章章甫詩序

隱芳軒文集

序二

十

庚戌于舉南官時禮俗如蠅座師雷何思先
生偶試余毛詩六義于次第奏之先生顧笑
吾以占于胸中暇整居官精勤一端耳于媿
不能當而服其持論居都讀書作詩文不以
爲玩物適景而以爲消閒習苦之助然于閒
曹耳于友章章甫少喜言詩淺深喧靜無所
不入歷試奇蹇去而爲廬江令精力於職兄
以爲理劇治煩有上下聲而顧不廢詩能舉

其舊業守而勿失今夫世間一切淫靡浮嫖之故爲秀才則妨舉子業居官則廢職務吾未見世之爲秀才與居官者能不耗其心力於淫靡浮嫖之物而獨舉妨業廢務之罪移而歸之詩豈不冤哉予與章甫少同筆硯結婚姻長各通籍未嘗不移書勉以勤慎守官章甫報予以詩一哄曰此夫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云爾予益以知章甫蓋有悠然

應秀齋文集

序二

十一

於胸中者而能精力於職也考章甫政者讀章甫詩可也

種雪園詩選序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憾此非致慨於天下之莫已知而姑求知於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心獨行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者夫知已而求之下則亦烏有知已哉吾友商孟和稱詩二十

應秀齋文集

序二

十二

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還不鍾子不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閩之金陵金陵之楚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自壬子後始能爲孟和始能爲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爲必然者也然則壬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壬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

知已而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和不答孟和問予予亦不能答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予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予爲刻予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予十年先予十年言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得爲晦叔者

隱秀軒文集

序二

十三

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晦叔年未五十以視高達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曰侯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神

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玄覽集詩

玄覽集序者序吾楚督學馬公寬於玄嶽集也序曰楚蓋有嶽上山云其嶽曰玄玄之爲言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使人易知而驟爲名者其爲跡也必顯其體氣必明白而平大如五嶽是也五嶽者六經也玄嶽則柱下幽奧幻眇之言也六經有理有數有事而柱下

隱秀軒文集

序一

十四

之言曰玄嶽山奇過五嶽而名位遜之則玄之爲也不佞楚人官以行爲名其於遊頓便乃使車所至山川得寓目焉至玄嶽蓋與弟恡及友人譚元春屢要言而曾未果也不佞蓋猶以經生心眼處山水間於山水之爲六經者則口之目之足之手之而柱下之言或河漢而未之及也古人有言神情與山水相關相關者何也所謂方寸湛然玄對山水者

也馬公爲楚文章司命公之文章出於山水而具爲山水也出於玄是以斯遊斯集其詩若文若賦舉而名之曰玄覽有味乎其言之也始吾友蔡元叔遺子恭上草其言曰吾與哲學馬公蓋先後覽茲山焉吾之爲茲草也僅舉其名而馬公之集已既其理今年春公始寄子玄覽集伏而讀之匪惟無卑馬氣並無性聲氣匪惟無性聲氣並無宮觀氣匪惟無宮觀氣並無泉石氣匪惟無泉石氣並無雲霞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至哉始信不佞之不得至於斯山者非形不能與之近而神與之遠不佞要譚子遊以去秋詩曰八月氣方肅千峰理必幽是亦知嶽之爲玄者而卒不果遊又曰巖泉逢靜者靈牀必生愁則若專爲馬公斯集言之也客曰子六經儒人也姑先五嶽而後取馬公斯集作司南焉其可

也

隱秀軒集自序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序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興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一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已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

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
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厝意者十固已八九
矣聞取已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
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
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
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
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乃盡刪
庚戌以前詩百不能存一而庚戌以後以爲

應秀軒文集

序三

十七

與其輕而棄之也寧勿輕而作之甲寅友人
林茂之爲予刻之南都無日不責予序諾諾
至今丙辰矣視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
又甚多蓋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勢矣於斯
時而始爲序不已晚乎予向者非無刻刻非
無序今所刻之詩已盡去而序乃無所附此
亦不必乞序於人及自爲序之驗也茂之能
保刻中所存使予信於心信於古能不至盡

去而此序終有所附乎雖其不必傳亦請爲
茂之一自序可也

舟嶽集自序

丙辰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金陵始終於
舟而岱遊在其中焉鍾子與譚子皆楚人楚
之嶽曰衡曰峯衡較遠至於峯與譚子無歲
不期無言不及譚子之欲自往峯而不予待
者一待子往峯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

應秀軒文集

序二

十八

峯者亦一乃譚子之遊竟得衡鍾子得岱夫
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而欲以約
期往復之言求信於山水文章之間不亦固
哉始譚子寄我衡嶽集鍾子不無內遜及自
讀岱集而喜妙緒佳言真不盡於一人一事
也然微舟則岱遊幾不成子其何敢忘舟故
斯集也亦始終於舟之詩而岱記及詩在其
中焉曰舟嶽集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遊

首合刻之

西陵草序

萬曆甲寅九月鍾子再過夷陵省座師雷先生家爲諸同門視其田墓事先與譚子期京山將從此尋太和舊約計遊事曰西陵始而不意以此終終之故其同遊詩曰西陵其山水物象人事天時非無足以入詩者及其所至而出之於詩其數者之氣似皆不能與詩

隱分軒文集

序二

十九

對而詩常若勝之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蒙惠二泉乎玉泉之鐵塔之鐵乎三遊洞之峽乎觀世音畫像乎其他非無所知也蓋用我全力付之一隅焉故也鍾子語譚子曰吾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雖其一隅將必有全力焉

放言小引

放言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自孔子目虞仲夷

逸始放之義何居胷中真有故而能言其所

欲言卽所謂中倫之言了然於心又了然於

口與手者是也苟爲無本而以無忌憚之心

出之則處士橫議而已誠淫邪遁皆橫之屬

也遁矣又烏乎放哉袁子著放言若干首讀

之心目無主而皆覺有故始吾見袁子幼時

文以爲有破轍之氣一再交其人寧靜澹朴

似有道者也惟袁子平心以讀書虛懷以觀

隱分軒文集

序二

二十

理細意定力以應世然後發而爲言有物有則確乎其不可奪沛乎其不窮斯之謂放夫言亦豈易放哉放言卽孟子之所謂辨也辨生於不得已不得已生於懼懼者放之本也不然與橫議何異焉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又二 詩文集二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董崇相詩序

黃貞父白門集序

潘無隱集序

潘穉恭詩序

徐元歎詩序

隱秀軒文集

目錄

孫雲生詩序

南州草序

程惟德詩序

留臺奏議序

陪郎草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聞

序又二 詩文集二

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

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得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於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之不遺

隱秀軒文集

序又二

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謀于人者蓋猶以詩人文人待先生也至其全出于志氣之中而散處于筆墨之間者則先生所嘗自云不泥古學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其識力卓而突能超世其才力大而沈鸞能維世其膽力堅忍而神能特世其骨力重而不歎媚能振世其氣宇開而其肝腸熱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居然有一聖賢

豪傑之神態悠悠碌碌落落然流于詩文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何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

董崇相詩序

古詩人曰風人風之爲言無意也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工詩已傳於後而姓氏或不著焉今詩人皆文人也文人爲詩則欲有詩

隱秀軒文集

序又二

二

之名欲有詩之名則其詩不得不求工者勢也詩而工矣世亦何難以名予之然世所號一代名家始皆就其習之所近意之所趨與其所矯以爲詩其氣魄聲援皆足以林一代之人予之名而後已今讀其詩何如哉虛懷自審豈其作者之筆力皆出讀者目力之下然其間亦有先達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今其詩反能留一代之真聲元氣而足

以服讀者之心何也愚以爲名無損益於詩而盛名之下能使不善處名者心爲之不虛而力爲之不實見詩出而名隨之是則詩而已矣其意常以名之所止爲詩之所止彼闇然不使世知其爲詩者常欲使吾之詩有餘於其名而吾所以作詩之意與力又若有餘於其詩如是而求詩之不工不可得也吾嘗持此意以求夫今之爲詩者所以至不至之

隱秀軒文集

序又二

三

故皆不出此闇有董崇相先生者其人朴心而慧識古貌而深情所爲詩似其爲人非惟不使人知而若不敢以作詩自處者庚戌予始讀而選之見其力之至巧之中蓋獨勝者過於同能而兼長者遜其專諸公亦知予不安而詩始有集丙辰始徵于序而猶不欲使有聞於世蓋其深心純氣如偏師探穴啣枚宵征業已過之猶自以爲不及獨往不已寧

使詩至而名不能我追勿使名至而詩追之者也吾友蔡敬夫亦名人其詩其人皆似公吾輩爲詩不能有名於世則已幸而有名於世念今之世猶有二君子其人者爲之深省內愧焉於以虛其心而實其力其亦可也

黃貞父白門集序

自白門以往之吳越其清深柔澹之氣蓄泄於山水者故自不乏而予獨以爲可遊可止

陸秀軒文集

序文二

四

無踰於白門者然予實未嘗親至吳越討其山水之爲清深柔澹者與此何若也亦自謂人情私於所至所見而不能達於所不至所不見也云爾及觀吳越人之遊白門與夫遊而不欲去乃有甚於予者而後知予非苟私於所至所見而已也武林黃貞父先生淵通淨遠世之所謂有道人其意思所在常落落然山水文章之外而其骨中一往悠然穆

然莫測其際者亦不離山水文章而得之以

若人而不使之作熱官據近地獨得偃仰於金陵曹署仕隱更仙天人之間若有所私於貞父者焉貞父平生遊止皆有集至白門而獨妙不可謂非白門山水爲之然使其骨中一作炎冷遠近之想則雖日置身秦淮將陵中而其心目已有如不見且不欲見者矣古今真有山水之癖者必曰謝康樂然予嘗誦

陸秀軒文集

序文二

五

其遺物倬遷斥之句則其棲尋寄託人見以爲有冲情奇趣而其中之不可知不可言者固已不少矣貞父之集妙於白門非白門山水爲之而貞父爲之故曰貞父有道人也貞父自檢諸集獨以其在白門者委于爲序似若有所私於予者非謂予能知其白門集之妙也知予之有私於白門而欲遊且止於斯也

潘無隱集序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以見士之意俱不出於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才以自達於古人今之所謂熟者如是而已子則

隱秀軒文集

序文二

六

不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達於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待之也然其迹似欲以吾之說細其才而奪其所以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吾於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爲冷爲不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

隱秀軒文集

序文二

七

下士也士之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於予予亦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譚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夜乃爲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喜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卽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於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於成連也從成連東海之上聞海水汨

沒山林質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
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越烈侯數問相國歌
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
三人居久之烈侯迫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
之田且止此以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
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平而以寒河爲海水
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者乃友夏也
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

隱秀軒文集

序又二

八

才而真自達於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
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
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於子子者
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
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
佳之者也

潘穉恭詩序

子已酉客白門已識潘穉恭詩琴士舟泊江

上有持刺逆子而舟已發者穉恭也丙辰與
穉恭相見於廣陵又過真州訪之於其家客
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穉
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穉恭且之燕
始徵子序值子病然子病未嘗不序人詩也
穉恭之友有歎孝廉元長者序穉恭詩憂近
時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
一脉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

隱秀軒文集

序又二

九

曰鍾子竟陵人也子始逡巡踉蹌舌橋而不
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
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
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近之公安諸君子
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此地信陽
歷下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
言出於愛我舉我者之口無心而易於驚人
傳之或遂爲口實元長之論是也煩穉恭訂

元長請爲此竟陵之名與述于序子詩以報子稗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稗恭生新安居於英州真州爲燕齊吳越蹶閩楚蜀孔道不患於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於酬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履無所不到不患於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於聞見之不博歌兒舞

隱秀軒文集

序文

十

榭旅進射代不患於意興之不耐而稗恭以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有以洩其仰鬱不平之氣有兒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留心邊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所以交資稗恭而使其詩不得不工者也吾願稗恭富有日新挫名匿迹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如

今之嘉樹林則稗恭之嘉樹林不曰新安真州也橫山社則稗恭之橫山社不曰新安真州也燕遊草則稗恭之燕遊草不曰新安真州也子以一帙從稗恭後詰告元長爲削竟陵之名與述而曰藝華焉稗恭許諾

徐元歎詩叙

惺論詩人罪其苛苛于今亦苛于古此物論也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斯之謂苛

隱秀軒文集

序文二

十一

夫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恕於已而無損於人惺雖愚不爲也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唯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爲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者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一句之妙師之友之愛之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于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機候人問于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

求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亦滿一篇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即可之義也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元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畫乎予于今古人無所不苛而獨以一可字畫元歎于亦何譬于元歎哉去歲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詩亟稱其才情風華之美而

隱秀軒文集

序文二

十二

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爲可今未踰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寬也其故可思也

孫曇生詩序

錫山孫曇生茂才者少宰栢潭先生冢嗣而吾師鄒彥吉先生之壻也生有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又有出世之識而粹然一出於學其藏書富而精與吾友趙玄度並稱予過錫山

不及見其人聞其言讀彥吉先生所爲志銘者卽其人也其子出其所爲詩乞予序者卽其言也鍾子持其詩讀之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始竟竟而歎曰古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年者能待人也故人之年卽人之福也待人而觀其子孫爵祿之成者其爲福也俗而短待人而觀其文章器業之成者其爲福也清而長人之無子孫無爵祿而獨有年

隱秀軒文集

序文二

十三

年而得符其文章器業之成者俗人之所謂窮君子之所謂福也曇生年三十二而卒可謂無年矣然予讀其詩私謂曇生可謂無年而要不可謂無成其說曰人之爲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名入才入興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不復躁實之不可復浮不待年而成者也待年而成者年未至

而詩聽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則不可止者也不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及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亦可止者也墨生引世之志涉世之術出世之識一無所見而一見於詩其融會鑑裁又無年足以待之宜其躁者之不能遠乎浮者之不能遽實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流無借無強無離無跼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以持其名其才其興而名與才與興不能自持故其所成異也年之爲人福也爲其能待人有成耳如墨生之文章器業不待年而成則其無年庸詎可謂之無福乎子長墨生一歲束髮爲詩文今老矣獨有一子肆夏端慧精勤可託以世業十六歲而殤記其彌留之際忍淚執手曰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獨一生詩文心力兒能存而守之今兒墨生

二子表其父之詩而乞子序子雖老而不死詩固未必其有成然感念亡兒若在初沒子之讀墨生詩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而後竟竟而歎焉有以也

南州草序

昔人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合體用兼華實之言惜今人於所謂立言不朽者直以詞賦之言當之無論視立言爲浮且淺適使簿書俗吏薄視文士爲無用則此語爲之此不講於經國二字之義也然謂文士爲無用而欲專以無文矯之此亦不足足以服文士之心愚以爲文不同有知其不可見於事而姑托之言者有不甘徒託之言且欲見諸事而卒以空言終者凡此皆文士之改不足道也世不有已見於事又能出之爲文章所已兼手能追述足所既至中能道述真

嗚達按之有緒讀之成章使天下謂用世者不必不文而能文者不必不能用世欲求其人以實之而未易言也南京兆徐德夫先生者今之經國人也成進士兩爲令有兩爲令之事因而有兩爲令之文已爲南考功典計稱平而核有考功之事因而有考功之文晉光祿少卿有光祿之事因而有光祿之文其體爲公移爲奏疏爲書牘其流爲序爲記爲銘爲諸雜著而統名曰南州草者姑從其姓以爲集也愚誦之數過而始得其樂原本舊章錯綜時宜大都一事之起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抹不敢目之爲文而要不可謂之非文旣已謂之文矣而終不敢直以爲文愚嘗謂文莫盛於漢有兩司馬今樂以文人目之若長卿之詩所直以爲文者也予於予長之史論河之集皆持擇以表春秋

國之用兵衛霍李廣之樂虜本末原委余之職其官當其事者有能言之親切著明如此者乎今樂以其文讀之其最狂者乎準一書言財賦而一代世變人情紀綱風俗相因相反之故略具其中大意言漢武之生財鬻爵鬻獄而不效鑄錢制幣而不效耐金勸輸而不效以至平準已行而猶不效乃以貨殖一傳收之論地利物情人事如指掌若曰生財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云爾此正一事之始必有所歸一語之駁必有所救者也乃謂家貧不能贖腐刑而致美於富厚也豈不謬哉大抵古人之文或未有其事而先言之或已有其事而後言之然未有可託之言而不可見之事者若徐公之文正所謂以經國之大業爲不朽之盛事予之序其文亦以使人知既見於事又能託之言天下猶有此一種之

人與此一種之文於以舒經世者之氣而服
文士之心結俗吏之舌也夫文錦以飾婢工
於嫁婢而拙於嫁女金錯以飾櫝明於售櫝
而暗於售珠若夫文如尹姑何妬於文錦之
婢珠如隋下何妨於金錯之櫝哉然則公之
文止此乎未也公之事聽於官其文聽於事
公爲京兆有京兆之事自有京兆之文國家
多故需用方新由是而之焉居是官則有是
事有是事則有是文公之文蓋未有已也

隱秀軒文集

序又二

十八

程惟德詩序

吾邑中夫人而爲詩也猶粵之鑄燕之兩秦
之廬胡之弓車也予是以不敢爲異而不能
不爲詩非真能詩也非真能詩而不能不爲
詩則當其意滿才窮嘗有時乎不爲詩雖是
中人或亦不罪于異程惟德之詩無時而不
不爲者也甲寅惟德以予官於北特其詩

隱秀軒文集

序又二

十九

行三千里而訪予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
若相避焉今年辛酉予官于南惟德又持其
詩舟行二千里而南予不能避也然予以病
後不敢爲詩矣又若相避焉予雖不避惟德
而其迹疑于避詩何者以不能詩之人特以
不敢爲異之故起而爲詩則其於詩也福德
不厚機緣不深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惟德
之未至白門也譚友夏爲之致書於予曰惟
德詩可愛其可敬君又得一徐元歎矣徐
元歎者吳人徐波子已未遊吳所持許其詩
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惟德曾中挾一徐元
歎以來謂予之必序其詩不知此二年前事
也士隔三日時勢輿願爲之一變况三年
仰友夏此語似猶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爲詩
也且非獨予不爲詩而已也去年予弟詮死
其秋予病亦幾死元歎遺予書以生死事大

戒子爲詩而勉子學道其言絕痛元歎悲恐人也戒子爲詩必以身先之元歎之不爲詩也必矣而子又安能序元歎詩乎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子故於惟德一人之詩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于相左而不能不愛其詩敬其人是以及爲之序也

留臺奏議序 代

留臺奏議者緝庚戌咨中所選南臺諸臣奏

陽秀軒文集

序又二

二十

議之言也故事推臺班長者一人序之某敘次當作序不能辭拜手陳言曰某於今庚戌咨中留臺奏議而重有感於言路之際也國家之有兩都如周鎬與洛其設亦不能有重軒輊而言官尤重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遷命隨就列自神祖末年鄭重遲迴幾與迭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始得旨不知者曰上實有所疑知者曰上實重此官而用之

如不得已夫疑之與重之九天之上九淵之

內非臣子之所敢妄臆也抑聞事君者曰自靖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先不自信止有所重而下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子之所謂勿欺而犯者也顧在留臺難言之矣留都與燕京並稱其於春明門外猶然天淵也匪惟九關之視聽最高有所不能下周而諸臣之耳目漸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有

陽秀軒文集

序又二

二十一

京都之名而形近於省會官有近臣之責而勢疑於外吏卽風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路及傍人所以諒言官使身當乎此者其言中口中豈可全恃此四字哉今觀庚戌咨中之在留臺者若而人其人若而年某言若而篇近自官府遠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政事之脩廢言人必殊其間水火之相濟而琴瑟之調本之以自信忠心而出之以不敢欺

之品自不可掩於筆舌之中而或可得於語
言之外苦心深計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
之者雖然爲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留
都之臺臣難爲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都之臺
臣尤難故某於序留都奏議而重有感也

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
也鍾子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爲言

歷代詩話

序又二

二十二

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非謂其事之所不可
無而必欲有言也以爲事之所不可無而必
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
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下無
人不詩矣即自予有知以來郡邑靡不爲詩
者幾人哉定如於其時退然不與以筆墨然
若有所待及同老爲詩者輿盡而遂屬牘
自止定如臣處進律作今而陪郎儀部郎

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月之綽約賓朋

婉孌幽獨之閒適予鮮不與定如俱而詩隨

之始予言詩定如虛心相聽及定如一語之

獲一境之會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

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今以爲氣不豪語不

俊不可以爲詩子雖勉爲豪學爲俊而性不

可化以故詩終不能工定如恬朴人也於世

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而定如詩獨工

歷代詩話

序又二

二十三

世固有不必豪不必俊而能工詩者吾請以
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
不如靜薄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於靜與
厚者正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
爲事之所不可無無故而詩以之興終詘於
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詩以之自廢其興其
廢不出於性情而出於聲譽於詩何與哉定
如之退然然也其詩固久已足於中其止

而爲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言其
心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屬厭而
自止之時也予與定如同里矢相與以詩老
肯聽定如之盡而返屬厭而止哉然則定如
之詩未可以陪郎草量也其曰陪郎草者自
題其作陪郎時草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序又二

二十四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三 時義一

李生時義序

文天瑞時義序

隱秀軒時義自序

黔錄小刻引

蕭伯玉時義序

沈雨若時義序

隱秀軒文集

目錄

劉生制義序

陸生制稅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聞

序三 時義一

李生時義序

夫以李子而肯爲時義奇矣以李子爲時義世必以爲嶽嵴歷落潦倒昌披似其爲人乃李子顧有時詳言安步喜爲儒生誦說故李

隱秀軒文集

序三

子之奇於爲時義也奇在乎不盡出於奇也使李子必以盡出於奇爲時義則亦李子之常耳烏在其爲李子時義哉梅子庾曰李生時義勝於詩談又勝於時義李子有怪才僻骨其出沒起止大要與世不相蒙李子年本二十五六青衿緇鉢鍊章筆墨之徑屢遷易而不爲煩速往返而不爲幻其脚跟面孔種種兼人嘗戲謂李子得中壽計無復可著之

脚無復可換之面應取前段行徑更番數過

耳且世界中又烏得無李子介乎前者且有

無限不快之人與不快之事言之則傷體忍

之則衝喉李子時以憤譴狂慙之致發之此

時笑哭不得喜恨俱難卽李子何利爲之徒

以談說爲周慎君子服勞代怨博旁觀者

快此時覺世界中著一李子不厭其多世之

不能容李子與不欲取李子者大底皆周慎

隱秀軒文集

序二

君子夫周慎君子又烏得無李子徒以爲蔽之曰偏耳李子而不偏世亦烏用李子爲哉與其僞也能偏然李子又能以儒生誦說爲時義由是則可以盡其怪才僻骨而有其不爲李子安得以偏蔽之夫士之爲文作事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者賢者固不可測當別有一副心眼對之李子自有其間劍二集有序之者余不論其大其詩論

時義嗚呼又烏知余之論李詩時義也哉
以論李子之人之詩也

文天瑞詩義序

詩之爲教和平冲澹使人有一唱三歎深美
不盡之趣而奇奧工博之辭或實別論焉然
秦詩駢鐵小戎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
校獵諸賦所不能贊一辭者以是知四詩中
自有此一種奇奧工博之致學者不肯好學

隱秀軒文集

序三

三

深思畏難就易槩託於和平冲澹以文其短
此古學之所以廢也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
沈之思其所爲詩義蓋猶有秦聲焉然有詩
情閒遠託旨清深又使讀者想見其兼葭白
露在水一方不可遠近親疎之憶天瑞之爲
詩義蓋聊託於駢鐵小戎之音使世之學者
知有此一種之詩以廣夫畏難就易者而已
矣而和平冲澹之趣寧不失焉幾則亦瑞之

所爲詩義也

隱秀軒時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
能言之者不能至有便存焉不俟平生於斯
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
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
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
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賤而實未能尺寸有所
更進則昔日十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
而不肯問者或不倂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能
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喜
者正不佞所歆然足跡之未至而不能備述
於斯者也

默錄小刻引

已試士於鄉而表之平上有錄錄其文
篇宜皆出於士前此或主司代之主司其

人主者初試於書義取其其正副聞之經主者取易書副則春秋禮記詩二義武殿焉再試主者論一副表一二試主者於策取一問三問五問副又問之前後二序又分爲近議仍用士文貴信也仍用士文而主司者又文之曰不莊也不裁也敬之道也猶之相服不可入朝而憂懌之不可廟見也其義一也乙卯黜試惺爲副其錄衷舊新例爲之事竣而途而里而都欲得而觀之者衆度險徑輕裝不能多齎則別爲小刻刻初試文凡九首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焉已登於錄者爲論義一詩一春秋禮記各二其職也書一主者命之也作而未登於錄者論義又一與錄微異禮經擬而未出者義又一以自試也先士也其存之者不棄其力也殺其幅約之使輕也二三試之文及序不與者亦不能多

之意也然則錄幾乎廢與固爲乎廢有三試之文及序在也

蕭伯玉時義序

國家以時義取士士之見取者不必其皆至也必皆至而後見取士之見取者其與有幾哉士之見取也易而時義之求其至也難何則取者命至者文然不知命則其爲文亦必不能達其才之所能如此與其意之所欲如

此以求其所爲至余主之爲文以望反其文原未至也一不售以爲吾文已至而不見取則亦不必其至相率爲苟且卑淺之文以庶幾乎一取嗚呼此無論文也其爲文之義何如哉夷體士習之所以日壞者大要皆此一念爲之也吾友蕭伯玉以文名世久矣而辰捷南宮明年壬戌始裝入對寄其所爲時義於予予得觀之欲有廢寄於其終不棄不

已欲有所精於其理不精不已欲有所厚於其氣不厚不已欲有所奧於其詞典於其事不奧不典不已予爲文非惟不能如伯玉之奇之精之厚之奧之典卽能之而有所不敢其不敢者何也意亦以爲文之至者不必其見取也云爾由是雖不敢爲苟且平淺之文以求其見取亦不能不調之使和收之使近然予之偃蹇諸生世莫能有過焉其卒見取

應子文友集

序三

七

者豈調之使和收之使近之效哉其亦曰吾命而已伯玉之意以爲文之見取者不必其至至者亦不必其不取至而不取而吾之文自在也然伯玉之見取也與予同而其早得過之伯玉蓋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伯玉之文之至也夫一時義耳必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至也則其至可易言哉

沈雨若時義序

唐重詩用以取士其工者內目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因而得科名焉則其贏也明重時義亦用以取士其工者得科名因而內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焉則其贏也贏者數外不可必之物得固欣然失亦有以自處之謂也要以科名之在詩與在時義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謂內以自快於已外以

應子文友集

序三

八

有名於世者在詩可必而時義則不可必也故詩如李杜可以布衣終其世時義如玉唐而不得科名則退而無以自處時義如玉唐而不得科名者誠未嘗確然見其人然其得之者固已有不可言者矣得之者有不可言世遂疑王唐之文反未必得相戒不敢爲王唐之文而其文始絕於世噫其甚也吾友沈雨若高才博學奇趣深心善詩而王時義然

而恒病病幾不能就試就試矣吾爲之喜已而試不中吾私爲之戚雨若亦若有快快者予爲廣之曰夫時義之工不同有工而不必得者深險精核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必不得者高華奇肆之文是也有工而不必不得者寒艱促之文是也有工而必得者靈暢溫秀之文是也子之時義機靈而局暢氣溫而色秀未嘗操必不得之具子何憂焉子不嘗作詩乎子不以子之竊罪詩而獨快快於時義者何也世不以詩取士故也時義之於科名有可以得之之道人遂有必得之心因是以有不得之怨夫時義之於科名工者不必不得快快於不得者不必得而反以不工譬若以作詩之心作時義期於工不期於得吾見子之文日益工而卒亦必不得觀子之來近春夏而子之意常滿秋冬夫春夏者通之

象也秋冬者塞之象也養子之爲春夏者以待其通主子之爲秋冬者以勿疑於塞爲子計者不亦兩得乎雨若曰吾非快快於文之工而不得退而無以自處也吾所爲快快者念吾幼而孤倚祖爲命間聞教養集蓼茹藥今齒長矣長此安窮前後顧影私心不能無少望自今以後者得失一勿敢問專待子敘以不朽吾文耳夫得失一勿敢問而專待一序以不朽其文此正吾所謂以作詩之心作時義者也子得之矣

劉生制義序

子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於子者然子於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旣以文請於子則其譽之也必悅卽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穆卜常願其佳

而不顧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爲罪然或因吾言而內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志大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之道利用譽而不利於規然使其文真可譽吾亦何必規之以求罪也伯宗兼此數者而出之以虛心不以子無所知千里外殷勤啟請至再至三由是雖規之諒不予罪乃伯宗之

應秀軒文集

序三

十一

陸生制稅序

謝太傅問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事騎蒼云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堦耳此孝友至性人語也夫子弟誠不易佳佳矣

非有父兄孝友者以居之則亦不知有佳子弟之樂予先世篤於兄弟蓋三世同居子有第四人皆頗才而中道失其二此則予孝友不至之報而予同年陸君啟終鮮兄弟携其從弟君騰官刑曹五六年須臾不忍去身子初見君騰時年可十四五警婉可念君啟教養婚姻父之師之友之又二年見君騰氣英而純神朗而淵骨秀而實所爲應制文闢入

應秀軒文集

序三

十二

吾輩室室君啟輒舉以示予芝蘭玉樹非唯植之庭階迨其扶疎森挺且引客共賞之何者孝友至性始知有佳子弟之樂也予與君啟同有愛弟之癖然君啟有弟六而不勝其樂予有弟二人而耿耿負痛自無而有與自有而無予與君啟所遇有幸有不幸而莫不失爲愛弟則一也君騰又贈予詩波瀾老成有小子自矜曾御李阿兄常道不如僕

句從此法古匠心好學深思當以詩成家昔
張九齡之於孟浩然王維之於錢起李頎之
於皇甫冉岑參之於嚴維於詩分三唐而皆
獲同時作詩樂當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後
承接少此一段不得況自其家有之乎然非
君啟不知有佳子弟之樂非予不知君啟能
有此樂以是知父兄子弟間能有讀書爲文
之樂忘窮而忘老者皆反至性人也

隱秀軒文集

序三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四 贈賀一

尹母曾太君序

陳公九十序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吳太母壽序

譚母魏孺人五十序

湯祭酒五十序

隱秀軒文集

目錄

袁太母八十序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四 贈賀一

尹母曾太君序

尹母曾太君者尹子長母也子長孝廉而太君爲之母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其爲子長母而余謂能重太君使其名

隱秀軒文集

序四

益立者子長也太母實無以爲也子長之爲孝廉而太君之爲子長母天也太君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子長先子魁然丈夫甫弱冠而齋志長畢髡彼兩髦實置此兩老人及三尺孤以昇一日未亡人太君於其時年二十有一耳以一日未亡人提三尺孤以卒事兩老人間左族右刀俎魚肉匪他之志至不諒於天只蓋至公耳

垂四十年子長以文章起家稱孝廉而太君

稍得爲太君矣然余以爲能重太君者子長

也而太君實無以爲也以子長先子齋志喪

畢不於其身於其子也則欲子長有今日以

間左族右之刀俎魚肉也則欲子長有今日

私願太君有之然卒有今日如太君願者天

也太君自爲計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

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古之忠臣孝子烈士貞

隱秀軒文集

序四

婦志誠不在報萬分之一或不能忘情於各

太君爲今日子長母庶幾得報以名然更四

十年而後得爲今日四十年中有一日不迴

旋於井上之石巢下之卵夢中之蟲者乎且

日猶難況四十年更四十年井上之石巢下

之卵夢中之蟲而以爲名吾有以知太君者

不爲也子長雅不欲以名事其母雲程未

許爲太君立傳子長姑爲異調曰以不

孟浪一第願以異日夫子長豈以一第爲
張而太君豈以子長一第爲子長母者抑聞
之苦心孤志不求聞於世者不晦之心也聞
微扶幽子人以名者不朽之言也今太君不
爲子長母余輩能墨不成一言使後世知有
太君乎然世之能爲太君者時有一二以無
子長爲之子而世不必知知之不必爲言儻
余所謂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

陳翁九十序

序四

三

以爲子長母者乎此自子長能重太君而太
君不必子長母也

陳翁九十序

夫造化淳固麗灝之氣雖其散焉無復有幾
必將獨有所存而時見於一家之內一人之
身以不至於盡夫其散而獨有存存而見於
一家一人者則此一家之內一人之身其
取於造化者必專且厚而子之者必久而

陸秀軒文集

序四

四

陵古麗像地靡靡至於今日所謂泯而
盡盡而幾無餘焉者也陳翁生於閩二十而
家金陵今年九十矣古心質行居金陵七十
年七十年中未嘗纖介有違言忤色於其室
之三尺童子昨隸販夫者如一日不言而飲
人以和熏其德而善良舉歷代五都六述萬
靡之場化而爲畏壘尸鄉不幾乎道而能之
乎過其門寂如煦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
廬也行其庭雍如穆如肅如者不問而知其
爲翁之堂也接其入恬如溫如怡如春風醇
醪者不問而知其爲翁之子若孫也非所謂
淳固麗灝之氣散焉無復有幾而獨存於
人一家者乎造化於翁益有異數加禮焉
間陸大宗伯年九十五六矣嘗語陳使醉
天地如逆旅人生其間如僦屋而居期滿
至主人見索亦須歸之休醇曰然者僕

不得罪主人謹身於鄰主火變之家位幾
亦未可知此住世長位臣言未以造化儼然
有此巨室廣廈萬間抑豈不欲使火長處廡
下屢遷數易良非其願如翁者所謂儼屋而
年未嘗一日得罪主人主人方將用厦屋貯
翁長留爲廡下居人作榜樣久而安習而忘
鵜巢魚筍有而不歸誰其索之欲勿九十得
乎鍾子曰若是則九十又烏足爲翁壽焉

卷之五

序四

五

魏母樂大君八十床
夫人之所愛於天雖其取之有造致亦有
要以遲者必可公而太速則易盡而天禍
是人也其期有數先期者約其數及期則
其數其過期者未有不溢於數外者過期
及期予之或免期焉而又溢於數外自樂
之所秘將必思之而過期者如償責然
已過厚其志以酬之雖主與受者亮

而不之怪故可久也人之欲爲可久喜於爲
造物之所酬而重犯其忌也必矣然而不
過其期者何也蓋亦曰人壽幾何所不可
者年也今人人知有年上壽亦何所不可
待而必爲此易盡之道哉予同年魏士爲母
樂太君者古賢母也太君少而攻苦佐士爲
先子爲名儒爲廉平吏其從士爲先子令於
粵也脫重囚法不蔽情者於死不難達直指

卷之六

序四

六

意以信其所是撫猶子如子及其孤益有隱
德特標高識焉其受於天也不可謂取之無
其道而致之無其本天之所以酬之者是宜
其時必早而數必溢乃太君前有子七人皆
夭年且踰四十婦人喪子至七人年且踰四
十已自謂不必有子有子矣不必其如世爲
有士爲爲此子不必其選有孫孫不必復
子而太君強身有節其見之又若或使其

年上壽皆足以待斯期而示於外。則
者也。卽以士爲之。才情精出。風骨邁往。法散
早達。士爲年三十。六歲進士。在他人不。可謂
遲。而士爲已不爲速。今年太君年八十。士爲
與子同官。使職同考績。士爲欣然曰。吾母劬
勞聖善。年踰四十而始有子。子年三十六而
始通籍官。三年而又格於例。不得移恩於母。
吾於吾母也。何日之有此。自士爲宜爲此言。

馬壽府文集

序四

七

而非太君志也。太君非凡母也。古賢母之戒
其子也。曰。吾聞以善養。不以祿養。推斯志也。
卽過期而無所子。已自安之。況以時之久。近
數之盈。歉動其中乎。子與士爲居官立身志
業相成。過失相規。誓以榮衰早暮置之度外。
而未免各爲其親。屈然而士爲之母。非猶未
人之母也。必不以欲速爲士爲最。諒母性不
直尋。齋楹躍馬。惟恐後時。趨時若驚。鳥猛。

之。願與士爲交。指此意。世以消吾以。鍾
以競吾以。恬世以。壽吾以。平世以。刻吾以。勉
世以。比吾以。孤世以。濃吾以。淡世以。捷吾以。
需世以。淡吾以。奢遲至。寡取太君志必安。
觀太君事事皆得於遲。卒亦無不得而天若
特予以大年。難老使其時足以待。是其意似
皆出於溢其數。以酬其過期之子者。無論士
爲耻不肯速。亦不必速。夫養親志而上承天

馬壽府文集

序四

八

意以事其親者是士爲之守身以爲孝者。惟
惟壽士爲母爲士爲壽。其母與子爲數。壽
其母者可以此言進也。
明年吳明仲給諫有母某太君壽古。於
楚之宜於京者。謀徵言而觴之。明仲辭焉。然
徵其母德以介。京明仲感然而辭。是。非明
之意而太君意也。盡明仲致太君之意。

明仲先承負獨行隱居守志德生未及幾載
筆者二字之張使其聞於世婦人何德使諸
大夫國人知而言之若猶是不知而言也最
言其胸中所無也予爲言官不能言其胸中
所無者以入告於君聞於友而欲使人言其
胸中所無者以壽其母乎諸大夫國人以斯
言也告不佞不佞曰卓哉其斯爲明仲母其
斯爲明仲所以壽其母與人所以壽明仲母
者也且諸大夫國人欲有言者必歟
太君耳請卽言太君壽可乎使明仲得至此
者實太君之壽爲之夫人臣異意事主處
諫之朝而欲竭其款款之念無以有已無其
有家而不能不喜懼於父母之年有年矣而
或抱踴躍憂之嘆則亦不能不低回於
退容際而婉戀於君親之間故君年之不
艾爾後有計出太君復有孫繼承德矣

陸清獻公集

序

九

若乃蘭有大目明仲之爲給諫也天下
真諫官明仲方歐然不足也語人曰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夫明仲之言其銜者業已爲功
其不盡行者足以爲案明仲不可謂不得其
言者矣然使太君之偃仰於家也猶其就養
於官也使明仲之拮据於官也猶其左右於
家也如是而後明仲可以有言可以無不
使明仲至此者不可謂非太君之壽及子孫
振振之所爲也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其所
修視其所享太君雖欲不爲古聖善之母而
不可得然則明仲雖生承太君之意不致
太君之德聞於人太之爲明仲壽壽母也
忍違明仲之意復言太君之德然爲太君
善揚母德者未始如明仲者也
譚母魏孺人五十文進士人曰
惟讀陶士行母被髮事悲其志謂母之

陸清獻公集

序

十

子以結友爲一至此惜其意但以其子之往進爲始終而已吁婦人愛其子能勵之結友矣又欲其所以結友之故必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談何容易哉何者功名之際人決不能無故而輕之然不可以是而量天下之爲賢母者也世固有一往奇情母與子適相值而相成者雖不必有其事而識者已諒其志矣吾友譚子元春孝友至性而負天下之奇情者也自其尊公豪朗多遺業聽之友天下而寄其所之於山水詩文賓客之間尊公沒而有母魏孺人者賢凡其子之所欲所爲無不成之譚子於天下士獨友惺若閩蔡敬超蜀朱無易則友譚子者也惺與兩公者明爲仕宦有官職人其於以相引爲進取情理皆合乃譚子非惟耻以此友吾三人而三友者之友譚子也又若越此而時以山水詩文賓

客之趨廣之夫數者去進取甚遠然譚子爲諸生不敢有輕其諸生之心何以知之於其精諸生業知之世見譚子三十餘尚爲諸生今其母五十而猶與諸弟以逢掖揖酒堂下憐譚子與疑譚子者無所歸過然謂譚子進取之道以山水詩文賓客奪之爲其友者不能無罪焉卽譚子不能爲其友解此於世而母獨信之曰此真吾子友也夫有信於友以順其親者譚子是也有信其子之友以成其子者其母是也今譚子方以諸生首見知於督學葛公揆之世法是其爲諸生方宜可以足壽其母譚子意忽忽欲棄去之夫譚子不敢輕其諸生其爲諸生又方亨而忽欲棄之此其故必不出於憤且誰可知必有以足乎中而超乎外者譚子曰非上有賢母者何敢動此奇情觀母之立意持論卓然

有以其命諸子析箸也曰勿學吾魏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習世務潰其家聲徒博義名見諸子賞文析義攫食爲歡喜曰吾乃見汝曹爭卽長如此可不富貴是其特達真實不牽於一切虛名文具有此識力其於子之至性奇情何患不能信何患不信其子之友真有所自足於倫理之中而後能超乎世情榮衰之外非苟而已也假使譚子爲諸生方亨而

矣

湯祭酒五十序

宛陵有湯嘉賓先生者邇未魁南宮賜進士及第爲故新建張相國所取士相國子穉原以文交於子請予作湯先生五十敘其言曰湯先生意度高廣人也其肝腸栩栩然見於須眉鼻吻之間與先師雷何思太史善其人亦相似皆憐才而喜談天下事於士有一之不知嘗引爲耻事有一之不可爲不啻身憂之循資旅進異日豈可爲救時宰相先師往矣無足言者使湯先生異時得爲宰相其於今世之爲所欲爲者皆可以坦然交不相妨非惟不相妨而皆可引以共濟使國家交與其用奚以明之今之爲所欲爲者何難也聖途徑雖多作用雖殊不過欲致高官大位而止不則欲其擁戴而爲所欲爲者各致其

大位而止彼僞阻險者欲盡擠二世以失其耳目而束縛其手足以致高官大位斷微湯先生世固不能聽之矣其才而稍賢通恕者固人人而可高官也人人而可大位也湯先生又烏能禁之故今之爲所欲爲者不係於湯先生之去不去也庚戌辛亥之際諸公躁而失圖私計湯先生一日不去則吾不能一日爲所欲爲諸凡摧抑人才破壞元氣

與官狗之使國家於湯先生與去湯先生者俱不得其用嘻其甚也此可爲去一人而爲所欲爲者之戒也不然先生今年才五十耳於以爲救時宰相行且見之矣

袁太母八十序

國家常賦在太倉者不知何故缺額遂至四百餘萬南都亦不下百餘萬今邊腹多事言之可爲寒心而無處措手則仰給南淮鹽課者勢也乃套搭之害中於蘇淮者十餘年矣引目沈壓如金珠之墜沒於淵谷雖明知其不能脫於淵谷之中而亦無從出之使必爲世用舉縣官定制反以爲意外理外不可行之事必不得之數竟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也戶曹郎楚滄孺袁公條爲疏理之議部覆報可要以見引問行積引期十年而套搭盡乃復鹽法之故而更端焉其言甚快而密

而怒當事者用道議之入往視厥事遂謂給
憲司疏理鹽法法有瘼矣乃移檄有猶慮統
轍已熟窟壘已深奸商宿吏懼於一切撻剔
且力能中格之而予獨料公之必能辦此也
何以言之凡見以爲言美名美而行之或患
格者必其有不合於人情者也公之妙心妙
手皆從靜慧平遠中出無一毫紛更喜事之
氣見於意色之間而又皆依人情爲之是其

陸考軒文集

序四

十七

所行者必有妙於所言者而後爲言臨事之
所施張必有妙於先事之所區畫者而後區
畫於先事也予誠冀公早至一日使公言畢
雪六日公獨以母太君篤老依違膝下不能
去南淮人計無所出庶幾用國家進數與廉
民願力保茲太君使公無內顧而大君欲
令之徑曰勤以我故也主事老婦猶能憐
待况之得肯以報施公卒是爲綱冊歸部

而行之其旨存顯然示之以利而不邀賕其
害使國與商先覺吾法之利而憲國與商者
欲害吾法而無所用且各擇其所爲利者而
往焉蓋受事四日輸者十四萬今未及舉
輸至百四十萬還套搭二十萬補司庫所借
六萬還商得新價四十萬歸實塞下而不挽
命於奸國者語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爲
有德商何以昔通而今輸也情也情者何也

陸考軒文集

序四

十八

利也依人情而爲之者依乎此也輸之利甚
於通雖禁之勿輸賞之使通固不可得禁之
勿輸賞之使通而不可得鹽法無餘事矣無
害吾法者可問矣向之懼其撻剔而罷聚無
地者不虞其寬之至此也公疏理各款
太君亦復從容歲用以至太君祝息愈
固太君之亦服國家豐亨商民樂利也氣
迎家慶而又於祿國通商之外留示往來

寬大之意於以養其志而資其福八十又何足爲太君壽焉愚獨謂天畀壽母以寬勞臣則太君一身又國脉商命所係所願保艾爾後者又不獨慶吾私雪吾言而已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歲辛卯惺年十八出就郡國童子試吾師無錫鄒彥吉先生督學楚中時年四十三玉貌鐵骨淵鏡肅然其於士之文之人當於意與

隱齋先生集

序四

十九

不當於意者一裁於胷中眼中手中臨期使士自得之無後言而已初無幾微見於詞色之間威儀齊整器鉢無聲惺何知敢定先生之人然私計古之所謂靜者意卽其人也明年先生遂中忌者歸歸而楚士之先後起家中外爲名碩者十九出先生之門惺亦以庚戌舉進士通籍戊午請假寓南都則先生七十矣計先生家食凡二十有八年惺默觀此

二十八年中世變人情動定倚伏先生所處之道非古之所謂靜者真不能與於世也何者靜之爲言在庸人易在賢者難在市朝易在山澤難名爲小人者招之不來易名爲君子者引之不入難也年來起廢之典格不行士大夫一經家食便同永綢望賜環東帛如日却河清其人無慮皆世所號爲賢者其勢決不能蔬食沒齒無故而老山澤之下

隱齋先生集

序四

二十

明矣打手抱膝思一有所通之而無其術相與別創一標目開一途徑以爲從吾說者既得高官大位之實而又不失端人修己之名使天下尋失職之人若狂若涉靡而納諸其中先生居是邦也有高才重名引而入之可以爲重先生以爲苟非吾心之所安與道之所可久雖加我以高價陳位題我以端人修士而吾有所不敢受二十八年甲寅身進

於山水賓客詩文書畫園池歌舞間者如

日向所云標目途徑思以易天下者其效何

如哉論定事明技窮興盡名與實兩無所歸

而先生獨自如無寧使人謂山澤中作用無

一可信而猶有真文雅真風韻固先生以靜

留之也惺乃謂先生所以壽者其道不出於

此今夫山至壽也於人事則有館宇之成毀

於物態則有草樹之榮落於天時則有風日

隱秀軒文集

序四

二十一

之陰霽而卒無改於山故山者闕天事物態

天時者也不爲人事物態天時闕者也靜煥

也惺年十八而見先生四十有三谷先生其

見惺四十有五數十年中其爲成敗榮落

霽也多矣閱世而不爲世所閱是謂至壽

則壽山之象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序又四 贈賀

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贈唐仲言序

方彥章遂安三年考滿序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方母八十序

壽馬太公序

隱秀軒文集

目錄

送錢先生歸冀東序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序又四 贈賀

送王永啟督學山東序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綜其實
無裨於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士所稱正
文體之說是其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子代

隱秀軒文集

序又四

語孟六經而爲言者也蓋必平日博於讀書
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各有以見其
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
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
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
非一日之積也既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
本領乃可更學士與校士者日從事於文而
不知文何以爲體至三年校士之期士抱牘

集主者之用而後奉例陳欵令其一日之閱

從我所約以爲正故步既失而前途復無所

泊乃姑爲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止

亦漫然收之以爲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主

可幸無罪矣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

文爲正而但求免於罪則其害且自文體而

移之上習人心矣是豈可不深念哉鍾子曰

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督學之事也夫督學

隱秀軒文集

序又四

二

之視士猶母之於女而三年則女子于歸之
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閑而取必於往送
之一日敬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遑發
而持之不已急乎夫士之在齊魯猶女之在
燕趙也今永啟爲之母矣吾願永啟之斯求
乎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
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態斯在而
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注者不深思

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廿年之事
至有戒關中枝文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積
學之士而收之是預以正文體之說錮天下
有才有學之士也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原其
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
從事焉而已永啟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郎
五年精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成之田
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家

陸參事三子

序文

得經久實用而後已況今爲士師率文墨謀
所起家而但於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
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啟之必不出於此
也

贈唐仲言序

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華亭有唐汝
字仲言者五歲而警吟五十餘矣自五歲
至今聞人誦輒記記又能解又能以其所

且解者自出而爲詩文又注古之爲詩漢
各不下數十萬言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解者
皆人之口所授於其耳其耳所授於其心者
之積也五歲以後所出爲詩文及注古之爲
詩文者皆其心所授於其口其口所授於人
之耳與手者之積也其類既多其體既備其
立意又皆以該且核爲主旣已剖析疑義欣
賞奇文至字之音如東冬清青之屬問其形

陸參事三子

序文

不識如故子聞而異之居二年子過白門適
晤其人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後仲言歸
華亭數月復晤予誦予集俞園詩霜後歲暮
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爲烟之句子悽然爲誦
其全什察其審聽哀問之狀爲憫默心激之
之何者凡仲言所爲終其身寄於所不可逃
者也數十年中以其心聽命於其耳以謀
聽命於人之口人之口一不至於其耳則

無聰因而其耳不至於其心則其心不靈於
之喜人詩文而自爲誦者爲已也轉以誦於
人者爲人也人之爲已而自爲誦者難矣矧
爲人誦乎故曰仲言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
者也寄於所不可必其勢宜不能多且久然
能使人之爲仲言誦多且久於其自爲誦數
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爲也
夫其審聽而哀問者誠也下爲仲言者亦極
難矣凡得之難則守之堅得之難守之堅則
其口耳出入之際雖欲加擇焉而非惟不暇
且不敢欲加擇焉而有所不暇且不敢故能
積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故也

方彥章遂安三年考滿序

古治道貴久任三年而後報政政成德成
總始終言之計官於其地者之始終不獨計
其官之始終也地有專官官有專任專而後

能爲久能爲久而後責其成孔子曰三年有
歲由之爲千乘也求之爲六七十五六十也
皆曰比及三年則由之三年蓋三年於千乘
求之三年亦三年於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夫
三年之內一人之身俄而六七十五六十俄
而千乘積其歲月以爲三年官不一地有三
年之名地不一官民之有其官者無三年之
實是豈古之所謂三年者哉如是而報政是
宦成非政成耳新安方彥章先生高才奇趣
人也予嘗從其姻友程仲秩所讀其詩而異
之成進士謁選得浙之遂安令三年報政仲
秩屬予爲文紀其事予未悉君所以令遂安
者獨計遂安窘而疲凡以進士起家者多不
官其地卽偶然官其地嘗亟亟然思有以去
之君今遂安三年矣三年報政皆報其政在
在遂安者予因是以知君之令遂安非苟爾

已也。奚以顯之。是吾所以治吾民者。情真奉
稱。今日父母百姓曰。赤子斯豈徒哉。然上事
之分而已。父母於子出入顧復。恐斯須去其
懷。吾官於其地。席未煖而去之。無論幽滯未
達。科條未究。周澤未洽。卽身在於是而其中
先有亟亟然思以去之之。一念亂其方寸。曾
未布令陳教而施爲次第。求其暇且整也難
矣。更調守令。漢亦間行之。然其權猶在上。令
不盡出於上而半出於已。君治遂安未幾。各
實施於上下當事者有牛刀割雞之情。思稱
以易之。遂安士民如失父母。攀留之切。解屣
俱下。君亦竟留。予以爲非遂安士民真能爲
留而君之真不忍於去也。此不忍於去者。非
謂父母之心也。情也。予之坐也。未區。衆其
免於懷乎。讀君之詩。蓋商神奇。趣曠朗。人
非惟不薄爲邑。且不敢薄於邑之君者矣。

聚教訓皆原本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至矣
如一日。正從此不忍去之。一念出耳。今日爲
令一邑之事也。他日入而司銓。掌憲出而建
牙持斧。有課吏之責。天下事也使課吏之人
出於身親爲令者。所謂專以求久久以奇成
豈外一邑而得之哉。抑先輩有言。循吏易作
詩豈可假人乎。此殆詩人夸語耳。世有真詩
自有真循吏。元道州史治予嘗以爲從情出
於其詩。知之今讀君之詩。知君之所以達於
政矣。夫能爲詩而不能爲吏者。其詩決不生
於情也。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士固有落落然多奇爲世所必不刊無者。此
特士之所以自見於世而其妻子不樂所集
如此也。凡妻子以榮枯爲大者也。榮枯身
擬汁割榮所以事人之意如是而已。矣。世

循高士者必且立聲譽稱顯節惠交游好義
冀樂山水之數者不與身家爲悅而去身家
之計甚遠故奇士之安於其妻子者甚難然
世故有婦人而別具志節不可以此而相量
者如吾友宛陵唐君平之配陳孺人是也君
平者世所謂落落然奇士也生有絕才高志
又負異表委須過膝一稱曰唐髯云自其爲
諸生時以儒俠著不以貧賤爲解儒人以攻
苦食淡佐之雖椎布操作不敢以貧賤怠忽
見惡傷君平之意乙酉君平舉於鄉其自喜
爲奇日益甚間開二十六年至庚戌始成進
士與予同舉又同謁選授太原府司李是時
始通籍途徑出而議論興欲有所申與異也
者辭連及君平坐以秩宗法同舉者是君而
人時吾友董崇相爲考功郎素知君平日未
未讀君平傳申文然豈有異如乃公乎

近者益深悼公道遠感定時不敢言及於
無可奈何而庶幾於君之相此數世之辭也
無何欲釋憾於計事又以考功法中述得議
調公論屈之乎則謂髯公必通於官蓋不敢
恃君之作未與作官而又庶幾於相蓋亦崇
相之意也玄爾君平解其太原司李歸而食
過於諸生婦人於其君子能忘其貧於諸生
而不能忘其貧於官也何者攻苦食淡佐之
於諸生者望其爲官官而貧復何望哉好難
言矣吁難言矣孺人勞苦於生平而君平始
能不以甚貧故減其聲譽氣節夜游園章也
亦之好君平初歎於詞志所置騰而猶未竟
以四十餘先諸騰有示諸騰及各有垂環結
之內意語如也以此君平卒豈惟災與官不
是恃哉相亦不列閱養君平卒後事益凋
益定使君平在恒憂養宜雖然承以爲

奇世本有奇福必有奇窮由是窮通與存亡
於途徑清濁議論顯晦之外者要當論其大
而已孺人所以事君平者意原不在掇汁割
榮卽君平今日在孺人今六十相對老矣其
子又能繼君平之志爲奇士婦又爲奇士母
卽不通於官者將終身焉惜乎君平之不及
見故子於孺人之六十旣爲說以應又重有
感也

唐書

卷四

十一

方母八十序

吾友方孟旋古闇然君子也孟旋之成進亦
爲職方也寔晚而其母太君健在今年八十
矣無所取於當世之立言者而惟惺惺之務
求得夫惺之爲孟旋母有言者固不取言其
所不知者也闇然君平之母不易知也然其
孟旋之言曰吾母雖懷萬民之民也然其
言以名吾母之德若辭玄體而故其美

言之而莫克舉也由此觀之豈惟惺不知
孟旋亦不得而知矣然此孟旋之深知其
母者也至情莫若親之於子古稱親親者不
在焉親固有之乎亦宜然百卉之生於山也
豈可謂山非母而百卉之非子哉山之德百
卉不必知者所託於山者暫而所以自異其
生者速生於山而不知夫山者未嘗有求知
夫山之道也以時計者朝不及夕以日計者

唐書

卷四

十二

昨不及今以月計者朝不及晦以季計者寒
不及暑雖欲知之烏得而知之而獨不觀松
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
謂知夫山而精神務與山終始寧復無榮
昔勿甘寧拙勿巧寧遲勿速不肩肩然以時
日歲月計則其所以求知夫山之德與否
是也然山之於松栢也不以有之之樂
質不以有之之甘實其堅不以有之之

速責其拙且過故松柏得全其精神以與山終始是松柏所以能盡其求知之道於山者山實爲之也以孟旋之才與太君有孟旋之才爲之子其理數宜可以早達以應乎世之尊顯其親者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獨脫若不肯聽乎理數之常以自信其志者其所謂志者何也孟旋嘗與人書曰使應祥非老而坎珂歷天下境變以汰練其心以反求於

家庭無形聲之視聽無以得吾母之神而實吾母惺誦其言而哀之敬之乃悟孟旋若有所不急急於尊顯其母其母若有所不急急於子之尊顯而皆庶幾乎一知微乎微乎則孟旋之志而實太君之志也聞然君若不易知聞然君子之母尤不易知而惺似能知之者蓋由孟旋能自知其母也孟旋不

以爲知其母而所以求知之道不可謂不

矣太君能八十以待孟旋之晚成者若欲使其子得盡其所以求知之道者孟旋既得盡其所以求知夫母之道矣而終不敢自以爲知爲孟旋母者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道又若之何惺固知今之八十不足爲太君壽也

壽馬太公序

昔蘇明允從其二子賦轍遊京師翰林學士歐陽永叔得其書二十二篇上之朝廷明允得以布衣召試官文安簿不之官食其俸命纂修禮書明允文章遂有名於世其後軾成進士出永叔之門天下知永叔之能識子瞻而不知其識明允乃在子瞻之先不知其父視其子此世俗之言非曠心具服者之言也子乙卯以使職承乏出典黔試中式者於前民部馬冲然最少甫弱冠耳撤閣之後冲然尊公刺史玉臺先生授刺入見其人惺歎

者福德人也尋身送冲然計偕又與予見於京師是歲魁南宮恐其少不任吏與俱歸讀書講求身世之事以老其才乃冲然實任吏也已未入對成進士授今官而予亦以崎嶇暮途遲回後旅浮沈南祠郎與冲然鴈行曹署冲然之爲民部而司儲也精警與吾友崇相稱爲雙絕而欣適過之人以爲有家諸云持籌會計之暇日從予論文予文之比於冲然也所謂生天在前成佛在後者然亦世或知有子文而鮮知冲然者雖其沈晦謙篤耻以文名於世亦予言輕望薄之所致也然以冲然之於予如此予猶不能使其聽有過於世況其父乎冲然每爲予言公作吏特選居鄉之實如史所傳循吏獨行何以過焉冲然不出子門予猶當知海內有馮臨城人者豈必因冲然而後識其氣哉公之從

子於京師也公已宦成而予方爲散吏非惟予不能重公公亦何取重於予永叔能名公之父於未識其子之先而予不能名人之父於既識其子之後雖公父子沈晦靜篤不欲遽有名於世然言有輕重望有厚薄度量相越遠矣何足怪焉今年冲然以覃恩晉公秩公以時方多事陪都根本儲胥爲軍國司命止冲然勿休沐歸省冲然乞子詩侑觴予遂應之以文千力不能名公庶藉公以名吾文而已

送錢先生歸東序

夫身吾之身也一病以後則醫者得而有之一病以後不使其身爲醫所有則醫之心我有所不能盡用於病者亦非所以有其身之道也雖然吾有身而使醫有之東坡視存談何容易哉亦曰視所爲醫者其人何如

已夫醫病者之司命也不誠則雖付之藥而而彼有所不敢有誠矣而不巧則不能以其身還之病者而終使自有之誠與巧合則其術之工拙有所不得與吾所謂視其人者是也予今年感疾經秋涉冬自以爲無生矣自以爲無生而又更數醫計此身地非我所得有不若姑付之醫而醫實莫敢有也莫敢有而又受吾所付付者與受付者非必其能愈

更醫狀曰子不忍謝去數醫一念乃予所狀生而吾所以不約而至者也子於前數醫者猶不忍謝去以待其人之至而況其人有進於是者乎予雖不解醫而私計誠且巧者錢先生其人也得其人而付之以身使得而有之夫然後起居之蚤暮聽焉言動之喧寂聽焉食飲之豐約聽焉藥物之耗息聽焉試之至奇不驚投之至恒不厭而君之視予病也朝夕診切君不自有其欣感以予息之平腹爲欣感予不自有其凶吉以君顏之悲愉爲凶吉精神往來合爲一身中心達於面目意氣通乎神明誠至而巧生醫王所用之藥仍是衆工所用而神存心手變化出焉益君豪逸住白門歌舞隨身賓朋盈坐卽貴賤盡請戶外之履恒滿而其意以予病之作止其去住之候壯兩頰而後有瘳猶記君教

省思慮以筆研爲戒而淪急急快欲辭歸
文以歸喪門蓋以手操筆之日爲君猶幸
日也所謂能以病者所付之身還之病者則
君周旋白門兩月之志也昔黃魯直得良藥
以飲病者或曰惜子所活皆庸人耳魯直曰
有不庸者領一箇來予愧以庸人試君良藥
自今以往所有之身君則還之庶幾夙夜臨
淵集本不自屑越以求不爲庸人是則子之
所以報君者而已

也新其後諸晏子以情告曰謀之歸謂父
七旬父又過二而某獨子也烏可以勿歸
佞矍然乃知晏子之歸非泛然謂家食而官
者之尤快而思以遂其私者也乃如晏君所
請居無何晏子將西歸行有日矣不佞亦以
承乏移北大司農乃謝禮曹事晏君之同官
羅子袁子鍾子及其同鄉同籍輩爲晏子合
詞而乞予言歸爲其兩尊人觴不佞謂知晏
子者莫如三子知晏子之親者宜莫如三子
予請徵言於三子者而不佞擇焉晏子以其
言告三子三子者將何所言首羅子羅子母
太冠聞之古之君子女士能使人之必知不
待其子之賢且貴而後有聞於世也何以
之伯鸞孟光不聞有子王霸與其妻有言而
黃頭歷歷歷皆以獨行特著於公幼而
長而彬彬更符其醜實佐之當其遠道於

兄都諫公與侍御教亦也斯時雖有異議
今日哉亦翁與其配之能爲可知其來遠矣
袁子曰中道聞之古之人亦有使公不能知
或因其子而有聞於世者桓冲過劉驥之驛
訪其父始知有是父也元禮交文舉而拜其
母始知其有是母也翁與其配德可達於爾
史而名不出於里閭積學篤行食報不於其
身於其子非晏子爲之幾不知有翁矧知有
翁哉配哉次鍾子鍾子曰惺聞之古之公業
有聞於世矣又能成其子使有聞於世何異
言之嚴延年之母視其子慮因平反之家
以爲喜愠顏延之於其子也不樂其熱寒
晏子成進士爲甫中司李翁與其配屬以贈
獄哀矜勿喜其水藥如玉公之養叔也
爲吏非異如此彼爭之顯耀揀選者視
子何如哉及晏子落落南曹翁其配

不少怏怏而反以爲善地晏子與子同署相
視莫逆各不必言其故晏子之始得放意爲
廉平吏而今之忻然於冷局也豈非以養其
親之志哉向使其親本無此志晏子又烏從
而養之晏子以其語復於不佞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不佞拜手屬言曰羅子與鍾子之
言所謂善則歸親晏子之欲自爲言而不能
言者宜如是袁子之言所謂不知其親視其
子人之爲晏子言者宜如是物備矣不能贊
言詞矣書與晏子歸歸爲正尊太觴觴也
期而之官官於南曹如家食然無寧使木謂
宜而家食是亦正導人之志也

隱秀軒文辰集目錄

記一 山水一

中巖記

修覺山記

浣花溪記

游浮渡山記

隱秀軒文集

目錄

隱秀軒文辰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記一 山水一

中巖記

去青神西南十五里江色盡綠玉中邊皆見
隔岸坐立數山若架閣者中巖也巖下上連
延可十數里許迴流峻壁冥壑複磴竹樹蒙

隱秀軒文集

記一

龍大要向背往復皆與此巖終始渡江卽水
月樓樓趾齧江寺冠之由樓視江則已類曲
寺登樓乃反降階垂窳與樓奏階代樓爲
梯者強半揣本齊末度樓之腰猶未能至乎
寺趾也降自樓出山門右行不見江則摩磴
如蟻數折爲喚魚潭魚聽掌出石壁面仍立
而微頻潭漱其脰石無完膚有邵伯溫大青
可模並壁行數武爲羅漢洞洞低曲僕而入

如行牛角中隙處稍石則爲伏虎巖鏡巖爲
百千萬億佛如恒河沙數巖半之跨壑爲一
小石橋銜木其壁爲閣若居人架竹梁上以
承燕巢者人屈曲行其下沿緣洞壑俯仰竹
石者數里曰此走井研富順道也巖又半爲
流杯池一日太極池有屋數楹屋後爲泉泉
流洞中石壁四周有黃管直大小二石刻壁
間宋元刻頗多每兩石縫接處往往上下各
截其半中嵌俗筆亦有居石隙苟完者出洞
緣磴行輿步款代去所謂羅漢洞伏虎巖者
度可四三里乃復睹前鏡巖佛像須眉歷歷
可數才隔一壑尋幢可度疑前此一段途經
可省矣大抵喚魚潭以往行皆並壑石壁或
之若岸壑若溪藤蘿虧蔽壑中若若藻老樹
如槎根若石猿鳥往來若遊魚特無水耳諸
峯映帶時讓時爭時違時應時拒時迎哀哉

避就准形匠心構壑參錯各有妙理不可思
議又行里許躡蹻拾級乃睹古中巖題額去
三石笋不遠所謂諸詎那尊者引牛頭僧持
鑰扣石笋笋開得低頭佛盜珠是也鍾子目
自中巖至尊者巖從下視上頂踵腹背其石
脉皆當爲笋笋隙且平處則置屋及則鑿磴
斷則爲橋處危臨深則設石欄欄則復見江
從江中望巖上僧舍佛刹雖一居之內前軒
後寢纍纍綴高壁上下疊而不覺其前後通
也登巖行屋中皆磴道乃稍得其要領踰後
竟卽摩前頂石笋中分處如一門尊者像處
其中右旋復爲佛殿殿傍一笋屹如浮屠與
中分者而三實一笋也人直指其巔然三峯
者爲石笋耳笋止宋元刻亦多俗書炭石者
亦復倍之萬曆辛亥十月二十日曉霽與
弟恬及艾子登於中巖焉禮諸詎那尊者畢

說傷傷曰偶爾喪珠復返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又曰未必衣珠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游戲不管山僧往來說傷說返

修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爲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逼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樓櫓

隱秀事之居集

記一

四

出沒晴嵐雪浪外者異焉問之則修覺山寺美遊修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與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濶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寺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決策登

焉所從徑袁山石之複者爲磴亂整植直者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如噴瀉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土人縛竹爲籠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往修覺寺道也曰姑舍是

隱秀事之居集

記一

五

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僧樓純駁夾砌數折卽修覺寺寺前雙井并置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正室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沈着非絕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爲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爲

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轟然潁江者曰
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
之一者第可指修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稊
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已正
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
然從下上修覺去江趨遠從修覺上雪峯視
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干削壁者卽今着腳
處也降自雪峯復遶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

隱秀軒叢書

記一

六

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
齒齒壁間往修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
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第
恬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
見如連環如袂如帶如規如鈎色如鑑如琅
玕如綠沈瓜竊然深碧潏迴城下者皆浣花

谿委也然必至尊堂而後浣花有傳名則以
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
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
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官以西流匯而
橋者三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或所
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不
時見稍斷則復見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
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綠江路過

隱秀軒叢書

記一

七

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
乃觀浣花谿題榜過橋一小洲橫斜挿水間
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
潭水由此亭遠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
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
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
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三居浣花清遠東
陰與各不相襲嚴公不次浣谿可老患難

於友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磬折喧溢追暮趣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鍾惺記

遊浮渡山記

遊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躡石龍

隱秀亭文序

記一

八

峯歷會聖諸巖而反於金谷巖蓋浮渡有二戶焉曰華嚴曰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起金谷則止華嚴此其要領也茲遊則吾友廬江令章章甫道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古度茂之程胤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汊河去山十五里已見橋山橋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檣也行數里卽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尋

引鏡塘卽金谷巖閣倒景也仰獅子石俯鴈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翼我上過九曲巖巖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穿金谷大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若腑也出則可橫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廚不可入姑舍之至金谷巖巖高以軒石類抱龍峯置屋弘整最當山之豁處縣淵數道高寒覆人稍左則滴珠巖卽大通巖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

隱秀亭文序

記一

九

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漏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整下注若出噴壺中腰有石閣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邊石擊之猗然處處皆聲知其下皆空所謂人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鷄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繡水泐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虹井綠蘿菴矣舍之反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磴莽中得

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爲難矣再折而上即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關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檣山矣登嶺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輿可馬外見柳峯諸山四周浮渡內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鷄洞圓明壁上其下卽晚翠巖翠深如晚而九曲廚煙時從洞出

釣與黃安時輩遊此易皇甫巖爲今名事詳金谷題壁中巖內石曰枕易泉曰活生縱橫十餘丈前有竹一面朝陽洞在竹外又左則垂石覆出如廊者數十丈循廊出龍虎關常廊盡處亦一巖也三石柱下上環生如鼎三足開三門焉故亦曰關自會聖至此巖列如比屋也左折稍下卽雷公洞矣舍之躡石龍峯峯又一大堤也假仰如龍石苔鱗如介如昂首檣山天矯欲上從此下奔中則往華嚴寺道也從人請宿華嚴便僧寂教曰不可宿華嚴卽明日雨是置張公海島以往諸巖洞矣俱善其言舍之從石龍下凹中行寂教者金谷僧年十二頭眼不凡神在山水茂之從酒掃內得之故所在與俱乃遶胡麻溪入阮君洞壁行磴受趾才半壁高百仞石浪如海曰海島巖而上得蓬壺洞會聖隔巖在

壁外望之如長城而嶺山見會聖前者始兩
峯夾之而三至此則側別對一峯爲兩出想
阮君洞口尋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
巖道也巖亦當山之豁處出巖下步一石橋
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頰大抵
浮凌無巖不樹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
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
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

隱夢軒二居集

記一

十二

尺洞內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
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石史也遂反尋遠
雲梯梯就石爲磴橫豎柱直甚有思理磴盡
升嶺卽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花
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
隨步鏗然響出於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
望雲錦廊可卽日已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
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經

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詞曰已從浮
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木了
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
拾瑤草鈔竟各作一詩刻於壁次日雨出石
龍峰側執蓋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垂飛
瀑雨後漲甚次日雨不止朝陽洞兩日目中
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弁中道至華嚴寺望
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新瀑

隱夢軒二居集

記一

十三

益盛乃沿如來峰復登金谷稍尋九曲炬行
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
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字甚道古
文稱之完好可搨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通
觀飛瀑真浮山第一水也右折則垂虹井巖
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又右爲綠蘿菴菴
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關登妙高
峰峰爲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首

榜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踏蹬竹石鉤
巾枳履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
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勒
景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
源甲寅二月廿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蒼蔚三
十五大字於石反至首榜徑已夷矣乃遊人
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
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遊以此始亦以
此終者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又
不以終者華嚴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
無所不見者橋山也已至而再至者又金谷
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榜巖也過其處不
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
峰也如屋然已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窺其
庭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
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幾不至而至

記一

十四

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
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爲巖而
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聖也
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鷄朝陽晚翠諸處
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
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
失而僂得者雷鯉之紀遊陸子之題名也

記一

十五

隱秀軒文辰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記又一 山水二

岱記

登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爲岱也然世所爲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自臨清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爲

隱秀軒文辰集

記又一

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今漫然以爲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其間者亦二日爲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歙吳康虞惟明暨其孫勗念閩林茂之古度與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而望望山之巖岱右者以爲岱度橫至不十里行二十里而後爲州出登封門爲岱之足以四人腰輿背徂徠汶水並澗上澗周於左

壁不周於澗者畫五里至天門意爲岱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爲世所登之岱焉惺然悟所望之山十里可至者傲來也非岱也由石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爲岱之路而已俟其反而覆之然傲來自此以往時與岱一時與岱二人各以其所至所見之二之而又一之實後物也過此則歇馬崖然未至崖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磴窮而

隱秀軒文辰集

記又一

闕者以祠玉皇登之面徂徠焉降自闕以嶺名傍見傲來而能曲且遽者曰黃峴降而至此始知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門然計其端與嶺畧相亞乃更數上下復回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又上乃得小天門泰五大夫松在焉具官而已至朝陽洞岱過半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而欄者爲崖果者爲橋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

橋也至此反能松松加於泉石承之鴈次相得坐而臨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廉而石經略之石不能盡有其經者皆此物也大要自一天門至此直以爲岱之路而不必留卽不敢直以爲岱之路待其反而留焉者皆過而去之餘則留留不必久留而又若欲待其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斗上

附錄卷之三

記又二

三

度可四三里念輿差逸而聽於人且神懼焉與形勞正等勿寧步而聽於已乃以其身與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步所不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輿輿始四人去其半橫行如螭已射而代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是者更端乃爲盤之終由三天門則世所爲岱之始也數上爲碧霞宮禮元君焉憇於署備

五花崖花石必五而能花徂徠北面盤龍嶺來待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蔽岱使不見今反頽力不能自蔽然其鱗爪而面岱亦無以禁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一氣煥爛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池李斯碑皆並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東上出其後爲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四年御製并書書作漢隸字專數寸闌然而

附錄卷之三

記又二

四

光留不欲去而其傍有蘓頌書頌俗子以四大字奪之悲不欲觀去循玉皇頂岱所止也念日觀峰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俟日出至孔子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爲天門者三西天門者石自門焉真天門也呼我之題石有風定烟歸日恬心霽云語附如巖壑其下萬筍怒生疊起最外予自題去卒至如扉下視楂枿忽憶白帝城望江中潘頂

時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可直龍峒越觀
峯隔之耳釋其峯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
焉高廣不數尺然終以此冠岱稍下則無字
碑碑無字作無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
謂後石屋者也松茂茂巖上欲往計其遂廣
可專一日遂不往宿焉風甚而月作宿頂候
日出詩夜分童報氣興於東非夜氣也以爲
日急往登峰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

陸秀斯文集

記又一

五

能盡如夜而猶不失爲星光趨盛又以爲日
此而日焉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
從碧中起者日也脫於碧者半天海所交水
風窘之反不能圓亦盡而白自斯定定斯圓
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光下屬碧
落日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混
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於署作觀日歌
乃觀李斯碑得二十九字世恨其殘而于續

疑其整至女池塔麓之巔焉中照稍遠定觀
華洞計則循所由至頂者得仙人橋壁不腐
者丈許三石九鉤連而橋焉橋傍石如砥坐
而望汶泮若徂徠間者厥勢殆交茂之榜雙
流翼注四字於石過合身崖視橋加危焉欄
之其上疊石有類入爲讀宋政和間題名再
經日觀欲題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
玉皇頂不入北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路

陸秀斯文集

記又一

六

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仞松腹空在在而坐
上爲八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有若廟若寢
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哉茲寄題
曰笑城中關爲壑石萬其峯錯以松松聚牀
濤不以風也其中烟霏所蕩層巒聳之儼仰
牽拂不能自止飛流自目觀下者望齊冰雪
大要泉被於崖日被於泉松被於月風被於
松仰日觀諸峯如向坐朝陽洞時也度其遠

又當爲岱之半降觀於壑可直岱足如米簍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亂水木莫敢任自亭入叩整可屋屋之屋後爲壁洞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石題之曰岱不無松松至此始濤焉泉整映蔚奇爲幽豁題訖反仍作黃華洞詩沿徑而半仰八仙洞欲登焉日入矣予與康虞中反以茂之往得所謂峯如脊者蜿蜒屬之傲來

陸游集卷之八

記又一

七

而傲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饒中其聲趾趾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署明日登越觀峯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志意而徂徠矣悚然內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循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謂松與泉者重覆其上亭者曰日觀石而欄者曰舍身崖梁者曰仙人橋予聽之始不訖計其處半岱宜與黃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然同所念十八盤以

陸游集卷之八

記又一

八

之松之泉視此何若者當以黃華洞松泉觀之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壁者壁闕爲澗折而壁複焉則澗在壁外至黃峴嶺徑益折往往以下所視之徑爲澗所謂曲且遂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所見傲來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傲來矣稍下覆所謂水簾者泉扼於石冬齋之劣得不絕爲聯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其原厥流斯養石穹其中俟時而響岱寔爲之勸登弘獎題畢而下復其徑得石經峪焉石經者鐫漢隸金剛經於石字如斗墮石所之經盡而止石仰負天頂踵於泉泉枕履之便共腹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不着念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卒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專壬寅癸卯二日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申辰而升則分

壯之夕以禮碧霞觀五花益壯岱始事勝
則分甲辰之朝以登越觀益登岱終事鍾
曰予舍舟而岱登毋觀峯岱止矣能使人意
若未至岱者歸循泝源所注濟水受之意已
無岱察其原皆出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告
緩急焉負舟之水皆岱所界是身已入舟而
岱猶未已也嗚呼岱哉

予登岱於山不敢言吳門周越也斷自

歷代集

記又一

九

徂徠諸峯垂於米亦敢言海也斷自汶
汴泗濟乎於典禮不敢言義黃也斷自
虞狩乎於右亦敢言李斯也斷自摩崖
石經乎達而疑勿寧近而信之
無守碑泰所出疑萬世也後人師其
移而之家家不却見矣疑之以所不
者淺疑之以所見者深也守作無守
詩曰民不可使知也亟欲其愚噫請而

勞哉

帝王文前代鮮佳者明高皇帝征龜
告泰山文畧云但欲瘴癘之方化烟嵐
爲清涼之氣又云予未敢輕告上帝惟
神鑒之爲予轉達又云萬皇神靈轉達
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消烟嵐御製岱
山高文畧云影照東海巍然而柱天又
云冬則寒氣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

歷代集

記又一

十

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又云俄而風生萬
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
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又云其蒼
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又云蓋
由太古之日月以至於今蒼松掃丹崖
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文輝
猿啼雲樹之杪鶴並日觀之東雕鵲盤
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昇峯大哉

言高厚古遊自不必論其造語森秀遊
路崎嶇出其餘以作遊記夫豈文士所
敢望

應劭漢官儀非記也然而人不能爲記
矣今其語爲人所稱引者姑置之如云
石壁窅昧如無道徑遠望其入端如行
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
樹乃知是人也又云初上此道行十餘

臨汾集

記又

十一

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休膝膝
然遽頓地不避燥溼前有燥地目視而
兩腳不通其心目之靈手口傳盡豈讀
且思爲之絕倒可爲至靜至慧太聰
碑者山川之眼也碑不易佳佳者尤不
易古今泰山自李斯碑後有古於摩崖
銘石絕者衆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守者審定佳惡自當別論至其古不

以覆其時代而與之勢無難事請從
宋以前雖不以爲佳亦念其年壽而保
存之如蘇頌畫頌奪於林焯四大碑
當去其字仍大署石云此林焯毀蘇
公碑頌與明距其刑以告愚忍者後有
所犯按所壞碑之文近爲其刑之差可
也

臨汾集

記又

十二

摩崖銘銘固乎崖石經經固乎石崖與
石之奇奇於不碑也亦奇於未經也
以過於銘銘豎而經仰崖與石爲之也
豎斯壁壁非碑而疑於碑疑於碑斯恒
矣然猶賢於碑也仰則地尋地而經
得不奇碑不如壁壁不如地書近種
不於書而於崖與石事有不可以埋
者至理釋焉以爲不亦其非貴而
遊伯以邪及西門後君屋也人

言登岱也而天開下矣石屋又下矣鳥
乎登登非不下下者乎八盤耳下西天
門下石屋不成其爲下下而又上而又
下是其爲下上者二而無與於登岱之
數也有事於岱者上下下之爲多而工
乎哉
嶽宮有石刻十六字蓋萬曆辛丑歲洛
人李士登筆其文云登岱顛分色光莫
紀想太初分幽生之始高深簡遠似漢
人詩令人作岱遊不知豫儲幾辛言以
往而十六字外不肯益一字吾最畏服
其立想之孤而自作岱記未免辛而予
餘言詩若干首內省規之歸後往籍
爲河南洛陽人舉萬曆庚辰進士官
天泰生嘉靖癸丑長子人華餘歲與
不遊岱遊畢而世有李公府詩文

而不知於人功多而不自嫌於己
固猶有人哉
關里碑畧記
登岱訖謁關里孔廟孔林焉其地不可以
水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其事其文不
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
能掩哉樹在廟曰楷在林曰楷吾不得而楷
之楷之矣而姑以爲楷以爲楷也碑皆在廟
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
君碑孔君者由也孔子十九世孫即融父有
曹子建頌梁鶴書鶴字孟黃嘗得罪魏武帝
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鶴筆今碑
爲元常亦非也唐則武德碑書詔及祝辭
條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
撰文張懸其書書亦皆隸以北海真行之
而廟碑不以篆隸爲莊不取自用處

如此碑皆如整而後而碑側多宋元
名往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鵠碑陰書門也
故吏姓名出鵠一手篆額皆妙揭者梁未之
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上存碑刻
蓋纔得數十字唐大曆新門碑裴孝智撰文
裴平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跌斷今用以支門
予強揭之不數年無子遺矣宋元佳手甚多
它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爲牆壁間

碑志卷之三

記文

十五

物計其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劫念林樹天年
而此獸失職金石之壽不如木物理甚失其
平孔廟孔林不與岱始而能與岱終碑與樹
有力焉吾友王永啟將督學齊魯固此數物
司命命所司飾之乾明大曆三石吾尤爲惜
秦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
記而一以學政發之不能不聽聽而後自出
方畧與前後妙蹟隨其完缺而揭之蓋爲

卷四關里碑冊勿漏勿虛有餘有餘此盛德
事也

遊武夷山記

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八百餘里周始於
山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猶謫疑
不爲山疑不爲山而習者創恒者奇人始作
山想欣然思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情候在
溪溪九曲山或應或違而無所不相關往往
隱秀非一類集

記文

十六

用舟由一至九終武夷遊事而自縣南來者
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洞在山之萬年宮
左按圖勢與三曲諸峰鈞連異嶺同勢如兩
人背立遊宜從此始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
洞則其離合斷續之故又不可問也予以永
啓三年癸亥奉生父奉政府君詣歸楚則路
先裴村度溪憩山下萬年宮雖欲始水簾洞
而不能故事潘某聞司道吏送兩關住此

啓事按爲三月初八日與小商梅身送至
此日遊武夷右之右之耳蓋九曲在官右故
也遂稍理遊事大要官在山爲郵舍在他處
已作深山然大王與幔亭二峰似處官後
即見之及舟始一曲始正立溪左莊甚至
曲枕藉傍小峰軒輕成態然遊者皆以爲一
曲中物也而一曲所有之峰如大小觀音與
獅子與二曲之玉女入舟皆見舟行稍遠則

隱居軒記

記文一

十七

獅子沒三峰去丁爲土又遠則小觀音沒坦
復爲一然三峰不以出沒爲有無也至安
好秀巖屢遷多安一曲之末至與三四曲之
已過者心目延返皆不能忘情於此雖復轉
屬二曲而不能也然三曲用此爲標標三曲
者峰不可數小藏爲最四曲者不可數大藏
爲最其下有臥龍潭焉標五曲者不可數仙
掌太隱屏接笋爲第六曲則天遊觀觀左

之晚對蒼屏五疊大中城高巖爲最若一曲
之大王幔亭六曲之年女也予初八日之遊
至六曲止念一日中足分其一曲建陽行四
十里至此而餘其二以終六曲是以三曲也
靈巖一線天虎嘯巖諸處不能往往非與行
六七里不可如是是以三曲專一日亦不爲
過念霄甚是夜天遊觀之月居高及遠當爲
溪山之鑑宿無良於此者出舟傾小藏壁中

隱居軒記

記文二

十八

仙船而去乃繞其背至臥龍潭潭在巖巖峰
下九曲之永清無隱鱗雖淺亦自可而此
以潭名奇爲靜深淵淵然如隱沒而不恒
焉由此趨平林渡末終五曲以興代庵乘
隱屏朱晦翁書院在焉當諸曲之中溪山
會也翁自有記接笋峰騰次相級書院在
前而雲常在其後雲霧者陳少司馬有所
公長樂大徑山平六年因崖割勝處廬

部署歷歷法趣相生使後至者有馮借鶴
之思焉予曾諒見志乃循仙掌峰曲折緣溪
步夕陽空翠而上由石門上天遊觀是夜宿
焉頗接笋峰地高天近空水烟霜俱化爲麻
一光所往未見其止始知身在山中與商子
亭中坐立相對惟恐其旦旦則登一覽臺臺
高於觀三曲之水反在其下可濯可鑑見太
王峰復莊甚降復閣舟蓋初九日也意當從
五曲始不知六七曲邊際已銷付僊掌筍輿
中舟待於七曲久矣乃從此入舟以故六曲
之蒼屏上下城高巖小桃源俱未遑問焉標
七曲者爲北廊巖天壺峯八曲爲鼓子三教
峰百花莊九曲爲寒巖靈峰觀恬目緩趣佳
處領其要而已行至九曲徑夷日曠有出山
之意念巖壁之散處溪左右爲舟所未至及
舟至而步未及至者雅不欲以旣倦之心且

僧之乃即舟極巖和波取適天遊觀誦謝靈
運空翠雞強名之句望旂夜所坐立亭子危
又似非可着足處仙掌雖一峰橫據甚廣籠
映可數曲緣壁甫窮遂廢五六曲之舟有以
也將達五曲步至接笋峰下雖登而不敢必
陳力進止由一小門入入得一亭可憩其絕
頂有雞胃巖受趾以外深不見底以繩度而
峰本不甚高依壁爲木梯級不盈尺凡七十
級而予以病後不能登有詩云自悼來偏晚
非關上獨難謂遊山須及時與日進而具
賦年所爲也一道士手茶囊羅梯下步甚妥
承飲焉山中人以種茶代耕茶推接笋爲最
輿而舟舟而又輿返尋六曲之蒼屏峰城高
巖巖半虛二僧偕亦山中所少也輿而又登
度溪間所謂小桃源者按圖舊有石堂寺宋
天聖間中夜風雨僧之所陷之石倚垂者

洞陸者爲染水聲出洞壑中晏晏者爲洞也
爲石門者二步得拙進乃有田園廬舍桑麻
雞犬不知其爲山中也幽險之極得坦曠者
反以爲異武夷可居無過此者入舟過四三
曲玉女大王諸峰數面成故及宿萬年官遊
事可終念山中宿處高莫如天遊深莫如虎
嘯乃拾舟橫斜行六七里許問靈巖巖不甚
高石覆如廊洞如比屋堂寢略具檐牙所交

隱居集卷之三

記文一

二十一

天光入隙廣不踰尋長百之如線者一線天
也橫有隙由一洞又穿二洞既至寒吹如晚
如秋者風洞也望衡對宇可往可來者伏羲
洞也日暮矣返宿虎嘯巖巖高於靈巖豈而
微類以覆綴壁之屋僧居之屋亦居然終左
不知有雨是夜月甚烟光如溪使人欲洗手
詩所謂置身星月影濯魄水烟中者是也明
月由二曲入舟尋止庵山中無桃花太

爲茶所奪唯靈巖巖巖往及止恭稍聚聚
瓶中物亦自可念還由舟揖玉女峰舟所漸
近大小觀音獅子峰復爲三飯萬年官訖具
威儀而行不自以爲遊人矣左行十里道傍
得一門如寶笈筍輿而入坦步二里許丹霞
陣玉柱火焰二峰桀豎止龍煙日羣峰夾之
徑漸仄兩壁相拒如行三峽中水間關阨於
石紆直不自由者爲澗而不能爲溪然昇者

隱居集卷之三

記文一

二十二

亦跳而頻濟石益東巖勢殆交交則爲洞如
小桃源而大險倍之洞窮徑出復有天即
觀水簾洞有壁壁高而頽設所覆甚遠去壁
數百武已覺晴日內餘飛如雨久之始知
從壁上來屋挂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如
執噴壺往來絕頂飄灑如絲東西游移
西分弱不能自主惟聽於風洞以水得
勢雄整而水之恩理及細聲是微處最

者非浮氣人聽觀所及也予初不知水簾洞
 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識既
 而悟昇人頗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
 子往返武夷三日覺遠望疑不爲山者身到
 處無非山山不知有曲溪爲之溪不自謂曲
 之必九沅溪者爲之水簾洞與武夷一而二
 二而一自縣南來者宜以此爲遊事之始來
 者甚銳望九曲不能待姑俟其歸歸則韻者
 如食宜飫俗者如倦欲寢故竟亦過而不問
 也商于道子決計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爲
 月之初十日

隱秀軒文集

記文

三

隱秀軒文集目錄

記二 園館一

竟懷鈍

惺惺敬客

尊聞堂記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記梅花墅記

目錄

隱秀軒文辰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記二 園館一

尊聞堂記

夫名堂者欲傲人以所不聞則必取於意義要耿景事新姪字語險晦者以爲佳吳德聚之名其堂以尊聞焉何居鍾子曰吾蓋三復

尊聞之事

記二

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志吳子非無聞之患也業有堂矣登其堂有友朋爲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師事者若而人肩事者若而人是以人聞者也登其堂有圖書焉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徵事取諸子以辨學取諸集以敷文是以言聞者也登其堂有器玩焉若鼎以志怪若爵以戒貪若盤然使若若欽器金人以持盈守訥是以

隱秀軒文辰集

記二

聞者也吳子非無聞之患也世固有離索陋蔽其耳目聞一人之勝乎已一言之幾乎道一物之警於心而油然而有所合惘然有艾如夢之覺如醒之醒如亡之歸其所聞者人所習聞者也人所習聞而已創聞焉則異之彼習聞者顧反玩焉玩則不尊不尊不信不信不行故吾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夫尊聞之說發於曾子而董子述之董子於漢儒最稱純正然其所作正統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多外家言董子非不屈於奧博奇聞者而其告君一依春秋天人之道旨非六藝之科孔子之書無使並進對江都以正誼明道而絀功利正身率下家居不聞產業抑何漸漸也若董子者真尊其所聞者也苟第驚於奧博恢奇傲人以所不聞則何不取於所聞之要眇新妍險晦者以名其

而以名其堂曰尊聞夫能傲人於所不聞而不能行人之所習聞者固非吳子之志也

梅花墅記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太氏皆園也烏乎園園於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爲臺深者爲室虛者爲亭曲者爲廊橫者爲渡堅者爲石動植者爲花鳥往來者爲遊人無非園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園也身處

隱秀軒文集

記二

三

園中不知其爲園園之中各有園而後知其爲園此人情也予遊三吳無日不行園中園中之園未暇遍問也於梁溪則鄒氏之惠山於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寒山所謂人各有其園者也然不盡園於水園於水而稍異於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爲唐陸龜蒙故居行吳淞江而後達其地蓋吳之水不知有

江之名復見於此是以其爲本稍異予所萬曆已未冬與林茂之遊此許爲記諾諾至今爲天啟辛酉予日常有一梅花墅而其心思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雖有成竹於胸中不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遊梅花墅詩讀予詩而梅花墅又在予目太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鳴墅外數武反不見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爲暗竇引水入園開

隱秀軒文集

記二

四

扉坦步過杞菊齋盤磴躋映閣映者許玉谷小字也取以名閣登閣所見不盡爲水然亭之所跨廊之所往橋之所踞石所臥立垂楊脩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予詩曰閉門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映閣所上磴即視峯巖巖岫皆墅西所輦致右也從閣上綬目新眺見廊周於水牆周於廊爰若有閣亭亭處皆外者林木蒼蘂苑非綠染人衣襦娘可舉

攬然不可得卽至也但覺鉤連聯帶隱隱斷續不可思議故予詩曰動止入戶分傾返有妙理乃降自閣足縮如循塞渡曾不漸裳則浣香洞門見焉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窺小西洞憇招爽亭苔石啣波曰錦淙灘指脩廊中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風爭日往往可卽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標之予詩所謂脩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者是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潤氣上流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忽著亭曰轉翠尋梁焚集聯閣乃在下見立石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舉向所見廊周於水者方自此始陳眉公榜曰流影廊淙綠朱欄得碧落亭南折幾十武爲菴奉維摩居士廡之半也又四五武爲滌月梁梁有臺正極月風澤有滌魚鳥望遊世照靈物渡梁

得閒堂堂在墅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百人留歌娛客之地也堂西北結竟觀居奉佛自聯閣至得閒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觀由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渡北爲樓以藏書稍入爲鶴籙爲蝶寢君子攸寧非幙中人或不得至矣得閒堂之東流有亭曰滌研始爲門於牆如穴以達牆外之閣閣曰湛華聯閣之名故當聯此正不必以玉芥爲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得卽至者是也牆以內所歷諸勝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別開一境昇眺清遠閣以外林竹則烟霜助潔花實則雲霞亂彩池沼則星月含清嚴晨肅月不輟喧妍予詩云從來看園居秋冬難爲美能不廢喧妍春夏復何似雖復一時遊覽四時之氣以心准日想備之欲易其名曰貞萼然其意浮然明得秋差多故以滴

雅終社亦從雅該錄序也鍾子曰三吳之
皆爲園人習於城市村墟忘其爲園玄祐之
園皆水火習於亭閣廊榭忘其爲水永平園
乎難以告人閒者靜於觀取慧者靈於部署
達者精於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詩曰何以
見君閒之橋亭裏閒亦有才識位置非偶
爾

永平小詩

隱齋文集

四

七

隱秀軒文宿集目錄

傳一

李少翁傳

白雲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傳

蔡先生傳

張母小傳

隱秀軒文宿集

目錄

隱秀軒文宿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傳一

李少翁傳

李少翁者名蔣字德春豫章人居漢川徙居
應城始自號少溪年六十老矣人敬而翁之
呼之少翁翁家世受醫精脉法冥思闇解出

隱秀軒文宿集

傳一

授受之外其人沈壘長者入門無流視無嫫
言未嘗預問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之
箸腕上形神忽往然之指離於腕徐以一指
語發病者隱結無不汗下吐服少焉投藥猶
擬之耳余嘗謂翁診脉甚苦而投藥甚快余
始不甚識翁屬余季弟蘇病風眩狀類尸脈
舉家誼言暝矣翁至歸蘇脉絡也進苦七而
蘇期以踰月潔富病如前再進七乃絕已歸

果然余始亦其詞神其術余後數構奇疾法當灰翁數起之其宅墨刀入口無不隨手應者余一日遊京山飲友太王稗恭兄弟宅來飲從容言李翁國醫也長者醫藥已其病愈狀若何語頗悉而稗恭尊君心計警敏人也顧諸郎識之身寧無旦暮緩急邪屬歲過除余遣一童子持楠膠餉問翁至則聞兩健驥從京山疾馳來夜半迫翁去矣余心動得無

如向者稗恭尊君言乎已而果聞稗恭母暴病更數醫不愈翁立起之無何其友譚有疾內得綿疾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醫於是稗恭輩競爲詩歌拔之翁得余輩墨池殘瀉如獲重精所至人爭家也急緩急求立應而愈赴人之急甚於已預里外中夜叩門不以家累爲解不以風語寒暑爲辭翁年六十有孫存子界斯以此陰德善導迎善氣會廣濟

稗疫鬼白晝攫人於市翁棄藥如池積片塚今活莫知主名安問精而貴家亦不惜辭金爲壽所入沿手盡翁雖沈墨長者饒酒德多而不亂酒後曼聲度曲鼻息與喉轉相發作音絕類老弋陽伎意態婆娑坐客絕倒翁性不忤物不媿人以所不能不傲人以所不知醫員絕技者最不利其曹偶秦越人以此得不良疾而獨能安翁足跡半朱門不傳一

者如此鍾子曰余遠觀李翁非醫者也殆幾乎道者也余每見醫者坐而說理口如懸河考其書如捉影其神躁也今世坐談者類是翁爲人診脈精神與病者往來三之至也與人處使人意潛潤俱無猜豈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

目擊道存者邪余有以知李翁幾乎道者也
非醫者也

白雲先生傳

林古度曰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卽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

隱居事

傳一

屢爲目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糞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焉所傭僧輒焚反自蜀寓涪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來無所依仍賣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爲人傭作詩文其甚中人有小小慶事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

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楮者閩人林孝廉初文子寓居金陵者也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

隱居事

傳一

五

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歿其子倉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畧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卽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卽誦讀工部閑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

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亦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况老賤賤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

臨江府志

傳一

六

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纖屨賣卜傭爨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其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官古愚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者楚之文行君子也始名惟德

更名如臯字直卿黃岡人先生終諸生以伯

子今戶科給事中應震任漣今考最贈文林

郎故又稱贈文林郎官古愚先生父福福父

永富永富父政政父清清父守忠守忠數世

上有避兵由鄱陽徙黃岡烏林者乃爲黃岡

人母王孺人夢麟入懷而生因以字之生慧

篤姿神端遠稍長厲志絕人爲文有氣里師

臨江府志

傳一

七

避之然益攻苦夏簞於松下冬則甕糝絮加

足焉曰以吾從衆讀書進取何必是但吾以

自鍊使其骨可用年二十九始補諸生丙子

已卯試兩見格然直指讀其文而賞之悲其

遇後屢試皆高等然卒不第終自以爲學不

力教授里中爲養出其門輒爲名士舉進士

孝廉及廩於庠者分國中爲官氏弟子矣里

午伯子舉其鄉第三人先生始不得自歎其

學之不至將老焉稍與其同輩匿於文酒間
手唐人詩擬之然自出心眼疾革猶作重陽
詩及信則人任焉制義其胸中如此有孝友
至性所受諸生月奉備極甘溫視寢膳無所
安節乃已母疾時伯子方患疹舍之侍母疾
走望請代居喪孺子泣慕終其身事繼母如
之尤愛季弟同居四十年季弟子孝廉受室
將析箸泣數日曰吾乃生分然愛益篤孝廉

隱秀軒文集

傳一

幼清能文教如已子曰弟姪一身耳且老人
之性無不愛其少子若孫者吾愛其所愛而
代爲之所亦以安吾親族子或以歲儉自饒
出金贖之贖者凡四人三黨存沒待命者六
一爲計必信必周不敢以口惠誑人束髮讀
書不能有所酬心雖安之而常隱然有憂天
下之心負經世志畧雅不欲出位有所見其
不平而時託於家人語以稍泄其微旨哉

伯子舉進士觀政大司馬移書問大司馬何
政若何所觀所觀何得若虜若倭若緬甸若
犛若苗兵食充詘將士情整要害阨塞俱若
何必責對轉餉遼東歸問遼事如前曰身到
處不放過他日當事不出此授究令手揭會
典律令予東鮮曰祖宗道法當官謀斷具
是矣女曹平日有才臨事有識然掌故不習
則疑畏生每不能使其才與識之必伸爲國

隱秀軒文集

傳一

九

家用夫思而不學非獨儒生作官亦有之不
讀書會典諸書者是也伯子退食問其科條功
課以爲喜愠又言宛孔道飾厨傳媚客若誠
恥之然古者時張肅遠賓至如歸皆必節愛
之主與廉慎吏所爲亦未有必忘賓旅而後
爲節愛廉慎者凡舉事依於誠恕乃可久太
勿立異爲名伯子拜受教培宛數月病伯子
不視事猶促之出先十月召季弟往治宋

陵木至之日則屬續之日也從容取筆書
也當事雲也作人耐煩二字謹識之雲其神
子也又言某某有德於吾父母吾未及報必
勿忘遂與卒數年而贈文林郎又數年而伯
子拜戶科給事中仲子及孫輩多以文行世
其家者先生負峻節獨行而於世無校所讎
居火或謂公益聞諸官公笑而不應豪侵其
配程孺人墓田倍予直以厭之其爲長者皆
此類料事成敗不失而不自幸其中以爲功
而折人過出於實心無已甚使人嚴而不怨
久之人人各自以爲官先生愛我傷其前事
而改德焉至今思之稱曰官古愚先生鍾示
曰予幼誦伯子應舉文以爲有豪傑之氣示
成進士後東鮮一紀居都比鄰是時爲庚戌
辛亥間予誠不識其意所在然淵靜坦然望
而知其端人也及癸丑再火都東鮮有所論

事中微制大使入牀而敬之對人淵靜坦然
如故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意中心達於面目
又使人欲稱其言之美而不忍發口然世未
有不如此而能爲端入者也今惜不得起先
生而見之親先生誠于數事皆有本末從學
問孝友中出東鮮用之安能盡嗟乎父兄之
教子弟但以舉進士作高官爲大學止至善
事朝廷安得力臣而用之然予察先生誠子
之意似見其向所攻苦自鍊者決不但以舉
進士作高官爲止至善事也吾所謂先生厲
志絕人者以此

蔡先生傳

蔡先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之滑嶼人
諱霽字用明以字行更字晦仲號見南先生
其爲同安人蓋二十餘傳矣始自唐季徙
獨行者曾大父囊餘爲永春縣掾使佐法

有法如是而令牽於他請欲上下其文者公
度爭之不能得曰豈以我爲重去此效齊廢
僞卧養名乎徑投筆歸令感其誠慰止之緣
史所持是也何渠歸請如椽史旨世猶知庶
人在官有能用去就存法者自公始大父環
碧以學行爲諸生祭酒應貢不仕年九十有
二終父秀鍾事親孝有子四人公其次也生
而端慧進止如成人太父授之經退務刺其

陸秀軒集

傳一

十二

大義十七母陳卒慟感親疎奉兄嫂撫弟妹
各有情理而家貧父仍自食永春椽史世其
德益永春吏舍一席地人比昔人太學末坐
矣公內自念吾父雖安此然趙景真聞父此
牛聲而泣豈必其父之不安於耕乎致身顯
親子職耳遂慨然欲以經術自奮家居常晝
經而鉏久之配陳安人來歸歸有婦德勸公
隨父之永春安有子處而父出者男子四

父志也矧父之所在其子焉往遂從入永春
授童子經取月奉自給歲暮以奉易穀具舟
歸適大稷有港禁父携公請於令令試而奇
之曰昔何仲默幼爲郡守施公所知以其父
長者爲亭長故吾識不及施公而若有子不
減仲默勿以俗學沒之具束修令學於郡孝
廉傳君所而公內兄陳堯俞者名能古學相
與居業益精乙亥出就試邑今首拔之補諸

陸秀軒集

傳一

十三

生有聲實舉已卯鄉試故事士舉於鄉者親
朋率望腹焉以孝廉得請謁有司居間故也
公耻爲居間而其任爲親朋所望者不敢以
一身廉儉爲解歲遊學十九在外配陳安人
以紡木綿佐食是時伯子復一年十二矣復
紡車下伏而誦史記伊吾汨汨從車聲燈影
中出公歸聞之而喜可知也丙戌上春官不
第念父老且病思乞一敎職爲養夜被酒

動夢如身在經者驚慟歸父果病病良醫已丑始得補玉田縣教諭抵延津父訃至十痛幾絕復除補閩之長泰諭凡孝廉爲此職者得題其銜曰署明其非守官也外資其祿而心厭薄之公曰否有祿卽官也何署爲且署獨不得有所事事乎其立教依經行而以寬栗劑之每出私錢具食講藝所拔識多顯者郡庠有其生爲怨家所中公素不識廉其

逮官不爲念始者欲用經術自奮祿不逮庶幾要一命於逝者遂單車之官而陳安人用紡佐家食大率如孝廉遊學時至老歿不知吏人婦之榮且潤也至則道弗不可行侯不在疆入署几塵厚而哭黔薄也公曰今起措大堪此易耳邑荒土瘠今之責也奈何乎爲今會有採木之役木所產在夷焚菁峭中人獸迹絕官給銀募民役懸格啗之耳約事竣而給之所以給之端不可詰民先出錢所給多不能讎其直築黠者多相規卸免後先相壓單樸者始承其末流官竟不得其要領公下車卒出不意徵父老數輩人給筆札公疏注堪應募者姓名各以所臆疾書勿移時勿交語勿易辭書已卽收之爲之稽糧冊以知其賦之高下證甲牌以驗其屋之多寡然後榜示占役者於門下弱賦強則出金助往

募者屏屨不任者始得自訴汰其實者而獲其誣報及妄求免者乃更爲立補助之條定番休之規信給發之約用大義論遣之民始勸往矣木分三運以十之六爲及格公以蒲十報人服其幹採木罷尋有旱疫之膏多方勤撫之然於豪猾無所錯貸犯科者壹以三尺始終之有當論訊而扶服請贖者公笑曰若平日姦富厚藏將用其餘爲贖地故放意

隱齋詩集

傳一

十六

爲非吾特與杖困魚辱馬顯尔平民使知其神不靈而其身不威者獨恃此耳邑故無制科濫惡民入貲爲臺司掾史意有所仗視邑令猶屬耳每謂令令延坐降語報之長刺公不爲禮人謂公先世作掾史能以法振令之弱公今作令又以禮抑掾史之強易地皆然其理氣不可奪一也郡司李行部者厲氣直指公故不習爲媚會公所部監司缺安縣

兵備使者來署望公意氣用餉爲名檄責縣額餉金未輸者數歲庫有無礙金乎姑取數百來公大驚歲輪取庫符歸報安得數歲且金何名爲無礙乎必加諸民令不敢知使者氣塞止不檄然不能無失望司李不得志於公及前諸掾史不見禮者依倚中之會公捕盜獄未竟捕一庫子侵厝者其人亡走而公繫質其帑猾二人醪食盜及所捕庫子資之

隱齋詩集

傳一

十七

寃訟御史臺御史知樂至今無害悉杖繫訟者事亦白而公以病乞休矣主爵者竟用入賀使者語徙淮府審理東下瞿塘滯預如祇舟蕩不可止取石代裝舟子歎焉是歲爲庚子伯子以使事歸而仲子復心亦能讀公書兄弟師友携幼而入相見悲喜陳安人迎勞公曰自今始得稱康吏妻也促伯子還又辭辛丑伯子再請急歸待明年公與陳安人相

繼卒陳安人者卽堯俞女弟也幼資父兄長
宜室家稱善配云公仁心至性不言而躬行
所欲爲於父母者屈於位然未嘗一念忘養
所欲爲於昆弟者屈於財然未嘗一念忘友
所欲爲於民者屈於地於時然未嘗一念忘
仁精誠所至雖父母昆弟百姓皆知其欲爲
而有所屈也伯子郎秩滿得封如其官矣公
凄然不樂曰此吾一生勉爲學勉爲官不得

平生惇行雅不欲以以文名時取達意傳以
古法詩具清骨有隱几吾忘我敲門人話僧
荒城今古道大塊往來身看花到處常爲客
見月何時不憶人春花冬雪傷離盡楚水越
山論舊新階庭自愛吾形影燈火相親汝弟
兄等句伯子少惺二歲才德命世年未四十
爲方伯其人嚴冷深情事事有法交惺十年
愛若兄弟而惺常不敢以肩事之禮見內省
亦不識其故生不及登堂拜先生其言行大
畧見伯子常思而得之鍾子曰所謂伯子者
卽惺之友蔡敬夫是也揆之人情豈能無厭
敬夫故傳先生乎哉然惺爲蔡先生傳亦傳
其爲蔡先生者而已史遷之傳馮唐也曰唐
子遂亦奇士與予善唐自可傳耳豈必爲遂
然不如此其言不信惺之爲蔡先生傳也亦
然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爲少叅某公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叅宦遊四方於吏事物情有所內不得於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應對口畫其初終當否輒不爽少叅爲之心開胃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叅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憧

隱芳軒集

傳一

二十

憧一室中往來惟篋笥管蕭是問孺人以一女兒婢踊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自此至于歸皆寄兄嫂息中矣旣適淳齋公值簪綬累葉後子姓家衆稍習於麥孺人入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於善後者使其家意願着欲與凡人齊乃爲可久今其志已汰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飾帷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

家女簡易如是麥者慙服改心從焉事翁嫗

備思媚之誼處先後宛若間任必取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此得一意於學旣析著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一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於楮籍心之所識精於握算臧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爲奸利然亦不純用撻發曰用其力不盡其情教其子卽商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

隱芳軒集

傳一

三十一

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毀隕孺人見晚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蓋其喜爲焚修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爲命外訖內怵終亦不能顧息暇則燈鉢歸依而已性沈靜然一落口足爲家誠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間三十七年如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溢言涉世之道不出此其語不煩而確寧

類公年五刑神廟端衰宅無所須惟不能
情於立言者曰匪以爲名庶幾言之有文使
後世子孫識其大者聿脩克念以保世而已
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畀藏其家

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爲其爲祖母也
令伯乞身於君而張子乞言於友志畧同耳
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
翼於以代其父爲尊養者豈有既乎張子者

陸秀軒文集

傳一

二十二

商甫也名國燮今爲吳中佳士云

隱秀軒文集目錄

論一經

詩論

隱秀軒文集

目錄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爾雅

論一經

詩論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卽在不必皆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

隱秀軒文集

論一

者之能如是而詩者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愛詩於孔子而學之者也以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今讀莊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撰詩著其事供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義不相蒙而引之

賦也傳茲者乎慨因逢賦賦定既傳之矣
與詩之漢之齊梁義未嘗暗洽也其故獨非
夫詩取斷章者也斷絕於彼而無損於此
無所予而彼取也說詩者盈天下趨於後世
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
已行矣然而詩之寫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
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
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

隱菴詩文別集

論

11

盡於漢與宋與已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云詩必欲指某人而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以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間指爲出入六事者又未必指也考壘注有近指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增進續者近迂指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於吾之往御考亭自爲說詩恐亦不盡於考亭之往也凡以爲最下者

隱秀軒文集

人

—

分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畫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極不肯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於學官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隱秀軒文集 論一 三

欲使宋之邪異，於漢之不異於游夏游
之說詩不異於作詩者不幾於刻舟而守株
乎故說詩者散爲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
而詩遂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爲經也

城濮之戰

魯文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卷一

四

隱秀軒文集目錄

論二 史一

鄭莊公

魯莊公

城濮之戰

荀林父

甯宣

管仲

隱秀軒文集

目錄

蘇秦

陳軫張儀

董安于

信陵君

魯仲連

燕太子丹

慈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論二史一

鄭莊公

鄭伯克段于鄆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

慈秀軒文集

論二

言乎不足殺也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史爲歡非如武公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卽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必以其能爲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於姜氏之愛段而惡已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

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足殺而殺之因茲快

其能殺者此公羊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

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於已

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爲已邑至於廩延公欲

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

庸將自及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聞其期曰

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之之

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爲也如以曲沃武公待

慈秀軒文集

論二

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爲圖

已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

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策

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公羊又腐以也

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

之焉辟害豈子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

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

一字愚頑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

泉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亦
足明莊公之凶而狡矣

魯莊公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
而莊公父讎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
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
九世之讎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之冬
公及齊人狩于郕公羊傳曰諱與讎狩也齊

隱秀軒文集

論二

三

侯能爲其祖復讎於九世不愛於紀侯之賢
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讎於今日何愛於齊侯
之亂乎復讎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
單伯逆王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
傳以爲其義不可受曰躬君弒於齊使之出
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
之館於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
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

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

王姬主婚於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讎齊

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

其理也乃郕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

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

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

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

穀梁於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

隱秀軒文集

論二

四

存一復讎之義也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
在我而於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
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
戰其謀勇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
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
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公

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圖衛
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
以携之曹衛告絕於楚曹衛告絕於楚而晉
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
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
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
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
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絕

隱秀軒文集

論二

五

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謫則謫矣然而不
可謂不妙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荀林父

荀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之師爲救鄭也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
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
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爲花
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毀

驟達制欲戰林父既舍士會之言以解
穀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
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戰國之大事也
闔以外君命且有所不受自主帥以下六人
分過以徇一先殺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
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
之一變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
通從此亦林父罪案也及晉討邲之敗殺其

隱秀軒文集

論二

六

大夫先穀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穀
之也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
師之誅若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穀
不幾失刑乎

甯喜

臣子不幸處君父之際事有所不可爲而
不得不爲在有以自處而巳衛甯殖與懿
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喜泰父遺孫

公子鱗謀復衛侯而弑則衛侯死而救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人而負其及公子鱗者衛侯也喜處此亦苦矣衛侯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弑君而不弑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戾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入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逆藏威侮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驪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固利同惡相與其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於晉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以復其君豈真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其則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值必欲復其君

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解於君父其勤勞謙畏慎求免於里克甫瑕之禍恐不可得乃衛侯求復之言曰苟及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既入之復不知所以自處也

管仲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主要使一國之衆化爲井田與國之衆之化爲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入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軍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八百人爲旅鄉良人

之五鄉一師故韓人爲六軍五鄉之帥與
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
鼓其寓兵於民寓將於兵相生相藏猶像其
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事
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
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廢
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
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不出於治

陸秀軒文集

論一

九

作內政寄軍卒志也亦而習焉其心安戰
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冷出政肅如山而
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浴散之以爲專者
也

蘇秦

遊士欲用人國以爲所欲爲必擇其所易用
者而先往焉時爲之也戰國時智謀之士用
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
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
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合從非得已矣秦王
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
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
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
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攻客者
蘇秦苦心苦口至書守土而說秦衛金盡囊
敝而不絕望於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獨

陸秀軒文集

論二

十

用於秦猶愈於刺股流血揣摩昔年以說
國也云爾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昔年而
後成則六國之難於秦可見矣六國時天下
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三國時天下所惡莫
如魏而勢在魏勢之所在雖天下之所惡者
而必往焉以其易用而可爲所欲爲也孟子
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也無道之天
下亦有天焉得無道之天者亦可以王可以
霸而不可以久六國之秦三國之魏是也斯
固遊士之所必往也時爲之也

陳軫張儀

張儀於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
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
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
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於儀者
莫如以商於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

陸秀軒文集

論二

十一

於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
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
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
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於秦而取償於齊
使楚懷王有中主之資於軫之策用其一何
至見欺於儀楚不見欺於儀則儀之託於秦
與秦之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
着敗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
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
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
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不
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
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楚
且見弃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
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大秦王雖
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如

陸秀軒文集

論二

十二

戰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於秦也曰秦何所
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
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
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
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
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

隱秀軒文集

卷二

十三

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垣皆以荻蒿苫楚膚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
之箔路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
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
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
矢於膚寓兵於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
不用之內既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亦
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居無事之時則

惟觸撥入春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
可爲可歎也定之詩爲衛文公復國而作也
曰樹之榛栗檟桐梓漆爰伐禁瑟夫邊豆
用在榛栗琴瑟之用在檟桐梓漆然語有之
十年之計在木禮樂者國之所不可斯須去
而邊豆琴瑟者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者也若
必待榛栗而後有邊豆待檟桐梓漆而後有
琴瑟十年之中將無禮壞而樂崩哉若曰種
樹者民生日用每常也何必聲言爲禮樂用
而禮樂起用取諸此也云爾古之善修備者
孰有如文公者哉若陶士行之竹頭亦屑別
又倣其意而善用之者也

信陵君

古之好者春其於封皆一過而得之公孟無
忌居魏得侯贏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
過而得之者也亦過而得之者識世無難

隱秀軒文集

卷二

十四

可以好也然則雖世者好其所一過而得者而巳曷爲乎世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也招不待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

事成而後死也爲快乎曰益公子事成而後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難所易也得助內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援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

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於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其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憐苦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乎此幸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報美人造雙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

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轅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魯仲連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

魯仲連之列集

論二

十七

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耳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愛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

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

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於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

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

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

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

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

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京臨梁王其語已

魯仲連之列集

論二

十八

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興益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也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真係於帝秦雖百使

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讎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讎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

隱秀軒文集

卷二

十九

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脉針線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荊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爲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爲而進荊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

荊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

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荊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荊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

隱秀軒文集

卷二

二十

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實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卽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隱秀軒文列集目錄

論又二 史二

漢高帝

蕭相國

留侯

陸賈

衛青

江充

隱秀軒文列集

目錄

卜式

平準

貨殖

隱秀軒文列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論又二 史二

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

隱秀軒文列集

論又二

楚破漢於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河說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拔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於蜀燒所過校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於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

我與敵之勝與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勝者
我發之於此而敵不得備之於彼者曰警者
敵備之於此而我引之於彼使不得至此者
曰鬆者我與敵俱不得與傷出而中起之敵
所不利即爲我所利者曰應者我不求勝而
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者取天下之
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又

臨軒集

論又二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
夷必有三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
不敢動而後能爲吾用高祖至修武自稱漢
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以
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於掌股之上矣
駕馭龍蓋寓於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曲
而消之於未然韓信不以蒯通之說而不
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爲也知反矣

能爲而反其反名信蓋音爲之乎善乘信
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
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
三人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
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
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
若耶屬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
何處看出悍王驕后常亦骨驚文帝勞軍至
霸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臂中
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屈友
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又

臨軒集

論又二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
之虛謠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報作
於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

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鉤弋夫人法處之爲不
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
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
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
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
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
已見其肺肝矣問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
復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
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
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太
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
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
曰主陵可然陵少慙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猶
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者必勃也其一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
使毫釐不差而低徊顧步長慮深思尤於

安劉氏者必勃也然字中見之處分如
則帝亦付有然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帝
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
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
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
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
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
呂問於平勃平勃願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
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奪
得不爲此養晦行吳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
其際亦危矣

蕭相國

蕭相國林忠人也明於國家大計而智不
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
子弟之軍而悟使使益封置衛衛之賴召
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

何爲益通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汙而歸至
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於民
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汙之計相反
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衛尉之說猶未
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釋相國
徒跣謝上曰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
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已而過歸君其忌尚在
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乎其
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朴忠人也若曹參
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留侯

留侯一生作用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
學問撒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
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
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
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留侯而其大者在於

原手筆三列手

論文二

六

用沛公散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
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於一試也
以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
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
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
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
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
之而後可免於何之凶參之醉平之汙信越
之族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
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
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陸賈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壯
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
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
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

原手筆三列手

論文二

七

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說尉他爲漢服
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
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
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
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
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
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
而已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
有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
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
功臣身名俱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出收
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元
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正諸呂
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
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
久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

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於胃
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卽劉氏之人
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入浮沒其事
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逆權其
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悉
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平將相和
則權不分千古謀國者言身爲侯爵不出於
杓筐篋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
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
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於辨士之身
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於託其身者也陸生
竟以壽終漢功臣知此結局者蓋亦難其未
矣觀其進退取舍盡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
然使專之功止可當一嬰散新語之奏此固
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故作用
機權非子房莫能與於此也

衛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恩澤無故加於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承在襁褓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又不敢應士以招賢細不肯乞柄歸之人豈有識荷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處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出收服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以軍歸或言當斬或言

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既不赦專廷分折求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封見幸日進用爲驍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於盛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江充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鈞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貴赫輦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敗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逃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於萬乘以報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酬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也

無以自固於正用也。皇太子充盡頭子。其
託出無餘。充雖強點恐亦莫能自必。然上信
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
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鳥困。不得不出於死。
疊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祭之。其
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
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弃市者。趙也。又以其

陽春軒文集

論文二

十三

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
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

卜式

卜式以奇取人者也。奇之爲用在乘其急而
捷得之。不得則興盡而意改。故其道難於
持久。今式輸家之半。助邊不願官職。不願
寬奇矣。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特錢工錢
萬給徙民如故也。外繇四畜大盡復子孫。

如故也。爲郡而牧羊如故也。御史大夫之
使人主自予之而已。若無所取焉。故古今
出錢買官者。未有如式者也。不難於奇難於
其奇而能持久。公孫弘鐵人也。駁之曰。此非
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
勿許。然卒不能出式。轂中式之。強忍出弘上
遠矣。至已得御史大夫而持論駁鹽鐵船算
欲烹弘。羊置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

陽春軒文集

論文二

十三

生役狙以持正終。何其工也。觀其操放進退
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

平準

平準之法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着
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而救告絀之禍。所謂
窮而變變而通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何
也。文景殷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化而爲虛
耗之世。鬻爵鬻罪而鬻爵鬻罪不效也。鹽鐵

而盛錢不藏也錢錢無財幣而錢錢不藏也
耐金而耐金不效也風暴有姓分財助縣商
而分財不效也募徙民而徙民不效也非惟
不效而也矣商及國選舉陵運廉恥相冒國
吏道難而多端官職耗廢曰見知之法生窮
治之獄用曰縣官太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
役貧曰否鄭大夫詔取容一篇之牛三豎
意焉則形已見窮勢已窮矣至於告緡之令

蘇秦說秦書

論又二

十四

平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天下器然喪其樂
生之心不思以解之且求為秦之季世而不
可得矣桑弘羊晚出乃始為平準之法籠天
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貴即賤賤
賈之富商夫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
不得騰踊雖所歸不加賦而天下財饒是利
臣竊竊人主之誼而賞賜百餘萬匹金錢
巨萬計皆取是為機不復留緡不復告緡

即平準之效也或因賤以平而固於
販矣以天子而同於賈販不猶愈於以平
而同於盜與兵乎且告緡之禍可以亡平準
非救窮以救亡也故曰平準者所以代一切
興利之事而救告緡之禍其道不得不出於
此者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然則史遂無譏
乎曰惡得無譏漢文景之天下何以遂化為
武帝之天下也觀時觀變史蓋有深悲焉非
悲平準也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
也

蘇秦說秦書

論又二

十五

貨殖

貨殖之說助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舉
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於時地
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益必釋
管商之末而及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
言曰善者用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

次整齊之舉。取者與。地爭。又曰。豈非道之符而自然。盜驗。邪。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而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滿任時。又曰。此舉誠。壹之。應。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錢。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

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阜任諸人。實之。譬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於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爲其。中實用。又以補。平準。

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與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三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事。像出來。皆藉原委。段云。司馬遷遭腐刑。家食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備其以細大之腹度。君所之心也。

隱秀軒文集目錄

論又二 史三

劉向

杜欽谷永

梅福

趙充國

陳湯

王莽

隱秀軒文集

目錄

三國

荀彧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論又二 史三

劉向

予讀劉向傳悲其遇始信人主之庸之足以天下也暴主終身悍窒終身不悟庸主有時悟悟矣而足以人者疑爲之也何以明之

隱秀軒文集

史三

想譖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於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止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爲中郎此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殺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耶恨耶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

尚之言曰：漢稱之勝，故並進者，由是參差。此元帝胎病，所以釀成漢之禍者，不啻於此。中間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自周始，循覆於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替能，常稱譽堪，上欲以爲職，已而笑矣。興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尚書自若也。反使堪麻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瘡丞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

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纂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於恭顯，事成帝困於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於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於漢矣。然何救於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於國而遂已哉？

杜欽谷永

王氏取漢深矣惟劉向預見之而頌言之天子雖不能用猶知爲王氏起此議至召見嘆息悲哀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當其時爲人主者豈遂截然不知有王氏者哉人主不能截然不知有王氏而天又以日食告以地震告爲人主者卽至愚欲不舉而歸之王氏不可得也有杜欽谷永者起始暗取後官

隱秀軒文集

卷之二

四

三

以代之使人主盡撤王氏之備以備後官漢乃截然不知有王氏而王氏得以其閒掩其日以制漢之敝嗚呼二子亦爲一身報王氏耳孰知爲王氏取漢遂莫有工於此者哉且後官與外戚其說相近二子與向又俱以經術應變陳言爲名宜漢之入其彀中而不知也劉向之說不行世何敢復言王氏繼向上封事請退大將軍鳳以應天變者獨一京兆

尹王章耳鳳且懼故鳳上疏謝得無廢者欽也鳳雖得無廢而心慙求退說使勿退者欽也鳳不慙且退乃遂殺章而不疑章死衆寃之鳳又慙說鳳舉直言極諫以救其過於是章死而不以爲寃而漢亦不可爲矣史稱欽深博有謀優游不仕以壽終欽何求於王氏哉不過感王氏之知己而甘以其身爲桀犬耳谷永小人也見鳳方用事陰欲自託有所

隱秀軒文集

卷之二

五

三

恃而不爲忌明以申伯指鳳至云願具書所言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誠天意願陛下省察是其黨戴王氏已顯然不畏人主知猶謂漢有人乎原其本末欽優於永然其爲王氏取漢而漢不知及其成功一也士之求自見自達未有舍人主而先求之私門者人主弃之而私門收之是人主自以士徇私門而竟以國從故曰人主愛惜人主自爲私

攢計茲非其明著痛切者哉柳超爲相氏謀
主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之知死至錄其罪
與相氏往反密計屬門生呈其父以斷其哀
吁爲超者亦苦矣超後物世莫能知其人也
非可以名譽爵祿收也相元子雄爽其氣誼
必有相感者至不愛其身以報所知不愛其
名以報所生誠使習能先相氏而收之超亦
何苦而出於此哉若超者固杜欽之流也

隱秀新文初集

論文二

六

梅福

朱雲欲斬張禹斬其黨王氏者也梅福上書
訟王章訟其攻王氏者也皆是漢忠臣雲病
不呼醫飲藥王莽顓政福一朝弃妻子去尤
江處篡革之際結局皆妙而其志皆有可悲
者雲知王氏之必篡漢而力不能爲病不味
賢卽范文子使祝宗祈死之意福始去官歸
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

所條封急攻六陸熱心欲完漢社稷於福
食吻毒手中如拯溺救溺此豈潔身自了
人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
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
浸盛災異數見羣臣莫敢正言班氏著此
段明福爲漢中領主意不出於此上書言
援引古今不露本題乃云取民所上書陛下
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

隱秀新文初集

論文二

七

不敬其意全在訴王章之枉發明王氏篡漢
先除礙手之由蓋篡奪之人智可蔽主力可
脅衆全仗一二膽識不二心之臣洞見其微
而遏之將然未然之際王氏取漢其勢已成
又有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以漢之臣子爲
之委曲效死出力定計洞見而欲遏之者劉
向王章朱雲及福數人而已福之力訴王章
猶爲漢留一攻王氏之人也福始終血誠非

爲章乃爲漢也必不可爲而後弃妻子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以自見其志蓋以首陽之義報漢云爾今謂雲爲達生福爲高隱非知二子者也

趙充國

從來夷狄情形合則強分則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國之言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看

應參軒之文集

論文二

八

三

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諸羌解仇交質合之執也充國始終作用主意全在捐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專行先零之誅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虜交堅黨合中國制夷狄之法不出於此然均之羌也可以舍罕開而誅先零獨不可以舍先零而誅罕開乎曰罕開之要領在我也罕開之要領在我者何也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

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果反此罕開不於先零之要領也要領在我然後用吾威信以柔伏之故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遣歸分別善惡宣示天子購斬之令解散其心使罕開欲復合於先零而不可得故辛武賢充國所薦也與充國異意欲擊罕開充國駁之至公卿皆是武賢議天子以書敕讓充國令其引兵從武賢深入充國以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因陳兵利害其言曰先零雖與罕開解仇約結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數語最透充國肯使已分於先零之罕開與先零合哉及擊先零降斬無數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毋壞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

應參軒之文集

論文二

九

不擊我矣此舍單并而誅先零之效也然不得單并所以不合於先零之故則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誅之先後之間亦安能了然於心乎

陳湯

陳湯之擊斬郅支較之傳介子誅樓蘭事勢更難名義更正謀慮更遠蓋郅支與樓蘭同爲殺漢使而湯之意尤重在郅支負漢之後

應孝軒文集

卷之二

十

三

與康居爲一後爲邊患難制特以殺漢使爲名及今除之多此一片苦心在內故其與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扼安息南排月氏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久畜之必爲西域患此湯擊斬郅支單于本意正獨以其殺漢使也其進討郅支用兵機宜有

應孝軒文集

卷之二

十一

三

節大有紀律謀而後戰必勝而後發非掩襲僥倖捷取於一擊以爲奇者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千古快事然在介子則爲功在湯則爲罪者介子之往霍光白遣之而湯以便宜行事故妬功者得以矯制之罪罪之法吏腐儒姦臣合黨同心羅織惟恐不密機穽惟恐不深灰英雄之心不顧國家利害臣衡經術宰相甘心爲石顯出力排擠不至於下獄論死不已善哉乎劉向爲湯上疏曰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斬郅支之首承聖指三字出脫湯矯制之罪甚妙湯之罪無可指而湯之功全矣谷永之疏上天子僅出湯奪爵爲士伍千載傷心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百條議數日不決天生此一事爲湯昭雪結奸臣之舌而唾其面上召湯覓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

兩臂不能誑中已自可憐湯辭謝曰將相在卿皆賢材通明此一語婉死妬功諸人至其料敵神妙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不五日而解使臣衡輦立其前聞且見之其覲顏汗背何啻鈇鉞之誅湯此後自可吐氣論功食報無疑而猶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湯一生勳名竟以此結局總之湯才略絕世而貪之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借口

隱秀軒文集

論文二

十三

三

不出於此然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封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無不悉備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食漢法邊臣功賞極厚獨儼於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可憐可恨亦可羞奸相庸主之過也不然湯之功罪甚著當時君相封賞之何其明白正大而

壯族之謠留爲王莽行其私辱孰太焉

王莽

從來盜天下者或權臣或夷狄或女后雖篡奪心跡不同皆各具一種亂賊之才其膽識權畧皆有絕人處觀王莽始末一狂騃躁擾粗中人耳其性情則小兒婦女也其舉止則關堅也其言辭則病者之囁嚅夢之魘也其面目則優伶之粧塗而登場也所爲矯激欺

隱秀軒文集

論文二

十三

三

世止能持之節讓下士誑媚女主而宰衡登攝以往本色畢露其一切不情不經與其身之成敗相爲始終可笑可厭可悲者甚多不知何以遂有天下也蓋其諸父專擅政在其家也久无后難老爲之主勢深而氣厚而猶欽谷永張禹之徒爲之羽翼塗飾使漢之君臣恬不爲備垂成而莽承之如故家傳器子孫屏越隨地委置幸而遭之者非必有深謀

大羽將得而捨之矣如厚墉遠宇堅局深無
健點者先爲之陳機開發其中之所有重障
備暇皆能負趨而去及其取非其有處非其
地神明未守耳目易位猝裂投擲惟恐其
之不盡去之不速真主相覲拱手而還其
處理勢必然無足怪者非之取漢漢則予之
非莽之玉而漢之拙也可不畏哉

三國

隱秀軒文集

論文一

十四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
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
相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
孫劉之形爲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政
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
亮亦已見及之而孫權其以爲援而不許圖
矣孫之不宜圖劉備劉之不宜圖孫肅以勸
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於其

隱秀軒文集

論文二

十五

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於地其
計豈可謂失哉周瑜以劉備入傑常有圖之
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尚在則備一日未可圖
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耽操於樊
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荆州之效也呂
蒙取關羽於荆州陸遜折玄德於白帝吳之
計得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
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爲得也呂蒙功名
之士有圖關羽取荆州方略極言吳之無懼
於操無賴於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
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孫
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未
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于和蜀與蒙
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
命以待司馬氏之成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
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

曰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井甌絕後，敗事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荀彧

甚矣荀彧之意侈而勞也。奉迎天子以從人望，令諸侯是曹氏取天下妙題，實自彧首發之。董卓兵起，曹公亦恐其倚王室之重，則老瞞胸中亦覘定久矣。當時許攸曾以說袁紹

隱秀軒文集

論文二

十六

三

紹不用，而使曹氏占此先着。袁曹相拒，官渡孫策欲襲許迎天子，而策死。紹讓此先着以資操，策欲爭之而不逮，有天焉。可見智謀之士，手眼明捷，略同。彧首發此謀，爲曹氏從余之冠心，不可負功，不可掩察其始終一念隱衷。若苦欲諱之者，何也？蓋或有世之才，志舍操無可事者，而又不欲公然爲曹氏，恐人得罪萬世勳操，擁戴天子，故奉操征伐。

一以天子之命，或儼然身爲漢臣，此彧之隱情。爲操實以自爲也。操久亦或窺見之，及九

錫之舉，或猶愚操以大義曰：「曹公本與義兵以匡振漢朝，不知操取天下之局，取予先後大半自彧定之，形就勢合，操已不得復爲漢臣。而彧欲不爲曹氏功臣，其可得乎？或以太義愚操，欲自全其名，操即以愚彧而取其實。彧已死，而操猶以愚天下後世曰：「天命在我。」

隱秀軒文集

論文二

十七

三

吾當爲周文王，有爲曹之實，而又欲不失漢臣之名，甚矣彧之意侈而勞也。

隱秀軒文集目錄

論三書

善爲國者取于人事



隱秀軒文集

目錄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論三書

善爲國者取于人事

隱秀軒文集

論三

一

事有不恒用之而時用之而有國者卒不可去焉善爲其所不可去者常使藏其用於爲國之中而待取焉夫所謂不可去者其所關於國雖甚重然可謂爲國之一事而爲國者其事不盡於此也要以有國者未有不爲國者也其爲國也不善莫有善焉者矣其爲國也善莫有不善焉者矣苟爲莫有不善而此不可去之一事亦在莫不善之中故名有近危而吾不揭之以爲名迹有近凶而吾不標之使有迹不爲而無不爲爲之而若無以爲斯聖主哲臣所爲善藏其用非有道者莫能

與於此也昔者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施國
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
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於人事善爲
國者取於人事夫戰守兵事也非有國者之
所必不可去哉太公以人事盡之此言爲國
也而兵之體用不出乎此嘗試論之君之寶
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者國也事與人所以
爲國也故軌里連鄉之屬有國者之人也不
能外是人而別有戰守之人耕桑畜牧之屬
爲國者之事也不能外是事而別爲戰守之
事夫人而能爲戰守也夫人之事而能爲戰
守事也而吾不能取之而國始交病故三代
以前有兵事而未嘗有兵家凡以兵之爲物
不可忘而要不可爲訓者也不可訓故不必
有其家而不可忘故不敢無其事有其家者
世有不必習之人有其事者人無不可用之

月井田而車徒出焉不言車徒可也里蠶而
付伍出焉不言什伍可也蒐狩而武功出焉
不言武功可也妙於出而善其藏可使由而
不可使知意有所隱而事有所寄此非管子
之言古之善爲國者皆於是乎取之今夫安
定無爭內無盜而外無虜民生其時可以不
衣食而溫飽不屋居城垣而全安者乎衣食
屋居城垣凡有國者皆事其事不必爲盜與
虜也不幸而欲當盜與虜則溫飽安全之民
猶可往而無衣食屋居城垣之民不可往者
是爲國者之所深念也孟子以命世才生戰
國梁齊之王問盡心於國問保民以王政對
滕文公問爲國以民事不可緩對夫梁齊之
形在戰滕在守使孟子盡掩其君臣之口必
使不爲戰守之言而束其手足使不復理其
事獨以田里樹畜經界數事當之三主者將

堅塞兩耳不待其辭之畢也戰國之世亦烏
用孟子爲哉觀其言曰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挺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若曰其所以戰守之道不出此而取之
耳請以太公人事之說實之凡爲國者不能
使其民無耒耜鋤耨蓑笠之用而蒺藜矛戟
干櫓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無服牛乘馬鷄犬
之畜而營壘轉輸伺候取其中不能使其民
婦不織紵男不墾壤而旌旗攻城取其中不
能使其民春勿鋤夏勿耨秋勿刈冬勿藏而
騎步儲守取其中不能使其民田無相伍里
無吏官無長周垣無限而約束符信將帥隊
分取其中不能使其民勿輸粟芻治城郭溝
渠而原庫塹壘取其中不能使民勿爲者所
以爲國也而能取其中者所謂藏其用於爲
國之中者也故戰守者兵也兵之爲道奇而

吾所取甚平共情隱而吾所取甚顯其名施
其迹凶而吾所取甚安甚吉善爲國者近民
能奪其所爲奇者隱者危者凶者而以乎者
顯者安且吉者易之豈非修事之謂哉吾又
以爲無治法有治人三代尚矣有鄭白之木
而後有開渠之事有李牧之人而後有畜牧
之事有李克之人而後有盡地力之事有量
錯趙充國之人而後有積粟屯田之事食其
事之人非創其事之人創其事之人非守其
事之人善乎武王之言曰天下安定國家無
爭夫修事難任人尤難任人難養人知人
難夫安定無爭天所假以事與人之時也得
時勿怠怠則失人失人則失事失事則失國
於是舍其所以常然之道而出於一切以茲
之其說曰以饑勝飽以寡勝衆以不習勝習
夫所以使之饑且寡與不習者其故豈可謂

工哉夫以飽勝衆勝習勝者中庸之所易反
是者賢智難之制勝者不取于中庸之所易
而萬一於賢智之所難此以其國卜者也孔
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旣曰食與兵矣又何所
逃於富強之名自孟子折梁王言利利之爲
古政如殺不辜取非其有也云爾宋儒漫然
以富強解之使人諱富強并諱兵食豈不悖
哉強生於富金與粟皆富之資也管子論金
粟生死寧生粟而死金金之用紆不如粟之
用直富之中又審所取焉古人謀國操術之
約貴效之核持論之精如此豈苟而已哉富
強生於兵食兵食出於耕戰管商耕戰之說
皆出太公而其本不同爲戰而耕者秦所从
暴也用耕以戰者齊所以霸也耕非以戰而
戰不出於耕者周所以王也故曰非有適者
不能與於此也太公是也

隱秀軒
文列集

隱秀軒文張集目錄

策一

策一

策二

隱秀軒文張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策一

問信者國之大寶乃顛倒駕馭又有貴
於不測者不測又何以信也唐虞三代
道法相維何嘗以不測行之豈其作用
反出後代人主下乎 皇上聰明彊智
俯視臣民前代無比久道化成其情僞
短長靜觀已熟有何所出吾穀中而必
用此神變不測爲也其亦可頻用之而
長守之歟若頻用之而長守之則又不
神不變矣安在其不測也夫治天下曰
道曰法言信也而又曰權曰機曰術三
者似又皆以不測爲言宋臣蘇軾乃謂
舍其所不可測而示其所可信豈舍此

三者而專用道法亦有並行不悖者乎
諸士其析之

人主可以使天下不吾測而不可使不吾信
其於天下也不能有所必信而終不能恃其
所不可測夫不測者至神至變之名出於偶
然而不足恃者也恃吾之不測以實其不信
之心則將頻用之而長守之頻用之而長守
之人亦以爲常而不之怪則是天下之不神
不變者反莫大乎是而吾之所操始窮古帝
王務持其所不窮故堯舜之民以堯舜之心
爲心率天下聽於道正直坦易使天下油然
不肯離於其中三代而後民自以其心爲心
故率天下聽於法整齊嚴翼使天下肅然不
敢踰於其外天下無不可信於我而吾無所
用其不測矣哉皇上聰明彊智時數適古
默識靜觀察天下深淺既久既熟視天下

民有一出其彀中者乎卽嘉與天下由道守
法明白易簡於以恭已太平有餘而皇上
以爲如此吾安用此聰明彊武爲也於是不
能不別有所操奚以明之用人行政治世之
大端也以爲有人不用而未嘗不自用其人
以爲有政不行而未嘗不自行其政皇上
自以爲至神變至不可測吾如此可以不信
天下可以使天下不敢不吾信而又可以聽
天下之信與不信然愚生觀天下人情不盡
如皇上所擬也其始猶以爲皇上有所
猜有所玩有所恪三者皆一有所出之而卒
不得其微直以爲倦而置不理爾以爲其中
無所有爾以爲混混莫辨爾譬持刺而謁於
貴者將命者延之入延之坐延之語主人若
將出久之不出以爲竟不出且他有所之也
譬持券而貸於富者居間者難其事展其期

其約曰復一曰知某中本無可貸且他有
所竊之也譬持古玩而求售於賞鑑者口亦
沈吟目亦流視手亦摩挲察其神似原無所
解且意不欲購力又不能購而姑以爲名也
是其始皆出之偶然久之人且習爲常而不
之怪故易窮也今莫若借其情而反用之欲
借其情而反用之在就人所習爲常者仍出
之以偶然而若不爲意請言其凡輔臣者

皇上之心替也 皇上欲使吾之操柄皆不
爲之用而又欲其入之才力堪爲我用是以
三十年來姑進姑進不進不退似常有二極
專者著之胷中而又不欲有一極庸者著之
眼中世有不專而又能不庸者吾孰從知
則有以名對批答之法夫才之能否示是得
之心之邪正再見云見得之使宰相流品
人主情形習而朝廷職務與宰相心手習其

不大專而有才者馳驟而不虞其有餘不
庸而能自守者坐鎮而不虞其不足彼皆
能用我而皆爲我用此處輔臣之道也太
者皇上之手足也夫都院必有左右卿
必有丞貳非獨爲一官一人一人一事人有
品士有志朝有法岳牧之不能無四凶舜禹
之不能無巢許勢也故才必二弓必重凡以
備則可以去取而缺則不遑求精今缺者不
補補者不問其人且誘之來補者不來來者
不問其入執之勿去則上不能無苟且含糊
而下益爲頑鈍滯鬱且使今日欲去不能去
之人卽他日求來不得來之人朝廷絕法
大夫風節無一可者故必備員而後能驟
陟遷之 主上是非還之天下出處還之
人此處大僚之道也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
也 皇上察以爲沽名嗜進耳借使天下

不愛名譽不愛爵祿之人。皇也安得而使之。皇止恐其太重而愚以爲勢不能使之必輕一言也。上不以爲可業有可之者非惟可之且陰用其言矣一言也。上不以爲不可業有不可之者非惟不可之且陰不用其言矣其不可其用其不用不在言者則在下之聽言者而皆不在。上則何不竟以收其議論而嚴以課其職業而。上始有其重此處言官之道也至於大政事太機宜如官開朝廟藩服邊方士風吏治待舉待脩者不知其幾。皇上似但取一二極切要添可已而又極尋常不足疑不難了之事雖難衆之君所不求而必得者故爲之如吐伸縮用以緣臣下之心耳且使其求之如響不填海俾而得之如響如響而日御而又其求留其半使求者不厭惟有所求而得者不

列有所得若其肅求所得皆臣下之物而得以入已揭以與衆者也。然計年以前羣臣循望朝講。郊廟罷權使諸務今自婚葬得旨外不過日夜望儲宮講讀補大僚下考選數事而已此外不以爲新奇必不得之數則以爲迂腐不必開之口。皇上自謂得計而不知皆誰之事也然而不可以此料。君父也神聖舉事出人意表方其藏於穆然兀然之中如淵之深如山之重人且見爲定理爲常事及其發於忽然卒然之頃則雷電之乍驚而江河風雨之驟至也如近者。慈寧壽聖固前祖宗百靈特垂此異象於不祥之兆以動未堅忍強力不易動之主大上果。出見廷臣天目清曠疑者釋否者通替者動罵者寂此所謂出於偶然借其情而反用之效也蓋遣換張寧。必曰信道曰信度而此

子曰權曾子曰機孟子曰仁術之三物者無
乃游移轉徙而不可信者乎非也權者衡之
經所較不可必而無不較也機者箭之括所
發不可必而無不發也術者四達之塗所由
不可必而無不由也不可必之謂不測無不
然之謂信蘇軾所謂去其所不可測而示其
所可信蓋用此三者與道法相御相濟而行
也若是則雖頻用之而長守之而愚不敢以

爲不神不變也

問朋友列達道爲五而又皆居其會以
爲用乃所云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
與君臣相關何也詩言求友何至遂云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非以其信歟觀古
交道有異常情未既云知我矣何不舉
以自代已不相能矣何知其必薦已厥
何以哉僕向何以不謝河曲折趙穿之

原之新之矣

第一

九

躁矣穿出而身與俱出胡以不幸其眩
伐蜀駁司馬錯之踈矣錯未行而已先
行何以不忌其成乃至生臣死臣覆楚
復楚立孤死難何不同若是然皆面相
質而預言之初終不爽信矣於和平何
居夫信友獲上既合爲一而詩所云得
罪天子怨及朋友似又分而二之今君
臣朋友之際其難猶未至是夫亦有所
不能自信而信於上者而未可謂獲上
之難乎是宜深自反也故信之說願諸
士索言之

人與人相與也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中亦
何嘗無朋友哉然必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
而五何也嘗試思之人於數者之人蓋有偶
然不相接之時而又不能不別有所接別有
所接而若不相識相識而不相關則人生之

趣至此時而幾乎盡就使之幾盡而復生者
其朋友之交乎按其迹但若舉數者外所不
能收拾無所隸屬閒剩浮逸之人委以爲歸
而受其所有餘究其用又若舉數者中所不
能與共不可相分泮渙虧缺之事待以爲繼
而周其所不足則雖不欲專立朋友之名與
數者而五不可得也伐木之詩言求友不遇
飲食歌舞之事精感幽通至於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朋友之道乎格神明而況於人乎何
者信故也孔子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似獨
親友道於君臣之際者愚生知之矣蓋此與
流品所聚相引相推而君臣之道藉朋友
與立名利所生相引相推而朋友之道至君
臣而易衰盛衰之際疑信所感上與下得與
之關也夫五倫惟朋友曰交是必有所感矣
者故其時之師濟無論也雖亂朝險世苟其

氣類相求必有所不可解者人之聖賢無論
也雖偏人奇士苟其肝膽相照必有所不忍
負者其志同道合無論也雖分途異趣苟其
才情相慕必有所不能令者其承好久要無
論也雖中乖晚隙苟其風期相賞必有所不
能忘者管仲之於鮑叔其知我至此於父母
仲且死君問鮑叔牙何如仲不答知叔之工
於知人而拙於自運也仲舉叔是悞國且悞
叔也曹叅之於蕭何已不相能矣何且死太
疑誰代何者叅知其必薦已知何之急於公
家而緩於私嫌也何舍叅非負叅乃負國也
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惟宣子之僕是以戮
之非其人僕未易戮也祈後脫叔向於死惟
祈後故向可不往謝非其人不謝不可也河
間之役穿欲戰盾不欲戰矣穿出而與俱戰
曰秦獲穿也獲一卿民何以不幸其敗國之

敗其可幸乎伐蜀述議錯曰可儀曰不可錯
未行而先行至城關邑里皆僨手置何以不
忘其成國之成其可忘乎管仲召忽之事糾
也一曰子爲生臣一曰子爲死臣伍員申胥
之別於楚也一曰我必覆楚一曰我必復之
程嬰公孫杵臼之在趙氏也一曰立孤難子
勉其難者一曰死易我爲其易者豫道之不
虞其洩分任之不必相侵各擇其志所能爲

策一

十一

所不欲爲其力所能爲所不能爲其地其時
所得爲所不得爲而卒皆無不爲何其信也
是其意皆起於國家不起於私交卽真爲私
交而原不爲勢利愚以爲真有爲私交惡爲
勢利之心則雖不盡爲國家皆可以自信而
不見疑於上不見疑於上者獲止之道也於
天下無人而非友也無地而非交也反覆思
之有生不用其言死而隴涕如孔明之於費

禪者乎有其友已死不惜身爲優伶表其身
之廉以振其子之困若優孟之於叔敖者乎
有其人已降虜旣與之友不廢交情賦詩錄
別如蘇武之於李陵者乎有旣以名節相友
窺其人熱中榮利而割席規之如管寧之於
華歆者乎有受其恩禮終不可屈而終報之
旣已報之而又以死脫之於厄如關壯繆之
於曹公者乎有當人強盛能亢異同旣觀衰

策一

十三

危反與憫惻望屋奔亡具舟相待如王江州
之於王應者乎有廢其人使之咄咄書空而
猶稱其有德有言如桓溫之於殷浩者乎有
旣相仇殺遇有與會輒爾相思如王忱之於
王恭者乎有素負時名與之友善功勳名敗
上書相理寧與同罪如杜甫之於房琯者乎
有以黨友牽寬念其親老以近易遠如柳宗
元之於劉夢得者乎之數者惟武侯關公爲

國家居多其餘則皆爲友耳要其眼底皆曠而不卑其胸中皆特達高遠而不沾帶其情皆真至而無飾其肝腸皆熱舉止皆快而不悶其識力皆專定途皆直遂而無係傍無紆迴雖不必盡爲國家而用其道皆可以獲上何者信故也孔子以信友獲上爲一而詩則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又似分而爲二今君臣朋友之間其難未至是也 聖天子深心慧眼無所事事而高其視聽誠有怨及朋友其人者 聖天子必不以爲不可使而罪之愚觀今之交道得無有不能自信而輕且疑於上者乎請以真心反之蹊徑破可也不破可也而人才不可不惜真有惜人才之心無蹊徑可破矣意見化可也不化可也而國是不可不定真有定國是之心無意見可化矣嫌疑忘可也不忘

可也而國體不可不存真有存國體之心無嫌疑可忘矣議論省可也不省可也而職業不可以不修真有修職業之心無議論可省矣夫真心爲朋友可以取信於上而況真心爲國家乎夫有初垂而終豫者廉蔣也寇賈也有相反而相成者房杜也姚宋也司馬光蘇軾也有進而爭退而如故者韓范諸公也凡此皆不害爲和平卽不盡和平而不害爲真心真心之謂信信故不得輕且疑之而卒收獲上之效今使深心慧眼無所事事之聖天子視聽於上謂此屬憧憧往來不起於國家而起於私交且不以爲起於私交而起於名位雖風飈波流之中不無特立之外水落石見之後不無徐定之日上且以爲天下盡如是而長此不反則來君臣朋友之間遂無一可信者而天下事殆不忍言之矣

隱秀軒文集

卷之五

策一

十六

不起

交而

之人

以爲

聖教

之言之矣

隱秀軒文集目錄

表一

擬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

戴珊問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

太平因論及閣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平定縣志

目錄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表一

擬 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

戴珊問邇來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

太平因論及閣臣劉健薦人事謝表

治十五年

平定縣志

表一

皇心軫軍國之需敢曰已安已治 睿識出

臣民之上必思其復其終立國何先兵農爲

本知人則哲聖賢其艱道有貴於綢繆事不

妨於商權雖問而必對僅言其所知

臣大夏

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朝廷置公卿

輔弼之臣實天子爲國脉人才之計鳩民訓

武則有司存論士辨官匪異人任在臣職察

辭經畫乃君心尤切咨詢召對平臺豈惟故

事數陳前席具有深衷第斯謀斯猷止可近
詢於密勿好問好察似難泛及於卑疏未有
由安民而及知人與部院而談內閣猜嫌盡
釋格例不拘如此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 聖敬日躋 聖聰天縱出 英明於渾
厚之外寓 廣大於精微之中軍民之利病
盈虛談皆上口官府之短長邪正較若列眉
留心於國計民生罷中使相沿之例 銳

原多事之考

長一

二

意於用人行政定午朝專對之規如此虛懷
豈無實驗太平未兆實由 主聖臣愚 清
問方勤每欲朝嬰夕側謂二臣爲謹慎期一
德以昭宣不厭再三務求畫一語及軍民朱
所何以爲心猶令 君父多憂是誰不職
月絲而五月較誠如 聖諭所云南苦運而
北苦操頃者臣言曾及第望治亦難太速即
更端恐屬徒勞其在于谷惟期以實心而荷

實政歷稽諸古誰非以治法而責治人苟無
倦而有恆自先難而後獲此則矢心之告敢
爲出位之謀乃又蒙 諭閣 健長於計事
疎於與人蓋如健者久與同朝素識其休休
之量兼爲執友且知非憤憤之衷意者大臣
以薦士爲忠寧過耶勿過棄庶幾 聖主以
憐才見諒有不明無不誠但恐 上能得之
健而健不能得之人事所時有卽健不負乎

原多事之考

三

君而人不免負乎健答則誰歸雖其心本
無他聽其言而信其行不害爲君子之疎苟
其識有未到得其似而失其真究且爲小人
所用在宰相無心之誤不必顯言非主上先
事之明誰能洞見因思瞻瞻元輔本老成持
重之人尚不免疎虞以煩 聖慮矧乃碌碌
二臣當拙劣就衰之日又安能開濟以佐時
艱將恐託之空談終無裨於 盛治敢不進

忠補過宣德達情仰惟宸意淵微有所對
尚有所未對退覺衷感觸得所言并得所
未言不敢以告於人因而自省諸已伏願視
民益若勝予如傷如保進賢似不得已其慎
其難務除煬寬之奸以廣合宮之聽庶大臣
法小臣廉以交警而成交泰邇人安遠人悅
有外寧而無內憂矣

隱秀軒文集目錄

奏疏

脩省疏代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奏疏

脩省疏代

具官臣

某

一本爲

景運方新天心示警懇

乞

聖明亟爲脩省以消隱患以光初政

事臣聞天地人物之妖靈蠢動植之皆自古

間事集卷之三

奏疏

有之其情形不同同謂之災災之不常有者

謂之異惟習之爲常則恬然不能有所動駭

之爲異則瞿然足以有所惕天之警人不於

其常而必示之以異自然之理也今皇

上續緒御極雖在泰昌元年之九月其以天

啓改元則自今歲辛酉始辛酉之歲曾幾何

時而遼東以日暈告矣京師以風霾告矣臣

不敢以占候家幽憤之言論論其至顯者

君之象也暈則其徵爲蒙爲塞何以不於京師而於遼東也若曰蒙塞之徵極於邊疆而其源始於京師可知也風四方之象也霾則其徵爲昏爲震何以不於四方而於京師也若曰昏震之徵始於京師而其流必及於四方可知也雖然自神祖末年靜攝已久其妖變層見叠出蓋有不止於今日所告者脩省之疏中外臣工無時無之亦無人無之而淵默之中槩乎其未有省也其故何也災異之事一見則駭目至再至三以至千無數則以習見而不之怪矣脩省之言初聞則悚聽至再至三以至千無數則以爲習聞而不之驚矣今此二事者交集於皇上改元之初異乎不異乎改元之初而且不出一二之內異乎不異乎同一災異之興神祖所習焉不以爲異者恐皇上欲復祖

之以爲常而不可得也除臣下痛自刻責各脩職業各捐意見務偕大道以襄助盛治開濟時艱外皇上但思日暈之在遼東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日變而不敢以神祖時之日變視之思風霾之在京師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風變而不敢以神祖時之風變視之又思象見於遼東者其源決不自遼東而起象見於京師者其流決不自京師而止雖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而外計全遼之指歸若何料理兵食若何懷戢文武若何脩明賞罰內計徵輔之標本若何撤宮府之藩若何破氷炭之形若何妨金匱之隔又豈待臣言之異哉皇上與諸臣工勿謂探策方始衮缺無象亦足以致天變之踵至而厚集也有數世之尤悔一念成之有餘一二事之愧作千萬世

補之不足交玩則嫉雖小亦足爲隱禍之伏
交警則變雖大適乃爲新政之助散怠治忽
之幾是在 皇止一轉念而已臣 以貢
乘留臺而代庖秩宗脩省固有同責災祥尤
得與聞謹效瑱規自同芹獻北面拜疏無任
悚息危懼之至

隱秀軒文來集

上卷

四

隱秀軒文暑集目錄

啓一

奏記贊善孫座師牋

賀邑令程公啓

目錄

隱秀軒文暑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啓一

奏記贊善孫座師牋

某進愧中庸退慙狂簡雖材出荆山無當棟
隆之用蒲生董澤曾非弧矢之資本以短木
兼之奇數偃蹇諸生回旋一紀則足寧止于

三敢自題爲貞士折肱徒至於九終亦媿未
良醫處下寧辭於積薪彙征敢望乎連茹不
復自意恭遇大師臺才爲國華道稱代寶身
本玉皇香案之吏職惟金檢秘書之司癸卯
之秋來董楚試衡鑑在心弓旌在手遵茲自
駒振鷺之會能無奮翼濯鱗之思自顧何人
謬蒙清舉費下之焦絀以韋弦賞音者爲之
滿中之斷被之文纘取節焉可耳爾乃剪拂

使其長鳴。琢磨金之。中器匪惟借之齒牙。斯已生其毛羽。又思生長草茅。戢沈圭竇。何期親示色笑。快說光儀。卽未能抽揚大雅。固裹已沐浴玄風。侍於君子之側。步亦步趨亦趨。事其大夫之賢。聞所聞見。所見益目擊道存。心形俱肅。實歸虛往。鄙吝都除。擬計偕罷歸。益深自淬勵。宋弘之舉。桓譚詎稱不負。歐公之拔。蘇軾道美相成。敢云比跡私所甘心。而酬對經心。饑寒到骨。家貧地僻。不得盡讀天下之書。匿迹挫名。不得盡交天下之士。將歛歆以終身。恐鄙陋而沒世。乙巳冬季。復遭內艱。計前此捭衣之日。彈指三秋。顧後茲負劬之期。覲顏何歲。將無心以迹疎人。毋室達謹。因敝鄉遷人北面拜手。沃盥陳辭。臨紙悵然。但有瞻依。

賀邑令程公啟

伏以寒林枳棘。難邀鸞鳳之棲。小草桑麻。亦借蛟龍之潤。况荆之與蜀。地又託於鄰封。故學而入官人。互指爲仕國。以此因緣。善舞不須長袖。幸而倚賴。雅音得聆。清琴恭惟。台臺老父母。高厚。寵自岷峨。清深。象乎巫峽。豈期小邑獲事高賢。蓋井露景星。人人皆知其瑞。而和風靈雨。處處且被其仁。何君子之至於。是邦。皆得親所親。而敬所敬。乃鄙人之客於非土。無由見所見。而聞所聞。然下車者數月。於茲已傳鐸乎千里之外。雖云邈矣雲泥。何異親乎几席。私有所懷。願竊以諄。惟敝邑疲而不衝。迺而不惡。其時勢之難易。正爾相當。若吾君富以爲教。猛以爲寬。其施行之後。先亦自有漸。苟奏刀之甚然。亦迎刃而解矣。惟雨牛不屑烹鮮。先懷厭薄之心。斯馴雉化而黏雀。積作鸞鳳之士。近者台臺明鏡。不辭屢

照而井邑惠風已覺橫吹此無倦之實效而
有成之初機也將雍熙之化自茲而成且銓
諫之途從公而始非惟叨庇抑亦分榮無任
瞻仰寵荷之至

隱秀軒文暑集

卷一

一

四

隱秀軒文往集目錄

書牘一

報蔡敬夫大參

與徐惟德憲長

與譚友夏

與譚素臣兄弟

與王穉恭兄弟

寄叔弟恮

與張太學

與金陵友人

與唐宜之

報座師雷太史

與郭篤卿

答馬時良

與馬中良

與徐乾之

與蔡敬夫

再報蔡敬夫

與馮元成公祖

與譚友夏

與高孩之觀察

復魏肖生

與陳眉公

與弟恮

答同年尹孔昭

隱秀軒文往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書牘一

報蔡敬夫大參

某再拜謹報簿書法今本非粗事且亦不能俗人大人經世之實際鍊性之借資也以我公當之益自不俗王右軍所謂通識隨處行

附錄書牘一

書牘一

一

藏桓宣武云我不爲此那得坐談此之謂也二人豈是俗人世亦有何者能俗之以此知風雅世務達人不分爲二也嗚呼賢則勞愚則逸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屈首此中而使某輩異時享坐談之福哉今天下上下內外別成一景象非揮霍弘才不能着手然亦非幽恬淵淨者膽決不堅識決不透亦未有不幽恬淵淨而可謂真揮霍弘才者公其人也

暗前武昌寄詩及今見寄五詩豈是下根人

所爲某以爲學術經濟識者於此可以潛窺

某非能爲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吾邑譚永

春字友夏者異人也比於某真所謂十倍曹

丕讀公之詩知其人今寄其簡達虎井二集

當自知之譚生今年二十六尚爲諸生其時

義可出入嘉賓子遜砥礪名行老成簡練他

日有用之才也有此異人不可不使公知之

附錄書牘一

書牘一

二

見來詩及先師雷太史知惜才異世一荒豪

傑菩薩肝腸此公不死當是救時之相耳其

資近道趙大洲之流也今其家在部下上有

老母妻子孤貧俗態寒灰一語州守勿溺矣

幸甚幸甚餘緒頗具扇頭五詩兼金達餉亦

宜隨俗卻謝拜命九頓劉忠宜建祠非公不

能作此舉止須煩自作一碑記後一經俗筆

補却辱矣辱矣

與徐惟得憲長

朱翁貧老足跡半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此見其冬月無絮衰之甚貧士不能爲之地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千百倍於衣無絮者此一端猶非其所急特口不肯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聞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惠無實借手任德薄

甚罪甚

譚友夏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色至於鴻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熟漸卷千篇一律之意如手瞻所稱斤函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患最不易療又文字廿篇中佳事佳語必欲六使盡亦是文之一病不

爲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過數家且不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力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

又

廿二日決計東下矣太易墓志已成篇首回互太易自題銘旌一段似有筆力既不廢太易遺命而惡題反成大議文章自有息黥補劓法如此運筆點可無息劓可無補英布鄭

袖日日在前可也弟不謂不河不忠於太易者矣又安知太易隱衷苦情不如弟所云云者素臣狀自佳獨怪其與太易密戚死友而不記其一二細事小語點染着色似不得畧處反詳之法志中止有詩可談談之盡興矣無遺恨矣非獨志太易志友夏可也志伯敬亦可也弟文雖不佳然似不易削削則不戒經理語有發憤犯忌者眾怨眾怒弟任之不

以累太易友及其家也

又

贈詩四章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以此悲世
人心不小不能下一友夏心又不大不能容
一友夏也

又

輕訊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
便不暇詆今人也思之

陳孝事二卷五

書房一

五

與譚素臣兄弟

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爲志文地讀素臣狀
反使我搥手不得小巫行逕如此然又不敢
不佳太易才鬼掌不畏其屍視也太易平生
坎壈惟有作詩一快最不當諱言詩舍此無
可志矣又不必諱其罷諸生他太諸生不可
罷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生太易諸生不可
罷死太易諸生何不可罷且太易罷諸生自

是世界不平事不平便是奇奇事當傳平事

不必傳也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六等吟人

閒最不得意之事太易取爲最得意之題最

得意之詩此一段尤緊要不當諱凡一切口

語罪過弟當任之太易聞此亦當鼓掌地下

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爲密戚故不惜刺

刺不已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恐不獨爲

周身周衣計也

陳孝事二卷五

書房一

六

與王穉恭兄弟

江令賢者其詩定是惡道不堪再讀從此傳
響逐臭方當誤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與
之同調徒自取狼狽而已國朝詩無真初盛
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實勝假初盛然不耳
多得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便是假中晚
假宋元假陳公甫莊孔陽耳學袁江二公與
學濟南諸君子何異恐學袁江並公其弊及

有甚於學濟南諸君乎也。眼見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鈔遍滿世界。何待異日慧力人於此尤當緊着眼。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矯枉有矯枉之流弊。前之共趨卽今之偏廢。今之獨響卽後之同聲。此中機捩密移暗度。賢者不免明者不知。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緣其時歷詆往哲。遍排時流。四顧無朋。尋伴不得。忽得一江進之。如空谷聞聲。不必

真有人跡聞。茫然之音。而喜今日空谷中也。漸爲輪蹄之所不止。茫然之音。且不止。真有人跡矣。此一時彼一時。不可作矮子觀場也。

寄叔弟徐

得弟寄詩與茂之。嘉躍累日。平地突出士龍子。由消此平生寂寞造物於我。奢矣最可喜者。不學伯兄。甚有氣骨。有志力。有色韻。出塞詞如試看手中劍。未知何究竟。從古應募人。

豈盡不得還。大將驍自貴。少小爲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本無開拓功。應與卒徒羣。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真得老杜骨法。可奪譚二之壘。弟姊妹行有酷得樂府遺意者。阿兄平生於此。未着手。手非不能爲。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弟於此當勉之。近體極有佳處。七言獨坐焚香一首。便是全作餘一篇。中句有同法者。此詩家大忌也。此中變化出

書簡一

沒途逕甚多。甚選不可自足。不可中廢。阿兄於近人非不强項。讀古人詩便覺爽然。自朱前於譚二。扎云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若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也。數語味之。肯來京師同清苦。與我談一冬。勝讀十年書也。

又

貧病患難。古人之常天。以此扼腕。豈足爲

意但以身爲本其才非不善寒食京養病讀書可以居業可以成名可以保身念之念之作官真無味何時得致一命於父親歿食粗足兄弟觴詠一室嘯傲五岳何減南面也八月三十日

與張太學

足下爲雷先生後事至忠至密弟所刻骨不能報者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皆當廣

隱居集卷之三

書牘一

九

搜之不要緊處偏有深致卽作者亦不自知弟仕夷陵一日而從筆工處獲其遺藁一跋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皆妙有風骨遠過古人則其遺落者多矣在着意搜求之耳世間大有意思人生前文字不肯留稿此自各根淡薄不沾帶處爲其後死者却不可如此也

與金陵友人

去歲曾有二札及示持奉拜辭茲復起

致茂之既北首想竟浮沉也譚郎友夏裴茂才子也比於不佞十倍而風流又倍之老朽不足道也相見自能領其妙不佞不必言言者不佞意也近稿一冊奉寄覽不佞從此以後恐竟當作村沙欲不村時亦已老醜矣可歎可笑

與唐宜之

茂之傳兄隱秀軒時義序使我悔其業之不精而窺之太淺也譚友夏南來專爲讀書其讀書專就兄千里南來南中何地而專就宜之宜之可知友夏可知也友夏之才格意趣弟不言向凡處自不必言也

報座師雷太史

僧友厚至得師七月二十六日手書知五臺之遊甚適甚滿當時惺肯從杖履書至之時便是還都之日觀政進士旬日內有何正務

可妨乃從長安塵土間錯過甚可惜也百泉
寓日後想徑還家矣明年歸楚可謁師廬聞
所未聞也有便足即刻面發殊不能備

與郭篤卿

往時入蜀者道荊州則過潛江可圖一晤而
此番欲取道夷陵謁座師又往奉天謁陵故
遂由此道歸途或可耳弟平生不喜星
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

馬仲良

書

十一

在不使人前知若無前知便覺索然且後
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
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邑想兄與弟同好惡
亦應不喜此術而世生如我兩人趨尚者面
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
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一笑

答馬仲良

得手書如面譚即欲作報而暴病在死法中
已託友人料理後事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
矣不意十數日後復蘇始能知人豈宿生山
水友朋之緣未斷耶旅病之人視年丈怡怡
家居如仙如佛四月弟有蜀中之差儻不過
汝南謁敝座師即可相過握手耳力疾口授
不知何語諒非言詞所能悉也

馬仲良

馬仲良

書

十二

近狀死而復蘇具大兄扎中兄得無驚喜乎
旅病之人視家居如仙乃復以樂事見夸何
忍也病中得詩十餘首以爲絕筆不意此段
業緣尚未了也力疾口授數語已悶然就枕
矣不能多談

與徐乾之

昨損餉法製湖筆應是不凡而弟用之不知
其佳處覺毫間與腕微相距續致稍次者正

與劣手相宜尋書一紙爲報北上無定期竊
措大資裝粗給之日便是行日也

與蔡敬夫

向公官楚而若其與某遠也今益遠矣向某
猶得數四與公書札詩篇往還而若其相通
之難也今愈難矣讀公向時書札詩篇而公
未嘗與某遠也亦未嘗若其相通之難也想
公相思時亦復作如是觀耳每念致身既遲

卷之二

書一

十三

而作官已五載以閒冷爲固然習成偷墮每
用讀書作詩文爲習苦銷閒之具別後凡有
所作歷境轉關似覺漸離粗淺一道家居復
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得其精神選定古今
詩曰詩歸稍有評註發覆指迷蓋舉古以精
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見於世者
一標出之亦快事也又曾于南都搜得白雲
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刻而傳之其辭甚

入其行徑爲明布衣第一孫大白宋鵝池監
子耳而又爲閩人今亦奉寄當亦快讀之也
凡此皆書生氣習文人舉止知無當于公然
其意畧謂半生閒適天人所忌限亦當足自
茲以往得移郎署出領民社漸與詩文疎故
奇意刪考天涯聚散驅馳風雨漸與朋遊疎
是以去公日遠相通愈難而尤急急乎問公
且舉以告公寄公也若公則不然有經世之
才之志之時之資早成晚倦某今日之事恐
又當作公他日結局先看後着所謂易地皆
然耳

又

凡得公詩無不和者此番獨未能自西陵遊
後斷手於此矣兩三月中乘譚郎共處與精
定詩歸一事計三易稿最後則惺手鈔之
鈔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

而歸之公至手鈔時燈燭筆墨之下雖事
未免聽命鬼泣于幽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爲
古人請命也此雖遜古人詩實自著詩書
及此詩文真不得作第二義惺真不當妄作
詩矣其不能立和公作安知非惺詩進乎夫
詩文與白業不當論其第一第二而且論其
實與否以仕宦去白業遠然虛談白業亦易
山

書卷一

十五

文近然實修詩文亦難公步步著

實人故與公實心勘之知公必虛心聽之他
日與公勘白業亦應若此大詩何以曰歸
之爲言實也夫白業獨無歸乎以公之詩於
近代工詩者何如而猶云五十學詩夫有所
歸耳恐高達夫五十以前非耳不識四聲者
惺詩文尚無所歸况白業乎仕宦歸世以
爲不實而惺信公自不爲虛亦不待公仙之
後而始知之也然公先睹亦未能便惺無

經世才志而處一面實心實政未必後人然
終非惺之所近若論最後者恐終當屬詩文
拮据民事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

再報蔡敬夫

冬春間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書及詩者三
親遣使者二此非尋常交遊也詩歸一書自
是文人舉止何敢遂言仙謫然其理亦自深
常懷嘉隆間名人自謂學古徒取古人極膚

陽孝事王名

書卷一

十六

極狹極套者利其便於手口遂以爲得古人
之精神且前無古人矣而近時聰明者矯之
曰何古之法須自由眼光不知其至處又不
過玉川玉蟾之唾餘耳此何以服人而平班
蕪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議曰自用非也千變
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語似是最能紮惑
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則來
皆向之極膚極狹極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

拈出古人精神曰詩歸使其耳目志氣歸於此耳其一片老婆心時下轉語欲以此誣作聾瞽人燈燭與杖實於古人本來面目無當自覺多事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然實有所不得已也自譚生外又無一慧力人如公者捧喝印正來論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融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

唐詩一

卷一

十七

知悉此古心古道兄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前寄早梅詩佳甚偶未能答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又進於此與譚生各和一詩書扇奉寄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二月初八京聲跡漸遠也言之黯然

與馮元成公祖

不肖未墮地時先生業爲海內人倫詢仰久矣及先生之宦而某髮未燥也是其少長貴賤賢愚相去益不知其幾而庚戌入賀顧某於邸者三視尋常君民之禮有加卽某何足言適足以成先生之高之大之厚且細而已某驟謁先生於邸而皆不值始信愚賤小子得見大人君子有數有緣欣欣然庶幾而未易也然苟心之專一終亦當有時耳色笑未接不宜草草通書唐虞于長者貴者賢者之前念先生之愛水而接引後進有甚於某

輩之欲通手先生者如庚戌之三顧某於邨是也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自後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而一布其區區焉

與譚友夏

弟舟行而南實出意外與吳康虞林茂之同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又意外也弟與兄遊志之久約之堅執有如暴者而得衡一得岱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岱

附錄事二卷一

書讀一

十九

遊自可千古記若詩亦如之始讀兄南岳草不無畏退而岱記成覺老子猶不甚憊然此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不必相妒也往時二副手筆祇以浮渡盆景架閣消之不無牛刀割雞之恨今差可滿志也弟僦居金陵心自懷歸益平生精力十九盡於詩歸一書欲身親校刻且博求約取於中晚之間成一家言死且不朽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二遍取其事

以經世取其文以傳世以怡情近年兩度舟行討求漕河鹽法頗有要領若將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後盡力官職一番而晚節仍以此結局不枉作文人又與文人作朋友作兄弟也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勿牽於他念千古一時蘇長公示子由詩云與君世世爲兄弟願結來生未了緣此癡想也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如水去雲散豈能復聚故處卽偶聚故處而吾豈能後記憶風生事乎念之念之可與吾弟恰同看之

又

曹能始清深之才也惜其居心稍雜根不甚剛淨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已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子夏曰我過矣我過矣我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然其所謂淺率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甚

言我輩詩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極深中微至之言從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覺其清新者是也昔人有言其白爲謀也則過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曹公之謂矣弟近荅友人書亦云我輩詩文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惟起念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年前詩同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作

書體一

三十一

者與讀者有所落然於心目而今反覺味長有所躍然於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

與高孩之觀察

向捧讀回示辱論以惺所評詩歸反復於厚

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於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卽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三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饒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於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畫之累矣所謂有痕與好畫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

書體一

三十二

言然和盤託出亦不片髮必婆舌為此頑冥
不靈之人設至於痕則不可強融須由清新
入厚以救之豈有舍其清新而即自謂無痕
者哉何時得相聚一細論之

復魏肖生

幼時讀肖生甲午戊戌應舉文以爲有豪傑
之氣恨滯諸生久不免相隔及入蜀首以得
見肖生爲快而又不相值時時見所取士及

庚子年二月

書贈一

三十三

其士之文亦復有豪傑之氣一洗固陋闢葺
之習慨然笑當事者不務錄真才不勸士
讀書窮理而漫然以正文體三字了却衡文
之事作一段好話此不揣本而齊末之論也
以爲造士無如吾肖生得體者用之黔獨等
處先爲對症之藥觀丙辰會場事不意正求
體三字流禍承蓋幾至於此由此觀之肖生
化蜀逐錫施之委乎可也某與黔試獨携詩

生粵錄及先師雷太史闕錄耳不知有一
語似否而假如許可豈自有其美而不自知
乎強草二帙蓋以韓非蘇秦之骨而出之以
歐柳筆舌者也某僂膝賸誦詠而已

與陳眉公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
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心目不能如是之相
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爲不患
不相兄患相見愈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甚
晚哉

與弟詮

詩合一篇讀之句句妙矣總看有一段說不
出病痛須細看古人之作詩歸一書便是師
友也忌處勿纖尋處處離清處勿薄可惜此
種求情骨節當錄之成家功名富貴皆有盡
時此物終是瞋癡味長晚年骨節便用此爲

安樂窩也近來非惟嗜欲淡薄卽生于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報國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卽圖爲樂生之計所謂樂生者此物是也可存此紙以見我志併與譚友夏看之近看五弟草書不減古人畫亦必傳之業書曠朴而有法此皆天賜非人力也頂戴頂戴惟念及骨肉逃者五內俱裂

答同年尹孔昭

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謂盡之一字有道者所不居眞是當頭棒然讀兄書終篇機鋒二字兄自反何如我輩文字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自知之而無可奈何亦是苦業何時與兄叅之

隱秀軒文往集

隱秀軒文往集目錄

書牘二

與陸閒仲掌科 附答書

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

擬曹操議黃祖殺彌衡書

與熊極峯

與王以明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隱秀軒文集

目錄

與林止巖座主

隱秀軒文往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書牘二

與陸開仲掌科 乙卯五月二十八日

以試差註籍不通外事昨日 皇上臨御召

見廷臣事日晡始聞之只此君臣父子相聚

一堂二十餘年未睹光景天清日朗雷厲風

雨

生此剝復通塞一大機臣子加額之時也不

識劉道長所言何事遂觸 聖怒其拿送刑

部擬罪之 旨二十七之夕一更始傳聞之

弟於道長曾未識而想其批鱗敢死一身一

家已置度外然使緣此遂得重譴則於時事

國體亦大有關繫此非道長可以得罪時也

爲今之時惟有閣揭婉陳密解先自引咎如

云身居揆輔不能乘時有言故使小臣言之

而得罪庶幾有濟不使此絕妙光景絕妙機

緣有譴言官之名而此時伏莽之奸蠕蠕眈

眈伸其頭足布其關械熒惑洞喝所全尤爲

不小風聞今夕臺省謀合詞申救非惟無益

反重 聖疑通夕思此不寐計相公出朝之

後必曉譬臺省止其上疏而以閣揭申救一

力自任必使臺省可以無言而後已計不出

此使言官待救於相公則兩失之矣大要此

書牘二

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居功之事期於消邪

萌全正氣以存國體而已非爲道長一身一

家計亦非爲言官體面計也弟以五鼓辭朝

四鼓作書達之兄丈恐緩則不及耳

附答書

陸健

讀來教太快人心弟夜來爲此事目不交

睫正所謂二人同心者矣昨弟聞此舉亦

在日昃時急往叩劉道長不得面大率道

長之責以二十五年未見之盛事而盛筵
諸諸故欲建白一二不意遭 聖怒而不
得申其款只此一番光景亦見主聖臣直
之象今主上當時不杖不斥而發之司寇
此尤英主所難在彼時相公卽應申抹竟
默默以出今人不勝有君無臣之歎此事
既下司寇便緩便通商量必如台指以閣
揭婉陳密解爲上策若大庭昌言必重

聖怒矣此時非立名之時此事非首功之
事期于消邪萌結正氣存國體存此心也
天下太平矣區區獨知之契得臺下相印
証猛然欲飛敬當奉尊教竭犬馬以期榮
濟以慰知己天災如爐長途自重只尺如
隔萬山欲言而楮難展付之神往聖而
與哀洽議論楚中鹽貴書 聖怒而泰
讀所寄正朱公祖議論楚中鹽貴書而調理

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塞下累仰
給鹽策屯田所以使國家有急不加民賦甚
至卒有災肯常賦之內上有蠲下有通而猶
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
可爲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爲之去歲適親
部議十條鑿鑿似以爲必可補裒乃事內事
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爲無爲同聲而逆料
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萬萬屬之文見萬萬
無利於國與利於民而又且萬萬不利於官
某聞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
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爲之時凡有一人焉欲
起而爲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翻
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
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爲而後可哉惟異翁蒞
任行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不必遽觀其金
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

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苦而紓立法任事者之氣猶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爲之人可爲之時可爲之道耳然所謂病者得瘳之分數於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輸課者不如往時之苦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爲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爲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豁然及行之未幾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爲利而趨之詢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便商者卽向者事內事外一輩人以爲萬不可行萬不利於國於商於官者也某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爲綱冊一序凡以紓立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不能爲見人爲之如已自爲之是則區區之懷也然某宦遊客居在州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且脫賤賤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

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上公祖公書乃知爲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稍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爲楚民求寬一分鹽價司鹽者安能奪之況翁丈亦楚鄉紳乎弟亦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三百里者言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過恨不卽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復故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許之責司鹽者今日復復七分之初似爲太速冷食鹽者待七分之價於此罪之後或亦太促惟自今年以往屬疏理後若

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於所謂有城無
包一錢之價通減通平抑卽弟所謂不必遠
觀其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卽可以說楚民
與楚之鄉紳矣然其中靈心妙手全在翁與
朱公祖耳決不可望於久困趨利之商俟其
病瘳欲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爲減價者也弟
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甚難似爲不情亦
欲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國圖鹽法使臣
於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於臣子獲
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係於鄉語物議以爲
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廿官戒脫去留卿
之六官雖御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
局不終而鹽法卒歸於壞鹽法壞而後太
不任其咎仍歸之於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
謂排壞之說真屬空言矣真不利於國
商與官之物也

一事但欲始中終之舉覺婆心婆舌如此幸勿罪而笑之

擬曹操讓黃祖殺彌衡書

孤白聞足下乃遂殺彌衡悅歡彌日何足求
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
足下或曰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
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妄意主上忌
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孤
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
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唯唯任使及觀
其人狂而騷耳然其效猶未能遽至殺身姑
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
孤始笑而哀憐之才也薄祿一至於此然其
山雞之羽文采可觀雖雄之性氣介世重豈
有爲天下舉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
取之值其跳梁左顧然不能恬然食其肉

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
霸王之時少見孤寬容以爲天下盡如是不
若使遊羣雄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下急使
其就緝縱之上固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騷之
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
之卽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
而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
志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
略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鬪口語不能
容置此乎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執意孤
反用足下下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
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甚
於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不
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於衡卽殺衡耳且殺
衡又何損於孤孤所殺不啻有千百倍於衡
者乎小儒愿子爲之咨嗟釋憾於孤而有識

不聞以爲非以爲此曹虛名詐僞辨言亂政
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所必誅而衡非其
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
調伏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
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學孤又
過於衡迨其歸命之後與馴可念則孤誠心
善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
而後飲食教誨之無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
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
重名孤不殺而遺之於足下此則高於視衡
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
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
將關羽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
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
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得有殺英雄名凡以
于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勝俟其進數

有所歸智勇存所歸而後承其敵丈夫濟寧
從古如此况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
知聊爲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
怪足下思之孤白

黃祖殺稱衡所謂虎欲食人不避豪賢乎
笥之人何足算也若老瞞輩又當別論此
文正寫出一段橫閭之氣其可恨又甚於
殺衡不知者誤以爲爲奸雄出脫耳

與熊極峰

弟丙辰出京之後長安基局之變不見不聞
卽上疏改南通書長安舊知之特猶謂切以
丙辰前情理望之聚讀諸公回札而稍悟其
不然然猶未知其所以不然之故也今又
年所而始知之追其知矣而局又變矣甚矣
弟之聞且鈍也徐從麓仲檢會此去歲兩盡
回札與諸公同沮書觀與丙辰前相與情理

未嘗少變微獨弟卽於弟之好友若鄒若魏
瑕瑜不掩視丙辰前情理未嘗少變也始信
世局自變而台兄自定台兄以慧且敏而定
不肖弟以闇且鈍而定其爲定不同於以觀
變而稍獲靜逸功效差不殊耳聞台兄近且
居太夫人伯母之戚弟無以爲唁聞此或一
破涕也居亂世之末流待朋友不可不恕所
謂交情二字只可於作秀才及退居林下時
以之責人若士宦得失之際賣友得官此亦
理勢之常一一責而怨之非惟待人不勝其
刻卽居心亦苦矣士大夫君臣朋友之間處
之未盡善大半生於不讀書弟向欲作三上
一史詳略附於各史簡末彙括事文竊取其
義計成功無時姑撮其論事者自左國起迄
於宋元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史懷者取謝康
樂懷抱觀古今之意今刻完允卷登國至史

記在是矣台兄前札欲連曉兄之因郭振老之
還奉寄合盧過南都晤弟以其女亡於京口
一日而去不與弟別今近狀何如恐其有淵
源咄咄之意則亦勸之讀書而已意滿口重
不盡欲言

與王以明

乙卯間步夜尋以明先生良是奇緣恨爾時
身心猶在三塗中崎嶇一晤止以風月詩文

月夕夢之

書牘二

主

語了之今稍知於生死性命作怖畏想若夢
醒觀一念疑悔求一善友導師不可得十二
年交游止如不識以明先生面者識得以明
先生面則已思過半矣陶李袁諸公學問來
諭猶謂未達無生二字則弟輩何處安身然
不敬久習不輕新學正不必以畏難因而退
轉失言外之意也往時溺於詩文忘却生死
今承屢教寄示近集遊戲三昧及慈湖近溪

諸種甘露之濯泊不必言乃至新詩較往時
胎骨煥盡蓋以明於正事爲一故兩得之弟
觀爲二故兩失之此自然之理也待見地稍
定爲序以附不朽蘇文選一部史懷一部寄
覽小修勿勿言歸倦夜草草不具容後嗣音
與井陘道朱無易兵備

記明公五月書中有云不肖以詩歸招尤初
謂事理不甚關切疑風聞之誤久乃知其有

月夕夢之

書牘二

主

之夫不肖性跡才劣何以混弄之道甚多至
詩歸一書進退古人怡悅情性鼓吹風雅於
時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當事者不忍
過求於某斷其進趨之路姑擇此微罪罪某
而又不甘處已於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亦亦
曾看過此書者此則自處處人之妙其中蘊
似俱不必深論者也若真以詩歸見處則此
一書將藉此一語口實以傳某以一官狗彘

一書且有餘榮彼其之子何愛於某而肯爲此乎一笑一笑

輿林止嚴座主

去歲聞三兄邑試前列遊泮可必矣及胡先生之來始知偶落孫山外心甚念之惺觀少年英物亦不必以早得一青衿爲福養成羽翼飛鳴一朝僉於久淹鄉校頓人興往之氣也如云借此爲門戶光仕宦門戶豈必待一

青衿而光邪

書牘二

十五

青衿而光邪惺栖泊金陵樂其山水近家君亦乞得毘陵廣文父子相聚全家在此頗以文爲生非惟作官念頭灰冷卽生子亦作第二義矣人生富貴子孫原以奉我者求之未必得而又以苦我神豈不添一累邪此言似老師慰惺者而惺能自得之又可省老師一憂也讀書作詩文一事老師無一書不以爲戒此父母之心又以戒元履先生此朋友之

誼也宿業前債除之不易有甚於富貴子孫之念者且舍此亦無娛生之路老師近不能得之於元履而遠能得之於惺乎此其故可知也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勒成一書名曰史懷取謝康樂懷抱觀古今之意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極知勞思有負教養但年來精力十倍往時日月又間薄福之人坐而消之不免生災有操相

書牘二

十六

人術者云惺官祿未長第骨法帶勞惺所畏者勞也願以官祿易之不可曰讀書作文可以當之是惺之所欣然樂從者也不識老師以爲何如試與元履質之

隱秀軒文往集

隱秀軒文秋集目錄

疏一募

圓通庵募緣疏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募畫祖像疏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募一募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募五箇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募脩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隱秀軒文秋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疏一募

圓通庵募緣疏

夫多藏寡與病坐慳癡廣勸博祈道惟堅苦
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待公門持鉢乃太
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難之俱傷合

疏一

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庵者去鎮
二里許邨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
剝披遽勤枯垢感龍象之泣冀信者之哀苟
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募
者小或丈室大至須彌何分廣狹在施者多
而太倉少雖粒米豈有缺圓以茲堅苦之忱
破彼慳癡之性念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東禪寺玻

閣募緣疏

邑東西各有湖潮有寺寺有閣登閣焉如坐舟中倚船窓而下視水可掬可漱可濯可灑卽不以爲佛國而不以爲勝地不可也寺僧岸公曰閣必積經經必集僧僧必置田飯之發願作玻璃閣閣計其費可三四千金而足吳居士幼如難之問鍾子鍾子曰夫募者爲願施者爲緣願有待則頓成爲難緣無方而漸致亦易以願聽緣以緣湊願是岸公之志

也且夫佛無土非國而莊嚴者非勝地或莫之肯先焉登是閣也但作舟中想見可掬可漱可濯可灑者在船窓間樂其勝焉因是以有閣閣因是以有經經因是以集僧僧因是以有田以無方之緣足有待之願且暮遇之居士何難焉吾宗僧有性慧者募作圓通庵止數十金不能取盈持鉢甚苦見是疏得無河漢豈其地之不東顧抑其人之不岸公邪

請戲質之老岸并出是疏廣之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積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金銀土石膠漆則其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况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佛有斷割肢體示無所怪而諸經乃云以金
木土石膠漆作佛像瞻禮讚歎便獲福報其
輕其身而重于其身盡之像也退谷居士鍾
惺曰瞻禮讚歎從像而生則佛法以像而長
存佛之欲存其法有甚於其身者則像烏得
不重重其像宜無如金木土石膠漆之可久
者舍此而畫其爲可久也難矣夫眞能重其

九一

法者必從其難久者而務爲久焉難久者而
務爲久則非徒如金木土石膠漆瞻禮讚歎
而已又將有所以爲守之道也是以古來
畫重人物重佛道在作者伸紙濡毫
初已辦一極久之願力必得於守者之太
後已也牛首有歷代祖師畫像百幅矣吳
曆丁巳三月惺寓白門與王子字林玉健
第古度胡子起昆獲觀之似非一時所爲而

威儀嚴慈此百祖之身若與我聚於一時者
像之所爲也已傷其歲久紙軸毀敗歸與吳
子惟明畱重裝裱之惺自書各祖出處其止
夫作者願力期必得夫守者之人耳守者之
人不易得不得已而求夫所以守之之道夫
裝裱之於畫其於以爲可久也差易不可謂
非守之道也是歲五月十五日惺謹識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疏一

五

予募裱牛首祖像八十餘軸年餘矣有石居
士者感其義捐數百金構牛首羅漢殿夫衆
生黑業不同造於怪者甚多諸佛菩薩廣設
福利以勸人施夫衆生主施則諸佛菩薩遂
主受乎蓋施者怪之反也施則怪除怪除則
黑業除黑業除則人人可作諸佛菩薩人人
可作諸佛菩薩諸佛菩薩斷臂割首之不惜
而何愛以身爲受乎今匹夫齊民無故而欲

致數百金則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其舉念行事有不可言者矣今以一念一事之有感舉數百金一旦捐之則并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一日懺除之矣舉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隨此念而一旦懺除其爲善念福緣又豈盡於此數百金哉此諸佛菩薩勸施之意也曰居士旣身捐數百金胡爲乎募也予曰裴裱祖師畫像其所施幾何居士感之至

疏一

募畫祖像疏

祖之爲言傳也不自其身而止也使止於其身是上自飲光止矣又土而自毗婆尸佛止矣於祖之義可苦哉祖之教旣不自一身而

止則夫莊嚴祖像以使之傳者又豈可自處而止乎牛首祖像百幅信心者多臨而瞻禮之不欲其像自牛首而止也新安坊居士欲廣牛首祖像之傳而委之戴清之可謂得人像成而置之黃山可謂得地鍾子方客白門感牛首祖像之裴者就淪而圖新之聞其事而歡喜讚歎告二君廣勸十方信心成此功德勿生退轉第提祖之一字顧名而思其義焉斯可也

疏一

京山多寶寺募五犬部經疏

乞法者欲釋其疑也計宜乞於多法處乞於多法處能使與者生饒益想生歡喜想而不必苦其難施法者欲起其信也計宜施於少法處施於少法處能使受者生希有想生難遭想而不敢忽其易吾鄉京山有多寶寺其來數百年矣而尚未有經也寺僧海林行脚

至金陵誓募五大部經以歸懼其難就不勝

悲惱鍾子廣之曰仁者無愛夫金陵自齊梁以來故佛國也若乞法於多法處而此中檀越施法於少法處機緣無妙於此者且吾聞經爲如來今身施經者非施財乃施如來全身也昔有一菩薩以已所生之國產弊無法請於如來歸教化之今以數百年之寺而耳不聞佛目不見經產弊孰甚焉譬若以此中檀越爲菩薩處多法之地而視娑婆世內尚有無法之國必且身先往化之今有方便於此一人施經是以一菩薩齋一如來全身往送於其地也多人施經是以眾菩薩齋一如來全身往送於其地也有如來全身之賜臨又免於菩薩自往之勞其踴躍助願施之雖恐不速而勸之惟恐不廣也又豈止五丈部哉

募孟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李溫陵有言阿彌陀佛亦只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此通透平實之言也由此推之所謂佛事菩薩行亦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七月十五日孟蘭盆何始乎始自大目犍連爲其母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談口施食何始乎始自如來爲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拔一母拔一弟而必拔千億劫餓鬼其願抑何深而不敢以爲深其力抑何勞而不敢以爲勞其福德抑何廣何遠而不敢以爲廣且遠但以爲尋常慈孝之情若曰吾所拔者止一母止一弟耳嗟乎舜之孝至天下化天下定武周之孝至郊祀禘嘗治天下如指掌而猶曰此庸行也與此何異哉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聞孟蘭盆而願附見施食而樂助

此非佛事孝慈之事也此非菩薩行孝慈之行也世有不言佛不言菩薩者有不言孝慈者哉長生館焦太史放生地也僧定安者曰吾將以今年是日於水際作盂蘭盆會持尊勝呪施食念經禮懺爲五晝夜功德以疏示惺願題數語以告大衆之願附而樂助者惺德薄罪重三十年內喪嗣父嗣母喪生母喪仲弟叔弟季弟與妹喪長男諸男女眷屬幼者不與焉創鉅痛深悲淚歡喜述三事緣起以告大衆彼大衆者亦不問是語而願附樂施也其亦曰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而已矣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金陵自康師以三十七日致舍利始有塔今大報恩寺佛殿後棟烟霄而亂星日爲震且國中莊嚴第一者文皇帝之爲也舍利往來

有光隨人願力所見雖以惺之微淺業深猶曾得一遇之前爲佛殿碑極弘麗想元末亂初革命靖難之際士民之坑屠兵將之夷殺與夫忠臣義士之捐糜事定想與聖主大雄大悲必有惜於志者庶幾仰藉三寶津逮於以解其結而資其福深心所託非苟而已也殿燬於火六十年而牆壁兀兀然立於烟霜風雪之中劣得不仆者蓋有故焉然而復之則難言矣大凡土木興作出縣官者廢則疏請出水衡錢新之今邊腹多事公私告匱水衡錢豈能及此中丞本如吳公信心護法自度利他數十年如一日惻然龍象之注重興信者之哀曰吾以積官餘俸倡衆修舉伏濟縣官之乏而存皇祖振幽功德於萬壽非惟善信之極思亦臣等之至情也於是捐貲首復塔左之祖殿與朱嫂之伽藍殿相配

若左右手之翼如也念塔後之觀音殿如人之有坐也募衆重修以爲佛殿之地而屬惺爲疏以勸施者惺猶記戊午開錢失守軍民糜爛無數名將大吏從之南都善信醺錢米不啻飯僧懺誦廣建水陸道場普薦忠魂惺實爲疏至中夜聞叩馬之聲維風雨而來星霜趨於壇左感應如此報恩塔殿乃 文皇帝所以雪冤拔滯於革命請難之際者今遠禍未歇河東腥膻所屠戮過當於往歲 文皇在天惜然於志必有甚者今新此塔殿豈止如前水陸功德方今物力告絀宰官居士隨其方便倡和勸助代爲 皇家永此福田亦輸財急公之誼也

隱秀軒文秋集

隱秀軒文秋集目錄

疏二 應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薦先師甯太史疏

薦亡舅肆夏疏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隱秀軒文秋集

目錄

隱秀軒文秋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疏二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罔極劬勞乃獲棘薪之報孔懷急難永乖唐棣之歡薦其死何如養其生酬親恩未若資佛力痛念先嗣父某祠母某本生母某體有

疏二

異於髮膚恩勤則二亡弟某其情所關於手足征邁斯同兄無常父母共膽共依道有宜室家既翁既具豈期蚤歲四親通奪其立養胡補於升斗才終一星五子遂亡其二耻有甚於瓶罍念此碎心疾如疾首若斷五體奄奄氣息猶存難禁痛割自省多生種種罪愆已積應受摧崩茲者節屆子血蘭佛垂寶筏念菩薩所首超之衆必闔浮最作善之人如惺

一身之不孝不弟悔穢何追乃諸眷屬之無罪無辜脫離差易儻嚴慈施接引之恩親蒙升拔令骨肉登清涼之域身願泥塑謹疏

薦先師雷太史疏

生天成佛文人妄作後先慧業冥心大道何分靈蠢佛所比之應類世乃認爲上因非仗弘慈終難超拔痛念先師翰林院檢討雷某宿緣清淨至性靈通亦曾願作佛弟子非無

疏二

戒定慧之根未免猶爲世名人卽其貪嗔癡之處惺等師友情開量其沒後或無往愆淪落老婆心切懼其生時偶爲慧識牽纏仰資津送之功得出輪迴之路因使平生正覺慧腸翻成有漏風世文心如識總墮無明速登彼岸水脫諸緣謹疏

薦亡兄肆夏疏

生遭奇哀思愛卽成冤對風迷勝果靈明反

作沈淪惟佛恩能豁冤親匪道乃難
痛念亡男肆夏慧則秋神玉骨年惟石火
光宿愆不無現業尚未冠昏官以未嘗算已
不盈乎廿載貪殺淫其何自罪豈能積乎三
生茲當解倒懸之辰乃其永度脫之會浩長
逝者五年於此恐未離乎六道之中仰賴圓
通以超幽滯但念惟能自度乃可度人悞身
無慧劍識不逮於東門眼望慈航惠欲要乎

西土沈愛河而作没人津梁罔覩向苦海以
求仁子鍾鼓何爲竊有癡心所仰鄙願想渡
於人間地獄天堂茫茫何處報予以過去來
來見在的的安歸非惟藉彼脫離尤所望乎
導引謹疏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服於致侮人飲吳華何煩代
彼興哀宴使廟謨無失律城而協師貞素之

邊計得全嚴翼以供武服適驅熊羆虎豹之
徒以赴矢石鼓鉦之役勝則爲功固有等閑
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驅保妻子之
流敵王所愾爲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何堪
乃者建虜鴟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
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
故而專望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養
非所用兵食信之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

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場脫
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將不成功
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多
強死非其心瞋目之人以茲忠勇之魂反作
幽冤之氣或上動乎天恐逆招夫水旱則
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周爲匪輕而衆群之關
我國家者尤爲不細禁等敢聞國恤舍極難
而他求仰仗佛恩與津梁之普度謹疏

隱秀軒文收集目錄

碑一

重修華嚴閣碑

范公德政碑

目錄

隱秀軒文收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闕

碑一

重修華嚴閣碑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圯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以恐斯地之不必爲寺有是委衆加於壑也夫圯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爲寺疑不爲寺則振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爲欲之者資易可弗之修也圯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便有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爲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凡使之終爲寺有者之道也修之奚先先其甚者復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歸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

櫻其所有者或新之引其臂焉將備其前陛
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犯予宣斯義以通
轉者俾堅其守僉曰善哉單有衆力先復其
舊工之後先相厭圯者就甚孰否否特未甚
終亦及之請視其右苟於斯願將復銘焉銘
則不朽受事者誰列名其陰里人某某

范公德政碑

敬吏治者必以言然有氓隸之言有文士之
言一文士之標誦不若千萬氓隸之言之公
也衆文士之倡和不若一氓隸之言之信也
雖然此爲夫治行無實而藉文士之言以潤
色之也云爾若夫實心實政加於上下達於
幽明千萬人輿誦之矣夫心許之矣乃或
慮之於心而未能出之於口出之於口而未
能傳之於世用文士之筆吾代吏民之心以
此從來史家循吏之所爲傳也豈可廢哉而

余非其人也銓部有范贊公者曾爲東昌司
李余友王永啓督學山東曾爲余言其人品
真簡遠有名士之風而不廢吏事余心儀之
久矣公且入爲銓部疏理人才維持世運
下人謂公之爲名銓部不暇知公莅仕之興
郡與司李之一官而東昌吏民親被周澤優
渥霑足若東方之懸黎永南國之思甘棠又
不必知公之爲名銓部所知者公在東昌一
郡司李一官之政而已充郡丞健人周君者
公舊屬吏也姑順吏民之意取公宦跡之在
一官名實之在一郡者垂之樂石而屬余紀
之其言曰公之爲名銓部予所知也乃若東
昌爲京輔舟車孔道公之爲司李並身親相
仍人相食之時也公出於誠懇公於靜致
心本於曠懷而多方行以無事事未至而經
管則若輩太戶以疏里胥之蠹除馬吏以清

郵傳之役事至而修葺則若查粥豚以瘠道
 殫置膳田以息踐更條捕蝗十議以秣田穡
 事已而善後則又若年豐穀賤酌爲又穀抵
 銀之議增其直俟時而平散之諸如小吏之
 獄必以情身處於無欲而墨吏望風去此雖
 一官之職一郡之事不足以盡公乃東人所
 以知公誦公者止此而已雖然立石誦公者
 東人意也非公意也公無意於東人之誦而
 似不能不忘情於斯文是以聽其立石而
 不辭子其爲東人紀之余猶記吾鄉夙秦君
 作臨清守時移書於余大索余集云其意出
 范公其言與今周君之言合夫周君欲以秦
 文代吏民之心只而公反借吏民之心以
 傳余文身操天下鑑衡少年隆貴而區區
 屑屑然欲得取賤文並也此言以爲重此
 虛懷曠識有太過於秦人者此公所以爲秦

下名銓部也而惜余非其人也

隱秀軒文收集

卷一

五

隱秀軒文冬集目錄

行狀一

程次公行畧

目錄

隱秀軒文冬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行狀一

程次公行畧

新安有程次公者豪朗人也所居之地能使
其地之人樂而爭有之業饒於淮淮人惟恐其
不淮移而之武林武林人惟恐其不武林客

隱秀軒文冬集

行狀一

金陵金陵人惟恐其不金陵然而次公實新
安人也次公姓程氏名道履更名希皋字幼
和別號奔丘世爲歙槐塘名族云父嗣勳先
娶於唐生道文又娶於余而生次公祖俱曾
祖永安並贈侍中九世而上曰元鳳顯於宋
又上二十六世曰靈洗顯於梁又上卅四世
爲晉新安太守元譚始居歙蓋程之受姓遠
矣公生而端慧就外塾所授書一再過輒上

口然有幹局其父名儒也雅不欲限以學案

卷二

務鍊之有所經畫每與裁決使治生

曰貨殖非小道也經權取舍擇人任時管商之才黃老之學於是乎在姑使試之使得自以其意通賓客客多而不雜年二十七命治鹽筴於淮兼以其地近金陵俾得遊棲以廣其意入貨南雍馮祭酒見而器之身爲成均弟子口不言錢而淮之部署胥中略井井矣

陸秀書之八季

行狀一

二

歸籍其子母全而報之父念廣陵去家遠心動思歸不必時至樂武林湖山之勝距新安可朝發夕至且曰廢著之道何地不可施改其謹於武林族子有材而失職者察其何在以委之若不知有生計者大率如居淦陵時然倍息者再任人之效也而客泊進仁沈慕義賢士大夫樂與之遊嘗貸其孝廉金等丑孝廉成進士卒於邸舉奉焚之人以此知

貨金非以孝廉故也益多之稱程次公程次公云云往來書問咄嗟制牘詞理可觀有陳孟公之風浙之藩臬守令爭以客禮之然無所請事至從子見陵於賤而富者躬因服出理之無何聞其父病跪而歸病良已反杭兩月而父病不起居喪易而戚鄉里法之自是亦不復爲往時遊矣一室之中圖史爲隣延名師友課其子能文章今長男瑄在子門者

陸秀書之三季

行狀一

三

是也暇日輒與名僧坐斷橋遇緩步至者卽與飲不通名而去癸卯還新安會歲大稔穀貴邑令勸糴首出子石應價爲之平丙午朱所匹所委武林族子會計者又死顧影異外將反淮上故業會妙之子黃歸自燕盛言燕中都會質庫歲息可十五公亦欲從之官流舉千金授之隨籍其家貴寄之宗人不責券將盡室就道而黃之千金業付酒家胡矣公

一無所問而生計稍落遂由金陵再至杭州
之故人迎勞之謂次公將爲武林人也公內
自計遊莫如武林居莫如金陵遂有終焉之
志風晨月夕隱囊照袋牛頭燕子之間殆無
虛日而武林故人有勸之仕者遂理前入燕
之計入貲南度支法得授鴻臚寺序班行有
日矣會有脾疾就醫京口旋以次子婚至金
陵雖瘠而神王暨以寒刺進暴下五日而卒

陳公事

行狀一

四

蓋萬曆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距其生隆慶
丁卯八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一先時瑄
受公治命還就新安郡試試居前未及試督
學而歸歸則屬續六日矣故瑄尤負恨焉娶
方氏某女子二長卽瑄娶某生女一未字次
鶴娶某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某某瑄篤學有
志行將乞文以寵亡者於一時年位高名夷
然不問而責於子始一歲中月數拜予門後

一月中數日一拜最後一日數拜予撫然曰
此孝子也傷其志爲具其行事焉

陳公事

行狀一

隱秀軒文藏集目錄

墓志銘一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志銘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春

宇蔡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溪祝公墓志銘

隱秀軒文藏集

目錄

隱秀軒文藏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君閱

墓志銘一

明茂才私謚文穆魏長公太易墓志銘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爲今上甲戌歲卒之

歲則今年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

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所爲詩竄改幾十二

隱秀軒文藏集

墓志銘一

二屬纊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後絕爲三

紙書遺其尊人榮期公曰必鍾子也志我墓

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明茂

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

私謚之余惟長公幼清蚤譽高才奇骨爲一

時聞人年二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

精其業未嘗施眉目於諸生間必奪其諸

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

公之讎之必矣差得志於詩志長公墓者宜
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
以爲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者何獨亂於所
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爲太易而復此稱以
死長公蓋自嘲自傷云爾於是因之爲魏長
公太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著姓名
象先字太易父榮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
政生敬敬生應封文林郎應生某以進士爲

附方事二第

卷一

二

西安令榮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安以中
子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邸有異徵西安公
固奇之掌弄膝語知爲俊物稍長就外傳目
所過書十行輒了手所弄文三义必就出應
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本寧見而異焉異日
當以文鳴世一時承響傳寫而君其時隱然
有自爲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
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

家郎君者籍籍若是欲一觀其曲折能否未
有間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
丁酉余爲諸生倦矣而君尚自如然其文畜
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史敬承西安公
故雅游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移書
薛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
亦自知君乃辟茂才移置郡學久之與其邑
王謝譚爲黃玉社王苦爲諸生業兼稱詩傾

附方事二第

卷一

三

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已亥流言起飲章
蜚語口聽耳傳一夕而徧欲脅以衆怒爲危
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
反中文士必以口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漁
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半多不可聞聽者
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於有司
皆高等忌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
起其名計益誦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

以諸生入郡都試同舍乃得與君論詩語大
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盛而有真中
晚真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且
祇稍能自出語輒詫奇險自我作祖前古所
無而不知已爲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
曆前語多長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爲獨創
然其人實可與言詩君絕歎以爲奇快其後
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君辟應楚鄉試

附錄卷二

卷二

四

罷歸益墨墨不自得而恒快於詩君秀麗不
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
嚴其於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
借晚益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
自托於長慶世或指長慶爲太易不知其用
穉爲老用險爲穩用凡爲奇用亂爲整要以
不必爲我式而能爲我用而太易亦自厭全
之爲僞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難霸治之

聊以矯俗玩世通其壘壘之氣橫佚之才真
率瀟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一太
易世自覲而遇之而轉盼失之戊申春余與
譚友夏過京山讀君詩詫其境地如此似有
晚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太易得羸疾學使
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君姑病免
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試
傷尊人心與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

附錄卷二

卷二

五

文亦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
生事聞遠近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愛之甚余
乃手削牘奏記主者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
病無意復爲諸生歸作七言律二十章自廣
日六等吟悲憤譴浪嬉笑痛哭共面而呈同
口而出嗽崎怪謔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敢
道者今秘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
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爲殉君

少負絕才絕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姬者計謂被以佻達輕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微而信不郵而傳是以有已亥事而君實清謹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歡復親信友無間言邪翼二弟過於父師乘居獨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雜及人臧否正色止之初余度前口語事釁或自招妻以此墨試太易不能得平生取子廉無雜交雅重識

附卷之二

墓誌一

六

檢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間酬贈非其人輒被汰或遂削其詩亦以此取怨而太易有重名足以休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太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不能不惜其名以爲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慕太易者不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兩娶婦輒死甲午娶於譚卽郡承完女戊戌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結譚君卽狀太

易者郡丞長男也已亥娶於田丁未卒有子一人名繩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其生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展其才不能展於用余以爲天假太易年其所失職於世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前而無諸生累差獨聞卽所得志於詩者不能遽有加于三十四年以前而得壹意爲詩差獨富聞卽享詩福富卽專詩名是區區者

附卷之二

墓誌一

七

而竟亦奪之造化亦太奇哉鍾子曰天生異才不有奇福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歷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興而內行修潔作人之定不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熊虐太易

詩亦能庖求易矣聞太易死悔不常習諸生
業而竟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苦矣榮期公以
某年月日葬太易某所附兩婦間余姑因太
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長公太易墓志至所
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當題其
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也或云太易自題實
爲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樞家人矯太易命
爲今稱云銘曰生失職於諸生而得志於詩

易學集注卷之二

墓志一

八

一

女有以自樂也沒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
以自託也予手後子存子手先我朽死而後
死者志于墓後死者之墓之志爲知夫誰哉
嗚呼後死而慮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迨其
有孰先孰後孰亦久孰久哉

明奉政大夫吏部南清吏司郎中春

宗廟恭肅志銘

予不識蔡先生先世有出于孝廉爲吾友魏

祠部定如也卯南場所取士祠部取孝廉以
文耳然爲予言孝廉至性而習於禮其居先
生喪易而戚亦猶行古之道也介祠部見予

南都乞言焉客僧舍者踰月候予閒而不敢
請凡以爲親也予感其篤將志先生之墓不
敢苟而已取孝廉所爲狀讀之數過而得蔡
先生夫狀乞言者事也居身居官庸言常職
弗之敢忘志則立言者事也不可志其大

易學集注卷之二

墓志一

九

者志其大者而後其言可久也予觀先生論
邊材及對王相國數語深歎郡邑郎署中自
有具將相服者而世莫能竟其用也因作蔡
先生墓志志曰先生姓蔡氏諱桂別號春宇
家世沛人五世祖揖洪武間以孝廉拜監察
御史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異政載五倫
書四傳生傳曰竹溪先生實公父以公贈元
部河南清吏司正事嘗爲閩建寧簿及浙之

樂清丞有惠政配盧氏贈安人生子如公其第三子也生而端遠明悟嚶嚶古大與兄弟燕談數以已意於古事有所臧否而伯氏勸之日以弟視吾儕異日所就何若公笑應曰千里內賢俊耳甲寅補邑諸生丁巳試諸生高等得試南都是時都人士楊太岳李如真李翰峰輩皆以道德文章有盛名公皆友之戊午秋遂以易魁南都時年二十有一慨然經世之志讀書取古人議論行事合可施行者爲一編苟有用我者以此往九上春官不第癸未謁選得湖廣永州府別駕永州地錯粵西民夷雜處公受事卽有猺洞之亂當事者議勦焉公曰種人叛服不常固其天性勦之如捉風兵與賊聚散不相值而以邊民蕩骨代爲封賞徇從來邊患坐此猺性獷而機可以誠取請得以畢騎探其穴致之當事者

從其議卽以其事付公公竟得當而報尋構道州篆歲饑斗米至百四十錢富民操其急糴者叩門不應公覘知官粟尚餘數千石曰得之矣故秘之不使人得悉其數請於上以貸民不許請出糴許之乃減市價之半予之程糴不得滿石司其最貧者稍貸之富民不知官粟幾何而糴與貸者日有聞焉懼於藏粟之滯且蠹爭出予民糴米價驟平州有被劫而夫婦俱死賊手者其十一歲兒得脫明日其女來視誣其鄰坐繫者一門八人凡五年斃其六公立召兒訊之得其狀後真盜獲人始服時旱天乃雨戊子擢順天府別駕有清軍之任海內承平久百姓安土往襲伍如囚多以賄免貪弁與之市聽市人于取代捐餉以爲常大司馬請下令清勾公曰是無益徒滋擾耳暫得報罷皇陵側有居民數十

家久矣中增利之以爲且德陵從之便公嚴其不然力請如故越三年晉南京吏部虞衡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戶部河南司生事督大通橋陸運故事運額日三萬石會淫雨塗附前使者不及額滯糧十五萬石公承其後取車戶牛數料之不能如其石之數而計都城煇廩不下數萬可儼而代也凡日運萬石者五之滯者立消尋摧崇文門稅不敢取其

墓銘

十一

廩充長官筐篚監兌湖廣還雲南清吏司郎中當市珠寶上疏謂珠寶奉奩中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奪百姓衣食之原請省之不報然公亦倦遊有復禍之志矣遂謝歸有拂袖滄江問釣磯芙蓉堪製舊時衣之句日與里中張都諫輩爲飲酒之會壬子買舟由金陵下姑蘇泛西湖而歸構亭於縣東偏之高林題曰五宜謂宜飲宜賦詩宜待月宜娛老宜

避世也匿迹不入公府庭月悠然老而耆學不與不盖安步里門與人言依於義期以德化人至論古今事勢得失詳而核微而中蓋其經世之志薄試於郡邑即署而不得用其所未足意有所合時一露之爲郎時曾與人論邊材首舉一巡撫問者疑其人不變通公曰今邊事之壞正坐人皆變通耳令得一人持正如此者豈至是乎次及一京兆尹又疑其取用太濫公曰適問邊材非問廉吏也陳平可用趙魏老將焉取之蓋釐夙蠹則主將正破拘舉則急揮霍邊材之選二義始備公服其確太倉王文肅作首輔時嘗訪以永州事公斂手曰某作承吏則言承事相公幸矣下何及聞古郡乎夫天下郡之積也一郡無事何補於天下然安天下之道不伸於儂郡已無事使郡已無事在賢守余守令皆賢

則天下雖有事而民不易動民不易動安天下之道也守令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臺兩臺而上有吏部吏部而上何人也相公思之而已文肅改容謝之其持論如此鍾子讀公之狀謂居身居官有公之一體足以爲善士爲良吏然獨三致意於論夷平糧清軍督運論邊材對王相國之數事者皆國家大計亦以見郡邑郎署知公不盡志先生者志

卷之二

上

其大以荅孝廉乞言之意而已公生嘉靖戊戌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午閏四月二十三日距其舉於鄉之年周始一甲子得壽八十有一元配崔安人有婦德母儀先公二十八年卒子六人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者予同年民部祝孟鏞尊人也以子民部考六年滿封公如其官故稱

民部郎少谿祝公云公爲參藩子爲民部父其墓宜有志然讀孟鏞所爲公狀樂其心行福德公非以參藩子民部父博文人一志者卽惺年家子亦豈以參藩子民部父志公也按狀公諱某字子仁別號少谿直隸當塗縣人父參藩公諱某以儀部郎抗疏廷杖由督學歷前官有四子元配李宜人生應乾舉嘉靖辛卯鄉試次坤慧而天側室林生應龍趙生公俱在嘉靖甲午歲計公生之歲其伯兄已舉於鄉三年矣公生而淵敏屹如有巨人之志參藩公異之雖其伯兄賢且貴然歎公爲國器參藩公捐館舍公甫十四歲其伯兄方挾策公車叔兄與齊年猶好弄公居廬無童心易而戚必誠必信以待伯兄之至參藩公卒之先二年伯兄已主析其產之公退然仰家督鼻息田畝其污萊者宅取其淤

隨者滅獲其老弱者。僦僦公子見以爲名義。實寒峻耳。會歐陽中丞諱必進者。參藩公死友也。開府江南。特枉節鉞哀臨之。呼諸孤出。部署諸婚嫁事。公先已議程。儒人婚未定。厭祥中丞欲以女女之。公跪謝泣曰。長者不棄諸孤。下羊舌泣亦猶行古之道也。孤終不敢效子敬離婚事。累長者之義。中丞知不可奪。長太息去。無何伯兄自長安聞訃歸。復舉公前所取三之一者。又三之。察及雞豚。公母子倉皇徙宅。不敢視日。寄居青山草堂。無忤色。無後言。異以積誠於處人骨肉之間。有所感。寤服闋。程儒人來歸。推布操作。佐以薪膳。不與公共寢食者三年。公始補邑諸生。時伯兄令成安。寄訊達空函而已。公安之曰。吾以成吾兄廉吏耳。然饋粥之產。寄伯氏吻中。入口嗷嗷。惟是日月俯仰。從程儒人手口取之。迨

伯兄收梓桂陽。始憫乎有憐於厥志。出某請業而公喜可知也。久之叔兄卒。年僅四十。遺孤九齡。一切後事。倚辦於公。而桂陽公亦罷歸。歸而於先產無所益。尋亦鬱鬱卒。公慟二兄之逝。二兄各有子。公反能以一孤貧諸生。贍之禮。諸文學有聲實者。爲諸子姪師友。適館授衆人。不知其自公出也。久之羅旴江先生以理學爲海內祭酒。守宛陵。聞公名而召之。刺經發難。與諸生言。常格格不通。至公則心開。先生以爲天授。然公爲諸生亦且倦矣。有長男已補諸生。而早世。程儒人幾不欲生。公每以義命豁之。而民部頭顱亦漸出。然善病。秀羸。程儒人每聞其夜讀聲。意哀之。輒自起撲其燈。且欲割田百畝爲成均弟子。公曰。勿以貲汚吾兒。且是子終由膠序起。其待之民部。尋亦補諸生。於試時有利鈍。而公

不爲督過曰無益徒頓其興往之氣耳氣
民部果以文受知於鄧銓部心虞王侍御二
固人始服公之知其子而善誘焉癸卯秋民
部舉於鄉公方七十觴客報者至客屬太白
爲壽恨程孺人不及見驗其言耳庚戌成進
士授官民部公勉以盡節官下勿愧清白吏
子孫出督餉潞河有所釐剔大司農李公以
爲古清郎善之然三年中手削牘乞歸視公
者數矣公止之勿負知已尋以考滿封公如
其官又三年再滿蓋民部一官以潞河一役
始終之乃得以差取道還里從大夫後觴公
堂下郡守何公舉鄉飲酒禮一要公往爲重
耳不敢以筋骨煩之然拜手闕廷無敢失容
見者嘉歎之嘉平家燕子婿羣集猶能顧曲
按節和梨園歌及商探梅送臘諸韻事獻歲
沾微疾然神猶王無何稍劇擁衾趺坐而逝

諸子孫奉茗枕環侍頷之而已時萬曆戊午
正月廿一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廿六
日寅時得年八十有五公至性仁心胸懷惻
惻然見於昇端於榮利淡如也嘗啓筭見金
一囊度可半百秘之以待亡者數月與所親
吳老餽以微語挑之果夙昔假爾時所遺金
而歸之村父有中細人語懷外伏莽司公公
乘月以好往厚貽之其人不覺自失曰吾本
欲甘心子今見子而吾之意也消吾妄人也
不能見子其感人如此家宰馬公鍾陽舊令
姑孰與叅藩公石交數移書招公公謝不往
環青山草堂有田數百畝春夏耕桑秋冬讀
書去輟水一衣帶耳與武孝廉陳文學爲文
酒社不問外事日出無所聞聞亦不解有法
隱者風所居國不言而飲人以和名爲鄉里
善人沒之日已大臺保艾難老人猶惜之配

程孺人先卒生男二長可大庠生娶陳文學
女先公卒次可仕卽孟劍官戶部雲南清吏
司郎中娶方伯夏孫女繼娶女女一適某
子孫四某娶某可大出某某娶某某可仕
出孫女二某適某某曾孫七某某女某先是
程孺人以癸巳春葬金山麓闕地得二石子
公以爲同穴之兆今以某年月日合厝從公
志也銘曰人有榮名以前後顯公有潛德以
前後掩人悲其晦公悲其闕小子愚賤載筆
實忝公不借名愚賤何視

愚秀軒文藏集目錄

墓志銘二

秋田汪翁墓志銘

司城程公墓志銘

程母咎孺人墓志銘

斷香銘

隱秀軒文藏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若聞

墓志銘二

秋田汪翁墓志銘

新安有秋田汪翁諱一涓者至性篤行君子也初娶於蔣有丈夫子四人皆夭獨第三子國政有孫宏嗣國政且死不敢必宏嗣之能

秋田汪翁墓志銘

卷之二

一

後汪氏請於翁必置腰置膝晏氏復有四丈夫子然翁之沒四子皆幼宏嗣顧反有子二人卒襄翁大事而請於子銘翁墓者宏嗣也宏嗣爲子友繆尊素門人故尊素節錄公行爲狀尊素者卽江陰繆太質也子覽翁所以父太質始末卽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公又自有始末其言曰尊素所以交於翁者戊午歲自北雍改南寓十廟西翁寓亦偶

近尊素尊素不識翁翁已心先識尊素矣一

日呼渡秦淮舟中居然先坐一翁攜兩幼子

太質前詢其姓氏翁笑語太質君非寓十廟

西者乎與君卜鄰久矣我新安汪秋田是也

居數日太質入閨翁挾佳墨餉太質佐閨中

用且屬勿報謝出關反於寓未入門見有張

筵月下者遽引太質偕同入坐曰子良苦能

從我飲乎追而視之乃向者秦淮舟中翁也

秋田汪翁墓志銘

卷之二

二

明日太質他往卽寄行李於翁寓如其家然比歸太質下第翁前相勞勉君歸必無佳意與且留止白門有孫頗解屬文近在黃山且至至當執弟子禮卽宏嗣也此翁交太質始末也其濃淡深淺可與世俗悠悠者論哉故曰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翁始末也則曰汪之先自魯徙歛於唐封越國公凡新安之爲汪者大抵皆其支也曾祖玄齡祖良

榕字文盛榕弟文質卽大司馬伯玉父翁於
司馬爲季父云父諱道映字奎卿翁生而軒
輊有奇氣父愛之司馬公亦視如子曰將大
吾門初習舉子業以父年五十有倦於家政
意乃去爲太學生是時奎卿公居廣陵好客
戶外屢滿幸舍不足以內容翁察其意築別
園於城南隅若自爲遊止計者客至則輟以
館之所交盡天下長者若馮祭酒開之鄒可

附錄二

卷之二

二

寇爾瞻李太常本寧皆稱之歲己丑大禡道
殪相望翁遇其骨卽瘞之爾瞻先生官南都
時欲建一漏澤園以收無主之骨翁捐金數
百成之家本素封爲淮揚鹽策祭酒屬一宗
人經紀其事宗人盡沒之或勸翁痛絕其人
且寘之理翁笑曰誤矣失金未足而又絕宗
人以繼之不兩失乎人以爲名言有友人負
通索者如追寇窮且求死翁代償之人負翁

而翁代人償其負君子難之戊午冬太質與
翁偶晤於淮楊邸中之客衣履相藉有聲聞
其故翁曰予有小圃事速訟兩年餘矣太質
謂翁徵人以訟爲俗不勝不已今勝之止成
一徵人耳吾以翁爲超然者乃亦若此且翁
構園捐與客而又與客爭一圃何爲者翁大
悟曰予交太質今始得其助乃謝去邸中客
所與謀訟圃事者歸新安以某年月日卒距

附錄二

卷之二

四

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翁才本辦濟而以馴
行掩父奎卿公忽遭非意之災遜於外者七
年翁挺身出白其事事乃得白歸徜徉城南
園中三十年竟以上壽考終者翁之力也親
忌日見子姪衣色衣者呵之聲淚俱下坦衷
樂道人善不喜舉子業見人長於此者弘獎
勸登或延致之託以子弟如太質其計入進
太質一日攜其孫宏嗣拜我於病榻曰子交

汪翁子無與也子不敢以子之文代子寒交
情然子有請焉子中年喪子頗似汪翁汪翁
喪四子已復生四子子其志汪翁墓以旌仁
人有後者且爲子榜樣遂志之銘曰喪爾子
還爾子假以年周而始福德人何敢比願學
焉作墓史

司城程公墓志銘

予未官南儀部之前數年皆讀書客隱於白
門在遊與居之間中間寓新安友人程仲秩
秦淮別舍者凡一年所性寡交於賢士夫鮮
所識亦不爲人作文然其於程氏賢者久亦
不能不聞之而司城公其一人也恨未與之
交計其人沒且久矣庚申冬病起吾友王太
古持公行略爲公長君景祥所自述者徵于
文志之考其世蓋宦迹鄉計與予在白門之
時不甚相遠其卒以去年己未七月初六日

其時予猶寓仲秩所也子何以遂不與公交
交臂而失一賢者是子之過也夫乃力疾爲
公志其墓以懺之志曰公諱敬弘字思任徽
州府休寧縣人世居荷池久矣公始愛其名
欲有之故自號曰我池蓋休寧之程始於東
晉太尉元譚代有顯人明興有子民者五傳
至瑄瑄傳信信四子季鈞鈞又有子四人公
其第三子也生而骨重神遠稍長能慎言笑
取于大父奇之以爲將大吾門攻舉子業以
治尚書補南京太學生南都本六朝地聲習
浮侈且諸生五方輻湊相逐爲勝公曰太學
生當矩步方領刺經發義奈何爭清華於衣
履間乎與二三同志勉勉於學尤留心當世
之務曰士無論致身科名卽太學生豈無通
籍之日乎吾寧策能面牆以冥冥決事也於
諸書取東萊博議之裁取丘文莊大學衍義

之博手錄成書不敢以文字當之兩司成皆
器重焉卒業隸事都察院故事文具耳所利
在早休沐歸臥時海中丞剛峰掌留臺而公
已知慕其風節旅進之暇竊覲記而私淑焉
已而假歸省覲公家世起鹽策而公父爲祭
酒時已老授其柄於公伯兄上公公挈家南
還公獨依依膝下曰伯出叔處職也出者代
弟嘗俯仰處者代兄供甘毳不亦善乎歲庚

附身手錄卷二

墓銘二

七

寅公父以壽終於里三子皆在外宦窳之事
倚辦於公似有先幾云事母益篤居母喪易
而戚一如父然服闋謁選得授南甯南城兵
馬副指揮卽古司城官也公欣然就焉曰若
人不卑小官進不隱賢言小官不能隱人之
賢如委吏之於會計乘田之於牛羊是也今
云吏隱云祿仕而也高者以自遂其曠而舉
者以自掩其竊豈從來設官意哉且京秩而

得親民者司城也至則推心撫字兩造務得
情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鎮靜以
靜而事有情法牽掣者雖上官意無所承必
求信一意而後已上官亦感其誠低回從之
曰司城非有他也今大司空丁公尤重之事
有盤錯虛懷而問坐語移日退而語人見程
司城使人口不敢言貲郎兩字因歎人休限
於資格非祖宗設太學教養初意云南省臺

附身手錄卷二

墓銘二

八

如南昌晏公傅公折節交之官三載凡十三
考皆以最上主爵以秩滿例封其父文林郎
母爲孺人旣得請卽乞身歸曰吾祿不逮於
親而有榮親之名官不專於民而有及民之
實是吾善息之日也歸傍所居以自易曰存
心無愧天地素行可合神明其勵志如此公
前在子舍一切資斧聽上林公調度上林公
卒諸嗣昆弟各有所事事始入淮稍親簪策

事會疏理袁公新條綱法翼鹽政由此振廢
樹策焉惟恐失時而配汪孺人病彌留急馳
歸里視之劣得一訣念淮事未就諸郎儒者
不諳其本末復馳如淮時炎夏苦熱憂勞兼
之遂成瘧日進不衰竟不起則萬曆己未七
月六日距其生嘉靖乙卯正月二十三日得
年六十有五公負至性內行醇備儒而官
而賈皆有條理而以誠心出之伯氏早亡無
繼魚菽之祭躬率子弟酌之勿使其餒仲氏
病於淮心動馳視之賴以瘳再病復往如前
至則後屬續一日耳公慟且悔之一切後事
周身周衣既誠且信而後移書諸姪奉其櫬
歸教其子以經術不爲俗學與人無城府其
沒也人思之如喪私親初配曹繼汪皆稱孺
人側室某曹與汪皆有思齊思媚之資如曹
之有子而爲公置膳事舅姑得其歡曰天錫

新婦以逸我汪之撫前母子及庶子如也子
見鞭筆則念膚體聞叱詈則戒口業臨終而
屬已子以事父友兄皆不愧爲人婦爲人母
之道也固公福德所致耳銘曰嗚呼諸生耳
而仕學之途在其中矣下僚耳而出處之道
在其中矣使人猶謂成均有賢者而不失作
人之初意也豈非公平吾是以思其人而憾
未之逢

程母咎孺人墓志銘

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自淮上
介友人郝子荆以詩請於予讀之驚歎得未
曾有子荆曰未也袖中又出一小帙子問何
物曰凝之母咎孺人行實也子笑曰程子欲
以詩贊予文乎以詩贊文類相從也遂志之
志曰孺人姓咎氏山西太同府大同縣人蓋
淮揚鹽策地秦晉與新安人錯處之狎其土

矣父曰思蘭慷慨人也切奇孺人爲之相攸而疑之先子莊所公亦以鹽策居維揚爲祭酒有邊商所爲不法妨內商者人莫敢問公辱之市伏之思蘭聞之曰此真吾婿也遂以孺人女焉十六而于歸內外倚辦推布操作新安俗奢麗孺人曰吾晉產也習於儉不能自變爲奢居數載與共還新安事姑謹病不解帶辛卯舉凝之自乳至衣則大布食則脫粟凝之病以身請命愈而就外傳冬夏詩書春秋禮樂人以母也而父道師道具焉孺人曰兄父脫身千里外曠歲不一歸父道師道吾職也吾曷敢以一母道塞責乎莊所公卒孺人年三十四忍死撐支以效忠貞於藐孤而疑之讀書居業有立矣既納室凌卽遣入太學而鹽策舊業在淮如故定省牽掣稍稍衰凝之頗以舉先業爲憂勉自力復之而性

好書購書百卷樓居誦讀曰得無以此減產妨業爲孺人憂孺人覺之曰兄未喻吾志乎吾向者衣汝大布食汝脫粟固教汝治生春夏詩書秋冬禮樂此樓中百卷者是也凝之得放意以從故好而籌畫之事卒不廢焉禪客雅士過從不休養賓無缺婦凌初舉一子殤孺人頗以弄孫爲念命置二勝教諭諄諄婉變當凌心惻以內嘻嘻嗚嗚俱不問也凝之異母兄弟八人服鴈鳩之教相好無尤幾無常母先後宛若聞亦如之去年秋孺人年艾宗姻有觴而贈言者孺人曰未亡人散髮至老敢拜褒嘉以速戾平生素奉佛偶疾遂不起臨命無他語惟合掌念佛云孺人生隆慶己巳九月五日卯時卒萬曆己未年二月二十六日戌時享年五十一歲子一卽開禧太學生娶同邑沙溪凌比部子儉公次女一

適司邑呈坎羅太學希任公次子鼎功疑之
先子諱敬嚴卽莊所公也子旣志孺人墓仍
力疾刪定凝之詩而歸之而後爲之銘不忘
其以詩樂文之意也銘曰微有婦晉有女父
若夫俠而賈考終哉文士母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
墓也君諱紉蘭叙州府宜賓縣人大叅尹子

嘉祐二年二月

墓銘二

十三

求先生之女也記已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
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婿劉郎七歲
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卽今所稱劉
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
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
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
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入外佳處不必由
思思者反是無關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

於燕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
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遲緩可以爲家得
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於此或
全於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乎
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曉如病葉偶然從
風而墜或中胃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於地
如暗泉之阨於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
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
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
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
所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
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
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
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
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
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

求友乎悼亡乎能壽香於落葉暗泉之間而
跡其所終也乎噫

隱秀軒文藏集

隱秀軒文間集目錄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祭同年彭用九文

告亡兄肆夏文

祭譚太公文

祭同年龔圃甫文

白門告先靈文

祭文一

隱秀軒文間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爾潛閣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

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

祭文一

先一日遭偵者於途有傳先生訃音者此焉

唾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里門先生家

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

問故噤不能言者食頃曰予何爲是惘惘者

悻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莫焉已自

意曰茲帷內帷外堂上堂不剪紙樹旒籍籍

紛紛者夢耶某心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悻

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爲真狂真悻真夢

也使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三閱月非
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文
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中
一月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先生之靈菲
歌非哭不能成聲其辭曰嗚呼某於先生所
得至今日者不可謂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
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日乎哉記去歲
六月與先生盧溝別去遺某書曰從來座主
門生不爲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
合豈往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
某所知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
人嗚呼某何足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
生之言哉某與先生稱師友年餘相聚不數
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語然先生每借論
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亦察及公衆
之旨微言挑我以觀其應某時有痛痒側曲

機鋒相覿粲然一開先生之口處而汗不至
阿亦時有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爲不必人
而且以爲相成吁嗟乎蓋真有古師友之道
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某亦以期之求我
者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之才與志
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於經
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爲立可就而
某私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澤於先生屬處恒
欲其要高處恒欲其實大處恒欲其精微處
恒欲其定銳處恒欲其沈結處恒欲其厚透
處恒欲其涵奇處恒欲其渾察先生平日神
意識論似恒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呼時事
至今日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
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
今世頗知惜江陵不知思大洲而某恒慮先
生異日爲大洲萬一失足而爲江陵欲俟見

稍定交稍久時稍暇率胸懷以語先生吁嗟
其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命相薄無生
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氣骨
感激酬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
某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
親後事屬密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爲書一紙
遺先生略曰私情說不得言國事卽私情也
方今景象底滯癘已成一不悅世界中外復

祭文一

虛羸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勢必用
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
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羸之身迫以金
石有速斃耳大賢處此必當平心深慮太貴
調劑其幸而起書亦不達嗚呼區區一念無
亦慮先生異日當事極則必反矧或過直
予作是書訖密友骨肉靡足飲泣而予頗儻
然無怖無挂顧笑諸泣者曰冷雷先生在此

必不爾嗚呼某遺言已就而竟不成就
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某來誅茅捕
楊遲我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庸立也
取奄有時名者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
生斃於數日死而分香履願妻孥囑田宅者
彌留之餘賦厭刺刺語不可了而先生遽絕
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願妻孥囑田宅
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

祭文二

五

人之云區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
重留先生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
在室在身後者可悲可慮居多三子當爲
先生計然先生嘗察某喪子而感其日問某
曰子以葬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今日亦能
盡識其祖考姓名立里乎予曰不能先生曰
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生
生能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某不以此思生

生記去歲先生憩報國寺張松下三三寸幾
語及大道之要或曰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
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念深緣念自淺
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人也其
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嘗自歎讀書
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
欣然忘食是何意象子試參之其要言不煩
轉語相返率此類使某得再見先生言所欲
言聞所欲聞寧渠止此然某所欲言於先生
者如塊填海石補天雖不得再見先生猶得
述其意以告先生某所欲聞於先生者如饑
者於食病者於醫今何處叩先生哉嗚呼先
生其亦聽之矣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來
都客死於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會

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其
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
淮達於洪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
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
冠與子同時受知於溫陵林明府而同紉於
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於
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
自如子剛腸峭性高視闊步知子負絕人之

祭文

七

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
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異言
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
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穉生
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
愠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
察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華而余性疎
能察余性閑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

生居職終身與衆無以無敗余未嘗不以
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
而又疾且有非意相于者吾以瑣爲規成子
忍以居辱恕以御下齋以養生晦以銷妬無
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
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
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
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
輿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脯亦使婦人符哭
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
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
今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援人以手
請無以口惠詎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
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亦所
可盡使有如彥昇兄冬月曷曷遭父友然道
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見子地下乎

之英英當不遂隨肝膽和腳化爲其初易
而記余言

告亡兄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廿五日兄肆夏蓋百十四
日矣口念兄名心憶兄事兄言目想兄形耳
存兄聲兄紙墨未乾衣汗未燥席溫未寒風
迹未滅謂兄在後園書房也謂兄往新宅看
大父母也謂兄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兄逃出
郡邑應有司試也悅然不省兄正睡膝上兄
母哭聲於帷間裁精招魂爲兄作冥薦出循
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幾
亡兄樊倩秀春之靈夙宇在靈牀止乃始寢
見亡也見真亡也哉於是不得不以兄爲
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哥首
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
吾兄乎非吾兄乎兄宛有靈乎無靈乎

去乎未去罪去而獲罪得不復來乎永存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強健聰慧老成沈隱縝密孝慈淵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未六十其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死者萬萬矣子年十九而生汝數歲而露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屹如巨冢廿六歲而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廿三日而李使我奄忽遂年過木五汝愁我苦我誑我謬我閃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事何竟於汝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亦盡體抱天殤弱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短折相自者聲言汝太貴太壽至死堅言汝不死使女相不當及翁亦當死而卒死使汝茫然不解正春時於愁我誑我謬我閃我者我也縱使爾弟妹十八豈能如

芥如猪狗不足以贖汝之死彼造化者謂我男汝者十人棄之以法而木收其表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開汝以七尺之棺使材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甘之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哉子散落曠濬人也於世無關係鬼奴不驕不惰好弄亦好讀書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為功名熱衷之人其憤勤誦鍊家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爾可以託身託家託世使子得以遊戲文史逍遙寂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嘉為世外之論在外忘游暗室中夜禮拜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類年不倦此豈書生學問所為乎而亦屬禁錮者不予知籍使承知豈遂效常徒禁錮為且廣汝以世外遊論導汝以方外老遊

嗟乎汝死乃知之。謂病時未得細細問汝。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世間待我也。我每於游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落落。如有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自道。往因有倫有脊。有原有委。偷然了無挂牽。似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入憐女惜女。痛女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雖去且復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汝。

祭文一

十一

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塵緣未盡。天性孝慈。阿鼻泥犁。不能到汝。明矣。棄人泥犁。吾不能汝拔。安往。丙室吾不能女留。若猶愛生人。間在人間。爲人。亦與爲余。子。帶。帶。帶。父與他。人。爲。汝。災。差。快。安。病。中。以。速。化。爲。後。反。真。爲。樂。子。執。手。汝。纖。是。再。來。人。復。樂。子。瞻。輩。豈。不。是。世。界。四。方。來。者。遊。戲。其。間。幾。十年。何必。廿。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乎。嗟。嗟。

唯。何。可。奈。何。奈。何。兒。孫。去。兒。不。去。爺。叔。我。在。招。我。我。來。冷。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息。且。不。入。我。夢。見。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姓。靈。真。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生。人。間。也。汝。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食。之。教。之。誨。之。法。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主。人。乎。汝。縱。不。能。如。顏。譏。之。返。魂。獨。不。聞。顧。況。喪。其。子。十。七。歲。神。魂。不。散。況。悲。思。不。已。且。哭。

祭文一

十三

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晝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戚誓再生。顧家也。而果然。記前生事。不喪女。誠能再來。女。能前。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強。汝。以。人。世。之。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遊。女。若。往。生。人。間。亦。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若。果。爲。天。曹。冥。司。留。汝。不。遣。汝。持。片。紙。上。往。天。曹。下。往。冥。司。哀。籲。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

如不放汝來汝必當免冰宅神祖洗冤
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生入閻
令我不念汝我手跡汝能識我文字汝能認
取兒其聞之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丙
子十有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寃窆
之吉先二日戊午其手之友鍾惺偕弟徐快

祭文

十四

謹以生芻絮酒之儀酌其靈而自爲贊饗之
詞曰人情交其子必盡其父而予與公自爲
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公自
能重予也公豪朗人也內具識鑒當公在日
諸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遊
不屑有所擇客至必之問登公之堂者公不
言而客不能自匿友夏來能爲寒客匿客能
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寒客而客不敢煩至公

之門登其堂必必隨友夏不能復爲不擇客

子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友

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

予與友夏何言也記公病時予與公外甥秦

長叔過視公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諱爲憂

衣冠喜出迎酣暢諠浪之聲達於外而公歿

八年矣公歿殯八年而不必葬八年中予官

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不必值公之

祭文

十五

葬而又復出今得從容執紼致其靈若有所

待而不知此正予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

予之效也公達於生死者今日登公堂不復

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聞其酣暢諠浪

聲者吁嗟斯深於用其哭者也公其衆附焉

吾言乎

祭同年龔圓甫文

嗚呼圓甫神明淵靜曰德田言出事慧冠

子語我子終承正房重寢孝內尊存順謹
去期豈無修証以此靈心達真至性予言至
樂匪獨賢聖惟樂則坐樂即宴餘彼焉彼因
於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子於胡厥
趣遂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淨取精用物忌早
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子予不能
應子亦不應子亦不問嗚呼哀哉

白門告先靈文

祭文一

六

嗚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
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
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
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居於家祠旦暮事耳
作旦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
請先靈於數千里外爰其往來於旦暮之間
哉不意相復而旦暮復六年而其當年者不
矣今且守官於此表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

能自主雖不取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
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
惺言淪請降臨坐如在家居者然嗚呼禮以
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
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悵於
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隱秀軒文閣集

隱秀軒文餘集目錄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自題詩後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二則

題點公廬山結社卷

題酒則後四條

隱秀軒文餘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若閔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偶才不得志而爲瀘州倅鄭子蓋以官爲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事中者耶以

是知鄭子非以官爲戲者也歌行指目時事

題跋一

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謠俾可觀採若與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土兵莖豆餘干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千言無顧瞻奏泊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三殿災本以示警而採木以三殿爲名開維紛紛又以採木爲名由是言之三殿雖勿災焉可也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多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慨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爲此語非我不能領于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欲殺子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爲子用吾異日且用子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子而能嘆賞不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爲不讀書不作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爲非也袁石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用

長叔決不以我爲非正使以我爲非余且聽之矣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漫不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催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雖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爲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敬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子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潛移而不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爲文恪功臣固不

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啻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肝談何容易哉

又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即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讀者常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餘不盡之意焉若夫篇與句善矣而不能使其不善者不傳於後以起後人厭棄而善者反不見信此豈善爲必傳之計者哉故夫選而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寸首數首之可傳者其全決不止此若其善者止此而此外勿作正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此其識其亦在

題跋一

四

今又能有幾人乎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朗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隱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唐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爲詩文無一近語絕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真草惟意筆筆出於鍾王又特妙於畫自云從王中丞學之古澗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尺橫長二尺從者長尺有咫竅從者之兩端裁筆焉兩人微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悠然亭亭然想見古太用筆運腕之妙非苟而已也又前於袁廣文小脩齋中間予姓張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清平詞三絕爲是其虛心如此凡此皆文人事也又書丹於石作真書首楞嚴經諸子聞而稽首信何世之論太白淺者出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

題跋一

五

嚴經中以文士爲應須猶墮傍生仙則進於
是矣報盡仍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
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
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蓋文人之業以仙
職之仙人之業以佛職之其精進何有窮時
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鍊形
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鍊
形也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觀
朗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產
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
太白佛心也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揀
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公
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
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寶

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洩其精神
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耳而造化
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
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
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
博蓋地史之董狐也募刻於好事者而多不
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楊子雲作太玄蜀富
人賞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

題跋一

出下策矣況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曰今天
下俚詩惡集闕咽國門此其剗剗之費豈非
貲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
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
之所不甚忌也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
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

一語可以爲世篇其計篇可以爲一部山卷此種寂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書胸山雜詠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林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間有次釋然而

題跋一

八

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余觀鮮長江之杼可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及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

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體齡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不疑於心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

題跋二

七

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迴腕皆古人法度中跋王荆公禪簡則曰余熟視其丰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書舊詩於洪龜父則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

克已不見人物藏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
書翰叔夜詩與姪模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
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
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
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題楊
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鑄鐃與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
曰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第故聲和平

題跋一

十

看山谷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
章家小道也其胷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
二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
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
所以爲妙

又

東晉崇尚任達膚者題之曰韻曰不俗其灑
而無檢至謝幼輿極矣然石頭對王處仲數

語勁氣直節足以折亂賊之萌陳玄伯不離
過之正黃魯直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
俗人也不得古人所以不可奪而漫然竊其
任達之似以求韻求不俗豈不遠哉每讀蘇
黃游戲翰墨中忽出正語使人肅然敬戒凜
然不可犯輒以謝幼輿事思之惺又題

題然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有

卷之五

題跋一

慧業文人四字耳此四字尚未能出脫遠公
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
佛以爲應類未離六道陶公飲酒賦詩采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
茲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采而攜
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采而攜
觀之世之求入清僧遠公之所不與也夫亦
事有機緣莫不皆然然則社中諸人恭隨

謝二公何居吾亦以親老然所謂二兒之優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龍船騰船雜香囂喧神一亂便減歡情加以於莊更離真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時無異其神閒也曹孟德臨戰如罔欲戰泥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飲中何可無此神宇

又

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場中若無雄入九軍之氣卽自船一石喉間不無如吐之苦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人色奪而平日傲杯詬爵之人亦頓自鼓舞思奮酒場有此差亦可康頑立懦

又

二之趣沈酒委頓不爲不苦而昏夢號呶

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妙於醒者知之至於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爲徒醒者言耳妙於醒者反是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道聖之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家法直以自然故能妙中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頂骨念珠血書經爲之骨驚古名宿不難以其身徇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君親剝心捐脰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爲仁宗皇帝親製皆書御諱惺惺嘗謂佛法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大聖賢作狀與前代梁唐之主不同

愚秀軒文餘集

隱秀軒文餘集目錄

題跋二

閔聖教序廟堂碑聖母坐位四帖

跋坐位帖

題吳康虞逸初堂法帖

書所與茂之前後游處詩卷

題馬士珍詩後

題胡彭舉畫贈張金銘

隱秀軒文餘集

目錄

題靈谷游卷

題胡彭舉爲蔡敬夫方伯畫卷

題仙游潭書

題焦太史書卷

跋林和靖泰淮海毛澤民李端叔范文

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參寥諸帖

題所書再至金陵詩於烏絲箋冊

書茂之所藏譚二元春五弟快手札紀

隱秀軒文餘集

題宋榻黃庭經

題五弟爲子書游牛首古詩三首

書所作中元三疏卷

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

跋袁中郎書

書宋板世說新語

題祖像碑記

隱秀軒文餘集

目錄

題邢子愿黃平倩手書

題貝葉畫

跋黃大癡畫

隱秀軒文餘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題跋二

閱聖教序廟堂碑聖母坐位四帖

古法帖無妍拙放斂其下筆無不厚者厚故不易入所以能傳試取古帖中數字極朴而無態者一臨之才覺有一二分似處卽佳矣

題跋二

而彼其朴而無態者自如人反不以爲佳此所謂厚者也吁豈惟書古人作文作事莫不皆然甲寅三月十九日守風湖口閱此四帖偶及之

跋坐位帖

唐人學書最重右軍雖以旭顛素狂其合處往往有十七帖情法是以無佻下之習今觀魯公此帖無一筆不從蘭亭聖教中出雖極

勁逸而筆墨內外隱隱隆隆常有裝裹宋人書似多祖子敬米覺尤甚然吾師雷何思太史平生多做米書而予所藏手扎八道筆筆出於坐位然則今之從佻下處求米者又似未覩米書者也夫米書乃云飛翥沈著矣

題吳康虞逸初堂法帖後

吳康虞刻逸初堂法帖自二王以下皆從墨蹟鈎出雖刃初發鏘而玉未離璞深淳可愛

題跋二

康虞精心裁鑑又妙莊嚴鈎刻必購好手然吾聞董太史嘗語人云吾寶鼎不如戲鴻蓋戲鴻刻手頗樣兢兢尺寸不違筆意俱在而寶鼎出吳中巧匠以意爲鋒務求刻露其於淳古之意或反失之予深味此語夫得不在工而失不在拙合之于守而離之于變遠近雅俗之間有難言者康虞其目意審之乎法跋所書米元章閱書帖示友夏

余嘗謂不善書人不宜輒書他人詩文示人非直避小史之譏書他入詩文觀者便略其詩文而專求其書隱然以書家自處故不敢耳余書他人作實從此紙始適友夏見過觀老米此帖喜其文詞工放故錄此奉寄友夏方寓書詫余真書之進見此勿曰此吾驕灌夫罪余矜局時時有之或有以自信初非入言所能驕也

書所與茂之前後游處詩卷

予已酉與茂之晤金陵也予往庚戌與茂之晤燕邸今年壬子與茂之晤於楚也茂之往游覽棲託皆以日月計合離三番寒暑四易茂之客予山園出此卷索書前後詩予後且之視今日詩也進退去留不可知但由今日視前日詩其慙悔者幾矣強書之作聚散未一卽年譜可也

題馬士珍詩後

予既爲詩贈馬郎矣頃之其從兄金吾君來言馬郎能畫旬旬時畫地作山水右丞云前身本畫師此說非也良是山水宿因未盡心惟目想故習復生嘗聞畫者有煙雲養其胸中此自性情文章之助昔人怪孫興公神情不關山水而能作文明山水之與文章相發也世未有俗性情能作大文章者馬郎性情

在山水間發爲文章事業自當入妙寄語從師勿以爲戲而戒之藏脩餘日使之伏習成家亦可消閒止逸異時予衰不出遊馬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後應作真形圖寄我山中鼓琴動操四壁皆響是馬郎相對時也辛亥十月八日止公居士題

題胡彭舉畫贈張金銘

此金陵胡彭舉寫寄予者也予所得彭舉畫

頗多而彭舉每爲予作畫輒多人外之致此尤幽澹蕭遠癸丑金銘與子再晤都中向予索此幅予損以與之金銘慕彭舉不得見與子見而輒易別見彭舉畫及子姓字與予爲彭舉題此畫者如予兩人日接乎其前也先師雷何思太史有言人生第一樂是朋友第二樂是山水朋友則其人也山水則其畫也金銘之欲有此幅也畫耶人耶金銘索予畫在燕爲癸丑春予遂題成而寄金銘也予在燕邸金銘在濟陰官邸爲是歲夏六月十二日也并記其年月地焉

題靈谷遊卷

吳康虞出靈谷卷見示是胡彭舉最得意之筆蓋壬子夏五月與林茂之胡昌昱譚友夏同遊各有詩歸而圖之者也予謂靈谷固歲之內凡作兩遊一似已西禪來值我將歸也

以甲寅春初爲卒始至暄淺既異詳略不同各有一詩紀之聊書於後以當題跋兩遊與予皆同者獨茂之五弟快皆不與者爲彭舉昌昱友夏有與有不與者則康虞及商孟積展畫誦詩雖皆謂之同遊可也

題胡彭舉爲蔡敬夫方伯畫卷

敬夫勤懇人其立身居官是陶士行一流而於一切韵事如書畫之類獨涉其趣金陵胡彭舉與今南水部胡公遜臣交胡公則敬夫同里至戚轉乞胡公彭舉之畫自可徒手坐致乃敬夫必從數千里外裁書贈詩儀物秩然而後敢乞彭舉畫此敬夫懇處也彭舉感其意爲作疎林幽岫長卷夫彭舉作畫原以怡情其與人亦以酬知潤筆二樂豈宜以爲待之然彭舉清貧高士吾輩作賈運則事費交遊顏面欲以空言徒重坐致其斯以情

酬知之具彼縱不言歟不懼於心承此非惟涉趣之不真亦作人取予之苟也吳人王亦房百穀幼子也嘗爲予言張伯起晚年索其尊公爲題像贊具錢二伯文取酒曰老友不當以筆墨事空累之前輩人意思如此

題仙遊潭書

此子瞻少年書骨氣全出頗清臣筆反老而變非若世所傳子瞻書使人望而知其爲子

題跋二

七

七

瞻也使人望而知其爲子瞻者蓋子瞻之節而非其全且至者也記中題唐刻天王鬼神飛仙像而悲其不爲世人之所觀採今此書已不甚傳楚人令盤屋者獨以遺余然則世間妙跡雖得文人題筆猶有終沒且併棄所題而終不得傳者其得傳者幸也

題焦夷史書卷

惺生乎不書無故而求見海內名人蓋以

巾說做龍問虛事自楚漢宋未暇好留師衣不得力處全在於此至林陵焦鶴鹿太史猶欲一見其人已西惺以計借過林陵龜先進謝客未遑求見而去甲寅正月以使事舟泊龍江側不入城子楚人兼之作官不時至而都而先生亦且老矣不知此生終得見否也

此卷蓋子官京師從友人吳康寧乞書者丁巳子請假還止寓南都始得見先生蓋先生

題跋二

八

八

七十有八矣其顏面間常存慷慨瀟灑之氣真異人也沐浴經年爲益不少先生亦深加知愛然子未忍忘其片紙禮云老者不以筋骨爲體夫筆墨關乎精神又何止筋骨而已哉矜之求見人而乞其詩文及書者非必能知所賞之也不過曰吾已見其文吾已藏其文書文及書而已是以竊德於形神俱獲名報復不亦人已爾矣衆美新舉自未相識前而因

人乞之者難在既相識後而身自乞之者
吾於先生之書亦保其難者而已矣

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澤氏李端叔范來

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參寥諸帖

古人作事不能諱其至且求不與人同夫與

人不同非其至者也所謂有別趣而不必其

法之合也寧生面奇熟而庸夫若是則亦

可以傳矣今觀此數帖其人皆不甚有書名

而皆似其人烏乎似曰不同萬曆丙辰卷題

二十六日舟發潞河感茂之此卷跋之

題所書再至金陵詩興茂之於烏絲後

冊後

李長蘅遺予烏絲箋紙百張皆手自界畫者

非惟工緻亦朋來必珍所存交情之所存

用之三年幾盡僅餘此數幅不忍棄用之

所作再至金陵詩興

茂之於烏絲後

庶不虛此紙耳兼極商諸作及舟中稿集賦
等篇皆與茂之同作者別書有宋紙卷此卷
之與也萬曆甲寅春三月惺識於繡溪舟中

書茂之所藏譚元春五弟快手札卷

一道紀事

古今成大事其寄跡微陋事成之後有不可

告人且不欲人之告于我者非獨王侯將相

書畫詩文莫不皆然特其業成之後人皆見

其盛事絕能而此其段遂不能傳於後再至

有五弟快慧而朴重勿以無母失舉饒家

亦不以文事望之記甲辰十月譚友夏過予

日爲客作書予弟從旁凝視頗篤友夏察其

意之近承書也書古詩十札首便起影摹

皆需其時友夏書法不如冷且遠甚而忠

然愈師屈之不疑矣後復更精於謙

盾意於書而吾弟以數載專思服習

集 48-503

不知於古人何如而友夏之自謂青不如藍
久矣今有諱及吾弟學友夏書者吾弟不慙
而友夏反不免於慙如淮陰封王後客有封
漂母談其飯王孫事者信不諱而漂母反爲
之諱耳今觀此二札雖皆兩人得意之筆然
青與藍亦自易辨吾弟書手入妙曾師茂之
而茂之今似避席然吾與友夏詩文世非無
師之者而吾兩人自若師吾兩人者亦自若
友夏之精力詩文而於書法似不免中怠有
意耳故曰其術不可不慎也時萬曆丙辰秋
七月二十日鍾惺識于燕邸

題茂之所藏宋榻黃庭後

古法書無論墨跡即真正舊榻皆有一民筆
冷元氣難入乎處予切苦於書幾不成字楷
取黃庭楷本近大者學焉伏習未及於成
有所入自以爲躐幾得之今四十年見茂之

此本使人學書之意顯然欲廢此遠近難
之分也時萬曆四十二年正月晦日惺識於
濡須舟中

題五弟快爲予書遊牛首古詩三首與

茂之後

魏文帝見曹洪牋知其爲陳孔璋筆與書嘲
之洪荅書置辯仍出陳手未數行便云欲令
陳琳作報琳頃多事故自竭老夫之思于每

題二

讀至此輒大笑腹痛不能終篇予性不耐臨
池每有篇章恒遣第五弟代書而不掩爲已
有頗覺真率也丙酉三月二十八日過茂之出
天闕三詩相示茂之極喜乞書僕幅張之齋
壁次日歸命少弟書之書罷手題此聊慰具
首云爾

書所作中死王疏卷後

予自作二疏而不能讀况書以示人乎茂之

愛其聲情沉切可達九幽忍痛書之仍屬勿置案頭令予再見也

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

雷先生書從膽識出其落筆停筆具見豪傑之氣非書家比也怪與先生分義如此而生前自手札數通外不得其半紙意以爲後此得先生書非難辛亥惺使蜀將訪先生里第且齋佳紙數通以往而先三日先生捐館矣

題跋二

十三

異人筆墨得之有命雖弟子不能強之師況其他乎此紙蓋庚戌六月先生將出都予爲林茂之乞書者也書成予同年中有極好先生書者從茂之手搜得之茂之窮子爲賺而還焉向使予以自爲計者爲茂之計則茂之亦安得有此書也丁巳寓白門偶過茂之值其他出從架上抽得此感而識其本末

跋袁中郎書

詩文取法古人凡古人詩文流傳於鈔寫刻

印者皆古人精神所寄也至於書欲法古則

非墨蹟舊楮古人精神不在焉今墨蹟舊楮

存者有幾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書不復

法古以無古可法耳無古可法故不若直寫

高趣人之意猶愈於法古之僞者余請以袁

中郎之書實之夫世間技藝不一從器具出

者有巧拙從筆墨出者有雅俗巧拙可強雅

書宋板世說新語

題跋二

十四

俗不可強也中郎沒才十餘年其書又不工

今展卷深思若干百年古物乍見於世是何

故請與書家參之

書宋板世說新語

余老於讀書而家不畜古善本非惟力不能

購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一古善本價可飽貧

士數家吾其敢破之哉不敢破因是以不敢

讀吾懼其以不敢破之故廢吾讀也故寧勿

畜之雖然世之不讀書者其中決不愛且歎
今見新安程仲之所購宋板世說新語曾未
讀而愛敬之心從紙墨生以此書筆舌輕泯
對之如典謨然夫如是則亦不忠無讀之之
道矣安在古善本之能廢吾讀也吾力不能
購姑以此自解耳然宋板書紙墨亦不必盡
妙未有淵靜貞妍如此者又聞王弼州宋板
漢書今亦在新安某家嗚呼人何以無力

題跋二

十五

題祖像碑記後

盜業與殺淫等不與而取假而不歸充類皆
盜此祖像缺失之因也其始借臨或供或施
豈皆有盜心哉愛而欲有之以至於此守者
弱求不敢拒還不敢詰彼此因循無盜心而
有盜業實可憐憫聞大司寇陸公光祖官廨
和時每一借臨解帶爲質一曹郎爲蜀人携
數軸歸多年矣公馳使至其家取還今商服

和修其一也豈獨護法保持益不忍使入以
供且施之故流入盜業而拔之此其念何如
哉惺既刻其始末於石命守者櫛之有借臨
者隨與一紙雖求不拒還不詰可也

題邢子愿黃平倩手書

微獨書凡夫操之一人而能爲可久者其精
神學問必有一段不敢苟不肯輕爲同者也
嘗見前輩不必盡學書至有文章名天下而

題考軒之書

題跋二

十六

作字不能成形者有一人爲之則遂入古人
之室何者皆不爲而爲之自一人則受命獨
用志一其所以可久之道常鬱鬱然森森然
立于筆墨之中而遊乎其外不息則久誠之
所爲也觀秦京所藏邢子愿黃平倩二公札
悟此理焉今遍地皆書家而古人書法已亡
無他同而不求其主叩之以精神學問四宝
而茫然不能應吾有以知其爲苟道也古書

家斯邕鍾王其人皆北產不在江南今言書必稱江南以江南人遍地皆書也試叩之以精神學問應者幾人哉乃齊得一人焉卽爲子愿蜀得一人焉卽爲平倩齊與蜀固不必夫人而爲書也受命獨則人不能同用志一則我不敢苟雖欲久而不可得也誠之所爲也

題貝葉書

題跋二

十七

貝葉作書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物無堅脆以所託爲壽氏此爲上海朱氏家藏畱玩累日題而歸之

跋黃大癡書

今年春胡元振携一小幅書見示以爲元人筆視其題款曰天鵬爲悅道寫天鵬不知何許人印曰施翁私印天鵬蓋翁字也余購得

之謂天鵬爲元人也者不可知其然以後之人之筆無疑矣何以知之其筆韻妙得大癡之微又以知今之學大癡書者皆未見大癡書者也無何乃於人家見大一小幅與天鵬書紙既不殊其尺度亦復與位置點染內師友淵源居然可想余又購得之其題款亦曰大癡爲悅道寫天鵬時代乃因大癡得之彼悅道者其入蓋鑑藏家然此三書不知何時別悅道他往往更幾地與人而同時入余手其分合因緣有不可思議者欣慨之餘爲記其事

隱秀軒文成集目錄

說一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夏梅說

隱秀軒文集

目錄

隱秀軒文成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若閱

說一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隱秀軒文集

說一

已子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覓作南
中貴人書爲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
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真龍故持其
畫者示子耳子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
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
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人矜尚書畫工
者價或等於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真甚
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
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堦垣草木芒
籬人見其真者如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
染好事者即成佳觀以此知真者細入畫則

重真者恒入畫則奇真者近入畫則遠子第
工其畫者何必真卽如今人作詩文自詫名
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寧渠能起古人而
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爲人巧之極錯
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
固鮮有真者皆畫之類也子第工其畫者何
必真也

夏梅說

隱秀軒文成集

說一

二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水雪
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五
月累累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
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而
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於無
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
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於實斯已難矣况葉
乎梅至於葉而過時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

隱秀軒文成集
爲夏梅也予爲梅賦此詠屬同志者和焉
爲圖卷展贈焉此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
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
得而又無赴執之過此趨梅於冬春水雪
之人也乃眞附熱者也亦眞爲熱之所在
與也之極冷而有所必辯焉此詠夏梅意也

隱秀軒文成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辨一

李長吉詩辨

隱秀軒文歲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辨一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叙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

隱秀軒文歲集

辨一

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風怨惡投壘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於心有所據而於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

歷不銓從其後。然則。人之所貴也。投簣詩與恨其投者。其爲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拔擢處。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二十三首傳於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所爲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存。雖舉世之所欲共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隱秀軒文殿集

隱秀軒文律集目錄

書事一

書放鹿事

紀夢

隱秀軒文集

目錄

隱秀軒文律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書事一

書放鹿事

隱秀軒文集

書事一

家畜一鹿醫云可用合藥或曰此山麋也無益子亦不忍誓不殺芻粟之者數月且馴矣將之都慮其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懼其復爲人所得釋山中去家三十里者放焉始驅之去不肯去途中眠而起起而眠者無數至山中命驚驅之令疾走度不及者久之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旦將反命則向者所放之鹿在其前焉尾童子之後也以歸鍾子曰予於放鹿事惕然悟感應之幾焉蓋鹿之還也生於放也夫其畜於家也食其食安其處可以不求放可以不求放而必欲放

焉者知其將殺已也人之能爲放已者必不能爲殺已者也如知其必不已殺而又食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羣之苦則亦何必求放焉集穎之鷗狎而復驚之生而之殺也入山之鹿去而復還之殺而生也生殺之念轉於中而去還之變應於物感應之幾豈不微乎顯乎然予人都終應其失養也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子所以放之意也

應夢事二卷

書事

二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本十四五冠衣質而不敝歎不獲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基年曰癸卯已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旣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於是予覺有

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往還姓名外更有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予何以與之遊而不與之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子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子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則候人傳呼達於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

應夢事一卷

書事

三

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子揖謝作志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丑日事俱用太易遺命爲之噫文之達於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

隱秀軒文集

仙一

攝山偈

并序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呂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甲寅正月三日辰霽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
之二日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
語也頃之予從壁弄中望江聞其語音識其

卷之六

偈一

爲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
其姓乃曰鍾氏爲恭愍公同四代孫蓋予先
世亦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爲新安吳康虞
惟明閩商孟和家梅林茂之古度第居易快
僧無息茂之忽從柱上見聯句云暮鼓辰鐘
驚惺河山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
人與予姓名點畫波撇絲毫不差蓋鐘鼓之
鐘作鍾驚醒之醒作惺神或告之矣相與驚

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一卷孟祖
爲圓命凡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而
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疊浪
巖以下皆是日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
明月臺白鹿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
方偈曰

千錯萬錯 兩字偏錯 千錯萬錯

兩字不錯 我名我姓 明明道破

應秀軒文集

偈一

二

我面我目 頭頭借過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拈其語爲起句
世法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爾來爲誰靡
寄不付靡去不辭三頁通二舍宅他之僉云
勇決撒手當機懷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
步諒莫我追添薪風爐一影鈍師厥有慈公
名慙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牢籠六世宵
通晝歸寃頭債主對面難欺賊後安弓我言

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
期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喝諍然實悲其燈
之不傳也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
虞居士轉致澹居慙山二道人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何一念云何力無限悲歡在此一滴解
理共誠獻珠同疾

應秀軒文集

偈一

三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調集目錄

頌一

歌口施食頌

隱秀軒文調集

目錄

隱秀軒文調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頌一

歌口施食頌

隱秀軒文調集

第一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菩薩現鬼身宛轉乞法而救苦以權顯實獲利益我觀面然眞菩薩雖具無量憫濟心不得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觀飢民賑助權力須國王投誠叩關不易達適值阿難大弟子破額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如國醫挾秘方不覩奇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發其悲惱救療意佛眼觀見其役僧是以默識而微笑以伎僧而行悲願亦爲佛心之所許佛耑良藥候因緣是以當機卽施付在在在世登座者則皆如來所分身萬酸同濯耳

露汁面然滿願而歡喜稽叩阿難謝世尊世
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爲如來
之滅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
然此面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面
然真菩薩卽以焦面鬼王證名云面然真眼
口焦面亦非觀世音

隱秀軒文調集

隱秀軒文調集

頌一

二

隱秀軒文陽集目錄

贊一

郭建初像贊

謝在杭像贊

葉太公像贊

崔徵仲像贊

吳康虞像贊

王永啓像贊

隱秀軒文陽集
目錄

自題小像

沈全吾大叅像贊

徐生像贊

蘇弘家中丞像贊

畫靈壁石贊

鄒公履像贊

隱秀軒文陽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若閣

贊一

郭建初像贊

泮去匪癘戰勝匪腴爲俠爲儒將安居問翁

不語請示阿堵

謝在杭像贊

隱秀軒文陽集
贊一

文豈必弱清豈必約夫是故墮焉寬博圖書

丘壑以占憂樂世烏知其所託我視我癘匪

駭爾碩視予欲笑鬚眉領諾彼婆娑姊妹誰貌

置爾傷我題則及之附爾則彰

葉太公像贊

交翁子米識翁子癘然翁則豐形所異神所

同豐下有後子貴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

唯天福善而亦忌全有子支牀永思言貌我

用憂之恐其太省

崔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既見止共長安數見
難披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予
還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袖而棕
其履也而今笠矣袖矣棕其履矣然吾猶能

贊一

二

見子之神明於未笠未袖而棕其履也予見
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

王永敬像贊

永敬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

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

於是與永敬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

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

雖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
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
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
欲以此止也胡子者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
者胡子也

隱士詩之隱集

贊一

三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
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
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
汝取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
茲

沈全吾大參像贊

神蒼蒼如木在霜煙日潤之不輟其芳言

鼎如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
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
曰古之人古之人

徐生像贊

鄒彥吉先生客

余日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
之高嚴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觀其容洵柔慧
而溫美然其傲然於寒梅枯石之下又若默
喻其高嚴之旨兀然獨坐察其目意所關常
在先生之動止嗚呼先生之不能一日無徐
子也意蓋以此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目擊之斯須而
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蓋惺之去公
近者目也去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
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章晦叔像贊

元次山有言于進之客勿遊退谷爲人厭者
勿泛杯湖吾切而兄晦叔三四十年矣觀此
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爲人厭者請賜杯湖一
曲獨吾以干進而自號退谷又手絃山澤之
容吾以此愧夫晦叔

藹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厭音安往聽
於無聲天際之想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妹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謂美丈
夫者支離樵僂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隱秀軒文陽集

隱秀軒文雲集目錄

銘一

扇篋銘

竹鎖銘 并序

鐵鉢銘

開天容墨銘

澳鉢銘

夢中硯銘

目錄

隱秀軒文雲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銘一

扇篋銘

藏汝逸汝汝日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竹鎖銘 并引

隱秀軒文雲集

銘一

閩上杭人斲竹爲鎖堅澤如銅機發如之子畜其一銘曰

綠兮猗威兮蕤華兮皖倫兮管如冠斯簪擇敢勿諾

又

勿金火箭則可用視體審閉啟脆乃生愛後

金剛壞

鐵鉢銘 并引

鎮江錢工某不_卒冶錢爲鉢不貳價價

則飯僧僧徧沾遺子一具銘曰

有鉢青玉黑四際以缺寫之蓋此意潤州古

塔矧厥類攻金之工夫幾氏齋焉後鍛價不

貳北固衛公鉢塔今猶在
用月支王建塔供鉢事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闇而光曷雲煙生古香光匪白闇匪

黑彼蒼蒼其正色

隱秀軒文集

第一

二

瘦鉢銘

吳康虞有瘦大受斗木質石文中可坐

佛其實鉢也口占銘焉

暨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示世尊世尊曰可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閬中夢吳明卿先生示予

一硯曰此李希時物也左方有銘爲伯

時自書

玉之理全於此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

第一

二

白蘇齋類集二十二卷

〔明〕袁宗道撰

明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白蘇齋集序

高江束峽七百里然後雷瀉東注
于荆岳武昌之間猶之思瀾言泉
停滙腦臆透咽而出必成大聲雖
嘗一聲于黃之夢澤再聲于興國
之觀顰前後相去復窳窳數十年
于是蓄極聚聲于公安之袁氏昆
季而太史公既以明經大魁天下
更自別啓靈竇別主氣格與中郎
小修獨唱互賡陡闢門戶于茲舌
應聲世界蓋不必以詞翰盤名理
不必以名理碍性宗又不必以詞

翰宗理規之上合乎秦漢唐宋而
惟畢運我真用詣萬情之契真之
生新祇見情之新來筆之新赴亦
不自知其筆之快于言之快于
情而為詞翰為名理為性宗種之
頭之提人新情換人新眼稱

有明自關大家也觀此則太史見
地已足自雄柰何前借白蘇標其
齋集豈非以白蘇兩公其心忠其
學禪其人達其官皆曾翰林而白
無况蘇躁吻俱足以况邪但香山
東坡年各四十四始承司馬團練

之讀而太史即直腸矢口品地自
嚴方官侍從名位日上忽焉隕落
年僅四十有二竟免兩公風波地
面然讀其仙宦臺榭鷹隼腥羶及
噉名多局面謀國半嘆心句使得
年到白蘇則盪江赤壁太應保有
此處此太史生平可得同于白蘇
者乎若曰韻言近白大篇類蘇又
非後人涎沫自潤門戶之意故讀
之者第當呼之曰白蘇齋不當以
白蘇詩文看作白蘇齋集可也

海鹽姚士麟林祥叙



白蘇齋類集目錄

一卷古詩類

過黃河

訪陳晦伯先生留飲

題瘦馬卷

送吳尚之太史告歸

題栢溪沈先生墨竹

題司徒君寒玉軒卷

白燕篇為元取閣老

願仲方画山水歌二首

寒食有感

詠懷效白

壽亭舅贈我宜興瓶茶具喜而作歌

書讀書樂後

詠懷

白蘇齋集

目錄

暮春鄒生邀意思左諸公游高梁橋卽事

曾元和邀飲重慧寺同諸公賦

送劉都諫請還陽

夏日高戶都猶賜楊飲

二卷古詩類

對酒

劉都諫飲酒一麾賦

新正三日書窓早起

獨坐

夏日黃平倩邀飲崇國寺蘭菊林同江進之丘

長孺方子公及兩弟小韻贈閣字

題馮中允貞壽冊二首

過峨嵋僧清源時清源請有檀香佛刺鏤甚精

金人捧劍篇

開試

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見水勢洶湧因念黃河

時有衝決面諭輔臣經理須要得人浚

命作詩恭紀

閣試

三卷今體

白蘇齋集

目錄

真定道中

慈有斐亭

歸興

游百丈朱

宿館中兄弟游東郊卽事得東字

題朱兵部竹軒二首

題宮樹森雲卷

送吳體中歸皖城

開雲館

挽周老師九首

送楊太史使淮便道省

立春惟長舅無學弟暨王吳兩生同游野寺看

梅四首

是日登寺樓甚幽諸公擬借為社

步春後六日為分歲會後八日為除夕二首

早春獨坐

幽棲二首

携尊江上二首

王憲章哲學漢中歸阻風雪于公安留餽二首

外大父方伯公

孝廉男惟學

侍御男惟長

中郎弟進士

小脩弟文學

偶成

有感二首

白藏齋集

目錄

三

四卷今體

山寺偶題

夜集大人宅聞五弟時

贈毛丈

苦雨二首

食魚笋

寄無念二首

鳥上起樓石浦山房

過潯縣同年蔣令筵飲

初晴即事三首

村居

新春索居

齋中獨坐

雨中

幽棲

游二聖禪寺

晴晚編書

源禪遊吳造沉香佛像及諸經歸我頃山二首

陶石賢寄書

結社二聖寺

讀小脩南游稿三首

偶成

桂閣黎牧余題壁詩

偶成

北叢

新野道中

保安驛道中

過蒼葉城有感二首

宿古驛

登紫雲山崑仙鍊丹處

飲禹州李氏園

暮雨

渡黃河

高村店大風

白藏齋集

目錄

四

早發臨洛道中憶弟

將抵都門

挽同年李檢討四首

別陶編修石簣四首

五卷今體

飲楊刺史園二首

送武陵胡元父令瑞昌

送邵少參之蜀二首

聞顏尚書侍卿稱病有感

飲顏質卿齋頭同潘去華限韻賦二首

六月三十夜同蕭允升過黃思主齋頭

談禪贈黃太常思立

蕭質善允升

趙御史貞甫

夏日小齋雜興六首

過脩竹館贈朱汝修 夜月登樓偶成二首

月下蕭允升顧開莊集小齋二首

冬日齋中即事二首 同黃昭素飲顧升伯齋

晨起 閨人裨調喜贈二首

讀李洞詩 春日閒居三首

即事 偶得放翁集忘喜放話

賦得暖月似新月 世主客遊送高戶部

雪後出長安門見西山甚近

京下 京寮見郭自嘲

初春和放翁韻二首 即事

雪晨入直 有感戲作

火神廟道士 送朱太史冊封榮藩

顧太史奉命如梁 通李太史齋語之浙

壽舒翁大行父 送美山母舅之任二首

送別謝在杭司理東昌二首

冬日同鍾樊桐黃慎軒方子公及兩弟飲崇國

壽鄭大司馬

同惟長舅讀唐詩 看華嚴經

有感 雪中與惟長舅飲酒

送郭太史冊封唐藩

六春絕句

鼓吹 翻前意

過黃梁夢三首 銅雀臺

行衛輝村中二首 即事

過鄆城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詩有感

發遂平 信陽道中即事六首

山中看雲 青石橋二首

三山行山盡有感 送李吉士子告南歸

送潘柱史讀蘭三首 飲小脩兩攜惠泉四首

黃梁夢戲題二首 仙人洞二首

萬稼書屋 天均洞

荷花池 兩岸芙蓉

春色滿園 四面琅玕

天香噴道 蟠桓亭

桃花洞 五老峰

瀝清亭

長春堤

六言四首

題漁唱晚晴冊四首

見白鬚

死心和尚被剃六首

題雙寺圖

竹

七卷館閣文類

真正英雄混戰競競來

刻文章辨體序

性習解

刻文中子序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忠清仁辭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教荒奇策何如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八卷館閣文類

乞進講大學

一貫忠恕說

阿河議

擬遼東剿平東夷賜給總督蕭遼都御史諱女

毛穎陳玄四君傳

刻玉海序

皇祖成功文章頌

玉壺冰賦

九卷序類

叔守考績序

李母壽序

鄉翁壽序

江陵徐使君任贊國序

葛醫序

唐醫序

顧使君考績序

壽封公鄧龍川七表序

易太孺人八十壽序

十卷序類

戶部侍郎王見峰七表序

通州吳刺史考績序 賀邑鄒太孺人壽壽叙

送夷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年鎮撫序

壽徐母沈夫人五表序

賀陽曲金令君父母榮封序

北游稿小序

嘉祥縣志序

十一卷誌狀祭文類

金太宜人墓銘

孝廉張廣源墓誌銘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墓誌銘

明吏部尚書汪公墓誌銘

贈太湖知縣王公墓銘

十二卷誌狀類

封知縣劉公墓誌銘

陳慶士墓表

迎瑞臨南安少尹方先生行狀

外大母趙太夫人行狀

十三卷祭文類

祭鄉姻家汪孺人文 祭外大母趙夫人文

祭鄒金吾妻 祭戚老師文

祭蕭孺人 祭李年伯文

祭兵部尚書張公文 祭魏鴻臚吉亭母舅文

祭王老師母文 祭鄒南皋母夫人文

祭太常少卿趙連城 祭李年伯母文

祭王老年伯文

祭王老年伯文 祭葉太師母文

祭原任中堂高老先生夫人文

祭劉封公文

十四卷記類

游西山一 游西山二

游西山三 游西山四

游西山五 戒壇山一

戒壇山二 上方山一

上方山二 上方山三

上方山四

小西天二

顯靈宮西閣

三聖菴紀遊

三忠祠紀遊

岳陽紀行

大別山

江上遊紀

十五卷箋牘類

白蘇齋集

答梅開府先生

答編修吳尚之

答汪提學靜峰

梅開府寄黃巖

梅開府

湯義仍

又答

李卓吾

又答

小西天一

游九龍池

顯靈宮柏

極樂寺紀遊

錦石灘

嘉魚紀遊

龍湖

二聖寺遊紀

又答

濮嘉亭母舅

答王荆石座主時家居

劉都諫

陳學博

黃司業煥卷

答陳徽州正甫

又答

梅開府

馮侍郎珍卷

陶編修石簣

又簡

十六卷箋讀類

董章五

某邑令

大人書

答江長洲徐羅

黃慎軒

梅開府

母舅遜亭先生

母舅壽亭先生

薛大參青雷

答蕭贊善玄圃

答王袁白太史

徐惟得

目錄

李宏甫

主

王袁白

李宏甫

答陶石簣

答同社

又答

答友人

答駱儀部

答友人

答劉光州

答友人

答趙侍御貞甫

答友人

簡友人

又簡

顧吉亭先生

答姚侍御

答楊貞外司墨

寄三弟

又寄

答陶石簣

答陳提學

十七卷說書類

讀論語四十五篇

讀大學八篇

十八卷說書類

讀中庸二十六篇

十九卷說書類

讀孟子二十六篇

二十卷雜說類

目錄

論文下

論文上

論文下

論大人小人

論用才

不肖

讀子瞻范增論

論留侯張敖踪跡

論謝安矯情

讀淵明傳

儉約

二十一卷雜說類

論陸者異趙共三十一篇

二十二卷雜說類

共八篇

目錄終

白蘇齋類集卷之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崇校

古詩類

過黃河

飛蓋霽色新爽氣來青嶺行行見洪河洪河流湯湯
津吏向我言夜雨添新漲一葉凌浩渺沸波濺其上
鼓棹度中流東西迷所向車爭解釣雲屋互排遮
兒女色如土老夫神猶王自矢管公誠豈憂蔡姬蕩
每蘇齋集 卷之一 十

訪陳晦伯先生隱伯留飲齋中有述

生平獨大雅遂得窺外屏青嶺排傑閣綠竹淨西軒
鳥几羅萬軸鳥跡辨三墳妮子蠡管測賸此搖心還
胸目宛委洞旋面海若門繡卷日云夕篝燈還細論
兕觥湛綠醕塵尾張玄言把臂須臾間酬懷難具陳
題瘦馬卷

白蘇齋集 卷之一

二

送吳尚之太史謁告歸桐城

與君三載游與市方內共結煙霞侶清夜焚香禮法
王臨風揮塵談玄理君今拂衣歸皖城伊人遙在江
水濱一片素心向誰吐三車疑義向誰論萬事無如
歸去好有足何妨蹈三島看君匹馬度春朗侵我心
飛邨郭道

題柏溪沈先生叢竹

柏溪先生二室英手扶雲漢披瑤瓊床頭北斗自潯
港胸中五車開縱橫興來和巖掃生絹幅幅宛出淇

園清古色弄蒼瀾而點元氣淋漓鬼神驚殊重一竿
世稀有已覺渭川無千載瑟瑟霜葉動秋濤真冥煙
幹蟠蒼虬瞥睹寒氣生兩腋白雲冉冉墮虛曠遙想
盤礴落筆時滿袖失色神龍走吁嗟沈翁直節似此
君儔倚得盡垂得神湖州太常非其倫

題司徒君寒玉軒卷

噫嘻江陵豈無千樹橘千畦豈何不擅此比素封耶
用萬竿倚簷繞前凌君言長物無兩愛生平愛與此
君友縈紗帶水通三徑斷雨耕煙聞數畝結實紛紛

白蘇齋集

卷之一

七

咏鳳凰老幹文如象蚪蚪秋靜寒濤生白日夜永涼
颼散虛牖綠戶曠曉月自過紅塵却掃雲為幕主人
高節干雲霄寒玉青青可與偶只今欠昌懸藻鏡共
羨清白勝瓊玖不見江上草堂慈香閣圖書之外復
何有以此中應許二仲通端容素契相從否

白燕篇為元取閣老賦

我聞青鳥盡句曲數千年未化為白素質本平瑤光
星王姿豈比零陵石雲波日影泛參差酒泉事遠見
應精不向烏衣園裡來偏宜白玉堂中棲剝花爛爛

陰翳無藪火媚始映雙羽輕沾弱絮迎柳風聞絲絲
蝶度花雨秋風花雨春未央雖梁桐戶任飛翔影寫
瑤池寧異色泥新珠箔但聞香人間粉黛誰堪匹雅
賞翡翠無顏色前無排羽註相見幕中巧語難相識
朝朝翻玉砌暮暮度水涯暮度渾如候月色朝翻疑
是帶霜華霜華月色相凌亂從絲冉冉迷歸路豈逐
流鶯媚綺羅宜隨野鶻凌霄漢君不見明啾業棘林
無數惟有皓質梅天女萬開曾聞集上真仙禽自合
來蘇園又不見道康堂上喚景怡威卿威德來相依

白蘇齋集

卷之一

四

古來良禽多擇主肯傍尋常庭戶飛不信主人清比
玉節者雙燕玉為衣

顧仲方画山水歌

良朋技合真有時十載聞名不相知偶爾相逢揚子
宅劇談浪語忘選期晚合猶睽不相遇賜陽倒腹忘
新故只道長同爾北邊何意便向江南去君家別業
窈江南枕上青山滴翠嵐密竹繁花迷鳥迹交疏疊
棧到魚潭日高酒醒良賓集翩翾手搦生花筆險韻
抑傳詩客和新腔填付歌兒習錫泉酒美海餐肥玉

錢金盤列繡幃，狂骨間烏巾。落香擲從教，塵尾掃
朝朝。暮暮停車馬，嬉笑急管催。三雅杯放香泉月，並
流曲度南樓雲。在下人生朝，靈運何疑君。歸行樂正
及時，醉月醉花，泥雨好。隨緣聽肉，詎言疾。自歌自吟，
還自壽。身有之名，身凌酒。寸地，幽地，智地，他地。君家名
士，誰堪偶。江南樂事，難具陳。管領金谷，須高人。曾霸
丹青，何足貴。終日坎壈，纏其身。

其二

吾觀仲方，画不從諸家入，亦復不從十指出。直過一
白蘇齋集

卷之一

五

片豪性候，氣結為塊。端以酒澆之，不能止。忽爾送散
落，纖素偶然濃。淡分山水，吾不知。溪山之貌，仲方仲
方之貌。溪山無情，有情含果。那可辨，復有表生。失足
泥其間，數日苦熱。對公兩作寒，江流百戰。張復化濕
浚，心魂清冷。絕塵滓，恰逢投。礫始驚，還却笑。兄手拋
擲，胸中活山水。水邊泥死骨，求筋髓。縱然逼真，君家願
長康。抵掌虎頭，徒為爾。噫，吁嘻，俗眼貴聲，皆如此。不
重真，肯重形似。

寒食有感

荒村兒火燒枯樹，照見一片傷心處。古屋直西思樹
林，晴風淒雨愁殺今堂上。姑堂下婦短命兒，薄命母
新視。悲魂一廬兩老鴉，呼風夜啼虎。白日自寒天，自
黑。有子為官，品何益。泉臺緩急不待力，兒生三十亦
良難。爾孫相見，能傳言。慎勿為元傷心肝。

詠懷效白

人各有一道，改性何獨偏。愛聞六愛官，諱談亦諱錢。
一心持兩端，一身期為全。願此而失，餘憂愁傷肝。
人生朝露促，世福誰能莊。非相豈不遠，疑白方壯年。

白蘇齋集

卷之一

六

北窓高卧人，垂老秋。朝飡良無立，餐貴安有火。食仙
陵谷且難平，梯米寧不怨。一毛附為體，安問歟。與完
角者奪其齒，飛者不能潛。鵬飛不笑鶩，鸞行不愛鵲。
爾莫信爾意，兩街擁金眠。

壽亭舅贈我宜興瓶，茶具酒具一時精美。喜而
作歌。

吾舅贈我宜興瓶，色如羊肝堅如石。吾家汝有古銅
鑄，蓮子枯硬土花赤。茗品長興與弟虎丘，醇法荊州兄
三白酒。苦茶香，是我事。從此瓶鑄不虛設，虛堂寂寂

門下捷蛇無一技送晨夕讀書燈眉重臨池嬉脫拙
世間百事百不能作可衡郭甘駒跡雲心齋前一片
地斑駁苔錢紅閨碧珊瑚漆几博山爐拂竹指花巧
排列左置鐺右置瓶大奴燒松枝小奴滌窰罍坐愁
湯老手自滄饒聞酒響涎不禁三杯好顏色七椀生
寒栗清冷須覺肝腸熱扁地都泥水北出劉伶頌酒
不頌若屈生愛醒不愛醒醒醒中間安置我日日挈
鐘與琴瓶況我此間蓬蒿宅徧性畏人稀見客此物
湖海清狂活能改吾短跼吾癖鐺也老友瓶小夜竹
白蘇齋集 卷之一 上

也此君丈也石日與四子相周旋共我山房呼五一
修終交態何煩數誰似爾我真莫逆

書讀書樂淺

龍湖老子手如鐵信手許駁寫不輟縱橫圖轉輕古
人還也無筆儀無舌一語餘寒泉下膽片言堪肉夜
臺骨我自別公苦寒寒况聞病肺那忘却忽有兩僧
飯公書乃是子書讀書樂自訴讀書老更強騰氣精
神不可當歌笑無情有真樂問公岳老何飛揚詩既
奇崛字道范石走巖鉅格力蒼老骨稜稜精烟烟對

此恍如坐公傍龍湖老子果亦有此詩此字應不謬
莫道世無賞音人來也實之勝瓊玖

欲懷

橋鵲陶彭澤飄飄賦歸田六月於窓下五柳樹門前
有巾得漉酒有琴憐上極老死無儲粟扣門語可憐
亦有句居士分司饒俸錢既卜洛中宅常開花下筵
侍兒寶素妓賓客韋劉賢揚枝歌子夜霓裳舞春煙
伊余慕古人冉冉迫中年踽踽忽已冬未得一日歡
幸有祖父廬無之江郭田雖缺聲伎奉不乏腐儒食
白蘇齋集 卷之一 八

暮春鄉生邀黃思立諸公游高梁橋即事
為白非所望為陶諒雅堪揣余得所慶將處陶白閑

柳帶枯晴空寒鏡開清潭長局三十里波底見行跡
雕弓簇小孽苗衫逐迨男西山如螺髻萬壑滿僧藍
長歌吹細縷酒氣成煙嵐免毋出窺人笑蒲綠鬢髮
時聞惠連語蒼翠似江南

曾元和邀飲靈慧寺同諸公賦

驟馬出塵海入門聞午鐘指天樹輪囷委地竹龍鍾
佛衣存古摺僧老帶山容徑來別野藪棹板付歌童

西日射飛閣霞裾渡虛空井井排蜂房九陌喧蚊虫
歸騎踏飛沙耳邊生長風

送劉都諫謫遼陽

立志為詩臣萬死應不悔今笑誰白髮結束何遼海
遠海急兵戈山高集倖鋒久與狡倭持戰欬何時解
萬里調客兵餉絕兵饑餒賊中條大將易若捕蟲豸
未戰心先携兵騎將沒深百無一堪用可恃復安在
君行好折衝旌節久相待勉矣立功名身為國溝壘

夏日高戶部猶卿招飲大通橋同黃太常思立

白蘇齋集

卷之一

九

張國博對閣項參知庭堅及舍弟中郎

一望皆林塘孤亭臨水際連巒四五人一揖易巾履
主人陳尊壘花下趨人吏兩行禮壓酒百巡車行載
長鯨潞河來人衣沾草翠潭影見軒窗游魚呷亭宇
微坐指頰奇機談忌忌避水風醒心脾百罰不成醉
舟行窮幽與目境轉奇遽臨涯逼懸流萬需擊山陸
對面不聞語但見口開闢水柱島條直雪歲予片碎
側身奔石間趾酸心病悸歸卧北窓下枕邊聞水氣

白蘇齋類集卷之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案校

古詩類

新正三日雪窓早起

雪窓耀眼明被衣起梳櫛鏡光合雪光光欲透膚革
面攸千百條旁行相輒結白髮滋鬚中似欲逃剪鐸
近服首烏丸我首何曾黑而念四旬間悲歡幾經歷
熱核埋胸臍年深熱花叢綿絳乃信霜霜毛為健葉
白蘇齋集 卷之二 一
辟彼治田人種麥而得麥仙藥豈能寬况解木與石
白黑亦何殊毋強生分別且覓般若湯一洗爲規太
獨坐

天驅赤白元速我東西奔無暇上無足來往何煩煩
坐令六合內咄嗟換寒暄投身水火聚離能自勝焉
我生聞新春已歷四十番闌入朱紫業驚馬隨騰騰
寒越穿骨髓憂畏攻心現有似魚入網又類雉居樊
今晨雪雲重昏朝健門結如推散納真稱僮仆衰
遠清呵凜絕密室誰晤言凜凜橫紋窗鐵籠窺殘燭

呼酒聊取適告樂未須論

對酒

美酒入犀杯微作松栢氣位之并與蒲頗有山林意
不用烹猪羊酒清忌肥膩頗有三日紅紫無百錢費
不費復不饕養財無養胃都門仕宦者獨有二樂事
第一多美酒第二健朋輩欲得不思歸呼朋時一醉
劉郡諫左速速陽別數月矣速強酒一覓爲之

大醉數日

劉君別我久速餉酒一甕甕大容五石肩夫雙解痛
白蘇齋集 卷之二 二

清比忠井泉白如雪山潭回憶去年事朗議同聚訟
都諫上封章語意帶譏諷遂向速陽募官微名轉重
沙磧驅凍驢貫酒無餘俸佳釀及故人得微減朝餐
連晨開寬飲昏花盡如夢蒼曝取錢絳指眼逐字誦
斜日射階雪熠熠金沙動

夢花

夢中叢桂開香蔭籠數畝黃粒肥於尊蒼枝大如肘
一笑開清樽折柬邀詩友忽悟客燕城老桂何從有
以手扞摸驗是真花不願覺花非花不悟手非手

一夢雖惺迷真妄誰能剖豈惟夜夢花亦有畫生柳
此事寔難知試問遠遑與

報詩

杜門閨上日頽然忘身世如入山東山散髮坐青霜
夢中聞馬嘶五內湯火沸青袍冷于鐵羅着膝堅鏗
病馬負嶺夫衡泥穿關闌此殺坐排身生憎六指刺

東坡作戒殺詩遺陳李常余和其韻

念為生身掠業為酒生汗豈化萬形骸胎卵及化泥
共居佛土中謀生各有得楚痛誰能堪相戒何太急
白蘇齋集

求之二

辛

水珍炮鮓罄陸膳燔鷓鴣祖豆羣賓朋歌吹喧簾幕
以彼徽骨慘博我雙頰赤猶恨金盤內腸膏少肥白
運箸風捲雲剝脂汚巾幘可憐橫死魂繞金歌喉泣
蔬果宜胃腸此味真可樂人羊造往來循環作主客
塞耳任兩臂清虛通有集

又

僕來喫白粥渴來啜茗汁六時徑行裡鉢盂兩度濕
清齋擁衲眠清福誰消得人命呼吸間年光敲石急
因口造重罪曾不異雞鴨為錢充一餐金玉燦妙翠

鰥腹粟粟黃虬脯珊瑚赤刺骨積山高棄脂塗地白
人亦大可怖猛虎而冠幘始能入夢寢形訴且泣
食經牙食與妖蓮胡可缺須設受煮人是普豪華客
五辛六當屏機吻餓鬼集

又

三日不飲酒經異蠅止汁一日不食肉有似魚離濕
故著條已空一飽竟何得口腹我所懷性命披甚急
渾沌笑惜鰥閑弱歌難鴨血色餘刀礮腥煙蒸惟業
不思味報身鈗細火洞赤一念懺積誓黑業立化白
白蘇齋集

卷之二

四

譯如遇救因鉗鉄換冠帽戒刀殞虛字魔王盡哭泣
世典不戒殺竺書縫其缺採毛可薦神烹葵堪邀客
斷殺從此始無令寬始集

附東坡戒殺詩

我哀籃中蛤開口談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
濕刺腸被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
家急不見盧懷素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然然
費其業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蒸豚中
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飢疑得滿懷武子雖豪華

未死神先往先生萬金難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
夢百歲真造客君無屢此篇嚴詩編杜集

夜展張翥集誤波酒其上戲作

一生慣落第結愁深骨化休冷夜重聽鬢亂卷快
毒氣着人胸好懷殘蕭瑟清酒應消糜餘樽解吾感

元宵

獨倚寒簷看明月月穿凍枝射水白火彈指天聲叱
叱猶省今夕是元夕六衢今日人如蟻到處荷花吐
金蓮三更煙滅游人歸月洗天街淨如水荷花開謝

白蘇齋集

卷之二

五

何似銀馬上看花人嘆息不知花笑看花人轉眼豪
華也銷歇白蘇居士大耐酸菜盃拈挽空團團未禁
元缸光輝爛不須更買彩燈看

夏日黃平倩邀飲崇國寺葡萄林同江進之立
長儒方子公及兩弟分韻得闌字

數畝葡萄林濃條青若若垂藤如旂據布葉如帷幕
交蔭為寶網綴實成瓔珞綢緜連代響清越鈞天樂
寒泉繞膝流空穴怯衣薄霞外四五朋一笑破纏銀
依岸排繩床科頭垂赤脚語或禪或為誰之以詆詆

露葵帶雨烹雪芽煉水淪石砌滴琤琤銅鑄鳴霍霍
腰陣分兩宮奮水如相搏百罰嫌餓小取鉢代杯杓
錦江氣藁宕新都費支那其餘盡楚人賦性俱脫畧
鄉語難簾颺動塵珠錯落三伏此中消萬卷束高閣

題馮中允貞壽冊

舊山上碧蓮與故風會貞鞋眉霜青亭亭直如蓋
黃口思風能依條鳴嚙嚙清響漱層霄錦羽如飛旂
一自兩天上琳嬋名顏殆從道莫不孝立孤事為太
腰與藐諸身丐求繫是顛舍血傳遺書文成起光怪

白蘇齋集

卷之二

六

植身銅馬間九域望雲霄風膏明滅中迂危以為泰
丈夫何必能一聞一感慨

又

日夕侍瑤中徘徊銀榜側我見大鴻君溫溫玉比德
清心符令顏中懷淨若拭巖象與風夢之子終當協
行孫有高標鳳雛無短翼母德夫如何孤寧不修飾
如母所關係不獨在一字育子為名臣功修歸社稷
六姑固已榮亨途方始陟

送峨嵋僧清源時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師從峨嵋未往還怪哉宿岳山聞家高幾許到天竺
師行遍天下無乃是神也鍊身入梵宮鍊此旃檀佛

金人捧劍篇

長安佳麗達上已素主開筵面曲水風送鶯聲綠管
絃柳拂晴煙紫羅綺此時歌舞臨高臺千鐘萬斛絳
絃細管賭金人勝向水手提三尺何能哉神物由來
經百鍊龜文龍藻相復亂寒光輝奕奕流翠氣
橫飛電乍看出迴氣千雲莫邪失色風胡驚歎忽
青天風雨點慘淡白日虬龍嗟英豪為鐔珊瑚把神
白蘇齋集

卷之二

彩陸離照四野令君此際威中原令君此際制西夏
于時秦王氣轉驕戈鏡臨風風怒號太原川東無王
氣函關萬里絕鳴鞘英雄轉眄已沉淪阿房只今煙
青青此剎母乃歸延津靈秘何年出水心噫嘻吾將
攜此清遠塵

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見水勢洶湧因念黃河
時有衝決西諭捕臣經理須要得人復
命作詩恭紀

驚興回谷嶺羽騎度巖河仰睇石景山俯瞰桑乾河

桑乾水流何太急狂飈捲浪高千尺浮漸穿石吼風
雷新漲奔崖亂雲日聖主明且臨拊髀呼近臣僅
一水帶水泛濫愁吾人況復河源來天上湧湯百折
怪龍門盤旋九曲銀潢轉澎湃八紘浴海翻頻年徐
鄆無安流白日蛟龍走秋阜縱有田園豈足依即云
疏築那堪久少府徒聞請萬縣天吳時復憂千畝金
簡誰嗣數土功切圭應待濟川手微臣得首頌吾
皇微子今復繼陶唐欲笑秦王梓潼水還輕漢武築
宣房生令蒿萊化禾黍還教沮洳成康莊載德圭農
白蘇齋集

卷之二

歌聲壞洪河萬里浮榮光

白蘇齋類集卷之三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參校

今體

真定道中

馮高聊引睇草色上征裾極巔卷山出沙平江樹疎
清齋甘首宿適意任遙悠閑戒年采興東溪足釣魚

憩看雙亭

空潭堪徙倚一水帶疎林亂石含芳草危橋度遠岑

白蘇齋集

卷之三

一

野垣遠竹色洪湖尚泉亭豈不懷君子高踪何處尋

歸隱

家傍青山帶門窗綠水斜長嘯通畝漕古木閉桑麻

吾欲學為稼將無道及瓜還同歸里日預已惜離家

游百丈泉

青嶂岩峩赴野泉寒泉飛濺勢旋旋諸天時濕千林

而六月涼生萬壑風小入傍崖驚浴鷺斜穿曲洞掛

飛虹片時徙倚翻成惜只合移家老此中

儲館中兄弟游京邸即事得宋字

芳艸平原極望空一尊紺殿與君同千畦醉踏松杉

影萬馬騰嘶肯惜風白日悲歌徒似俠青春說劍更

難雄張星應識陽陽侶咫尺關門紫氣東

題朱兵部竹軒

棹君卜築處修竹帶長簾片落千林靜風生萬玉寒

韻清宜在耳色秀悅堪餐美過斜林侶還將六逸看

其二

微尚依高節何能失此君秋海生白月煙幹入高雲

清冷結中意宮商坐外閑會心寧在遠咫尺絕塵氛

白蘇齋集

卷之三

二

題宮樹表雲卷

綠閣連甍迫重樓拂曙通山嵐蒼翠外荒氣郁紛中

鳴鳥騎步樹輕煙散景風何須臨曲巖幽意足簾櫳

送吳體中歸晚城體中與余有淨土之物故詩

中及之

都門與子別攜手復何時匹馬從茲去雙魚慰所思

微風動寶樹朗月映花池此地終同往何當怨遠離

開雲館

遠徑天疑隔憑虛境自封西山出樹杪南浦落尊前

高枕義堂上逃名籍皓先凭闌一以眺雲起蒼時洲

挽周老師九首

赤馬生前事青編身後名真極湖已迫冥履忽無聲
海宇推隆棟詞壇喪主盟問情寧我輩眉涕偏蒼生

其二

供奉廿年久傳經受章麻生平公望鬱垂老主恩加
固自憐三鑑人誰續五車燕山今夜月荒蛩咽清茄

其三

靈氣東南歟平原風雨飄朱結沉寶匣白日黯重關
句蘇齋集

驚馬曾回駟明珠豈報恩山陽聞笛處達夜帳銷魂

其四

天意今難問悠悠可更論青蛇堪自點北斗望通尊
暮雨淒涼萬里秋薄吼墓門吾家湖水曲淚痕猶招魂

其五

燈籠工射影宇宙如響寸斗氣三江微風悲萬壑象
寧能甘蜺屈那肯受鷗猜燈煌餘方寸報恩心未灰

其六

歲暮還到日萬風憶前辰神理知難盡音容祝可親

青吳者取鶴夜而泣亡麟我輩徒酸鼻誰堪贖此身

其七

萬里南歸路柔條一夕寒陰風生宰樹燐火照孤帷
不盡羊曇淚無窮宋玉悲西望長木根何止哭吾私

其八

天賜縣公室朝分少府錢東第供上客清酒盡時賢
哀字千秋重濕綸片賜懸時寶發玉樹霄漢應蟬聯

其九

簾有遊騎車空餘封樹舊長官長物歲月足丹鉛
句蘇齋集

不朽中郎筆新題有遺軒如公堪目矚何必羨長年

送楊太史使淮便道省母

淮王第舊稱玃玉節東來太史公路入吳疆豪尚
遠客遊梁苑賦還工雲開唐帽梅花碧雨過千林荔

子紅此日張筵宜清酒練衣象服映簾櫳

送周太史使魯便道省伯母

玉節八龍出禁城依依垂柳送君行重攜東魯靈光
賦誰似而京子墨卿後燭昔年傳賜賜此日惜

歲暮還到日萬風憶前辰神理知難盡音容祝可親

立春惟長男無學弟暨王吳兩生同游野寺

梅三首

古寺遙人少，尋香一徑斜。低枝半隱樹，深谷易為花。
坐久歌頻換，尊空酒更賒。寒憐僧愛客，隨意供新茶。

其二

僧隱瓶蘭裏，杯行竹徑中。坤心尚隱綠，花蕊未舒紅。
近水天難夜，高原曉易風。班荆聊共醉，車馬莫匆匆。

其三

莫惜傾三雅，春來第一游。窮鄉多雅誼，文酒是名流。

白蘇齋集

卷之三

五

客有王摩詰人，逢顧虎野東山。初吐月，酣極轉清幽。
是日登寺樓，甚幽諸公擬，惜為杜陵各施買酒。
餘錢付僧葺窓檻并志。

無處堪遊俗，高樓遠市歷香雲。消永日，浩而近諸天。
欲借緒經地，先分貰酒錢。沉酣那可極，長此典安禪。
立春後六日，為分歲會，後八日為除夕。

拍葉開新會，盤珠飲陳年。春事年杯酒，日祠親。
冉冉如流歲，蕭蕭見在身。恐虛分歲物，同是失年人。

其二

除夕他時節，堪憐此日開。三壺元不潤，二仲意能來。
人惜年光逝，詩逢暮雨催。家園當睽日，幽興轉難裁。

早春獨坐

朝來獨倚樹，尊酒各為歡。春換江頭綠，年催鏡裏丹。
迂疎生事簡，煩惱見人難。何計消閒意，蒼筠好自看。

幽棲

高枕非徒世，幽棲自寡營。官情方朔淡，家累何平輕。
歲月發何事，臨難典此生。空浮對酒處，白雪滿江城。

其二

白蘇齋集

卷之三

六

豈是雲霄客，居然江海人。遙惟羊仲過，辟以馬卿貧。
猶柳終何意，疎慵好乞身。已拚閑歲月，甘老故鄉尊。
攜尊江上。

鄧外同君去，清尊對水涯。寒潮鳴舫，徑積雪羅平沙。
小艇乘流急，人家逐岸斜。流連歸路晚，高柳亂啼鴉。

其二

一到江湖上，浮生事事輕。寒煙迷古渡，白浪捲荒城。
兩岸花爭艷，中流鳥不驚。扁舟如可問，一柱五湖行。

王震皋晉學鎮中歸阻風雪于公安留歸二首

此日成僊卧何期見子戲祥河萬里到駟馬一尊留
小邑鏡村驪長江若石尤無嗟鄉路遠五日到黃州

其二

索慶新年雪儲留竟日鴛女章化越舊車馬度蒲湘
覽勝稱難及支游感鴈行更憐萊子意把酒獨思鄉
南平社六人各一首

外大父方伯公

風神只似壯齡時鶴髮丹顏古接羅此日南平白社
長當年中主戴薇司燈前歷歷蠅頭字篋裏翩翩追
自蘇齋集

卷之三

上

體詩江月江花時興賞非仙非隱使人疑

孝廉舅惟學

少年經術楚詞學中歲空門又通家服藥前身應許
遜博聞宿世定張華懷中朗月珠堪售望裡神仙路
不除只恐風池須練筆難從句漏問丹砂

侍御舅惟長

懶暢人間惟昨夜閒居膝下似安仁雲霄調外沉寢
寒花月尊前感慨身園學東陵瓜欲結家通北渚蕙
堪紉長卿此日遊將倦醉月吟風幸托障

中郎弟進士

前年羽獵獻長楊歸去三湘問鴈行作賦麗如袁彦
伯通經精似蔡中郎角巾領袖高陽侶塵尾憑陵俠
少揚夢草真堪對小謝聽花無那去河陽

小脩弟文學

却憐射虎人難偶祇覺雕蟲技益工白日悲歌燕市
筑青春失志楚人弓隴西不覓梅金友僕射從今避
火攻如此無官窮亦得高名誰復杜欽同

偶成

伯蘇齋集

卷之三

一

人間百事遠漸老復何依濁酒塵緣談滿園戒力微
雕蟲技總懶辨馬學全非更何人天乞前身百衲衣

有感

謾將八苦向人論造物聊蕭不敢言窮鬼昌黎今到
骨痛現卜夏乍收規極堪嗟歲千時調巧操難酬卷
士恩輪點平生多可恨排愁懣罪位空門

其二

何緣貧病苦相侵長日拋書卧竹林蓬有二毛愁攬
近秋園八口重抽簪青山豈得垂朱綬白疑由來雕

素心未有大丹添歲月不如濁酒任浮沉

蘇齋集

卷之三

九

白蘇齋類集卷之四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纂校

今體

山寺偶題

漢時城郭梁時寺日矣風吹秋又春六代風流煙漠漠
三木舊恨水潯潯陰陽戲劇生馬爪齒塵浮滯
似人如此安得亦剽事只宜高枕對嶂岫

夜集大人宅偕中郎弟閔五弟時藝

白蘇齋集

卷之四

一

良夜偕金友高堂對玉餽元方今老大第五漸時名
蠟燭當年戲彫蟲此日替明經應似我他事莫如兄

又贈元丈

跳地元驚衆標飢更得名袁元方今不恨謝尚未如卿
外屬梅昆季中腸豚友生郝郎時過爾相見莫平平

苦雨時市酒者阻風未歸

風雨淩風雨蕭條以暗窓昏沉真似病壘坭未能降
亦有到齊酒其如隔楚江出門覩雨色簷滴正淙淙

其二

今春多驟雨委巷絕徑過睦步若為去愁心當奈何
歲年防挂玉卑濕畏江河居食都無計年來憂更多

食魚筍

竹筍莫如土江魚不論錢百年容我飽萬事讓人先
交德歸方識水心老自堅雨窗款綠樹宜醉更宜眠

寄無念

飛錫今初返經年半在吳已無毒者相不厭少年俱
歲月看山盡雲霞見海隅東南名下士一一道逢無

其二

白蘇齋集

卷之四

二

窮苦天涯去刻言稀當音相逢談果報同事見悲心
枯峭人難合清羸病易侵空談有長者相對好開襟

馬上起憶石浦山房

此時石浦月應上遠帆樓竹裡羅幕局難遣費酒籌
幽情落夢境良夜踏荒丘檢點秋來事閑忙可自由

過洪縣同年蔣令邀飲

肴竹淇園好況逢地主留人今同蔣明興欲勝王猷
玉醪青瓷甕金盤紫石招寒風淒月夜篝火話交遊

初晴即事

晨風吹澹澹日報新晴盡啓花間戶金收而淡清
沉煙留染几竹色上秋梓白識斜川意處名繹不爭

其二

綠蘿垂翠篠白拾孫烏巾久濕漉沒骨新脂喜見人
天高鰲鳥翻雲薄像魚鱗微月宇簾幌移樽就北隣

其三

竹東烏皮几山中白板扉家貧酒不貲詩拙貌能肥
鳥怪人聲去雲無日氣飛牆東那用避名柱木知攜

村居

白蘇齋集

卷之四

三

日日幽齋裏錢書只自攤筋骸謝客便鄉土定交難
遞釀苦水厚寒收煉拾單慙慙堪自厭花鳥嘆春殘

新春索居

春來杜索居青岫上庭除向日憑烏几因風檢露書
獨行常隱竹遠客欲同携無復看花興空瞻髣髴珠

齋中獨坐

徑句不出戶春岫閉門深堂少為歡度都無向日心
雪根放遠画竹韻譜新琴殷履塵器內閒踪未易尋

雨中

散髮向南軒蕭條畫掩門病嫌風力勁靜愛雨聲喧
候鶴巡苔徑雅麝抵竹藩一尊空自遣無可共清言

幽棲

寄寓非逃世幽棲自寄營心閑家累少才短宦情輕
荻笋荒池出薑華僻迳生空亭宜對酒白浪出高城

其二 聖禪寺

荒城殘寺也相宜水滿池塘花繞籬席池雙柑熟耳
酒隨身一鉢共軍持黃水零落南朝勅青葉華台幼

婦碑十載高陽酣陽地重來風景異當時

白蘇齋集

卷之四

四

晴晚編書

蓬茅聊葺坐寮窳類枯禪却掃頭慵拂鈔書手自編
風收雲片薄雨洗月痕鮮靜嘿憐僂僂燒燈夜未眠

源禪遊吳造沉香佛像及諸經歸裝眉山

西去當三月南詢是美程徑將千巷去像以衆香成
隸辟中流際摩天疊峭檐往來經險道何止百餘城

其二

曾聞西蜀境獨有大哉殊雪色何年歲佛光定有無
狀聲當夜激鳥道折雲趨遠覓心初歇應明整袈裟

陶石齋寄書

不見士行久音容兩地疎遙千里外珍重八行書
評隲唯山鳥升沉悟沼魚袖書都忍置一讀一躊躇
結社二聖寺

浮世何多事祇圖早息憐完信鶯果落沙鳥觸帆飛
香殘初分飯猶懷飲淡衣詩境甚法社此會百年稀
誌小情南游稿志意

怪廟新詩好居然下里稀眉端滄海色江上白雲衣
鼓楫三湘去攜圖五嶽歸能令名利客一倍官情微
白蘇齋集 卷之四 五

其二

亦有翻飛興茲遊未可攀兩談客裏路是我夢中山
弱羽經年去孤鱗鳥里還入春佳事少見爾一開顏

其三

調難從自得相馬任羣疑頗似沉寔者非徒游快兒
素裝無錫水竿蹟故人詩吾家二子如君定白眉

偶成

細鳥語高枝幽然事事宜香龕安佛像則典教妻兒
施食應禽狎前譚階樹知道緣應不淺願契是吾師

桂開黎收余二十年前題壁詩

是否燈前字將無醉後書蒼苔茁茁外漬倒疑行餘
色古蒸餼氣文殘蛭辟魚深慚支過賞珍重意難虛
偶成

人煙江水上江上日生波得長魚鰕滿門庭鳥雀多
酒中傳佛意筆底因詩魔已自戡毛羽何由畏網羅
北坡

小草真何竟前途事難骨粗妙禮樂性懶怯衣冠
遠志殷親舊新愁受弟寬驅馳堪自厭辛苦為微官
白蘇齋集 卷之四 五

新野道中

過襄又百里步步遠親聞不語塵沙起焉知往路非
平原江樹斷野店焚香稀終作一丘土何年此道歸
保安驛道中

此鄉經大侵此路漫愁霖怪崔嵬村市饒人寬莽林
暝煙連兩脚雲氣起山心薄暮昆陽道行行憂滯淫

遊舊城有感是時兩弟已行五六日矣三弟
留題荒亭

昔年飛鳥覆此日倍酸辛白骨三家有青磷一水濱

吳鄉均苦樂兄弟各風塵凄斷患連旬莫亭夢海新

其二

佩特風猶在画龍迹已陳有情傷暮骨無計起枯鱗
飽食愁官吏停車問寢人腐儒甘脫粟不敢厭勞薪

宿古驛

兀兀泥途裡鐵贏不可支燈前點病神夢裡見亡兒
古驛啼新鬼顏垣走怪鴟細尋題壁處或有患連詩

登紫雲山是為仙鍊丹處

昔歲曾遊此題詩處尚新藥爐燒羊栗丹井長荆墓

白蘇齋集

卷之四

雞犬馴遊子壹飭費道人疑驅明日事輟沈客裾塵

飲禹州李氏園

古郡溪山部名園花竹樓簾香賦野艸翡翠立晴洲
安得一生醉那能十日留公禁定誰似是客可銷憂

霖雨

賁却日高睡來路陌上塵翔風梁苑草古樹濁河濱
振作違心語稀逢有韻人山郭聽雨夜夢裏漸車輪

渡黃河

兩度歸江漢重來渡濁河塵客三老諸驛路二句通

霜薄天初朗風輕晚点波太行山色近西望碧嵯峨

高村店大風店有淇源蔡竹古蹟

罡風獵獵下征鞍十月嚴霜冰骨寒噴石漸沙猶古
水流蒼滴翠是新竿寒鴉鳴店林黑凍馬荒亭渺

葉乾何似山穉閑閑坐南華攤向火爐看

牛黃臨洛行沙河道中憶兩弟

臥眠寒月夜方深驅馬長亭復短亭十里奔風吹積
礫千秋算大亂殘星鞭稍漫北煙沙里夢裡江南果

樹青驛路飄零那可問挑燈何日對原鴟

白蘇齋集

卷之四

將抵都門

九年牛馬走強半住江鄉狂態歸仍作學謙久漸忌
對人錯爾汝迎客倒衣裳只合尋鷗伴誰令入鷺行

稅同年李檢討成甫四首

草草未還去人間三十年飛揚心慕俠清峭骨如仙
對酒常扶病逢人愛說禪竹窓寒月夜憶爾淚潸潸

其二

十載貧無病半生狂與痴錢刀負布井衣食困妻兒
每想燈前誰猶存扇上詩交情堪白首緣薄負心期

其三

白骨歸新土青山閉舊廬
苔緣題遍壁蟲滿讀殘書
風老梧桐死霜寒橘林疎
佛天時昔願今日定何如

其四

泉路飄零久人間惆悵深
有鬼非猶骨為鬼不灰心
重耳知誰勝傷鵠可寄音
無生君所學惡苦莫悲吟

別陶編修石簪四首

日日青門裡棕鞋任雨之
悲音定定性畫影鍛新詩
世事拋唇角裨功餘驛路
思法忍力一破有情痴

白蘇齋集

卷之四終

九一

其二

句說山陰路千巖與萬湍
水中城堞見山頂竈煙寒
抗酒來尖舫湘蓴供水餐
知君遠女色不上浣紗灘

其三

不分陶弘景松風只自聽
吳鄉同敗火共侶帳晨星
賀沼蒲稍綠晚山石孔青
良朋君並藥同調有原鴛

其四

門外正霜飛何堪送所知
楚腸紫遠水別面化枯枝
心澹稀人識清疏好有支
芥針能得幾萬里去師資

白蘇齋類集卷之五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參校

今體

飲楊刺史園二首

東城東僻處刺史有新廬近水先生柳門填長者車
菊香熏枕簟酒氣濕圖書肝膽澄前畫都忘傾蓋初

其二

塵堂舍夕臨綺席酌良朋綠酒浮鵲鵲黃花映龍鱗

白蘇齋集

卷之五

書圖隨意展真贋任人評清夜論詩罷深談契佛乘

送武陵胡元父令瑞昌

憐君為政廣隔水廬山高白鳥飛嘶憤青巖遠映袍
花風香錦領藍圖課繁富好學循良去休憐梅字芳

送郭少參希彦之蜀

欲重金羅地應資瑣闥聲天連巴子國江盡石渠城
驛府傳新報賓人候去旌為山遠蹟在知不說輟名

其二

如何當此月車馬踏曉曉去楚尚十里過春應萬盤

深山如雪裏古驛出雲端三十金排貴休嗟為遠遊

聞顏尚實贊卿稱病有感

燕市饒禪客如君意索真幽閑泉石趣清瘦雪山身

一榻庭生薛雙跌席聚塵儒稱摩詰病為度致行人

飲顏贊卿齋頭限韻並同潘去華

同調復同官幽齋會二難交情投芥合體法鮮衣寬
坐欠燈將燼言多杯屢寒明窓披易注直作太玄看

其二

震旦同參少長安雅嚴難因君道服別令我酒懷寬

白蘇齋集

卷之五

匡坐藤蒲靜幽談水月寒好將瞿氏說留付子庸看

六月三十夜同蕭允升過黃思立齋頭

憐君却掃久為我開清尊一見生狂態相酬多謔言
兩涼輕酒力秋逼撥詩魂尚有看蓮的猶堪續舊論

同黃思立趙貞甫集蕭允升齋中談禪甚快各贈

一詩

黃太常思立

念我同門友為郎家孟食蕭疎結世軼磊落爰時人
供茗窺醜潔添香林梢勾近通無淨理一倍耐風塵

蕭贊善允升

就奇詞賦古卷拙友朋疎每退金華直常儲員葉書
譚宗時其爲洗墨最驚魚吏乘東門達延陵故不如
地御史貞甫

遙與父垂酒書談茶與對蘭臺雖作客蒲榻早休心
定裡騎驢馬忙中訪竹林知君無不可那復計升沉
夏日小齋雜興

室小堪容膝寢然斷百思坐看蒼日下袒受竹風吹
苔色流書映花光倚酒庖從來中散意未許外人知
台蘇齋集 卷之五

其二

盡日掩荆扉高枕藏夕暉剝塗蘇米飯寬看稻畦水
窗窗香難爐幽欄藥易肥不知深谷裏造盡芙蓉菲
其三

索憐山氣真徒榻傍窓紗透傳能全草屨疎不陣花
無病常伏枕小兒爲煎茶堪笑東陵客休官始種瓜
其四

非傲大非懶我月蘭蓬迎笑語消三伏升沉付五行
雨加蒼翠色清瀉綠筠聲無端傳卷諸清耳頗嫌鳴

其五

空階經急雨蕭寒秋無譁折東遊王子餐錢與趙家
顏然對木石卑爾吐雲霞酩酊不知出高樓生月華
其六

調古知音少行杯起信微青尊澆宿魄黃葉客初機
事以忘懷簡身因謝家肥由來能寂寞不是貴知希
過將竹館贈朱汝脩

名理善玄藻君齊高士梁溫醅餘道氣清煖帶詩容
爲几竹光映鵲牆舞軍重開尊坐秋而相對興偏濃
台蘇齋集 卷之五

月夜登樓偶成

涼夜誰堪語登樓憶形親無機共我解事酒隨人
未老灰心客初秋病肺身山南田二頃歸計未全貧
其二

可嘆人間事深杯且自斟暇名多局面謀國半真心
露下清風葉秋高冷夜枯腐儒無處看只合住山林
月下蕭允升願開雅集小齋賦此

偶集翻成樂幽花晚更妍近窓雲片薄過樹月光全
小築真同隱清酣也近禪莫愁沽酒盡囊內有餐錢

其二

宇宙信空闊方外多友生世情到口殷名障入心輕
月窗風枝影人驚夜雀聲射堂千嶽雪醉更同行

冬日齋中即事

小途獨相得以安木數章葉稀隣屋見松老偃山蒼
酒濁賢人亦不盡通蒙者經心何倦添火焙黃香

其二

繩床盡日凭窗小對峻嶒心見叩門客幽如退院僧
龍藏弄掉鳥風松宵衣藤檢點人間事疎慵愧不能

白蘇齋集

卷之五

五

同王昭素昭賢及兩弟夜飲願升伯齋中

狹室下簾暖小窗愛月幽沉香粘大白談語躍平頭
花鳥談吳事山川叙蜀遊霜光猶可醉遁去即宜浮

晨起

竹窓朝受日幾几對維摩怪石僵枯蘚虬松蒼若柯
毫冰膠硯薄簷溜入瓶多此地安禪好無煩客侶過

閨人禪誦甚勤喜贈二首

應是新年福力增六時功課勝山僧每持貝葉詢難
字時向蒲團學小乘一使天風吹梵唄半輪闍月照

香燈却慙龐叟心情懶擁袖黔黔呼不磨

其二

高樓終日禮彌陀天女生來厭綺羅願以幻身酬半
偈善得素顏波長城繡襦針脚花還寄誰說鄉音字
欲說自是靈山佳姊妹何緣結伴到娑婆

讀李洞詩

才子如君劇苦寒青衫垂老憶長安奇慈醞釀千篇
險編性支吾半世難五字贈僧尤峭拔孤魂吊月應
車酸祇餘身後遺編在世上誰人洗眼看

白蘇齋集

卷之五

五

春日閑居

人間何物度朝昏嬾性新來更厭喧除却跏趺惟飲
酒繞閣呵殿使闌門虛窓月上春松影塵榻僧來叩
衲痕獨有金梅蠹癖寡故舒丹菰照清樽

其二

不才敢擬子雲刻索米金門又一年風味漸隨雙髻
減天真猶仗一樽全破冰滴硯晨箋易掃地安車夜
坐禪閒洗時親烹芥茗故人新寄玉山泉

其三

人海何妨一粒歲身閒稍覺盡長服將禮法繩腰
背且看經鈔洗肝腸画裡身粘蒼髯色夢中覩滌白
蓮香春來家是城西好擬共山僧坐綠楊

即事

小樓朱几供梅檉夜引閑人熾法壇淨似遠公尚利
駿負如陶令未休官捨完兒女忙何事典却田園醉
不難檢點近來癡業少不隨人舌浪悲歡

偶得放翁集快讀數日志喜因效其語

模寫事情俱透脫品題花鳥上清奇儘同元白諸人

白蘇齋集

卷之五

七

趣絕是蘇黃一輩詩老眼方饒逢上味吟脾已渴遇

仙醫明窓手錄將成快恰似貧兒暴富時

賦得殘月似新月

一鉤曾掛暮霞裡半缺還懸曉霧中醉起忽迷鐘早
晚山行誤認峯西東從他鳥勝支干換且喜峨眉首
尾同安得人生也似月蒼顏皓首又如童

黃主家迎送寓戶部時開筵笑餞

仙郎別署飲休辭春冷何堪送再知羸馬凍啼踏雪
經候烏寒距蹴風枝茂殘細字藥唐帖胡謔尖纏綴

漢條一曲龜茲名畫評也堪翻出渭城詩

雪後出長安門見西山甚近

雪後天街絕點塵西山一抹向於銀雪邊磴道層層
出馬首峰巒疊疊盡真綠鳥分明連峰贈玉龍天福貼
青受却憐往歲曾遊處十里桃花霞角巾

並下

衰發蕭蕭不滿梳頭風四十欲何如風塵眯眼花醫
治名利關心酒破除談畏友朋焚塵見病休人吏掩
楊盧虞翻骨體終難媚高枕從他笑拙疎

白蘇齋集

卷之五

八

京察見部自朝

擁腫顛寒椅何功澁石渠編摩中聖誤猴謁坐禪疎
應客雜詆語嗔奴索報書似浮蕪似淺不默待何如
初春和陸放翁韻

四十方強已厭官催人頭白是長安新詩繁蕪多隨
意夜讀風花覺損肝懶向時人爭巧拙久遊畏路耐
鹹酸春來轉憶家園好杜鰲村醪日日歡

其二

冷淡何須厭一官烏紗業裡好偷安厭得賓級汚平

類豈有風波入肺肝客枕繞春夢已亂病肱將雪質
先酸規無係竹堪陶寫未怕兒童覺損歡

即事

宜味侵象詩味長道綠漸熟俗綠輕時徒設振覓高
士老倍同參進麴生輕滌硯塵留墨繡緩添爐火聽
瓶笙熱官棄置酸寒福貧士收來處不爭

雪晨入直

將曙氣陰陰寒侵燭焰沉雲濃禽路澹雪厚象琤深
且滑全依僕衣單禦東吟人間饒樂事何業化書聲

有感戲作

占昇半生古本強編摩十載硯心凹賦歸誰假乘風
翼嘆老雞煎黏日膠飽食大官真似鼠厭達俗客欲
稱稍移家澧水知何日擬塞无泥自結茆

火神廟道士

事火道人爭銅米水上居鶴瘦烹石腹魚呷洗丹餘
世業五禽戲家藏八疊書南陵雖有命喫酒自能除

送朱平涵太史冊封榮藩

輶輶銅馬何天涯官部千條拂使車驛路開尊遊月

石仙源五馬問桃花水平青艸騷人宅山遠朱門寺
子家客裏潘興誰得似泛觴運採辱平砂

顧升伯太史奉命如梁賦此為別

柳煙曉露樓河梁樹杪分明見太行月上山城征馬
急雨過汴水露荷香贈行古帖來東邱倩酒新詞出
憲王周府有東書堂注帖又周憲王有自著筆法此去洞庭秋正好煙波

聲裡說袁郎

送李湘洲太史齋詒之浙

陰句臨崑得樺心遇水閒只過一紙詒踏遍萬重山
昌黎齋集卷之五

林屋朝乘履松蘿夜扣關定從委宛去載取異書還

壽舒翁大行父也

東魯真儒行南華達士懷無心甘抱甕有手但持杯
杖戴龍潭瀑衣粘雲洞苔仙郎奉紫綰新自日遶來

送吳山母舅之任太原

匹馬穿雲去裝中半道書官貧僮僕憤懣辭送迎疎
掃葉炊紅稻連棗供白魚太原有白魚泉登山公事了何處
顯村語

其二

身爲石室主閒與道人期判訟虎知法升堂據報時
泉聲寒井邑山翠深城池應有西遊草懷暢得英詩

送別謝在杭司理東昌

一笑平原去高才聊寄樓閣談皆有韻得句半無題
近海觀雲黑登樓若款低應憐微稅苦寬大赦三齊

其二

萬戶蒼煙裡孤城秋水隈郡寮多近帥獄戶長新苔
園裏懷輓俗人將判例才公餘事古蹟先上春連臺

五日同鍾拱桐堂慎軒方子公及兩弟飲崇國

白蘇齋集 卷之五

寺僧房得家字

老僧晏竹石點綴似山家密條梳風冷流觴逐水斜
談憫惡雞葉類醉吐榴花一縷林煙歇蘭藜供露芽

壽鄭大司馬

青山歸去爲功成笑看人間利與名三迤新來稱小
隱一身舊日是長城石分甲乙屯雲氣竹長兒孫學
灑襟智似子房身較健不勞辟穀得長生

送王以明例貢歸小竹林

白欄著破換青衫歸去山齋自在眠醫俗止留半箇

竹買閒先賣一區田橋裏燒筍旋沽酒避客澆花自
引泉怪得新詩奇僻甚苦吟骨削顏枯禪

偶題

看者象形到顯腮宿草泥人未擬回醉裏童顏金炸
色起來宜味蠟成灰此心寧與形俱微得道何妨老
見催已約寅年歸淨社蓋頭茅在夾山隈

同惟長舅諸唐詩有感

數卷陳言逐字新眼前尤是賞音人家家積玉誰知
厥厥履端龍德足真再捨肉點居易句重指金鑄浪

白蘇齋集 卷之五

仙身一誕馬龔危言出難洗詩林入骨塵

看華嚴經

檢點頭顱祇自憐雙輪相逼入類齡銷除蝸角千生
業憑枝龍宮半部挂簡事只嫌多騎驢斷髮先擬絕
羣腥六時起坐疏鈔裡剎啄由他不放高

有感

一自辭親返禁林隨人啼笑到如今三生白業施功
淺半世烏紗染俗深往事休污念佛口新來初歇著
書心朝朝頂禮金容凌一榻跏趺對水沉

雪中與惟長舅氏飲酒

盤絲有根倒清危閒聽群鳥噪凍枝飽凌茶煎真易
策雪中酒戒窮難持爐心香煙灰成穴城尾書牕華
任敬此話當年騎心事如今雙髻各垂絲

送邵芝南太史冊封唐藩

軒輊編摩去行行入豫疆驅車游宛洛立馬問韓梁
兩洗沙溪淨風傳路州香雲霞添旅橐花月貯吟囊
白水秋澄徹丹山夜鬱蒼剪禾帶子酌醴醉仙郎
送清思女婦登臺憶武卿不愁今可問何似昔南陽

東蘇齋集

卷之五

七

白蘇齋類集卷之六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參校

絕句

鼓吹

兒童村巷競走鼓吹
驛路喧闐何似池塘兩部宮商
漸近自然

龍前意

驛路紅塵鼓吹池塘青舂蛙聲
本來都無音響雅俗
白蘇齋集 卷之六 一

行向誰論

過黃梁夢三首

車帷且勿捲
吾妃見盧公廣陌爭馳騁
安知非枕中

其二

枕中天地竟夢裡
年光速屈指歲音前
黃梁曾笑談

其三

興通夢非真
誰知醒後傷飛昇
袁呂公亦是夢中事

銅雀臺

銅雀臺餘幾幾
春樓水歌扇化為塵
隨風惟有臺前

柳牆腰當年緩舞人

行衛輝野村中即事

渚屬沙鷗唼
嗟嗟誰夢醒
縱橫藤蘿也解人意
垂垂

車臂前旌

其二

前屋犬卧人遶
麥隴鵝啼牛背
倚遠種柳先生僕夫
停車少待

即事

寶鴨雙雙引使車
都梁旂旄散都壚
腐儒低首還私
白蘇齋集 卷之六 二

憶走馬紅塵三月初

過鄆城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詩有感弟子鄆

城人也

一落書生口
視香不計年
鬚眉元別駕
翻托李娘傳

茲遂平

遙亭城外少風塵
夏雲千層山萬層
一片雲山不可

辨相錯迷成倚鞍牧

信海道中即事

曉暈繞吟哇
小徑通車馬
即此是桃源
問津何為者

其二

四顧忽無徑僕夫何所往俄聞車馬喧疑在空中響

其三

山下無人踪
山上無鳥語
惟餘一片雪
見我來遊此

其四

堂中忽吠鳴豕是劉安宅近看爨煙青人家枕山脊

其五

僕夫顧且驚於菟啼林薺乃是境巖傳錄泉挾石吼

六

白蘇齋集

卷之六

山中看雪

雪學嵯峨山山似靈霸靈靈山何似
舞雲白山色青

青石橋

青石橋邊水時生細波
陳風漾輭金斗熨纖羅

其二

竟青點水心雲白杜山口借問山中人還知此樂否

三日行山中，山盡有城。

眼底青山愛類真何妨日日對嶙峋今朝捲幔無山

色惆悵還如別故人

送李吉士予告南歸

青春乞得淨名身彩鷁脩禪漾白蘋此去吳江風日

好爐香經春伴幽人

送潘雪松柱史建言謫閩三首

偶緣諫獵動天關萬里南還六主恩一壺豈能安禱

蕪五雲長自憶蘭蓀

其二

片帆南下碧江濱。秋月蘆花館別離。此去莫驚潘鬢

台越漢集
卷之六

其三

竭來氣滿關門柱史玄同道自尊我欲冥心求勝

義臨行乞得五千言

飲小脩所攜惠泉

昔逢惠山人曾說惠山好
季子千里來同飲惠山水

其二

竹裏自燒鐺清煙澹林月一飲洗煩囂再飲能毛髮

其三

以青王槐冷冷色凝碧憶得在山時一泓抱白石

其四

可憐白髮人朝朝望遊子今日忽歸來飲水亦歡喜

黃梁夢戲題

雷光現出青黛眉氣結成蓮藕軍官神仙俱幻呂公

監勝生

其二

貧窮輒慕官遊將相更希仙籍縣人忘記無休誰道

桃源室愁

卷之六

仙人洞

風牽弱水船山阻漁郎棹誰識仙人洞乃在紅塵道

其二

塵中一百年洞裏一彈指仙人職忽間見我元經此

萬株書屋

高森何所有琴書伴幽榻中有吾伊聲聲與株聲雜

天狗洞

洞裏無人踏洞外絕鳥聲有風漸聲時出喬林裡

荷花池

結水映紅蓮蓮葉何田田身在衆有國沉醉沒心眠

兩岸芙蓉

南垞與北垞岸邊渺渺離即此處好行舟西面芙蓉也

春色滿園

結伴來尋春春踪在何許濃香撲鼻容已滿山園裏

四面琅玕

白日起來清長夏何森爽中間安藤床臥坐絕塵想

天香噴道

獨有金粟園宜供金粟佛營開金粟香鄰去破膚物

卷之六

瞻相亭

亭前柏樹子佛祖西來竟了知柏即亭是名第一義

桃花洞

君家漢水曲相近武陵源今得武陵花春雨燃山園

五老峰

峻峭踞虎豹蒼翠積莓苔疑是廬山石風雨忽飛來

滙清亭

小築萬松下雨平徑語愛莫訝陶弘景長年只住山

長春堤

偶踏長春堤涼風吹解帶班荆數過帆沙鳥飛雲外

六言

三市六街粉演五湖四海稱揚優孟抹朱面孔偃師傳漆肝腸

其二

廣島浪誇孔鑄偃平也學舜趨土人休笑桃梗鬱壘不異神茶

其三

免元無術肖鵲愛也無心憐蛭風砌對花軟飽而窓

支枕談眠

其四

松煙偶作鞋痕就裡誰个說好他手我眼何干浪生歡喜煩惱

題唐元微乃兄演唱晚晴冊

數椽山水間灘聲雜衆響展簾時一眠夢境亦蕭爽

其二

澄江逗夕暉白練化丹綺風傳鼓柁歌嫋嫋綠陰裡

其三

幾几何所有詩春三兩束惟應秋乃聲時與吾伊續

其四

魚艇宿蒼前酒旗飄屋後沽酒沒買魚對花傾幾手

見白鬚

海深難比愛河深五欲騰波天也沉休把鬚毛輕解去一回對鏡一休心

死心和尚一朝棄諸生披剃書此贈

欲識新長老便是袁中夫依然舊面孔只少幾莖鬚

其二

深藍為壞色裁巾作僧帽我狂心未醒汝魔初然覺

其三

豪性與顯毛一新一齊落獨有愛山心不受銅刀削

其四

袖中五色豪落紙文光輝夢裡莫選人且畱注目集

其五

選佛場大開這回應得傷寶葉窠高處應應題名姓

其六

神清骨亦癯雅稱手中錫一笑入千山藏身沒踪跡

題雙寺西竹

風竿不滿尺已饒千丈勢高僧禮誦餘味此新詩選

白集卷之六

卷之六

九

白蘇齋類集卷之上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參校

館閣文類

真正英雄從戰兢兢來

君子欲有全用于天下則貴悔兩卷矣用欲其恢弘
恢弘者無所不可為養欲其收歛收歛者有所不輕
為夫收歛者所以為恢弘而有所不輕為者乃其輕
不可為者也是以存戒兢神也而法鍾銀乃成其元
自蘇集 卷之二

三五也而法承綱若撥棼為戒規為止也而司馬無
全牛望若木雞也而與難乃弗敢應而反走彼夫精
一技者調一物者且期于養而後其用全而况講稱
其英雄者哉其志曰守若處女養若脫兔此言雖小
可以喻大也故夫將真英雄者而之至深關之至格
鑄之至密張之至私有伺乎若蠢推之心而後有龜
察之神智有怯乎畏四隣之心而後有龍虎之大勇
因衝胸中口吐弗張而後出其謀也若泉湧潏潏駭
四夷踵弗前而後出其斷也若霆震其心備乎環堵

之內也而後其才軼乎宇宙之外其心出乎輿臺之
下也而後其才駕乎等夷之上此一人也其始之戰
戰兢兢若斯無一能者而讀者已有以窺英雄之全
留其後之清微若斯其卓犖若斯其奇偉人始惜之
曰真英雄而讀者固不聞之於沛寂之後而視之于
平居戰兢之時矣蓋自古稱真正英雄者放勳風動
則莫若堯舜明光沙政則莫若姬公而費百王按類
輩則莫若孔子乃其兢兢業以勅天命吐握而憂綱
綱者於鄉黨則踴躍于朝廷抑何其戰戰兢兢也故
國者道遠猶得見以為適而竹林諸子箕裘嘯傲
於醉鄉見以為能解粘去縛語之以聖賢之戰兢若
狙之警於樊中不勝其苦而求適去而叩其中遂乃
空疎如據駱石田之無當于用安兩稱真正英雄哉
何也彼漆園竹林輩視天下無一之可為故究也無
一之能為而聖賢者視天下無一之可輕為故究也
無一之不可為故朱氏曰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
來豈弗信哉後之希英雄者宜何如曰無欲以潛之
慎獨以折之則有無一時一事不出於戰兢而其春

深其全用主頭又何所覩夫世之稱真匹英雄者乎

刻文章辨體序

蓋古兩稱佳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其惟文章乎故
機洩於龜馬基造于墳索此語文章之始也樹藻則
天壤為光杆情則丘陵生韻此語文章之用也而亦
及其體今夫治室者廟與寢異寢與堂異而廟寢堂
之中楠與楹異節與椀異彼各有體焉梓人固不擇
匠意而運也而胡夫而梓佳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
乎吾姑置危機以前弗論文章較著者則莫如詩

白麟齋集

卷之七

三

書乃驗賦樂府古歌行近體之類則源於詩詔機賤
疏狀志之類則源於書源於詩者不得顯書源於書
者不得顯詩此猶廟之異寢寢之異堂其體相雜尚
易辨也至於騷賦不得顯樂府歌行不得顯近體詔
不得顯檄狀不得顯疏狀不得顯志此猶楠之異楹
椀之異節也其體相雜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諸
體之中尊卑殊小姑校錄情詞若珠態隨通疎用疏
致竭簡異宜此猶操楠節椀之門則短狹廣也其
體相相近索易失真不可不辨也夫不深惟其體

而以臆為之則使父卜居之精遠阿房赤壁之宏奇

見為失騷賦體落霞孤鶩之篇見為傷離黃鶴白雲
之句見為似古而況夫他之模倣者乎今天下人握
夜光家抱連城顛掉控估探傳景標鳴自鑿一堂張
云獨輸千古全捨津筏授云憑陵百代而古人體裁
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規非圓削矩非方即今沉惡出
案字之外醞釀在象數之先終為師心愈遠本色矣
則吳公文章辨體之刻也乃可以已哉抑不佞聞之
胡寬著新豐至雜犬各識其家而終非真新豐也

續藏書

卷之七

四

人效孫琳教抵掌驚楚王而終非真孫教也豈非施
形似而失真境泥皮相而遺神情者乎若集兩編言
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殫藏之精神在豈徒具體
者凌之人有條紹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體而務自
發其精神勿雜勿合名道亦遠靡異哉深於文體而
亦雅不悖輯者本旨是在來者矣是在來者矣編起
古歌謠至祭文凡五十卷外集起造陳至辭曲與五

卷

性習解

夫譚性者析衷于孔氏其云性相近習相遠蓋一
性學義熟哉乃後世說者不無異同皆性同水則有
子與性善之說在析性異者則有荀卿性惡性相遠
乎論水佛氏作用之說在而孔氏云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然乃處乎異而同而異之開持兩端者乎嗟
夫孟氏專言理以性世揚荀學專言氣以貳世而孔
氏則理氣合一一語而備性之全體矣今試觀嬰孺
其天性常未滿也固有醒然而慧者亦有懵然難解
喻者固有相嬉而讓者亦有相聚而爭者固有逆之

荀蘇齋集

卷之七

五

而色弗忤亦有觸之輒怒而啼者迺其見親也有不
與慰膝下者乎見兄也雖不驩欣動色者乎此一嬰
孺也有慧有懵有順有爭修飾殊態安可謂之同乎
又無不愛親無不敬兄安可謂之異蓋其異者出于
氣而其同者出于理合理氣之謂性合同異之謂近
故繫近於性也迨少長已始深世味深世味已始分
瑛徑理制氣者有聖賢氣滅理者墮愚狂漸靡使然
匪一朝夕而性之相近如故也故繫遠於習也今夫
明珠之臨水虛水庸者先立見稍濁者其先隱見而

澄之斯可見而蒙濁者非澄之久先將匿焉故軒皇
狗蘇光欽明舜脩德此水之求清者也湯日新女
嬀熙此水體稍濁而能澄之者也太甲初服敗度悔
悟桐宮辛銘先業此水體本濁能久澄之者也至乎
桀紂暴盜貳恣雖此水體愈濁愈撓之者也是性習
之微也要之水可分清濁不可謂本無明昧時可分
昏明不可謂本無義理故孔子之論性語氣不遺瑛
猶之語水不遺珠而謂一語備性之全體者乎雖然
夫子直舉全體也而後世耳食者藉其似焉以勝其

荀蘇齋集

卷之二

六

性惡渾杞柳作用之說性惡渾杞柳作用之說與而
後世之恣行胸臆者又藉其似焉以便己銀忌憚之
為害將何極孟子深愛之故卓取理義之性而日精
於人曰性善性善斯語也陽似少悖夫相近之旨而
陰實翼其師說故先儒曰孟氏有功於聖門不可勝
言知言哉後之譚性者必舍孔孟之論而後性學揚
日月而行矣

刻文中子序

今之人方每海錯也而調其肉進之見謂治然不美

於口矣然海錯卒不可實得腹不得不食而之梁肉者何其甚時籍奇而卒周于用也蓋余始得大子青讀之至莊刻而神動心斃也已讀女中子伯手其遊入也已數數尋繹焉而始不忍去手蓋易莊刻之好好之備而謂無奇而卒周于用若梁肉者非耶嗟夫嗟夫自宣父微言莫或抽繹無諸莊刻諸人汪洋橫議而白鳥還難離龍振章潮靈揚藻代及陳隋咏苑為瘳月露生手斯時誰能不靡而仲淹者乃能抗手反怪已襟輝道續詩書正禮樂修九經賦易過今觀中

伊萊存本

卷之二

二

說而載諱勸之言出處之迹吳在焉其詞簡而意彌而通微而明曲而當旁觀大義潛宣教旨規規乎殊泗口吻哉所以前挽頤習衣被時賢洗千古而空之獨吾道以竹天者其以爲盡中儒力手無也仲淹氏爲之痛矢矣且也溫觀房杜用其士蓋爐石李林有知及仲淹身竟行十二策者其而收太手效何可勝道余固曰其說無奇而卒周于用也非莊列氏比也今海內學士好治子家言方海錯乎莊列輩總首其

中而傳洙泗丘論爲無常此風不熄將爲青洲排壘

諸人之溫饒其盡世道而諸人心寧有底極故吾取諸子中若女中子之宗洙泗者付剞劂氏刻之以風天下然吾非違聖人之也謂其亦可爲學聖者藉也

欽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明興二百餘禩來其爲翰林學士者若劉宋諸公而下若千人經論辨應皆不宜眠沒無紀爰題其姓氏標石而某受簡記焉某寓惟翰林非古所稱天祿石渠之府余馬著作之庭也耶而其兩設官實崇考則真若學士天子有時坐細旃則錯錯委輒其間時

欽集

卷之二

八

效殿管啓沃心至重也自總攬制作黼黻藻綸之外一切簿書期會弗得用爲左清也右文之主時滋語清問雖銳有加即制書中卿弟敢望分禁也夫士伏處窮巷以章句費宋至當國家重任至清至崇而今且勒之貞砥是可以不朽矣然隆錫之間姓氏履到崇者聯輔相次也卿清官則固有其德卓爾名世若成風祥麟世爭先睹其名爲快者矣則又有膚切在世衆指其名加額稱頌頌家戶戶記之者矣則又有雕蟲績序爛若春華遠人誦其發句寄於古光片羽

者矣則又有美食安坐席太庾立致公情行不唱內
庭外禦無纖效者矣則又有張膽逞胸聚略集微詩
說賢豪至今耳其姓氏若狼鴟在園惡逐之者夫夫
德如麟鳳者實上膺功在世者次之雖蟲豸庸庸者又
次之美食安坐者為下張膽逞胸者抑更下矣嗟夫
嗟夫此名一刺也索上者固並窮而索下者愈顯
矣夫使竄下之名益顯何如伏處窮巷尚足藏拙乎
是前兩稱至重至清至禁乃至難稱而兩謂可託不
朽者乃易以達之朽可不曜哉今文選柳電海內砥

蘇集

卷之七

九

和充詞臣者靡匪一時名公鉅儒其兩謂竄下者矣
不肯為勿論矣顧蓋茂昭大從宣電懽懽仰荷倚毗
俯作楷範以無忝太上之業第令弗務宣嚴師濟徒
精時月為勞績則吾兩稱品之下者即不然而日事
夫提要鉤玄揮毫賦頌吐珠玉以自雄則太吾兩
稱品之又次者其素朝廷清華之選而士豈茲則
石題名意也耶某頓首謹記

忠清仁辨

或曰夫子蓋未嘗難言仁哉故於人未過也而觀其

仁里俗之美也而稱其仁至任術換數如管氏也者
而亟仁之齊楚兩大夫業已彼之忠清之號乃獨新
仁焉何哉曰論說於一時者其肯超定品千萬世者
其法嚴意語迹屢語心也夫語極於心則陰避而陽
托者非仁陰趨而陽托者非仁即無兩趨避未忘無
兩趨避之名者太非仁何也而兩為也故公旦稱德
明保之忠天下信其仁非信其明保之迹也伊尹千
乘弗顧之清天下信其仁非信其弗顧之迹也公旦
伊尹難出乎無兩為故即居攝疑于非忠五就疑于

蘇集

卷之七

十

非清而竟不害其仁齊楚二子未免出于無兩為是
以其忠可仰其清可述非不足驚調一世而不足
信其仁藉令信其迹不足以原其心則終身趨市者仁
乎謹園於陵者仁乎吾而至於食桃請刲則終南為
捷徑者亦可匿其不肖之心而濶于仁乎聖人深慮
之故于齊楚仁子但使之忠清之號而新以仁夫國
嚴之心懼其弗其也哉又曰明乎忠清之迹可以
為仁乎哉曰不然仁體無所不包忠清仁中一事
耳今夫有木而華實枝葉門焉枯一葉而曰木在是

也可乎有山而丹砂赤石生焉持一石而曰山在是
也可乎哉仁有萬善能百行其廣也天覆其廣也川
流無不忠而無忠名無不清而無清名區區忠清以
概仁正如木之一葉山之一石耳胡能盡乎不然則
聖門高第由可治誠求可從政亦可立朝雖可南面
已既稱不容口而至于仁何以皆曰未可知耶則齊
魯二子之止於忠清忠清之不可適仁又何論也夫
然後知聖人非特嚴于論心抑亦精于論仁是又朱
子未盡之意歟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七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夫論人于三代以降也則雖哉自辟書所紀外載在
國乘其人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天
之喻方寸之暇則全林難初駕如組再試多額則主
路難長于室穴短于衡城則大用難駕鳳其外頗驚
其中則純白雖夫還雖于三代以降也則雖哉吾
無暇更僕論論哉若若若官民之九合一區子之
順命機命趙象依從公子而西晉先珍之克敵
城濮孟明之收功三敗士變之此其內寧趙武之不

頓兵甲鋒也和戎向也憂國哉也謀楚吳也顯恭夫
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此毅大夫也季友助勤于
魯傳審武救寧於衛成華元折御於宋桓夫國家重
勦亂之臣則安舍此毅大夫也審武止解郕之旅子
革陳祈招之詩史魚尸諫以審主蓋皆有古稱達風
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倫公休舉俱蓋皆有古稱賢風
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晉讓季札以吳讓伯嚭
謂輕國如履者耶蓋庶靜士也孔父以宋替死仇牧
以南宮死荀息以里克死倘所謂存饒如飴者耶蓋
白蘇齋集

卷之七

七

伏節士也若乃下惠之治亂俱遊伯玉之卷舒俱時
士會無隱情于國中又非世西稱真忠士者哉是毅
大夫者國家棟棟朝家照映蔽青而深詰其是平多
喻焉而不掩其瑕也始駿焉而不勝其駁也才焉或
室于大用也敬焉或戾於純白也故還雖于三代
以降難也然于竊謂毅同于國家者先功勳定品于
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難于原天王顯我衛不
歃血而更諸侯于堂殿上者乎論心而有純于不羞
汚者不悲遺佚三以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寧

昔管氏而狐趙為次并教百里奚華又次之論心則
宜首展禽而倫瓊北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總
列國大夫則予兩楊杞者優而就予兩楊杞諸人則
管氏展禽尤優而器小貽譏不亦與諸則其他又可
知矣故求不窘于才無詭于心表秉蕪醇華實總粹
是在三代感際乎雅論于春秋矣余固曰置雖重于
三代以降則難也

教義奇策何如

日者天災頻仍萬口嗷嗷東南苦于天吳西北困于

南蘇齊集

卷之七

三

旱魃山陰之間食石以延頃吏之命何論懸磔哉
天子肝食公卿拊解計可甦元元者不難胼手胝足
圖之而二三臺諫徒費屢上即不能外蠲賑二議者
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從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
散利即今之賑薄征即今之蠲賑賑二議即令管晏
持籌實晁精算計必出此矣然而竟未能濟元元之
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孿弗發觀其名而奉行鈔實
也拘孿弗發奉行鈔實即愚編時下日當減少府之
金而馳之郊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

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藹郡
邑之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蠲也
枵腹子遺歛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
也疏閑則邑不肖之吏責封靡下句紙猶催時廢之
夫腹無半粒而手足猶繫于枿楊藉當宁之曠恩為
潤篋之便計乃其姓名皆有不入與巡之白簡者何
其貧而黜也故苛徵之察宜密也民方草食不充而
大吏猶華軒盛駟恒赫載道軒輶之使至倪遺充片
供張豐腴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
也

南蘇齊集

卷之七

四

也而善行其賑之三策矣以幽遐鄙屋巷仰內帑其
勢易窮而志舉州邑之庫藏贖錢給州邑之糴者鮮
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
邑之中一都之內豈無豪黨奸好施與者故令上賑
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薄者而捐若
而百則賜棹檣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
之富民有不竭廩以逮者乎故強之使賑則難勸之
使賑則易也幽遠山民去城百里起眾糧雙雙越
城行寄猶待其姐長非少貽之弗得輕受賑澤不償

失矣何宜令耆民之廉平者情里之官好施者臨其
賑募招給焉平有實私有罰後不荒矣故移民就食
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或量里之廉狀為粟若干令
耆民及富民之平者烹糜而日餉之期于便近民無
薪水之煩得飽食矣故散粟給民尚難為糜以飼民
充易也夫陳不可播玉不可食有米粟之絕之虞人
至荒僻以殍者故即得州邑及縣戶之賑而操金買
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備粟州縣官司為轉債而給
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矣語云中流矢船

南蘇齋集

卷之七

一五

一壺千金小捕鯨際之計矣都若此豈能奇乎善哉
乎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殫然具而
州邑之吏故紙尺一以重識簿何濟乎故在天子
清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切訪諸祖制毫無兩增
上絕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賑易私家不患盜取而
賜又易撫巡諸臣又窺見意指誰敢不堅羔羊之即
以站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不為姦夫
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也

士先器識而後文章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運寸之本存焉有意耀
其才則無論其本微而神洩于外而其才亦耗散趨
趨無纖毫之用於天下夫惟杜撰模稜貞疑定于淵默
之中即自強其才卒不得不頽蓋其本立其用自不
可秘也今夫老蒼蕭蕭鄉人睹木之華而樹木者固未
學先觀其枝葉而先觀其根丹暖紺碧人睹室之華
而治室者固未嘗先營其椽棟而先營其墓者何也
兩培在本也良玉韞于石不待剖而山自潤明珠含
于淵不待摘而川自媚莫邪藏于匣不待操而精光

南蘇齋集

卷之七

一六

自操人不可正視者何也有本存焉其用自不可秘
也而魏代父士未窺厥本吹吸焉日私其土苴而誌
於人羣辭偶合輒氣走凌屬片語會意輒傲視千古
謂左屈以外別無人品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
卿搗藻于上林而賡竊謀之行者汗類矣子雲苦心
于太玄而誦美新之辭所視類矣正平弄筆于窮愁
而誦江表之厄者捫舌矣揚脩聞捷于色條而應詠
續之語者驚覩矣康樂吐奇于春艸而耳其不類之
謔者繼譁矣下逮盧駱王楊亦皆用以負俗而賢楊

此豈其才之不勝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
誠狹其識誠卑也故君子者口不言久遠而先立其
本凝神而欲志固光而肉鑑錐缺而歲聲其器若萬
斛之舟無所不載也若喬穀之此立莫極其震也若
大海之吐納百川弗涸弗盈也其識若參差而此
遠尺寸千里也若鏡明水止纖芥屑皆無由形也若
龜卜著筮今古得失凶吉備極無遺策也故方其始
牙養黑退然不勝如田畯野夫之胸無一能而比其
不得已而鳴則矢口皆經濟吐成謀謀振球琅之
音炳龍席之文是日比兆天壤不朽豈比夫操觚屬
辭矜駢麗而誇月露之塗將土美無裨緩急之用
者哉蓋昔者往禹尹魏召畢之徒皆備明聖頭緒之
德其器識深沈渾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讀其詞誥謨
典詩歌抑何爾雅閑偉哉千古而下端拜頌嘏不敢
以文人目之而六爭推為萬世文章之祖則吾所謂
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偉之麟之仁鳳之德日
為陸離炳煥之文是為天下而長卿以下有意報
其寸者何異山雞而鳳毛犬羊而麟趾人反異而通

之而或以質譽為睹其文乎信乎器識文藝表裏相
須而器識操筆者即文藝併失之矣雖然器識先矣
而識尤要焉蓋識不宏遠者其器必且浮淺而包羅
一世之襟度固賴有昭晰六合之識見也夫其識者
宜何如曰審之以號知養之以無欲其靡乎此又豈
以補行儉未貴之憂也

白蘇齋類集卷之八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崇教

館閣文類

乞進講大學衍義疏

伏惟 皇上敕明聖博思之學采才成并曜之啟
日以采卿經筵者一御日講者二校國對史左
詢達魁公華白虎之談近聘遠英延議之論矣臣
從豹尾中仰覽 聖東惕厲不勝忤聰竊效塵露
之末

禪淵嶽焉巨竊賄儒臣途講曰經曰史詎不稽古訓
哉然而經史以外尚有足羽翼聖真補苴鴻猷者謹
按大學衍義一書先臣真德秀氏之所為然也總先
聖之規模則先王之典謨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該後
賢之論議則繼之思孟况雖仲舒歆順之說行格致
則明道術辨人林審治體察民情得誠正則崇敬畏
戒違欲修其身則謹言行正戒後衍義家訓重妃匹
定國本嚴內治微戚屬綱羅先導拮據慈聞其廣則
析天極地其細則繭絲擢毛其小則洪河之散流其

合則戶之有樞也而車有轅為環之理也夫前之
鏡具是斯已勤矣臣愚以為儒臣進講經史而外
以此書必能仰資勸座私質化理修汰濯混功匪
鮮臣竊惟系大於學指后兩務非第如生說說
格哈伊楊托以開博雅資諸墨已也其躬修背
履貽責實其諮詢貴虛其問學貴恒夫衍義再
言一葉而稽之今日于寤寐合者則莫切乎重妃
匹
冷痛然須分定國本令賭聽無惑嚴內治今巨
為而而國為三者
皇上一念收畏自標直影隨

故曰躬修責鈞也夫格致誠正初無奇艷世主兩
視之者藉令陽浮慕于廣廷之上而陰違戾於重帷
之中是戲塵餘薦芻狗而耕石田也安所用之矣故
曰履端貴實也黼宸之上人主高拱穆然何論神明
而二三儒臣錫繡毋敢失尺寸執牙籤屏息得畢而
肆於前大善矣臣獨計 明主得少假借媿媿下訊
云何格致云何誠正云何修身而齊家二三儒臣各
薦所見其當 上指與否俱且和顏受之有不折肝
膽者非夫也故曰諮詢貴虛也夫日新時保得義

再稱引臣竊見 皇上昔在冲齡攝政之御煥然不
綴而近歲傳免者屢矣今雖銳志講學為無復綴而
臣已聞然有終終之慮焉糾義之所稱緝熙日新與
戒遠欲者可不日陳于耳以預防之乎故曰則學貴
恒也且臣伏聞 高皇帝授受未幾即取衍義書之
庭肆而 世宗朝亦當取衍義君臣諱論為伯和詩
此豈飭私文之作儀修太平之壯觀已哉其衍義
約其殘廢誠實其諮詢誠虛其問學誠恒也此祖宗
故實非臣臆見僥武光先賢在今日伏望 皇上下
白蘇齋集 卷之八 三一

來勢美特 命儒臣進講大學衍義說力行臣焉
云四方臣幸甚天下幸甚

一貫忠恕說

昔者曾子取忠恕明一貫而戴陽氏以為是借言之
也自紫陽氏有借言之說而晚世俗儒愈起分別而
增葛藤惡竊謂忠恕之外別無一忠恕道天下之外
別無貫悟者見其一而未悟者見其二焉矧今夫人
不忠則偽不恕則私私偽獄其中是不一也於是與
物為謀日以心闢隔形骸於一膜起藩籬於我閭相

刃相戕以行而天下遂于我渙然不相通非不貫也
是不忠恕即不一不一則不貫也忠者無偽起者無
私無偽無私則在我盡撤其障隘以通于天下天下
亦洞洞屬屬盡見我太虛同然典得共適而藩海會
雲空歸我膜歸我閭而無纖毫之扞格而弗通是忠
恕即一一則貫也而素何云借言之乎或曰一貫即
忠恕則一貫庸行爾孔子胡不公語洙泗羣弟子而
獨挈之以秘傳曹氏者何哉則紫陽之云借言豈謬
耶曰凡借言者是本不可名假托之以顯若二物然

朱子集 卷之八 四

而道且今古弗異寧有二也即無論孔氏雖堯舜以
來再稱精一寧外忠恕特聖人安之則名一貫學者
勉之則名忠恕故愚竊論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
之忠恕吾亦欲無加諸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
而勿施于人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反身而誠者所謂
聖人之忠恕非乎而獨起而行則學者之忠恕是矣
立人進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能近取譬則
學者之忠恕是矣老安少懷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
乎而車喪共救善勞無伐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善乎

程伯子之訓忠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軌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此與達道不遠與者動以天夫忠恕動以天而同乎天豈與一貫之理域堯隔閼哉故曰聖人安之則一貫學人勉之則忠恕曾子功力得使故傳其安者而弟子境界尚隔故僅聞其勉者與者造不異者道則兼陽之稱惜言也其毋乃太分別與雖然一者渾渾淪淪不可得而名曾氏恐學者難之而道達故直言之曰忠恕兼陽恐學者易之而道亦迷故又解之曰備言而始一明達覺人之心有兩不

向蘇齋集

卷之八

北

得已者矣吾又聞華陽有晚年定論深悔其傳註未當有誤未學蓋解也或猶未定之論未可知也

防河議

今天下譚防河者豈不綽綽有餘哉日者梓符蘭陽聞河決百餘丈湮城郭毒人民患非渺矣德僅及沿河之人民未至奔潰四出為根本害而其滔堤之毀者補之令堅且厚高可支目前而徐邵以南則為害滋大矣蓋害在河以南為四肢之病在徐邵則癰之附咽喉失今不治憂高思言乎異日者徐邵之間黃淮

合流今黃弱而淮弱則不能合和強則易決高寶之間決而國家數百萬飛輓雲連將何道以濟乎則害在運道誰不敢盡將縮而旁潰旁潰其及泗州乎則害在陵寢且黃蘇清河凡四折而趨海將令一者不守而淮安高寶鹽興之民何恃弗為魚乎則害在人民是河南諸慶害僅人民而徐邵間則合害運道陵寢而三也三二懼翟之臣高目而重者不出疏築二義然理勢固不能出疏築二議矣是在當事者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往治河之臣計謂堤深則能束水

向蘇齋集

卷之八

六

梁受則勢迅而沙淤隨下是寓疏於築不可謂非便計今沙竟未能勝而水日益高將復議增堤增之不已將隆之於天也無論廩帛帑即饒急矣蓋也通年歲少異矣是故議重開草灣議開月河板開議落崔鎮等俱夫開草灣僅能防西堤之冲有如從清江決而入奈何則重開草灣非計也夫河堤不足賴矣將月河是賴乎則開月河非計也今崔鎮徐二堤流甚如季太三義久塞今雖落之宜能減洪洞之流則落崔鎮等堤亦非計也然則遂無計乎曰酌之疏與築

之間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夫河南之境水堅難測而
徐淮地煥解水於冬冬測其深深而漸之及底焉久
之河益深水益日卑不憂潰矣此疏之一策也又有
大河口別開一河至无子灘以接草海出頽家河底
與正河不冲入清江開乎此又疏之一策也夫安東
至雲梯一帶業已堤之而邵陵至羊寨四十里不可
為束堤乎此策之一策也凡此皆補苴罅漏之計矣
乃若功力甚鉅可計萬金者似莫若復故道河自挑
源三義鎮達葉家冲而合淮寔惟故道而濟運一河
也支河耳今河流竟塞正河而據支河有如復此疏
接頽河足可支數十年無恙一勞久逸輟費永寧將
在於此是又善行其疏之上策而築可與論已語曰
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能為夫唐堯且咨嗟俾乂而
漢武沉璧馬宜房數子間而為詩以嘆今譚何容易
哉藉令今而陳復故道諸策可實見之行亦賴 廟
堂精擇純心任事者全委付之而破拘望寬文法無
憂幣藏無惜高爵戒十羊九牧之擾排道旁作舍之
謀即地平天成河清獻瑞可望于今日而何慮三患

不然吾未知空譚之可以裨惠否也

擬遼東剿平東夷 賜修總督蒞遼都御史誌

文

奉 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權旋作鎮私資帷幄之
良乘鐵專兵式重千城之寄初蒞遼藩屏京國而總
管鎮鎗北門屬羽檄之風馳賴稟畫之天機言念非
常之戍宜膺不次之恩爾總督劉遼都御史某文武
兼資忠良風植器足當盤錯出以沉幾志不避動勦
遼之關隘固者海西之弗靖責由那林之逆謀雪王
台之孫報二奴之怨固揀畜產度劉士民結連調茲
跳梁邊境鼓鑄鋒以當檄張螢火以燭山知鼠竊之
無能為顧集謀之安可赦爾乃克摠神算用振皇威
甲士電馳戈鋌日耀先鋒捲而天狼膽落全罕臨而
孽虜魂銷賊新穢者盈千獲輜重者無算烽煙撤警
賴以極東郡之危師旅投戈逆茲粹北顧之慮歟在
廟廟名震華夷我武惟揚朕心嘉悅庸鑒勞績爰賜
寵綸嗚呼方俾宣猷則周王振外營平展力則漢主
拓疆嘉爾庸功諒同先燭爾志張志意孟勵忠貞

舞兩隨以格首朕不敢讓于羽之化出萬全兩制敵
爾當克先森土之謀飲哉

毛穎陳石泓諸素傳

毛穎本中山陵也善昌黎昌黎傳之詳自唐遂由中
山徙西吳而其友陳石泓諸素者相與同起廢陳
引者秦五大夫裔世居易水後微慶都會間惟遊獵
者責感甲天下自萬石君以躬行顯于漢而子孫能
世其業者莫若石泓從隋從終從端俱有名而諸
素者名知白其業成于唐黃門諸先生其昆季也

毛穎陳石泓諸素傳

物毛穎謂曰若視履趾步不移毋乃好逆乎泓應
曰吾不能故若觀龍勢形也素亦謂曰若黠黠自
污非夫哉玄應曰若彼彼者乃易污至謂諸動而泓
嗜靜諸白陳黑故四人相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
人孰能知動不異靜靜不異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
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于是始定交
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逐鹿之時劉馬上
習劍能用項捕用亦不肯竟去擊劍而四人者逆橫
於世其後毛穎見旌旄而趨獲之諸素獨李意其意

其製為石泓性重陳玄嘿嘿徒懷念俱不能為之友
爭已而入坐左思潘潤與左相對幾十年四人非不
知潘潤之衰而重左之博雅不能捨去左賦三都贈
矣今古四人與有功焉居無何有客以其能薦於王
義之者義之亟招此四人相得甚驩王每謂人曰吾
以毛君為刀劍以陳君為鑿甲以石君為城池以諸
君為陣吾其遂為天下勦乎義之場傳諸子孫子孫
待四人故不棄至今其胞池業自為衣一派外絕兩
者本義之軀此四人之力也自是四人名逾重無論
雅俗顯隱皆爭客之而家凌有藝園主人者尤極禮
遇焉凡主人有所任使則玄與穎報此泓謀定然後
告於諸素使素傳布人間語云同功一體其此四人
謂哉然此四人者自少迄今精銷力竭良苦矣而感
主人禮遇相識所以報德者於是誦語去曰吾聞主
人方有曉迷搜為不朽盛事此豈我輩負潔一身之
時以問穎穎曰願盡吾心乃已以問玄玄曰亦不敢
愛摩頂盧主人任用卒相與力任事終始無間云
後各有茅土封世世勿絕

毛穎陳石泓諸素傳

毛穎陳石泓諸素傳
物毛穎謂曰若視履趾步不移毋乃好逆乎泓應
曰吾不能故若觀龍勢形也素亦謂曰若黠黠自
污非夫哉玄應曰若彼彼者乃易污至謂諸動而泓
嗜靜諸白陳黑故四人相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
人孰能知動不異靜靜不異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
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于是始定交
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逐鹿之時劉馬上
習劍能用項捕用亦不肯竟去擊劍而四人者逆橫
於世其後毛穎見旌旄而趨獲之諸素獨李意其意

有時哉此四君者當其逆劉項時雖微發囊中以易計畫無復之虞及其逆時遇主彈冠俱興並有顯代替施到今豈不偉哉然令此四君懷懷並進各不相能功而不競乃其相推若左右手以有成績嗟乎可謂善始令終無負師濟之義者矣

刺王海序

自唐宋來博雅君子招擁聲言勸成類書者無慮數十種云徵事者采其繁屬詞者櫛其藻功難茲者鴻臚不佞蒐獵其間竊恨諸君所載或誕焉而不及核

卷之八

十

或蔓焉而不及詳又或喋喋纖焉而不及弘鉅也其案核實詳實弘鉅者宜莫如玉海一書夫孔不語怪而他輯者多尚奇僻以駭俗藉令肆此而能識畢方辨癡龍非怪也而玉海所紀皆宇宙所必有及世人所罕見者即譚天譚地應譚祥瑞易涉幽渺大都義和氏之合流而屈軼實其之過鰲無甚奇者故玉海案核也他輯多揭片語採隻句以資組織助吟咏而此書錄天地及經籍制度探源溯流比歸次焉無漏一故玉海案詳也月露花鳥何關朝政他輯

彙無非此者所謂弄譜蟬史耳淺矣此書上逮帝學下逮備食皇皇蓋德夫說非臚原上務與宏勿之宏議也耶故玉海之旨鉅也而今世經生學解本原藉口孔氏多譏鳥獸草木之語觀觀焉取有兩謂載花鳥紀奇表者而綴拾之以流連光景謂之說藝林矣此其弁髦玉海也固宜嗟夫孔氏多譏鳥獸草木然其學之大旨不曰大誠小乎識大識小固所謂國家之典章制度則玉海其近之也已為可少也意士貴通達世務曉暢經濟況業以經術起家

卷之八

十

肩鴻負鉅而或不聞于古昔典故之詳沿革始末之異以徵今代之所廢所興以准官而考政于國家何賴焉其或者以當寧慎默也則可有如一旦天子坐白虎觀延諸臣細論之前上訊天下謀地理中訪皇王霸之業及應朝制而起異時所以善敗而乃暗然無以應曰主臣臣愚不及此此無論無以將順黼黻光揚聖德即職業之謂何矣誠取玉海一書時用披閱豈徒廣異聞侈腹篋亦圖體臣職之助也是用刺之以公諸藝苑其兩錄名玉海者則前人

序已詳之茲不具論論其兩間之大以爲八海采玉者勸爾

皇祖成功文章頌有序

臣得古帝王魏乎成功煥乎文章惟放蕩得焉百代罕儼矣至乃跨躡百代肩踵放蕩共救天壤照耀今古者孰述我皇祖哉夫我神州之內有相述承禮樂文物未盡夏易也豈有天鷄聞入中原推結其冠裳況其法制始胡元也者丁斯時也村謝神武則成功豈易德勢聖指則文章奚違乃太祖皇帝龍

香淮甸禽雞醜虜驅而置之

卷之八

主

陰山以南耳不聞夷鯀之音目不睹獬之俗至夫戲漢倫吳滅夏平梁尤難殫紀不幾十稷寰宇混一可不謂雪百王之耻除千古之兇者乎功莫大矣已乃秦庶既逐湯網尚昧皇祖又于是乎建唐誤謬鴻算以潤色之羅中書省戒愷也撤母后席社漸也官制律令閭閻也頒行集禮範也也樂章也秦彭功也祖訓大誥貽則也皇哉唐哉斯又皇祖之文章所以並緯星辰者也夫歲定秦項則馬上之習無父

治我成康則臣虜之羞雪文章成功信難使美而我皇祖乃武乃文亦經六律堂惟漢府而主瑞拜

而讓斯也放蕩以來所未觀也臣也猶測天海堂能彷彿高深願欽仰皇烈亦安能已夫榆楊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茫茫區宇上照下照扇颺四野揚氣五岳天刺靈符萬生高皇蛇螫示異立筮呈祥奮起東土爰振士旅猛將如羅謀臣似雨旌號耀日戈鐵干雲爰推勁諒爰取偽誠遠定南服貴鐵北指衝堅堅殿杆敵敵靡傳檄王庭孽胡視視左賢烏散

卷之八

卷之八

主

永靖邊塵皇曰無荒貞我王度積慮委心儲恩垂務玄覽書林遠集文園金科玉條昭示來許爰定禮樂以洽幽明明堂雍臺振鸞充廷帝典已補王綱已張麟冊府廣顯同行卓哉神武宇宙永垂軒讓五岳禹遜神主懿哉聖文日月並煌秦規漢縣等干堽先武烈文謀啓佑奉茲時賴文孫觀之楊之何以觀楊惟敬惟一天麻薦隆萬禩無極

玉壺冰賦

歲既暮日方升始射主人睹玉壺冰焉問於憑虛丈

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宏主撫
子其抽秘思勝奸辭伴色揚并為我賦之憑唐大人
山巡而紀揚拱而稱曰僕聞王比德於君子永並潔
之神人山海備載夫隨首曲風義錄于凌陰璞或獻
于楚山并茲鑒于波雲賜重宣室直倍述誠或不罷
而自朝或屢殊而稱珍王號貞梁米亦墜瑩離之則
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乘王于石利器成壺以匡而
受用當其無俾以周瓊琦奇夏瑚于是嚴律閉陰雲
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滿沙寒鴻驚天景初夕玉

白華齋集

卷之八

五

壺始水府規規而外圓色輝輝而內瑩迨而望之若
去陰圍圓昇銀海迫而察之若流瀼沈明浮金瑩若
夫朝開霽色旭日睇朦光射水壺如就金之在鏡按
微燦燦照映房櫺或望舒延明義取已沒光凝水壺
若明鏡之出匣晶瑩瑩可鑑毛髮若乃置千殿廣
列諸明堂彤帳籠衣色耀黼裳璣陳弓錦輝弘輝
設兮掩光其或清廟肅穆圭組靜閑用昭潔按式供
清燕開觴觴之璫璫添和聖之泂泂又若依玉堂近
紫庭軸帙生色几席博明飏芳消翰墨之恩儉為遠

開閣之塵至若虞苑乍啓洲殿初行助綺筵兮靜嘉
桂錦席兮安燕何借龍皮之扇不用冷蛇之紫羅肺
騎之塵映照定夜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愁
隋珠失照越辟懷研刻畫非人工可及現奇似神工
而完故能令對之者慮暢觀之者神清何涼卓之可
擬堂寒然之能眩離形質不盈夫尺寸照賜止及夫
戶廷然已寬然具體乎闔苑而彷彿乎蓬瀛見者似
已濯魄于瑤瓊亦何必曠足于峻嶒也稱引既已廣
作而為亂曰玉匪米兮空海守貞水匪玉兮未離漳

白華齋集

卷之八

六

塵水假玉以為用兮玉含冰而轉清直方任器規圓
協情緣時呈象含光肖形溫如皎如象君子之清貞
姑射主人欣然但膝相屬曰善哉子蹈於冰壺之德
矣乎微子鴻辭則冰有貞說章服美矣于是命簞飭
暗散薦上容庸佩玉奇服之無斂

白蘇齋類集卷之九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宗道 參校
中道

序類

叙守考績序

蜀郡以文學顯有文翁始而盛于司馬長卿文翁少
好學通春秋為蜀郡守第僅能選郡縣小吏受業博
士化繁業為文雅之鄉耳長卿為中郎將建節往使
使畧定而美稍拓其詞賦之才而用之武矣然今讀

白蘇齋類集卷之九

其論蜀諸篇抑何其哮喘不實也夫二子竟不能舍
養生之筏而見其奇解詞賦之筏而著折衝功也豈
古則畫之華實相掩文武不相用則驅車於水操
舟於陸能濟乎否耶八閩以文學稱於海內而唐
大夫用焉起家運經術而嫻于文章義與文翁長卿
鴈行今錄張富順原裕而言觀之大夫豈稍精著文
學之用如文翁長卿也歟公摩拊小民如慈母之哺
嬰孺守皖時以高第著聲守叙亦然往歲建越賊乃
諸酋為蜀梗餽餉不之於時大夫功稱案 天子嘉

其績晉秩三品今又以治功報索將恩延上世矣夫
蕭鄒侯非漢廷第一功哉詰其縣則轉漕閩中給食
不支而已未嘗一日血戰矢石開廣又寸之土而漢
高一旦仰諸將而馳何功其右大夫雖守一方要之
其給食等今而漢 朝廷所謂報大夫功當不止晉
秩如惡上世已也方今狂虜跳梁仰屋有肝膽才之
蹶輒上報報而稍苦不給金錢累繫戴而之遠而戰
士之枕戈呻吟者尚相藉也則今朝廷用士豈有
子轉餉者耶不佞居嘗嘆人中勞薪亦至遠士極耳

白蘇齋類集卷之九

刀半鋒鏑之間茹苦萬狀而猶然不得放一飽何以
激戰士心也故今日制虜之策宜莫先於飽戰士而
飽戰士於今日則尤難之難者夫何故東南之間歲
比不登枵腹以供咽喉之急當事者將焉飛輓以飽
邊士則民病損飛輓以便閭閻則士卒病非有猶良
差需鈴如唐大夫者安能兩利也語曰不習為吏視
已成事飽饒要領案試之巴蜀矣夫豈其不宜于西
北且也唐大夫治郡甫期年晉秩矣廟堂之上不可
謂不知大夫亦惟是叙民之黨母未忍一旦還奪當

中所以憐叙民者良厚乃今當亟去之時而又會大
夫報政之日叙民即何能久借大夫哉計朝廷所謂
困大夫者當並要而大夫所以自效者必且超轉餉
之功而上之不獨賢于父翁長卿已矣

李母壽序

李先生之于不佞忘年友也先生得解組歸也則不
佞謂之曰公青鬚長寸甫獲執事治郡而奈何遽聽
猿鶴哉李先生曰吾歸自為吾母耳不佞又曰夫郡
務不遇舞班欄那便江豈無鯉耶而何以歸為曰吾
母每針線念吾兄弟何能為我淹也吾又以大義勸
李先生大都謂致身之於竭力也等耳奈何為一節
之士而先生殊不顧不佞度不能獨則竊計李先生
行李惟有琴鶴無恙安能薪琴靖獨以飽太夫人而
李先生則益掀髯自得吾有種秫田數頃何處甘脆
且吾歸而抹白湖之毛絕勝饒江鯉矣不佞益嘆李
先生賢哉吾毛義動色於徐徽先生快意於解組難
進退不倫其致一也不佞雖聞李太夫人素耀而今
者得起居狀于吾姊氏貌加腴而神愈增于昔則李

先生致之也夫李先生所錄鼓母壽者何也竭廢職
甘晚朝夕備兄若弟跪而觴膝下太夫人何不樂也
故壽寧遠二千石之榮不以遠離莊園若太夫人太
夫人何不樂也故壽李先生郎奕鶴時所活三木樹
楊間人甚夥而安慶之人鐵骨立於相枕也則李先
生實肉之彼匪木匪石忍不為太夫人領手伺天乞
年耶則太夫人又宜壽雖然李先生未老遺世獲獲
有仙骨焉子瞻兩云若不富貴必當得道者也昔張
親公尚能勸其母夫人計氏微證而况乎具藻傑
之資修不朽之業高卧泉石之間可以坐進此道若
李先生也者吾固知太夫人者不必殫霞飲液而旬
脩然出糗囊之外直揖金母乎瑤池偕樊觀兩夫人
拍肩而遊羅都而下不論又何論乎百年此盃
浪之言俗士之所笑而李先生之所稱契者太夫人
今且七袞不佞遂取此言賀矣

壽翁壽序

不佞童時見翁于外父所翁蓋踰六袞矣而秀眉
丹頰有孺子之色又十年不佞為邑庠生會舉鄉飲

酒禮不佞同三五青吟歌鹿茸于堂下于時裒然感
衣冠而坐者非翁耶而何以秀眉丹頰究如不佞童
時所見也則素已心異之而至于今又十有五年蓋
不佞童時所見邑中景物多異矣狹提者咸年矣咸
年者二毛矣即不佞亦且從少潯壯而翁秀眉丹頰
顧不殊恒時聞之翁豫伯賢者曰大父不坐戶數年
而神炯然而氣充然而步履矯然飲噉益難也嘻犬
異哉八十翁何以能爾乎或者意翁善服餌丹藥兩
致而翁固未嘗交方外士無兩得瓊露飲液樹之又
或意翁有異骨如兩稱綠筋玄山者而翁又不能則
竟何術致焉求其兩跡茲此者而不得則相與異之
且望之曰翁且九袞且百齡夫九袞百齡乃翁所饒
然而不足為翁多也翁蓋有莫壽者存何為真壽非
蒼非耄非期非期非松喬非冥靈嬰孺所具自前或
未知今夫嬰孺疑髮而膚澤迨其老也髮者化素澤
者化瘁而此嬰孺能飲能噉能動能止能啼能笑能
默能語之知自童至老不衰不穉髮髮可素此知不
素膚澤可瘁此知不瘁如此知之原者可以一瞬天

地而時時乎今古是之謂真壽也松喬之故與楊等
實靈昧之故與權等乃翁却掃臥坐久矣却掃久如
餘息諸塵緣息緣則輪轉則虛虛則通通則智生智
生則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其知無涯無涯之
知是為大年九袞百齡一展辭頃何足前也抑不佞
聞之智弗具者弗行奚源矣行不備者一智奚托矣
故單輪不運孤掌不鳴而獨翼不飛後行也者哉智
而運合智而鳴則智而飛者也自冬也有翁而窺人
多且能窺者或以混行者不告無梁而賢人之詞不
或德說則公之行也為實公子而有以自下遺榮以
安一壑之內其所衣食不及中人則公之行也訓子
若孫多長者之行則暗公之行也士行幾備矣行備
故意無闕意無闕故智速具智速具故知無涯知無
涯故得大年得大年故得真壽得真壽者方且遊于
玄干之初方且遊于無障礙之野方且寢處于不離
之園故可縮百年為一時可演一時為百年其使眉
秀而丹頰者其儲也故曰所以立命而或者猶然索
翁于形骸之中狹衷之內誇修齡于一瞬之間不亦

遠夫子是邑長者聞不佞言而善之曰子之論在形色外即吾儕將藉以成真壽焉曷書以壽鄉翁庶幾鄉翁益勉其所為大年者

江陵徐使君任黃岡序

不佞聞句章葛紳津津乎談徐使君不置口無何補斷陽斷陽者楚廢邑不佞有先人之故廬在我諸父昆弟實稱編齒不佞聞之而喜無幾何而以治行移江陵不佞柳又喜江陵距吾邑僅一舍豈其無豈第之餘以液及我而餘二禩而侯又之齊安矣侯旦行

徐使君集

卷之九

鄉里父老趾不及閭閻者聚聚至衡塞相藉以行明者負耜質者馳騁狂走無次攀候車而號侯竟去我侯何去我車為枳不得發而不佞于時以役竣歸相值也訊父老良苦使君何以毀喚爾輩令爾閭閻若子去父如此父老赴而前使者胡不聞目者女魁為哭吾邑稱劇然吾儕銜食而不虞餓也班荆休居而不虞勞七尺之麻盡局而不虞迨呼夜啓而不虞盜有子攫梧暗啗而不虞周公門數武邀若河山歲時伏臘醉飽微逐若稚子寧虞餓也吾儕即小人亦要

能飲水而忘德蓋我使君之異政多矣里之河則為亞裁之矣賀無而食時人不操釜而飽矣與有刑矣稅有期矣得顛顛之而不能聞兩造之口矣里猶謂民索若其同廩今視猶樂金矣雖是江有水時有盜以充使君庖餘無庸矣仁乎使君今意亦我奈何不悲不佞聞其言而感焉夫龍門傳銷吏豈不稱公孫衛迎其初尚未與人之誦豈於公孫次公輩吏民愛敬蓋待十餘禩後至于長子孫乃可致也而徐侯為越路其士民若嬰孺于慈母未幾而斷陽又未

徐使君集

卷之九

裝而江陵而戴之愈甚乃今齊安郡新民信之矣惠尤易洽者是何其效之捷乎豈古猶良而難而徐侯獨易也或曰徐侯蓋講于性命之學者若是則奚詭其易蓋昔者文翁次公輩其才智非不魁然然本地未漸也猶猶焉朝課而暮拊其粗而欲精入于人心夫安得不難侯精微乎性命而用其土宜及一邑屈伸解問收循良之效理有固然奚詭其易矣于是殺邑方侯暨諸公屬不佞一言以贈侯行不佞謹次前語以遺乃侯再錄移齊安則他贈言備矣不佞得

畧云

葛醫序

僕年十餘歲時善葛君二十一二化霜露幾不起服君藥得生僕自是不能忘焉君而或揚之遊都門既讀書館中日與葛君相對劇談相樂也計故人新陳寇君豈詎生丘壑想耶比歲暮則竟思歸矣曰吾沈乎不醫之身倘然而來耳能每寒暑之夜聞馬蹄楓香聞之則驚欄客也夫刻髮易霜歲月長歎乃驅使沈淪之身于石火電光之頃者安在樂也且如僕生而習軒岐之業讀玉機之書此自里中兩睹似未嘗不立効也立効而人或吾功或不吾功四十年而僅不奪糲而已矣則詎非命與伯修君吾夜夢吾匡山之廬白石清泉滅滅有聲翠竹檀藥醒然在目吾能不思歸乎嬉嬉果畢五歲修遊君無留我燕市當訪我浮羅耳予知其不可留也曰吾家有車蓋湖者山水足以娛老吾不日拂衣富為湖上草堂以居居士入山雖清寂恒苦衣食于老人不宜匡山羅浮皆去可也請忍之

唐醫序

唐生入楚中即止余里車蓋湖上湖上山水清絕唐生結茅為室讀諸方書其中故其翳獨精吾族數百家聚村內如唐生之南阮則北阮已朽繼其門都不得他往矣唐生為人短小精悍髯如戟雅善滑稽而干理無不曉談空唐生則談玄談玄唐生則談詩談米鹽唐生則談米鹽人人為唐生已瞋吾族諸伯孫兄弟多富人好酣飲狂歌斗五句櫛六赤為歡笑非唐生則不暢予自都門回諸伯孫兄弟相報為樂必自唐生始

唐生乞居士官居士遂信手書之

卷之九

十

願使君考績序

不佞客歲使楚過趙衛之間聞田間桔槔聲達且柯無妻而田疇龜也竊蒿目嘆曰吾郡得無類是乎蓋之楚而景物差勝矣之吾郡則愈勝每見野老班荆

而嬉市人酒食相徵逐童稚飲食什歌于途剝靡秋
啓齊無犬聲則疑吾郡未嘗受賊若水而造物者獨
私吾郡人及歸訊邑父老則造物者故未嘗獨私吾
郡人也歲比不雨猶之乎也省而水患猶甚丁亥江
濟盛城吾如蛟室則吹澮可知夫陽侯女魃一之為
甚乃今並起而毒我民我民之立當獨者惟百而幸
不就稿且樂生如徐歲伊誰為之夫造物之柄人或
移之則觀察願使若力也自使君捐貲而寡人起
均門樓而屋市貼席則飭兵戎而綠林遁跡寧餓死

卷之六

十

而不散樓金修江隄而治水哉然山左西蜀雪消勢
若建瓴而不為害諸再興除焉夥一一中民利病民
奈何不樂生而區區水旱安能為災也不佞居常謂
恒時禾黍穰穰一溫然長者兀坐而准之可立使民
塗歌巷舞若乃飢饉年踰時民捐捐用力尚慮不貳
而乃安然黽黽色之人股綰險之教有匪溫良善乎
車聲鮮克辨矣使君寬然君子而竹簾超超今邑倖
郡俱著異政者天明月之謠至今在人口類可謂華
實並修而誠與才兼資吾郡化歟而豐易瘁而榮又

何怪焉我民方且飲德含潤謂可長有使君而使君
已及報政之期矣勞苦而功高旦夕且膺顯擢我民
即欲不去膝下烏可得已或者當守幸哀憐荆民即
不次之擢猶仍楚甸則我民之飲德含潤當未艾今
以後我士民日夜頌手頌天曰庶幾以公福荆人焉
吻借饗若蜩螗然則尚冀萬一得再欲歲于時郡大
夫徐公而下微不佞一言賀公不佞荆民也故單述
荆民之情以附竹馬兜歌謠之流

書封公龍川部公七表序

卷之六

三

知太史有翁龍川公云已聞里中一二薦紳稱龍川
翁與七十矣而健貽將而丹竊玉光氣隱隱眉宇
間時從社中浮白醵引豪吟即壯者色奪涉絕巖屏
鳩杖不御實勇趨趨若飛諸少年錫麈弗及足殆將
可歲未央乎不佞竊疑焉疑翁殆粟隸筋玄山諸殊
相非龍川骨又翁居近鶴樓多僮人或得從赤斧山
圓草採扶桑槁金華並餌之以却老駐顏乎然竟未
曙公而無老而彌健者而頤之不佞用中秘陵追習

次公太史明龍每算燈劇談太史規規及翁事也曰予大人以怪術獲家論祀祀士洗然速肖而會派賊薄城令得通匪大人正色宣言大夫奈何愛頭顱墜獲鳳窠令賊恣意食肉我士民耶按劍普衆敢方畧城守賊驚爲散散令祀士民猶加額讀部公題我大人雖性冲夷乎然不無造賊事長吏以故令舒城治行軍灼法當殊權而僅移刺趙刺趙又遷與長吏謀獄強頭不屈梯墮時矣歸而挑漢演築數株花竹探

其中心微觀莊時莊墨氏言其爲

有絲絲其鏡課酸林或買蜻蛚輪倦則隱囊匡坐調息嗒然已耳不佞乃正襟起曰嗟乎吾往疑翁兩以老而獨健者乃今得之昔晉人戴東哲而歌曰我春以有緩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翁起祀人骨而肉之何論春緩而而准士民去翁如失慈姬造今有不

益翁蓋恢恢乎弗盈也今復徐徐于子娛心也意釋煩指麾而時踟躕將神清虛翁之壽也固宜耳不佞誦君父垂响嚶而絡洞庭雷遠馳馳非久動成一家言君將來天地精英無涯之知結爲大年以永翁齡也是奚翅百年哉太史于是起謝曰子將引良辭令我大人聞之將樂然稱善爲子遊一鶴子居無何郡諫常君心吾來言郡君月之某日寔維七袞微子一言也以壽願小子趙趙何能於毫重翁無已則向

易太孺人八十壽序

吾同郡官遊都門者僅數人而廷尉易子易齒寡長其寡少者爲不佞然子易母孺人尚健飯而其年已八十矣籍今家孺人在者僅五十餘耳不佞安得承漢子易微獨不佞也同郡諸君之母多不遠養者而子易母逮養諸君母即逮養多不在官邸而子易母獨在官邸抑又難矣于是同郡諸君子爭覲談之且詫孺人所以致壽之多或曰適也孺人春秋彌高而意知適適則神全神全則榮衛安和而血氣無結

輸之患或曰吾聞老人多愁而孺人轉適何哉曰以子貴也其居平尤能裂織不服劬勞者徒欲其子錢通顯以庶幾一旦恩綸之貢今連矣辟樹果者享其實摘取之際得無快乎或曰非然也以子賢也屢次卿潘孟陽諸公豈不通顯而其貴祇比重母氏慮至如楚菜子堯陵為嫡蓬蒿為室賤矣當其兒啼庭下時其父母寧不舉觴相屬樂然稱快則適觀之不在貴明甚子易賢者能標心畢力以娛其母居常市菜蔬啗母市鮮澤衣衣母其妾曲娛親不賦楚菜子案而貴適之矣不佞聞而嘆曰斯言是也雖然未暇乎孺人之心也子易蓋亟謂我言勸奉母入都門時親知處孺人春秋高不宜遠遊孺人笑曰我豈適家哉我聞廷尉天下平我所以往欲觀孺子而為耳乃子易竟離長跪受教慈祥家於遠還服念為因求生民以不究母素何不安其食美其服適其適哉蓋昔者為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不疑有兩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兩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他時而鄭母崔生聞內聽其子裁決當理

則悅不可則引床下責愧之自古賢母知大義能就其子名大率如子易母矣子易今者又受命職獄瘖黔矣瘖黔之地遠且雜夷雜夷則民多數悍易櫻刑網而地遠則究抑之引領望伸者不翅火中之思寒泉子易奉宣上恩兩至多兩平反格奉獲解圍桂一清如獨羅輝桐魚鳥泳飛泉灑露滋而枯槁鮮妍其為陰德可勝道乎昔之治獄多陰德者其效至于子孫夫福及其兩生而福及其兩自生又何疑焉是以子易得祥乎號曰祥刑書不云乎式敷爾由獄訟我主國故祥于國則長國祥于家則長親理有固然其無足異今子易能敬由獄大之以培國家之元和其緒餘以壽母即臣達子道具是矣茲行也適值孺人設悅之辰子易於是披服仁慈以為禱常潤宣澤以為禱以象矜為祈祝以平反為志木子易之壽親不亦大乎故又不佞之兩重羨子易者也于是同郡諸君子猥有取不佞之言遂書以賀孺人孺人聞不佞祥刑之語當又加適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纂校
中道

序類

戶部侍郎王見峰上奏序

見峰王公司理吾郡時不佞生甫四齡耳又有九年而不佞舉子鄉猶憶歌鹿之次日金藩士進大牋承我門下入而再拜起侍兩楹不佞從旁覽中丞公

而問郡二三子相安此我輩見時所見王司理者也
不佞驚詫歲月久矣而丰儀若此乎蓋又十有六年而不佞得晤公仲子太僕君乃知公容譽夙喻不異
爾府楚中時夫自公司理以至於今其四十年不佞
子其間孩而少壯而弱冠弱冠而壯壯而化月遷二
毛且過之矣而公獨無改乎噫昔豈非異人乎太僕
公又為余言公往夢一仙朋衣而短校公并談旦日
出訪友人其脾態輻大肖而歸里之明年命工錄故
開府時所有銅篆諸為器食頃怡人失聲驚走公就

視則二拳墮地壯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嶺有洞有
整有鸞鶴壽星中踞羣真環列循其窮則金母坐而
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靈指趾肖生
雖雕鏤不能及此尤絕幻怪不可解或曰王公本抱
仙丹故感異徵耳余謂不然到仙傳中旌陽家顯當
其揮日具壇拜伏湛母受丹訣時宜有幽森奇秘之
論乃當時兩為慙慙付湯不過婉婉開明孝道已耳
及考旌陽積功行去惟去貪除煩初率邑民無他
者則王公之陽孫能駐丹顏感異徵者可推已初

公為司理時奉太湖人往太湖人呼公前曰理官操
三尺問生命續斷孺子戒之公跪受教公每有兩全
活則太湖人為加餐以故公精思為因求一生符至
鹿眠食曰吾藉手平反加膝下餐飯也無何給事省
中太湖人時舉忠厚正直焉訓公每起草輒思及親
語後晉鴻臚久不調當晉開府又數遜條友久之乃
出撫湖廣入佐計部考績公父母俱荷恩綸乃慨然
嘆曰吾今庶幾能榮親矣然父宦離膝下安親謂何
遂拂衣東歸日時太夫人且聞公定省之數報聞康

跌坐一小閣間，僅容膝而冬夏不易，豈其垂簾解帶，觀耶？其為旌陽與否，未可知。然觀公之孝行，篤至而又多世外之緣，吾疑其必有合也。公今年正七歲而太僕君徵及燕，女備飭遂持此說，為公壽，蓋說奇固莫辨于仙矣。

通州刺史吳淮浦考績序

刺史于古為諸侯唐制不應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至宋猶分命朝臣出典州郡蓋其重也今刺史名領數縣然催科簿書與縣令所治固不甚異其上為郡太守為藩臬諸大夫左維辟右極是倪首罷拜之不暇而刺史之體始輕通雖稱州然無藩臬諸大夫連制其上而縱然稱上官者獨府耳府又大京兆諸列卿則刺史所應俯首罷拜之人蓋鮮矣故他州之體輕而通猶然重也雖然他州距都門遠者無慮萬里其操履難治或可飭可嚴而通去輦轅下為里僅四十即畿輔州邑無近于此者衆目灼而宵耳聽如百千燈重重臨映形貌色象其得焉道是刺史之難要通難也青門之輪蹄廣此而後散四方之舟車集此

白蘇齋集 卷之十

三

而後入往來相錯如織矣官斯地者整驕于陸又將戒徒于水飭厨于東又得校餐于西即每飯忘飽于郭外而枕席之間夢境猶離乎手板耳是刺史之勞莫通勞也夫至難且勞其勢宜不能精于民事乃吳君頗獨精于民事豈其才諳知慮果有殊絕備伍者乎非也人莫不有才諳亦復不乏知慮所用錄耳不善用者曰才諳專工送迎以其知慮卑防議毀故才諳與知慮不得不耗竭耗竭則不得不略于民事乃善用者不然送迎有定禮毀譽有定數約之于禮委之于數其心常暇其神常適則其才諳知慮不得不有餘有餘則雖欲不專用諸民事胡可得哉今吳君處耳目森列之地有毀譽之以耗知當水陸畢會之鄉有送迎之以耗才而于民事甚辦裕所與除巷當利害澹細畢舉訟理政平恬然若刺閒僻之州而無纖微倥傯凌遲之態倘不倭而謂善用其才諳知慮者耶夫州邑莫重哉服而通為運道之咽喉尤重之重者程功鴻勞誰先通刺史哉吳君弟勉侯之

賀邑鄒太孺人節壽序

白蘇齋集 卷之十

四

鄉自莊簡公出為名臣姓始大公為人寬厚深沉無
峭厲刻薄之氣其子孫三傳益蓄先策規範于今不
廢皆褒衣緩步諱詩說禮以邑他姓視之真如烏衣
巷之王謝矣而其流風餘教又有不盡達于男子而
實能行之于閨閣者則公曾孫金吾君母太安人是
也太安人名家子少為大姓家婦上事尊章謹同管
簪相夫子佐焚膏人家兄弟多至士餘人易爭妯娌
為老少不協日札札如鸛鳴而太安人處以含默溫
和終無間言子季父嬌氏即太安人妹也流寓地
不省思鄉其境樂畧同大約性生也金吾君早失怙
太安人守之形影相弔先世宦不富又孫子衆多析
去家蓋落太安人幸若持家政教規成立為邑諸生
異得一第不偏遠以先蔭補里衣之缺然金吾君懷
慨率直無婉名家子皆太安人教太安人先居官邸
年老厭京華乃歸金吾君之歸念母氏老不欲出太
安人諫之曰爾世受朝廷恩澤比羽林孤兒不思盡
力侍衛積勤勞取功名以報國家聲而乃繁繁作小
兒泣且爾以我為老耶我燈下猶不廢績行不秋齒

猶能辟燥且急治裝毋我慮金吾君乃強出今太安
人年將八十矣國善飭無恙也而金吾君乃慨然曰
一官如塵耳即母不欲規歸那得久住于是輟柳簪
冠簪程取道吳及稱觴之期子乃謂太安人壽益未
艾也夫其富德厚行在已者豐而壯而婿居垂四十
年伶仃孤苦子雖為一官居散地清貧無厚祿以遺
親其得于天者大畜夫桃李雖榮朝開暮落松柏也
霜刺雪久而青青大安人徑應百苦豐其德而畜其
報愛此造物者無終不報耶豈以桃李之報報之耶
然則將何以報之哉壽也不百歲不止也子故曰未
艾也今子堂上有兩大家自少立長撫我育我親生
身不啻也年皆七八十餘即嚴親能強孝養而子兄
第三人皆留京邸不得日侍膝下見金吾君之班欄
而南也真若仙將矣

送夫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吾邑自洪成以來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業者太
復不少獨風雅一門義塾未闢士自蒙學以至白首
簾中惟書經書一部煙薰指而淺說數快而已其能

編十科策與段及程墨後場藝篇則已高視闊步自誇曰與博而鄉里小兒憚之亦不翅楊子雲余為諸生課業后浦一耆宿未見案頭攤左傳一冊驚問是何書乃酒帖括中一日偶感興賦小詩題齋壁塾師大罵爾欲學成七洲耶吾邑獨此人能詩人爭嫉之因特舉為誠故通邑學者誦詩文為外作外之也者惡其妨正業也至于佛老諸經則若目為妖書而擯之一二求通其說者則誦之其于盜賊此等胆俗藝

卷之十
世宗皇帝御覽
卷之十
即六代無倫舉義即尺籍往來具有古意道德南華以及空典亦多涉獵揮塵搜覓往往有駁水寃文物殆域域等子三英矣宗道兄弟三人游于郡門得與海內士大夫往還二三名流俱不以超越庸陋見棄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為南平一片黃茆白草何得出爾三人蓋謬疑開闢莽蕪自我兄弟而不知點化鍊鍊皆易氏惟學先生力也先生少從方伯公宜四方獨取異書秘文以歸歸信駕部第閉門讀籍駕部公時為後先生誅非城南諱曰陽

志社一時後進入社講業者如林不肯兄弟亦其人也有此社人始知程墨之外大有書帙科名之外大有學問而先生又能操品藻權鼓舞諸士諸士窮日夜力刻搜博覽以收名定價于先生以故數年之間雅道大振家操靈蛇人握夜光尸而祝之當首先生矣顧宗道輩得先生不龜手之藥先獲見收而先生不先于游游說則先生之道也過不遇不足以聚先生先生往年令嘉祥嘉祥之不文甚于吾邑聞其邑士人近日頗知讀古書所為舉義漸有文采其地

卷之十
伊蘇齋集
卷之十
陋俗名浸革易然先生治此土僅數月耳賢人所至微傾成化豈不異哉今太原為晉名封國經稱其士人窮理學習辭章先生治之是為以造父駕騄驎風化易成何止倍獲于嘉祥况石室風谷近在封內實仙人之窟宅區中之奧境樞宇之暇馮其士人攝屣登臨論道講義幽巖絕壁瀑淋漓自今以往雅道西矣

牟鎮撫序

予少時讀書石浦與五男六男讀書度歲序予為

大舅內弟情篤其壻可眺而越也每暇必哀壻而語時牟子年甚少眉目疎秀出其父字亦了了意謂父事庶幾可成也而牟子精悍健臂力長鎗短兵拳撲諸藝皆精其好武也甚父而甚技老工于父意其以武成名不難然牟子時方學舉子業武非不屑也自後予由隱而仕陸沉金門幾二十年而牟子隨夾山三舅來京師奔走沙塵中幾不可復識問之何業則云儒不成去為掾史今來逐例轉考金得一官耳時予少時義氣豪放天下事雖不可知何瑾并一書檢斬之甚矣升沉之不可測也因問之曰若舊日所學舉子業能憶曰忘之矣若舊所習長鎗短兵之技在否曰是固在也予乃與夾山舅為之計曰夫掾史之途有限未可以騁高足也今天下多事以子拳勇何不藉明例賣武功爵積日累勞可由小校以至大帥其途無所限又用子之所長甚便且長刀大鎗遠勝老頭手中毛錐子況刀筆子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非虛語也牟子聞而沉吟積日乃決遂棄去掾史援例為衛鎮撫事畢且歸矣予復格而語之

曰夫成天下事以忘耳昔馬伏波見飛鳥貼貼墮水中便不能忘少時鄉里善人之言而沈孱弱者乎天下之畏事而憚去鄉井者毋如楚而荆之人為尤公安去鄉不遠予作秀才時見同事至荆赴考者入與妻訣泣涕交流每一省試如使絕域出門即病亡不須藥入門即愈人人皆然不獨書生故荆之人雖有絕技終老田間何則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故也今吾子既有志于立功名矣當急以剛刀割去兒女情態似則讀古兵法習所談技藝深時世會如鷲鳥之擊有勇不獨作或武科或戎行必期于成則天下事有可圖耳若直欲守墳墓騎款段使鄉里稱為善人如馬少游之言甚不可也牟子勉之

壽徐母沈夫人五袞序

國朝相業精明寬大推華亭徐文貞公其子孫數傳益聲鳴珂之聲相屬也而又皆賢不啻其家聲所謂太山之懷實生松松信矣乃其流風遠教浸于一門雖內而綠窗青閨之秀其堂德婦行亦多可述者何獨男子若文貞公子奉常仰齋公之輩今奉中司按

賓夫之母沈夫人其一也夫人召宋子歸朱常公時
嫡已故攝行室事是時久貞公方秉樞宥而未常為
尚賓父子皆官京師家務修麗夫人辛苦持家政上
事尊章下相夫子咸得其歡心奉常公應簡命修萬
壽宮卯入面出勞甚而夫人調飲食飭服御以伺之
故得無苦偶天寒冰結絕水工匠不得食夫人言子
奉常公曰何不即以雪置灰爐中化水乎如言果辦
其多智惜此類也夫人明慧而婉順絕不省妬忌
夫人獨持以退讓即奉常公亦曰
其真有厚享乎已而建生三子長賓夫賓夫生而寡
子姬之無子者姬待之稍嚴夫人顧獨喜曰藉以教
吾兒也賓夫既長而交游多名士每至輒治酒食為
歡嘗謂賓夫曰吾與兒約兒若攜狎客游治兒未者
吾門立捷若女士未吾與晉珥無所惜吾欲見以素
絲近來耳賓夫謹奉教賓夫少頗異既而佩慈訓
益勤學問最為粹敏疎有胡致以不能束手為經生
言故有志未酬而就先蔭久之謫選當得奉常簿世
其父兄官而憶母氏言退廢不競之地故僅得堂燕

賓夫居京師多長者游予以父酒之會見賓夫手書
太史所見其溫文退讓不類貴介公子又出其詩示
予甚訝之久而知其為母夫人之教也則相與稱說
夫人賢其庶矣孟陶之間又數月而值夫人五十一之
辰賓夫乃謂予曰吾無所以禁吾母者則惟明公一
言藉以佐飭子稔知其賢不復辭乃謂賓夫曰無論
夫人賢宜壽靜宜壽仁慈宜壽即而以教賓夫者至
矣而不食其報豈理也哉今賓夫之筮仕方始而未
及之壽者僅半猶行千里者之步武也自是賓夫
明貴夫人之壽日臻當崇隆之地輝耀先世而厥期
順之暢其不卜可知乎若是則賓夫之貴與夫人之
壽皆未艾也予之言不止此也聊書其大都以為前
芳

賀陽曲金令君父母榮封序
區中之福曰壽曰貴曰有後筮世未有壽得之者也
故鶴髮龜齡背者多帶索茹坤之流鈺金與紫者多權
蘭折玉之嘆至于軒冕蓬蒿貴且壽矣不必有子有
子不必賢蓋福為行果行為福因行有偏完故福有

陳劣若封公金翁之禍則義完矣翁早遭女藻屢試
高等饒廣東序番及貢期一旦翻然曰苦父子修經
生業兄幸獲為焚膏之勞之既酬矣奈何念一老博
士自苦帖括間乎遂謝青衿安里間每風展月夕
徜徉泉石一觴一咏有古達士之致室有賢媛相莊
白首雖孟梁之婉德陶瞿之偕隱無以喻焉有子霜
鐔君奮身甲第筮仕花縣初宰太原治行卓犖嘗使
以地耳滿本秦獲休陽太原士民如饑失乳聞邑吏
歸諸關乞留仍治舊邑至己亥春聲稱益赫

卷之十

曲陽曲晉大邑也附省郡繁劇萬狀而霜鐔君投錯
益銘在冗彌閒神明伴于浚儀禮讓等千應立以是
尸机盈邑歌謠涕巷屢薦登剡遂膺恩綽封翁如子
官母為孺人翁以贈子貴伉儷偕壽其子區中之福
仁幾完矣或曰金翁之福蓋偶值耳如風墮花錦茵
泥途豈有因乎余曰非也或曰金翁能蓄養是以壽
能義方是以貴耳余又曰非也或曰金翁及孺人天
性慈悲食常蔬素即為祭養勢須肉食然最免夜經
亦第取備屠門而已有生以來未嘗身殘血氣之類

其壽且貴或因此乎余乃嘆曰金翁之福端由此矣
蓋余每讀此書所說禁戒甚多獨首殺業故世有持
不殺戒者壽其身昌其嗣名表隨景必符之理也今
夫胎卵濕化等一軀命人寶胎族之一而日驅此四
族者千刀砧湯火中以甘其口蓋一歲之間悲慙何
止千萬其身之福豈得不就銷損乎持戒殺者一生
暇活當筮百千萬億不可稱量寧有百千萬億不可
稱量種種生命啣德感恩而不能資一身之福者故
守美以養德得仙劉守以放魚延算假二壺而累世

卷之二

三公濟羣議而立取上第由此推之活尺鱗全寸羽
俱得豚報無庸捐者況于終身持不殺戒而受福報
豈有量哉余翁伉儷偕壽復以子貴又何疑也余又
聞霜鐔君為宰視四封人等一子想管朴輕刑未嘗
妄施全活俄宴不可勝紀施于有政大都封公不殺
之教也夫翁第能活物而霜鐔君以活民公仁行千
一室而霜鐔君之乎一邑霜鐔君自茲以往位並通顯
所以濟民利生者當益廣由茲觀之金氏之福蓋未
艾也余舅矣山先生及某君某君霜鐔君父母之惜

壽而廟封之索不佞語為賀焉氏有命不佞何敢稱
不佞遂推金匱而由致禍者以沒

嘉祥縣志序

蓋文學政事之小途久矣難以涖涖之鄉素王之門
各有偏至不能善權無論政事即文學一途復亦兩
岐有紀事之文有傳理之文左氏傳聖柱主事曾氏
傳聖柱主理後二君子豈務各開戶牖無公理事夫
有遠近勢不偕至顯于一書耶雖然令曾氏八下而
其難辨而以一貫之秘藏心

卷之二

主

之與指授簡左氏責其傳輝將無歎指謝未遑乎我
勇氏惟學先生當求疑時則操觚談文章咄咄驚人
豪脂之復堂瀾流進退藉以成名者甚衆不肖其
一也庚子之有從勇氏計始集儀郡門外書賈
剽肆爭售勇氏獨取大儒語錄及一二典籍時不肖
傍觀逆笑此何異我月販策脫落第歸廂宿旅舍勇
忽向我嘆禁名之浮虛身命之脆促不肖蹶然起映
奈何名虛身脆我何歸乎勇氏取前兩市書示我若
無憂第諱觀此上尺百年不能限也不佞甘齒隨難

如親視外別有天地自按日始鐫磨至今十又七年
始從靈中聲身而出見日月光其鉅也如此而勇氏
則汗契曾氏之唯久矣嘉祥固曾氏父母邦也勇氏
用曾氏學治曾氏鄉期年而大治訟庭寂然下庭焚
香掃席滿案捉筆疾書吏胥旁睨不知其所以為匝月
張兩書爛然成帙則邑志也不佞始得展讀心開目
朗已讀儒林傳蓋妙讀至論曾學慶愈驚嘆不已何
也夫聖之問惟有此一種學問而春秋以來亦惟
此一種學脈也生乎千古之漢遡論千古至微之脈

卷之三

主

心眼稍有疑翳豈敢輕置一字而勇氏極論縱談不
起于言似數家藏無事卜度即兩賢精神生動此義
深渺何論邑志雖披尋左氏少此微言也蓋我勇氏
得心宗于曾氏故鳴琴而治曾氏之鄉操觚而誦曾
氏之學無非此物安見文學之要政事紀事之要談
學乎昔西狩獲麟定惟此地故邑名嘉祥昭其瑞也
今此地有此奇書留天地間斯真 聖世之瑞麟何
足言不肖宗道備史局員無案牘簿書之勞兩職僅
史事耳今與修 正史才短思難操筆仰屋不知兩

為舅氏子堆案中小用史法于邑乘而關係重鉅如此使我讀之愧汗及踵矣

北遊稿小序

或曰丘長孺游開公子也或曰長孺非游開公子其胸中磊塊甚姑托游開以耗磨之余謂游開得牛肉後論得仁骨矣尚未及彼焦肺也蓋此人焦肺也條甚密昨飲上池水不可見不可見則長孺止一游開公子何磊塊之有若余則見長孺之骨矣又見長孺之焦肺又見長孺之真子長孺焦肺之外夾長孺焦肺之外度長孺且不自知而其交游又安從知之以長孺所不自知及交游無所從知者而余獨悉知之而深言之則聞者不以為妄矣以為誇不如姑論其詩其詩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詩而丘長孺氏之詩也非丘長孺之詩丘長孺也雖然以此論長孺詩以此詩論長孺俱在焦肺之內猶長孺所能自知者蓋詩固不盡長孺長孺所能自知亦不盡長孺也今日展起櫛羅長孺北遊稿寄至余讀一過為寫此數行硯凍人懶不知便可稱北遊

稿序否又不知便可當復丘長孺否縱欲作書亦不過何時更北遊五字而已萬曆丙申冬日此書原係信意信手寫出雖欠齊整而淋漓盡致如齊整整遂不成模樣矣家三弟在家讀書作文學作忠厚人不快事也晚不作書又作此為行可笑可笑宗道頓首

白蘇齋集

卷之十

六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參校

臨狀祭文類

金太宜人墓銘

不佞夏遇舍人張可宗子真定縣舍把牌相勞若余謂可宗曰聞足下在選列矣胡歸可宗瞿然起曰而不聞余堂上有白髮人耶語未既輒解纒欲行余視其僕馬有勞色慰之曰爾暑中不虞病乎即歸何也

白蘇齋集

卷之十一

一

也可宗曰吾母日夜倚闥以睇游子吾夢時時遠歸江也而暇病之虞不懷竊嘆孝哉為親忘榮棄忘勞矣乃別去饒數月而可宗以書來曰我母長逝矣孤不難疾驅不顧少兒嗚死者徒歎一及拜庭闈而今如是矣夫乎悲哉則惟子憐而為吾母銘夫太宜人子不佞猶子也何敢不銘太宜人姓金氏刺史懷麓公之配而余憲丘道舍人子學府生正論母也其先從上海徙綿三世而有崇政公爵贈生大司馬敏獻生太史率太史則太宜人父也當太常公與太史同

白蘇齋集

卷之十一

二

館時業相約為姻矣及太常公歿乃適姑歸焉而是時家計蕭疎甚改苦淡事姑以孝聞而康峰公用是得舉終生業列名賢書乙丑謁選倅承天太宜人從臺使者才公以公轉輸秣陵倉曾承樞公功而無何江陵沙洋決公日宿參歸間長堤幾幾然迄今郡人譽其利其所以一意專智一切治辦無刺刺顧婢子罔食指之憂以能有華間秋毫皆太宜人力也未幾兩子盡棄于卿明年伯子登進士而康峰公去權刺著太宜人曰策名報主幸有兩兒公疑種種且休矣康峰公喜曰是吾志也遂拂衣歸迨康峰公沒而宜人用伯子大理滿考封翟寇豪服子孫羅拜里姻難焉而太宜人碩威感不自安也滋語子曰身乃何事揚被曳裾然汝父何在也諸子皆泣伯子兵憲聞趙太宜人皆就養無何歸而聞兵憲計傷其目然猶不廢和熊之訓可宗竟以而成登進士官中書舍人太宜人教也明年可宗使奏歸省太宜人益健飯但可宗早還朝可宗不敢違竟以心動請告歸歸至滇而太宜人計至矣太宜人恭儼仰侍敏能

內裏意用下撫鄉國之中推為女士唯家世累貴而
自奉甚薄生平無寵服諸孫有小過輒加訶責至
族人鄰媼宴不能活者不難寒哭以濟也晚年得
士書讀之遂飯心蓮域札頌不輟一夕忽戒諸孫曰
爾毋父致身離親舍也夫復何恨爾輩好讀祖父書
余即死瞑目矣言訖呼侍女焚香端坐而逝數日法
一孫夢太宜人語曰適從西方路來與我堂其生安
養耶嗟々夫世之日對嚴相耳聞法語者豈少也而
太宜人一聞之下渴愛源而竭情塵淨域往生知非
夢語斯所謂捐區中之常緣遊物外之曠觀者矣銘

夢語斯

謂捐區中之常緣遊物外之曠觀者矣銘

三

太宜人

孝廉張廣源墓誌銘

先生諱雋字仲士號廣源故少保淨峰公之仲子也
先生生廣之官師故自稱廣源少顏甚喜讀書日程
數千言少保公常憐而節之不得少保公嘗夢登臺

後有尾者始善喜曰後世其有繼予武者其在仲氏
乎兩之官與情與博已如宿學隨叩即應少保望重
游廣訊答回至先生代發其函侍史脫脫少保喜曰
是兒供我少保卒于軍先生毀墓痛念家聲隆重惟
薪之不克荷是懼恐哀下惟矢志益篤家故藏書擬
于嗣繼又少保軍中校錄為卷復自四方購求奇文
異典一時並集先生敏于應世特專于高麗以致前
代故事今朝典章畫地成圖指諸掌上游藝為文泉
源波湧河海澎湃不同溪澗細流嗟乎今世富貴家
兒庸庸世業幾錦木偶不知書是何物平時高履華
軒軒衣怒蹄非不美好及至語事張口對策倩人如
生言寡有識含羞之推兩嘆千古丘貉如先生身為
貴介恬居寒素精勤之苦寒人不受辛以成立無墮
家聲可為賢矣且先生少從少保其子用世深謀慮
事擬計見之該叢之審公欲有兩建樹非直為銘墓
文人已也乙卯補諸生事甫用少保平定黑苗功任
子入太學祭酒陳文端公覽而奇其文試輒首遂舉
順天童試為林文恪公文恪素知少保又奇先生古

大略曰是為貴介子吐氣也是時先生高才奇氣
唾取一第而久之不第則益發憤下帷長吉心嘔子
雲腸見陰陽間之肅疾瀝作值李弟墮悼念人琴神
慘意傷漸至骨立遂以不祿嗟乎使天假先生以年
即時不我與亦能勦功油素矣將桐羅應閭有兩論
著何公子之書未成而子淵之命隨隕天乎揆後人
而收之可傷也先生性篤孝出自母莊而事嫡母吳
姑生奉兄姊撫弱弟情意胞至性故儉素脫粟梅布
衣取廉窶好施憐楚舉居鄉不通州縣一字為本
丰稷嚴整而中懷樂易且夫高才者行成不飭而先
生又長者不惟無貴介氣且無文人氣故可貴也余
聞淨峰公風節鵠鵠為人嚴取舍修行誼先生蓋家
學云先生沒時年僅三十二配洪孺人為洪侍御庭
桂女子一即禮卿為予乙未介校禮閣兩得士讀其
文淵博深至信乎有源所謂是父是子然先生不能
身自得之而僅得之于不可知之孤天乎可嘆也禮
卿將以某月某日奉先生大事持杖交請余誌之余
素知禮卿鳴敢辭乃為銘銘曰祖及孫貴且賢公居

中獨無年入界缺天忌全番中間豐茂前生有經知
則延百千撰傳孝廉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傳野司公墓誌銘

余七八齡時讀書村塾每聞里與與誼師閑談及司
進士時傳野公初成進士甫踰二十妙齡高第故里
閉爭競談之丁亥公出山補驗封郎而余是時為庶
吉士始得見公脩齡長髯渥然長者今儼十餘年而
其子某學君校持杖來索銘嗟夫余少聞公名壯觀
公面目月幾何已為陳述年尤石火良可嘆也秋公

卷之二

六

者為里人莊得全太史其言無虛美遂損益其語志
之公姓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後復其
本姓改諱汝海字澤民傳野其別號也世為山東政
上人自五世祖浩禮實開河里浩禮生賸賸生珊珊
生林林生公為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
泉公鏗部運開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尚
無子而公甫四歲無母遂請于公父鵠歸子之公以
是為吾郡人公丰神美秀性甚慧穎年十一輟工程
藝十七補郡諸生丁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年纔二

十有一耳而涉世通練同于黃髮臨川故騰衡疲公
簪仕此地游刃恢然倖後儀之神明等雍丘之禮讓
提獎矜裾摩撫餼糴養政盡關靈藪一清屬賦法教
新四境疑駭不數月間人情帖然其政詳者遂首薦
刻庚午 觀畢還里遭羅網人憂公時已膺內召矣
迫服闋齡尚未滿三旬其治行卓犖雅稱瑣闥需臺
之選而年不及格部議將以銓郎優之于時執政者
為江陵張公托言避同里嫌尼為僅授兵部武選主
事太司馬譚公深才公特微刑育例設本科以公為
副

卷之二

閱四司章疏無何楚缺銓郎譚公力薦公于軍軍執
政持節說甚堅公仍守兵署因乞差還里未幾遂調
考功公雖杜乏權貴之門絕意華要之地而清通雅
望題才所急廉饒之寄安海通之已邪調女選未決
旬公拜以月泉公憂去主年補稍勉員外發未晉驗
封郎中甲申春予告休休一亥復稍驗封尋進考功
戊子調女選郎中掌選事公于既警敏性復祇慎疏
忠拔滿汰冗慈會甚之迨遠絕請謂之錄不勝又
能察器鑒品隨方度地大小遠近銓叙惟宜除目一

下選人權然相質己丑晉太常少卿尋進右連政庚
寅晉光祿卿公修陟陞獎十餘年得荷 俞旨六月
晉太常卿疏請 母去思宮者再辛卯六月晉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于時閩海患警久矣而公
初至任報縣傳公于是增舟師練士卒備戎械簡將
才又將寺租清商稅裁軍門供應及一切餉通無名
之費諸所節蓄盡充兵儲以是賊無少增而兵餉用
饒兵實題 允初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
海航天津相距萬里有如鳥一不測是以有以之論
旗總穴而以將士之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
值匠作往便詎入獲允閣中將士如獲更生公自念
食積多年值此強場多故之時正人臣殫慮竭誠圖
報日也方將散舒大竟其用而言者且急持之矣遂
力辦求去得 旨回籍聽用公笑曰吾于江陵公案
跡始繁甚明言者豈惟不能証我且功德我我日者
拮据兵事食不下咽今翩歸矣吾萬竹山房著單
勝噴高者稍雲下者拂曉寒清耳深陰霞席得者
是中豈不為倍中衣樂乎聞者皆稱公達公既歸里

卷之三

杜門急交適意林水寄興毫素以薜蘿為莊席枯蹕
驚焉友朋升沉苦樂視如昨夢矣蔭令微之年當極
雲林之樂而罹疾未幾候寫長逝傷哉傷哉易置之
日公絕無他語惟云書十許言有聞府君早五十
昨天之句可謂達上觀之條然去來者矣公長郎中
愛月泉養育恩深痛念沒上不忍言及追身漸貴
顯得微 恩計月泉公為主事贈母羅為宜人益獲
邑譽及月泉公致公再入為司封乃嘆曰告生也二
使我至此極哉外地長城不條起乃錄予告東訪聞
河僅得一冊氏宗魯把解款款為留匝月起已丑還
太常始奏漢本姓更今名云屬纊之際猶娓娓以劬
勞未報為言公大怖臨身不忌襦褌有之悲者公生
平守道直躬中外洞然無町畦居間以圖史自娛其
道古今得失若觀常鏡對客揮塵聽者忘倦所適有
天官郎卑饒開張抄北遊等結來宗通曰公為太常
時常與園里一釋枹談約一日適子四張君甚重君
稱君氣韻清遠言必名理無一語及塵事余規不愛

當又憶同郡公會公謂予曰今日之集聊當法會煩
君說法開我迷心規余當時酬答疎莽不能秋毫有
所助哉而公飯餽概若訊及少者懇至若斯可謂賢
矣無何公建旆八閩余亦歸卧田間俊逸絕斷不知
公學問究竟何若然聞其歸里之日無少佻傚似非
知道者不條予公不惟同里兼有道契銘曷可已銘
曰公生于攸長子荆官起于臨終于闕其外警敏其
衷真臨生應舉要汲享榮名鬱鬱丘阜水清竹幽普
所釣遊公竟來休樂哉茲立

明吏部尚書汪公墓誌銘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以太宰汪公即世公之孫官生
孟吉以陳君博士為狀來乞志銘夫太宰公者即宗
道操疑時所稔聞少泉先生者也宗道即不斐願託
筆札微嚮往焉操狀公諱宗伊字子衡別號少泉先
世居婺源六世祖清甫徙崇陽三傳生贈資政公藻
藻生四子長通政使宗元次高寶卿宗凱次孝廉宗
召又次為公公少出繼其葬中丞公嗣中丞守福鄉
也則楊公與侯時甫十三齡耳而操敘為父奇喜中

丞相之後歸就試舉省試第一人戊戌成進士乞
歸養庚子謁選令淳梁淳梁民患苦水水旱至若蝗
集杯土得不潮死焉幸愆飢甚矣遂起為盜吏急捕
得傳法公泣然曰傷哉盜死法也吾民至冒死法以
真獲旦夕之死也傷哉愆勿問而獨條禁常例等
五事奏記當路已復今里甲定徭役當路令榜之縣
解為繫今自是淳梁不若橫征率大饒即歸之兩縱
更為嘉師矣會報案將內召而弄中丞公計歸服闕
擢父選主事避兄大僕改武選應負外郎郎中時公

卷之六

十一

宜父子檀權為國巨蠹同都焦山楊公抗疏散其姦
被逮公不勝憤懣絕技去而焦山號內稱公宜孫
鵬冒軍功同舍郎有邀公為小宜師者公正色曰嗟
呼焦山乃真丈夫不歸焉死按如山之姦我輩亦不
具鵬眉稱男子奈何更為姦用且鵬乳我子冒軍功
曾不可欺三尺嬰孺我寧死不能為若師也卒執論
不屈而小宜父子對公次骨矣遂謀羅公公罷而喜
甚曰是吾志也即日挾蒼頭歸朝夕奉饌壽父母人
服則極語諸書凡家眉十七年而神王色潤無所佞

際星至 莊皇三年始起拜南京銓部郎時公聽物
久海內望若威鳳得爭先親為快而以公感 上恩
意氣發舒惡兩縣報塞者故自南銓徙卿而實及太
常光祿悉舉其職尋晉應天府尹兩縣縣八賊後抵
昂滑胥手宴反倍富者公悉登而籍記之來者不能
以意挹損南中民奔競焉爭育像祀公已晉大理寺
卿兩理度入甚多迨今稱廷尉寬平不苛者準昔公
已佐戶部未幾晉南京右都御史自爾黜陟嚴煩實
攝海條而上封事無慮數十大都石畫中機宜當

卷之六

十二

上意 上傾注公甚魯公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盡揚
其孔也而主者率遠慮其官而脂澤其家乃獎賞百
出如竄穴矣公咄咄問從檢始盡即尋隸無所屬姦
居無何上賜乞骸骨 上溫諭止之凡三疏辭益懇
上聞彌堅公感泣起益竭力任事歷三年侍 廷筵
侍耕籍屢 賜白金文綺庚辰改公尚銓公中選屢
疏臣不幸有狗馬勞 陛下幸哀憐放臣還肯乞死
且不朽 天子重違難志子輒歸調攝而公自堅卧
山中不問外事矣獨時時手一帙晤伊若若古義疏

訓其孫若任居嘗下建元坐不以赫蹄入公府然千
燒及門公名規規指陳邑利病某悉有奉獎類宋士
有問者報曰有肯哉惟檢賄廢一語吾終身所慕守
也歸休八載兩臺廉號厲公天不懸遺公逝矣公生
其年某云云史宗道曰予規世抗直士多矣顧多負
氣之長者譽云當公侮權相時人共指曰此程頤即
不可逆然 莊皇朝大臣稱寬平不苛報首 著何
此夫公則何可涯溪耶且也中世仕者聲望最遠
應福蓋公里居之年年乎立朝未衰乞身之念在茲
焉鴻飛冥冥不雁于羅公之謂哉博士又亟為余言
公山中多所論著為諸清遠有靖節青山之致夫公
條太上亦不遺立言之業夫公則何可涯溪耶是宜
銘銘曰鬱鬱江漢乎茲結人聲之暢實贊有其文茲
仕幾邑清明澤洞為窮而復公則鸞鳳容城危言命
薄朝露誰能不渡公則砥柱梯臺歸曰標持峻峻士
林仰止公則泰衡還時彈冠鏗鉤建監流潤九垓公
則霖雨乃賦遂初歸櫬其先堅貞無瑕公則琳琅崇
年厥世衆披師堂美猶希解公則列星玄宮楚楚早

山之陽僊號永藏奕世其昌

新陽鄭先生墓誌銘

萬曆己丑仲春都柏子以書抵不佞曰天乎先君子
不幸即世矣敢以先君子不朽之計累足下不佞聽
姻伯子休戚共之手伯子書未既而茲茲泣數行下
也即安能以不喪辭先生為宋侍郎志完之高中業
避地來公安至租戶郭尚書莊簡公始感莊簡公子
堂岑公生先生莊簡公懸車而亟舍館之樂也居偉
露橋曰吾聞浩千人者子孫當封吾情平之役全
松是庶幾微福乎天茲結孫乎而未幾先生懸孤
實浴佛日莊簡公因憶寶誌所謂石麒麟者小字曰
麟先立生平口不談譁悅而慈悲靜攝有合乎瞿曇
氏之旨堂其宿根也耶先生少為父琅琅流單學
使者才先生亟康上庠康上庠久獨行好修擇地而
蹈諸博士共推為良師不敢稱厲行先生事封公謹
甚每封公從外歸雖內夜必伺於門手膝健迎封公
回兕在新兕在新已隨封公入拱立戶外奉教至累
數十刻無輪囷暑不少移侍先生性雅輕財然無

所委費謹儲焉以伺封公之訃也而出之封公以食
指漸夥勢難展康命就石浦舍晨啓定省風雨不烈
聞給校贖產即強然有異時之感庚辰以以封公滿
七表撫李予之沙市市衣物為壽舟返純薄沙而重
溺者十六七危矣先生端坐俟命會有掠者斧舟成
以出父子僕從俱無恙人咸嘆異為之語曰誰謂天
不仁易視鄉公履死而生昆李性行不一隨再宜規
誨之嘗曰古人耻獨為君子况骨肉間耶降顏色相
款洽以微詞誘掖之部東西有兩小墅暇日咏讀其

竹樓集

卷之二

三

咏讀其

間環聖之民董德善良者甚夥東豐地宜耕畝收租
甚薄曰吾姑留餘以遺後人耳訓諸子以行誼為先
不佞甚習伯子竊服其雄文藻而靡靡德讓不作詞
人仰天眼大都先生之教云某日將會華葉子宿于
山莊方以二絕簡李某附和張東海九日喜雨韻介
夜坐述懷二律已乃正席手一編條然而進人疑先
生坐脫云不佞居去先生僅數武先生以伯子故而
忘年交不佞不佞每語人先生非今代人也殆今起
制科立朝必有兩就夫縣官稱天設網豈不析得賢

乎而至今鄒先生老滿下此英雄而為短氣于賢科
也雖然孝友兄弟是亦為政厥有明訓矣為德于家
作憲里閭嗟先生又何嘗不登其用也生卒云云是
宜銘銘曰為公宜期頤而頤位齡考為公宜軒冕頤
竟老青衿兮含貞葆慈神理經畫兮豈羨遺華以不
辱為榮兮有山翼然松栢勝峻子惟公與夫人永懷
厥貞兮

贈太湖知縣王公墓誌銘

蘇東集

卷之二

六

贈太湖知縣王公墓誌銘

公名應字廷明廣濟人也少為學凌奔而畔畔嚴蓋
唔唔不輟尤喜讀周易子史及當代掌故律曆垂老
猶據梧手抄諸書盈簾每中夏晚足坐楓林手一帙
縱觀過會意輒起舞望見者詫曰夫夫豈其醉耶而
困廩之羨蓋市古經籍無助弟諸墨費居恒語弟曰
一丘一壑之樂兄已寓之弟不得復爾其勉為名儒
哉弟年為邑青衿寫奕鴈行云公居居久意不自得
一日謂弟知曰丈夫有足不徧五歲而致蔭婦子于
費突下勿論子平少矣沾沾笑人即桑弧謂何遂至
燕市方謀登太行謁嵩華而適遇危疾夢仲人者美

髯鋒袍前呼公若溪當有顯者若遠游奚為其速歸
公覺而驚嘆此殆漢壽亭侯教我也吾不遠道游矣
遂亟治裝歸公歸而好施予益甚族姻多族以舉火
先塋悲碑而置田令子孫輪戶修伏腊偶先世有闕
產于隣者併丘墓失之歲久翁仲沒辨不可辨公
一日過其地心動離紳而視殘碑果先隴也人以爲
誠孝感云公誨諸子甚嚴一日撫二子背吾先世諸
白吏而遺汝輩者惟忠與孝汝慎勿忘先人哉已又
白紳言國不誣汝兩人當有或顧吾不及觀矣是時
公尚健飯而爲此言家人頗異之未幾溘然游異哉
得年僅六十有四云公性沉重寡言笑脩軀通辟面
著黧墨目精炯炯吐聲若鐘里人望而畏至避匿去
有爲不法者密相誡曰慎勿爲里西公所知見憚
里中如此公次子大謨令太湖今爲比部郎與子同
舉子鄉史宗道曰不佞觀公博極羣籍蓋居然儒者
也而竟白首田間或者憾公身有乎儒之實而不著
儒之效夫有其實矣即不著其效可也雖然比部之
衰然舉次第驟通顯以致天子恩綸實于招掖者

誰力也庸可謂非儒效乎不佞聞公居里閭里中接
者悉咋指避去而寧人依之若嬰兒之需乳乃比部
治太湖吏畏民懷何其有公也夫公小用之一家而
比部君大用于一邑比部君之效公之效也則謂公
畫著儒者之效可矣銘曰謂公不矜紳兮而竹素之
業逮于申棘謂公不期顯兮而無涯之知永于彭蠡
留餘子後錫義于天以爲不信視厥家賢鬱鬱斯阡
臨腫兀原于斯瞻全于斯萬年

白燕齋類集卷之十二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峯校

誌狀類

封知縣劉公墓誌銘

不佞同年劉君時濟用直言左遷業已踰歲方意賜環之期非遠而時濟必且旦夕還朝書至則封公以仲春遣妻矣傷哉封公諱宗叔字子中別號北岡先葬新城岱上里人家母勿田以孝友聞至其父鐵枕

傳

卷之十二

一

鐵枕

慨有豪士風而其配王又善綜壺政賦業遂大振子三長即封公公少習經藝藻采輝然命不配才屢試遭躓遂屏擲帖括改學校鈴錄精其業及步騎兩試矢無虛費觀者竊嘆謂當擅場比入闈條對發舒胸臆無避忌遂棄弗收公才過李蔡志業不遜梅賾傑倅自傷數奇而已久之聞房山中有異人焉亟往咨詢得燒養之真訣乃棲息上方南羊名利滿榻茗椀寒馬踟蹰九還將滿三山非避回憶瞻音仕宦之念都如昨夢矣是時伯子時濟已遊膠序先後柄女者

咸加激賞試即高第公竊喜曰吾收僕功名獨餘報國一念尚未灰冷幸哉有兒足酬我志乃斥簪治裝遣子負笈求師都門一時相與揚推者多藝林名匠無何時濟用恩選入貢丙子刻鄉書兩成咸進士筮仕安陽聲稱炳赫哀然薦剡公信且疑一日潛行鄴封徧詢曰暖畫滑其治狀乃色喜不自禁固馳至署勞時濟曰而翁初不似見若聞而聞而未即去若矣其慎乃末路以終令聞時濟長慨受教適微旅歲願畫簪索貴之滌免者以懸代因因贊之公公曰吏

傳

卷之十二

一

鐵枕

職在要人何憚強禦整之便三載考案上封公如子官贈公配王氏為孺人壬辰時濟以行卓聲召拜兵科給事未幾丁內艱乙未起補吏垣署篆守正危言不避權要封章屢上皆鯁之棘震動一時竟用抗疏彈劾貶級外遷人問封公老矣當不忍見其子遠竄及時濟過里謁公公驟然笑曰汝以直諫諫我得稱直臣父孺子榮我不既多乎大都時濟出為循吏入為直臣雖其有樹名票公教焉公為人劉直中心慍悌挫折強橫提掖柔良不難例僅以問閭里病者

賴以起負者賴以婚葬王孺人先公卒奉尊章孝虔
幼嫗和家固豐饒而操作勤甚常手挈兩甕水立辨
數十人食而夕製一擔榆偶行失足竟至不救于時
時癘年甫十二耳公生云云宗道曰嗟夫今古賢父
能成子名者固多然操諸恒情厥初延誼師市銓籍
切切督子大都為取科第計耳及其子一入仕版惟
恐其嫌忼激烈賈尤失官故常人之情與其家有斷
胆剖心之貞臣寧有諱樹數馬之醺士也而封公亟
見獨異居常節烈訓子老而觀其子左遷乃不以
憂而以賀此豈處常情可測耶蓋封公少治方內學
故深矚人臣之大義晚又精方外學故能一顯晦齊
升沉實由道力非意氣湊泊也公善行甚多此其家
閨世教者故不佞特獨論之而又為之銘銘曰不得
于儒去而韜鈴不得于武去而神仙三窺入道蓬萊
圓囑下視簪組不端一笑酬恩寸心付之嗣人夕郎
矯矯名重披鱗泉漱山碧環松繞柏神返洞天晚歲
斯宅

陳處士墓表

蓋良鄉有陸君子陳壽堂公其子二曰嚴文嚴策嚴
文者為博士弟子有聲竟弗弟為太學生云予以計
惜過良鄉館長公家稔知其質行長者而悅慨好義
不按官詞林則長公聽讀曰公太史也表幽蘭微夫
非公職哉惟時先父母偕隱山中義喜高小子度無
條顯先人獨計得公一言渡者且不朽蓋一歲中請
者屢焉予度不可辭乃告之曰子亦見夫繪者之貌
人乎璧幹玉立風標秀舉頌然美也然而不肖其人
觀者爭喧其弗工矣子母令免夫觀者之喧焉
斯可矣長公曰唯唯遂退而述其兩尊人之行僅百
言無溫美無失辭甚矣君之善用孝而諒我深也甚
言曰先大人事大父母甚恭苟可以致尊人歡竭廢
以趨之不憚劬而友愛甚篤兄弟相睦姑遊至老絕
無物訟且急人之急甚于己里中情有異者諭弗給
者壯弗克室者亟揮橐中裝助之曾無吝色性喜登
臨每還牛山水流連竟日不忍去山中名利地者起
之德湯者新之不可勝紀真慷慨好施殆天性云而
母孺人拮据力作以佐先君子以故先君子雖散財

若士芥然得不足蓋兩尊人物而里閭愛慕者踵相
接曰天乎奈何奪善人若斯之亟乎哉嗚呼此可以
觀吾兩尊人天史宗道聞而嘆曰嗟呼吾子與耆聚
陽債氏之論矣然子長氏不云人富而仁義附乎此
兩論者若罔繩固時有合耳以不佞觀耆堂公多敏
而好施可不謂仁義士焉庶幾不悖夫子長氏之論
矣予故表之曰此惟陳隱君及劉儒人之墓

迪功郎南安少尹方先生行狀

凡昌熾之門其始必有篤行君子泯泯然不顯其
聲名以深其根故其發必大蓋凡行德不隱則取名
多取名多則受忌造物受忌造物則其身之福且日
就銷殞矧曰後嗣故隱必云陰同耳嗚焉不取其名
福無兩斷不溢于後將安減乎袁生曰余觀方君思
濟大父東谷先生事甚異焉輕財如塵碌急仁義
若衣食自少至老惟知施恩不計其怨人之怨有加
而先生之施無倦即往籍而載長者奇行恐無能勝
之者然而世未有稱說先生者也蓋先輩賢行不近
名如此觀于先生之有後可以勸矣先生諱夢陽字

子旦別號東谷其先有德孟公者遷桐五傳而至伯
通公法起家鄉舉法生贈御史想懋五子委權仁舉
子耶生圭圭隱東陽村用力田家累千金生二子長
太學野航公細吹孝應海航公徇野航公配高已又
娶于鄒鄉姪野航公夢日入室子是先生生故名夢
陽先生廣眉豐顙美髯目光射人少年即蒙遺日誦
千言十歲善屬文能作大書書輟工出試邑令奇之
置巨扁命之書令嘆曰孺子脫不勝雖而能擅數脫
是技何奇也十六補郡學弟子郡守吳君西吳名士
大加賞識曰若能為貢生耶吾不難作吳公矣未幾
入成均與同里吳別駕承恩阮中丞耶友善阮故貧
婦卒于里先生盡捐贖金為贈輟則又市已兩乘驢
抱其子自崙歸乳助其再聘阮為感泣野航公既老
多病妻家政先生野航公卒先生哀毀殆不欲生先
生家世豐財自丹海航公錫子卒時與素劉吾侄兒
夢陽賢汝之子之劉如言而旁觀之豪脫脫即持刃
刺先生曰不千金主刃汝先生即奉千金不校也而
豪不廢百計構劉訟于官先生曰身孰與債重吾權

之久矣且一樓一鉢皆先人貽與其濟他魚肉焚燬
奉吾母母取所遺七十二契劉三十六契界之
半產取齊室取湫僮僕取老而全威之祿減過半矣
野航公之卒也出息子里可千金先生召責者火其
券曰此吾先人志也自是先生蕭然自食其力不復
問子母矣先生家以素封名一日大盜至首斷數僮
盡散而藏去則短火烈焰竟日不息先生以族豪報
收租之役于官不取難仰天嘆曰甚哉財之為大盜
積也子瀕死于獄者再今而後庶其免夫縣捕令亡
主識兩亡先生不問也時吳別駕寓書曰子以賄聞
孽報也賄去而智可知也今且懼子之以高明聞令
鬼之風賦之也先生心善其言寘之座右先生既遭
盜驚遂奉二母邑居常怡于自奉至奉二母則無
兩情尤曲順高母意母子蓄其侄倬屢私畀金先
生都不問倬後以計取先生貲去率如言償之至質
田無兩惜故倬世為兄弟好不絕鄰母家金陵母兄
贊嶺南生法當死先生馳之金陵百計脫之吏贖其
家携其孫子視之嘗語子孫若等不忌吾母當謹遵

此人也其養母志多此類辨母劉繼他子夢賢不數
年而折盡廢先生素故寧劉雖別居時時過省情意
肫至劉更感泣會劉老且貧先生供具甚厚劉卒暖
之痛不啻所自出時夢賢女甥有廬州遠先生杜營
救得脫夢賢僕馬過隣人馬驚出承僕墮傷先生適
遇起之夢賢謬謂先生傷其僕裂眦怒罵先生但僕
豕彘其僮歸之亦不辨初劉內難時先生之金陵旅
寓舍二刺客匿喬里刺先生謀泄先生遂沒聞道歸
歸絕不以語人逾三十年攜孫思濟應舉舟遇其
乃蘇蘇隕涕曰此吾萬死一生廢也悲語悲濟狀悲
濟泣泣嗟乎世路羊腸德施譬反屢叩屈而不辨至
于欲殺其身而終不忍言先生所遇之禍固奇而推
之貌亦奇矣婦吳自岫弱冠登進士庶通政計二十
年貴矣先生遇之如微時終不以相屬劉司理坤
四十無子坤自奉不後子先生捐金為聘一難期年
而得男先生少憊多歲之禍不更歲餘餘財嘗語子
孫吾幾為免世幾銀身世莫保恐復飽滿病怨殃及
若等自家難沒家無忘金隨有隨散里烟有緩急如

取其寓物隣家其計先生宅遭燬後田契已反燬候地數十丈先生臨書曰尺土皆隸皇家籍古來割據集何年吾人愧服而止有欲以賤直先生田者先生即如其意取去其人復詭言田齋先生復如其意還直隣人毀一僕死先生不問隣自訟法當抵先生復為解釋費渡江同舟費以失金爭先生笑曰金在我解索償之及舟泊始得匿者乃相與嘆服而去祖塋之隸有田數十畝久屬他姓先生乃指金贖為答隣族凡千指祭則會會則宴酒張樂酬酢盡歡于是族

人愈知有禮讓也

先生以餘欠意不欲仕

乃明訪楚

人張君燧燧遠以帶且曰可以自效者何必糾弟先生乃謁選得閩南安丞南安泉文邑桂祖少卿公舊部先生感念先津欲揮前驅極意撫字時邑邇獎多逋民恒出俸代輸督稅嘉禾倒有饒遺不受稅之羨一切不入私橐歲市家粟給官邸為少卿公修葺兩碑于洛陽橋先生以名家子隱于小吏當事者知其修飾各行不以他求視之先後勞不置而先生夷然不屑嘆曰垂老案佐頭顱可知心如嚼蠟身等勞

薪亦復何趨戀此一官故園松栢待一人吾冀歸矣歸即杜門不預縉紳事陶公籃輿司空鳩杖日與隣翁社老量晴數雨探節致時而已丙子恩濟舉于鄉先生曰有孫如此吾復何憂自兩母終沒先生哀毀逾年不減孺慕邑令陳公子階素重許可獨救禮先生凡賓于鄉者三然先生晚年不樂市廛每行清泉白石間輒徘徊不忍舍去嘗慕禽向高蹤牛背三茅隱子似宗黃鶴滕王樓閣諸勝跡無不至者晚年偶禽西鄉之懷忽為舟東下三竺六橋之間林樾卷編

酒淋漓兩至倒屣先止撫懷豪英飲可三五十許類

若握丹手神愈整不喜苛禮與人游不實輕重于懷

抱鄉儂里社追逐宴會無不極歡雖性絕臧否而里人服其公直有兩爭訴寧取平于步生庚辰鴛恩濟業尚難率諸里姻置酒高會曰吾老矣恐此會不可再也將歸灑淚而別卒已春大饑先生偏施里中舊時奔走所使上有兩給若訣謂狀仲夏還病先生素無病偶病疽即命治後事曰吾濱死者數今幸終正寢于吾邑矣遂逝卒之日親戚友朋皆相哀悲泣送

以本年附葬先塋尚期改卜葬之日從棺踊者數百
人生率云云嗟夫恒情受薄忤面焉若焚燒微心
焉若割故貝典而載布施辱辱二門行者甚難一門
深入可以證聖至于寢廢後裔又其餘也東谷先生
生平所受擯逼蓋人情所謂腐心塞咽不能堪者而
母之若飴家甲千金日啓篋以待族里之取庶幾乎
深入施忍二門者焉有孫為名御史海應崇顯爰及
曾翁蘭王相映此里人所寵說而余則為此特先生
報孫之餘耳若先生真歸之後所有誰自愛不知殊
勝當何如也余聞先生奇行且仰且規不揣固陋狀
之以俟鴻筆君子

外大母趙太夫人行狀

傷哉天乎天乎何乃適以吾外大母遊耶悲哉不肖
宗道推年喪母外大母每見不肖輒涓涕落下且泣
且拊曰兒饑否得無寒乎輒取衣食衣食之故不肖
即焚然弱手手無珠乎在母膝下也今壯矣而外大
母何在耶悲哉悲哉同痛吾大母并痛吾母楨柏雖
拱寔楚新後腹為裂而淚盡血矣不肖益夏入都門

與馮邵舅相見舅把臂勞苦教甚訊外大母安否曰
安愈益歡自是每晤輒歡諒竟夕寧知有此也月隔
而幽明頓異夕隔而悲歡倏變生人之趣何異常乃
爾悲哉悲哉舅氏既徒步奔歸以書來曰以予骨肉
且習太夫人行矣其為太夫人狀嗟夫微男言忍不
狀吾外大母然矣嗚咽不成語何也太夫人姓趙氏
其先江隲人景泰間徙公安遂占籍四傳為廩士文
深贈中憲東谷公典慶士同里開雅相徵也因卷太
夫人勳模狀曰是真我家婦遂命方伯公妥禽焉第
四年而歸贈中憲公性嗜飲日偕諸酒人遊願以生

計蕭疎不無阻酬賜也自有婦卜太夫人而母滑盈
凡取辦咄嗟諸故酒人驚相語前從夫夫飲且少鮭
菜耳今何安致此糾糾者徧視其園篋而索然若故
然後乃知太夫人番腹龜手通勇姑心力竭矣無何
姑錢恭人嬰疾且亟則盡斥簪珥授方伯公俾迎醫
醫無間選近夜則露香博頰乞代恭人不食外大母
公絕噉大母勞之曰新婦即自苦忍不為吾子若孫
繼一匕恭人不起而太夫人氣可知也即道今五十

餘年而語及輟涕居嘗語子吾今裕故能施耳不若
先姑貧好施也若所以有茲日微先姑之德不及此
子孫無忘先姑哉乙卯方伯公領鄉書而展成進士
已未官比部郎太夫人相從京師為置側室高禮訓
意育閨內穆如居四年不置一鮮麗服外大父秩滿
封安人癸亥中憲公劬太夫人佐方伯公襄事如禮
丙寅方伯公愈寬江西時長憲者善識朴公處靜楚
聲不絕太夫人聞之戚然曰彼戚戚易解耳而生命
難保若之何以人灼骨之痛悼已一快迎方伯公

為之改容曰請佩此言當章是時鴻臚及孝廉駕部
公并為諸生學稍怠輒督責之曰汝輩若是而望鹽
父獨耶夫豈有不蕪萊而饗殮者精進艱沾沾喜
亟為酒脯佐勞未幾高亦舉子太夫人子之不啻出
也庚午方伯公意不忍舍去太夫人從傍促曰君廷
平生語耶素何當盤錯而不力夫酬主恩策勲名在
此行也吾為君眷母幸無深念公乃行已而捷聞
穆皇帝嘉遠臣勞晉秩則金今上改元公以遠臣
故例得貽恩于是晉封恭人云而子方伯公備兵溫

康太夫人亦從子時勝寇猖獗擬調進大副之太
夫人聞謂方伯公曰我與兵等入耳曷先聲歟之無
勞兵無濫殺兩利也卒如其言戊寅方伯公以大參
備兵通泰尋由河工起運河南右轄未幾轉左日夜
期會簿書閭力漸耗太夫人時時風方伯公且休矣
即不能藝琴嘯鶴以能夫豈其無雙田之毛東湖之
水方伯公曰吾謂辨牧者難妻孥也汝若是又奚難
而癸未需次調補竟請告歸從太夫人意也既歸之
又明年是為乙酉御史公以建言謫太夫人聞報

而色喜家人罕測其意居嘗語諸子曰自吾為子家
婦即解冠而伸乃今科第蟬聯則祖父之餘也子
若孫毋盡其餘庶幾長有茲日又曰爾父累俸積貲
田廬然不盡與爾曹而推以瞻族亦惟是念祖父之
餘不可專食也爾當識此意附譜洩地孫曾他賜令
吾族人得世世食此土不亦美乎其平居語識大義
類若此不有宗道去年後復歸望朝夕惟肖太夫人
且時勸備白紫太夫人素來圓通大士聞是益虔案
署不輟念佛今年辛卯年八十筋力不減壯盛時雖

抱微恙無所苦比鴛部公滿考太夫人得從方伯公
爵晉封夫人綸綍且至病漸差撫沐如常者決旬忽
一日中宵病瘳墜瞋目西向恣無戀戀此女意手足
不亂忻然而逝嗚呼哀哉生卒云云宗道自兒時見
太夫人紹求耦食及至有完不更也而性固好施里
極寡者至若取其寓物然太夫人婦奉之無論德色
矣可謂有丈夫風貴為夫人且享榮年多令子孫造
物固不妄祐人也晚事淨業餘然去世豈直教區中
理且無此外超焉又寧獨算儼難之哉不肖宗道錫
也義不敢飾吾外大母之行然亦不敢隱也惟慨患
之然以肉百年骨則家易氏厚幸宗通厚幸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三

公安袁宗道著

第 宏道
中 通 案 枝

祭父類

祭鄰姻家汪孺人文

不佞聞孺人之訃實中夜也披衣而坐隨淚達旦至子沾衣益悲甚矣夫不佞匪直為姻故悲蓋感念令昔不得已已耳不佞猶記僂角時與吾伯賢同掌規舊契也夜半促膝深語則相與盟曰異時兩不為姻

孺者猶如此燈久之不佞舉一子而孺人適姓不佞惟恐其不女惟伯賢意亦然己而果女則交相姻也曰天乎固惟人是聽哉遂為婚蓋訂盟于韶齒而竟獲備諾于成人奇矣以是伯賢子不佞姻婣也實石交也而孺人子先妻亦時時遣婢相問訊少病少惱耶則喜不則更相憂蓋離姻婣也亦猶之乎石交也無何先妻遽先朝露小兒無母野女無姑賢女無姑高幸有母乃今何如也悲哉悲哉迨逾十數年事恍隔昨暮莊生之成遂俱罹之同林宿鳥及晨而散記

殊風燈轉益有憐矣悲哉悲哉所幸令郎君朗秀而吾兒亦知為父庶幾不作疑陰面北此皆足以慰孺人目子元原者孺人幸毋有悲尚其益之尚饗

祭外大母趙夫人文

嗟嗟外大母遂長逝耶外大母鶴髮豐頰行步若壯齡眠食皆無恙也當百歲而竟止於斯耶悲哉悲哉前月拜辭外大母床下雖抱微病而眼耳神朗如故且促甥亟行無久戀庭闈也詎知榻前刺刺數語遂成永訣乎悲哉悲哉憶甥十五失母外大母見甥輒

涕洟潑下問兒餓否拊背曰得無寒耶輒取衣食之一日將取寒具賦甥而甥適去念之不置至丙夜不垂睫云夫女之愛子誰能不愛即未有若余外大母之甚者而今何在也象歲衰歲歸神之夕兒孫滿前當無所恨所不能去心者獨兩舅氏及不肖甥甥此夕宿八舅氏宿磁州公署劇談甚歡而適意有此別心之戚也甥乃不如一曰令兒白首無生離之苦耳悲哉悲哉兄此皆甥所謂自悲者若外大母則何所悲也安庸悲安庸悲人生多不逮下壽而今八十矣

壽未必備而今鳩杖相向坐長春堂者二十年于茲矣多無子即有未必遂即遂未必賢而今有子遂且賢矣此之為福豈惟吾邑難之又安庸悲矣且也外大母生平慈悲具足十善晚年清修淨業晨昏禮頌非生幾率定往安養是不第具區中之緣且善世外之福真可合嘆九原又安庸悲矣甥慙一官不能哭拜靈次一吐悵惘然外大母業已蟬蛻形骸一瞋罵里甥即在數千里外當悲知悲見無所聞也尚饗

祭鄒金吾書

有聲齋集

卷之三

曰嗚呼哀哉惟我孺人高門孕秀世德傳替外映慧贊內朗蘭襟塵車既駕鴈歸早需敬典夫子夙夜罔愆茹淡忍苦屏飽濃艷持厥家政惟勤惟儉澣洗手應牙善心算家食千指不勞而辦若夫賦性子柔溫和平雅叱咤之赫不及犬馬至于夫婦賢豪微纖白替漢代金吾長安俠客門多好事室有佳賓爾乃歌鐘暮起則觴醴雜陳霜鳥於啼則已皆進新斯而謂酒食是議中饋惟勤者矣如何此人曾不百歲而竟爾奄化天平其有數耶夫蒲也柳也秋而零也輕且

盈也若孺人者澣而厚婉而真松乎柏乎秋冬青而胡為雪霜之易侵枝葉之易頹如此哉嗚呼悲矣夜臺泉路寔其歸矣惟予小婦孺人親屬心焉慕慕早承教有格有訓周矣順知禮非孺人訓胡以有此則余于孺人之卒也亦安得悲然而已尚饗

祭戚老師文

嗟：某等不浪登我師之堂望我師之光儀聆我師之善誨矣傷哉乎憶丙戌之春某等初謁我師出而相與竊嘆我師容觀豐偉韶宇怡脾貴壽微也有如

有聲齋集

卷之三

老師骨相而不台昂不期顯則唐梁懷藏華之術皆虛謬耳久所夕卑比諒察我師行履貞誠而惺惺凝靜而冲挹則又相與亟嘆我師仁者昔我尼父固樂繁壽于仁矣則我師之合有崇年又不獨微之于骨相方日夜望我師膺大拜據鼎鉉握大斗調四時黃髮論道履履輔政而詎意其止于斯乎傷哉傷哉哀訊初聞五內俱裂然且疑且信以為傳者誤耳及二三文知悉知悉聞始知與大疑以為信然猶美庶幾萬有一誤以強抑摧裂之心而無何長公至矣向二

三兄弟擁踊哀啼而後信我師之果逝也傷哉傷哉夫唐舉輩之術不驗固無足論而我尼父仁壽之語亦有時不合乎不然而則朝聞夕死夫非尼父之語乎哉蓋仁者未有不壽而壽不在不死死非壽而可以死則真壽也若我師則壽矣我師之死無不可矣聞我師之沒也以胃傷蓋得之苦塊之間由鬱沉痛外斷堂血云人誰不死而師死孝矣我師生平行儀影發憤食當官燠官居室燠室而有時擗管為文則漁洛之吻而兩司馬之藻是知我師德言不朽者

白蘇齋集

卷之三

三

形耳又長公何我言師之將逝也譚笑自若凝容下床西向端坐無一語刺刺兒女脩然而化有玉節之異焉夫人恐怖臨身此為何時而我師乘理而往若辭傳舍非夫洞源識本勘盡虛幻安能揮手坐脫毫無間懸且有異微若具戒老衲耶聞道而死此又眾發嗟夫嗟夫我師方巍然受世外之福而我輩以世福之兩恨者悲之不已愚乎況以世指舉師師亦無可憾者生為少宰日侍講幄是受恩郵隆厚詞應斯亦人臣之至榮已令子朗謀遠識學博而久甚工今

且次第脫穎起未竟之志未就之業今子在矣嗟夫嗟夫神理不昧則我師本無憾而世福已具則我師又有不欠憾者其等之悲不遺感門屏之私恩悼從遊之無時耳我師則其用悲乎山川脩阻煙水蒼茫遙望闕門伏地鳴咽尚饗

祭蕭孺人

嗟夫嗟夫孺人遠已耶人生誰得不死耳奈何夫死者死復如是焉死乎惟彼蕭柳望秋先零旌則淋而厚醢而貞其松相乎而霜霰未及枝葉俄催萬林

白蘇齋集

卷之三

六

之論其謂之何而粵去此山阻水繁衆萬里矣飄飄丹旌淒淒素輶浮洛涉江泛吳游越更寒燠而後立首苦矣我輩每過允升門輒回瞻麻端意有孤矢在焉或暗允升則將其韻調之我輩業醢金候大嚼何濡遲乃爾此語在耳而吉祥之倪條化荼毒何焉者也嗟夫嗟夫嫂素何夫死容死又如如是焉死也我二三兄弟每詣允升允升輒曲不咄嗟問病體難陳七箸連新我輩且噉且誇嫂才今已矣勿復言之矣此其小者也允升旦入直良勞而病愈渾髣髴皆

既臺事飭家政使然煖今死是令允升瘳澤白髮也
又其稚子新焉道如苦塊之聞愛女付心泣血聞蘭
之內吟吟裝裝如行陰雪田顧失影如鴛鴦墜巢傍徨
靡泊此時此情聞者酸楚嫂何能目睽而允升何能
不心摧乎我輩將為莊生語以釋允升此允升兩綏
聞言之者無情而張之者為教言何益乎尚饗

祭李年伯文

嗚呼公有不當死者二有未可死者四乃竟逝耶公
天植孝友慷慨行義造物者宜枯其德而錫之美此
作蘇蘇集
不當死者一公驥驥幹倬赴雄飲嘯手談達旦無
垂睫也度駐世當百歲未艾此不當死者二聞公高
堂有垂白兩尊人在焉公逝矣不虞斑斕黧無色耶
此未可死者一也聞公負個懷古日夜思表見于世
居嘗奮曰丈夫姓名縱不能以施燕然片石然安可
不掛楮史傳耶斯其志望以一參軍老焉者此未可
死者二也不佞意公才高即束干櫓不盡數顧伯子
成甫顯矣乃不能少須臾以遲恩綸之薦貴乎此未
可死三也南望洪都惟公苑穰公年僅望五十獨不

可徐之故立以老而逝焉通真子通旅乎此未可
死者四也嗟嗟公天無何遽以公逝也然吾聞公
雅故于酒蓋庶幾古之述於述者范滂則非矯天
鑑則公五十何必遲于百年年亦何必永于五十也
邪又述者謂公光陰過家生則何必閉門之為道
旅公何必薨求之非送旅也耶而以何憾也且公有
伯兄懸車私第以費費人恭有仲兄鞠鞠膏頰以適
尊人意度公兩期自致于親者若是焉足矣而公何
憾也伯子成甫與不佞遊且二載不佞深知其器識
淵朗而黯即義令方叢軼扶桑究其所未足矣而公
又何憾也我輩誼願通家雖知公一無所憾亦安能
不敬敬焉為公泣數行下然公方且遨遊清都尚羊
廣莫毋乃謂我輩不達也耶聊拜靈輿獻公一觴而
已尚饗

祭兵部尚書張公文

穆甫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蓋三不朽
無至為難兼至矣善始令終難乃公數應中外屢樹
異伐浙之役戡平遊獵先後大江而公出乎選拔出

明公塔移鎮宣新截萬計自昔立功鮮有通公者
之像帶之微倚馬含毫文薄先泰詩絕大曆與濟南
諸公鞭弭中原旗鼓相當自昔立言恐亦鮮有通公
者也且不以功高而有傲色不以文人而狹習氣與
顯自下喜愠莫測以方古之立德者夫何規焉公蓋
巽三不朽哉成玄之間屢申賀監之請歸老菟裘去
恰厘尾笑傲自得俄嚴巖塵遊乎八極公又庶幾善
始令終矣嗟夫公之薈菓業已劫于疆圉而公
之父采葉已表于詞林今歛其渾淪之識還于本宅
而留其未盡之聲適于凌昆岡可以含嗔于九京而
夷猶于太清也哉某等悼卿邦之隕喬微慨朝之
摧幹頓憂遼境之失保障惜詞壇之喪主盟雖知公
之物一無兩憾而終不能忘情亦復雪涕而浪浪沾
襟歎獻生芻告公之雲公其倘鑒尚饗

祭張鴻臚吉亭母易文

嗟夫吾舅去世已四月仇友人王君克至甥等乃始
知之嗚呼痛哉夫不肖兄弟數日前附書諸舅猶詢
以出世之法及移柩遄城之旦且晚歸里園聚之衆

不詎知作書之時翁已實然為泉下人嗚呼痛哉當
不肖兄弟哭吾母時宗道年十五二弟纔七歲三弟
五歲每見吾外大父母及吾舅即相對歎歎然不
出一語衫獨則跪之面始則啼之長則鬚之拾其
蟻虱者其病瘵重而進以女長而抑以禮兄所以教
植樹護者無兩不至幸而不肖兄弟漸次成立外大
父母及吾舅私相喜慰而余兄弟亦謂吾母雖不逮
養膝前之歡尚在外氏貴壚之恨萬一其擇不意六
七年間一哭吾外大母再哭吾外大父再哭吾兩幹

祭張鴻臚吉亭母易文

今未幾又哭吾舅一門之內續經頻易素車屢駕滴
淚為川酸噓成風甥獨何心能不含荼哉嗟呼庚寅
之冬猶記與翁同舉鴨子公案燒燈至于夜窓風淅
淅近寒如鐵而貌枯冷若槁木之枝茶三四易然淚
啜詰朗未日出履聲已在堂外眼毛此結淚垢滿面
終亦不顧公之苦然如此此其相張為何等景象雖
萍蓬之人猶當腸痛甥何忍言之而又何忍思之耶
近年以來不肖兄弟於此道稍知慚愧方欲抽身與
翁知商之而翁涅槃之期至矣是不肖甥之無緣甚

也天宮佛土四維上下相待何處願翁先度吾母尚

祭王老師母文

天生元老保乂王國輔以賢媛宜家休則順令坤儀
桑崇地德既開組綳六涉徑簪惟我夫子地孝天植
母也相之克興婦職浣澣澣親甘脆手飭服順承歡
殫瘁心力我師登朝慈煙素絲母也相之廢物居平
雖有六珈不忘偶慕雖有五鼎不厭黍稷泊陟中台
勳名卓犖母也相之東規競獲大計密謀時實商確

奇蘇齋集

卷之十三

十一

中饋之儀陰調鼎軸不渝閨闈功在帷幄指人勇退
夢牽林泉母也相之促裝言旋如賓如夜猶得丘園
鴻室懸恭茶妻選賢誕毓仙貞為世祥瑞妙體烈行
冥通玄契亦有令子凝然遠器胸中集博毫端鉅麗
懿哉夫人世運攸整仰藥術育至道完備仙宗儒宗
治世出世形管流輝開德靈誼生非偶然沒必有歸
珠宮瓊島鸞驂鵲飛鳳實為擅霞氣成衣示有去來
原無生死下土秋歎乃吳情耳獨念生等陶鑄師門
久待函丈休同倫世戚共惆悵未能克儉無懷愴

陳蘇薦酒涕泗淚尚盤

祭鄧南阜母夫人文

嗟夫嗟夫今天下以氣節著見堂先卒無不聞其
名而壯之者惟江右鄧南阜公而不知太夫人固有
以成之也當萬曆初南阜公甫登第時事不勝憤
懣抗疏危言奮不顧身以忤柄人杖于廷矣死頃難
血肉狼籍當是時路人聞老莫不酸鼻飲泣而太夫
人獨私喜以為人臣之義固當如是其萬死投荒
家雖散寢食瘞嵐僻諸苦慕太夫人雖心痛之然終

奇蘇齋集

卷之十三

三

無幾微憾憾見于顏色嗟嗟世之為父母者初時課
兒讀書兩望止於取科第為顯官十八仕途轉教以
隱忍城默惟恐其少激昂為官累偶遭禍患張皇錯
愕楚言滿室乃太夫人所見迥別唯欲其子為世忠
臣捨身報國誰謂閨闈中無大丈夫乎南阜公數論
事忤升乍沉幾二十年太夫人飽藜藿茹肥甘以此
予子色養都忘忘官得一意鑽研性命之學微涖泗
之源洞陽明之髓冷然飲水有以自樂至今年始膺
新命海內士大夫皆額手相告謂 皇上聖明不終

賴直臣而南華公且旦夕受劇任登要秩獲究行其所學改足翹首惟恐其晚而報太夫人逝矣傷哉雖然死生亦偶然耳太夫人成就指嗣為真豪傑為真聖賢是母是子揚汗青聞千載猶香死而不亡曰壽真所謂大年矣而或者猶以未獲生沾朝典為恨夫今古婦人女子享榮貴受榮封者如沙多生死無聞與坤木同朽惟范滂蘇軾之母耿耿數語至今並耀日月然則太孺人固不恃生封為榮名而南華公亦可無恨恨苦汝為矣尚饗

祭太常少卿趙連城文

卷之十三

五

祭太常少卿趙連城文

嗟夫嗟夫造物所施于下土者獨有災福二端莫福于華勝矣災于死亡二者相反辟則寒暑晝夜既福矣則不宜降之災既災矣則又不宜界之福即福而災災而之福太常如暑謝寒代晝往夜來不宜一日之間而災福互加使人錯愕而惶惑今君旦膺清卿之擢蘇作衆臺之人蓋一日之內其身乍榮而乍枯其命方通而方塞其家條壽而條其客忽賀而忽吊君之祿命何其奇而何其變也

太劇矣乎且君存心仁厚持身謹抑居官寬大不惟宜貴且宜壽不惟宜壽且宜有後而君春秋既促嗣胤復報既與仲祖之嘆復抱仲宣之悲撥諸造物報施之道太夫大矣矣此在行道猶為君痛而况同籍兄弟忻戚關情親者茶苦能無悵惻獨幸君長者胸中純白惻怛之意達于面目正鬼神所讚司命而厚易簪之沒趨若途入樂趣蓋鼎萬無可疑者此身後受享正不在區區世福下也莊生不云乎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夫計惜福于委和祿有無于委蛇豈君之意止豐吾儕之願望于君哉哉尚饗

祭李年伯母文

吁嗟孺人蘭房秀秀洲質外映慧性內鑑操梗行淑目無邪鵠子不聞洛報聚精辦自為門戶托身華族為相夫子敬恭整肅南北宦遊莞餘是屬大布代精管前為內勳貨壺閨慈經婢僕靡有間言一門豔穆萬生令子桂芬蘭芳沁含文錦口吐白鳳豈能自成實惟義女堂獨外訓母教滿洋鴻車之年提訓已垂

予不停書口不絕哦才名勃起遂登巍科筮仕花封
恪守慈戒冰玉比清鸞鳳數變既晉清官議愈勵
清望蔚然寔以母志鼎養方隆老嫗未至如何將嫂
曾不百歲嗚呼哀哉電光石火忽焉徂謝神智莫回
寒寂長夜高軒已塵重車先駕莫追聞訓諱嗣母德
托在同籍能無悽惻獨念人生歸盡修短一在夫貴
子賢達有餘休以此告堂室其歆不尚

祭王老母柏文

嗚呼此老母其好學不倦至于老而益勤
者耶誠有介符郡邑慈惠愷悌多而全活華校不足
為仁而懸念不足比標如翁者耶誠有歸卧林間無
淡然營以老自佚稱碩德隱行之鄉先生如翁者耶
以翁之文行而仕止別駕其於報施之理也若有而
未盡固不無疑于造物然惟其有兩塞于前而始
有兩大發舒于後而獨不見夫如履如臨如臨如履
之子森森然列于庭惜乎不獨有子也而貴甲第雖
懸簪笏迨起大奇也不獨貴也而賢皆能厥節矯行
錫躬進用世出姪探源得此此文奇之奇也公所

留之餘不盡者其靈耀如此蓋至是而始知造物之
果有目也兩微不滿者公之令子且將相繼為賢公
卿名宰孰功名震乎當時利澤周乎天下天不以百
歲益公而詎奪之去令不得目觀其威為可恨耳然
如翁者其生平之立心制行足以升濟神明方魔斥
八極神遊天地之間而又安問夫人間世哉某等嘗
得奉教于令子而季子則之進同籍官同署相愛真
同兄弟其知翁也獨深其與翁相聞也亦甚至難翁
去來自形而誠私情則不能不泯然而淚下千行
何緣莫能忘也

一函聊申猶子一念尚饗

祭葉太師母文

曰稽諸女史徵于母儀有如程母之于方進高母之
于謙之皆能擇形骸之異等因母之慈銓錫彤管型
範貴閨若太師母之于夫子皆允矣嗣其音徽我夫
子所以砥節飭行握瑜懷奇文章譬夫龍虎落沃增
夫鹽梅清通著于銓衡而宜直假乎神祇者則誰與
拓其孩提之聰導其神發之知亦惟是母氏裂綫和
允之訓琢磨其玉質而各藻其英與小子日侍臯比

側景步趨見夫子每飯未嘗不在會稽溪向而聯吾
親在斯是雖夫子之孝純于陟屺而蓋足明母氏之
恩深于倚閭矣方載家僮以爲綢繆拒壘而盈庖萃
九垓之太餼延慈母于期湖而匪意其止于斯寧不
悲夫乃今乃後夫子且據上台到鼎司握大斗調四
時千秋億載功姬名者并頌慈母之教不衰是將結
無涯之知焉夫年化六索之齡爲萬期而抑又何樂
不若適承家訊道滄交輝曰成義者失守成失子孫
不若適承家訊道滄交輝曰成義者失守成失子孫

祭原任中堂高老先生夫人文

嗚呼粵籍女國媛微彤史母儀婦德惻雅善美疇如
夫人天目毓靈應以蘭桂叙以蘭蕙疇如夫人作慚
良錫蘋藻孔閑俎豆惟茲疇如夫人在貴能降永無
重錦飾靡明鑄疇如夫人在佚能勤勞夫操作神齊
手龜疇如夫人在約能予左右統以懿貧窶文瑞
之學博極縹緲惟是夫人裂帛以聚文瑞之業鏗錫
震宇惟是夫人拮据以輔文瑞之沒實先夫人義方
無咎世澤能繩矯矯令子為郎藏省翟菲惟新鳳輪

重炳朔樂且壽如陵與岡胡天不弔遂隕發光
若遺格棧尚澤階濕夜露庭陰曉曉嗚呼象哉夫
已矣生具壺德沒垂芳名 丹詔有赫黃懷如生其
等誼均雖成聞訃慘怛矣薦絮酒有渾沽雲翻之雪
車錯之環珞永格以款音容如在尚饗

祭劉封公文

翁之少也我蘇婁說雖吞鸛吐鳳之才不足以擬其
文詞余以爲五千里馬而青雲之冀追遙不獲矣
是以芥視之第而內竹臨澁惻惻溫良造物者必
不忍負之而今其陸沉于時然用世之志雖不能酬

祭之文

祭之文

祭之文

之于身而萬生令子當吳妙之年即通籍于金閨翁
于是日厭塵緣拂心煙霞素青衫而服芡荷之衣數
十年之內花之展月之夕抱子孫孫其行徐々其樂
于子或攜紅藤或命舟不登山楫而泛水涓迨其暮
年現道習靜恬淡無爲耳依櫺乎上行先生閑道居
士之行持嚴五濁而飯蓮池壁鼓頹頹行步若飛聯
至凍梨而形容不象胡不百歲即面去而不復歸雖
化粗為細道遙淨域而祭以八世嚴敬離合之情則

不能不濟然而棲其獨以窮生不之所欲貴於而
酬者有指嗣以成之人生未死有子有子而貴同以
奇而貴而且賢贊為碩卿名臣則尤奇之亦屢受馳
封游登峻扶人世之榮華固已全盛而無虧况存而
永歎病而膏藥當易簣而令子不離左右可免終天
之悲且衡野公不日大拜天下之受其陶鑄者皆歸
功于兩自出說不曰翁之所貽蓋以見天佑善人而
始終之無兩私矣生之戚戚私情耳蓋不免于怛怛
而翁豈以為宜尚饗

晉宋集

卷之二

五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四

公安袁宗達著

弟 宏道 崇校
中道

記類

游西山一

行昌平道中風起塵飛諸峰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岸而西塞惟一壑蔥菁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巉岩陡起勢若奔馬俄儀郡王君俞君繼至俞君見余喜甚遂同至卧佛寺寺宇不甚宏敞殿各卧一佛長可丈餘爲一漆金蓋精門西有石磐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刻缺上觀觀音堂前餘石文許周以欄楯諸公政坐檻前忽聞足底作叱叱聲又類爆豆子細尋之乃石磐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磐石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游西山二

自觀音堂下穿疎木中數度石澗趾漸高莽屋石垣蕭然村巷盡見朱門碧澗是爲碧雲澗深文餘作翠碧響堂殿依山澗或入危懸數百級乃登佛殿盛

若宮室殿閣不堪遠矚登中童墳垣乃及山腰從上望都城碑觀可數復下觀卓錫泉澗小石澗東西流注方池後有亭旁有洞池前爲稻垣垣外竹可一畝炎日風颯生衆衆伏流其間至香積廚以手掬飲清冷嫩肌殿前甃石爲池金錦萬頭翕忽水面投以胡餅啜咽有聲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右軒劇談至丙夜汝成與余分榻而卧詎余近日所得金曰賀賀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聞元神與愚處神是一是神是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屬動既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前門所寶爲極則正樞密所謂重厚昏沉也汝成領之

游西山三

宿碧雲之次日拂曙即繞山麓南行垣內尖塔如華無慮數十塔色色白與山隈青蒼相間旭光薄之晶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導者曰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蘿竹柏交羅密蔭獨異他山竹度橋下魚米思二種若遺空中觀已拾級而上級十倍碧雲佛殿甚闊壯大抵西山巖若碧雲香山

相昆李碧雲鮮香山古碧雲精廬香山魁候余笑語
同游若澤碧雲為外室香山為酒樓望美化樂天宮
哉殿檻外兩山環植山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
俞君李君王君穿磴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憩下
視寺垣如墮深壑余仰視山嶺尚拂雲霄少憩于甃
勇緩登俞君跼石屑確確拒足十步一息有眠牛已
黑色余采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絕頂俯視
恒外人尺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俱若屏患環衛者山
外北何層層峰巒奮迅而出西望杳杳有水如白玉
珠疑是桑乾河俞君謂此遊奇甚恨不能作蘇門嘯
令萬岩蒼翠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大笑
此孫登嘯聲也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倦余曰此中
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籲攀蘿疾登捷若
猿猴手擎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芒芒左右視蓋遊客
既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乃飛仙可取酒供養
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跪獻遂取壺蓋通飲數巡探
鵲夷之腹無餘飽矣下飲來青軒軒前兩腋皆疊峰
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杭稻千頃皆在目中

游西山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
解泉流匯于湖浩漭潏人心胸至華嚴寺寺左有洞
曰翠華有石林可憩息題咏甚多華漬不可讀又有
石洞在山腰若窟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
百歲老僧從者素行李爭往觀呵之不能止及返余
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迺知樵兒
無語耳寺北石屏甚峻噴泉噴出其下作製帛聲故岩
泉常真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游西山五

余與伯典觀製帛畢得行余指東一山問寺僧答
云甕山余誤記石徑洞在此偕伯典探焉度橋而南
人家傍山小具池亭結棹鋤翠成置垣下西湖當前
水田密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
頽垣扁曰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予問石徑無恙否僧
茫然不能對乃共伯典闢寺後扉躡山巔頑石縱橫
無復所謂石徑者僧舍中殘石斷碣老經爬搜有一
石類磬疑洞中物相與嗟嘆久之始歸暇日偶檢游

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瘦山也不覺失笑

戒壇山一

戒壇山西山幽邃廬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有高閣可望百里渾河一帶晶瑩攬峭閣後有軒度岩上山軒右行數百步乃達戒壇壇在殿內梵石為之壇周迴皆列戒神閣前古松四株翠枝芊結霞蓋一院月寫此影幾無隙地寂可喜者松枝粗于屋柱去地丈許遊人持杯行行其上如履平道時王則之黃鶴素願升伯丘長孺諸公俱坐松丫中看月從下觀者聞喧笑聲皆疑鶴鶴之宿樹杪矣

戒壇山二

戒壇山以洞牒廬消洞尤為諸洞第一予既登山頂峰如聚壤水如曳綃頗見石脈峰腰間朱欄掩映度有異景遂索諸公梯度巖間至一途迷不得前適一僧曳杖徐行予大呼不應以手招之乃就予予問師何處人微笑不答蓋靜僧也予指檻兩僧遂前導轉山麓可里許始達洞門訊他僧始知為麗涓洞予入洞禮佛畢偃仰石榻上脚力稍復乃命小僧持燭

前引洞中嚴淨寬敞兩壁石乳滴瀝成物狀如繪畫者不可勝計一井絕深投以瓦礫宛轉錚錚食頃方歇僧云此井通渾河往有人縛一大置井中驗之果從渾河中出予再探諸洞俱奔流遂返方丈修談再見諸諸公王則之強言不煩游余笑回至戒壇不見麗涓洞與坐宣武街宅中何別洞中多簷管石可入藥予以語昭素昭素始大悔不遊

上方山一

自鳥山白起兩畔見峰束洞游人如行樹中中有村莊麥田林屋絡繹不絕饒婦牧子隔籬窺視村犬迎人至後待庵兩畔突起粘天中間一簪初疑此簪乃狀穴此徑或別有遺蹟不知身當此此度也前引僧入簪乃爭趨就之至此游人如行匣中矣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踵屢高展低方嘆峰之奇而他峰又崑崙出巖巖巖歌歌歡喜甚還觀此身有如癡螭部索潭底自以井中以身為甕雖復騰龍不能出攔其峰巒變幻有若敵樓者睥睨攔橫俱備又有若白蓮花花下承以黃狀餘不能悉記也

上方山二

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鹿盧頂頂上為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岩際庵寺皆精絕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時牡丹區間院院紅蘂沾薰游謁寺僧爭設供山肴野饌新摘便煮芳香晚菱獨不解飲茶點黃芽代氣韻土作夜宿喜慶方丈與榻者王則之費昭素也昭素莫息如雷子一夜不得眠

上方山三

鹿盧頂之右有陡泉望海峰左有大小摘星峰大摘星峰極高一老僧說峰後有雲水洞甚奇遠余遂脫巾繞衣導諸公行諸公兩手扶杖短衣楚楚相顧失笑蓋山腰少憩則而為一百二十寺者一一可指數予已上摘星嶺仰視峰頂陡崖摩天迴顧不見諸公獨憩峭壁下一物紫羅襪走捷若猿猴至則面目黧黑瘦削如鬼予不覺心動毛豎悚慄訊之僧也語不甚了了但指其住處予尾之行入小洞中石床來吟臥坐少頃僧供黃芽湯予啜罷而歸而去亦不解揮

送諸公登嶺皆稱倦矣呼酒各滿引黃昭素題名石壁蛇行食頃凡四五升降乃達洞門入洞數丈有一穴甚狹若甕口同游雖羸者亦須頭腰貼地乃得入穴至此始篝火一盞無際方縱腳行數十步又忽閉塞度此則唯瓊積玉蕩搖心魂不復似人間矣有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龍盤踞池畔爪牙靈張卧佛石獅石燭皆逼真石鐘鼓樓層疊虛豁宛然龍閣僧石左右摩揲或顛鐘聲或數鼓聲安然起立者名曰須彌場之不見頂又有小雪山大雪山寒乳飛洒四時若雪其他形似之屬不可盡記大抵皆石乳滴漉數千年積累而成僅僕至此皆惶惑大叫予恐驚起龍神亟呵止不得則令誦佛號篝火垂盡惆悵而返將出洞命僕敲取石一片云可作硯山每坐示客客莫不驚嘆為過崑山雪壁也

上方山四

陡雲水洞歸諸公共偃卧一榻上食頃予曰陡泉甚近曷往觀皆曰佳遂相挈循洞行食頃至石壁躍起百餘丈肆波黃色平坦滑澤間以五彩壁上石若

寇若挂談視似欲下墮使人頭眩脾腰有一處境境
橫結成小普陀宜供大士其中泉在膝下泓渟清徹
寺僧云往有用此水飲腥物者泉輒伏至誠懺謝隨
湧出如常故相傳稱聖泉余携有茶池茶命僧汲泉
烹點各盡一甌布瓊磐石轟飲至夜而歸

小西天一

由廬溪橋折而西眼中乍雄車鉞蝶塵路上馬蘭作
花碧微滿谷如脫籠鳥日在條絳忽觀平原外樹蒼
翠故巢吳夜宿野寺懷殿額床獨画脾稍可觀早

小西天二

九

行七八十里高峰拒馬首破脾而升至脾上則秀峰
盡出對面兩尖峰拔地起若雙乳其中一山雄峙兩
謂小西天也度此路稍坦馬行山麓上廣下削若走
屋廊間時天已暮雷聲隱隱出山腰相顧憂而至亟
走始得達東峪寺寺門白楊成林風吹悒悒夜不能
寐携諸公飲寺門右隙地地光淨似人家打麥場余
出一令每人說一鬼一虎須一二年間新事不得引
古書中記載不能者罰巨銖一客談虎旋撰說不成
章滿座皆絕倒

小西天二

是日天氣晴朗路無纖塵過洞半里許舍騎扶杖甫
升巖忽墜井凡三四乃得高曠廢休焉俯視王黃諸
公乘馬過洞若嬰兒騎羊不覺失策旋行兩重竊故
爆竹爆聲為四面羣峰間遙迴旋食頃方歇至此始
備石脾好覽石上群陡起百餘丈縫間松栢蒼生若
羣屏諸公各踞路傍一石浪龍邊見平臺援席未欄
碧楠樹在山腰如在天上莫不踴躍再涉再休凡幾
而始到所見欄栢廢欄內屋為石經堂堂供石佛四

小西天三

十

群皆嵌石刻佛經字跡疑出元人石經洞凡七廢堂
左二堂右三堂下二皆下繞圓人不得入惟近窓經
應歷可讀字有遺古者上有婆娑者此隋靜琬律師
護法深心諸碑序其顯宗慈詳自宋迄元皆有石刻
添入乃今二百餘年來無有一人捧寸石隻字其間
者佛法彫零殊可悲嘆更百餘年安知靈藏法寶不
為豪家墓碣乎余欲與同遊諸公各斥月俸增刻數
片為後來倡但遊屐匆忙不能知洞中兩缺何從俟
異日檢閱目錄了此一段因緣網上為五臺相距難

不甚遠然臺具一體按地特起不相粘連北臺甚高如蓮花在水中中央東臺亦奇臺上各有白石小浮圖乃唐金仙主所建又有巨石踰巖徑臺五臺之外環以巨嶂其石紋或類兩點或類卷雲具畫宋種種鼓法令低回難列古碑甚多人倦不能讀予猶記少時同西弟讀書杜氏庄偶檢游名山記至石怪洞相與駭嘆此靈境奇蹟何時得一瞻禮今偶以編摩際際蒙獲跟遊此洞忽落我杖屨下回想二十年前語不覺所喜通望獨恨兩弟不在側耳丁酉四月朔

朱之十四

二

游九龍池

庚寅清明余與全伯典陪祀畢循山趾而西度危橋其下水消涓涓疎林內朱門隱隱訊山中人云此九龍池縱可五丈橫倍之池上石群躍起百餘丈衡理積層道鑿余笑指曰此余鄉吳供奉所作斧劈鉅屏障也仰觀山腰黑石多類基坪余躡石躡步百餘生一坪上尚餘半席地大呼伯典共坐伯典不應余攀藤攀身欲更上顧其顏削立無安足處惘悵而返就

伯典營池邊三爵凌遊典適發伯典挽余裾余不聽猶垣疾走忽得一逗遂止受一足踏度墮空中呼童凌援偃行數百步稍平輒休久之始達山顛尺寸之間惜草百里有柏數十株青蔥似新沐探微之毋異他柏此中甚險不知何人手植山深日暮怪鳥啁啾予心悸而下

顯靈宮西閣

都門有二高閣曰毘盧曰顯靈西閣毘盧在城外正堂畫遊者月則真便于顯靈八月十四日余同王則之陶周望諸公遊月于此天漸暝俱倚朱欄東望俄吐一星大忽滿半規有頃黃金盤躍起可數尺許似破地而出紅氣艷艷射殿角俯瞰市井間正躊躇也是日周望極談西湖山水之佳麗花事之繁華痛飲極歡而罷

顯靈宮柏

顯靈宮多古柏東閣二柏尤奇幹葉上拂雲霄下掃階砌游人手紛垂技乃得入觀每與遊客列坐其中如坐昧幕內雖當炎夏了無暑氣日光不穿影簷色

淡有顛月夜自余與汪靜峰無命和尚遊此始與此
樹相識今八九年矣每夏秋之交必偕友人遊幾次
余嘗謂戒壇老松城外奈子飛頭靈柏可稱丹木中
三絕又兩真官舊為師弟今兩祠相對故生此二柏
隔之道士六

三聖庵記遊

德勝門內東偏有公田若干頃中貴治之引水為池
以灌稻池數里綠楊垂簾一望無際池邊一處曰三
聖面背背因門前古木四章身如青銅亭亭上

翠可愛殿堂不甚崇然極雅麗丘長孺云此庵體製
及像設俱不俗酷似江南佛刹庵西隙地方廣如庵
豆棚瓜架楚楚整潔東行數武有臺高可二丈臺上
有亭一登此臺則畦隴之參差林木之掩映佛宇之
稠密城樓之雄麗橫簾目前庵主秦人王則之同里
也治齋藪亭上邀則之及子輩適几上有圓覺銘乃
取首章相商詎庵主說旁挽牽話柄刺刺不休予語
之曰此經開卷便說妄誕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
為自心相師止有一心一舌頭已被佛打斷林辟更

將何物講經僧不能答乃不敢復言諸公是日快談
至暮彼哉一疑此迷一確不能悲記矣

極樂寺記遊

高梁橋水從西山深澗中來道此入玉河勾練千尺
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堤上水中兩波相映綠楊西
行樹古葉繁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餘岸北
佛庭道院甚衆朱門紺殿亘數十里對面遠樹高下
攢簇間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間極樂寺
去橋可三里路遙亦佳馬行綠陰中若張蓋殿前則
白藤齋集

牙松數株松身鮮翠嫩黃班剝若大魚鱗大可七八
圍許殿日曾與費思立諸公遊此予弟中郎云此地
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云以為然予因嘆西湖勝境入
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
段情障乎是日分韻各賦一詩而別

三忠祠記遊

出崇文門二里許為大同橋水從玉河中山橋下水
飛珠濺玉若松梢夜聲林間枯棹相續大顯山庄二
三園亭依澗臨水小刀從几案間過補此為鹿園方

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樹偃仰與高塚相錯每客至則驟馬驚鹿以為戲數武即朝日燭煙外古松萬株森沉蔽日都人所為黑松林者也韋庄在橋上南此相去四五里門外路逢甚佳清流一線綠樹如城遠望林木陰翳不知幾百重垣內寺館俱新整而臨流一亭尤為遊屐所聚蓋嘉其疎野空曠耳又有秦子樹六相近帆屈離奇陰如數椽屋三夏葉密時列坐其下微雨烈日俱不到袂余同友人送客三忠祠友人與心開喜遊無以日長無事故得偏步然皆寓

目而去未暇周覽聊志其畧以俟異日乘暇再遊戊戌四月十四日記

錦石灘 以下叙里中舊迹

余家江上江心湧出一洲長可五七畝滿洲皆五色石子或潔白如玉或紅黃透明如瑪瑙如今時而重六合石子千錢一枚者不可勝計余屢同友人泛舟登焉淨練外繞花繡內橫列坐其上似在瑤島中余嘗拾取數枚歸一類雀卵中今剖黃二色一類金一類青紅色紋數道如秋天晚霞又一枚黑地布金彩大

約如小亭將軍山水人物東坡怪石俱備述殊覺平常藏箴中數日不知何人取去亦易得不重之耳一日情諸舅及兩弟游洲中忽小艇飛來一老翁向予戲手至則外六父方伯公也登洲大笑著等語我取樂次日送遊錦石洲詩一首用蛺蝶頭字跋詩尾曰老懷哀楓不知兩云若為我塗抹韻一字不由公可嗟夫此者歸去欲再觀色策不可得矣

岳陽紀行

浣石青至岳陽水如明鏡山似青螺蓬處下飽看不足竄奇者墨山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餘里稍盤旋山下日朝出于斯夜沒于斯旭光落照皆共一廬蓋江水縈迴墨山中故帆檣鏡其腹背離行甚駛祇覺濡遲耳過去陽欲進洞庭為大風西尼李弟小傭秀才為詛柳秀才父多語薄暮風極大撼波若雷近岸水皆捧為白沫舟突噴李弟回聲柳秀才報復耶余笑曰同袍相調常事耳固大快明日風始定

嘉魚紀游

外伯嘉魚縣訪李修事景晉景康廷杖歸時三年矣

一見喜劇欲狂握余手曰見其信人不渝宿物攀接
痛飲至丙夜時劉時初平倭報甚警景善懷慨談兵
因訊近日人才余曰人才吾不能知第有一切喻仙
鶴能為臺榭點綴光景然決不能耕田負重猶能逆
水簷鷹隼能致野味然不能禁其食腥噉煙通此則
滿世界皆人才矣景善亟賞之明日遊近城諸山山
石枯槁山樹森勁水直行山下無纖毫紆屈大物俱
類景善之為人留二宿始別

大別山

江漢會合處大別山陰然若巨壑停水上晴川開瑤
其首方亭據其背迴瞻遠瞻閣不如亭子繁羅坐亭
上則兩腋下品晶萬頃舟楫順逆皆掛風帆如蛺蝶
飛隊上下飛舞遠眺則白浪百里皆在目中浸遠漸
細咫尺會城千門萬戶魚鱗參差峰巒層疊余住山
中飽者二日朝則炊煙暮則送照濃淡掩映備諸夏
態獨訊鷗鷺洲不知所在余因嘆稱掛局儒三寸
舌輕將虎鬚其死千鈞錫翁手固無足怪所可恨者
阿瞞蓋世奸雄謀士如雨猛得如雲而孔北海以一

橘急書生薦何說平卒使之喪類狂喪身失命豈惟
不識會公不識衡矣

龍湖

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
漢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靡石激而為潭潭深十餘
丈望之深青如有龍眠而上之附石者因而蜑綠潭
存安兀一率中央峙立青樹紅閣隱見其上亦奇觀
也潭右為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每一
覽目則忘憂諸山森然屏列不知幾萬重余本問法
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與尋隱石首
相侔不意其東石出奇至此也故識祭已五月五日
記

江上遊記

蜀江數千里奔瀉至吾邑洶湧澎湃如決壘而東平
沙一望皓白粘雲明月之夕翻金釵王凌櫓目睛估
客舟櫓畏水險急不敢泊此貿易既絕民居亦少以
其近城而又去居人遠故邑之士大夫得以游而樂
焉長堤堤內是為艾家堰堰背城面市左江右湖烟

水支羅地吏闌窳中有亭駐方廣幾丈余與諸公看
月江上閒步至此惟學湯嘆曰嗟呼此故鴻臚何君
堂明亭也何君在時柳客滿座條肉喧闐不二十餘
年而其歌臺舞榭平者蕩為深水高者積為長堤又
况歿客之殘客與惟學易習鴻臚用是感嘆實深然
余邑為江水鬻夏遺日甚每一出遊則江上屋廬故
態十易其四五猶記少時隨大人往儒學便道謁三
聖寺及武侯祠出城尚七八里今江流割城而行幾
無遺觀之地實為蛟龍窟宅更應十餘年豪傑如
蘇軾集
卷之十四
元

二聖寺遊記

甲午清明諸葛率余兄弟出東門踏青行二里許至
二聖寺忽焉寺僧具恭菓仍出余少時題詩每清
燕駐似觀古人墨蹟不復知為少時筆也寺有辟玄
佛牙方長寸許四凸廣如古篆又有宋費叔使有勅

額畢若新僧為言往有趙松雪羅漢卷已入故相家
今存其贗者其松雪金雷蓮華經圖在紙筆法縱橫
且無款識恐亦贗本覽畢出神房倚門外棗樹中間
僧二聖因緣一老僧答曰二聖事載芬陀利經中其
顯異則始于唐此中老宿相傳唐某年邑令與沿江
居民一夕同夢神人來告明日當候我江干次早官
民相驚候江上有沉香二根逆水而上相率牽挽纔
至岸忽行者自西來云此木奇甚然非我等莫能雕
飾乃令官民移至安遠寺殿中開扉七日淫霧迷空
忽蘇軾集
卷之十四
元

朝暮莫辨七日以夜忽露光明啓扉視之則二像宛
然夾佛而立大約如世所塑金剛威極異常而杭州
有商人某者舟出楊子二童子亦附舟至暮謂商曰
今夕當為汝牽舟但莫相窺行即遂也至夜舟行若
飛耳遙聞風濤聲商穴篷窺之惟見二金剛快甚
而相懼甚不敢復窺比曉舟已達寺傍聞知為南郡
公安蓋一夜行三千餘里矣商大驚起視寺中佛遶
兩立二像即昨日挾舟人也商愈駭方欲瞻禮未立
化像前衆僧聞之競來瞻禮商頗忽長照空而顧

假若龍形食頃復活告衆僧曰吾二聖護法龍也二
聖一為青葉譬如來一為盧至德如來皆過去恒沙
劫前寶藏佛授記五百童子之二應百年後吾肉身
當有雖然不敢加害受三百年香像肉身方歸劫火
言已復睽衆僧為涕其軀祀二聖修即勅所謂黃衣
使者也黃巢之亂賊見像抽矢欲射像忽汗出若兩
賊大懼引兵去一邑獲全至宋某年寺果火年月一
如所記余因嘆佛法在周末時芬陀經之入在六朝
時而青葉盧至之跡顯于唐者與經所說若合符券
鳴何其奇也同游俱攜有酒肴布席門外樹下各賦
一詩而歸歸憶此古佛獨顯異于吾邑而他處招提
即未見有供二聖像者亦法苑中一僻事也遂篝燈
記之使局士觀此知佛法廣大不可思議

南齊書

卷之四

三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恭校
中道

笑癡類

答梅開府先生

馬頭數語略識英雄皮毛寧夏之功始見英雄面目
去年見龍湖談及足下始得英雄神髓英雄之難識
如此不肖近攜兩弟都門時時劇談間有一二語可
聽者恨不得請足下下耳

文
卷之十五

三弟愚兄弟中白眉也阿兄頗心遜而稱賞之德有
謂是癡痴之好豈期足下之偏嗜乎劉晉川開口見
吾意見足下德不肖而取正以其無意見耳世之一
生談禪意見熾然者不少如晉川之脫洒亦自可喜
也知足下眼空世人然朋友寔難何可備責愚兄弟
寒燈劇談聚多孟浪之語語雖非筆楮能盡無由請
足大方于里同心鑒之替外當不俟耳聞矣

答編修吳尚之

來割云年來實見全體顯現而根塵偶處遂為物轉
不知足下自早起至晚是根偶塵耶塵偶根耶根塵
偶時根名物耶塵名物耶為物轉時塵轉耶根轉
塵耶此全體受根塵轉耶不受根塵轉耶若受根塵
轉者不名全體若名全體亦決不受根塵轉矣足下
遂為物轉一語成塵說矣願足下明以教我近來學
道者多半是塵脾大半欲人說他志願高遠有道
便作官而已獨足下眼睛如此其于作官一念想已
灰冷如今真容實證續佛慧命者非足下其誰弟塵
緣不斷好名好官都是眼明作祟然則足下兩眼是
足下功德天助道品也一笈

禪壽亭母舅

三年之間時時聚首暢飲極盡山林之樂將為此趣
可要之白首而微尚不堅毅勿就道寒月長途嚴霜
摧我髡髮朔風鎖我骨亦復何興而盤躑不休遂使雪
心齋前蒼苔無色綠為笑而猿鶴怨盡未抵濁河而
意已中悔矣且年來放浪詩酒社中腰骨漸粗意態
近傲昔年學得些兒棒折盡情拋向無事甲裏依然

石浦河東生矣前偶有詩曰狂態歸仍作學譎久漸
忘蓋情語也千萬莫輕易出山囑獨

答汪提學靜峰

趙侍御來得手教相與撫掌大笑再三把玩心癢雅
禁即日作一答書而憲臺森沉無敢將去者今復得
手教名言滿紙益修密行不被人觀破尤是妙語正
與弟前答書相合但兄說得渾涵而弟說洩盡即
此便是弟不能密竹處也此箇密密閑寂惟兄能知
之也惟兄能行之弟則行解絕不相應三復手教益

卷之十五

四

增幾歎云暇暇度日四字正為弟設兄官業繁華
品望日重惺惺不足以盡之况昏昧子畏背舊侶獨
一蕭玄圖王袁白歲月幾何良朋難得茫茫宇宙尋
素心友易尋怕死友難即如玄圖袁白二兄性命見
解較良背時固大違而生死恐怖較良背時則漸還
矣大抵二兄與弟俱迷不出昏瞶度日四字兄惺惺
者幸先度我猶憶客歲諸兄夜集談及去我相之難
弟應之曰諸兄終日波波為人犯我撇在一邊安得
談無弟願世人且有我相譬如世人重金銀者

深高惟盜是虞何也有金銀相也世人若有我相么
急急急忙忙尋一片安頓處肯任阿旁獄車負之而
趨哉若真欣容祥此時卑卑只有一箇疑如一人與
萬人敵相似至于要修密行兄意不過欲遮護得十
分完好此于作官及應酬世人甚安打散生死尚覺
未穩如何如何弟此論甚迂聊補大教之所未及風
便更望教之

啟王荊石座主論方家居

恭惟老師閣下淵源貴山學採劉與承天而為一柱
砥柱以前百昌九夷八蠻咸訊冠公之舉動兒童走

卷之十五

四

奔皆知司馬之勳名至于進退之間尤履禮義之正
初則安車屢駕尚躊躇而未前既而溫綸載頒始瞻
然而就道東山再起謝公果慰夫蒼生震器既安留
膝遂托于黃石成而不宰去之弗居歸山而道彌尊
晦迹而望愈重惟鳥衣之舊第即綠野之尊堂持膝
情于雲霞寄達襟于魚鳥斯可謂功成身退未行天
道者矣宗道謫勞之才綴下之品昔泰薄技遂荷甄
收拾之棄寵近于函丈身登北野之馬哀其長鳴人

非南山之銅施以鎔銷此之為純銘刻為銘特以陰陽為患霜露但侵因抑肘之忽生守蓬戶而未出是以老師還朝之日曾不得與望塵之衆滿筵台旌及歸里之時又不得從祖帳之末送聯翩彭歲月冉冉心旆遙遙去年迫于父命復就微官率御無泥馬帳迥隔過平津之館猶想光儀望吳會之雲徒深仰止斯宗道所為日夜懷歎夢想為勞者也緬思老師此世之業已畢出世之道雙修直窺涸涸源洛之源參

牛蓋面之說久請實所已得列珠如宗道者於

數年學無寸益公欲稍窺性命之理少副賞鑒之精而猶植鈍根欲從未由老師之憐而教之耶方有入場之役勿勿具啓附候臨諸易任悚仄之至

梅開府寄黃觀

生平嘗恨未得飽啖此味乃大中丞令兩力界至滿案盈俎皆是物也書生一生未嘗得此雄噉也第損

郇厨太甚耳

劉都諫
二三兄弟十載之中把臂扶掖無定矣然諸丈道

路備阻會晤維艱固無足異者獨仁兄所居去都門甚邇而不得一遂良晤跬步之間有若天涯倍令人相思如渴耳昨夜開佳釀烹魚調蔬既醉且飽恍恍曩昔過從高齋大嚼時情景獨恨無主人相對舉觴醉飽之餘懷思彌深奈何奈何仁兄安坐擁琴書吟嘯自適懷抱甚暢願奇偉高名世人所急東山雖樂恐不能長留謝安石也

梅開府

天下詞客文人欲為詩歌稱功頌業而不可得即披腸錫吻曾不滿大中丞一笑今不佞幸藉筆札之役少寄頌嘆深愧樵樵不能藻潤天言以當台意而門下願先之以華贖重之以厚賜是詞客文人極不能得而一推舉少文之失乃緣蒙之能無覲顏也

陳學博

士固有文不工而不見收者有文工而偶見識者今足下之文佳甚而不佞不願免拙目之請寄二者何居而後足下困吟壇乎豈不佞過即抑更下之數

耶出閑渡得觀芝宇愈令人悵惘不可言或者造物之奇不欲廢是下卑第耶不佞所望于足下者蓋甚速幸勉旃自愛

湯養仍

一別遙隔歲矣王子猷青耗是下名聞之耶此君神獨骨勁雙眸清炯有壽者相弟即聞名未悉信備傳者非謬則是物名太不憚才矣何論世人之下久淹墨綬又莫憐也以弟觀足下如世說兩刻文學豪英詩話蓋總具之而取名已太過官路升沉自不必論不佞是世間真有楊州鶴也

黃司業教卷

不聆仁兄笑語垂一年花下清尊燈前雅譚俱為夢中事矣仁兄坐舉北海內青衿圍繞又手誦曉鳴通覺人建樹甚偉而弟也碌碌如昨累經短長之教言之汗顏手教遠及燕之新刻甚感高雅展讀新課不能去手既羨海內奇士之衆又羨法服實鑒之精仁兄造士之功此其一斑矣

又

橋門士皆海內名賢莫不長號聯命足下至貴倨也而凡席之間左視右眺無非名山仕宦之樂與詩話之趣一日而有之安在哉聞無楊州鶴也弟入春來拈括蠟查冗瑣可厭窮此忙會與病甚今尚平之累幸粗畢從此五嶽之遊不作障難矣明年有些小初秋拈藤泊燕子磯下者吾兄試屏八鵬訪之則手教兩約一觴一咏同此襟結不旦夕可踐耶

答陳徽州正甫

願重園籬隱同臭味者兄及汪靜峰不佞弟耳餘令

卷之十五

兩兄并戲兄第三人者得朝夕聚首餞口劇談盡非人間第一樂事然此所謂法喜禪悅之樂非人間樂豈惟人間即欲界諸天名不得望此樂以故不避不為造物之所妬而萍分蓬散慨然各嘆一天矣二弟佳有書來云自到吳中久不見偉人得晤陳丈是日復知有朋友之樂三弟名以白岳良晤誇我當此之時若令袁長公得此不知又添幾種雅談矣若雅事矣潘雪松亟稱仁兄治行道人作用圓應如此未論又云時取圓覺諸經尋擇既作諸良又圖作佛此

擬黃諸君子所未夢見也近同參諸兄看閱覺白文欲弟強擇數語不得已隨着臆識今抄首章請公普人錯一轉語罰作野狐弟不知當作何等極佳惡寄一二規寓怪不為貪也

李卓吾

忽得法語助我精進不淺又得讀近詩至白盡餘生疑單存不老心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使我婆娑起舞遊數行下近作妙至此乎豈惟學道不無等水父子日與翁相聚想得大饒益焦將國常相會

金瓶梅

卷之十五

九

但求得商量此事陶石貴為人絕不俗且趣向此事極是真切惜此時歸里我輩失一益友耳王素白是一本學道人此外又有蕭玄圃黃慎軒顧開雅諸公皆可謂素心友因手教訊及故云又諸兄常論及一貫忠恕生戲作時度一篇誼錄一紙請正二舍弟病歷三月幾殆今始愈已改教矣

又

前得沁水書即日作數字奉報不知沁水人能垂便寄到雲中不孫武子註今日過一友人齋中始得見

之勿勿僅讀得首一序此等真文字惟蘇長公有幾篇相近餘未之方也方同諸兄遊上方歸繞轉馬

簪小休榻上忽見案頭有翁書展讀一過快不可言又得讀與焦弱侯書又得讀四海八物日力倦而神

不肯休今日又得讀孫武子叙真可謂暴富也兒也近日間中隨筆記兩見兩說將百餘段不能悉寫請

教聊抄數章博一笑二弟常在八九月間謁遊三弟在家閉閣作時義前有書來自云央中然未知命數

在否不接讀他人文字愛應德讀翁片言愛讀

金瓶梅

卷之十五

九

病瀉甚久裁候甚疎心則朝夕左右耳勝味為空為字從來未有如此解者未有如此直截透徹者為之一字正是今古學道人銅枷鎖鎖一切解出緣覺長為修證古德柯其重厚隱沉此是通身跡跡坐在為字中者即如入地菩薩見性尚隔羅縠是么未識

又

病瀉甚久裁候甚疎心則朝夕左右耳勝味為空為字從來未有如此解者未有如此直截透徹者為之一字正是今古學道人銅枷鎖鎖一切解出緣覺長為修證古德柯其重厚隱沉此是通身跡跡坐在為字中者即如入地菩薩見性尚隔羅縠是么未識

畫晦昧蓋一為見處便是他一為為處一為為處便是他
一為晦昧處也所以楊巖經末段由畫色陰方
畫受陰由畫受陰方畫起陰由畫起陰方畫行陰于
疑晦時正隨在識陰黑暗區中裏千為萬為博得晦
昧則太何差之有哉顧安得謂唐長舌頭國通手腕
將此全徑注釋一過手第恐後溫陵註行前溫陵註
無處截買耳一笑一筵雖然晦昧為空此是古人禪
病雖令人禪病也以不肯兩見今世學人其上者惟
積一肚佛法包裹沉重還嫌禪學疎淺鑽研故終不
休此等人心是為有何曾為空乎又有種種禪說
我學禪學通其實昧昧兀兀接客之暇籌計家私飽
飯之邊算量資俸三乘十二小教一字不看一千七
百則公案一語未聞若此種人晦昧則儘晦昧矣但
是晦昧為有不是晦昧為空耳茫茫宇宙覓一晦昧
為空者且不易得何況絕學無為者哉今歲天氣不
甚熱雲中地高氣爽清涼當更倍此院署敞豁想見
居士拂拂中丞綬帶高談之狀甚愉快也家弟新刻
上復翻翻自喜前于一友人齋頭見之待渠寄到時

當寄覽之

梅開府

以門下之功以門下之才若望而欲高踞人外萬無
得遂之理今世累如一大船在驚濤中只靠數篙老
長年有不得出者又有欲歸者其素若生潮何處處
好徒赤袒游不必寄侯印歸山中也適有喪女之憂
叙勿附此言不暢心惟斯聰亮

馮侍郎琢菴

感也展對教言慘惻怛而不忍讀顧太翁立德樹
錫又以精誠感司命延屬續之音甚哉閣下篤孝之

功已足不朽生榮沒哀亦可無憾而未了之志不竟
之業則屬之閣下偏閣下以沉痛我推瘠過甚非兩
以安太翁于冥冥也為太翁為吾道為蒼生抑象自
愛甚幸

陶編修石簪

得兄與黃慎軒書知近日杖屨在天台鴈蕩間同遊
者為我家中郎昨游義峰何峰家高何洞家奇相對

作何語會何異人幸一一露示小女以產後病死思欲出游遺此苦懷棺歛畢即同王秉白黃慎軒游小西天游上方寺小西天后徑洞近窓者可讀此自是震旦山巖第一勝蹟有雷音洞中四柱俱生成精加刻畫為千佛像四辟皆刻經其顛有五臺北臺最高如蓮花在水中央東臺名奇五臺相近一日可遍同游者以為希有矣及游上方則小西天尋常培塿耳相去不止蓬壺之辨也大物此山從龜山口起兩山相連洞水中流茅屋麥隴俱在澗邊惜矣早間酒食

同游瘦小者名頭腰貼地乃得過況不依之麗然者哉既入此口篝火一望高廣俱不可窮際矣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閉塞歛辟華曲而度異狀奇形不可悉數有潭有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有龍盤池畔又有卧佛頭甚似佛石獅子石蠟燭石鐘鼓叩之真鐘鼓也又有玲瓏塔梵山須彌山此山絕高不見其末又有石獅子洞銀屏銀山雪山石羅漢石橋其色皆正白或如密脾或如蜂窩甚高廣驚心賊同

遊者有誤東南名勝者名嘆詫稱奇贈遊此者游洞者尤少以故無名于世即我輩亦但知有小西天不知有上方山也遊晚甫畢入門雁即少休脚力而盛族太學君未索書蓬首信筆作此奉報心嚙欲言時迫不能傳後弟某報長勞殊無主試與僮中書見許八月間出入盤山一段因緣游畢當再報也足下選勝于南我輩探奇于北聞知世間大有閒人一笑一笑二弟不知尚同游否索書人甚急不暇作家書倘相報以此示之見弟近况耳

又

吳越間名山勝水禪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茗佳泉被
兄數月占盡真不虛此一歸而弟也踰一室之內
婆娑數樹之間得意無慮可說離后間世似處絕崖
斷谷耳目所遇翻助愁嘆乃知世外別傳甚于衣食
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岑寂中詩家弟詩則如龍鶴
鶴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即掣條裂鎖與之情飛
家弟書云石簣無日不禪間一詩第無日不詩間一
禪禪即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枚履而至應有紀述
併乞錄寄燕中求友太甚艱難近又尋得一人曰顏

齊東野語

卷之三

五

與朴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腸深淨
眼界太寬葦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出口讚嘆令弟
今秋端得偕偕計入都可潯晤談矣社友顧恭黃楊
木禪非是不聰明不精神可惜費費向詩文外神聖中
去一時而散間山萬里從此耳根恐不聞性命二
字談屢愈談生履愈生太可慮也謝宛委從塞上未
別談二日稍破寐安情便別云拙詩數首請正聊見
近况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宗道著 宗道 校

箋牘類

董章丘

家弟叨附籍未則不佞于門下兄弟也得藉筆札之
後少散世誦之道喜幸甚幸爾門下火休卓魯公女
苑班馬即所惠新刺邑乘無德三長猶羅百氏弟也
展讀數過不過仰警海若倘然小巫曾未握管而氣
已先索矣非不竭腸臆以終重委而弱筆所限語不
暢心每一念及汗流達踵復何敢當華翰之懇至僅
觀之豐腴哉拜領程儀少副威雅至篋篋重禮例不
敢當謹附使牒上不恭之僭伏覲 函完

某邑令

諭貴治人情有知人言不佞始為公懼惟為公喜懼
者懼衆情之難防衆口之難調也雖然處此地者能
使難防之情不忌防則過此無難防者王得諸愈登
金得微愈精數載苦心一生得力此又不佞之所為

公喜也足下賦性爽朗真誠開口見心行事從容
無滯局態此不佞所素服以此治邑決能使士民無
疑歡然信懷真無庸過慮過防則多事故危
機可和融而況人乎見足下滿紙肝膈故不佞亦搜
露心膽能諒我也

大人書

孫女已時情極難堪三日後即同諸兄遊城外諸山
胸中鬱毒得山色朋談漸消熱去此亦嬌情養生之
法也此時中堂已准辭試差須有良友相過談學賦
詩情懷愈覺暢快大人幸勿慮我聞三舅亦罹此苦

中載群集

卷之六

男舉子屢矣倏忽俱成春夢恩經愛錢何日是了宿
世冤業乘便出現條見條沒令其割刺為般以酬前
憤酬則從他酬若則不可被也若三舅相見時望取
此然出觀旋溺底佛勸落水羅漢亦可笑也二哥有
書來正同陶石晉遊濟雲山自云過真州度夏新刺
大有意但舉世皆為格套所拘而一人極力擺脫能
免世俗之議乎大抵世間文字有喜則有嘆有極喜
則有極嘆此自然之理也男近日移居王東白新房

其房有高樓可眺幽齊可憩而苦者一年之後使當
別卜此時欲買一宅而囊無剩錢又耻向人開口恐
終當作人家店戶耳水到渠成若不足慮男賦性真
直肯體不媚以此寡過亦以此招憎惡之族遭兒女
之變杜門時多交游益寡則應酬殊此皆宦途之所
不宜而男犯之至于恩愛變機誰能強解而在巽右
啼視驚神傷為養生累良不可言以此作官一念其
同齷齪徒以二哥既已解令就一片吟鞭而兇獲尋
終不能作倚門行徑也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
東流水是男意中事矣

答江長洲綠雅

家弟既有錦帆集矣門下可無茂苑集乎集果行不
佞當惜駿競語庶幾賤姓名托佳編不朽意在附驥
不耻為繩也家弟尚未拔家不知萍踪近在何處音
耗不通業已半載微仲真蹟難得其故山谷老人者
尤難得明窓集凡沐手展玩神采奕奕射睨一室塵

土胃腸為之一沈十年夢想虎丘茶如想高人顏士
千里寄空費親善雅恰如故人萬里歸來對飲之語
不覺方弟之愉快也弟僅有一女適人匝歲免于產
病博雅難堪兩季當事見與聽辭試差安按一室良
暇時來一觴一詠消結滯鬱恩終愛悽日就輕微卜
妻之病庶其免矣知門下令我故樓及近懷

黃樓軒

過從之興都為愛嬌畏暑春之可美可美及下去
運決耶果爾蓬蒿之迹羊求俱遠是晨月夕踰蹤真
通哉言之闕閏十七月尚佳當煮茗治過從者將
部庄對芙蓉聽二高士應談大是快事然須廿日以
外可耳願生如此骨相如此危症恐多凶少吉奈何
奈何

接開府

李孟白未得常聚談甚快凡人聰明者多欠真實此
兄既聰明又真實大是難得再云諱師何人乎既是
諱師說得天花漫賺恐亦與本公事不相干涉也
母舅遜亭先生

家僮未知我舅尊又還卜夏之夏苦哉毒哉甥止有一女耳且極慈父母視之何翅掌珠而今一旦委諸塵土矣傷哉甥一生遭際與吾母舅無不似者似舅即賢甥又何名如此似耶

涉津徐人來又得舅尊手教披讀一過使我心飛
在亭中第昨鄰城人云吾邑水患極毒破壞城寨
爾則雲在亭前紅花翠竹恐不能無恙而詩朋酒
友免難廣隔吟當奈之何家中久無一音日思

越臺可慮者甚大不止屋廬田舍而已然譚恩浦中
 居人如舅尊列位及家大人福德福相皆萬萬可以
 無恐且破堤衛城非食頃使爾當有洶湧先聲而浦
 中居人皆屢憤經者豈有安坐待殺之理則公不足
 慮矣遷驟一事真足切要然已付之不該非是畏邑
 中多口蓋知事大難成耳近事大可憂每入直進左
 掖門直望見凌山殊不成景象幸 聖意稍轉起用
 行取次第舉行洪此轉哭為泰安知非祝融之相也
 甥以文字傳投典在華札雅切杞憂奈何能為肉食

館中兄弟漸至晨星蒲玄圃又攜年姪年侄旅撫西
歸矣幸劉濟滄趙準臺二兄一時同補數暫長安差
差冬齊弟罪業深重波及骨肉兒女喪盡孑然一身
命在旦夕卷之一六
海連之妻倍于玄圃仕宦一念真同啗蠟不久當歸
田作治下老婦眠也

簞燈讀兄書愛我憶我更私識我乃知世外交游鍾
情更甚豈比塵中朋俦朝而握手暮即掉臂者哉兄
歸山中焚香啜茗寄意琴書取樂急急真不減飛天
仙人惟願欠酒之暇無忘却著從本願時原大慧中
峰二禪師語錄置茶頭朝夕相對弟令法侶益稀荆
扉日掩白蘇齊前州深一丈太惟時此二老友賸話

室內法喜禪悅之樂第與兄默然消受雖關山萬里
太不異刻刻對面也

答王袁白太史

吾二人心神契合起念共知出語同賞有如形影
步同之古人所稱膠漆方者二人尚未親切也吾兄
行矣與蕭玄圃赴華臺貴懷軒諸公相往還尚有老
成典刑之意乃今諸兄先後飛弟雖居城市何異
孤島十數日中與願黃諸公一晤談外其餘卑皆杜
門下捷聞眼跡昨日也前兩湯兄書及和詞等是朝
讀一過兩腋翻翻真如龍鳥觀秋牛破雲而飛一月

徐惟得

卷之十六

七

前聞泰山逆裂里許正赴兄遊履相值不意窮幽極
疎疏危飛揚旬裁賣弄如此難然楚中名山甚多弟
明歲且歸左學中郎若學小修狂談浪語比吾兄此
樂當百倍彼時兄當更羨我也弟戴星幾一月矣數
時又有未了制辭須要完結朝而戴星夜而篝燈伏
枕安眠僅得二更此時方匆匆寫無半刻暇而溫
君下顧云有便郵信腕信筆竟不知作何語兄以意
會之可也又二舍弟新刻甚可觀今奉寄一部知兄

讀此又添數日喜歡也

徐惟得

不肖生平傾軋大雅幸生同時同里又在仕籍而宦
跡乃若相避者何鄙人緣薄甚也然得手教展讀數
過讓想眉宇若談晤然豈前生苦提因中曾信伴與
遊耶人外之契不介而親豈必把臂乃拚舍蘭哉不
佞疎野之性丘壑之骨戒力不堅輕擲辭袖走城市
間如龍鳥擺尾未嘗一刻忘故林而冲漢館十惟絕
念我鄉思何時得結廬傍玄亭使漢世此王無功
仲長子先二友並觀乎

徐惟得

卷之十六

八

王袁白

量津來又得手教且喜兄白日能作寐語真比往日
王袁白不同往日日是無病的王袁白近是有病的王
袁白乘此知痛知痒時節恰好用針可惜西京無此
等好醫人也笑笑明年春抄兄幸早發弟謹薦而前
茶于小竹林候兄也今郎近日文字想奇造與阿翁
談禪否聞兄有遊太山記幸寫一本寄我

李宏甫

不肖自入道以來即着官職大小兒孫有無都是頭
上天公掌管原不費人纖毫氣力所以四五年來頗
是心閒然既愛閒微亦復不能受苦擔勞學道浮淺
未平此今秋乃猶自奮迅期將自今三十六年以
後歲月供養諸佛決不以一知半解自安或仗長者
開示有未到罪戾之日亦未可知蓋不肯根能力務
百不如人持此一念堅實長遠之心庶幾將勤補拙
眼見同衙門同年同時皈依佛乘者已被無常擒却
一之與時雖欲不費願努力亦不由我之不肖疎
懶交游極堅獨坐兀兀又苦懶倦尋得三四朋友同
辦此事數日報會會時亦不說禪說道惟以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自警警人警省一番精進一番此近日
功課也會中諸友有資性聰慧者亦有發心真實者
大抵不能相兼會稽陶石簪極可人恨其人體羸多
病不能受苦今又歸家離羣索居不知此後精進常
得如往時否翁明年正七十學道諸友共舉一帛為
賀蓋翁年歲愈久造詣轉刻此可賀者一多在世一
則多為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賀二翁幸一笑而納

之勿孤諸公供養之心可也

答陶石簪

弟今春移居焦澗園房子庭上花正開忽二舍弟至
遂坐花下劇談至三更強半是託陶石簪同遊西湖
事此時月照亭花清瘦冷淡恰似對石簪面孔也賢
伯仲隔門恭捧精進勇猛令我無欺不知此時參得
如何三畧惟心萬法惟識一語以無可疑者便令解
不得云無損縱使解得中甚困也吾輩學道雖未大
悟至于何向圓心上卜度邪聲求外亮明伯仲
作此豈勞彼倆兄但于東山水上行麻三斤乾屎橛
裏穿破此等語言是甚麼鶻鼻布衫破驢脊背古人
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又云制心一處無事不得弟
近來止止向無字上做工夫此小光景見解都不認
著只以悟為則大決不敢嫌此事淡澹更去尋枝葉
也兄以為何如

答同社

從古大聖人一生僅辦得一箇愁字何也人情固不
甚相遠也故眾人所有者大聖人所不能無衆人所

無者上聖人兩不能者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有
故不難人之有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無故不責人
之無與天下同其有無故心也乎不以所有而無者
責天下故一切皆平故一怨而天下平矣若夫賢知
則不然衆人之所有者已決欲其無衆人之所有者
已決欲其有祿取而不知其非有也又假而不知其
未必無也不知其非有必欲強天下以皆有不知其
未必無也欲強天下以皆無胸中不勝其峻峭待人
不勝其刻則則自身求一日一時之安樂真不可得
而况能要人哉曾子曰夫子之道遠而己矣非僭
說也觀其兩作大學一書至論平天下之道只一絜
矩畫之矩者心也絜者推此心也起也夫孔子七十
歲始能不踰矩是孔子垂者而始能起也兄獨奈何
輕言怨哉

又

朱教云乾坤是一大戲場奈何戲戲為整人子哥禮
此論甚高不佞竊謂禮者世界而賴安立何可易談
且就兄所稱戲劇喻之林生者自宜和雅外自宜老

或官得自宜雄壯整肅丑末自宜跳健恢諧此戲之
禮不可假借藉令一場之中皆傳裏拖粉滾滾而叫
笑不令觀者厭嘔乎然使作戲者真誠已為其官某
夫人而忘却本來姓氏則亦愚昧之甚矣

答友人

涉世如局戲有出手便錯者有半局而滿者有局將
終勢將窮而一着便差前功俱廢者又有終局不錯
一着藏全勝者大都要勝之心一變兩爭者算有長
短者巧拙耳總之皆局中人肉事也世間自有機
緣未展白黑未分要緊一着子此一着子動得明命
好勝與不好勝總非分外

答駱儀部

公骨剛志強有擔荷此事之器官閒事簡有究竟此
事之思真參真悟是在平日不佞畏怖生死叢心參
學今又十年老冉冉至其自教不暇何能益公大都
此事不從自己聰明得況從他人言語得乎不佞雖
欲益公名萬萬不能矣

答友人

空不可過為此語良是然謂為空害空覺太過處矣
心經不云乎是諸法空相不增不减夫為空而有益
于空固不得謂之真空矣使為空而有損于空名安
得謂之真空乎解如痴人居大舟中苦舟不行何倉
中極力推挽舟固不因之行然太甚因之不行哉鄙
見如此惟兄更教之

答劉光州

公性謫謫朗既可悟入氣韻沉涵又堪保任即今車

馬夢遺心陶心假性之地自度度人適惟無日三

來北已見一斑政事有源即學問有用珍重珍重

答友人

學未至圓通合已見則是道已見則非如以南方之
舟筏北方之車以鶴脰之長增鳥脰之短也夫不責
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答趙侍御貞甫

聞正端中語都是詢作直指事此非隔儒所能知故
不敢裁答非為懶也

答友人

本來具足箇箇圓小等語是深情垢之巴豆斷意根
之利刀今人却認作補中益氣引引一輩盲流日日
咀嚙又引孔子吾無隱乎可辯非道證明如此證明
名顯分曉但只未知于是非利害闊過得否耳奉勸
吾兄不如且撥置此事作些有用生涯到處好眼張
牙浩浩談說博得學道之名招得泥犁之實則何益
矣

蘭友入

今日而後坐新前忽見桃樹下蘭子如手大因嘆濕

熱變化之速五穀藥果非煖非兩則不養生不獨一

菌感濕煖生也至于人身從煖觸有因精液成太濕

熱兩化耳本無條有與菌異夫以忽然濕熱兩化

之軀遇忽然濕熱兩化之物彼此俱命彼此俱性要

在我有情彼無情也舉似足下以為何如

蘇言亭先生

聞吟將化預知時日至期跌坐誦佛號食頃謂左右
曰佛至矣合掌而迎異哉精進之效乃如此此時只
宜撫掌助歡不宜更出一滴淚也念佛憶佛必定見

佛此便是現成楞嚴脫離老幼落空後可也。甥物
永山信不勝悲痛。得此消息不覺悲痛化為歡喜。
故令附數字稱賀。不稱言素帛二端寄上。

答姚侍御

幽探國說一語一淚一字一血方之鄭侯尤為痛切。
明者矣。夫中州天下要地。于人則咽喉脾胃也。地瘠
而貧。且不特有旱澇河湮之患。今以易病之脾胃。而
為喉嚨之毒藥。日攻剋其中。萬一如大疏而云楊
生坐于腹心。干戈起于堂與。將何術救之。采如與
心如此危論。尚不能感動宸衷。回天之策不幾窮耶。

答楊貞外肖墨

韓昌黎桂林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每讀此
詩。未嘗不神馳龍洞仙岩之間。先生利刃鉅斧。匠之
不試。故屢為羊堪以自老。何必一領微欄。白晝疑眉
乃快哉。先生達性自識。諒不以彼易此也。有頭小
詩。傳一技。

三弟

女之八。祿可傷悼。甚居官數年。喪却兩子一女。一身

蕭然。此懷何堪。猶憶往年夏中。每夜坐大槐樹下。見
上星河。晶晶池底。曉兩兒屬對。應答如響。以為笑樂。
至今思之。使是一夢。爾時麥粥。何可厭也。功德天
黑暗。女步步相隨。將奈之何。然我之為功德天者。無
矣。而為黑暗女。則甚酷矣。自弟出京。凌此女能通竺
典誦金剛經。時有問答。皆出意外。我諒比之豐照。不
意其遂至天折。昔白樂天無子。止有一女。金蟾慧慧。
後復不育。竟以無子。吾此苦真同樂天。然樂天是世
間第一有稿人。吾那得比之樂天。趣高才女。女債

集卷之二十六

至鷗林。吾才思塞海。無所成名。一不同也。樂天羅守
即有粟千斛。有太湖石。華亭鶴。折腰菱等物。吾官十
年。債負山積。室如懸磬。二不同也。樂天所居履道里
宅。據東都之勝。花鳥魚池。彷彿蓬瀛。吾家石浦之陽。
瀕于大江。即此鳩巢。蟬廬旦暮。作鮫人窟。安望花柳
池臺之樂。三不同也。樂天有妓樂。素小。雖能舞。竟索
吾輩。就守官。那及此事。且吾鄉固陋。真所謂絃歌
不聞。音樂替者。四不同也。樂天官至三品。不為不貴。
吾賦性耽懶。轉喉觸諱。早晚且歸。終當老一技書郎。

五不同也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晚年與牛奇章
公共為賞適想故鄉一片地惟有杜門下捷而已六
不同也樂天素健年五十尚風痺疾復愈尚能留
樊素及鵝馬吾少年病後骨體肥瘦多肉少筋非壽
者相七不同也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惟無子一事
則酷似之耳獨樂天學禪吾名學禪樂天太好快活
晚年歲月多付之詩文歌舞中此事恐未得七穿八
穴吾以吟澹無兩事只得苦條將來或不作生獨勵
院中行徑差強之耳若果于此一大事了却莫神難

有難難集

卷之十六

五

頭拾得無價寶世間若樂何是道哉吾比未名切此
事但譽話頭工夫難得純一又念世間浮解惡無益
子將來更作小小功德兩分大官餐錢即買魚蝦蟹
蟾放入金水池中每入門內侍都不問但云此家
放生人也貴慎軒蕭玄圃諸公相做教每月朔望
放生不可勝紀吾非欲作此看為功德也自念以口
頤傷殘賜命欲用此少贖罪愆且令好生一念常時
萌動將來或至憫合有情不須食啖然比來晨夜
經多取備屠門至營刀則欠已戒之矣聞他人日殺

往供具弟熊點點引之不殺何如此即非常功德也
郎中惟我一人食肉眷屬俱素念佛精勤之甚辰
孫梵唄同蘭若吾意甚樂之每與若幾及兩難言
爾輩不必憂無子吾朝暮且解官長安村中舊舍便
可作一卷僧汝輩六時行道其中他年同生青蓮池
中永為法眷此為嗣續豈不更大即我百年之後汝
輩便作淨尼有田可供伊蒲又有人護持以此卒餘
生有何不可昔王珣王維俱舍宅為寺趙中令無子
兩女俱為浮屠范龍圖女孫為妙總大士若能若是

有難難集

卷之十六

五

又河漢乎封豨一品兒孫滿前汝嫂上欣然領之然
我占是實語如語非專為引誘兒女輩也我甚欲歸
田但為夫人年未六十婦計太早恐親心不悅且補
春官講讀未久名歛少有兩常屈指算之決不出三
年沙市太遠不可但城中已殘廢惟長安持中舊居
真可栖隱且所以難鄉居者為盜耳我貧如此即問
門延之高懸其厭薄不來何足憂慮我意欲得荷葉
山荷葉堰俱作短牆圍之從鳥相樹中開門以小舟
往來其中地種白蓮山內松栗十圍叢作一佛堂

松嶺上作一大士閣記往時參夕陽行此處則平田
為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望黃山極為勝
處可令阿書將我田租預市木植杉木使好不必摘
相木也但聞其中樹木頗遭斫伐又隣家多取以代
薪甚為慮之此處以林樹為命寧乞吾頂上毛莫伐
吾樹也頭上霜毛除之何害惟此樹係吾晚年生計
已勅阿書中護弟幸溫語懇諸人為此樹乞命諸人
未必不聽我又勅阿書種樹山中可多種松塔上可
多種柏樹易成易持第八村可自開掘其地
今自有方畧太整即俗弟自能辦不須囑也已何董
思白黃慎軒諸公乞堂額卷名矣又中郎有書來云
已解官勿謂其不耐煩若不知其一病之月幾不起
也前訊之吳中人云此令近年未有惟飲吳中一口
水耳又聞其裁摘知神衙門宿蠹為之一清其人非
習為使者且衆口一詞方為之喜而乃病耶豈劇縣
多事為民勞心至于病耶也其心知而骨傲不堪折
腰之吾遂裁病耶既病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殉
一官也其去以養唐姑為辭聞吳民千百人皆聚神

廟中頌各指十年之壽延唐姑一日以問仁父母聽
事職儀而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告聞之又為之喜
功名升沉何足論若真能有孟子百姓即是大功德
大行願也然中郎年少豈容踴躍將來刻京捕一磨
文積三四年可至部屬其清望甚重與他量移者異
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莫令其憂也雪中老子念吾
弟甚每書來未嘗不及弟早吾亦有書來訊弟勸定
又邑中人云弟日來常攜酒入數十輩大醉江上兩
到市肆湯沸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嘉愧不平之氣
固宜有此然吾弟終必達尚當靜養以待時不可便
謂一鼓不中遂息機也信陵知終不可用故以酒色
送其餘年陳思王絕自試之路始作平樂之游耳弟
事業無涯其路未塞為朱紫陽六六破碑即陳同甫
太太粗豪陳同甫度揚馬次且即下馬拔劍斬其首
幸豫軒見而奇之奇則奇矣馬有何知而遂踐其命
此視王藍田之蹂躪子更甚矣少年遭禍晚得一第
數月遂至不享此太可以戒矣然吾弟體仁厚寧
復有此聞邑中少年多惡習不可不擯引之也昨又

聞吾弟作政仁會率諸友講學甚善喜場事清近
且作詩義吾歸隱之志已切得弟中為即拂衣之行
亦矣聞任子清令白家阿逸言誕汝乞之前兩三
月許上方諸山往與弟坐莊竹園園在山記有兩
謂石經洞者本居于杖履之下弟今欲未嘗一一舉
似再同弟竟再游也兩寄大人書甚思大人如不厭
煩弟可將此書從頭讀一遍即可知吾近況與後
月行徑也紙盡不更作有便動寄八行望之

此十年作太倉舊鼠今得報故少憾素繫罪過不敢
更勞慈苦也但年近四十日起先難玄髣化何西故
漸多矣目相對竟是一龍鍾老翁矣韓退之云居間
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去位
之難從古嘆之可奈之何

答陶石簀

晚鏡諸作絕似元白五泄六咏非坡老不能為也懷
弟諸篇俱佳七言尤勝總為兒女操身易示有威儀

與俗同新鮮編警又為諸句領袖即日書作簡板積
令弟妙什便可想見第五風神弟雅不敢望石簀然
令弟則酷類我家小儲意欲屬和少酬高雅然名家
兄弟精銳如林兩謂不戰而氣大索矣入冬以來支
難枯槁如魚去水幸天憐我寂寞中聊恰捕得京兆
校屈指定有幾年相與齋頭相對商榷學問旁及詩
文東語西話無所不可山寺射堂信步遊覽無所不
宜足可開此得無復動北來興耶中郎校不隔近時

世正不待中郎之南鳴也余州中却大第不奈頭領
牽掣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索本色時時露出畢竟
不是應下一流人聞其晚年撰遺頌不為諸詞客而
賞詞客不賞安知不是我輩兩深賞者乎前范敬字
有抄本弟備未看乃知此老晚年全放坡公態也終
不似也坡公自黃州以渡文機一夏天趣橫生此豈
應酬心腸格套口角所能彷彿之手我朝夕知荆川

蓮巖兩公各有集篇看讀者比見歸震川集亦可觀
君得盡借諸公全集共吾文精採一帙開復來詩文
正眼亦快事也中郎見弟追作謄相稱許強以吳梨
兄五泄諸作珠玑列家詩九章果是八月寄至謝公
歸時勿勿作書偶忘及之諸篇俱力敵五泄三言稍
未稱中郎又云僧湛然戒力見地俱可與君家兄弟
談二兄不出蘇蔭蔭此善友何得更嘆離索乎老草
性城外數月喜與一二牒牒人談兵談怪談不知是
將外機用耶吳定朱眼眼耶兄如相見當能識之矣
答陳漢學

五馬未幾遂驪驄而臨晉諸生一奇也出自特簡二
奇也再補即汪兄之缺三奇也但方氏舊墨化為烏
有先生奈何哲學品格第一要顯異端大慧語錄始
收之篋中何如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案校

說書類

三教聖人門庭各異本領是同所謂學禪而後知儒非虛語也先輩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故今之高明有志向者屬朽吾魯鄒之書而以諸宗語錄為珍奇率終身濡首其中而不知迷不知彼之所有森然具吾讀中特吾

白蘇齋

卷之十七

弟宏道

渾含不識盡耳真所謂淡而不厭者也聞來與諸弟及數友講論稍稍借裨以證儒始欣然含世典而尋求本業之妙義予謂之曰此我所行同事爾也既知此理之同則其毫釐之異久之自明矣若夫捨其涕唾以入帖括則甚不可宜急戒之勿以性命進取涸為一塗可也

讀大學

明德考亭禪為虛靈不昧甚妙即伯安先生所拈良知者是矣德即是明不可以明更求于明疑欲明他

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何以曰明則德也蓋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爾故後而禪曰皆自明也第玩白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做一毫功力也

夫善何以曰至也任於惡固非善任于善亦非至善善惡兩邊俱不依是何境所謂至善也但起心動念便不是止起心動念不屬善邊便屬惡邊便不是至善息機忘見便是止于至善也又須知天下皆息機忘見者盡天下無一人起心動念者所限不知耳哉

白蘇齋

卷之十七

弟宏道

下下遂有知止之說知字緊要緊大人明明德乎天下下手工夫只在格物以致知故一知止自臻誠正及治平之效而大人之能事畢矣知止便是格物致知定靜安便是誠意正心修身而餘慮便是齊治平云

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為冰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為意則失其本正之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冰而見水全意是心豈斷意以正心故欲沒水體惟在融其冰欲沒心體惟在誠

其意誠則雖曰已哉不離未哉雖第二機即第一機也今夫驟見隼子而怵惕驟聞霹靂而不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兩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能兩則不妙哉見而未嘗有所遷不妨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不動不遷兩謂正也凌擇引好好色惡惡臭為喻夫不涉安排兩者信莫有過于此二者矣即在凡愚可以自省

正心固先誠意然稍擬誠意便涉安排立能兩早已徹底不誠了也當知吾人各具有良知虛靈明覺

古豈今也羅字要在當人設方便致之若還致得自然神威神應安排不待造而自道能兩不待止而自止矣蓋此知本誠不必列用功求誠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後面輝誠意曰君子必慎其獨此也獨字最難如中庸所謂不睹無替無負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等是也正是良知又謂明德非格物之君子安能識渠面孔乎哉

良知二字伯安自謂從萬死得來而或者謂其借路慈嶺夫謂其借路固非識伯安者然理一而已見到

微處固未嘗有異也余觀宗鏡所引圭峰語謂達磨指示慧可群觀之後復問梁英成斷滅否答雖絕諸念亦不斷滅問以何微驗答了了常知言不可及師即印曰即此是有性清淨心更勿疑也若啗答不契即但遮諸非更令觀察畢竟不與他先言知字相待他自悟方驗其實足親證其然後印之今絕餘疑故曰點像心印所言點者唯點知字非總不言傳至荷澤時他宗競起欲求點契不過橫緣惡宗旨遂滅遂言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伯安兩揭良知正所謂了常知之知真心自體之知非屬能知所知也或曰伯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得無與真心自體之知異乎余曰知善知惡彼為中下根人確說耳王汝中所謂無善無惡之知則伯安本意也汝中費伯安之與也其猶荷澤莫達磨之執乎

情念不勝起必緣物而起故名情念為物也初入道人如何用功須是窮自己情念起處窮之又窮至於窮不得處自然靈知顯現迥然朗然貫通今古包羅宇宙則知致矣故曰致知在格物此是初學下手契

肇工夫千聖入門之的訣也

昔張子韶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妙喜曰公
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子韶茫然妙喜大笑子
韶曰師能開諭乎妙喜曰不見小說說唐人有一從戎
隸山者其入先為閩守有西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
超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閩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子
韶聞之遂大悟題不動軒屏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
欲識一貫兩箇五百余去年默坐正心軒下偶一同
參舉此余豁然有省時有友問余此義如何余曰得
因說月夜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友人不契得知妙
喜所示子韶所悟所謂金剛圓果轉速即辨如莊契
難究微言博似張華豈窮剋趣而奈何欲置孤燈于
太陽之下搖輕篋于飄風之間者乎多見其不知量
已此正格物要指前所解者聊為初學方便耳
有所恐懼等是執有心不在焉是落空妄之有而不
在俱是迷妄耳此廣大心寧謂之有謂之無乎妄謂
之有者如目翳而為空有真妄妄謂之無者如病狂
而為已頭忽失翳消花滅花元非有不可言滅狂歇

頭在頭元非失不可言在消歇存乎一念寧假功力
那涉途程乃知此心虛明雖有無相有無見立處這
地而若邪有無見消非昔邪而今正所謂轉名不轉
體也故以無正為真正心無修為真修身

讀論語

凡作意用工夫時真妄交爭理欲相乘有照管有克
治有打點有考究等俱費力生硬不相諳習厭苦不
暇何悅之有時習者十二時中語默動靜相安相忘
不知不覺妄妄貼貼即此是悅此箇境界非實用功

力那得到此到此則無功力矣故老子曰絕學無憂

考亭謂子路好勇蓋有強其而不知以為知也去云
然第觀其問事鬼神問死則是欲強知其不可知者
故孔子誨之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蓋
理有可知者有有即知是病者何則吾人良知本無
不知不可以知更求於知難如握手作拳則名為拳
不名為手將知求知則名為妄不名為知故手不作
拳固居然乎矣知不自知固居然知矣人知知之知
而不知不知之知也昔人謂知之一字最妙之門而

又有謂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者通此二說始得之

論知之義

天地在虛空中人在天地中而虛空又在道中虛空
之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則天地與人又可知
矣然人又能包羅虛空而位有天地此非人之能
道者能耳故夫不明大道縱極人之識量是欺愚之
業于天地間特一泡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孔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將令管仲能從源頭上清徹一番即
無九合一匡之績其器何嘗不大孟子曰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焉昔人又謂堯
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由斯以譚雅唐虞定民
之極功毫不足為堯舜性天之加拍也而況么麼伯
業者乎

此性亘古亘今不動不滅本自無生又寧有死生
有無係乎一念迷悟聞耳聾如夢人徧應種種城邑
其身安眠牀第實無此事睡足覺來決不自念我今
此身先去今來聞過之人太怨決不自念我今此心
先迷今悟迷破情破况復肯由生死餘惑耶故孔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者豈不知本無生死隨
順迷人情見權說為死耳又豈不知古今始終不移
當念展縮在我延促俱妄名隨順迷人情見權說為
朝夕耳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既曰不亡矣又何
言死也耶頗有合于吾夫子夕死之意

仁義禮智性之德也聖門單提一字即全該性體如
須臾之禮不達仁之仁義之與比之義是矣夫何以
曰義之與比耶無適莫就是他比義處非於無適
莫外又尋一箇義去比也蓋此性體虛而靈寂而照

自藏寶集

卷之六

八

于中寬善惡是非可否得失同異諸相本不可得世
人起心動念取舍情生分別意立與此性體相違遠
矣聖人雖熾然取舍而實無取舍熾然分別而實無
分別也無無分別之見是以繁興大用都合當體故
曰義之與比比字家親然說出便疎曉說合便離了
也乃謝氏謂聖人有通以主之若有能主之道所立
之心去義千里焉里矣

已涉唇吻即落第二頭况云一貫猶存一心豈是穆
前一略惟孔子實不于一中蹲坐而曾子太不向一

處梁根得之聲前契之言外不落陰累故孔子將千
斤擔子付他也便像荷得一氣直走一千里耳是以
古人詩曰彩雲影裡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
看眼有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今之依語生解者所
謂抱扇者也

明眼人撮金成土撮土成金拈來使用豈存膝勞故
知曾子所措之忠恕較孔子所拈之一貫一合相不
可得但曾子擦起便行諸弟子未免貪粟失糧耳

怒與過皆情念之所必有者情念結而為人矣安能
白蘇齋集 卷之十一 九

克怒與過第常人縱情念而不知有真學者又欲滅
情念以存真性之計妄而欲滅之者名妄也顏子克
已復禮者故不動已而全轉為禮未嘗違怒而怒時
未嘗離常止之體常止故曰不違未嘗祛過而過處
未嘗違常一之體常一故曰不二此千古之學體而
殊四之心印非諸賢之所可幾者孔子安得再三致
嘆于斯人

程子言三月天道小復之節言其久也又曰過此則
聖人矣將謂顏子過此又達仁了夫華世固未有一

人達仁者縱顛倒之極而仁固居然在肆如迷人語
東方為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是以此仁也達之若
達悟者不違顏子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
理哉如鑄既成金不重為鑄悟而復迷是金復為鑄
也吾不信也孔子蓋謂天道業已小復而回之仁不
復直義其無違仁時耳其餘則乍明乍暗所以曰日
月至

莊子曰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
不若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遷
白蘇齋集 卷之十一 十一

不愉也人不堪其憂固不愉也顏子之樂得無不愉
乎蓋罔人之憂乃見顏子之樂顏子實不自知樂也
肆如固懷病之苦乃覺強健之安而強健者不自知
安緣長途之苦乃覺居家之逸而居家者不自知逸
其不自知安逸也者乃其所謂真安且逸者乎若彼
人常常檢點曰我安且逸若是則心不閒曠甚矣故
無樂之樂是謂真樂

或問七情人所必有顏子豈得無愛時耶曰顏子之
愛名樂也怒名樂也哀名樂也迷名樂也迷名樂也

成憂達者了冰是水即憂成樂憂樂之機係一念迷悟間耳

人之生也直以立字與質立好立等立字稍異即性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舍離彼離此而卓爾獨立非中非邊而巍然孤立故曰直如千仞峭壁來心意識之所能攀緣者發生情念便迂曲了也情念既生而欲往除之么迂曲了也擬迂向他便迂曲了也擬不迂向他么迂曲了也迂曲便是同矣同之易踰如此哉然直何以曰生理也直有鏡然凌現影像有直性然凌出生形骸情識無鏡安得有像乎無直安得有生乎

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者安得直德齒養而已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也然則聖人豈揀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哉非也坦途非限夫行者自差目无非滿大瞽人瞽人自障聖人無時無處不昭揭以示人人之聞者其心所得各異耳

甚矣吾象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語詩云也予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此妙語契聖人神髓矣子龍與泉公進透悟禪宗其發明吾孔子與言甚多不能悉記耳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余于子語云

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非憤而後樂與而復憤也蓋孔子纔十五歲便知天壤間止有此一事奈何未降入手半生勤苦雖定力所持到不滅田地然尚未知本命元辰下落安得拚命向前故十五以後五十以前蓋其發憤忘食之日也至于知命以往耳順

從心頭頭是矩此中微毫不得心鏡灑然其樂可知矣更有何事發憤乎哉若如註云以是二者飽焉日有尊尊則是孔子一生累憤累樂而道可以零碎學零碎得矣有是理哉此考亭補格物形以見疑於學也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語是孔門塗毒鼓讀者且莫草草且如何是孔子行處看水與飯是孔子行處早起夜眠是孔子行處默坐談論是孔子

行處這俱是孔子行處有何奇特若云有奇特處一切人豈不解着衣喫飯早起夜眠坐談論也若云無奇特處孔子又何必與二子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且如何是孔子與處不可止說動靜語默無非道又如何是二三子見孔子與處不可止說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若如此註解夫子吾夫子微言又何交涉在當人自會難以言詮也

民決不可使知之耶是聖凡有二性也民可使知而聖人不使之耶是聖人私也不見古人道與是聖人

法比夫不知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且通凡夫不知與聖人不會是同是別

利者聖人不肯言命與仁聖人不能言豈故罕言哉人言佛者極談性命然柱下幾闢口只通得箇道可通非常道是柱下竟未嘗通也迦父自句始透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于其二中間未嘗說一字是迦父竟未嘗說也雖有五千言一大藏教俱是第二門頭說話何嘗言命與仁哉吾夫子隨機指示如論語所紀非無論仁處要皆示月之指是指非月也其家親者

則莫若予欲無言一語學者試觀此言果言仁乎言命乎

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耳世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惟世人莫能見耶聖如孔子不能見堯惟夫子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謂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地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吾輩依放作工夫者多矣辟如雲龜曳尾拂迹成痕轉添意必重增固我耳殊不知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為有蓋聖凡之辨微矣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無知夫豈謙言者一塵翳天一芥震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也耶孔子蓋真無知耳惟全體無成全體有小扣小應大扣大

應聲如風不自觸故遇物而手偶不斯鐘不自鳴故隨扣而清韵常生聖人若自知焉能叩兩端而竭耶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此之謂也方寸裡一副能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直使得人七顛八倒猶高獨堅在前在後眼見塵花孔子沒奈何難以本心教他且教去博文約禮漸漸消然他才力果然苦極德極欲休不得湊泊到針削不入處一副力量都消磨盡了然後自己本來一片田地露出萬仞的蒼岡現前雖欲從之末由也也非親證公不解作此語也譬如賊入室宅鼠入牛角無限偷心暮地盡絕矣

未知生焉知死此理難解非言可詮余讀妙喜語錄至謂鄭昂曰你今年六十四六十四年前這餘曉能說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之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耳不聞聲有眼不見物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所却不覺痛

這裏應聲孤明底却何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生死事大又請中峰語錄有曰學者未有不為生死事大者遠叩其何為生死倒是茫然或者強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謂生死斯謂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即其所以知死是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並元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轉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兩是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間知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鼎之不沸理豈然哉此二論逗機深淺原無殊劣要知妙喜所示即子路所疑而中峰所明實吾夫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註疏也

亘古亘今當人脚跟下一段本來田地強名為仁本無名相安可言說弟子於無間處仲問好肉刺磨聖人何無答處顯答虛空著彩讀者直下識取已涉塵纖况復忤思崖州萬里矣當知此仁悟得不加外毫

達時公不欠毫夫子各就當人現成身本直指他
一併此箇便是仁而已如顏子不遠想不惑過故夫
子直以其所能克己復禮指示曰此便是仁仲弓寬
洪簡寬洪則能克己簡重則能敬故夫子直以他而
能敬恕指示之曰此便是仁司馬牛多憂多懼人也
多憂懼人定不敢輕言以取禍故夫子直以他而能
言指示曰只此便是仁而已再謂隨應應物難終
日言而未嘗言者也

克己之已與為仁由己之已同即所謂我也已者何
則耳目心知能視聽言動者是矣禮即是仁仁即是
禮以其為天然之則故曰禮已禮非一非二達之則

已悟之則禮已如結水成冰禮如粹水成冰已如折
金為瓶盤釵釧禮如鎔瓶盤釵釧為金故粹水即是
冰不別求冰鎔瓶盤釵釧即是金不別求金克己即
是禮不別求禮下久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工夫但
排非禮豈能視聽言動可見已與禮非一非二也
朱子訓天下歸仁歸字為與讀者俱作上聲不如作
去聲讀如與祭之與稍安耳蓋孔子意謂有已作嘍

即不能歸天下為一已今既克己復禮則盡乾坤渾
然是一箇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欠以一切性
入一性而無餘所謂燈影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
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形又如古人云一
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現妙淨歸仁之極
趣也

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為仁由己蓋仙家金七情無選
丹神家金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為如來種
若更于視聽言動之外日買買焉竟所謂禮者而復

之是毒冰竟水春瓶盤釵釧金也故曰為仁由己
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處便是從人竟矣
類淵天資高過一間克己復禮之訓即領得已與禮
原是一箇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故不更絮叨
直問其名目以證所得耳夫子知之故但曰己即是
視聽言動克己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
聽言動耳非禮即已當知服有天則視不以眼顏淵
至此遂豁然大悟矣此正是孔子與第一高弟傳心
密語辭立萬仞如此喃喃不直一矣

仁道至大離心緣施能所怯弱之人不堪負荷聰明之士反增機障庶幾者其剝執木訥人乎劉敦者牢籠不住呼喚不回舉力一生永無退轉木訥者不會穿鑿不亂度量精神易翁情緣稍輕故夫子謂其近仁然而不學則不能抱美臂焉耳矣

今夫盈河皆冰也而取湯洗之豈惟不能備及且恐所洗之湯隨化為冰矣人心多欲也而擬用心禁之豈惟不能盡禁即恐所用之心復增為欲矣故太陽一出則堅冰潛消本地瞥見則衆欲退聽所謂不離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元

情欲而證天理正聖門為仁之真脈也原思求仁要使克伐怨欲不行政如以湯銷冰者故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難者謂此事難行耳非許之也

今之用心於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閉目默坐合起即擬放下少得片時念不生便以為快不知正是昏沉耳無異簪雪填井運石壓神正所謂二乘除糞之道也吾數年前被邪師指示幾誤一生今之學此者亦不少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真克伐

怨欲了不可得又欲殺誰不行耶

子路嘗沾沾自喜其勇如曰君子尚勇乎子行三軍則誰與至是又問成人其意殆自謂如吾之勇可稱成人耳孔子遂連舉幾箇一節之行的如臧武仲等若曰一身兼數行尚未可與成人須是女之以禮樂況止如十莊之勇者乎禮樂是天則不是夫具張子韶詩曰四者相資體合成體我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此妙得禮樂之義矣下節或謂是子路語亦連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元

古之學者為己已一也曰克己又曰為己一取一捨不相違耶余觀韓與柳說若空無我後說常樂我淨前無我即克己之已也後我即為己之已也無我乃是真我克己乃能為己

子貢顯慧人也夫子一日忽向他處云莫我知也夫此語真是險峻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大非孔子本意夫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蓋當時談道術者未嘗不貴上達而索之高遠求之苟難以其未嘗知天耳孔子隨緣任運也不怨天也不尤人此謂此尋常下

學耳不知除却此更無上達也此義念愈深誰知之者其惟天乎夫天何心乎何言乎此其知豈在情世解會間耶蓋世有知天者然後信天之知孔子世有信天之知孔子者然後信上達在下學而且正信已躬內時上達世界內人上達時習矣而不察耳程子亦云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不能以上達却甚乎曉考亭曰循序漸進似非聖人一貫之學矣

有心造出的因是小慧假使無心造出的也不離小慧何者有心即落掉舉無心便屬昏沉都墮情識故

名小慧情識之視良知真不啻鑿之在大澤也安得不謂之小然除却有心無心畢竟誰是大慧此揮焉

君子義以為質質幹也有幹然後枝葉附焉又質素也有素然後彩色加焉若不明此箇而務為禮遜與信是小禮也是恭也是信也即作得周備也祇是一箇假程小人豈曰君子義字便是義之與比之義所謂性體也

君子藏德而名不稱焉稱字宜作去聲讀此語蓋謂實不稱名者數也一生享大名而考其實不之副可惡說甚焉若作稱譽之稱徒使喚名客籍口耳伯夷傳亦引用此句如註意然史遷云何足深據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無益似當連上句讀蓋思無益之事如名物技藝之類故不如學也若能反求是有益之思有益之思即是學更於何處覓學耶學者覺也覺匪心外

見不善如探湯或解曰如以手探湯始猶懼其熱而漸入之久則無傷矣甚善夫見善索然安于不及矣

見惡油然而興之相詰矣是垂靡不振之人此豈夫子所願聞且見者故疏嘆焉異時又曰吾未見劉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何以不得為君子耶曰臣謂其偏有所見耳好仁知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夫非學歟何以曰不好學也曰謂其偏有所

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猶板非道棟樑非學故不能與于道而免于菽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忘其見則通集矣判其好則學全

矣所謂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子曰子欲無方乎孔子生平自言及答問俱是這學者操應所知盡所制舌頭談而不談者豈至此然沒欲無言哉可奈子貢依然只是莫知本意故孔子又引天為證此意亦洞達學者須委悉吾夫子不開口慶樂繫為人方是真脈普雪山拈竿賴有迦葉豈其聖門翻無針芥顏子沒矣豈曾子當時不在側耶世人欲徇四時行百物生處見天之心諸弟子欲徇動靜語默處見孔子之心殆全見全不見也窺月於千溪萬派見春于萬嶺千紅謂非月非春不可謂即月即春亦不可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物理而論則豈惟聖人為然百姓日用間着秋喫飯行住坐卧何嘗不舉始該卒乎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處處皆頭真實義處處豈是本來人也所以程子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學者誠知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則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指亦思過半矣

聖如孔子始與凡民無別辟則道途平地而子貢乃擬之於不可升之天也孔子後來動和之效收之書念而子貢以為有特於邦家也烏在知足以知聖人乎然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事其初尚未稱衆之諍則又安在其斯立斯行也哉與者於此當不能一笑釋然者是尚素夢見子貢在況能望見吾孔子影相也耶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命字即天命之謂性之命學者兩學何事而不知天命雖行誼極其完樹建也其偉亦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昔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蓋君子之難成也如此禮即是克己復禮之禮不知禮即渾是人欲之私其身類然屈於萬物之下而顛且仆矣故曰不知禮無以立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恭校
中道

說書類

讀中庸

友人問如何是天命之謂性余曰此中須細思當自
解之友人不省數日又來問曰孟子說孩提之童無
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愛親敬
長即是良知夫非天命乎余曰聖賢說的多是以

中庸

卷之十八

十一

門引人且孟子說得甚明白他說孩提既長不說
纔出胎之赤子正以纔出胎之赤子尚不知愛親敬
長也天命無一息不流者如何斷滅于初生之時而
發見于孩提稍長之後蓋愛親敬長是率性之道非
天命之性也又曰赤子初生便能視能聽能動
此不待稍長而能之者吾以為定是天命之性余曰
此由出胎後根塵相對而沒有不是父母未生前清
白也如有目合色然後視有耳合聲然後聽有舌合
食然後喫有身合觸然後動所謂由塵哉知因根

中庸

卷之十八

十一

應對待的非能待真心即非是天命鄧豁渠云一等
認不識不知自然而然者此是認識神作元明照恰
中你病蓋此等公是率性之謂道也友人又曰然則
聲色俱無視聽覺思一念不起時是耶曰天命是無
一息不流的不可不視聽時便有視聽時便無也不
可不起念時便有一念不起之時么屬想元不見楞嚴
不起之時即有一念不起之時么屬想元不見楞嚴
以精明湛不搖謂之想元屬之識陰所以道體似
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漏疲濟而不散

猶是生天岸頭事如汝不認是以想先識陰生死岸頭事而屬之天命之性也誤矣蓋此心只是率性之謂道耳友人曰我說許多俱道不是怪底慧可曰貴心了不可得大顛曰白無心可得時我知之矣了不可得的將不得的便是天命之性耳余曰你此說全是全不是何也竟固不可得不竟將豈得耶將固不得可不得時豈是無耶且所竟所得之心正是你所認情識之心耳若天命之性性一切心體一切用性天生地生人物橫貫宇宙豈窮古今豈為你解

金乎可見你兩說者名只是率性之謂道也及人曰俱舍此何以見天命之謂性余笑曰俱舍此何益不見天命之性友人不着謬曰如子之論天命率性話作兩極矣恐亦不然余曰天命率性難說是同難說是異你自辨取較日後又來問余余曰至此却不能說然不得已為你說個譬喻三四月間萬樹千卉紅者紅紫者紫青者青白者白爭妍交艷那一件不攸賴春的氣力然花并有許多種色春却沒許多種色如今要說堯卉紅白青紫種色不是春不得要說即

是春不問要知春無一處不有又無一處可見考李詩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你把前種種認作天命便是將萬紫千紅認作春了怎奈不識東風面何你若真是做的人就把土石瓦礫塵埃野馬精粘矢溺等總屬天命之性六淫又何妨將前種種而見說為天命耶仰山答僧曰問諸方老宿尚汝指那箇是性語的是耶默的是耶總是德不是耶若認語的是如盲摸象耳鼻子者若認默的是是無鬼無念如摸象尾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總

不睹不聞此性體也即天命也你起心擬戒慎恐懼便是睹聞便違却本體違却本體便是不戒慎恐懼矣夫君子非無睹也即睹而未嘗睹也非無聞也即聞而未嘗聞也夫即睹而未嘗睹即聞而未嘗聞方于天命之本體無非違厥其戒慎恐懼兢甚焉天下無一人無喜怒哀樂者之無有一人有喜怒哀樂者其喜怒哀樂無一時非已發者亦無一時非未

或者可見人人中人人和人率性何嘗有一人離
道者哉然人人有喜怒哀樂易知也人人無喜怒哀
樂難知也皆已發易知也皆未發難知也欲知端的
須真參始得

或問曰纔起念去戒慎便是不戒慎了便是暗聞了
纔起念去致中和便是不致了便是中中和了要不
去戒慎不去致又坐在無事甲裡這也不得那也不
得將如之何余曰你此間極妙不睹也不聞也中和
也只係如今這也不得那也不得的不久一合處你

只覺這也不得那也不得便是戒慎恐懼致中和家
具工夫也一日失脚踏到底方知余言不謬

知惡賢不肖皆不得與于道然費隱章却言夫婦之
惡不肖可與知能者何我知之矣惡不肖少情識而

賢知者多意見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乃曰不明不行不幾離之矣
乎嗟夫此道人人圓成豈有一時一刻不明行于天
地間之理所恨人不知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一知味則須臾轉凡而成聖不知味則自心

本聖而墮凡知之兩係大矣哉

君子之強惟致中和之聖人能之故和而不流和字
中立不倚中字即首章兩稱中和耳和者已發已發
易流今不流而返其源中者未發未發則回空無着
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君子安住其中不依倚一
物且隨而遇之有道無道一無所遷還非聖人其說
能之故曰強哉矯

費隱二字善狀道體者無喻此他書贊道體萬萬言
不能盡者獨以二字訣之何其妙也何謂費夫婦焉

無可與知能焉何謂隱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夫有
所不知不能又何以爲聖人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
知不可知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楞嚴曰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不能正兩

謂聖人也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凡物以彼
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
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
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讀釋典者至芥納須彌毛吞

巨海轉法輪于微塵裡現寶刹于一毛端報說以為
奇且謂吾儒不能爾也獨不視中庸曰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何神通如之而顧少遜
于釋迦也耶

道即人人人即是道不可以人別求人不以道別
求道統擬心為道便與當人遠之遠矣故曰不可唯
為道然所謂人者何耶豈其耳目口鼻而謂之人乎
豈見聞覺知而謂之人乎然除此畢竟那箇喚作人
乎此不知而言為道俱妄作耳

率乎天命之謂性者所謂素也所謂易也素者無緣
飾之謂易者平常無奇之謂習生意見便是外不是
素是險不是易

里中學者多認釋典不可得無心無相之類以為極
則不知此猶權說非了語也古人道聖心無有取相
之知故云無知非謂無真知也何者般若堂鑒無種
不知不同太虛一向無知也余嘗言第二月非有而
本月非無影象非有而鏡非無影非有而目非無非
有既不立非無在何存既非非無在非非有到此說

有說無俱為戲論惟在學者默契而已于此有疑則
吾孔子之論具在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
不可遺既云不可見聞則全消影響體物不遺復是
阿誰孔子此處為人喚緊急著眼時已過八刻况復
卜度刻去久矣

象公問政蓋問其迹也故孔子言文武之道布在方
策者迹耳非所以迹也其惟人存乎人道存自然敘
政而政之在方冊者特蕭虛耳猶言土直也人道極
于知善也所謂天道誠是何謂人道誠之者是人道盡

章之大意如此
章之大意如此
哀公問政而孔子論學今世士人岐政學為二端者
易省焉先儒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夫曾點之兩
志漆雕開之兩未信皆此人道得此大者而政其緒
餘矣故曰已見大意

誠不可言說不可形容孔子不得已說箇不勉不思
既容已是勉矣思矣不能容矣此箇境界豈淺耳目
心思之所餘測况可容擇與執耶乃誠之者無端於

無揀擇中而生揀擇於無可執持中而欲固執若不
十分用功安能消鎔其情去哉故下文遂有博學等
功

或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爲行何異於擇執乎矣未
之於耳目聞見矣曰此所謂以揀出揀者也蓋性明
強與誠合一整波自知前者功力不不相于耳詳如
置物篋中已忽忘之遠從恒牆之內始編矣一旦隨
得于篋中政不問搜尋之力也然非搜尋之極何以
得之乎故學問思辨聖人爲下學方便門百倍
其功

其功自當神鮮

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無兩在則無兩不在至誠心也
妄緣無兩在矣是以重知周徧無兩不在也故曰惟
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纔有兩在便成滲漏滲漏則
不盡矣
盡人物性參贊天地以相求之則孔子歟矣不知即
今人日用元與人物天地毫無隔閡又何疑吾孔子
之贊化育參天地乎第衆人由之而不知所以覺與
人物天地不相照也

仙家謂七情皆還丹禪家謂無明即佛性故曰化境
乃爲智識即智之地也由克己乃復禮已即禮之地
也由致曲乃能誠曲即誠之地也故曰曲能有誠曲
者不誠也致者致不誠以復於誠也今人以物與人
曰致

誠者自誠也而直自道也自若全體現成不假求索
若求之趨之是從他覓非自也無怪其轉疎轉遠耳
今問於人曰汝何以名人彼必曰我有耳目口鼻而
爲人我雖見聞覺知而爲人不知此等皆因緣而合

機盡而散畢竟同於龜毛兔角耳人所謂有而不

知其實無也誠之在人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未裡
博之無形覓之無踪人所謂無而不知其實有也蓋
耳目口鼻見聞覺知全仗識力無識則無物矣譬如
無空安能散揮諸相非春豈能生育萬物

考亭解至誠無息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可謂簡切
即今耳目聞見是虛假心意博量是虛假擬心去妄
存誠是虛假蓋此箇都是仗境託物而生境物非
常住此箇安得無間斷

余聞認識神為德性者喻認識作子認德性為德性者喻認識作郭夫認奴作郭則其卑德性也其夫認德性有訂過而至卑之若此蓋德性純純獨立不與諸緣作對不與萬物為伍本自尊也直是親近不與齊湊錮門你若擬議如何是德性使將駝前馬後漢指作本來人徹底卑他了也故德性本尊但莫汚染如何即得不汚染須是道問學始得何故萬古碧潭空累月再三滿始應知

夫誠仲尼之聖然非自為大也第祖述堯舜耳憲章

堯舜耳上律天時下報水土耳曰祖述不敢作也曰憲章不敢勝也曰律曰報不敢違異也豈惟孔子不自為大即天地亦不自為大聖人律之報之正律報其不自為大者耳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矣實情矣四時日月錯行代明於其間矣並育並行不相悖不相害矣何其大也而豈天地之自為大哉故堯皆德為之耳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坑之所以為大也夫天地不自為大而以德大仲尼亦不自為大而以天地之大為大所謂律之報之也蓋德生天地生

聖人而天地聖人何庸心焉是以堯釐有心天地雖隔何謂大德小德所謂誠也誠固非有心之所能合也

唐虞盛世尊親祇海內人民耳目月兩照霜露所墜則極天際地不止中國矣凡有血氣則蠕動之屬咸在不止人矣而何以曰莫不尊親豈非學者之所深疑者哉或者曰此論其理耳夫理外無事事外無理且所謂理者畢竟何如是理請更思之余里中有作此題者曰西陵云聖人與物性一而顯殊顯殊故

半其性而不可窮性一故聖人建大德于萬類顯中而萬類有生咸于聖人心內物與聖人體合而形離形離故場有形之滓而不入體同故以一聖人攝衆有情而物無遺類以衆有情歸一聖人而聖無遺滓縱彼無知之甚而所欲知趨兩惡知避豈不全具聖心之造化耶夫其能全具聖心之造化也則所稱尊親之至者曾不是過矣縱彼纖細之甚而方溫恩出方秋恩入豈不同游聖心之化育耶夫其能同游聖心之化育也則所稱尊親之賢者曾莫與倫此矣以上

則莫尸其功以下則莫知其賜謂曰配天不亦宜哉
此女雖失時義矩獲然庶得此題之髓矣

無所倚者不倚心思知慮不倚耳目聞見人之所恃
者祇此心思知慮耳目聞見今皆不用又將何者去
經綸去知去立嘗聞木末蟲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
火端之上心思識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
心意識不緣處便是經綸大柱立大本知化育處也
既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庸知去知他便是倚聽
聰明若不能聰明庸知又怎領得其惟圓聰明庸知

者乎圓者收歛獲藏之謂也

中庸始揭天命之謂性而結之以無聲無臭是豈學
者情量所能推測者哉其惟至德能凝之而圓聰明
庸知者能知之德而曰至聰明庸知而曰圓你擬以
小知小解去湊泊不啻遠矣

蘇齋類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崇校

說書類

讀孟子

孟子一書只是以性善二字為主此善字非善惡之善如大學所謂至善也性善文字雖言說離心緣不可見矣見之於初發之情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又曰乃若真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善也蓋論性難矣舉其全則豈惟第一念是性即念外生念千狀萬態是性也何也若無本性不生念故即性邇其初則豈惟念外至念千狀萬態者不是性即第一念總不是性也何也性本離念念即離性故云非性僻如論月之全則第二月是月也以至光彩隨地或長或斜或偏或方或莫非月也何也無真月則無餘月生皆是月論月之體則隨地光彩非月也即第二月也非月也何也惟一月真餘俱是妄故皆非月故為月之難見而遂取隨

地光彩以為月則或有疑月是長者矣有疑月是扁者矣有疑月是斜者真有疑月是方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乎不若第指二月為近之何則第二月雖月非遠雖曰幻妄體相全同也論性亦然為其不可指示而遠取舍外生千狀萬態者以當之則或疑我賊是性者矣然則性者矣夫是性者矣食色是性者矣為是性者矣有善不善是性者矣可善可不善是性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哉不若指第一念為近之何也第一念離性亦遠雖曰情識尚屬自然也戰國之時人不知性體無責矣而乃以杞柳湍水食色等昭昭然揭于天下曰此性也則何所不至其害可勝言哉孟子生乎此時何忍不方便故援是以論天德論王道俱專提第一念以開陳善惡辭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以禮義悅心為心之兩同然以愛親敬長為不慮不學之知能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以充其有不忍有兩不為為不可勝用之仁義而承詎于核提稍長之年乍見入井之時呼爾號爾之頃其論王道也定天下則決之不啻殺人之一念三

天下則決之不忍穀觶之一念治天下如運掌則決之休惕赤子之一念而從歸之曰性善可謂香中發其牛頭水中飲其甘露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大矣豈惟孟子自持一執中之傳以至子今所謂顯說者左惟此第一念而已矣所謂執中者以此執也所謂克明者以此明也所謂一貫者以此貫也所謂致知者致此也所謂率性者率此也所謂修道者修此也所謂養氣者養此也所謂定性者定此也所謂主敬者主此也若夫一片本地風光乃天地未分父母未生時之氣象中庸首揭曰天命之謂性者雖孔子孟子亦不說之說者耶兩見龍潛動植蟄居瓦礫皆深譚天命之性又何杞柳湍水諸論而為性外之譚者乎夫桓文定霸之業豈不倖哉國當時人之所不能者當時人心之所與騷為奇者是穀觶之牛而動心即人誰無是心且誰有執此為奇者而孟子所取保民而王乃在此不在彼何也嗟夫寧有入人之所不能而可通之人人者乎寧有入心之所共騷而可

聯屬乎人心者乎夫惟人心所共騷而心之所共安者乃可以治天下矣且以力服人布絲于莠芽也以羊易牛之一念則穀幾于覆根也不翔遠甚蔡宣叔藏明珠而津津渴慕他人之破缺不為其易而為其難舍其上而趨其下者不亦可笑矣乎者吾老以及人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于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孝弟也者數鑄一世之大洪鑑點化庶品之大運丹也各者吾者各勉吾幼各親吾親各長其長聖賢何害哉敬焉以反手其胸中素定矣豈有如公孫丑所疑動心之理乃有謂孟子不能王而強欲王者是何言歟考亭卷梁文升書云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鵬鵬淵公明儀三說說話教人知此最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將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裡此外更無別法伯安先生編朱子晚年定

論有此一段較之註解四書時見解真大異矣安得
方事於他註不要者一一改正如此說之直截痛快
也耶願學者徒稱法達冠紳大能誦經講論而不知
其見曾漢馬祖徒憊憊急可嘆也

赤子之心無分別無取舍所謂第一念也大人事業
只用第一念有餘裕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然賊然分別取舍而未嘗失赤子之心又當
如何這箇道理

孟子論數者靈知乎則血氣之屬也

故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千古聖賢
護教只是教人一知便了機而充之便可以保四海
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比功而孟烈若還不知而
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己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
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為也要知帝克克
明德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合在一念中時雍風
動特祖述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
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繼顯不明就緒

允合海內止止是力服非心服非心服豈得為保
合者駐屬之意余往歲居村中有人說傳記至龐氏
捨貨買魚作永奉姑慶其時坐客都出渡予視一客
其容收淚而笑蓋其慈也余曰你不須慙孟子所謂
有餘充之便是充你這一滴淚你這一滴淚不數飲
人一滿珠也且你一向是凡民今幸而作一刻聖人
而又難乎子因思坐中數客有妻子全不相聯屬
便是保不保妻子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先問開龐氏

物就是人亦驚駭以為快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

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
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自兼濟
哉而謂已不聖人若也且知人必有四體然後成人
四端就與四體一體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
以有四體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
有此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
惡名激他夫賊其身賊其身便盜匪聞賊名也不干
豈不是天地間第一惡名今不信有四端便是這般

人丁可不懼哉孟子無秦戰國人人麻木何說得痛
的的真足令人墮然我輩猶信不及豈惟孤負先
賢亦乃辱求自己也夫四端說是決有的宜字通得
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
隱及見鄉隣失所者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
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
去至燎原始達之泉必然盈溢又當知知即是擴充
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
是擴充知之一字味是與燎如海謂有日月而不

中矣則知有維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
識惟於散用處見得耳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蓋人是天地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
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
民初觸物便有隨即昏昧如星火忽現倏然便滅先
王有不忍人之心便用出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
說治天下如運掌便謂先王有多少奇特豈知却甚
平常只說人人皆有的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
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

見矣謂之曰乍見隨感無應那有毫髮許別意纔入
二海謂第一念也益此備離元明本體不遠不帶轉
入第二念如第二月非是月影禪家謂之現量轉八
第二念便是思量非量矣此如九轉靈丹一點則充
藥皆費金克舜舜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為時雍風動
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惡則當惡
惡時決不忍於不惡惡以當善辭讓是非時決不忍
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其必非人類而
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

體便有散用如所謂不忍人之心是矣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德是不忍人之心友人問羞惡辭讓是非如
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
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
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德屬之不忍也友
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
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
則名惻隱等如惻隱係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上各
同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強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

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譬如空一而已在房則曰空房在堂則曰空堂在亭則曰空亭在方器則曰方室在圓器則曰圓室因房堂方圓等器故立差別室名若無房堂等即室名亦不立也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象見石煙煙則知有火見雲霧則知有雨此皆自然之理不待思慮而得者也

一路難哉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於百尺竿頭翹兩脚於獨木橋上自爾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浩濶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為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上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之度方纔是孟子之不動心曾子之不動心孔子之不動心一切聖賢之不動心豈告子輩之所能知哉

李卓吾先生有四書義數十首予最愛其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篇後二段云心無時而不動故言之動即心之動初不待求之而後動也既不待求而動矣而又何要于求耶心無時而或動故言雖動而心不動而又豈求之所能動也既非求之所能動矣而又何害於求耶若他微的人出語自別

友人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意何如余曰若論天地未分人物未生時直是浚開口腹及天地既分人物既生乃有仁義禮智名字雖有名字實無形相雖已生實即未生的消息心所謂性體也然既有未得便是他愛病根本已是奮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是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不動心的根本故說養氣非求之氣知言非求之言總在心上作功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求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所以曰行有不悖於心則餘蓋告子不願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願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正所謂根下着刀者也義即是心求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

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教語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便是此孟子一生學問大頭腦直接聖人之傳處看此處那得草草大抵人不是作意即是怠慢舍此二途便無措手處纔怠慢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纔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不得親之如火聚透之如生鐵鍊古人教人回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達不可以與默道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治天下為事哉因民而已矣何嘗有為哉自然而已矣乃獨以無為自然歸老莊者何歟

友人問知言養氣大意余曰聖賢學問只是箇不動心曾子述孔子之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定靜安便不動心應便是不動心的作用知止便是不動心的工夫也曾子得孔子知止之學便能自反而縮孟子得曾子自反之學故能養氣知言須知知止自反知言養氣總是一樣總是不動心之的訣也舍此而談不動心者都是硬

作主張的與聖賢天地懸隔如告子孟賁非官豎孟舍施等便是不動心之外道也譬如要樹不生將樹枝葉傳了縱然不殺他生意學不會他畢竟如何即得不生須是向根下着一刀方得要心不動硬作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難時按伏得住其偷心愈得他即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樹之不生者乎如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他分明自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兩不得於言者與同體禽獸固未嘗異于人也禽獸之所以異於人者異知乎則一切凡民出入息何者非安見利即趨見害即避人又未嘗異於禽獸也然則所謂義希者安在乎曰人與禽獸共由此道而可使之知者獨人耳此其所以少異也衆公休曰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獨愁之悲可以整心慮趨正覺者惟人道為能耳人之異於禽獸信在一知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則為千古之極聖百姓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則為樸樸之禽獸然則知與不知而

條甚大也人聞罵之為禽獸者誰不攘臂自裁觀之
宜急求脫禽獸之實不必怒甚名也

庶物人倫百姓日用獨尊能明能察耳由仁義行如

孔子兩謂誕心不踰矩也即伽欠亦曰隨順覺性行

仁義便挽入思勉隨於情識非誕心矣非隨順矣

古人論論心者曰如有一人曾於七處住止通人問

月出後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浸曾居

水國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浸曾居山中見

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浸曾居城中見之又或

指月出後于舟之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部之東

西皆其曾居而見之而智者咸不許其說當知彼兩

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浸居其

兩指之謬者無他雖隨處見月惟未曾仰天一見耳

如告子兩指杞柳淥水食色無善無不善又或者謂

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與論月

出後于七處者何異彼固非無所見而漫說者其素

束于兩見何哉世有能仰天一見者始點契孟子性

善之說於言外矣

子曰生之謂性性體也性貴而為情曰生用也若

性體則凡有血氣無有不同者固無令人與犬牛

矣心猶白之謂白無不同也若茲而為生於各各

不同如人食芻豢牛食草犬食穢以至居處美不各

異正猶白羽之異於白雪白雪之異於白玉也告子

不知性體而生之謂性則雖欲同之而不可得矣

故孟子舉雪羽王之不同者以詰之而告子又覆固

之者將人與牛犬即三尺童子知其嗜好之不同也

告子曰性猶水也仁義猶陂池也性之於水猶水之

於陂池也性之於仁義猶水之於陂池也

性之於仁義猶水之於陂池也

性之於仁義猶水之於陂池也

性之於仁義猶水之於陂池也

性之於仁義猶水之於陂池也

性之於仁義猶水之於陂池也

性之於仁義猶水之於陂池也

性之於仁義猶水之於陂池也

性之於仁義猶水之於陂池也

即纖然好惡却與胎着不做夢時一般耳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夫當耳聽物目視物之際是渠自見自聽而無間于心耶心之官則思夫觸物遇境由耳聽目見乃思耳又豈心自思而無間于耳目耶此不容不疑者如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知故不應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不能分別亦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王

識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夫有能於此思之思之

又重思之一旦豁然則意根既返其源而耳目口鼻俱一時解脫矣自能鑑起于機先聞在於聲前豈非從大體之大人哉

好學無疆知處多聞識已相達強知多聞必沾沾自好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聖賢論學頻漸雙標以俟上中下根人各承證焉如
說已生主人已達達人便說能道取聲可謂仁之方

如說及身而識莫大焉便說強勉而行求仁莫近焉蓋心知性即所謂頓學也存心養性即所謂漸學也夫壽不二乃令頓漸俱證超生死曰地兩謂及其成功一也程子所謂明得盡達乎使渾化其大惟莊敬以持養之心是發明盡心存心二節之意何等未

曉
夫心量之大非較等臂喻之所及也心生虛空虛空

生世界所以通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散則心量

何如而乃取物交物之影相攝之為心

空而誤以為在形骸之內方寸之間何膏人之自惑為蟻乎然雖感為蟻而未始非人也雖小其心而心未嘗小也特不能盡心之意耳而其要在乎非在不知性知性則微雲散而太清朗泡沫消而大海現有不盡其心量者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性之兩從來矣無不知矣猶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性之兩從來也
為物皆備于我矣此我非形骸之我如梓與所謂常

樂我淨之我也為幻。倘予我如粹與兩謂色身外
陷山河虛空大地成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人恨不能
反身耳。若能回光返照則根塵之虛妄俱消。本地之
實相獨露。所謂誠也。至此煩惱重障當下冰釋。樂可
知矣。其或未然則又有強勉之漸學焉。我也誠也。仁
也。總一真心但與名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克齊之業也。而以論之
於性則雖嘗之於太虛也。微塵之於五微也。世人雖
特推為第一。而究克齊廣大之業。先識微塵之

之乎。并性歟。見微塵而不見五微者也。此莊生所以比

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

蓋性者難念者也。故曰。兩性不存焉。

亦定者。世無一人而不具。人無一刻而不可離。包宇宙

而不易。亘萬古而無遷。所以大行不加名。不損益。

此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俱為分外。

仁義禮智根于心。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

於心。兩性曰。亦定也。

塵重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
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取。則有兩捨矣。楊子
取為我。墨子取兼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
捨。則其兩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而謂其賊道也。
謂之曰執。則兩執。非道固賊。道即兩執。全是道。名賊
道也。故佛家有八執。法執之說。又信心銘曰。至道無
難。難難揀擇。但莫情愛。洞然朗白。又曰。執之失度。名
之曰執。故之有執。體無去住。普司馬溫公謂此心未
動。則為道。動則為道之大害也。

余觀圓覺經曰。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

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又曰。覺悟清淨

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徧滿法界。當知六塵

徧滿法界。塵徧滿。故當知四大徧滿法界。由前言之。

則形骸情識。總屬幻緣。由後言之。則徧徧無礙。收歸

妙覺。又何形骸情識。而為性外之物者乎。故曰。形色

天性。永嘉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亦此意也。由迷故。即轉佛性為無明。由悟故。不動幻

身或淫身夫幻身化為法身所謂賤形也非聖人莫
說能之程子註此句曰能充其形蓋幻身梯米而法
身太倉也故曰充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與人一合相不可得
說箇合而言之道也早是孟子方便接引之辭學者
乃以人求仁是使道真道也展轉成二矣况復求之
聞見解會何異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不知隔了
幾重公案

可然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
美之謂大若謂本地風光實泊然真無可欲也亦

已可有也本虛而無兩謂實也無兩謂光輝也故是
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水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
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而化在也至于聖
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兩化
非惟人不能知即己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
姓一樣方謂之神昔黃蘗謂衆公休曰言化城者謂
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非為化
城言實兩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實此實不屬情量

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夫聖而
不可知乃指實兩前並是化城耳

龍溪論鄉愿極細極微真能令學者兢兢又惕然
懼也其言曰鄉愿一生幹當亦明要學聖人忠信廉
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乞荒謂
之似者無碍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
界陪奉謂之同流者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
污者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已有兩污潔世又
便得以非而刺之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
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
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與滲漏又
曰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
成世若究其隱微尚不免疑于妻子求其純乎鄉
愿且不易得況聖人之境乎

余嘗以講學勸一友人友人曰吾只做篤行君子便
了講學真為余曰克齊之世比展可封即無論閭閻
之民真廷臣自為舉而外豈無行誼卓犖忠孝克盡
如你所欲為者而可以聞知者獨此面聖人且而謂

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何物耶可舉以教我乎且你
起模作樣去為萬行君子又怎得即學到圓成名只
是鄉愿耳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若曰吾去聖人之世
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較之五百餘歲後聞道差易
矣然不有見知如曾子者我亦安得聞而知之乎其
負荷此道可謂勇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宗道著

第 宏道
中道 卷枝

雜說類

論笑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今人所詭謂奇字與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靈稱楚曰謂稱曉曰斯稱宋曰旋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証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政古語從今字者甚多曉改為難俾為使格安為至矣原田厥改為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蓋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

耳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掉擲古文者為己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為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不知篇篇模擬六謂及西陵之文人遂視馬定例專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即大怒罵為野路惡道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尚多已惹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制今却嫌時制不久取秦漢名制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亡統志幾不識為何鄉貢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制也司馬遷之女其佳處在叙事如畫議論起趨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按尚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徒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絛煎熱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

一意上期于能口腹蔽形體去書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已著作者是無異假借于衣袂之中披毛血于殺族之肉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命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論文下

藝者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擊故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種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

老飽倒大畏者必涕痛哭忍者也叫吼動地跳上指寇惟戲場中人心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之無可象事而欲強哭其勢不肖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空空然不啻具一條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揚揚管仲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國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鵠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慕綠錢渴盜竊遺失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無不免于

明白矣其可規如此而又謂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以果何代之詞乎余少時喜讀滄庵鳳洲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庵贈王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已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為何物乎余論之理法索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

索則揚陰之理農家則敘耕桑之理兵家則列戰區夏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危言不可具駁其購李序曰六經國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庵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通辭耶以解一二識者模稜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則不在模稜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兩見蒼蒼作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違已有間力

暇舉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
生文難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論大人小人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朱氏解曰君
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夫子夏篤信謹守人也為人
者必不謹焉謹篤者必不為人果若朱解夫豈對症
之藥乎愚意當云君子儒為人小人儒為己蓋為己
則狹隘而為人則廣大也故孔子嘗曰矜莊然小人
則矜莊者守己之入也又曰大人之學在親民親民

朱子

子

者為人之入也譬如一家之中嬰孩滿室莫不慈教
然微飯索衣而視之者則其父兄也蓋嬰孩小
而父兄大也故吾兩名小人者非加之徇私謀利之
徒也徇私謀利之徒則謂之惡人豈小人哉吾所謂
小人者介介自守之人也自一身之外即為胡越自
全一身名節之外即無學問苟有利于人而損己之
名決不為也即千萬有利于人而一二小有損于
名亦決不為也夫人一身博去合之廣損人物之夥
而聚為大體今促不任思游神于其間獨認自首至

是七尺之骸以為我而日扁其盡天蓋地之物以為
之開騰守獲竊竊焉避匿而適讓是孟子之所謂從
小體而不從大體者也雖欲不謂之小人不可得矣
故大人者譬如海洋變化種種蛇龍種種珠寶然真
壤宿屍名酒其中也小人者譬如諸尺潭清瑩徹底雖
置寸鱗猶驚怖不定也然世人但觀海洋之濁而不
睹其變化之大但取尺潭之清而不知其一無所用
此大人之所以棄置于世也故當春秋之世則接輿
飯糲為小入而孔子之轍環列國為大人當戰國之

朱子

子

世則陳仲子之徒為小入而孟子之徒車數十從者
數百以應幣聘者為大人然孔孟二大人固已當其
身不免于李路豈更之徒而棲與陳仲子百世之後
尚有好事者收入高士傳甚矣大人之難知而小人
之有述也漢唐以來大人之思不及孔孟而從其一
時並席之賢則小人之品亦未嘗不莊極端也故辨
孫撥諫之時則有張子房為大人顧野批禍之日則
有陳太丘為大人裴炎廷爭之日則有狄梁公為大
人謝劉去國之日則有李玄臣為大人當其迎四結

吊張讓掃棄此朝周旋遂璧之轉比肩與事之人誰
不厭其作偽羅為詭佞詭其機譎而卒之大有濟于
時報其誕謾怒焉之小人亦陰受其在覆而不知因
無異小兒能噉齧眠忘其為大人之賜也雖然余所
謂小人者真小人也若陽樹名節陰獵顯腹此又小
人之罪人矣

論周子

君子有才者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謝安石房杜韓范
諸公是也君子無才者如葛石君父子盧懷慎王介

甫諸公是也小人有才者如韓非商鞅桑弘羊諸公
是也小人無才者不逞論有才君子如神龍然飛天
駕雲霄溪萬里無才君子如仙鶴花雀置之園囿之
以輕點風景有才小人如俊鷹快馬可以輕狐搏兔
負重致遠無才小人則凡羽兒毛狗地皆是也大抵
神龍難得而仙鶴也孔雀也鷹也馬也人也不乏故
為鸚鵡之道者虞之茂林脩竹清澗之間而亡為畜
鷹養馬之道者多與梁肉以致其死力慎加條鞭以
妨其馳去然漢以之擊狐搏兔負重行遠則無不如

意也若夫凡羽兒毛狗泛汎然生天地間雖其自活
自死不必問也故清階雅秩林水也重爵厚祿梁肉
也文法者條鞭也劇地冲遠則搏擊負載之任也故
孟子曰尊賢使能尊尊者隆以禮數也使者界以事權
也又曰賢者在任能者在職位者庄任職則實職也
蓋自古待賢能之道其不同如此矣故夫介潔自好
之人而處以劇地固以衝邊是駕驂放鶴而望其獲
禽也長駕遠馭之才而列之卿寺閒散之署是繫鷹
翻而傳馬是也幸使尚長俱匱而國家不汲其蘆末
也蘇齊集 卷之三

之蓋堂天所以生此兩人之意哉然心術可廢而展
錯難偽故有才之小人常易見而無才之君子常難
知晚世過信德而過疑才重無用而輕有用崇虛而
黜真進名而退實非古人察能授官之義也

不肖

君子不器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不肖器不克
肖此不克之靈也里開兩機而題才者所擲也而去
才全才不幸似之非真也具眼豪傑豈能賞識于乾
壯外乎然不器不肖所謂大才世不恒出真近似者

則漢武帝謂跡馳之士是已其人往往狂妄任道不拘繩墨去非肉眼所能觀實如陳平一縣盡裝罪友好何人祠社可餘食秋梁公服博胡堂掃飯俸喪張蘇賢前扭辱盜乞食受金冠榮公飛鷹走犬殘毋搜鉅流血嗟夫此等行迹似未可句我堂諸公道也

讀子瞻范增論

子瞻范增論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又謂其去當于羽殺宋義時余竊謂不然宋義亦殺之策甚疎且狠復自用聽其所為必至敗事項羽殺之未為

善

卷之三

九

過也增易以此去哉兩虎不俱生當義羽相待之時羽不殺義義必殺羽事在理吸不容遲疑乃于立談之頃立斬上將如晴空霹靂掩耳不及諸將股慄毛墜不敢支吾當是時兵未至鉅鹿足未履秦閭而已氣蓋天下矣增功名士遇此英傑得其左矣奈何言救趙之後增為未將安然殺義之謀非增教之耶觀鴻門示決至于其決于殺沛公也固知其決于殺義也至于殺項以死則增實自取之非羽之罪也與有為人巨當主前檢劍衝斗大罵墜子而其主要

不絕然大怒者然羽竟不怒待之如初其知增信增何如在後之疑增則迫于平之奇謀策非羽未必也增劉悍之性稍見侵侮驟怒疑裂與悻悻求去倘儲濡忍旦夕平謀必露平謀露則羽待增當益厚當此時楚兵西強君臣謀合秦氏之虎未知而歸也乃不勝匹夫之忿義疽以死何為者哉况羽情增為謀主雖策不盡用不可謂昧知已士為知已者死即羽事不成亦當白首同歸何忍掉臂棄之哉子瞻不惟取其去而又惜其去之不早何說乎大抵增一編急之失終非王佐之才張良以書石之柔適佐高帝之忍耻固能就帝業以增之好劉使氣佐羽之嗜啜叱咤未有能濟者也而蘇子謂增不去項羽不亡亦過矣

論留侯鄭侯踪跡

留侯鄭侯智謀既將即一生踪跡太多合者而侯侯儒者運籌帷幄料敵疑神此合也留侯學辟穀導引輕身鄭侯作左辟穀導引骨節炯然人謂之鍊子皆此二合也漢易太子留侯安之唐易太子鄭侯安之

此三合也呂后強留侯食代宗強鄰侯食肉為要妻此四合也留侯過黃石投記為王者師而鄰侯過鹹錢曰勿多言領取十年軍相此五合也兩公俱全身名以發此六合也兩公真難優劣也然而為留侯易為鄰侯難何也留侯言陳計誕而郭侯憂讒莫識故也一厄於楊國忠而身全再厄于李輔國而身全三厄于元載而身全四厄於常袞而身全非有蓋世之智其免乎要之兩公蓋神仙遊戲人世者也非獨骨

能幾也

卷之二十

七

論謝安矯情

謝安石新亭從容及圍棋賭墅等事余少時每服其量而竊其矯也今乃知安石妙處正在矯情若出自然有何難乎譬如懸河之辯一旦滅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見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惡醉而不飲其矯不能乎且自古英雄未有不矯而成功者也怯者矯之以至于勇勇者矯之以至于怯拂之乃成順則固功此類甚衆難以悉數即如荆軻信諸人非世所謂殺人不能眼英雄哉然而勾踐怒叱則隱嘿進去

中人若辱則匍伏膝下非兩謂矯勇為怯者耶若安石則真能矯怯為勇矣佛氏云稱無生法忍忍之也者矯之也貧者必憂矯以樂富者必憎矯以禮聖人之道也人易自高矯之以下人易為雄矯之以雌老氏之學也若是則謝安石之矯吾猶恐其未盡也而又何病焉

讀淵明傳

口于味四股于安逸性也然山澤靜者不厭脫粟而歌肥者必胃寒出入衡署拜起之勞人也何口體

卷之二十

七

二性相妨如此乎人固好逸亦復惡饑未有厚于四股而薄于口者淵明夷猶柳下高卧雲前身則遠矣親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為州祭酒再為建威軍三令彭澤與世人奔走諫仕以庵饒吻者等耳觀其自薦之辭曰聊欲弦歌為三徑清及得公田亟命種秫以求一醉由此觀之淵明豈以慕書為清惡肉食而逃之哉陳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性簿書難欲不歸而貧貧而餓不可得也子瞻驥括歸去來辭為峭處首句云為口折腰耳

酒毒官仁體交相累可謂親切矣譬如好色之人幸稟受清羸一縱輒死欲無獨眠亦不可得遂命之急于色也淵明解印而歸尚可執杖耘立持鉢乞食不至有性命之憂而長為縣令則難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致狂疾亦不喪身失命者也然則淵明者但可謂之密緩急識重輕是事遠微去就警脫者耳若蕭統觀鶴山諸公所稱殊為過當淵明遠者去不肯受此不迫人情之譽也然自古高士超人萬倍而在見事遠微去就警脫何也見事是識去就警脫是才其隱識隱才如此其得時而駕識與才可推也若如蕭統諸公所云不過惡器就靜厭華樂澹之士耳世亦有稟性孤潔如此者然非君子所重何足以擬淵明哉

儉約

盧懷慎奉身之具僅一布囊以席蔽雨范蜀公與同遊各攜茶行溫公以紙為帖笥公用小黑木盒子盛之溫公驚曰景純乃有茶具杜衍第室卑陋享客多用縣器客有面稱嘆者衍命盪取白金燕具陳于前

曰非乏雅自不好耳此三公皆天性儉朴非由矯飾第五倫身為二千石而其妻不免自鬻王良身為司徒而使其妻曳柴則我不能知矣若馮道居茅菴即一束薪以爇歸里躬自樵爨清苦極矣若淡德無欲者然而事四姓奉十主忍不可忍之辱而不忍棄一官又何也吾親見吾里數人儉嗇事極可發其一以贗雄谷昇村食惟稀糜獨能厚餉掉換儲蓄每食一粥一醬備者食畢去而難遺矣案邊其人見而嗟惜以為警也遂效之其一為吾同村人手致千金病且篤不肯餌藥親友勸之沉吟畢餉乃應曰吾聞葛道士藥殊驗然無素價太高何不如且服陳打炭神藥耳未幾死聞者皆大笑此輩豈知惜福之理不過為兒子積耳然如某子甲喜放債子錢極重索銀萬金老矣尚無子食兩粥間日撒括食與眾雜作週身瘡黑若此人者惜福乎痴乎吾不能知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叅校

雜說類

論隱者異趣

閔仲昇不以口腹累安邑朱桃梅結廬山中夏則探
冬採木皮葉自蔽是隱之清者也許玄度隱永興南
幽穴中每張四方諸侯之遺种明遠廣置良田歲利
甚厚是隱之濁者也袁閔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為戶
有齋納飲食致忠端拱若尸鑿地為窟以居是隱之

靜者也梁伯覽東出關至于吳甯居人廬下竟客死
郭林宗獲水博帶周遊郡國獎訓士類是隱之動者
也寒貧子窮巷小屋行乞自給是隱之窮者也楊王
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是隱之富者也王君公隱于
會稽高隱于實屠羊說隱于屠立望之隱于巫夏子
治隱于傭優孟隱于倡吳牟全瘦水惟願給酒樂餘
年此隱于卒者也畢誠為宰相蜀為行杖隸絀耻之
特除楊令託以落蜀猥藉津送入京為除一官楊至

論以相意答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此隱于
肆者也

沈明遠兩著寓簡裁宣政間一老人居通衢第宅園
池花竹幽深後房聲色侈麗未幾極厚午時不至廳
事未嘗與貴士相接喜讀書議論甚高一夕歲暮雪
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
宰相趨朝踴躍過門老人謂子弟曰汝輩無忘意切
名幾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輩思凍矣沈存忠輩
談載石曼卿居河下曲隣有隱者曼卿訪之延曼卿

飲麗人甚多各執肴果持樂器一麗人酌酒以進酒
羅樂作聲飽執果肴者萃立于前食罷則各列左右
又三柳軒雜識潯南甘棠湖之南有孟氏世業漁釣
門閭蕭然竹籬茆舍主人出見客葛衫草履容止語
言真江上漁人也舍四周皆漁器腥穢觸人稍即廳
事如富貴家指使庄客聽命惟謹已可驚怪頃至中
堂棧題軒楹皆以縣空閑以雕彩器服潔然亦自至
于酒裁莫不有佳久之出妓女三四人容色纖麗服
飾灼爛兩唱皆京師新聲王氏明月篇載李時可者

名鳳縣國人。獨儻喜結客。同時有楊惟禎者。亦後挾四青水浮江過其家。時可訪之舟中。之器黃金犀玉。相半時。可開筵。櫻桃下。瑪瑙作塔。紅羅餠霞之三鼓。應人行酒。益絕色。以赤玉拌成。時白玉半成。紫皆及尺。後挈家去。不知所在。二人者。自來皆過于王侯。蓋抱奇才。有大用。而世之具眼。不用于世。故類然。放手聲酒之間。以有排遣。斷乎當升之大隱之列。不可與草王孫。請守財。虜位也。寓簡而載老人。夜宴訓子語。尤奇。甚志憤。厥其語似笑。似罵。世有此等異人。而使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之不用。豈非鳴鶴諸公之恥哉。中郎曰。不用他也好。不然。則名昭。騶諸公矣。

性洞觀。為余言。曾有以星術見王元茂。時僚友數人。在坐。卓談星命。元茂曰。吾不用若輩。吾自有曉大八字。問何為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去的。

朱希真東方智士。謂曰。東方有人。有號智士。才多而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嗣而弗之。然地寒力薄。終歲。免饑饉。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惟帳威備。一日富人召智士。

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低子凡室中。金寶實生之。具無乏。籍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奴妻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通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激隄心鬱。然不樂。召綱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園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庫者增之。曰。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蔽風雨。既蕩其稅。又丹其楹。至于聚善積福。反扇。蠅。蠅。蛆。皆有法度。事或未嘗

卷之二十一

四

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後夫雜作。手足癢。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切切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尚未落也。忽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帶而趨。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樹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疎。吾未怪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瑤瑟網琴。瑟塵樓鐘。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我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歎。慨。絕。

而死

宋時一老人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者人即今且去
攝衣而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乞留一言老入
曰我何言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
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事豈何用早起舉家諸
事時是自家事豈有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
時得得去者羅近溪語人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
長此老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對其兄弟嘆
曰此老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對其兄弟嘆
兄試謂我仕宦至為宰相臨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
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頃尋不嘆氣事為之夫不
嘆氣事即是臨終得得去者我輩壯年便當幹辦不
宜更待衆老也

墮地小兒便解以目視人以口求乳以手攬物饑之
而泣飽之而止是何物也哉習也初生何習乎曰有
之是于生稟性來者也使無此習則不生此人矣然
則人固將任習乎曰輪迴業苦皆此為孽那可任也
將除習乎曰無習無性無習習如何除性亦可

斷矣

友人謂余曰近來覺利心都盡尚餘名障耳余謂此
名心耶曰昔孔子不耻執鞭豈非利乎疾沒世而名
不務豈非名乎哉內省種種惡念循種種惡根果有
難名難利時否竊恐一利無名利則外之耳目口鼻
內之心知意識樂于泯滅無遺惟耽耽新勝或者
聞而終終得矣沒現夢境然則人雖睡夢尚恐未能
離名利也而況醒乎何也其眼耳鼻舌等為之累也

有眼即欲察色有耳即欲聽聲有鼻即欲嗅香有舌
即欲嘗味有名即有利有利即有種種可意聲色香
味以悅諸根無名則職職則無利無利則窮欲以死
運悅耳目口鼻乎哉則人誰欲不好名不好利也亦
不可得矣是故餅餌者稚子之利也布縷者婦人之
利也谷粟者農之利也取直者工之利也積儲者商
之利也華靡者仕之利也閒適者隱士之利也功伐
者志士之利也形體漸大好利彌廣然俱是餅餌之
物心為變化耳稚子而譽以慧則悅婦人而譽以賢

則悅農夫而譽以勤則悅工譽以巧則悅商譽以良則悅仕譽以卿相則悅隱士譽以巢許則悅志士譽以韋傳則悅形體漸大好多稱善然俱是悅善之物心毋暢耆耳稚子好其小壯夫好其大知者好而巧惡者好而拙小則易見大則不覺拙者可厭而巧者難知也安見小者為好而大非好耶拙者為好而巧非好耶然則古有揮金塵玉者彼豈好利人乎曰此精于利者也好其大而忘其小故逃名之士名轉附之其實就之無則則名利固無歸耶曰有害李倫以利殺身而稽康以名殞命其餘不可勝數名利至毒何可好也然則凡民不可好而聖人又奈何好之曰惟聖而後能好聖人之于利名也我情競爾恒物當然各安其利共享其名孔子之兩絮以治平也洞燭利源窮極名根好與不好煙銷冰釋難賣之兩任以度世也

界有定方東南西北乃可小耳無起無止寧有定方無定方則世人兩號東南西北者我不信也時有定限今古脩短乃可小耳無物無修寧有定限無定限

則世人兩號古今脩短者我不信也

古人云若取自己自心為究竟另有他物他人為對治精義攝攝嚴五陰之觀迫因費四相之現矣嘿換斯語乃有趨向

吳尚之問六塵虛妄我知之矣索此目前山河大地何余曰攝攝經云根塵同源子知六塵之虛妄而不知六根之虛妄何也

擁爐吹忽聞咄咄之聲細聽乃出湯瓶中童子曰何也余曰也水大風激而為此聲也童子曰入水也

嗟嘆誰激之乎余曰亦地也水亦火也風也我也爾也湯瓶也此三物者等耳

里中某兒人也或曰其家門風或曰其家陰地應出惡人或曰其宅門有某星合生此人或曰其入火病發時兇狠尤甚或曰某八字應破家或曰某人而兩橫生那得不性兇余曰諸君惡之否曰甚惡之余笑曰此不由渠也渠如一傀儡耳而掣其左右者又係大幻師其人欲不兇惡何可得乎曰惡之非耶曰我亦惡之但渠為惡不可奈何我與諸君之惡惡亦出

予不可奈何諸君皆大笑

學未至圓通合已見則是違已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脰之長憎兔脰之短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或曰不執已見是乎曰既有見安得是既有是安得不執無見可執也無是非

笑獨解之異而不知兩解之未嘗不異也嘆濕化之奇而不知胞胎之未嘗不奇也觀此大地五穀蔬菜

亦從精血醞釀生亦濕熱兩化也與菌蘆異夫

以忽然濕熱兩化之軀噉濕熱忽然兩化之物以延剎那之命而予其中競長競短不亦可耻之甚乎

農工商賈廝養皇隸兩作之事日化月遷兩說之語亦日異月殊以其新也惟俗學終身在人派沫下作

生涯無一新語大可厭

楊巖谷曰因明立兩兩既妄立生汝妄能無能異中燒然成異又曰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義相誕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

遺流因此塵安終而復始嗟夫嗟夫明了之毒一至此或學遷之人惟恐不明惟恐不了定要參踈得下解脫得通可謂錯用心矣

學道者取聖人而不知有取非聖人也舍凡夫而不知有舍即凡夫也以非聖人求聖人以凡夫脫凡夫

龜乎可或曰無取無舍即聖人耶余曰若即聖人仍不難取若非聖人仍不難舍嘿契而已非言可餘

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水間一虎來壑方驚怖有輩衣

夜出不知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道士惶駭而

還宋徽宗遊神霄等夢此類化人令穆王神遊園

非奇事也然亦可笑心識之不為我有矣

琴堂雜識云今時風俗薄甚昔日接門狀有大狀小

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然此說兩非者臣今之所是所謂薄俗者臣今之所謂厚俗也是非厚薄寧有定論

宗門中戒律甚嚴不貪佛不貪法不貪涅槃是持不貪戒不嗔生死不嗔凡劣是持不嗔戒不能念無念

降不求佛無佛障不求法無法障是持不痴戒不誑
析名相不割裂道理是持不殺戒偷心寡絕不犯他
人苗稼是持不盜戒不深着真如不浸淫妙理是持
不淫戒不誑佛祖是持綺語戒不訶下劣是持慧口
戒生佛不二持兩舌戒此名真戒十地菩薩大阿
羅漢猶是破戒人

或曰某學佛無進素何余曰非君不學佛之過過在
不信有佛法其人忽然作色我至誠歸依心中達于
而謂爾那一毫不信余曰君信面上有眼耳否曰何
消信余大笑曰君僥倖得有眼耳及

或問某某是一流人為甚麼一人平生快活一人平
生極不快活余曰快活有甚麼強似苦惱又問快活
與苦惱愛用迥別如何一樣余笑曰受用又有甚麼
強似不受用其人怒曰公甚糊塗余曰不糊塗有甚
麼強似糊塗其人大笑而止
慧遠嘗一鷲每聞講經即入堂伏聽若聞說他事
則鳴翔而出法欽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游
他而飲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

逢人間難字過節着新衣此諺村漢詩也出瑣碎錄
極妙

程泰之考古編知好色則慕少艾編愚怪傳無以艾
為好之文艾刈也刪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
少減于孺慕之時矣至有妻子則慕妻子孝慕于親
不止稍艾已矣此說甚有理

稽神異苑稱江陵水寇龔澤琵琶多于飯飽措大身
于歸魚甚新今措大蓋多于昔琵琶過為麟角矣
從來文士名身願錄者固多然無過向樂天者難林
重價歌女倍直姑無論矣荊州街弟子清市儉耳自
願以下適刺白樂天詩每詩之下刺一圖凡三十餘

唐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嗟夫異矣
張子韶曰觀世無非幻而人處習中不覺乃認喜怒哀
樂為真不知喜怒哀樂從何而生以為本有則非
物不形以為永無則不可貴之于木石此數語甚精
甚以此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真破的矣子韶
有心傳錄乃其矜乎起兩編者似此入理深談絕少
無乃于氏河漢其語不之哉耶殊可惜也于起嘗疑

佛氏之徒未能治然無欲蓋猶大慧之徒也子始語
之曰佛氏一法陰助善教甚深未可薄之吾與來和
尚遊焉其議論超卓可喜也其徒寧澤皆善習其
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又曰吾自來知吾好惡之此
意執得堅時正好但恐見不遠及為其徒兩冷笑且
更窮究子始直是沒奈何撒群引之耳然亦可見子
怨之鈍矣其不能識阿影精語絕責也

楊朱自是一種討快活得便易人楊王孫正是他物

陳慶高士傳中人是他一派但此等打不通名

障姑尋世間一種幽閒清適之樂以自徜徉度日還

是楊朱之二弟弟子然較之常人真有仙凡之隔

與王則之陶周望顧升伯共者月過院閣上則之枯

月曰世間乃有此等可愛可玩之物余曰秦淮海濱

言凡悅可人耳目者皆善想而喪失關浮提中善趣

兩真當無逾此願此時此景披襟飽玩者幾人周望

因極談往在西湖看月之趣相與嘆賞者久之

蔡草維盛云楊州水野正直天市垣再以兩游之地

市易浩繁非他處比又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

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并謀利之事然則人之嗜
利無厭無名天運為之耶

江鄉志末卷記佛日大師宗景年住名山七月過蘇
文忠忌日必集其徒備供以薦嘗謂張子韶曰老僧
東坡渡身子韶曰師輩端有大難寸前多應是藥
華傳東坡為五祖戒渡身然未有標其為妙善前
者亦奇聞也但效果公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纂校

雜記類

予始讀陽明先生集意不能無疑及讀先生天泉
道之言曰汝中既見我久欲殺惡人信不及舍
今此是傳心秘藏猶子明道而不放言者今既已
破亦是天機該盡世時豈容復秘嗟夫先生授
學於我輩若非龍溪自悟當
集開口矣大宗匠作同何始哉前輩為余言陽明接
人每遇根性軟弱者則令其詣湛升泉受學母泉自
負陽明推已欣然相得其實陽明汰去砂礫直尋其
金耳子時王龍溪妙耳任快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
明亟欲一會不來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
飲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賤龍溪而金酒家與共
賭龍溪遂回席儒不能博乎回乎師門下日如此
龍溪乃歸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矣
李宏甫叙龍溪語錄曰陽明之時得道者如林吾不

能悉數之獨淮南一派其德為波石山農等述而之
波為趙大洲大洲之後為梁溪和尚山農之後為羅
近溪為何心隱心隱之後為錢懷蘇為程汝璣余客
歲見宏甫問曰王心齋之學何如先生曰此公是一
俠客兩以相傳一派為波石山農心隱負萬死不回
之氣波石為左轄時事不甚相干挺然而出為衆
死骨肉糜爛山農緣坐船事為人痛恨非羅近溪揀
之危矣心隱直言忤人竟排死武昌蓋由心齋骨
氣難奪不顧身故其兇操如此又王心齋一日與徐
波石同行至一溝溝珠欄強波石執波石不將已奮
力跳過心齋大呼曰即此便是
趙大洲贈謝給諫序論五義甚妙語多不載其末一
段曰謝子本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
同其能也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
也疑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
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真用也求去其疑非
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脫俗習之心不俟旁
求之性也又別江北谷序畧云真學真志真忘真修

真修至虛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即是我至謙無我
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而已見起忌修我起者志
修非真修志非真志故曰真學夫真學也者不昧不
落不着不倚不倚也者學於見聞知識而不倚學於
人情事理而不倚以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
無事非學而不倚不倚也者每我之謂也見每我則
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即是
我無我也者我不可見此真見真我謂之真志真修
謂之至虛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

五

懲謂之懲如是徒義謂之徒如是宜懲謂之宜如是
有改有懲有徒有宜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
自然謂之自然誠夫誠之者性也亦見也北谷子以告
於波石徐子徐子曰趙子恐子之學有見起見有聖
人起故為斯言也夫見不自聖人起則吾良知自有
不昧而見為真我學不自見起則我良知自有不倚
而學為真修趙子與子篤友道者也故為斯言也雖
然趙子言之是矣吾猶憂其自見中截也又與胡廬
山贊學論學果云未論學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

誠然但云欲塞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
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微處耳愚意謂當云已立未
充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修
久之不覺徐徐當微去矣即微處謂之先天而天弗
違即未微謂之後天而來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
種種色色剝剝塵塵皆在此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
見有出入往來之相凌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
用常行內直達先天未盡前也豈可以為滯滯難於
辨曉耶愚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惡意處

四

之當如李異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于毫端始終不離
於當念云耳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為已任
又生處未充則不先子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
古今與我一理也而欲取為已任則二之矣是攬之
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已
立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得之也均之非謂
隨順覺性也古今不盡踐履只貴眼明塵落分明雖
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含有礙塞處一
歸於習氣之累漸資薰修方便而微之耳

羅近溪先生曰夫人與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探及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也只一心字上是一箇主後人不肯緣此起個念頭就念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本體實有如是朗應實有如是澄澈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如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復用妄矣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生幹事他却認爲是光影形色四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善至欲求其心不妄不亂望盡靈通而爲空

示之云六衆環侍聰謀一設精神果待待吞天高日朗鳥鳴花散各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老幼咸繹然而前各有稱說先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本心因教誨慰撫之莫不感泣先生強止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老幼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兩持而不是心既有兩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而散條然而喜條然而悲條然而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浩蕩虛實未見得矩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何相去如此之遠先生語然發嘆曰以意念爲心自花孟也。抵然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履不消而誤謂有志望學是猶煮沙而求糲也衆求指破先生嘆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以用

力執持矣。衆咸有省。又先生過臨清。忽遘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而來言曰。君身病。精康矣。心病則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動而目。絲不跳。撥機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遠。此皆君心。鋼疾乃仍舊也。可不亟圖。瘳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極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國無絲毫。夢裏太自賂。然君今。謬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其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為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意沉滯。胸臆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雲存想。是為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原。是尚浮為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天伏地。汗下如雨。而從是就念。潛消血脈。猶就又曰。學者須過信。問未過此。闕大信。則大進。小信則小進。既過此。闕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又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

謂疑若當。暢意。慮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為然。李龍明先生答周西巖曰。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知。不可使知者。以其意見。橫胸中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樂見。慮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半生以前。兩作。兩為。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詭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為。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太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天下豈有佛外之人人。外之佛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也。又答鄧石陽書曰。穿衣與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與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

故舉此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水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飽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時廢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真空則為由仁義行不胡察則為行仁義入于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復書真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為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

卷之三

九

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為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深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十劫難離之機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私利則反不知百姓日用也又四勿說畧曰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

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揣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術心行路絕無纖毫可尋無毫纖可由無藩衛可守無限量可限無局備可限則於四勿也當不言而喻矣又說童子曰龍洞山農叔向廟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純然真寂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

卷之三

十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焉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走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是誕耳目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省通理誕聞見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是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益有多讀書識義理求也古之聖人易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談

將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著學者反以多讀書據
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據義理障其
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焉耶童
心既障於是故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
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約
言以章美也非為實生光輝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
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
見道理為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
言理之言非童心有出之言也言雖工於
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乎父假父乎
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
言則假人喜以假事業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父
與假人談則假人喜與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
假煥煥何辨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淫威於假
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
亦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
聞見不生無時不父無人不父無一様制制體格文
穿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求降而為六朝

實而為迎體又實而為傳奇實而為院本為雜劇為
西廂曲為水滸傳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
論也故吾國西廂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
大洲歸里時徐泰源與吳怡齋同送大洲悟齋極口
譏道學大洲曰公真好色徐泰源遂言人憂世上聲
色債利却不愛道曾不知有大捨有大取大洲精極
太言曰哉達公一著我這里無取無捨
禮大洲亦知其根性猛利可以共學極愛之沒有未
學者悉令從鄧學及渡鄧有四方之志大洲留之不
得適遊天下十餘年後其族人鄧石陽為衡揮節推
傳聞益渠在兩屬邑中大驚曰以為死千四方矣乃
在是耶便尋至府衙中而大洲先生適入都過衡節
亦徑迎大洲見鄧如隔生遂下與同步步至官署鄧聞
其父母皆喪又聞而弟以尋渠死楚中大痛仆地大
洲問公知此哭是真情耶曰吾父母兄弟俱死何為
不真曰公知不能忘情豈無丘墓耶鄧曰歸去好但

我家計飄零將食土石乎大淵曰此易耳遂作一書
付之曰持此向我家歲取若干石為養節名受之定
為賜計矣遂別大淵親往石陽街中會鄒終日出遊
石陽以官舍出入不便止之鄒大起出大淵低付石
陽去去自是絕無消息矣後大淵尋道出保定而
鄒亦尋道信聞於大淵大用起不再相見鄒事
人索藥物病時大淵以十金託一婦人
其夫人竟匿金兩者書石陽訪得之今已不存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西方合論第中即歲諸狂揮而作也余為之引曰香
老子避荒山剝禪人通舍見赤上有石頭居士所撰
淨土合論開末條猶抗聲言曰念佛一門原用接引
中下根至于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即是佛更于何處
覓佛此心即是土更于何處覓土實際理中覓生佛
去來生死三世之相起一毛頭可得佛說成佛已是
剎語何得更有介淨不穢捨此生彼之事若於已察
悟得是自在閒人即遙起臨皆是阿彌平等道場如
如不動何乃舍却已佛拜彼金銅香光子聞而太息

曰若汝兩言止圓口角間語不知一舉是得墮于火
坑也生死無常轉瞬即至如何談記宗門見成相似
之語以為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
言世間一髮一風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
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
衆生墮三塗起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却一介如如之
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要見亦無如來未去無
生乎此證入去無餘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祇能
證得廣大無量寸土佛之一字何何處證得

卷之三

卷之三

抑進修法門于無修證中修證于無等級中等級千
差萬別難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履迹
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
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
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于經
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無元展便得經論見成語
言批對除却見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而謂教他家
實已無分矣其或有真定修行之人不見佛性事若
行持如盲無導于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剗甚

語言塞其解路令其苦參密究遂生滅流生滅情盡
承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應却實哉却來者經者
教一二如道家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
餘習拜堂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錄之階級
度谷響之衆生不敢齊證是謂佛種如供奉閭閻大
乘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未證奉曰何以
未證岑曰功未齊千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為大善
知識岑曰明見佛性名得名為善知識也私辨禪野
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儕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金
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能滿山曰初心從緣
頓悟自理猶有無世躋初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
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舉修行趨向若
論諸祖師為人之處壁立萬仞大火聚中觸之即爛
刀鎗林裡動着便燒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三
緣之外平實商量示當盡絕階級盡遠修行得證錄
中分明詳悉大慧中峰言教尤為緊切血誠勸勉惟
恐空解着人墮落魔事何曾言一悟之淺不做修行
頓同兩足之尊盡滿涅槃之果後世不識教意不達

祖機乃承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為行持者之人為
經論所障猶是雜食未麥不能運化隨之人說說碑
宗語句緣因微果越今過頭是日取大費巴豆以為
茶飯也自誤誤人教豈有極自達磨西來立此宗門
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
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八悟其實迥別至
如般若緣深靈根風拉伽陵破卵香象絕流或見珠
宗千片言或顯威用于一喝一闢千悟得大德持或
小解惟求實和即新嘗瞻飲未吞藥如此三十年
切于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剗偷心死盡心華始開
此後又須滑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尚捨何呢非法
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湯泉四十年尚有走作者
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煙銷
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
詰其而證恐未未離趙千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
龍樹菩薩宗門之真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辨才住持
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于楞伽會上遠為受記然左

不過曰證初教善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上品上生生于彼間一刹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祖師縱使間雜蓋纏語出窩臼豈能即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之見而生于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則禪門諸人兩證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脩止是念佛往生則耳然吾以為禪門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于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于二乘先入普賢行願之海若不捨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剎生剎供養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止在屬行怖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遠難勝習一念不盡即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出為東坡青州堂再作魯公陽因之沒隨緣流轉隨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況凌世宗風日衆人之根器亦日以劣戢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于佛祖機鋒知識語

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即是般若機鋒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合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即云龜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修持本意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也反舍檀而取堅謂忍本空也反肆嗔而棄忍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舍亂取定聽清願意踏有聲堂既云法尚應捨何為復取非徒晚云真孫家藥病膏之東岳晚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為之迷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為之道愛情毀譽之火繞觸之而即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往為氣魄以我傷為承當以謗詐為機用以誑語為方便以放恣為游戲以穢言為解粘鑽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規矩又步之士偏頭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踪跡盡刻行門故絕意住心無復規矩父晚報警子遂行初寓為成為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隨之尚溫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先流欲出三塗無

有是處石頭居士少金志舉性猛利十年之內
洞有入痛念見境生心觸途咸淨淨解實情未離
相障始知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科門端
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徒未之盡破又復博觀
經論始知此門全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于是
鍊金口之兩宜揚菩薩之兩關明諸大善知識之所
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源頭皆同
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為宗以悟為通以六度
萬行為助因以深信因果為入門此論甫成而同
我者隨欲流通以解狂禪之惑否光識劣根微久
為空見兩醉後讀此論寂然水釋所以今日不憚苦
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剷舊日知見虛心誦
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于是憐人悲淚交
集作禮而去時萬曆庚子仲春之廿有三日也
余雖戒殺生而未離忘味一月之內尚有十日食三
淨肉饒習深重極可厭恨及讀楞伽至斷食肉品見
其字字痛切遂朝夕誦持用自警策夫達磨宗門第
一祖楞伽經連磨印心之經也其臨誦戒殺若此餘

戒可例今學者海濤謨宗乃不重戒豈不大悖少林
之本旨哉或曰如此則悟後乎戒耶曰何可緩也獲
種戒行總為悟後故未悟則藉戒資竟已悟則藉戒
長養苟不圖悟持戒莫為若情然持戒云不須悟是
謂發矢不必中鵠竹舟不必到岸恐動苦萬劫修無
脫離生死之日也